

周易会意

Zi Yi Hui Yi

张 汉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关于作者与本书

张汉 1929年生。山西平鲁人。1949年春，在雁北五分区专署任文书，同年随军入川。1950年在剿匪中右手致残，坚持用左手写作，曾在政府机构中做文化干部等工作。1959年开始研究周易，自成一家，积累了数百万言易学笔记。著有《道论》、《易学关键》（初版书名《易学启门键》）、《周易会意》、《学易通灵》（与曾旭合作）等多部注《易》著作。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数十年研《易》，旨在寻求真理，弘扬祖国的“天下为公”的光辉文化。在他的论述中，我们阅读到的是旁征博引和文思泉涌，感受到的是哲学激情与济世襟怀。

作者自己曾经说道：“会意”取自六书，意思是笔者的论述与古哲的心意相会。《周易会意》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解注了六十四卦，阐明了儒学五经，《易》统其首；乾九坤六，三极根本；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卜筮算命，易学伪装；托象譬比，复意寓意等可以领会《周易》的深意和作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序 言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正义注曰：“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

照太史公所论，现留传的《周易》文字，都经过了孔子之手，孔子“述而不作”，继承了前人的文化遗产，奠定了儒学基础。读《易》，必须付出韦编三绝之功。“彬彬”，言文质相副。文质相副，即论述与义理相一致。

《田敬仲完世家》又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

“幽”是家天下，“明”是公天下。亡王两极，相距遥远，故曰“远矣”。通人达才，也就是知《易》之人。

《易》为群经之首，孔子为《易》作传，可见《易》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自古及今，学《易》者众，然真正能有成就者却凤毛麟角。

《周易会意》是张汉先生继《道论》、《易学关键》后又一力作。先生曾说：“必须在充分研究文字学和古代天文学基础上，才能理解《周易》的根本思想，掌握自然与社会的根本规律，找到中华文化的本统。”这个本统，以太阳表述天下为公社会，为公治理。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表述原始大同社会史；“大道既隐也，天下为家。”表述家天下社会史。“大道”即公心思想，“行”即施政，“为公”即实现文明的大同社会。中国的人文思想史，即王霸亡三极思想的转易史。每个人都能在三极思想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每个朝代的兴亡都能在其中找到思想根源。《周易》本乎阴阳，顺承三极之道，揭示王霸亡三极运化规律，而借卜筮外衣，将其思想隐于其中。庄子云：“圣人藏于天。”学《易》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是大同思想的继承者，是大同传统的传播者。他继承了前人

的文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集思想之大成，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旗手。正确认识孔子，对于继承为公传统，树立为公思想，对国家的兴旺发达大有裨益。

《周易会意》一书即将付印，我受先生嘱托作序，因于易学之道所知甚浅，诚惶诚恐，唯尽心竭力，以报先生教诲之恩。

曾旭 于东坡故里

目 录

序 言	曾 旭 1
第一章 乾卦与坤卦注	1
第一节 总论	1
第二节 解乾卦	5
第三节 解坤卦	38
第二章 屯卦与蒙卦注	63
第一节 总论	63
第二节 解屯卦	66
第三节 解蒙卦	71
第三章 需卦与讼卦注	75
第一节 总论	75
第二节 解需卦	79
第三节 解讼卦	83
第四章 师卦与比卦注	88
第一节 总论	88
第二节 解师卦	92
第三节 解比卦	96
第五章 小畜卦与履卦注	101
第一节 总论	101
第二节 解小畜卦	105
第三节 解履卦	110
第六章 泰卦与否卦注	114
第一节 总论	114
第二节 解泰卦	117
第三节 解否卦	122
第七章 同人卦与大有卦注	127
第一节 总论	127
第二节 解同人卦	130
第三节 解大有卦	136
第八章 谦卦与豫卦注	140

第一节	总论	140
第二节	解谦卦	144
第三节	解豫卦	149
第九章	随卦与蛊卦注	153
第一节	总论	153
第二节	解随卦	157
第三节	解蛊卦	161
第十章	临卦与观卦注	165
第一节	总论	165
第二节	解临卦	168
第三节	解观卦	173
第十一章	噬嗑卦与贲卦注	178
第一节	总论	178
第二节	解噬嗑卦	182
第三节	解贲卦	186
第十二章	剥卦与复卦注	191
第一节	总论	191
第二节	解剥卦	195
第三节	解复卦	199
第十三章	无妄卦与大畜卦注	204
第一节	总论	204
第二节	解无妄卦	208
第三节	解大畜卦	212
第十四章	颐卦与中孚卦注	217
第一节	总论	217
第二节	解颐卦	220
第三节	解中孚卦	226
第十五章	大过卦与小过卦注	230
第一节	总论	230
第二节	解大过卦	233
第三节	解小过卦	237
第十六章	坎卦与离卦注	242
第一节	总论	242
第二节	解坎卦	244
第三节	解离卦	249
第十七章	咸卦与恒卦注	255
第一节	总论	255
第二节	解咸卦	258
第三节	解恒卦	264

第十八章 遁卦与大壮卦注	268
第一节 总论	268
第二节 解遁卦	272
第三节 解大壮卦	276
第十九章 晋卦与明夷卦注	281
第一节 总论	281
第二节 解晋卦	285
第三节 解明夷卦	290
第二十章 家人卦与睽卦注	294
第一节 总论	294
第二节 解家人卦	298
第三节 解睽卦	302
第二十一章 蹇卦与解卦注	307
第一节 总论	307
第二节 解蹇卦	311
第三节 解解卦	314
第二十二章 损卦与益卦注	320
第一节 总论	320
第二节 解损卦	323
第三节 解益卦	327
第二十三章 夬卦与姤卦注	332
第一节 总论	332
第二节 解夬卦	335
第三节 解姤卦	339
第二十四章 萃卦与升卦注	345
第一节 总论	345
第二节 解萃卦	349
第三节 解升卦	353
第二十五章 困卦与井卦注	358
第一节 总论	358
第二节 解困卦	361
第三节 解井卦	366
第二十六章 革卦与鼎卦注	371
第一节 总论	371
第二节 解革卦	374
第三节 解鼎卦	378
第二十七章 震卦与艮卦注	384
第一节 总论	384
第二节 解震卦	387

第三节 解艮卦	392
第二十八章 渐卦与归妹卦注	397
第一节 总论	397
第二节 解渐卦	401
第三节 解归妹卦	405
第二十九章 丰卦与旅卦注	410
第一节 总论	410
第二节 解丰卦	413
第三节 解旅卦	418
第三十章 巽卦与兑卦注	423
第一节 总论	423
第二节 解巽卦	426
第三节 解兑卦	430
第三十一章 涣卦与节卦注	435
第一节 总论	435
第二节 解涣卦	437
第三节 解节卦	441
第三十二章 既济卦与未济卦注	446
第一节 总论	446
第二节 解既济卦	450
第三节 解未济卦	454
第三十三章 周易天人合一学说	458
第一节 周易取材于太阳系八个天体	458
第二节 论五星	462
第三节 中国与夷狄	467
第三十四章 地球自转	471
第一节 地球自转周天十二子	471
第二节 昼夜交替朝夕转易	473
第三节 注解十二子	477
第四节 三统历	482
第三十五章 地球公转	485
第一节 辨日	485
第二节 日心地行	488
第三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辰会	491
第四节 律吕相生和黄钟积实	495
第三十六章 地球升降	498
第一节 总论	498
第二节 四十有九黄道面	500
第三节 日晷仪	504

第四节	寒暑两极与中温	507
第三十七章	月球公转	511
第一节	月球公转与十二辰会	511
第二节	东北与西南	513
第三节	魂魄言月光和月体	517
第四节	嫦娥奔月	520
第三十八章	释乾坤	524
第一节	总论	524
第二节	乾坤言君臣	527
第三节	乾坤——霸道和亡道转易	528
第四节	乾坤——王道治理	530
第五节	乾坤——王道的应时策略	533
第三十九章	明八卦	536
第一节	总论八卦	536
第二节	爻	539
第三节	小成卦	543
第四节	重卦与位	548
第五节	得位与失位	552
第六节	应与比	555
第七节	承乘	559
第四十章	解蓍龟	562
第一节	总论蓍龟与卜筮	562
第二节	蓍龟的寓意与功用	565
第三节	龟寓王霸亡三才	568
第四节	卜筮在知人知事	571
第五节	蓍龟四足	574
第六节	乐天知命	577
第七节	卜筮在于分析家政	581
第八节	象数	583
第四十一章	五行与十干	587
第一节	总论	587
第二节	《系上》五行十干论述	589
第三节	五行源于地球公转周天	590
第四节	对《月令》的简略注解	594
第五节	五色五音五味是家天下制	599
第六节	五色五音五味	603
第七节	五星五帝五官	608
第八节	王道五常仁义礼智信	612
第九节	阴阳大制六度	618

第十节 仁义	621
第四十二章 镜鉴	625
第一节 总论	625
第二节 太阳和月亮喻镜鉴	627
第三节 镜鉴喻书籍	629
第四节 照临喻代表	635
第四十三章 终始成败	637
第一节 总论	637
第二节 王道终始	638
第三节 家政的终始成败	641
第四节 霸道的终始成败	642
第五节 亡道的终始成败	646

第一章 乾卦与坤卦注

第一节 总论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光辉的灿烂文化。我们的祖先总结了原始大同社会史，总结了夏、商、周三个家天下社会史。家天下一个朝代，又分为取天下和坐天下两个历史时期。汤武何以取天下，桀纣何以失天下，以《周易》为统的古代文史哲，都做了研究和总结，指明了人类社会之治乱、安危、存亡、兴废、盛衰、荣枯之所在。

夏禹王家天下后，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残忍的文化暴力专制，导致哲人钳口，道路以目，人文学真理不能以通俗的语言公诸于世。在黑暗的文化专制下，古哲人用隐晦的语言抒发政见，指明原始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之美好，指明家天下之丑恶。古哲认为，家天下制度，是造成社会动乱和转易的孽根祸胎，因此，人类要消除社会动乱和转易更迭，必须埋葬家天下制度。埋葬家天下，家天下不能容忍，古代人文学也就不能公开。

中国古代文史哲都是隐书。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无不例外。隐不是简单的江湖黑话，而是用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作为托譬，来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史。以语言文字论，深奥的是《周易》，浅显的是明清五才子书。《周易》和《红楼梦》，有的学者称为百科全书，的确，书中包含的广泛的科学知识，涉及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些知识是书中的“目”，通过目，才能找到人文学之“纲”。学者不通过目，不能找到纲。

隐书中最大的科学，是古代天文学。天文学是人文学的外衣。在夏朝，我们的祖先便认识了“日心地行”学说，夏历是明证。《周易》以日心地行学说作譬，来阐述大同社会和家天下乾坤转易史。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政治时事。三百八十四爻，是在六十四个时事中，从事政治活动的三极政治家，以及三才应变策略。

卜筮算命是《周易》的护身符和隐身草，是伪装掩体，是欺蒙家天下的幌子。处于地下从事反叛的政治家，都要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古今皆然。《系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屈蛰喻受压迫和奴役，不能公开。挂出伪装招牌，为的是“求信”发展，为的是“存身”保存自己。自然界，动植物为了保护自身和猎获食物，披上了伪装。古哲给文献披伪装，也在效法自然。

“精义”，即《周易》一书，指以大同社会为核心的人文学。精义，也就是

《礼·礼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入神”即披上卜筮算命外衣，加上神秘的色彩。统治者信神信鬼信卜筮，“精义入神”穿伪装，便成了合法存在的文献。迷信者可以用来卜筮迷人，存真者以之研究人文，此即“致用”也。

中国古代的通人达才，既不信神，也不信鬼，更不信卜筮算命。他们相信人类的科研成果，相信真理。《系下》曰：“人谋鬼谋。”韩康伯注曰：“人谋况议于众，以定失得也；鬼谋况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虑，而失得自明；不劳探讨，而吉凶自著。类万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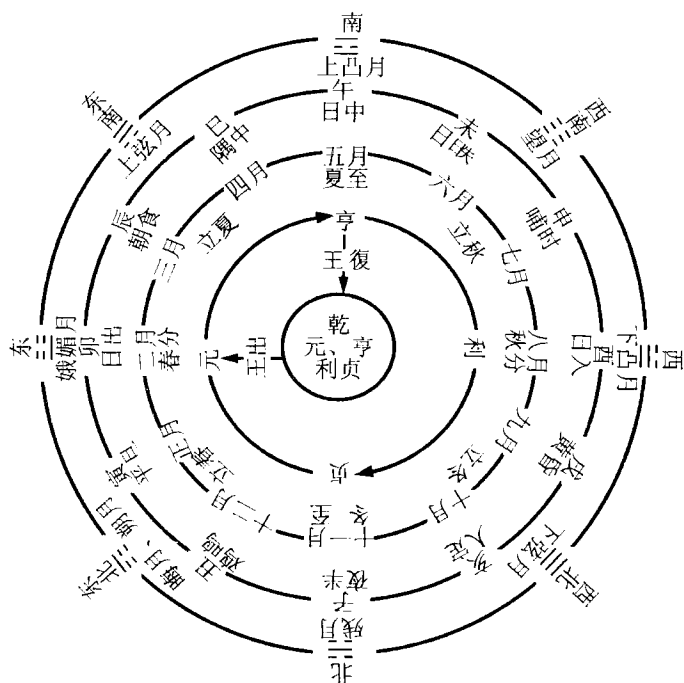
“议于众”是人谋，“寄卜筮”是鬼谋。人谋不能见天日，是统治者奴役思虑所致，如果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即“不役思虑”，哲人将揭示真理，社会的失与得，便会一清二楚。统治者不陷入追求声色货利，不要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便会明白其吉凶所在。《周易》的卜筮鬼谋，在于“类万物情”，和统治者的迷信相类似。议于众的人谋，和诚实的居于幽深地位的王者相一致，此即“通幽深之故”。亡道和王道两极都不遗弃《周易》，即“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

历史已经证明，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注《易》者，历代大有人在。他们的注《易》著作，人谋者研究义理，鬼谋者探讨卜筮。历代注《易》著作之多，可以说汗牛充栋。我们的祖国，现在进入科学的春天，研《易》者如雨后春笋，但也未摆脱人谋鬼谋的范畴。笔者研究过卜筮算命，发现其无稽不可靠，研究义理，深感儒道两家学说，都与《周易》相通。为了说明《周易》是天文托譬人文的学说，特作下面的《王霸亡三极运行轨道和归宿图》。

本图是太阳、地球、月球三光的综合运行图，非自然运行轨道。关于三光的自然运行轨道，将在以后讨论。《周易》以天文托譬人文，通过天体的自转与公转运行，来论述王霸亡三极的社会发展史，论述三才的出发处与归宿所。

图的中心是太阳，以太阳托譬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人群不曾分裂，持政者的出发处与归宿所，都在太阳大中位，如太阳辉光普照，代表

了全民。《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王弼注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



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寂寥，无形体也。无物之匹，故曰独立也。返化终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无所不至而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为天下母也。”

“混成”亦称“天地未分”。人群不知统治者之贵，也不知被统治者之贱，即“混然不可得而知”。官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即“万物由之以成”。家天下社会，富贵是“天”，贫贱是“地”。大同社会在天下为家之前，故曰“先天地生”。社会无动乱和改朝换代，人群也不知道汤武和桀纣，即“寂兮寥兮”，亦即“不知其谁之子”。

太阳系只有一个太阳，喻大同政权。政权和平交接班，持政者不会被推翻，即“独立而不改”。太阳是恒星火体，自转而不公转，没有地球和月球之对立转化，即“无物之匹，故曰独立也”。地球自转，子午卯酉对立；地球公转，春夏秋冬交替；月球公转朔望晦转易，是“物之匹”。太阳无行星卫星之属性，故曰“无物之匹”。持政者上任离职，是“返化终始”，功成身退，即“不失其常”。常即平安上任，平安离职，故曰“不改也”。父与母都是君王的譬称。持政如慈母，即“可以为天下母”。“生全大形”，代表全民。

《礼·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公的太阳大道被家天下取代，为私者将政权建立在地球位和月球位，社会便进入动乱和变革的历史时期。《易》作者将地球自转周天，地球公转周天，地球公转周天中的南北回归线升降，以及月球公转周天，都托譬为家天下的一个朝代史。一个朝代中，又分为取天下和坐天下的两个历史阶段。

以月公转论，艮东北是一个朝代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一个朝代的葬身所。朔月喻谋反发祥，晦月喻政权垮台。《说卦》曰：“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成终垮台，成始谋反。家天下转易，以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故先言终而后言始。由朔月经上弦月至望月，喻取天下，由望月经下弦月至晦月，喻坐天下。月光以王道思想喻民心民意。取天下民心逐步凝聚，坐天下民心逐步离散。凝聚而王，离散而亡。

以地球自转论，子时是一天的结束，是第二天的开始。结束指老家政垮台，开始喻新霸主谋反起步。由子经卯至午喻霸道取天下，由午经酉至子，喻亡道坐天下。由子至子转了一个周天，也喻家天下一个朝代。

以地球公转论，十一月，地球仰升至南回归线，于时为冬至。冬至喻广大人民饥寒交困。穷思变，困谋通，喻新霸主谋反开始。冬至一阳生，言乎此。冬至经春分至夏至，地球俯降至北回归线，喻霸主夺得中央大权，开国定鼎，建立了一家人政权。由夏至至冬至，是家政坐天下的历史时期。由冬至转至冬至，便谱写了家天下一个朝代史，我们通过上图，会看出上文之所论。

《易》作者所处的现实，是家天下社会，但其理想是大同社会。对于亡道专制，王者深恶痛绝，如果霸主变化代兴取天下，王者就要出来参与，以军师的身份，辅佐霸主完成改天换地的大业。《说卦》“帝出乎震”，即言王者登上了政治舞台。由春分至夏至，是霸道与亡道决战中原的历史时期，至夏至，虎兔相逢，老家政垮台，新霸主上台。

处于夏至，霸主如果有自知之明，实行禅让，将权交给军师，自己北面称臣，这就构成了复古时局，王道的归宿处是太阳大中位，通过禅让来实现。霸主不复古而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对王者来讲是失败，家天下也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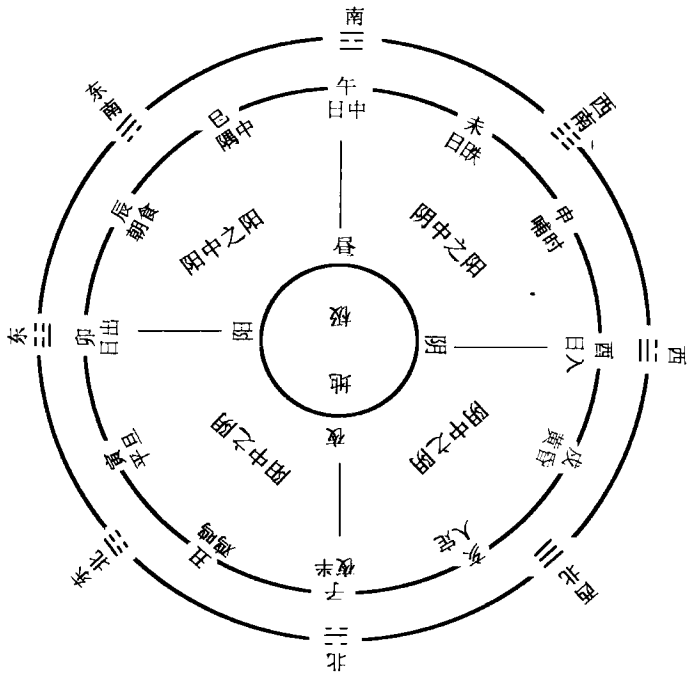
霸道子午以东取天下，亡道子午以西坐天下，敌对的双方轮回转运于一个社会。造反的贫贱者转为富贵，持政的富贵者转为贫贱。霸道取天下专亡道的政，亡道坐天下专王道的霸道政，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一部分人总是受压。《系上》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寒者是主动权的丧失者，暑者是制主权的握有者。寒者受压，暑者压人。

以地球自转作譬，子午东为阳，子午西为阴。阳言所在地的人群近太阳，阴言远太阳。夜半子时离日最远，日中午时离日最近，人群的所在地处昼为阳，处夜为阴。子午东，子夜半至卯日出，为“阳中之阴”。阳中之阴，喻霸主处于地下集结革命力量。卯日出至午日中，为“阳中之阳”喻霸主决战中原。子午西，午日中至酉日入，时为下午，处昼，为“阴中之阳”，喻家政巩固时期。酉日入至子夜半，处夜，为“阴中之阴”，喻家政内乱外患，接连不断，急速走向衰亡的时期。

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的四个时期，由子至卯，阳中之阴，其统是东北艮。艮为山，喻霸主积蓄了造反力量。由卯至午，阳中之阳，其统是东南巽。巽为风，喻决战中原的指导力量是王道军师。由午至酉，阴中之阳，其统是西南坤。坤为牛，喻家政君主为其家天下努力耕耘。由酉至子，阴中之阴，其统是西北乾。乾为马，马喻战争和暴力专制。为了醒目，现作《四维阴阳昼夜图》以示：

东南维阳中之阳，亦称“纯阳”，是王道军师发挥才华之地，称“纯阳用事”。西北维阴中之阴，亦称“纯阴”，是亡道桀纣用事之地，称“纯阴用事”。东北维和西南维，一身携二皆不纯。东北维居子午东属阳，处夜属阴。西南维居子午西属阴，处昼属阳，皆俱阴阳。

东南维阳中之阳，亦称“纯阳”，是王道军师发挥才华之地，称“纯阳用事”。西北维阴中之阴，亦称“纯阴”，是亡道桀纣用事之地，称“纯阴用事”。东北维和西南维，一身携二皆不纯。东北维居子午东属阳，处夜属阴。西南维居子午西属阴，处昼属阳，皆俱阴阳。



家政转四时周天，经历四方四维。王道复古革命的上经与下经，只运行于东南维，不转子午东之阴夜，也不转子午西之坤乾。上图可见，王者的运行轨道，

从太阳大中位出发，在震东与霸主结合，经辰巳中原逐鹿取了天下。如能复古，王者掌权，回到太阳大中位，便实现了理想。霸主不禅让而复辟，王者同样信仰天下为公。古代的开国军师，清官廉吏，都是功成身退的纯阳用事者。

王霸亡三才的运行轨道，暂讨论到这里，下面讨论三才的出发处与归宿所。出发处是政治家的起步地，归宿所是政治家的落地地。落地地即政治家的奋斗目标 and 最终理想。出乎尔者反尔，出发处与归宿所集中于一点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持政者先民后己，廉洁奉公，与人民相依为命，政权便能长生久视。只要政治家愿意这么做，理想便可实现。其位在太阳大中，出发与归宿皆在此位。为公政权，在中国存在了最漫长的岁月，古代哲人厚古薄今，就是厚天下为公，薄天下为私。为公社会无形，无富贵，亦无贫贱。

霸道的出发处在北坎，其归宿所在南离。你下台，我上台，成为天下第一富贵超人，便实现理想。殷代夏，周代殷，是能实现的归宿。改朝换代，开国定鼎，建立了一家专政政权的霸主，都是霸道理想的实现者。霸道革命用乾“一”表达。

亡道是霸道的质变，其出发处在南离午时，其归宿所是北坎子时。富贵持政坐江山，梦想永远享荣华受富贵。秦始皇帝说他是“始皇”，儿子二世，孙子三世，一直至“万世”，这是始皇的理想与归宿。他没有想到，他死后三年，秦政权便烟消火灭。亡道的归宿处，也就是亡道的葬身所，古哲以“南柯梦”“黄粱梦”作譬。亡道坐天下，用坤“--”表达。

乾坤两卦是对王霸亡三才之概论，是《周易》一书的纲领。学者理解了乾坤两卦，识古便有了指南，冀学者留意焉。

第二节 解乾卦

甲 原文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此行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而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全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乙 注解

一 注乾元亨利贞和元亨利贞

乾卦的第一句是“乾，元亨利贞”。上图已标出，乾，元亨利贞，都在太阳大中位。太阳大中位托譬原始大同社会，是王道的出发处和归宿所。乾是王者自身，元亨利贞，是王者的世界观，是王者的特政情操。

《周易》由太阳系的八个星球组成，它们是太阳、地球、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的卫星是月球。金木水火土五个星球，皆合并于地球，用来表达地球公转的属性。春天的地球与木星合，称“木星”；夏天的地球与火星合，称“火星”；秋天的地球与金星合，称“金星”；冬天的地球与水星合，称“水星”；地球的中央北极与土星合，称“土星”。当时天文学家认识的八个星球，是《周易》的全数，《周易》亦称八卦，基于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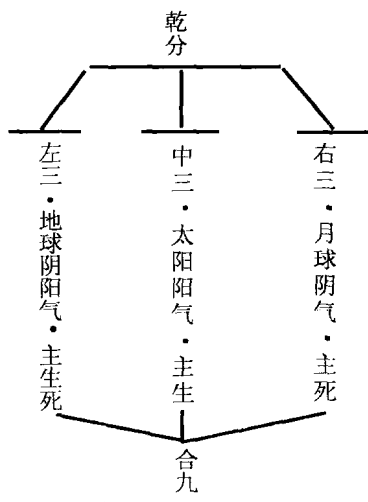
《前汉·律历志》曰：“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也指五星合并于五行地球。水、火、金、木、土，指转四时的地球。

五星合并于地球，八星便只剩下太阳、地球、月球三星。日、地、月三星，与地球上的生物直接相关联。《穀梁传》庄公三年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月球是“独阴”，主死；太阳是“独阳”，主生；地球是“独天”，既主生，也主死。凡是星球都称“天”。地球也是星球之一，故称“独天”。生命是三个天体的结合，故曰“三合而后生”。“乾”的一义是三合体，以爻表达是“—”乾，以数表达是“壹”，以字表达是“乾”。乾体内包括了阳

气太阳，阴气月球，阴阳气地球三气。太阳、地球、月球，都称“三”。三极、三光、三天是日月星的统称。三天相加便是“九”。《易》内，凡是阳爻都称“九”，凡是阴爻都称“六”。六即除去了中心“三”。现将乾体分解开来，其内含为：

太阳地球月球含三为一，组成了生命，太阳是统，是生命之源。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权，也应以阳气太阳为统，不应该以地球和月球为统。以太阳为统，政权便与大自然同步。《礼·表记》曰：“虞帝不可及也，生无私，死不厚其子。”无私不贪占财富；不厚其子，不交权给儿子。大中心乾，以太阳喻王道元首，黄帝尧舜就是乾体元首。

子午以东王霸联合取天下，也是乾，即乾卦表明的时事。霸道革命，汤武为主，王道军师伊吕，思想上运筹决策为统，组织上居从属地位为臣。西北纯阴用事的亡道也是“乾”。这个集团以桀纣为主，否定王道，也否定霸道，横冲直闯，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也埋葬了他们自己。



由上可见，乾爻之一，包括了太阳王道，包括了地球霸道，也包括了月球亡道。遇到乾“一”，要作具体分析，断明作者之所指。

大中心的“元亨利贞”四德，是王者的情操。《尔雅·释诂》曰：“元，始也。”元与始，于数为一。一即持政者和人民一心一德。与民一心一德的元首称“一人”。《书·太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传曰：“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则天下得其正。”这就是说，社会有了与人民一心一德的元首，人民也将同化为善良正直者。师卦彖曰：“贞，正也。”元首贞，人民正。《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言此也。

《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王弼注曰：“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昔，原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以元首为转机，即“各是一物之生”。元首主动，人民响应号令也主动，即“所以为主也”。

天言政权，地言人民，神言思想，谷言粮食，万物言为社会造福的各行各业，侯王指天子为首的各级官员。持政者廉洁奉公是“清”，人民安居乐业是“宁”。思想没有紧箍咒束缚，理论能得到应验是“灵”。谷物陈陈相因，有余有剩是“盈”。各行各业，生气勃勃是“生”。持政者秉公办事，不受阶级左右是“贞”。持政者与人民一心一德的“得一”社会，有如上美德，综合起来讲，由公正无私的善人组成的政权是“元”。元的内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亨”即“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王道元首。“始而亨”，建政之初，

通达天下为公，不分裂人群，自己不做超人。亨，通也，通达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就是“始而亨者也”。始而亨者，亦称“通人达才”。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说文》曰：“晚，莫也。”莫同暮，言暮夜。“孔子晚而喜《易》”，即言夫子在黑暗的暴力专制下，秘密地追求易理，非指晚年。晚而喜易，同初九的“潜龙勿用”。潜龙勿用的任务之一，是宣传大同文化。

《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翼其终”，即言“易张十翼”。易张十翼说明，现在留传的《周易》的所有的文字，都经过了孔子之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三才的施政策略，此即“易之为术”。卜筮算命为“幽”，研究政治为“明”，二者相背，故曰“远矣”。非通人达才，不会去研究义理，故曰“其孰能注意焉”。能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通人达才”，是亨者。

王者之“利”，利全民，不是利富贵和利一己。《系上》曰：“备物致用，立诚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备，全也，全统普照。“立成器”，培育利民贤能。“以为天下利”，造福于人民。“莫大乎圣人”，大中心乾才有这样的本领，施教育人，谁的本领也没有王者大。

《论语·尧曰》“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因民所利”，即施行人民乐意接受的利民政策。“利之焉”，满足人民的期望。“惠而不费”，降了恩惠，也不要国库支出。薄赋敛，省徭役，放手让人民生财，即“因民所利而利之焉”。《老子》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居下承载，水变雨而滋润万物。承载滋润，功成身退，不存在争民施夺，居功贪婪，此即“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师卦彖曰：“贞，正也。”《溢法》曰：“清白守节曰贞。”政治家效忠于谁是“贞”。王者效忠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贞，正也”。《系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夫一，即忠贞于全民。持政两袖清风，是“清白”，生活俭朴不奢侈是“守节”。清白守节者，是忠于人民的人，故曰“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

元，与民同心同德，官民能水乳交融，在于持政者是善良人民的官长，此即“善之长也”。善之长爱人民，人民乐意接受指挥，此即“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君王为首的持政者是通人达才，提拔的人才，当然也是通人达才，此即“亨者，嘉之会也”。王者嘉人做官，能做到尊重民心民意，此即“嘉会足以合礼”。为民兴利，为人民尽义务、人民的孝子会响应，此即“利者，义之和也”。唱和相应之和，利人民不利己，无私者会照办，此即“利物足以和义”。承载人民，永不变心，是“贞者，事之干也”。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即“贞固足以干事”。中心乾的元亨利贞四德，就如上述。

下面讨论家天下的元亨利贞四德。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

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能干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体即政体，指一个朝代。四德，以地球公转周天经历的春夏秋冬，托譬家天下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元春喻武装起义，亨夏喻夺了中央大权，利秋喻持政者金银满箱，笏满床。贞冬喻一个朝代寿终正寝，也喻另一个朝代谋反开始。

造反者武装起义建起锥形政权，是“元为生物之始”。生物即占山为王、经过决战，至南离夺得中央政府，五湖四海的英杰相会，即“亨为会聚于物”。霸主复辟，建立了一家政权，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即“利为和谐品物”。和谐，统治者比较团结。品物，等级森严的富贵。霸主谋反，相信王道学说，用军师不自用，是“贞能干济于物”。家天下的元亨利贞四德，有两种结果。霸主复辟，建立了君子之法，行一家子专政；霸主禅让，建立了大人之法，行复古天下为公，此即“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转”以月公转，地自转与地公转，托譬家天下社会霸亡两极的对抗和转运。对抗的双方，取代天下者为“先”，此即“转以胜者为先”。胜利者为先，当然失败者为“后”。刘备是上台者，史称“先主”；刘禅是下台者，史称“后主”，义取于《易》。上图可以看出，元在震东，震东为春；亨在南离，南离为夏；利在西兑，西兑为秋；贞在北坎，北坎为冬。

二 注乾元、乾乎、乾始、乾道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以上是要注解的原文。

“大哉乾元”“大哉乾乎”“乾元”，都以太阳托譬王者。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最大。王道、霸道、亡道三个政体，王道代表的人数也最大，都有大的属性。《释诂》曰：“哉，始也。”太阳是太阳系天体的创始星，大同元首是公天下社会的创始人，都有哉的属性。太阳系天体是大一统，为公社会也是大一统，都有“元”的属性。《广韵》曰：“乎，极也。”太阳是太阳系的大极，王道元首是人类的大极，故曰“大哉乾乎”。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自然产生了太阳乾元，以乾元为中心，产生了地球和月球，是“万物资始”。公天下元首出现，以元首为中心，产生了各级官员，也是“万物资始”。

“乃统天”，太阳是自然的统率体，元首是社会的统率体。“云行雨施”，是大自然在生长万物；王者施政，也如自然，云行雨施，功成身退。大自然的动植物以不同的形式成长起来，是“品物流行”。社会各行业以不同的形式成长起来，也是“品物流形”。

“大明终始”之大，是“大哉”之略，言王道元首。终谓持政，始言交班，让新元首上台。王者明白持政，明白选贤让能，即“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之六，指东西南北中的各级官员和国家元首。东为春官，主生产，主奖励；西为秋官，主收敛，主刑制；南为夏官，主治礼作乐，主管理；北为冬官，主积财，主分配；中为王道大臣，居北极，主四方持平。六是太阳，以喻元首，统五官。六位组成公天下政体，即“六位时成”。时，是也。是，日正之复。“六位时成”，以太阳般的元首为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夏禹王，家天下，否定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但是公天下制度，经历了最漫长的岁月，扎根于人心，有上者“时”在继承，实际否定不了。家政转周天，治乱安危存亡，仍以大同传统为转移，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王者撰写的大同文献，直接影响王霸亡三极的灵魂，此即“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即乾卦的初九至上九。天言王霸亡三极的政治思想。

“乾道”包括了王道和霸道。《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二人即王道和霸道，断金，推倒老家政。改变现实是“变”，建成公天下，或者建成家天下是“化”。变是王霸的“同心”共性，化不是同心共性，各有自己的归宿。此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忠贞也；性命，人生观天命。家政转四时周天是“性命”，王者回归太阳大中位也是“性命”。转四时走入异化之路，回归大中位走入同化之道，此即“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贞”，是对公天下同化社会的总结，也是复古后将要行施的政策。禹王治水，足迹所至，是当时中华的领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是大同社会“保合太和”的产物，是五族共和的凝聚，是公天下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乾，元亨利贞”君王，一代一代同化不同民族的结晶。中华由小到大成长，不是强权征服，而是“保合太和”，以善承载。《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古哲喻人民为水，喻元首为江海。江海居下承水，水自己乐意归于江海，此即“以其善下之”。东西南北中的人民承认江海为领袖，此即“故能为百谷王”。

临卦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施教一视同仁，不分裂人群，是“教思无穷”。代表全民是“容”，保护人民是“保”，不分贵贱是“无疆”。《孟子·梁惠王》：“梁惠王曰：‘德如何，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保民而王，战能胜，守能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己所不欲，勿施于民，即“推恩”。

《系下》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危者、亡者、乱者，皆言家政统治者，说他们是危亡乱的祸源。安其位者，保其存者，有其治者，指对富贵统治者的基础皇亲国戚的施政。加官晋爵，安；徇私枉法，保；任其盘剥，有。家政一切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使他们走向反面，不能摆脱危、亡、乱的逆境。

“是故君子”，即王道。“安而不忘危”，自己安宁，不忘记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民；“存而不忘亡”，自己是有官位的存者在位者，不忘记无权无势的人民；“治而不忘乱”，自己无人敢欺负，不忘记乱群者欺负人民。持政恪守三不忘，持政者自己身安，政权正常运转，此即“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玉篇》曰：“合，同也。”施政与民同心同德即“合”。同心同德，才能凝聚人民。王弼《卦略》解屯卦初九曰：“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故大得民也。”韩康伯注曰：“江海处下，百川归之，君能下物，万民归之。”居下下物，即承载。承载，即“应民所求，合其所望”。

“大”是大人之省。持政者要有大人的风度即“大”。《离娄》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心不失赤子”之倒句。赤子即毛娃娃。当大人的人，挂念人民，即“不失其赤子之心”。《庄子·徐无鬼》曰：“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天，政权；地，基础。兼顾上下，即“并包天地”。造福人群，即“泽及天下”。在位时，无高帽，即“生无爵”。退位后，无谥法称名，即“死无谥”。不做富翁，即“实不聚”。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即“名不立”。王者持政，如同大人抚育赤子，不向孩子追求种种好处，只作出奉献，便完成使命。

《系下》曰：“履以和行。”《书·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传曰：“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礼·经解》曰：“发号令而民说谓之。”

足喻人民，王者喻履。鞋随足动，即“履以和行”。持政者以身作则是“正德”，发展生产富民是“利用”，让人民生活得幸福是“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会得到人民的和应，即“惟和”。惟和，也就是“发号令而民说”。说，悦也。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劝诱霸主复古的理论。“首”，霸主。“出庶物”，同复卦大象的“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也就是废黜家天下制度。“万国”以地方喻人民；“咸宁”，大家回归“桃花源”。王弼注曰：“万国所以宁，各以有君也。”国是村、乡、邦的共名，万国同今语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君子掌权，即“各以有君也”。出庶物，不复辟一家子专制，就为有君持政奠定基础。任人唯贤，君子掌权，能做到“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霸主。“行健”，汤武革命，建立新政权。汤武革命，解放人民，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和王道复古革命的上篇有共性，故曰“自强”。“不息”，不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支持霸主变化代兴，此即“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王者。用九，即用

乾爻，也就是兼统王霸亡三才。凝结三才于自己的麾下，社会安定，即“天下治也”。“乾元用九”，效法了太阳辉光普照，即“乃见天则”。天元，太阳；自转而不公转，也就是带头不制造矛盾。《书·说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知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明哲”。明哲施政，如同太阳公正，即“明哲实作则”。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也针对霸主而言。“乾始”，家政的发祥创始人。“美利”，扫除蝗虫，解救人民，收复失地，统一山头等等。取得政权后，仍能保持“美利利天下”，而不是利小人，这样的霸主就是伟大的承载者，此即“大矣哉”。矣哉是文言的落脚点，是句的承载体，喻人群的承载者。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上经进一步以太阳托譬王者，阐明王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以太阳喻王者。刚健，强有力。中正，居中心位。纯火体，“纯粹精也”。“云行雨施”，功成身退，不同于家政“浮云蔽日”，云不行而雨不施。云行雨施，养育人民，人民安居乐业，故“天下平也”。王者的任务，在于选拔接班人，此即“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是“可见日之行也”的倒句。有了太阳般的接班人，行太阳大政，即“日之行”。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六爻同六位，指统体王道。王道虽被亡道否定，但王道思想仍在起作用，即“发挥”。“旁”，转子午西的家政，“情”，家政的势利归宿。王者的文献，有适合亡道口味的糟粕成分，如出人头地、养尊处优、重生厚葬、信神信鬼之类，提供给亡道食用，即“旁通情也”。旁通情，即“通旁情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指王者在王霸联合取天下时期，所起的乘御统率作用。时，是也，正确路线的制定者，即王道军师。“六龙”，乾卦初九至上九六爻，亦即“天”。“乘”与“御”都言思想指挥。注曰“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也？”

王者处于九二九五时期，能发挥乘御作用，是升的时期；处于九三，是升降的十字路口时期；处于九四和上九，是降的时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而处世，是“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在野时期，用文化影响王道和霸道，是“处则乘潜龙”。在朝为家政掌权，是“出则乘飞龙”。乘御霸道，即“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立足于太阳中心，是王者恪守的原则，也就是“正性命之情者也”。

三 注初九

“初九，潜龙勿用。”注曰：“文言备矣。”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初九曰，乾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注

曰：“不为世俗所移易也。”

“潜龙勿用，下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易》每卦六爻，取象于树木生长，取象于水气升天，由下而上。现看乾卦与坤卦，便可推知六十四卦：

上 — 上九	上 -- 上六
五 — 九五	五 -- 六五
四 — 九四	四 -- 六四
三 — 九三	三 -- 六三
二 — 九二	二 -- 六二
初 — 初九	初 -- 初六
乾	坤

初二三四五上是“位”，九与六是“爻”。位是政坛，爻是活动于政坛的政治家。“九”由三个三组成，是王道、霸道、亡道的全数。“六”由两个三组成，左三是霸道，右三是亡道，没有中心三王道。六十四卦，以“—”出现是“九”，以“--”出现是“六”。“—”出现于初位是“初九”，出现于二位是“九二”，以此类推。“--”出现于初位是“初六”，出现于二位是“六二”，以此类推。人是有形体，以乾与坤表达，政治地位是无形体，通过爻反映出来。

☰☷☱☲☳☴☵☶☰是八卦，六十四卦由八卦居上居下组成。☰上☷下组成乾卦，☷上☰下组成坤卦。☷上☰下组成泰卦，☰上☷下组成否卦。六十四卦皆由此组成。每一卦表达一个政治时事。六十四卦即六十四个政治时事。六十四个政治时事，体现为王霸亡三极政治家之施政。王道是“象”，霸道是“象”，亡道是“豕”。象象豕，都是长鼻子大耳朵的动物。象与豕有形，象无形，似象非象，似豕非豕，是象和豕的总合体。王道象与霸道象有发言权，故有“象曰”“象曰”，亡道豕没有发言权，故没有“豕曰”。每卦的第一个“象曰”称大象，论王道的策略。每爻的“象曰”称小象，论三极策略。此处提示一下，以便理解。

王弼注九五曰：“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前一个“位”是官位，德，得也。当了皇上，当了公侯伯子男，便成了各级官长，此即“位以德兴”。位以德兴，指已经得到的官位。

第二个“德”，指政治家的理想和归宿，指尚未得到的治理。第二个“位”，指三才政治家。今语诸位，各位亦此义。三才的归宿不同，施政各异，表明了三才的人生观，即“德以位叙”。有才能，有力量居于其位是“得位”。无才能，无力量，居于其位是“失位”。有太阳大德，得了皇位是得位，无大德而得皇位是失位。失位当傀儡，“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日子不好过。

《易》喻人民为水。水之低层是海。“五湖四海”，即言东西南北中的广大人民。人民是水，水中的动物是鱼。龙，大也，是大鱼的省称。大鱼潜入人民之中，就是“潜龙”。潜龙即秘密谋反的王道人物。“勿用”“弗用”，指从思想上

否定老家政的统治，思谋变化代兴，解救人民出水火，希望建成天下为公的“桃花源”社会。

“潜龙勿用，下也”。注曰：“文言备矣。”家天下进入桀纣时期，横征暴敛，徭役繁重，专制加强，民不聊生。豺狼当道，腐朽没落，政权急剧蜕化，即“下也”。《说卦》曰：“坤为文。”文即家政，言是政令。“备”是惫之省。贤能遁逃，民心离散，令不行而禁不止，即“备矣”。文言备矣，时局是西北乾戎马用事。

“潜龙勿用何谓也”一段，孔夫子解释初九的内涵。“龙德”即大德，即《系下》的“天地之大德”，《老子》一书称“元德”。龙德即潜伏于人民中的王道人物。“潜”“潜藏”，都是“隐者”的同义词。政治家披上伪装，欺骗老家政，是“隐”。伊尹、吕尚、张良，潜藏于民间，即“龙德而隐者也”。

“不易乎世”，即“不为世俗所移易”。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对王者没有蛊惑力。安贫守困，恬淡处贫，甘愿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即“不易乎世”。《红楼梦》的甄士隐和贾宝玉，是“龙德而隐者”。

“不成乎名”，即心甘情愿做平民。《论语·学而》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卫灵公》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诸葛亮《出师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红楼梦》八十二回曰：“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以上所论，皆言“不成乎名”。

《说文》曰：“闷，懣也。”“是”，日正之复，喻公平施政。一肚子怨气，看不见公正，但王者不因此而闷懣，即“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明哲隐伏是“遁世”，国泰民安的良策不用是“不见是”。这样的时局，是亡道统治的必然，无药可救，故曰“无闷”，比干有闷想救败，结局是遭纣残杀。

《前汉·董仲舒传》曰：“今世废而不修，己以化民。民以故弃行义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己以化民，以一己私利化民。一己私利成了主导思想，人群将“弃行义”，即放弃为社会应尽的义务，放弃了社会责任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财利，伤天害理，一切损人利己的事都会干出来，故曰“是以犯法而罪多”。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霸道取天下，有霸道思想的君主坐天下，是“乐则”。王者支持乐则的政策，是“行之”。桀纣持政，祸国殃民，是“忧则”。王者考虑推翻之，是“违之”。

《论语·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当官作宦是“富与贵”。家政反人民，王者不做反人民的官，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民大众的苦难地位，家政反人民，让王者为虎作伥，王者不离开自己的贫贱地位，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仁是爱人民，不能爱人民，王者厌恶成为名人。给家政做官，能为人民降膏泽，是“造次必于是”。推翻老家政，是“颠沛必于是”。次与沛皆指家政，“是”同仁。“确乎其不可拔”，即不离开仁的总原则。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阳”“阳气”“潜之为言”者，是潜龙的同义语。“下也”“潜藏”“勿用”“弗用”，是否定的同义语。《礼·檀弓》曰：“葬者，藏也。”下是推翻打倒。《史记·淮阴侯传》曰：“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下与破同。《老子》七十六章“强大处下”，也指夺江山。密谋串连推翻埋葬老家政，即“下也”“阳气潜藏”。处于地下，是“隐而未见”，起义尚未爆发，是“行而未成”。王者谋反，即“是以君子弗用也”。

四 注九二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注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注曰：“以君德而处下体，资纳于物者也。”

初九潜龙是潜人民中的大鱼，九二是浮于水面，掀起波涛的大鱼，故为“见龙”。见，现也，言举行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在震东，古哲亦以地震喻之。起义者矛头直指老家政，故曰“见龙在田”。《易》喻家政为鸟兽，田即猎获。《诗经郑风·叔于田》曰：“叔于田，巷无居人。”传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疏曰：“田者，猎之别名。”解卦九二“田获三狐”，也指推翻桀纣。

“利见大人”，即“见大人吉”。大人有两个含义，一言广大人民，二言王道元首。此句的大人指人民。王道喻太阳，亡道喻月球。太阳与月亮都是照人的天体。日出而作，太阳照见广大的劳动者，日入而息，月球只照见长夜饮的少数富贵不眠者。见大人同“德施普”。德施普，即施政的恩泽降给全民。

注文“出潜离隐”“处于地上”，皆指武装起义。“德施周普”同见大人。“居中不偏”，言施政公正。“虽非君位，君之德也”，言九二已具备取天下的条件。君位是五位，二位不是君位，故曰“虽非君位”。九二行命“见大人”，代表全民，即“君之德也”。“初则不彰”，言处初九隐伏。“三则乾乾”，指九三王霸二人处于复古和复辟的转折关头。“四则或跃”，指霸主复辟，断送了革命成果。“上则过亢”，言霸主成了重新奴役人民的元凶。“利见大人，唯二五焉”，二言九二，五言九五。“见龙在田”的指挥权在军师手中，《三国演义》火烧新野至取成都，权在孔明，能“见大人”。家政皇上接班，或者贤明君主持政，筹策出自王者，也能“见大人”。此即“利见大人，唯二五焉”。封建社会之复兴，

是九五见大人的产物。

孔夫子论九二曰：“龙德而正中者也。”“正中者也”，即以中正也。以中正，即中庸施政。中庸施政，即“居人不偏”。《易》内之“中”“中心”“中正”，指太阳和地球的北极。卦的五位表达太阳大中心，卦的二位表达地球北极。五位喻国家元首，二位喻大臣。二五都有中正的共性，是凝聚人民的转机，是社会的制动之主，此即“龙德而正中者也”。

《三国演义》首章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即国家分裂，民心离散；合即持政者团结，民心凝聚。新政权建立，是民心凝聚的产物；老家政被推翻，是民心离散的结局。霸道革命，是凝聚民心的过程，是“合”的历史时期；亡道持政，是离散民心的过程，是“分”的历史时期。分与合，都是渐变的过程，要经历岁月，故曰“久”。

九二所以能合，在于“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大人的具体施政，即“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释诂》曰：“庸，劳也。”庸劳，即谦卦九三万民服的“劳谦君子”。《荀子·成相》曰：“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又曰：“禹敷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

“庸”即为人民的利益劳心劳力。“庸言”是九二的政令，“庸行”是九二的实践。“信”言政策可靠能兑现。《说文》曰：“谨，慎也。”《玉篇》曰：“敬也。”贯彻政策谨慎，并尊敬人民，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之，行也。《庄子·齐物论》曰：“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论王道复古。为民劳苦，即“为是不用而寓诸用”。为民劳苦，才能用民，此即“庸也者，用也”。人民愿意贯彻政令，基于对政令的理解，即“用也者，通也”。政令与民心一致，令行禁止，即“通也者，得也”。得即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持政者就有了制主权，即“适得而几矣”。几，转机制动之主。

《说文》曰：“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徐注曰：“闲犹阑也，以木拒门也，会意。”《韵会》曰：“阑，马阑也。”将桀纣关入马阑，即“闲邪”。闲邪同家人初九的“闲有家”。有家，富有的家天下。《左传》桓公七年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否定人民是“失德”。争名夺利是“宠赂”。失德宠赂即“邪”。政权垮台，由邪造成，即“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诚”，成之繁。成的一义，表达王道和霸道，表达王霸的归宿。《正韵》曰：“诚音成。”诚，成；也写成城；盛。王霸革命夺得中央大权是“小成”。王道复古革命建成大同社会是“大成”。霸道取天下，王道复古，都可以成功，故曰“成”。亡道没有成功的属性，故《说卦》称“成终”。成终即政权的垮台。“闲邪存其诚”，是九二“见龙在田”的重任，也就是推倒老家政，将五湖四海的王霸英杰，凝聚在自己的麾下。

《系上》曰：“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韩康伯注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三营也；归奇于扚，四营也。”营，以经营生

意托譬王道复古革命的四步。“成易”即建成大同社会。

复古革命的四步，都从老家政那里学来。家政分裂人群，自己是尊如菩萨的贵族，人民是秽如粪土的贱民，是“分而为二”。革命者视富贵为鸟兽，人民才是贵人，此即“分而为二以象两”。两，区分人群。统治者的阶级界限很清楚，但挂出的招牌是王霸亡全民“三”。王者的阶级界限也很清楚，但表面不加区分，即“挂一以象三”。通过武装革命，变化代兴，像家天下改朝换代更迭，是“揲之以四象四时”。霸道革命成功，让被遗弃的一部分人受到滋润，复古革命将给亡道以出路，即“归奇于扚以象润”。“四营而成易”是王道复古大成。

《系上》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上面的注文，依据此经。“五岁再闰”，言霸主复辟了家政。“五”，五行生成数的“天五”持政，天五持政又孕育了下一次革命，即“故再扚而后挂”。扚，强有力者，言霸主。

“十有”是赘字，喻成为人民负担的家政。“八卦而小成”，指八卦重叠组成的政治时局，也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月公转的一个周天。六十四个时事，月公转一个周天，喻家政一个朝代，此即“八卦而小成”。公天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建立，此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王者建成大同社会，是“引而伸之”。伸，屈之对。伸喻人民扬眉吐气，屈喻心情抑制。“触类”言牛马，喻家政。“长之”，专制人民。王道复古，亡道复辟，是《易》之全部，即“天下之能事毕矣”。

“引而伸之”，观彖称“化成天下”，恒彖称“天下化成”，《系下》称“成天下之亹亹”，《系上》称“成性存存”，《论语·颜渊》称“成人之美”，《老子》三十章称“成其大”。这些都是“大成”的同义语。《系上》《系下》的“成列”，《老子》六十四章的“几成”，二章的“功成”，都是“八卦小成”的同义语。小成不复古而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即“触类而长之”。

引导人民建成大同社会的王者，称“成”“成器”“成人”“老成人”。《系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简，王道制度。其中，太阳大中位。《系上》又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培养王者是“立成器”。《荀子·劝学》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成人，即施政成就全民。《大雅·荡》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笺云：“老成人，谓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此经指霸道成人，有预见力是“知”，不贪财货，是“不欲”，不畏强敌是“勇”，善于临机应变是“艺”。“文之以礼乐”，有成霸业的理想。南离是霸道的归宿处，也是新政权制礼作乐、制定政策之地，这里以“礼乐”喻霸道的归宿、理想。

“今之成人者”，言在朝的有霸道思想的大臣。“利”言得到的俸禄，“义”言政治家尽的义务。看见利益，想到自己的义务是否与利益相称，即“见利思

义”。国家有了危难，挺身而出，肩负重任，即“见危授命”。要，约也。做官时间长，是“久要”。久要不被亡道的腐化同化，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平生，不做作威作福的超人。

“闲邪存其诚”，就在于统存五湖四海的王霸贤能。没有贤能，达不到闲邪的目的。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论九二的功勋。打倒桀纣，削平地方山头，统一了国家，救民出水火是“善世”。但是王道军师从不自我表功，即“不伐”。《书·大禹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能与汝争功。”《老子》二十二章曰：“不自伐，故有功。”二十四章曰：“自伐者无功。”不自伐者无私，效法大自然云行雨施，功成私退；自伐者有私，功成私不退。胜利者居功，功不能保，故曰：“自伐者无功。”政治家逞能是“矜”，自我标榜是“伐”。矜伐有应者相随，与之争能，与之争功。王者洞知矜伐播祸，故“善世而不伐”。

“德博”同“德施普”“见大人”。社会经过王霸革命洗礼，“闲邪存诚”，扫除了蝗虫，任用了贤能，阶级对立缩小，政权与基础背道而驰的局面得到缓和，故为“化”。人类实现了天下为公制，是“大化归一”“两忘而化道”。汤武革命，闲邪存诚，缓解了社会矛盾，是“化”，但不是“大化”。家政专制，分裂人群，统治者内部，为了权利，亲骨肉分崩离析，人民也失去和睦相守的美德。亡道持政，导致社会分化异化；汤武革命，暂时得到合化，王道复古成功，人群才能同化。

“见龙在田，时舍也”，论九二时局。九二“时舍”同井卦初六之“时舍”。家政腐败至连亡道营垒中的正直者也不再支持之时，王霸亡三阳群起而攻之时，就是“时舍”的时局。王弼注井初六曰“一时所共弃舍也”，言此。舍，蒞也。人民绝望，不再承认这个政权，用武力夺权，即“见龙在田，时舍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家政垮台的前夜，时处西北维阴中之阴，纯阴用事，最为黑暗，古哲喻为“覆盆”时代，倒置的盆子遮住了光明。王霸取天下，震东起义，经辰巳东南维，时处阳中之阳，纯阳用事。革命者占领的地区，人民沐浴阳光，处夜的人民也看见了曙光，此即“天下文明”。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此经阐明王霸革命队伍的核心领导和施政。领导核心和施政的水平，与居中央位的领导相等，故曰“君德也”。

“学”是学者的省称，指王道军师。学者的决策正确，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人民看到了希望，集结在霸主的大旗下，即“学以聚之”。

“问”是问者的省称，指霸主。霸主有勇少谋，凡事请教军师拿主意，故曰“问”。军师出谋划策，通过霸主具体实施，即“问以辩之”。辩，变也。壮大了自己，削弱了老家政，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形势，通过霸主去完成，是“问以辩之”。

“宽”是狭之对。亡道专制，只代表一小撮富贵的利益，排斥了大众，代表面不宽，是“狭”。王霸取天下，实行王霸亡三才大联合，是“宽”。《水浒传》一百〇八将，是三才的结合。容纳一切反老家政的力量，即“宽以居之”。

“仁”即爱人民，憎恶祸害人民的强龙地头蛇。《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爱人民大众；恶人，憎恶欺压人民者，打富济贫，除暴安良，是“仁以行之”。

五 注九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注曰：“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体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注曰：“以上言之，则不骄；以下言之，则不忧；反复皆道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注曰：“处一体之极，是至也；居一卦之尽，是终也。处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与成务矣；处终而能全其终，知终者也。夫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可与存义者，其唯知终者乎？”“居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明夫终敝，故不骄也；知夫至至，故不忧也。”“惕，怵惕之谓也。处事之极，失时则废，懈怠则旷，故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

“终日乾乾，行事也。”

“终日乾乾，与时偕极。”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注文字前，先明卦之形式：

上九 — 一卦之终 · 一卦之尽 · 亢龙 · 君

九五 — 在天 · 刚

九四 — 不中

九三 — 不中，下体之极，上体之下，不中之位

九二 — 在田 · 刚

初九 — 至 · 几 · 一体之极 · 潜龙 · 子

初九是蓍之大中心位，是王者潜龙的出发处，也是其归宿所。“至”，即言王者抵达的目的地。“几”，枢机，指明太阳是太阳系的制动之主；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制动之主。“一体之极”，也指太阳，也就是《系上》的“太极”。“终”“一卦之尽”，指上九亢龙。时局至上九，王霸革命结束，故为“终”。霸主行善也走到了尽头，故为“一卦之尽”。

王弼注九五曰：“馥爻皆说龙，至于九三，独以君子为目何也？夫易者，象

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龙德皆应其义，故可论龙以明之也。至于九三，乾乾夕惕，非龙德也，明以君子当其象矣。统而论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

中国古代哲学是譬象学，和西方的漫画近似，通过各种各样的事物来阐明政治，即“易者，象也”。三极政治家都是“象”，是社会人群的工具。政治家为谁辛苦为谁甜，即“象之所生，生于义也”。义即为本阶级尽义务。初九处潜，用文化宣传，以大人的姿态出现。九二决战中原，王者是决策者，也以大人的姿态出现。九五给家政掌权，行命主动，也是大人。“龙”，大也，龙是大人之略，故曰“初九九二龙德皆应其义，故可论龙以明之也”。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包括了王霸二人，上龙指王道。王者有隐晦的一面，有明显的一面，即“能幽能明”。能“躬耕南阳”当百姓，也可以大臣身分辅佐刘备成了汉中王，是“能细能巨”。王者有福善祸淫的本领，对善者，献良策；对淫者，下烂药，如庞统献连环计，是“能短能长”。《说卦》“帝出乎震”，是“春分而登天”。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是“秋分而潜渊”。“鳞虫”言霸主，王者是霸主的思想指导者，故曰“鳞虫之长”。政治家以大人的身分出现是“龙”。故曰“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六龙各有自己的内涵，即“别而叙之，各随其义”。

下面讨论“九三独以君子为日何也？”

九二“见龙在田”，是决战中原之爻，升至九三，取得夺权胜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王霸二人的归宿不同，革命时期的领导集团便发生了分歧。此即九二之“终日”。终日即取天下的结束。“乾乾”表明了复古和复辟的不同归宿。复古归乾初九，复辟归乾上九。初九与上九都是乾，故曰“乾乾”。

《正韵》曰：“夕，晨之对，暮也。”暮，阴也，也就是要隐秘地注意霸主的动向。惕的古文是“𡗗”。𡗗即易心之复。取天下成功，霸主羽翼丰满，再用不着请教王道军师，自我作主。忌贤妒能之心起，王道军师的处境是很危险的，要警惕霸主变心，要像幽厉警惕人民加害一样，即“夕惕若厉”。王者处于九三时局，已经失去龙德大人的作用，故用“君子”表明时局的变化。处于此时，王者“夕惕若厉”，方能无咎，故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注文分析了这个时局，“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宁其居也”。下卦乾，是“下体”。下体的三爻，即“下体之极”。上卦乾是“上体”。九三在上卦之下，故曰“居上体之下”。九二和九五是中，九三不居中，故曰“在不中之位”。重刚指九二和九四，是霸主的信仰者，都强有力，此即“履重刚之险”。天是九五位，田是九二位。九五飞龙，九二见龙，王者都有主动权，九三君子已失去主导作用，即“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宁其居也”。

“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体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时处九三，一是霸主禅让，自己掌权，此是“纯修上道”。

霸主复辟，任其复辟，不加异议，是“纯修下道”。由于王者有复古的理想，有受禅的希望，因此处境两难，纯修下道，失去受禅的希望，此即“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表露让霸主禅让，霸主心变，王者将遇害，此即“处下之体旷”。旷同圯，指坟墓，喻被害。

“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这是论述九三何以无咎的原因。受禅做君是“居上”，居上不离太阳大中位是“不骄”；如果复辟，王者被遗弃，是“居下”。居下离开家政，是“不忧”。随着霸主的心变而变，即“因时而惕，不失其几”。几，制动之主霸主。不骄不忧，随时局升降，即“虽危而劳，可以无咎”。

“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这是针对霸主讲的。霸主动摇于复古与复辟之间，尚未决意复辟，故曰“愈于上九之亢”。如果霸主“竭知力”，懂了复古“知”，懂了复辟“力”的界限，不复辟，“而后免于咎也”。免于咎，即“故免亢龙之悔”。坤卦六三是王道的信仰者，不行纯阴用事之政，“故免龙战之灾”。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注曰：“以上言之则不骄，以下言之则不忧，反复皆道也。”此经重申，处于歧路，应付歧路的策略。霸主禅让而受禅，不离开太阳大中位，是“反”，即返回归宿所。霸主复辟，虎口逃生，如范蠡然，是“复”，复即回到平民百姓之中。反与复，都不离弃自己的初衷，即“反复皆道也”。反复道也，也就是下文的“与时偕行”。时，四时霸主，偕行，随其复古与复辟，临机应变。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王者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进德”。进德是王者忠于大同理想的实践，此即“忠信所以进德也”。只靠王者的力量不能复古，要有霸道的支持，教育霸道行王道，是“修业”。“修业”，也就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教育霸主改变世界观，由霸变王是“修”。改变了世界观，承认自己不如王道高明，甘愿辞退让位是“辞”。推选王道军师做君，是“立其诚”。诚，王道。霸主北面称臣，即“所以居业也”。业，事也，由主易位为臣。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注曰：“处一体之极，是至也。”至即回归太阳大中位复古。“居一卦之尽，是终也。”终即断送了革命的成果。“几”，太阳天机，“可与几也”，与霸道一同复古。复古基于霸主“知至”。霸主不复古而复辟，是“知终”。知终也只能任其走向自绝的道路，是“知终终之”。霸主复辟，王者引渡王者脱离火海，即“可与存义也”。义，为人民尽义务的王者。复古是“成务”，成务不犯咎。复辟为终，和霸主好离好散，是能“全其终”。

“夫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可与存义者，其唯知终者乎？”推动家政急速蜕化，即“进物之速者”。

王者不如亡者，即“义不若利”。利即唯利是图的亡道。亡道自我毁灭，胜过王道的鸩酒。霸主复辟，引渡王者，家政声色货利之诱引，不如王者的真理，此即“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取自《大雅·荡》。传曰：“民始皆庶几于善道，后更化于恶俗。”初始言取天下，终言坐天下。取天下相信王道，润泽人民，在王者的指引和人民的支持下，登上了龙位，此即“靡不有初”。霸主黄袍加身，摇身一变，信自己，不再信王道；润泽人民改为榨取人民，此即“鲜克有终”。取天下的利民施政是“善道”，坐天下重操老家政的一套是“恶俗”。

“终日乾乾，行事也”，指乾九三复古与复辟的两种结局。复古后，太阳般的元首施政，是《易》内的“天行”“大行”“天下大行”。复辟后月球般的亡道君主施政，是《易》内的“小事”“有事”“凶事”。天行主动，小事被动。《庄子·在宥》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天道同大道，人道即小人之道。大道主动，小人之道是臣，是事者，被动。王亡“相去远矣”。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重刚，上承九四之刚，下乘九二之刚。刚同阳爻九。不中，即“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天言五位，田言二位。王者居二五位有主动权，居三位已失去主动权。复古与复辟，随霸主运转，即“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下面对“至”，再作一番讨论。

《系上》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韩康伯注曰：“夫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圣人功用之母，体同乎道，盛德大业所以能至。”

“盛德大业至矣哉”，即复古建成大同社会。全社会的人丰衣足食，即“富有之谓大业”。社会一天比一天进步，即“日新之谓盛德”。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全社会在无对抗的环境中生息，即“生生之谓易”。太阳系的“道”是太阳，社会的“道”是太阳般的元首。元首圣人即“功用之母”，是盛德大业的福源。“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王者效法了太阳公正无私，此即“体同乎道”。

《系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韩注曰：“穷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济万物，其业广也。”“知以崇为贵，礼以卑为用。”“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

《系上》曰：“易简之善配至德。”“易”是“易简之善配至德”的省称，也就是王者。“至德”同“至矣乎”，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易其至矣乎”“夫易”“而易行乎其中矣”。注文的“易之门户”“易之为义”，易皆指王者。《周易正义卷首》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是王道，变易是霸道，不易是亡道。王霸亡三才是三易。三易即活动于政坛的

三极政治家。

“崇德而广业”，同于“知崇礼卑”。知崇礼卑，同于“崇效天，卑法地”。这些是王者应具备的情操。如太阳全统普照是“崇德”；如大地全承全载是“广业”。王者的知识渊博如太阳，是“知崇”。崇，高天太阳。王者如地球居下承载人民，是“礼卑”。地球居人之下。王者高明像太阳，是“崇效天”；王者居下承载人民像地球，是“卑法地”。“天地”言王者，是“崇效天，卑法地”的省称，“设位”，建立了大同政权，“易行乎其中”，王者将行施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的公心治理。

王霸亡三极的归宿都是“至”。上面已论及，王道之至，在太阳大中位；从《归宿图》可以看出，霸道的归宿在地球公转的夏至，亡道的归宿在地球公转的冬至。复卦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言夏至。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坚冰至”言冬至，夏至喻霸道的归宿处，夺得中央大权，由贫贱变为富贵。冬至“坚冰至”，是家政恶贯满盈，至于垮台之日。王霸亡三极的归宿都是“至”。王道与霸道，理想可以实现，是真至，亡道之至，不能至。冬至之日，是亡道的幻灭之时。家天下一个朝代的三部曲是：“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南柯梦醒，即坚冰至。

“至”是王者的归宿，也是王者的称名。古哲中的“至人”“至德”“至诚”“至圣”“至道”，《系辞》之“天下之至赜”“天下之至动”“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变”“天下之至神”等等，都指王者。

《荀子·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一，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注曰：“知在人，不在天，斯为至人。”

天，大自然。大自然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即“天行有常”，不因为尧而存之，也不因为桀而亡之。政权如何适应自然，是施政者自己的事，此即“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治即治世大同社会，乱即乱世家天下社会。下面是王亡两极的对比。“强本节用”，言发展生产，支出有节；“本荒而用侈”，言破坏生产，奢侈消费。这些都是人为所致，非于自然。天是自然，人为则有治乱。社会盛衰荣枯在于人，不取决于自然，即“明于天人之分”。明于天人之分者，就是“至人”，至人即王者。

《系辞》：“易简之善配至德。”至德言王者。德，得也。与人民得一生存，不离不弃。

《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郑注曰：“赞，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谓圣人受命在天位致太平。”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性，今语世界观。世界观源于效法天体，故曰：“天命。”王道之性，太阳；霸道之性，地球；亡道之性，月球。只有“至诚”的王道学者才懂得性，此即“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明也。“人之性”是王道之性；“物之性”是亡道之性。能明物之性，就会明白家天下统治是祸源。“尽物之性”，埋葬了家天下。王道大政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天是太阳，地是地球，天施地生，化育了万物。王道持政，与太阳和地球同步，能够增进天地之化育。此即“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三也，即天时、地利、人和。第二个“尽物之性”，言消除亡道世界观。

《中庸》又曰：“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注曰：“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盖伤孔子有其德而无其命。”

上经通过太阳和地球北极作譬，来阐述大同社会的中央领导核心。“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喻元首如太阳。临，太阳普照。“发强刚毅”，喻元首如太阳强有力。“宽裕温柔”，言地球广旷温柔，利于万物生长，喻王臣之德，能包含一切。“足以有容也”，喻王臣如大地全载。“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言北极公正，值得人民尊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言大同社会的领导核心，文化造诣最高，文明治理，体贴民心。“足以有别”，不同于家天下。“文理”，文明治理之省。密，近也，喻人民。察，了解民情。

《中庸》曰：“大哉，圣入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大哉”，即大始，言原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即“圣入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如太阳施温，大地孕育。“峻极”同大极，言太阳，喻元首。“于天”，在天，喻持政。《尔雅·释训》曰：“优优，和也。”优优即元首与大臣和好临政。“三”是王霸亡三极全数，三百三千，施政从全民的利益出发。“百”是阳，喻劝赏。“千”是阴，喻刑罚。赏善良王霸，惩罪恶亡道，只有王者做得到，此即“待其人而后行”。行王政，必须复古，不复古，至道王者发挥不了作用，此即“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复古。凝，成为团结人民凝聚人民的核心。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孔颖达疏曰：“其受命如响者，言善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也。无有远近幽深者，言易道之告人吉凶，无问远之与近，及幽遂深远之处，悉皆告之也。遂知来物者，物事也。然易以万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将来之事也。”“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万事之内，至极精妙，谁能参与于此，与易道同也？此以上论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来事，故以此结之也。”

政治家准备登上政治舞台，是“将有为也”。登上了舞台施政，是“将有行也”。《禽经》曰：“黄凤谓之焉。”《说文》曰：“焉鸟黄色。”《说文》曰：“而，颊毛也。”焉是王者占人，此处指吉，而是亡者颊毛，此处指凶。“焉而”是吉凶的别称。《系上》曰“系辞焉而明吉凶”言此。通过大象小象，会明白参政之吉凶，即“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

“受命”即找到了处理政事的答案。“远”与“幽”，指亡道，“近”与“深”指王道和霸道。按其施政，判断其结局吉凶，即“遂知来物”。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处理政事的答案。如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造反见大人吉，不见大人凶。此即答案。

“天下之至精”即王者。王者是知易者，此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六 注九四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注曰：“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进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进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或，跃在渊，自试也。”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由九三升至九四，霸主迷惑于复辟的决心已定，此即“或”。《正韵》曰：“迷也。”《增韵》曰：“疑也。”《溢法》曰：“满志多穷曰惑。”霸主复辟，为家政一个朝代播下了祸种，体现为“乱”，“疑”，“满志多穷”。统治者内乱，基础外乱是“乱”。梦想永远荣华富贵是“迷”。一家子亲骨肉互不信任，更不信任臣民是“疑”。自感超三皇跨五帝，一意孤行，想当然施政，政令被人民顶了回来是“满志多穷”。

《告子》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注曰：“天爵以德，人爵以禄。”

“天爵”大人之爵，以太阳喻天下为公。“人爵”，持政者分工。皇上和公侯伯子男，皆为人爵。“古之人”，王者。立足于天下为公，即“修其天爵”。设官分职，量才录用，是“人爵从之”。“今之人”，变卦霸主和他的接班子孙。“修其天爵”，言取天下任用王者和解救人民，行为公政令。为公只是为了坐龙椅和分封子弟，是“以要人爵”。一家子主宰天下，即“既得人爵”。得了人爵，过河拆桥，遗弃了王者，背叛了人民，即“弃其天爵”。中途变卦，即“惑之甚也”。结局不好，是“终亦必亡而已矣”。九四之感，即言其踏上“必亡”的道路。

《庄子·让王》曰：“夫大王亶父，可谓尊生矣。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生；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

其身，岂不惑哉！”

“生”，生民，人民。“身”，首之对，人民。“形”，形而下，人民。惑的实质，不尊重人民，以养伤生，以利累形，也就是“见利轻亡其身。”轻亡其民的政权，何能久存，故曰“岂不惑哉”。

《释诂》曰：“迷，惑也。”霸主迷惑于独吞革命成功，贪大家之功为己功，于是对取天下的同人产生了疑心，畏其分享成果。“或之者，疑之也”言此。战争转入和平，王道军师，贤能战将，都成了失业者。《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曰：“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今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烹，被杀害。

“或，跃在渊无咎。”此针对谋臣军师而言。跃同跳。《集韵》曰：“跳与逃通。”《说文》曰：“逃，亡也。”《广韵》曰：“避也，去也。”《六书故》曰：“大为跃，小为踊。跃去其所，踊不离其所。”跃即逃遁“去其所”“跃在渊”，即逃遁至初位做平民。做了平民，免去九四之疑心，可保平安，故曰“跃在渊无咎”。《荀子·成相》曰：“主之孽，谗人达，贤能遁逃国乃蹶。”注曰：“蹶，颠覆也。”霸主质变，建成寄生政权，即“主之孽”。贤能遁逃，政权将亡，故曰“蹶”。

《中庸》曰：“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疏曰：“肫肫，恳诚之貌，仁谓施惠仁厚。”“渊，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渊渊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盛大，其若天也。”

施政代表全民，是“肫肫其仁”。“明明扬侧陋”，选贤任能，提拔最基层的明哲，是“渊渊其渊”。“渊，水深之貌”，言哲人并不毛遂自荐。王者做元首如太阳，是“浩浩如天”，天，天体太阳。殷之傅说，通达政治，身处卑贱，即“渊，水深之貌”。貌，人也。

王弼《略例下》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后吉从之也，或处得其时，吉不待功，不犯于咎，而获吉也。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节之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之谓矣。”

遇到“无咎”，要作具体分析，以义理判断谁有咎谁无咎，即谁吉谁凶。限于篇幅，此文不讨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说王者去官逃遁可以免祸。但霸主已播下祸种，子孙将来必收祸果，是有咎。“或跃在渊，进无咎也”，进无咎同“凶”。进是“进德”之省，也就是倡导禅让，主张官天下。军师如此主张，非遇害不可。霸主除去功大震主的眼中钉，对变卦霸主来讲，暂时是“吉”。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这里论述霸道和王道所走的不同的道路。家政取天下为“上”为“进”；坐天下为“下”为“退”。取天下与坐天下施政不一贯，即“上下无常”“进退无恒”。施政一以贯之是常与恒。

否卦彖曰：“否之匪人。”否定天下为公，否定人民的权利，是“匪人”。《说文》曰：“匪，一曰非也。”匪人即背叛人民的人。“非为邪”，转子午西，成

了寄生富贵；“非离群”，富贵离开人民大众，成为超人。《庄子·应帝王》曰：“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卧喻做民，觉喻做官。徐徐不争，于于公正。“一以己”是“以一己”的倒语，指一己私利治天下的家政统治者。泰氏大人将他们视为马和牛。牛马即匪人。泰氏与民同沈浮，故曰“而未始入于非人”。

大壮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背离了人民，握有强大的暴力专制力量，是“雷在天上，大壮”。这是匪人用的“非礼”，王者不走这样的道路，即“弗履”。《离娄》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专制王道和人民，是“非礼之礼”；为牛马富贵效劳，是“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实质即“非为邪”“非离群”，“大人弗为”，同“君子以非礼弗履”。

非礼首先否定王道，否定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孝经·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以此大乱之道也。”要同腰。腰是身之半，喻蕃圃周天的半途南离。“要君者”，指南离变卦的霸主。复辟了家天下，政权结束了上行史，将走下坡路，故曰“无上”。“非圣人”，否定天下为公制理。否定为公圣人，丧失了制主权，故曰“无法”。“孝者”，为民效劳的王道人物，政权排斥了人民的孝子，为官不为民作主，也就是否定了人民，故曰“无亲”，亲，喻五湖四海的人民。

取天下行利民政策，坐天下扰民害民，即“非为邪”“非离群”。为邪离群，是为私的暴露。“君子进德修业”，“及时”建成大同社会，立足于为公。为公与为私，正好对立。王者势弱，倡导为公，必然遇凶，“故无咎”，即凶。

“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上承九五，下乘九三，皆近而不相得，是“重刚而不中”。不居五位，是“上不在天”；不居二位，是“下不在田”；此即“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不居三位，是“中不在人”。这些都指明王者处境不利。夫差怀疑伍子胥而杀害了这位功臣，即“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的史例。

“或，跃在渊，自试也”，是王者能逃出虎口的应变之知。“自试”是试自的倒语。自是自然的省语。自然即太阳。《集韵》曰：“试，通作式。”《说文》曰：“式，法也。”王者效法太阳“功成身退”，即“自试也”。自试同《老子》二十五章之“道法自然”。

效法自然，功成身退，是儒道两家的共识。《老子》二章曰：“功成而弗居。”九章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七十二章曰：“功成身不退，结局都不好。李白《天津三月时》诗曰：“寻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此指亡道而言。

《书·太甲》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孔疏曰：“四时之序，功成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谢，其志贪欲无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惧其谋，必生诛杀之计。自古以来，人臣有功不退者，皆丧家灭族者众矣。经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者，伊尹告君言，而言及臣事者，虽复泛说大理，亦见已有退心也。”辩，变也，言霸主南离变卦。旧政，取天下时的利民政

策。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乾卦表明的时事，是王霸联合取天下，此即“乾道”。乾道即霸道。革命成功，霸主变卦，即“乾道乃革”。《玉篇》曰：“革，改也。”改即由信王道，改为信亡道。《易》喻取天下的王霸二人为夫妇。霸主喻夫，军师喻妇。《红楼梦》二十二回曰：“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即以竹夫人之谜语托譬霸主遗弃了军师王者，说明“乾道乃革”。

“有眼无珠腹内空。”于蓍为“○”，○无中心喻家政周天。“荷花出水喜相逢”，喻震东结合，一同造反。“梧桐叶落分离别”，喻霸主得秋气而背叛了扶他上台的军师妇人。“恩爱夫妻不到冬”，喻夫妇不能白头偕老。二十七回又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也指“乾道乃革”的两败俱丧。花落，王者被遗弃；人亡，家天下走向灭亡。霸主不明此理，即“两不知”。

七 注九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注曰：“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如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九五是家天下的鼎盛时期，亦称复兴时期。以蓍论，五位是北极地中，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五地十”的持政时期。天五是开明君主，地十是王道大臣。天五地十即“飞龙”。注曰：“不行不跃在乎天，非飞如何？故曰飞龙也。”《易》喻家政为鸟兽。兽动为行，雀动为跃。王者没有鸟兽属性，故曰“不行不跃。”“非飞如何”是“何如非飞”的倒语。何如非飞，王者不像家政统治者。古代的大臣，秉公办事，不受私贿，生活简朴，平易近人。“飞龙”即居高位的王道大人。飞，高也，飞龙亦指贤明君主。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利见大人，即能为社会施实惠，也为王霸贤能参政创造了条件，此即“大人之路亨也。”家政复兴时期，王道文化，以屈蛰的形式，得到了弘扬。通过考试，起用了一些正人君子，政权趋于巩固，人民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也称得上国泰民安。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唐之贞观，都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产物。

“飞龙在天，上治也。”上言上卦家天下政权。治言社会相对太平。治的古文是“乱”，家天下走马灯转易，治中有乱，乱中有治。治乱，要视其主流，其次

要看站在谁的角度而言。《书·泰誓》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传曰：“平人，凡人也。虽多而执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夷，平也，言纣臣是平庸的人，也就是凡人。乱殷纣之臣，实为治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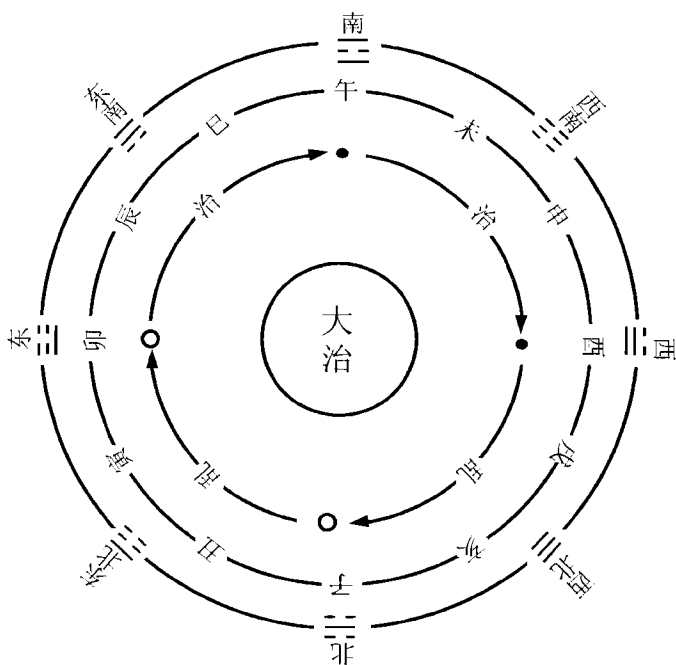
《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无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传曰：“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言安危在所任，治乱在所法”。德，即大德之人王者。王者才能大治。即“德惟治。”否定王道，乱不能免，即“否德乱。”霸道和王道结合，是“与治同道”，社会将兴旺发达，即“罔不兴”。治，王者，霸道和亡道结合，是“与乱同事，”霸道和亡道一同灭亡，即“罔不亡”。现作《三极治乱图》以示：

前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即中心大治，即王道为公治理。复古大治，通过王霸革命取得，革卦大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治历即中心大治，即天下为公治理。

子午以东，霸道革命，由子至卯，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都登台造反，没有形成夺皇位的力量，故为“乱”。由卯至午，王霸队伍成了凝聚各派势力的力量，九二“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故为“治”。子午以西，家政坐江山，由午至酉，任用王者，飞龙持政。“飞龙在天，上治也”，故为“治”。由酉至子，家政自用，内外皆乱，故为“乱”；外族侵袭，国土沦丧，军阀割据，中央失控，战祸纷飞，民不聊生。子午东霸道革命，主流是“治”，治通过乱取得。子午西亡道持政，主流是“乱”，乱通过治来丧失。政策不得民心，民心离散。没有人民支持的政权，政权也将完结。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此经论述所以“上治”的原因。家天下“刑错不用”，人民家给人足，能安居乐业，不是家政自身的本领，是“飞龙在天”的功勋。是“乃位乎天德”的产物。乃，能人也。位，居也。天德，五位。王道能人居于五位，同于飞龙在天。此语加个“者”加个“也”，构成判断句，意义自明：“飞龙在天者，乃位乎天德也。”

《书·说命》殷高宗曰：“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传曰：“风，教



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这里高宗承认传说的教化，使得全国人民敬仰高宗，不是他自己的德政。王者做了好事，为人民尽了义务而不居功，上经反映了这种高尚的情操。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

孔夫子通过九五爻，论述王霸亡三才的结合，论述霸道和亡道之交替转易和变革更迭，论述人群成了对立的营垒。“同声”“同气”是政见一致，归宿相同。“求”是形而上领导方。领导方希望得到同声同气者的支持是求。“应”是形而下被领导方。被领导方响应同声同气的号召，是应。王弼《略例下》曰：“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相求，不限于领导与被领导。政权有求，人民响应；人民有求，政权给以满足，是“有求必应”。这种倡和关系，也是应求关系。阶级社会的应求关系，立足于同声同气，此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老子》二十三章曰：“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此即三才的应求关系。“道者”“道”，是王道；“德者”“德”，是霸道；“失者”“失”，是亡道。王弼注王道曰：“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王道是和大自然同步的施政，故曰“同于道”。不分裂人群，即“无形无为”。普照全载，是“成济万物”。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是对原始大同社会的总结。这种同观点的王者，即“道者同于道”。

注“德者同于德”曰：“得，少也。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得也。”得和德义同，故王氏注德皆为得。德者霸道的归宿在地球公转与自转之夏至与日中；在月公转的坤望月。你下台我上台由贫贱变富贵，便达到目的。能成为富贵的人，只是少数，故曰“得，少也”。得，少也，同既济象之“小者亨也”，也就是少数小人济于彼岸翻了身。希望由贫贱变富贵的人相结合，是“德者同于德”。同于德，即“行得则与得同体”。

注“失者同于失”曰：“失，累多也。累多则失，故曰失也。行失则与失同体，故曰同于失也”。转子午西的家政是迷途失道者，故以失称之。家政专制，最终十羊九牧，成了社会沉重的累赘，是“累多也”。失道者以富利为隆，迷惑于贪婪，不管人民的死活，竭泽而渔。官逼民反，占山为王，政权建垒防守，形成“四郊多垒”，也是“累多也”。《正韵》曰：“累音垒。”累与垒通。累多者必将被取代，此即“累多则失，故曰失也。”亡道与亡道的结合，即“失者同于失”。也就是“行失则与失同体，故曰同于失也”。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注曰：“言随其所，故同而应之。”此“得”相得之得，也就是观点一致。三极政治家各从其类，也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随其所”，言归宿所同。归宿同，求应相得，故曰“乐”。

“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此论亡霸转易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卦》曰：“坎为水。”水即北坎。霸道革命，由北坎发祥，经东震转至南离，夺得中央大权，是“水流湿”。湿喻润泽了人民。《说卦》曰：“离为火。”火即南离，霸主南离复辟，转为亡道，由离升天，经西兑至北坎，夺到的大权被新霸主夺去，是“火就燥”。燥喻榨干了民脂民膏，四海困穷。

霸道“水流湿”得了天下，亡道“火就燥”失了天下。在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两个历史时期，亡道追随亡道坐天下，是“云从龙”。王道追随霸道打天下，是“风从虎”。

韩康伯注《明爻》曰：“云，水气也；龙，水畜也”。云是升了天的水气，喻升官发财，成为富贵的官僚。“龙，水畜。”言积蓄富贵的家政皇上，龙是聋之省。皇上对人民的呼声听而不闻，故为“龙”。云从龙，也就是《老子》的“失者同于失”。

《说卦》曰：“巽为风。”风即东南维巽，是纯阳用事的王者，大变革时期，是霸主的军师。《说文》曰：“虎，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也。”虎是霸主的譬称。取天下占山为王，故为“山兽之君”。王者巽风，是虎的辅佐，喻“虎足”。“虎足象人也”，言王者。虎有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有取代老家政的良好愿望。其事业和王道复古革命的第一步相一致。因此，王者支持霸主取天下，是“风从虎”。风从虎，同《老子》的“德者同于德”。

《易》内之云，含王亡二义。“云行雨施”，功成身退，是王道之云。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亡道之云。亡道之云，不施雨，故曰“不雨”。不雨之云，亦称“浮云”。《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蔬菜代粮，是“饭疏食”。饮水，佐食没有汤。“曲肱而枕之”，睡觉没枕头，弯曲手臂作枕头。这些说明王者极度贫困，如此贫困，也没有舍弃回归太阳大中位的理想。此即“乐亦在其中矣”。“不义”，不为人民尽义务，过富且贵的生活。“我”，孔子党，“如浮云”，和亡道成了一流人物。夫子这里说明“不义而富且贵”的亡道是“浮云”。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日，太阳王道。长安，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

取天下的霸主是虎，坐天下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也是虎。子午东之虎吃亡道，子午西之虎吃王道。《红楼梦》一百一十六回曰：“虎兔相逢大梦归。”比譬霸道打倒了亡道。履卦象“履虎尾，不咥人亨”。虎言独裁九五皇上。

《淮南子·俶贞训》曰：“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视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各乐其成形。”

此论霸主南离变卦。《说卦》曰：“坤为牛。”子午东的霸主是公牛，子午西是母牛。公牛得天下为“乐”，母牛失天下为“哀”。公牛变为母牛，故称“公牛哀”。取天下为“健”，坐天下为“病”。取天下转为坐天下，故曰“转病也”。

由子至午是“七”，转化为吃王道的虎，即“七日化为虎”。“其兄”喻王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皆指变卦变质。取天下坐天下镇压的对象相反，即“二者代谢舛驰”。霸主乐意于自我否定，即“各乐其成形”。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是出发处，是亲上亲下的依据。天与上言亡道。《说卦》天之道是亡道。天是“天之道”之省。上是升了天的云，即“浮云”。地之道是霸道。地是“地之道”之省。下是下畔，言处于冬至的苦寒人民。亲上的政治家镇压亲下者，亲下者反抗亲上者，是家天下社会的天地抗衡。

“圣人作”同“大人造”。也就是飞龙在天见大人。“万物”，富贵的君主。“观”的古文是“睹”。《正韵》曰：“睹音睹。”《说文》曰：“睹，博塞也。”注曰：“行棋相塞谓之塞。”睹即睹，以下围棋相塞，喻桎梏人民。亡道统治者处心积虑束缚人民是“万物观”。古哲以鲧治水行塞，以其凶败而告终；禹治水行导，大功告成。家天下复兴导民不能长久，将被“万物观”取代。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上文论述九五飞龙大人的品德情操。《系上》“崇效天，卑法地”。天是太阳，地是地球。王者持政，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即“与天地合其德”。自然界，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制主体。大同社会，公天下元首是人群的制主体，家天下专制，公心王者被否定，成了非法者，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太阳变成月球一样的随从体，故为“日月”。日，太阳系；月，月球。太阳系的月球即“日月”。日月喻失权的王者。王者是明哲，明哲相交，即“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喻霸道。霸主取了天下，建成转四时的家政，故以四时称霸主。“序”是霸道中的识时务者，此即“与四时合其序”。鬼神喻亡道，言其光享受不尽义务。“吉凶”是亡道营垒中叛逆者，幸灾乐祸，愿其垮台，故称吉凶。王者与吉凶结成同人，此即“与鬼神合其吉凶”。

家天下乾坤转易，取天下者为乾，为“先天”；坐天下者为坤，为“后天”。《三国演义》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义取于《易》。霸道取天下，王者不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是“先天而天弗违”。亡道坐天下，贤明君主执政，辅佐之为民办些好事情，是“后天而奉天时”。

“人”是《说卦》“人之道”之省，指王道。“鬼神”是公天下的元首如尧舜。他们人已去世，思想仍支配社会，故譬为鬼神。鬼言去世，神言思想影响人心。“天且弗违”，言王道宽弘大量，能容纳亡道营垒中的叛逆者。王道同人，公天下元首，更加信任崇拜，即“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八 注上九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注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注曰：“处上卦之极而不当位，故尽陈其阙也。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乾文言首不论乾，而先说元，下乃曰乾何也？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论乾，而下曰乾，元亨利贞。”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注曰：“与时运俱终极。”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霸主居于九四，迷惑于一夫独裁，升至上九，决心一夫独裁。一夫独裁反自然规律，与人民背道而驰，结局不好，此即“亢龙有悔”。《谥法》曰：“逆天虐民曰抗。”亢即抗之省。反自然规律是“逆天”，暴力统治人民是“虐民”。逆天，让大自然规律顺从自己的意志，虐民，用酷虐慑服臣民俯首帖耳顺从。《前汉·五行志》论秦始皇曰：“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炕阳同亢龙，暴虐，逆天虐民，表现是“号令不从”，从，顺也。不顺即与人民背道而驰，也就是“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群阴，臣民，不附，不贯彻他的政令。

“乾元用九”，指王者居太阳大中位持政。著之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方四维是“八”，中央是“九”。“乾元用九”，即用中央持政，五行生成数“地四天九”，指家天下持政，“用九”即言用天九持政。霸道取天下，由初九至上九六爻，是“群龙”。由初升至上，是“见群龙”。见，言群龙之逐步出现。六龙里不升至上九亢龙，家天下可以维持。此即“用九，见群龙无首吉”。首即乾卦上九。

“九，天之德也。”言霸道取天下。“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能是能人的省称，指初九至上九六爻。“用天德”即用霸道时局。“见群龙之义焉”，揭示了群龙不同的义理内涵。初九是潜龙，九二是见龙，九三是君子，九四是或，九五是飞龙，上九是亢龙，此即“群龙之义焉”。“以刚健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指上九亢龙。暴力专制，即“以刚健居人之首”。王道和人民不支持，即“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指坤卦上六龙战。用武力争名夺利，即“柔顺而为不正”。施政向桀纣学习，即“则佞邪之道也”。“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贞”，指明家天下一个朝代，取天下不至亢龙，坐天下不至龙战，可以维持，此即“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贞”。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此经进一步阐明亢龙有悔，天德不可为首的道理。亢龙高高在上，脱离臣民，一意孤行，臣民不支持，令不行而禁不止，政局恶化，社会动乱。自满者不能长久，即“盈不可久也”。

“盈”取自月球公转。丰卦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月球公转，初一为朔，十五为望为盈，十六为既望，二十九或三十日为晦。《礼·礼运》亦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盈与阙言月光。初一至十五为盈时，盈喻霸道革命取天下。十五至三十为阙时，阙喻亡道富贵坐天下。月光喻王道思想，也喻家政的思想变化。“盈不可久也”之“盈”，揭示霸主如月满盈，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自

以为是，独断独行。

《易》取象于天体运行。天体运行周天的终始地，聚集于一点之上。地自转的零点，是一天的结束，也是第二天的开始，有终始双重属性。地公转到冬至，是阴气的结束，是阳气的开始，也有终始双重性。每月十五的最后一秒，是月盈的结束，月阙的开始，也有终始双重性。“亢龙有悔”的转折点，是十五的结束，十六的开始。霸主由乾尾转化为坤首，也就是由一爻变二爻，由信王道转化为信亡道。

《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传曰：“志满者，人去之；自谦者，人益之。”时，是也。“天道”，月球公转规律。霸道取天下信任王者，解救人民为谦时。王道辅佐，人民支持，故得“受益”。霸主坐天下否定王者，压迫人民为满时。满时同盈时，王道不辅佐，民心离散，故得“招损”。盈走向反面的起步，故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仲虺之诰》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霸道取天下，月处上弦，月光就盈，此即“德日新”。日新的标志，是“万邦惟怀”，逐步凝聚了全国人民。霸道坐天下，月处下弦，月光就阙，此即“志自满”。志满的标志，是“九族乃离”，逐步脱离了全国人民。万邦与九族都指全国人民。邦是区域的共名，任何一个村落，也可以是邦。四方四维加中央是“九”。每一个地区皆有其族属，是“族”。《红楼梦》十三回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亢龙是登高者，他建立的政权最终将被推翻，即“必跌重”。跌重同“有悔”。“用九，天德不可为首”，就在于没有登高之荣，也不会有跌重之辱。

霸主变卦，步老家政后尘，成为亡道之“首”。人民又将陷入苦难，政权也不得安宁，最终将垮台。《礼·檀弓》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即北坎，北首谋反发祥的霸主，家政一个朝代的发祥地，也是其葬身所，故曰：“葬于北方北首。”三极社会，公天下大同社会为“一代”。子午以东霸主取天下为“二代”，子午以西亡道坐天下为“三代”。三代政权，必将垮台于北坎，即“三代之达礼也”。何以垮台葬于北方北首，是政权实行黑暗暴力专制的结局，此即“之幽之故也”。

《山海经·东山经》曰：“有神焉，其尤人面二首，名曰骄虫。”《大荒南经》曰：“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踈跖。”人在地做民为“鬼”，升天成了皇上为“神”。神代表富贵的利益，即“有神焉”。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即“其尤人面”。霸主是北坎谋反造端之首，也是复辟家政建立亡道专制之首，故为“二首”。霸主取了天下，当了皇上，得意忘形，故曰“骄虫”。“左右有首”同二首。左言子午东革命之首，右言子午西镇压革命之首。宋江起义成功，投降质变，反过来镇压方腊，是“左右有首”。《正韵》曰：“束音踈”。踈跖，即束易。束易，施政爱憎走向反面。取天下解放人民，坐天下专制人民。

《檀弓》：“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此经借为旧君反服送葬之礼，阐述公天下与家天下用人制度。“古之君子”，公天下元首，选贤让能，和平交接班，即“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家天下君主，需要臣时，爱如美姬，即“进人若将加诸膝”。君主达到了目的，过河拆桥，转而镇压功臣，即“退人若将坠诸渊”。坠，堕也。坠诸渊，同狡兔死烹走狗。霸主复辟，行富贵专制，播下了战争祸种，此即“戎首”。不变卦，不否定功臣，不背叛人民，此即“毋为戎首，不亦善乎？”

《老子》三十八章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王弼注曰：“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扬，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劳，虽竭圣智而民愈害。”

“夫礼者”，崇尚家天下制，也就是“非刘氏者不得王”。忠于皇亲国戚少数人，即“忠信之薄”。社会动乱的奠基人是“乱之首”，认为家天下可以长存，是“前识者”。这种预见前识，如同植物只开了花，不会结果，即“道之华”。预测无信验，即“愚之始”。

打通了天下，走了复辟之道，是“通简不阳”。政权转子午以西，是“责备于表”。亲骨肉争夺皇位，是“机微争制”。外饰同责备于表。自以为是前识者，实际是无知下愚，是“下德之伦也”。为了证明其“前识”正确，想办法下辛苦维持其统治，是“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一个人的智力，不能消除百官舞弊，是“虽德其情，奸巧弥密”。皇上被假象包围，政事千疮百孔，是“劳而事昏，务而治劳”。复辟了家天下，便播下了祸种，随便想什么神圣办法，万变不离其宗，不能避免害民，是“虽竭圣智而民愈害”。家政皇上，被吹鼓手捧上太空，但有文无质，是“虽丰其誉，愈丧笃实”。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天下第一号超人是“贵”，九五皇上的皇上是“高”。无位言无功位。政治家从事思想教育、或行施政令，有人响应，是有功位。上九亢龙又贵又高，一意孤行，政令无人执行，即“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无民，人民不响应。贤人言九五，在上九之下，故曰“在下位”。无辅，即任其孤行不辅助。

“处上卦之极而不当位，故尽陈其阙也。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政治家施政，有人响应，政令得以贯彻实施，是有位当位。施政无人响应，令不行而禁不止，是“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上九的民是三位。三位是九三，不是六三，故曰“无民”。五位和上位是近爻，五位不是六五而是九五，近而不相得，故曰“无辅”。亢阳暴虐，自己折腾一阵，以失败而告终，此即“动而有悔也”。

《系上》又重论了上九。“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户庭”即一家一户专制的朝廷，也就是家天下。家政居五位让飞龙治理，

可以维持统治，此即“不出户庭无咎”。出户庭，由五位升至上位，即有咎，有咎，即“动而有悔也”。“言”是九五飞龙之政令，“语”是上九亢龙之政令。言无“吾”无私，语有“吾”有私。政令由言升为语，即“言语以为阶”。密，以细密喻近。施政近民近贤人是密，无位无民，贤人不辅是“不密”。不密即升至上位成了亢龙。

“君不密则失臣”，同于“贤人在下位而无辅”。“臣不密则失身”，同于九四“或”。贤人跃在渊。四位是臣位，皇上居四位同臣。“凡事不密则害成”，同于九三“知终终之”，走复辟家天下的道路，施政脱离人民，脱离为公的王者，必然“动而有悔”，王者洞知此理，故“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注曰：“与时运俱终极。”王道复古革命是“凡事”，家政治理的好光景是九五飞龙在天。霸主由五位升至上位，断送了王道复古革命之“凡事”，也断送了家政的好日子，此即“与时偕极”。时，是也，日正之复，言王道凡事，极，两败俱伤。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易》作者认为，政治家的思想知识，是决定政治家施政的依据。亢龙之所以为亢，在于其思想知识的片面性。懂得取天下，不懂坐天下，是“知进而不知退。”只知加强统治方的力量，不知造反方的力量，是“知存而不知亡”。只明白榨取为统治者服务，不明十室九空会将人民逼上梁山，是“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对乾卦一卦的总结。政权永存，人民幸福，使社会长治久安，只有“不失其正”的王者才做得得到。“正”的一义指太阳，喻王道元首。太阳是太阳系的居中体，故亦称“中正”“正中”。有太阳情操的公天下元首，即正，中正，正大。王者洞知进退存亡，不离开太阳大中位，即“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圣人，王者。

《论语·子路》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些“正”，都以太阳托譬王道元首。元首如太阳，“其身正”，臣民效法而正，即“不令而行”。君主如月球，“其身不正”，使臣民行正不可能，即“虽令不从”。

注文“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这是评议语言学中的共名与别名的辩证。《荀子·正名》曰：“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而后止”。

“统而举之”同“遍举”；“别而叙之”同“偏举”。遍举是综合，综合即“共”。偏举是分析，分析即“别”。物即人物，人物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即“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鸟兽即亡道统治者。对鸟兽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加以区别，“别则有别，至于无别而后止”。

这种遍举与偏举的合分原则，用于乾卦，遍举之，乾卦的初至上都是“龙”，此即“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偏举之，初九为潜龙，九二为见龙，九三为君子，九四为或，九五为飞龙，上九为亢龙。六龙各有自己的义理内涵，即“别而叙之，各随其义”。凡是共名，是对别名的概括。概括名称，可以指全体，可以指部分，也可以指分子。中国人是概括共名，包括了所有的炎黄子孙。山东人，是部分中国人。武松是中国人的一个分子。遇到共名，要理解其所包括的面；遇到别名，要辨明其义。共名称别名，便含有特定的意义。

第三节 解坤卦

甲 原文

䷁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舍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乙 注解

一 注卦象与卦辞

䷁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注曰：“坤贞之所利，利于牝马也。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乾卦表明了王道元首的情操，也表明了霸道革命取天下。坤卦要论述的是，王道大臣如何支持王道元首坐天下，王者如何支持霸主取天下。乾坤两卦用于一体，对王者来讲，是“天覆地载”。天覆地载，要求王者持政，要如太阳一样普覆全照，要如地球一样皆承全载。天覆地载之高尚情操，王者不论做君做臣，都得具备。虞舜先做臣，后做君，地位不同，天覆地载之情操相一致。王者用乾，是普覆；用坤，是全载。官职不同，管理的面不同，覆载管辖区内的全体人民，是王者的义务。

乾卦六爻构成䷀，阐述王霸联合取天下；坤卦六爻构成䷁，阐述亡道一家子坐天下。阳爻乾“—”，由三个三组成。左三是霸道，中三是王道，右三是亡道。家天下三公运权衡，三乘三，故阳爻为“九”。六十四卦，凡“—”爻，皆称“九”。阴爻坤“--”，由两个三组成，左三是霸道，右三是亡道。家天下社会，霸道和亡道有合法地位，中心三王道被否定，没有合法地位，故阴爻为“六”。六十四卦，凡“--”爻，皆称“六”。

“九”阳爻是王霸亡三才施政的得数。“六”阴爻是霸亡二才施政的得数。三乘三为九，二乘三为六。王道，霸道，亡道，是三极。三极人群，是社会的现实存在，天下为公的王道被天下为私的亡道否定，不等于王道在社会中不存在。二乘三，三中就包括了王道在内。霸道取天下，以中心三王道为统，故为—，亡道坐天下，以霸道和亡道为统，故为--。

王道乾元，托体于太阳；王道坤元，托体于地球北极。太阳是大中体，喻公天下社会的元首。北极是小中体，喻公天下社会的大臣。君臣都是中体，施政为中用中行。儒家称“中庸”，《老子》五章称“守中”。中庸守中政权，如太阳普覆，如地球全载。光明正大，公而无私。这个伟大的政体，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极漫长的岁月。在家政的专制下，乾元坤元政体，成为王者的理想，寓居于乾坤之中。

《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韩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于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

孔颖达疏曰：“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一得而为无者，一是虚无。虚无是大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故以一为无也。”

地球北极喻王道大臣是“一阴”，以太阳喻王道元首是“一阳”。君臣一心一德故为“一”。元首普覆，大臣全载，掌握了“天施地生”的领导权，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领导的社会，没有动乱，没有改朝换代转易，“道者何？无之称也，”也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反抗，也没有镇压。“无不通也，无不由也”，也就是上下皆以“天下为公”立身处世。家给人足，大家幸福，是“无不通”。官秉公办事，民公正做人，全社会围绕元首转，是“无不由”。

“寂然无体”，言太阳的品德。寂，静也。然，燃也。无体，自转而不公转，没有地球自转子午卯西之对立，也没有地球公转春夏秋冬之时异，也没有月球公转朔望晦之交替。因为是“无体”，故“不可为象”。象即地球和月球运行中表露的不同的现象，如昼夜更迭，寒暑往来，上下弦盈缺。体于社会，上台下台，贫富交替。

地球与月球绕太阳公转运行，是“必有之用极”。有即有象的地球和月球。极，大极太阳。遵循太阳运行，是“用极”。地球和月球用大极太阳，也就显示出太阳的伟大功力，此即“无之功显”。无即无象的太阳。地球与月球以太阳为统，不用自身的有象对立，即“神无方而易无体”。神，太阳；易，地球与月球。无体，不用对立和交替。

“神无方而易无体”的自然法则体现于社会，持政者“神无方”，不用对立统领社会，人群也将遵循“神无方”而运行，成为“易无体”的基础。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故曰“道可见矣”。

“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地球和月球的各种表象是“变”。人类研究天体的表象变化是“穷变”。通过穷变，明白了地球月球变化的根子在太阳，即“穷变以尽神”。神，太阳。通过太阳神，就会懂得，地球是太阳的随从体，月球是地球的随从体，地球和月球的变化表象原于太阳，此即“因神以明道”。

这个自然法则体现于社会，太阳神元首是制动之主，也就是人群的领导者，是决定社会正常运转的枢机，其功用同于太阳。太阳般的元首持政，臣民也如地球和月球一样，能正常运行。《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言公天下的王道是制动之主，政权不改，人民不殆，上下安泰。没有对抗，即“寂兮寥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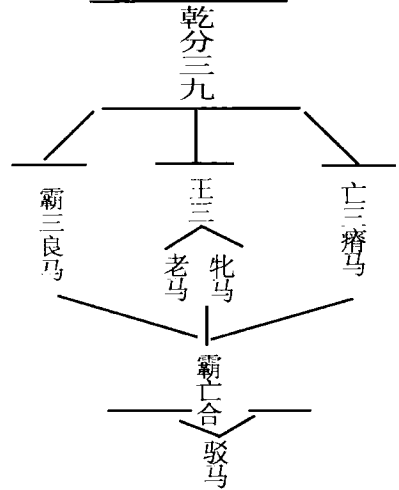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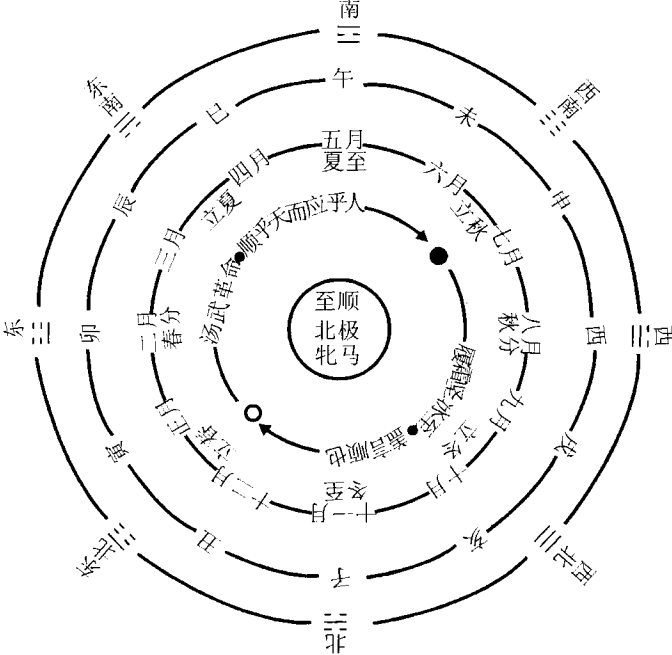
太阳是火体，地球月球是土体，此即“阴阳虽殊”。体现于社会，官的任务是管理人群，民的任务是理财奉献，职业不同，各尽其职。做民的不等待升官，小官不希望升为大官，此即“无一以待之”。做民的安心做民，做官的安心做官，大家都为社会作出奉献，即“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

“一”“无”“虚无”“大虚”，都指天下为公社会。“一”，《老子》三十九章称“得一”。得一，即持政者与人民一心一德，施政以“百姓心为心”。“无”，没有阶级对抗，没有“汉，无论魏晋”的转易更迭。“虚无”，给人民以言论自

由和行动自由，没有铁门槛和紧箍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虚”，元首心怀若谷，能容纳各种意见，也能容纳襁负其子而至的各方来的人民。当官的不为贵，做民的不为贱，官民思想上没有界限，即“不可分别，唯一而已”。官民同心同德是“一”，没有动乱转易更迭是“无”。无要通过一去取得，此即“不可分别，唯一而已，故以一为无也”。

为了注解坤卦，现作《霸亡转易和正道至顺图》以示：

王道大臣的归宿，在地球的中心北极，此即“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曾经存在过的原始大同社会是“元亨”，将要实现的大同社会，也是“元亨”。《说卦》曰：“乾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乾一画含三为一，包括了王霸亡三才。王霸亡三才都是马，现以《王霸亡三马图》示之如下：



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发祥创始人，亦即霸道革命的发起者，是“良马”。良马之位在于著之北坎。古哲中的“黄钟”“星纪”“斗”，“冬至一阳生”的“一阳”，都是良马的同义词。霸主有统一国家，救民出水火的良好愿望，故曰“良”。良马代表了人群的大多数，矛头直指桀纣。孔疏曰：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行健即霸主取天下，建立新政权。

革卦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桀纣恶贯满盈，罪该万死，革命者掘墓而埋葬之，是“顺乎天”。天是《说卦》“天之道”之省，言亡道。人是《说卦》“人之道”之省，言王道。变化代兴，解救人民，是王道革命的上篇使命。霸道良马与王道牝马，在破旧立新方面有同一性，霸道革命适应了王道革命的上经，此即“应乎人”。

《说文》曰：“瘠，瘦也。”《广韵》曰：“病也。”瘠马之位，也在北坎，指家政一个朝代的葬身所。《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家政一个朝代的发祥地与葬身所，取象于地球自转的零时。零时是一天的结束，第二天的开始。结束为终，起步为始，此即“原始要终以为质”。一个朝代，霸道良马起步于北坎，霸道的子孙亡道瘠马垮台于北坎。终始之地在一点上。

瘦与病托譬亡道只代表少数富贵，非健康体质。瘦马持政，喻政权弱不禁风。《礼·大学》曰：“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注曰：“胖犹大也。”《说文》曰：“屋，居也，从尸，尸所主也。”政权是民心民意的集中体现。民心民意是政权的主宰体。“尸，所主也”，指人民。让人民富起来，是“富润屋”。教育人民恪守为公大德，是“德润身”。身喻人民。政权如江海容纳百川是“心广”，疆域辽阔是“体胖”。心广体胖是老马和牝马领导的社会，和瘠马专制的病态社会正好相反。

《老子》七十一章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王弼注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

“知”的一义，是王道上知之人；二义是通达理解，也就是明白社会发展规律，明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理。此为王道之知。“不知”的一义，是亡道下愚之人；二义是不明白天地之大全，不懂天下为公。此为亡道之无知。前者健，后者病

“知不知，上”，洞知亡道所作所为之人，是上知王者。“不知知，病”，不理解天下为公的亡道，是瘠马病夫。“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人类社会，只有将瘠马病夫置之于死地，社会才会有不病的强壮身体，喻社会运行正常。“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为公治理，不会干出祸国殃民的事，是“圣人不病”。圣人所以不病，王者不允许瘠马害群，是“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是”是“日正”之复，喻为公施政，王者能做到“病病”除去害群之马，在于瘠马无处施展其病害社会的本领，此即“是以不病”。

良马经子午东发展力量，在王道军师的辅佐下，至南离取了天下。黄袍加身后变卦，由良马变为驳马，驳马是良马变瘠马的过渡马。疏曰：“言此马有牙如锯，能食虎豹。”《尔雅·释畜》曰：“驳如马，锯牙食虎豹。”注曰：“《山海经》云：有兽名驳，白马黑尾，锯牙，音如鼓，食虎豹”。《山海经·西山经》曰：“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可以御兵”。

驳同驳。驳马与乾卦上九亢龙义同。由廉洁奉公的良马白马，转变为贪婪声色货利的黑尾马瘠马，就成了驳马。驳马贪人之功为己功，背离了中心三王道，和右三亡道结合，成了亡道政权的开国定鼎之人。“锯”是居之繁，“牙”是邪之省。居喻持政，邪言亡道。居邪，即由解救人民出水火的霸道，变成了专制人民的独夫。

革卦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隐的是霸主禅让退位，让王道军师掌权，是“大人虎变”；霸主北面称臣，掌握国家的兵权，是“君子豹变”。取天下时期的君臣易位，共同建立复古的为公大政，为选贤让能打基础。霸主断

送了禅让制，复辟家天下，即“倨牙食虎豹”。倨牙食虎豹说明，王道复古革命失败，也宣告霸主将政权引向坟墓，两败俱伤。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就在于厌恶武王吃了虎豹，断送了革命成果。虎豹隐禅让复古，选贤让能。

王弼注“牝马”曰：“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也，顺之至也。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易》喻太阳般的元首为“父”，喻地球般的大臣为“母”，喻人民为赤子。《博雅》曰：“妈，母也，一曰牝马。”牝马即妈。赤子不在妈怀里，便在妈背上。母亲承载赤子，自己走路，即“马在下而行者也”。母亲乳子、育子、爱子，即“而又牝马，顺之至也”。母亲养子，子不离母，喻政权养育人民，人民不离开政权，即“至顺而后乃亨”。亨即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上下通顺，是王道之“顺”，故曰“至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言王道大臣的出发处与归宿所，皆在地球之北极位。

“老马”之老，即古老之老。古老喻存在长久。老马以太阳喻公天下元首，也以北极喻公天下大臣。君王是老父，大臣是老母，时至今日，称承载人类的大地为“母亲”，也源于《易》。《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太阳；地，地球。古老长生，即“天长地久”。天长地久，喻公天下政权存在漫长。王道大政所以能长且久，就在于“以其不自生”。持政者不顾人民而只生自己是“自生”，公而无私，“不自生”而生人民，便能和太阳地球同步，并天地而长生久视。

《大雅·板》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笺云：“老成人谓伊尹、伊陟、臣扈之属。虽无此臣，犹有率事故法可案用也。”取了天下，背叛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即“殷不用旧”。没有老成人贤哲，也有老成人留下的法典。为公治理听不进去，最终导致殷王朝垮台，“大命以倾”。老成人同老马。

《离娄》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盍，何不之复。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天下之父，同“老马”。施政代表人民，人民归服，即“其子焉往”。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注曰：“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

上文已论，乾“一”统王霸亡三才。王道和霸道称“君子”，亡道称“君”，不称“君子”。亡道人物自封自己是君子，有名无实，实际是“小人”，占哲中的小人，绝大多数指亡道统治者。六十四卦大象中的君子，皆指王者。革卦上六“君子豹变”中的君子，未济六五“君子之光”中的君子，都指霸主。下面先讨论君子。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以敬”，古哲亦称“自得”。自得即自己尊敬自己。行端坐正，光明磊落。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立身处世，不能自敬自得，是修己以不敬。“安人”，指安霸道。霸道是王道之友。劝勉霸道复古，走天下为公之路，是“安人”。“安百姓”指安亡道。亡道是王道的敌人，是社会动乱的孽根祸胎。只有平定了亡道，才能解除乱源。“尧舜其犹病诸”？意即“尧舜难道如同病政亡道吗？”病，亡道。亡道修己不敬，不能安人，也不能控制王道，也就是说病态政权自身乱，以乱不能治乱。

《礼·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自敬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持政者自敬与不自敬，直接影响人民。“过言”是名不符实的虚吹，“过动”是出人头地，作威作福。君主如是言动，人民效法之，即“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文质相符，实事求是，是“言不过辞”。生活于人民中，平易近民，是“动不过则”。人民以不过言不过动相应，即“百姓不命而敬恭”。持政者自敬，也是对人民的尊敬，此即“如是则能敬其身”。能尊敬人民，人民将能成为自敬的人，此即“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身与亲皆指人民。

“公曰：‘敢问何谓成其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人之成名，即上文论及的“老成人”。老成人也就是王道君子。王道君子的使命，在于改造全民，使全民都成为君子。“百姓归之名”，全民归从王道元首。人民转化为君子，元首“谓之君子之子”。君子之子，亦即人民的孝子。孝子承载人民，人民转化为君子，即“是使其亲为君子也”。王者完成了转化人民的使命，即“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古言原始大同社会。热爱人民，是为政的头等大事。持政者不能爱人民，民心离散，即“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做不到令行禁止，社会基础不会稳定，即“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土，社会基础。基础动荡，持政者忧愁，即“不能安土，不能乐天”。正常行政是乐。天，政权。基础动荡不宁，持政者疲于奔命，持政者最终将垮台，此即“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此身指持政者。

由上可见，人要成为君子，首先要敬其身和正其身，使持政者自身成为人群的善良的楷模，以自己的正直言行感化社会，使社会人群都成为君子，建成君子国。修己敬身，使自己成为老成人；成其亲，使人民成为老成人。社会回归“桃花源”，才算完成了君子的历史使命。君子是解放社会，也解放自己，是安土乐天的称名，是大同党人的同义语。

政治家要成为君子，必须具备王道知识。《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命”即天命。《易》取象于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之运行。人群效法三天体运行，并确定为自己的归宿所，即“命”“天命”。天命同于世界观、人生观。王者效法太阳，归宿在太阳大中位，大化归一，是王命。霸者效法地球公转之夏至，效法月球公转之望月。破旧立新，推倒老家政，自己取而代之，由贫贱变为富贵，是霸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者尊如菩萨，人民秽如粪土；操生杀之柄，专万民之命；作威作福，一意孤行，最终以凶败而告终，是亡命。知此三命是君子。不知王命的人，完不成大化归一的历史使命，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礼”亦称“礼义”，是霸道的隐称，霸道有礼敬王道的一面，故以“礼”称霸道。对霸道没有正确看法，是“不知礼”。不知礼，不能树立一位雄才大略的霸主，完不成改天换地的任务。《季氏》也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史记·酈生陆贾列传》曰：“及陈胜、项梁等起，诸侯徇地高阳者数十人。酈生闻其将皆齷齪，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里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酈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侮人，多大略，此真吾愿所从游。’”沛公傲慢易侮人，是缺点。礼贤下士多大略是优点。酈生知礼，辅佐刘邦取了天下。诸将“皆齷齪，好苛礼自用”，即造反者抄袭亡道的一套，不能礼贤下士，“不能听大度之言”。大度，知命的王者。

王弼《明象》论及，“言”指亡道，“象”指霸道，“意”指王道。亡道以言譬之，说他们靠支嘴维持统治，不劳而获，白吃俸禄。通过对亡道一己私利施政，通过其知识短浅，通过其损不足而奉有余之倒行逆施，便会看穿亡道的本质。知言与知人，在于知亡道。不明白寄生者的灵魂深处，便不会认识亡道，此即“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太阳系的太阳，是大地生物的命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政权，是社会能长生久视的命根。“知命”要求政治家明白为公之命根，不去崇尚上台下台的短命转运。

君子是有明确归宿的政治家。“君子有攸往”，即言王道与霸道登上政治舞台，有行动目标，目标又可以实现。《尔雅·释言》曰：“攸，所也”。所即居住的处所，喻归宿地。霸道革命可以实现，中国的改朝换代史一再作了说明。王道复古革命，中国不曾实现过。但古哲人认为，只要政治家如太阳普覆，如大地全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活消费不要形成鸿沟，复古便可实现。

《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文化宣传的概括。用王道文化宣传，唤醒人群的良知良能，是“兴于诗”。人没有王道觉悟，便不会兴起复古革命，因此，文化宣传居首位。“礼”即前文讲到的霸主。辅佐霸主改天换地，劝勉其禅让复古，是“立于礼”。革命成功，取得天下，霸主禅让，王道军师掌权，建立公天下制，是“成于乐”。《礼·乐记》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古乐，是与人民同乐之乐，是大同社会之大家乐，不是家天下少数富贵乐。

二 注彖辞和大象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注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两雄必争，二主必危。有地之形与刚健为偶，而能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顺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马，利之不以永贞，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

“至哉坤元”是“大哉乾元”的配偶，指王道大臣。王臣的归宿在地球北极。乾元，以太阳喻王道元首；坤元，以地球喻王道大臣。太阳施气，是“万物资始”。大地孕育生养，是“万物资生”。天地之大德，体之于人类，父施气，母孕育，造化了人群。《系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成；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太阳；地，地球。氤氲同构精，言阴阳交合。大地上的万物，在天地氤氲的基础上变化成长，即“万物化成”。男女生育，与天地有同一性，男施气，女孕育，此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化成，男女化生，推之于政权，元首如太阳，大臣如地球，社会也会化成化生，长治久安。《礼·乐记》曰“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即言王政应如自然造化人群。

《说文》曰：“资，货也。”《广韵》曰：“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人类进化，新陈代谢。老衰者死去，新生者成长，一代代延续是进化。乾元万物资始，坤元万物资生，乾元与坤元，是进化环节上不能离弃的伴侣，离弃便失掉进化的功能。资始资生体由君臣扩而大之，是政权与基础。政权资始，基础资生，两者不相离弃，社会才能进化。《红楼梦》说“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即言政权不能脱离人民。

《系上》曰：“生生之谓易。”前生是上生，是政权之“生”；后生是下生，是人民之“生”。政权长生，人民生存幸福，是“生生”。在生生的路上，代代相传，是“生生之谓易”。正常的生养长壮，老衰病死是“易”。《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覆载人民的王者。大德，王者的归宿。生，国泰民安。韩康伯注曰：“施生而不为，故能长生”。生生的转机在政权之“施生而不为”，即不建立富贵政权。施生利民；不为，不为私。持政为公，“故能长生”。

《吕氏春秋·重己》曰：“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棊，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

乌获，力士。五尺竖子，孩子。引牛尾喻与民背道而驰，引棊，顺民心民意。“日逆其生”，苛捐重税，繁重徭役，害得人民活不下去。如此施政，欲“长生久视”，毫无意义，故曰“欲之何益”？逆民施政，基于富贵纵欲，此即“使民不顺者，欲也”。王道施政，即节彖所论，消费立足于“不伤财不害民”，此即“圣人必先适欲”。

《吕氏春秋·本生》曰：“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天，大自然。人，公天下元首。大自然生人，是“始生之者”。领袖组成社会，是“养成之者”。养天民而不奴役天民，是“天子”。天子承载全民，是“全天为故者也”。设官分职，基于做人民之子，是“官之所自立也”。立官为了承载全民，即“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言家政。“多官”，十羊九牧。“害生”，欺压人民。立官与公天下相比，“则失所为立之矣”。

《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注曰：“不以事诏告，但委任而已。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天，大自然。大自然生了人民，不是为了给君主做奴隶，此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在大自然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群的领袖，领袖的任务，在于为民效劳，此即“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建立地方官，不是为了“贵诸侯”。中央的官员分工负责，不是为了“尊大夫”。君主要有知人用人的本领，是“主道知人”。臣僚是事业的内行，是“臣道知事”。君主不直接插手臣事。这里以舜之治天下为例说明，用人当，“万事成”。

“乃顺承天，坤厚载物”，言霸道革命之历史时期，霸主与王道军师的关系。“乃顺”“物”言霸主；“天”“坤厚”言王道军师。《三国演义》描写的刘备与孔明的关系，就是“乃顺承天，坤厚载物”的关系。刘备三顾茅庐，将军事指挥权交给诸葛亮，在入川当汉王前，言听计从，是“乃顺承天”。孔明全心全意辅佐刘备成就大业，是“坤厚载物”。坤厚载物的条件，是“乃顺承天”，没有“乃顺承天”这个条件，言不听，计不从，谈不上“坤厚载物”。天是天体之省，以太阳，以地球，以月球，托譬王霸亡三才。遇到“天”，要视其所指。此经“承天”之天，指智多星恒星太阳王者。

“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注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

“德合无疆”，言王霸联合革命的阶级路线。王霸亡三才大联合，是“德合无疆”，也就是说，凡是推翻老家政的势力，不问其阶级，统统凝聚在革命的大旗下。“无疆”，不强调阶级成分。《水浒传》一百〇八将，包括了王霸亡三才，统领了社会反老家政的各个阶层，就在阐述“德合无疆”。《说文》曰：“疆，界也。”《增韵》曰：“界，分画也，限也。”区分地域是分疆画界。以区分地域托譬分裂人群，如富贵为上等人，贫贱为下等人，也是分疆画界。这是小人分而治之的统治术。取天下是王道复古革命的上篇，以大化归一为归宿。“德合无疆”，也为两忘而化道打下基础。

临卦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家政分裂了人群，最终必穷，是有穷。大同社会的官民，水乳交融，是“无穷”。用“无穷”的思想教育

政治家，即“君子以教思无穷”。有了无穷的思想，便会有“容保民无疆”的施政实践。“容保民”，即容纳全民，保护全民。益卦彖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损上”言持政者节欲，不要挥霍财富，不要成为生活上的超人。发展生产，轻赋薄敛，先富人民，是“益下”。与民同甘共苦，最得民心，此即“民说无疆”。

“含弘光大”：含言包容，今语代表；光言照耀，喻政策覆盖；弘与大皆言全民。《释诂》曰：“弘，大也。”疏曰：“弘者，含容之大也。”“光大”即乾卦九二之“见大人”。大，大人，广大的人民。

“品物咸亨”之品物，指富有的阶层。富有者崇尚分治，崇尚严格的等品，故以“品物”言之。今语一等品、二等品。古时之一品官、二品官，皆“品物”之品。改天换地时期，富有者不助纣为虐，都给以通路，即“品物咸亨”。咸，皆也；亨，通也。“咸亨”，不予专政。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牝马是王道军师，地类是霸主。地是《说卦》“地之道”之省。“牝马地类”，同《老子》书中的“侯王”。侯言霸道，王言王道军师。“行地”，今语贯彻阶级路线。富有者顺从革命，便不打击，是“德合无疆”。行地有居下承载之义。

“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家天下社会，尤其是桀纣专制时期，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白虎堂”之类事件，强加给无辜的人民。富贵内攻，弱肉强食，也难免除灾难。人民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含冤受屈，居于“卑顺”的地位，受压迫受奴役无疆，支持革命也就无疆。此即“以卑顺行之故也”。被逼上梁山的人，都有一部“卑顺”史。为了摆脱“卑顺”之不幸，愿意跟随革命走，即“以卑顺行之故也”。

“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是王道军师统率革命大军的两种施政原则。神机妙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让霸主和部下承认军师高明，心服口服，愿意从命，是“乾以龙御天”。爱护霸主和文臣武将，使之成熟老练，是“坤以马行地”。龙是大人父，马是大人母。王道军师有父母的品德，故能御天行地。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柔顺”“失道”皆指霸主。“柔顺利贞”义同“乃顺承天”，意即霸主能够贯彻军师的运筹决策。王者统率革命大军向南离挺进，即“君子攸行”。王者运筹决策，指挥霸主行事，但不告诉王道的最终归宿是“先迷”。《论语·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言先迷。《易》内，凡是称人词，王霸亡三极兼指。此民指霸道和亡道。

王道的归宿在太阳大中位，消灭亡道，化成天下。霸道的归宿在南离，使自己成为天字第一号富贵。亡道的归宿在北坎，横极一世的家政烟消火灭，黄土高垄埋白骨，成为历史。三极的归宿都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必须“先迷”。无言论自由的家天下，泄露了天机，后果严重。天下为公的王道，首当其冲遇害。王者真理隐藏得深而不敢见天日是“先迷”；先迷，也增加了理解难度。

《荀子·成相》曰：“不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蒙掩耳目塞门户。门户塞，大迷惑，悖乱昏莫不终极，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恶正直。正直恶，心无度，邪枉辟回失道途。”

霸道与亡道转周天，都是“不觉悟，不知苦”的失道者。霸道和亡道成了主宰，王道成了随从，不能成为制动之主，即“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中，居大中位的王道。王道文化不能启蒙开塞，霸亡的一套阻塞了人心，即“蒙掩耳目塞门户”。蒙，霸亡思想。门户，人的心灵。不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门户塞，大迷惑”。家政专制，“是非反易”，亡道比周结党镇压王者，即“比周欺上恶正直”。正直，王者。没有王者指路，航海失掉指南，只有“邪枉辟回失道途”。

革命大军夺了中央大权，通过禅让，革命时期的君臣易位，霸主称臣，军师作君，是“后顺”。后顺即霸主承认自己没有军师高明。《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离也者，明也”，即脱离了家天下运行轨道，由高明掌权。“明也”，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言霸主。称职者任职，是“后顺得常”。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对家天下一个朝代盛衰存亡的历史总结。西南和东北，取自月公转。西南☷，是月公转的望月，是霸道的归宿处，喻夺了天下。东北☳，是月公转的朔月和晦月。朔月喻霸主谋反发祥，晦月喻一个朝代垮台。《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成终”，一个朝代垮台；“成始”，新霸主谋反开始。

由艮东北朔月，经上弦月至坤西南望月，是一个朝代取天下的历史时期，同于乾卦表明的历史时期。此时，霸主信任王道军师，故曰“得朋”。得朋以“—”表达，说明霸道革命以中心三为思想统帅。由坤西南望月，经下弦月至艮东北晦月，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即坤卦表明的历史时期。此时，霸主变卦，否定王道，故曰“丧朋”。丧朋以“--”表达，说明中心三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西南得朋，乃与类行”，类，善也，言王者。“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言否定了王道中心三，家政必然垮台，此即“乃终”。老家政垮台，扫除了大批蝗虫，减除了人民的重负，对社会有好处，此即“有庆”。

《尔雅·释鸟》注曰：“凤，古作朋。”朋与凤都是王道的隐称。朋也写成鹏。《韵会》曰：“朋音鹏。”《玉篇》曰：“大鹏，鸟也。”《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郭注曰：“《说文》云：朋即鹏，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计，故以朋为朋党字。《字林》云：鹏，朋党也，古以为凤字。”

王霸亡三才是三鸟。王道是凤凰，霸道是鹰隼，亡道是鸱鸺。王道的同门人，皆为朋凤，亦即朋党。一时代文化造诣最高的王者是凤凰。“群鸟从以万计”，是凤凰的信仰者。孔夫子就是凤凰，门人和孔子的关系，即“朋党”。《论语·子路》孔子曰：“吾党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这里称同门人为吾党，吾党即朋党。孔夫子挂出的招牌，是设教办学，其本体是结成朋党干王道复古革命。

蕃囿的对立体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地球自转的夜半与日中，黑白相反。地球公转的冬至与夏至，寒暑不同。月球公转的西南与东北，成败两样。政权建

立在地球与月球上，不能避免对立和对抗。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地球月球绕太阳正常运行，是生生代谢的关系，便不存在对立与对抗。以地球公转言之，春生夏，夏生秋，秋生冬，冬生春。春代冬，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周而复始。

“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阴之为物”，言霸道革命。阴，霸主；为物，从事改天换地。革命成功后，放弃复辟而复古，是“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背叛家天下是“离其党”，崇尚天下为公是“反类”。反类同复古。离其党反类的霸主，才能获得“安贞吉”。安，居也；贞，正也；吉，成了选贤让能的吉人。安贞吉的标志，是“应地无疆”。应地无疆，即不再分裂人群。

“地也者，形之名也”，言霸主。“坤也者，用地者也”，言军师。军师决策，霸主行命，即“用地者也”。霸主造反，建立了山头政权，与老家政形成“两雄”。两雄抗衡，老不敌新，老家政将被置于危机之地，此即“二主必危”。

“有地之形”，指霸主。“与刚健为偶”，与王道刚健组成领导核心。“而能永保无亏”，革命成功后，不变卦不复辟。禅让交权给王者，即“用之者不亦至顺乎？”用之者，言南面称君。至顺言王道军师。

“行之不以牝马，利之不以永贞，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牝马与永贞，皆指王者。不用王道掌权，即“行之不以牝马，利之不以永贞”。否定王道，必将复辟。站在富贵立场，专制人民，是“方而又刚”。发财升官，贪得无厌，福深求福，转子午以西，是“柔而又圆”，必将导致动乱，故曰：“求安难矣”。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注曰：“地形不顺，其势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义同“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地势，霸主。《说卦》曰：“坤，顺也。”霸主能承载王者，言听计从，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同“坤厚”。言王者之德如地球。厚喻地球。物言霸主；载物，辅佐霸主取天下。王霸取天下，老家政所不容，即“地形不顺”。霸道和广大的人民支持革命，顺从革命，是“其势顺”。

三 注初六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注曰：“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

“文言曰：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履霜坚冰至”，是家天下一个朝代中，坐天下的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霸主开国定鼎，至最后一个皇上被推翻的历史时期。《尔雅·释言》曰：“履，礼也”。礼的一义，即政策。施政以收杀臣民开始，即“履霜”。由收杀臣民开始至自己被收杀，是“履霜坚冰至”。坚冰至即冬至，是家政垮台之地。《红楼梦》

二十七回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是履霜施政。风刀霜剑严相逼，今语白色恐怖。

《尔雅·释天》曰：“秋为白藏。”注曰：“气白而收藏。”白即白虎喻严刑：收藏，收杀。霜是大自然收杀植物的寒气，此处喻家政暴力专制。《大戴礼》曰：“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霸道取天下是“阳气胜”。阳气胜，滋润人民，故曰“散为雨露”。亡道坐天下是“阴气胜”。阴气胜，收杀人民，故曰“凝为霜雪”。阳气胜，泰象称“君子道长”；阴气胜，否象称“小人道长”。《集韵》曰：“陨霜杀物也。”《释名》曰：“霜，其气惨毒，物皆丧也。”

“履霜坚冰至”，取象于地球公转。南离五月夏至，是霸道革命夺得中央大权之地。六月与坤卦初六同位，是霸主变卦，建成家政之月。履霜同“阴始凝也”。《增韵》曰：“凝，成也，定也。”成定，即完成了建政任务。

《说文》曰：“凝，水坚也。本作冰，从水从夊”。“夊，象水凝之形”。古哲喻人群为水，流动为行，成冰为凝。“夊”是人奴役人的复字，上人是富贵，下人是贫贱，以卦表达，即䷋否。禁锢言论，桎梏行动，使社会成为死水一潭，即“阴始凝”。让社会的人俯首帖耳，是“阴始凝”。要达到的目的，家政统治者永远荣华富贵。

“阴始凝”是家政的总趋势，但在定鼎时，王者也希望建立一个较巩固的家政，好让人民息养。天下大乱，经过中原决战，人民经受了苦难。再乱下去，吃亏的还是人民。

鼎卦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注曰：“凝命者，严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变之卦也。革去故而鼎取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正位明尊卑之序，指抬高皇上的尊贵地位。凝命成教命之严，树立皇上的绝对权威。臣民见了皇上，两股筛糠，是“教命之严”。叔孙通帮助刘邦稳住了政权，是“君子以正位凝命”的史例。

霸道取天下即使容易，取了天下，凝聚成果也不容易。《荀子·议兵》曰：“兼并易能焉，唯坚凝之难也。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也，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修礼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注曰：“薄同毫，镐同搞。”

上论亡霸王三才的并与凝。齐并魏夺，燕并田单夺等，为亡道军阀混战，皆“能并之而不能凝”。“不能并之，又不能凝”，是临死的亡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是霸道的凝与并。霸道能凝能并，有伊尹和吕尚作指导。“凝士以礼，凝民以政，是王道之大凝”。“凝士以礼”，选贤让能行禅让，“凝民以政”，轻赋薄敛十一之税。

“阴始凝”，汤武变卦后，暂时巩固之凝。此时统治者较团结，人民得以修生养息，也出现了“刑错不用”的好时光。但是，家政的总方向，按地球公转轨道

运行，履霜必将发展至坚冰。经济上损不足而奉有余，政治上富责任意欺压人民，文化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将政权推向消亡，此即“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家政一个朝代，取天下为“先”，先即进步上行期。坐天下为“后”，后即反动下行期。《韵会》曰：“主音麇。”麇是鹿主之复。鹿同禄。鹿主即吃俸禄的家政皇上。一切为了皇上，即“得主”。以富贵小人专人民大众之命为正常是“有常”。有常政权，代表皇上一己私利，是“含万物”。含，代表。万物，皇上。化，异化，两极分化。光，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含万物而化光”和“含弘光大”正相反对。

《老子》五十三章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盗也哉！”此即两极分化的写照。没早饭吃，“朝甚除”；生产被破坏，“田甚芜”；人民一贫如洗，“仓甚虚”。这是人民大众的悲惨景象。“服文采”，穿绸著锦；“带利剑”，握有武装；“厌饮食”，酒醉肉饱；“财货有余”，金银满箱。如此皇上，“是谓盗夸”大盗。大盗是富贵“非盗”的基础，此即“非盗也哉”。非盗也哉，同古哲中的“盗跖”。也哉喻基础，与跖义同。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道即“--”体亡道。“其顺乎”同“岂顺乎”，指明其不顺。“承天”之天，即《说卦》天之道，言亡道富贵专制者。“时行”，向“坚冰至”推进。谋反取代的霸道是“积善之家”。霸道凝聚了王霸贤能，是“必有余庆”。持政的亡道是“积不善之家”。亡道会聚了祸国殃民的下愚，是“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外姓篡位杀皇上，是“臣弑其君”。儿子夺权杀老子皇上，是“子弑其父”。《释名》曰：“下杀上曰弑。”“由来者”，同持政者。由，用也；来，坐龙椅。“非一朝一夕之故”，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弑是逐渐积累起来的野性大发作。孔颖达疏渐卦曰：“渐者，不速之名。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时，便施出弑招，此即“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辩之不早辩也”，前辩指霸主亢龙。《说文》曰：“辩，判也。”《广韵》曰：“别也”。别的古文是“𠂔”。《说文》曰：“𠂔，分解也。”霸主南离变卦，自封贵族，民为贱类。分裂人群是“判”，是“别”，是“分解”。分解后的社会即“𠂔”上八贵族，下八贱民。后辩是明义。霸主不早明分裂人群，会播下弑的祸种。弑，为的是争夺声色货利。争夺，一害人民，二害政权，社会衰退，履霜必至坚冰。此即“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四 注六二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注曰：“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经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动而直方，任其质也”。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以蓍圆论，太阳居中心，地球为周行体，围绕太阳运行。卦以初位表达太阳位，以五位表达地球北极位。以卦体论，五位是太阳位，是君主所处之位，二位是地球北极位，是臣体位。坤之六二，以北极喻王道大臣和改变了立场愿随太阳运转的霸主。

《前汉·律历志》曰：“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是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也。”

地球随日公转，半昼半夜，故为“阴阳”。转太空之东南西北，故为“四方”。北极是阴阳之中心，四方之内体，此即“阴阳之内，四方之中”。地球以经纬线区分，经线之统点，纬线总点，都在北极，此即“经纬通达”。北极的功用，保持地球的平衡，升降不错乱，节气明显，有利于大地生生，即“乃能端直”。五行论，春天的地球为木，夏天为火，秋天为金，冬天为水，北极为土。土是木、火、金、水的统体，此即“于是为四季土”。

“稼穡”是复意概念。公天下，稼穡是农业生产。家天下一个朝代转周天一匝，喻一季庄稼。春夏生长是“蕃”，秋冬消苗是“息”。《书·洪范》曰：“土爰稼穡。”《正韵》曰：“种之曰稼，敛之曰穡。”用之于公天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稼穡”。用之于家天下，稼喻取天下，时处春夏，穡喻坐天下，时处秋冬。

“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也”。北极是太阳的信仰者，忠诚不二，此即“信者诚”。北极自身诚实正直，统领的大地也正直，此即“诚者直”。其身正，不令而行，大地以正直相应。“故为绳也”。《正韵》曰：“绳音乘。”《易》内，卦与爻之上体为乘，下体为承。北极是大地的上体，“故为绳也”。此处指明，大臣也是乘体。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地球经过经纬区分，于是有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南极、北极之名，此皆为“方”。体之于人、有南方人、北方人、西方人、东方人之名。居于大地上的人，都有方的属性。《说卦》“震，东方也”；“离，南方之卦也”；“坎，北方之卦也”。此为蓍之“方”。复卦大象“后不省方”，方言爻之上八。未济大象“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方言下卦九二。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鬼方言初六。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鬼方言上六。“直方”言北极。

“大”是行大道，做牝马母亲之道的省语。《释文》曰：“习，重也”。重也，不只一次。亡霸转易，霸主于北坎谋反，是“习坎”。霸主夺得天下，南离变卦，升天成龙，《老子》五十二章称“习常”。习常，即前文“后得主而有常”。夏商周改朝换代，重复演变，故为习重。“学而时习之”，也言重复阅读。《礼·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腐草为萤”。鹰，霸主。学习，步老家政后尘。腐草，被推翻的家政。萤，萤火虫。这里贬斥霸主不用太阳光，以老家政的统治术为萤火指导思想，也就是“习常”。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言霸主改变了天命，不重蹈老家政覆辙，给自己造了福，也给全民造了福，故曰“无不利”。无不利，皆利。注曰：“居中得正，

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经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居中得正”同“直方大”。“极于地质”，以北极居于地球之中。质是文之对，文居外，质居中，故质同中。中庸施政，即“任其自然物自生”。信任人民，是“任其自然”，人民会为自己谋生存幸福，即“物自生”。持政者不直接插手生产业务，是“不假经营”；人民的事业会成功，即“物自成”。信任人民，放手让人民生产，即“地道光也”。《说文》曰：“光，从火在人上。本作炎，今作光。”徐注曰：“明意也。”霸主由束缚人民的家天下观念，改变为解放人民的王道观念，即“地道光也”。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此经论述王道大臣的情操。王者用恭谦敬让的风度，率领人民走为公正路，是“君子敬以直内”。内言下卦地球。效法元首太阳，辉光普照，为人民尽义务，是“义以方外”。义，义务。方，放之省。《类篇》曰：“放，效也。”外，外卦太阳喻元首。上有元首指导，下有人民支持，此即“敬义立而德不孤”。只要霸主“不习”，不复辟，官民都将大吉大利。王者不怀疑此点，即“则不疑其所行也”。

五 注六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此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注曰：“三处下卦之极，而不疑于阳，应斯义者也。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乃发，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贞也。有事则从，不敢为首，故曰或从王事也。不为事主，顺命而终，故曰无成有终也。”“知虑光大，故不擅其美”。

“阴虽有美，舍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三位是反时势力。时局反动，三位是正义势力。时局正义，三位是反动势力。三位逆潮流而动，不合时宜，故《系下》曰：“三多凶。”乾卦经过中原决战，革命胜利。胜利者弹冠相庆，等候加官晋级，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警惕时局逆转，没有多少高兴。

霸主黄袍加身，开国定鼎，建立了一家子专制政权，“非刘氏者不得王”。荣华富贵，光宗耀祖，沉浸于南柯梦之中。六三不愿过天上人间的寄生生活；希望复古建成大同社会，和家天下的一套不相得，故曰“或，从王事”。或，和家政不相得；从王事，希望复古。六三是家政营垒中的叛逆者，是怀有王道思想的明哲，是能转变为王道的正人君子，此即“含章可贞”。六三不希望爬高跌重，建立的家政最终一败涂地，即“无成有终”。无成，不成全；有终，家政被推翻。

这里对“生”字作点讨论，以明六三何以“含章可贞”。生在古哲中，内含多义。肉体诞生，思想诞生，政权诞生，事件出现，事物存在，等等，都以“生”表达。《正字通》曰：“凡事所从来曰生。”是对生义的概括。《论语·述而》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言肉体诞生。孔子承认自己不是生下来什么都懂，而是通过研究古文化得来的学问。《季氏》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此言政权诞生。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只有王道上知之人才做得到。

以《易》为统的古哲，着重论述思想的诞生。思想是生出人类言行的根基。富贵营垒中的诚实者，通过“好古敏以求之”之面壁，明白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大道理，就是“含章”者。《文心雕龙·章句》曰：“章者，明也。”明即心中有了太阳。有了太阳，便诞生了王道思想。有了王道思想，就会明白如太阳“含弘光大”之重要。含弘光大，代表全民，才能长生久视，而对少数富贵损民利己的寄生生涯，苟且偷安，便产生了逆反思想，此即“或”。富贵家庭中的叛逆者，皆由此诞生。

《红楼梦》中的“通灵”“顽石”“宝玉”，皆依据六三“含章”而撰写。第二回说，贾政生了一位公子，“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落胞胎”，以肉体诞生，托譬思想诞生。“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是王道思想体系。玉同王。王道思想体系，公天下传统，通过文字留传了下来，故曰“还有许多字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六三“含章”人物，是寄生政权的否定者。

“六三，含章可贞”。可，能也；贞，正也。可贞，即能正确地对待人生。“或”，与家天下不相得。贾宝玉和贾政不相得，是王道思想和亡道思想之冰炭不投。六三希望解放人类，大化归一，即“从王事”。“无成有终”，不做御用工具。贾宝玉心目中，将要垮台“有终”的持政者，看成是“禄蠹”，是“国贼禄鬼之流”，是寄生于人民头上的“疮”。他厌恶这种祸国殃民者，不愿与之同流合污。

又《红楼梦》第五回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唯嫡孙宝玉一人，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望可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

贾政专制，太阳王道为“邪”，月球亡道为“正”。这里给贾宝玉扣上“怪谲”的帽子，也说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所谓“规引入正”，是让贾宝玉成为富贵的工具。哀叹“运终数尽”“运数合终”，即言家天下已患了不治之症。

“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此经论述六三的思想来源。“以”，因也，用也，即通过。时，是也。是，日正之复，言王道文化。《广韵》曰：“发，明也”。以时发，即通过学习王道文化，六三明白了社会发展规律。政权的兴废、存亡、盛衰、荣枯，其转机是政权怎样看待广大的人民。“知光大”，言六三懂得了政策光照全民，社会才能兴、存、盛、荣。

六三是“下卦之极”。和王道相得，即“不疑于阳”。阳，以太阳喻天下为公。“斯义”，此义，即“知光大”。“不为事始”，同“无成有终”。“须”是需象之须，喻王者。王道元首复古，六三也复古，即“须唱乃应”。听候时局，即“待命乃发”。“含美”同“含章”，言不陷入被动。“不敢为首”，不敢做家天下的出头鸟，亦即“不为事主”。与同时代的王者同沉浮，以了结自己的一生，即“顺命而终”。命，王道天命世界观，亦即基于天下为公。

“阴虽有美，舍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阴虽有美”之美，即《红楼梦》第一回所论：“吕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这些都是草头露、瓦上霜，王者不稀奇，“舍之”回到人民中，和人民大众不离不弃，即“从王事”。地道、妻道、臣道，亦即——道。坤道是被动随从体，不存在主动。政权丧失了主动，天堂生活，也没有多少幸福。《红楼梦》一书，揭示了此点。

“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是家天下走马灯转易的同义语。地道即《说卦》地之道霸道。无同未时。地自转未时，与坤初六同位。“未成”，即走了“履霜 坚冰至”之路。“代有终”，接替了老家政的衣钵。代有终，也就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家天下代替了家天下。

六 注六四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注曰：“处阴之卦，以阴居阴，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质。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括结否闭，贤人乃隐。施慎则可，非泰之道。”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括，结也，以拴住口袋的口子，喻闭口不论是非曲直。囊，以口袋托譬知识分子，亦即“知囊”。六四给家政做臣，即“处阴之卦”。明知不说，是“以阴”。做大臣是“居阴”。以阴居阴，近似“难得糊涂”。“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质”，说六四不像六二，居于地中，有统摄大地的功用。“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说六四不像六三，心怀公天下，希望复古造阳事。有才不露，即“贤人乃隐”。不论是非，不会遭受横祸，故得“无咎”。不曾造福，得不到人民的称誉，故曰“无誉”。括囊混禄，谨慎避祸可以，不是拨乱反正的通泰之道，故曰“非泰之道”。易对无所作为的六四持批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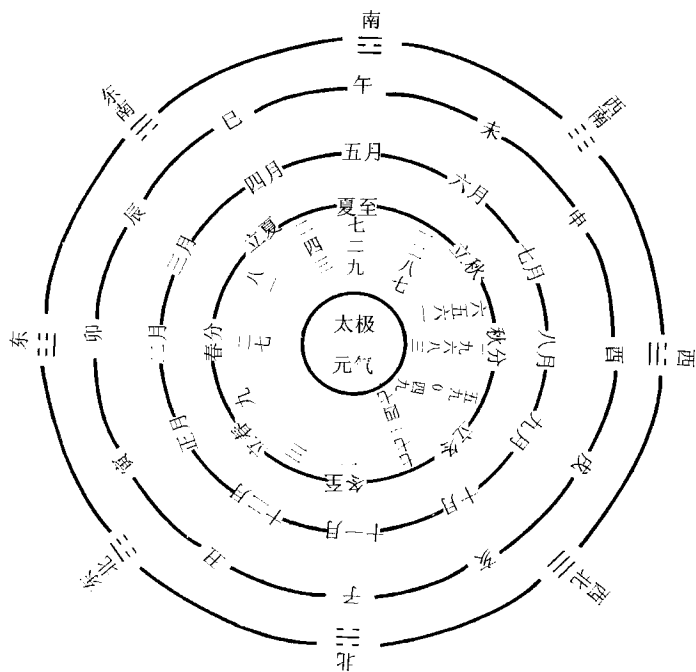
“天地变化，草木蕃”。家政一个朝代，由冬至经春分至夏至为升为变。变即夺了中央大权。由夏至经秋分至冬至，为降为化。化即持胜坐天下。家政有升天落地的经历，故称“天地”。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登天喻上台，入地喻下台。草是一年生植物，喻命短。木喻政权。蕃即繁殖势力。家天下由夏至至冬至，蕃滋了大量吃俸禄者，人民不堪重负。

《前汉·律历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现作《黄钟十二辰积实图》以示（见下页）。

“太极元气”即太阳。太阳是一，地球是二，月球是三。太阳统地月，加太阳自身，为“涵三为一”。黄钟是家政谋反发祥的霸主，位在北坎子时。思想谋反，尚无同志，故为“一”。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才抗衡，即三乘三。霸主由

子发祥，进一步至丑，有了同志为“三”。每进一辰，皆以三乘，至亥，一朝代走完了全程。三乘之积数，喻吃皇粮的人马。由未至亥，亡道坐江山，吃俸禄者急剧增长，至亥增至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此阴阳合德”，指五行生成数，即王霸亡三极转家天下一个朝代的政治家的结合。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一与六，三与八，五与十，是“风从虎”，是王道和霸道的结合。二与七，四与九，是霸道和亡道的结合，是“云从龙”。请参阅《五行》章。由子至亥，即“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



离象“百谷草木丽乎土”，解象“百果草木皆甲坼”，草木皆指亡道家政。《老子》七十六章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之生”，王道持政，“柔弱”，心怀人民。王者去世时，他的政权坚固强大，即“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亡道持政，“柔脆”，心怀统治者富贵。亡者去世时，他的政权没有生气，即“其死也枯槁”。

迷夺民思，杜绝言路，只准人民吹一个号，唱一个调，逆皇上心意者皆为非法不道，是“天地闭”。闭即让人民闭嘴，莫谈国事。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朝的“括囊”，在野的隐藏，此即“贤人隐”。

《史记·秦始皇本纪》贾谊曰：“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七 注六五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注曰：“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坤为臣道，美尽于下。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也。极阴之盛，不至疑阳，以文在中，美之至也。”“用黄裳而获元吉，以文在中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蓍之中心点以太阳喻君王。卦之五位，以地球之北极也喻君王。地球北极位，是五行生成数天五地十之位，也就是家天下贤明君主和王道大臣所居之位。本卦六五，言地球北极位，论说家天下贤明君主。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注曰：“幽，深也；赞，明也。蓍受命如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用隐深的方法表达是“幽赞”。“神明”是太阳，以太阳喻王道。通过隐深的天文学，表达天下为公，即“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明白了☉圈，便会明白三极政治家的未来，即“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后一个“然”，明也。

“黄，中之色也”。地球绕太阳公转，转至春为青，至夏为赤，至秋为白，至冬为黑。黄是青赤白黑的统色，居北极，是北极之色。“黄裳”之黄，即北极色，故曰“黄，中之色也”。《礼·郊特牲》曰：“黄者，中也。”《玉篇》曰：“黄，中央色也。”古哲之中体，以黄表达。

《正韵》曰：“裳，音常。”《系上》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韩康伯注曰：“刚动而柔止也。动静得其常体，则刚柔之分著矣。”暴力专制人民是刚动，清静怀柔人民是静柔。刚动是富有者施政，故为“有”；静柔是王者施政，故为“常”。有是异常，常是正常。断即“著矣”。

《礼·礼运》曰：“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注曰：“常谓皆有礼用，无匮乏也。”常的内涵，包括人民的利益在内，不行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异常治理。异常统治，即前文“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饰，即修饰，此处喻政策覆盖。六五居于北极，有统摄大地的功能，让四海人民得以温饱，即“下之饰也”。山珍海味，千奇百怪；食前方丈，侍妾数百；招摇过市，后车千乘，生活方式与人民离得太远是“上之饰”。六五考虑到人民的利益，饰下而不过分饰上，故获得“元吉”。

“坤为臣道，美尽于下”。坤是地球，地球是承载体，与臣同功，故曰“坤为臣道”。美是主动。臣道要取得主动权，必须明白，居下承载，是不二法门，此即“美尽于下”。“体无刚健”，言不崇尚武力治理。“能极物之情”，了解民情。“通理者”，懂得民为贵。“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不用暴力居于皇位。盛位即皇帝位。居皇位，即“极阴之盛”。“不疑于阳”，和王者相得。“以文在中”，不任武力。“美之至也”，赞扬家政六五皇上，最有主动权。

《史记·礼书》曰：“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人民是本，政权是末。贵本，以民为贵，先民后持政者，此即文明治理，故曰“贵本之谓文”。家天下社会，政策法令不制约以皇上为首的贵族，享受特权，逍遥法外，是不亲用。公天下社会，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元首至庶民，皆受法律制约，不享受特权，是“亲用”。持政者亲用，以身作则，成为人群的楷模，社会才能治理，即“亲用之谓理”。

“两者”，政权和人民。“合”，政权下施实惠，人民支持政权，一呼百应，令行禁止。“成文”即贲彖所论，“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也就是“以归太一”。归即归妹卦论及的复古化成天下。“太一”亦称“大一”。大

一即持政者和人民大众一心一德，有共同的归宿，相依为命。《玉篇》曰：“隆，盛也。”盛即丰盛。人民和持政者，大家都过好光景，即“大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小隆。

《谥法》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经纬”是地球经线和纬线的总合地，指北极，喻王道大臣，也喻家天下六五贤明皇上。天是政权，地是人民。施政兼顾天地上下，而不是顾此失彼，即“经纬天地谓之文”。文即文明治理。

“道德博闻”，是“博闻道德”的倒语。“博闻”是学识渊博，知识广泛。王弼注《老子》五十一章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道者”，领导艺术和政策法令。“物”，政治人物。由，用也。“德”，施政希望达到的目的。“得”，政策落实。获得成功。政治家通过政策法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由德变得，即政策落实，通过施政，达到目的，即“由之乃得”。知此理者，是文明治理者，即“道德博闻曰文”。

《说文》曰：“勤，劳也。”心怀王道学问，按照王道的学问去劳苦，去实践，是“勤学”。《老子》四十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士，王道；中士，霸道；下士，亡道。道，王道学问。王者闻道，为人民辛勤劳苦，即“勤而行之”。霸主取天下用王道学问，是“若存”。取了天下，背弃王道学问，是“若亡”。亡道不为人民劳苦，故“大笑之”。五十二章又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塞兑闭门，言亡道自满。“终身不勤”，一辈子不为人民劳苦办事。心怀若谷，即“好问”。身体力行，而又好问，即“勤学好问曰文”。

“慈惠爱民”。慈言施仁政，惠言降实惠，爱民，亲人民。《老子》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施仁政，人民勇于保卫国家，即“慈故能勇”。持政者节省俭朴，轻赋薄敛，财富留给广大人民，即“俭故能广”。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是敢为天下先。王者以为强中还有强中手，“不敢为天下先”。将皇位让给最有能耐而为人民办事的人，即“故能成器长”。器，人民的承载者。《系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成器长，同立成器。

选拔人民中的贤能到政府做官，是“锡民爵位”。锡，赐也。爵位，量才录用的各级官员。新老交替，任人唯贤，是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文明人的用人制度，此即“锡民爵位曰文”。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绋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为兄弟，以德报之。尉佗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

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辟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功，常假备用之。辟臣如张武等，受贿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刘恒驾崩，“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之文，取自“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刘恒是家天下的黄裳君主。他自己安静，人民殷富，谱写了刘家天下的复兴史。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后仁。善人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爱人民的人治国三十年，人与人将会相爱，即“必世而后仁”。世，三十年。爱人民的人治国一百年，致人残废的肉刑和死刑，将废除，即“亦可以胜残去杀”。文帝是家政统治者，能使国泰民安，人民向善。《玉篇》曰：“廩，仓廩也。”仓廩是谷物的会聚处，喻持政者。“廩廩”，喻中央的核心。“乡改”，面向人民之改革。家政能做到“仁”，谦让的王者受禅掌权，会建成君子国。仁政可以行，就看持政者是否愿意。“岂不仁哉”，说孝文皇帝也是仁人。

八 注上六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注曰：“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注曰：“辩之不早，疑盛乃动，故必战。”“犹未失其阴类，为阳所灭。”“犹与阳战而相伤，故称血。”

上六是家天下的衰世，也就是秋分至冬至的这段历史时期。龙是聋之省。《说文》曰：“聋，无闻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耳不闻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义之言为嚚。”五是东西南北中。五方人民的呼声是“五声”。五声不对抗是“五声之和”。五声之和，即王者的呼声。对王者的呼声充耳不闻，就是政治上的“聋”。“五色之章”“德义之经”“忠义之言”，都指王道政策。聋、昧、顽、嚚，是亡道具有的恶德，他们之间进行的战争是“龙战”。

“野”在占哲中，指家天下一个朝代转周天的通史。霸道取天下是“中野”，亡道坐天下是“愚野”。中野加愚野，构成家政一个朝代史，称“野史”，亦称“外史”。吴敬梓将自己的书名称《儒林外史》，即论述家政文化史。《说文》曰：“野，郊外也”。郊外，即蓍☉之外周圈。

公天下，持政者为“内”为“君子”；人民为“外”为“野人”。外随内转，喻王政和人民的关系。《孟子·滕文公》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社会没有管理人员，社会将乱，即“无君子莫治野人”。人民不提供赋税养育君子，君子不能任职，即“无野人莫养君子”。《尽心》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野人者，几希。”这就是说舜做老百姓时，和百姓相同。以上之野，是在朝在野之野，是公天下的内外。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此野人指霸主。革命成功，不管人民，自己先享受荣华富贵，是“先进于礼乐”。礼乐同富贵。既济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小者亨，即少数人“先进于礼乐”。王者先民后己，让人民先富裕起来，自己再富裕，是“后进于礼乐”。“如用之”，言用兵取天下，“则吾从先进”。从先进，同乾卦之“风从虎”，亦即从野人霸主。

《论语·阳货》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广韵》曰：“边，鄙也。”鄙同野同外，鄙夫指转外野的霸主。“事君”言让位复古。取天下时，害怕别人把江山夺去，是“患得之”。此处省他人。夺到了江山，是“既得之”。既得之，害怕别人推翻，是“患失之”。为了维持小人统治，什么手段都施展了出来，即“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龙战于野”，是亡道与亡道之间进行的愚野战争，愚野者指挥战争，以杀伤为指归。杀伤都要流血，故以血譬称亡道龙战。屯卦上六“泣血涟如”，血言伤亡惨重。

“玄”是北坎的同义词，涵三为一，王霸亡三才都是玄。坎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一”和“地六”。天一指霸主，地六指王道文化人。天一亦称“玄武”，地六亦称“玄冥”。《说卦》曰：“坎为月。”月喻纯阴用事的亡道。“其血玄黄”之玄，指亡道。“黄”是五行的地中土，喻中央政府。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揭示战争的起因是，地方亡道反中央亡道，中央亡道镇压地方亡道，指归是争夺中央龙椅。

“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阴，造反之臣；阳，持政之君。“卑顺不盈，乃全其美”，言做臣的人不能有夺中央的野心。有此野心，逼君下台，即“盛而不已，固阳之地”。皇上不能忍受，镇压叛臣，发动了战争，此即“阳所不堪，故战于野”。这一些就是上六亡道内战的原因。军阀混战，也是龙战。

“阴疑于阳必战”，注曰：“辩之不早，疑盛乃动，故必战”。阴疑于阳，即地方大臣和君主不相得，相互猜疑。霸主复辟建立家天下，是“辩之不早”。辩之不早，播下疑惑争夺的祸种。矛盾激化至“疑盛”，再不能苟延，战争不能避免，故曰：“必战。”

“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注曰：“为其嫌于非阳而战。”《说文》曰：“嫌，不平于心也，一曰疑也。”阴疑于阳，即“嫌于无阳”。无阳，非阳，造反的臣认为君主的水平不能胜任君位，因此“不平于心”而谋反。自以为最有资格称君坐龙椅，即“故称龙焉”。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说文》曰：“犹，獾属，从犬，酋声”。《释兽》曰：“犹，如鹿，善登木”。注曰：“鹿音几”。《正韵》曰：“居里切，丛奇，上声”。《广韵》曰：“獾，大猿也”。犹、獾、鹿、大猿、都指亡道大臣。“未”是十二子的未时，是亡道之起始时。此处云“犹未”，言反叛的大臣。离即反叛。类，同是亡道。犹獾，喻掠夺，鹿善登木，喻乐于向上爬。乾爻 一，

左三霸道是血，也就是用战争鲜血取得政权；右三亡道也是血，向外扩张，一家子内攻，镇压人民造反，用战争鲜血断送了政权。中三王道是气。上六龙战，王者气不参与，只是右三内攻，即“故称血焉”。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乾爻涵三为一，左三地黄喻霸道，右三天玄喻亡道。玄黄即“--”体的聚合，此即“天地之杂也”。《说文》曰：“杂，五色相合也。”《冬官·考工记》曰“画绩之事，杂五色”，也指不同色彩之聚合。天玄是黑色，地黄是黄色。家天下亡道的黑黄之争，即“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系下》曰：“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注曰：“夫彖者，举立象之统，论中爻之义。约以存博，简以兼众，杂物撰德，而一以贯之。形之所宗者道，众之所归者一。其事弥繁，则愈滞乎形，其理弥约，则转近乎道。彖之为义，存乎一也。一之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观道，过半之益，不亦宜乎？”

乾爻“—”三分，左三为黄，右三为黑，中三无色，以太阳喻王道。王道即“中爻”。太阳系天体，没有太阳是“不备”；人类社会，“非其中爻”，排斥了王道，也是“不备”。用无统不备之体去“杂物撰德，辩是与非”，便失掉了公正，玄黄无能力解决内乱。社会动乱的根子是半途而废的霸主，解决霸主半途不变卦是“思过半”。注文用彖词论述王道中爻。“约以存博，简以兼众，而一以贯之”，是王者的情操。不用多的官员治理是“约以存博”。忠于人民去领导人民，是“简以兼众”。依靠人民取天下，同样依靠人民坐天下，是“一以贯之”。“彖之为义，存乎一也。一之为用，同乎道矣”。王者治理，始终如一，中途不变。政策延续，始终一贯，德同太阳，即“同乎道矣”。道，太阳。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注曰：“用六之利，利永贞也。”“能以永贞，大终者也。”

乾“—”体是乘御体，是“用九”。坤“--”体是承载体，是“用六”。承载全民，中途不变不背离，是“永贞”。永远忠贞于人民的人，是以大人的资格持政的人，即“以大终也”，亦即“大终也”。以大人的风度承载人民，才能吉利，即“用六之利”。用六之利，只利“永贞”者，半途变卦的霸主，也无吉利可言，故曰“利永贞”。永贞者是“一以贯之”的王道。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注曰：“动之方正，不为邪也。柔而又圆，消之道也。其德至静，德必方也。”

亡道是蓍之西北乾，是专制者。王道是东南巽，是被专制者。巽是长女坤体，故曰“至柔”。至柔者和霸主结合，推翻老家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即“动也刚”。王者做臣，位居北极，与太阳合德，即“至静而德方”。居于北极，是“动之方正”。不转外周，是“不为邪也”。大臣如地球北极，即“其德至静”。有天下为公的“至静”理想，施政一定公正，即“德必方也”。家政转子午西邪道，是“柔而又圆”。自己将政权推向消亡，是“消之道也”。消，坚冰融化，喻政权灭亡。

第二章 屯卦与蒙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

“有天地”，同《礼·礼运》之“天下为家”。人群由混沌一体，分裂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富贵贫贱两极，是“有天地”。天是天堂人间，地是地狱人间。富贵为了专制的必要，将君主美化为“神”，让社会盲从，即“然后万物生焉”。

《埤雅》曰：“蜂一名万。盖蜂类众多，动以万计。”《尔雅·释虫》曰：“蜂，丑蜚”。万物蜂王不顾一切纵欲享受，导致政权垮台，人民受难，即“丑蜚。”蜚，欲也。蜂王是社会的统摄体，以之为中心转动，即“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唯万物”，以皇上为是，如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

古哲中，“万物”是人的同义词，全民，三极领袖，三极基础，皆以“万物”表达。上文的“万物”，义同《老子》二十六章的“万乘之主”。咸卦、恒卦、萃卦之“天地万物之情”，万物也指皇上。《系上》“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系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万物指全民。乾卦文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说卦》“万物出乎震”，万物指霸主。《说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指王者圣人，如此等等。

万物皇上和他代表的富贵，欺凌盘剥，将人民逼上梁山，举义旗造反。政府建堡垒，防守镇压，即“受之以屯”。《正韵》曰：“屯，聚也，勒兵而守也。”这是屯的一个侧面。《说文》曰：“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草贯一，一，地也，尾曲。”《玉篇》曰：“屯，万物始生也。”这是屯的另一个侧面。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即在论述以上两个侧面。屯之上卦☶，是蓍之北方，是月公转的残月，是地球自转的夜半，是地球公转的冬至。残月喻能统治的时间不长了。夜半喻黑暗，也表明一天的结束。冬至喻一片寒冷，没有生气，也喻一年阴气的结束。时间和社会现象皆表明，屯兵镇压人民，政权也就处于满盈的历史阶段。《书·泰誓》“商罪贯盈”之“盈”，与“屯者，盈也”

之“盈”义通。

屯之下卦䷂，是蓍之东方，是月公转的娥眉月，是地球自转的日出，是地球公转的春分。娥眉月，喻王霸二人结合。王者太阳是魂，霸主月球是魄。魂与魄结合即“娥眉月”。《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也指王霸结合。“日出”，同“帝出乎震”，言王者登上了政治舞台。“春分”喻王霸举义旗造反，和老家政分裂，建立了山头政权。《说文》曰：“震，劈历振物者也。”王霸建政，开辟了新纪元是“劈历”，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是“振物”。

《水浒传·引首》论及了“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的时事。“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箫后，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万姓”即万物君主。“三登之世”，指霸主黄袍加身，步老家政后尘。王道是一，霸道是二，亡道是三。《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义同“三登之世”。“乐无穷”，言统治者有权有钱，礼乐笙箫，钟鸣鼎食，库满金银，挥金如土。

万物穷奢极欲，致使人民十室九空。人民造了反，统治者镇压，即“变作兵戈剑戟丛”。

“屯者，物之始生也”，即“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社会的治乱兴亡，其转机是霸主，此即“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太阳纯阳喻王道，月球纯阴喻亡道，地球一身而二任焉，具阴阳属性，喻霸道。霸主造反取天下为阳为造；取了天下，重蹈老家政的覆辙，为阴为化。宋江的成败史，《红楼梦》贾雨村的升天落地史，都表明了“阴阳造化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霸主造了反是“物生”。造反为的是“彼可取而代之”。但是如何取代老家政，使自己上台，没有完整的施政方针，心中无数，即“蒙”，故曰“受之以蒙”。

孔疏“蒙亨”曰：“蒙者，微昧暗弱之名。”名指霸主。“微昧暗弱”即《庄子·盗跖》讲的：“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取天下欲成为君主，是“知为为”。知为为，不知如何由平民变为万乘之主的具体施政，亦即政治不成熟，即“不知所以为”。不知所以为，就是“物之稚”。《说文》曰：“稚，幼禾也。”《增韵》曰：“凡人物幼小皆曰稚。”政治上的稚，不指年岁小，而指知识缺乏。

乾坤、泰否、复剥、未济既济，揭示子午以东霸道取天下，子午以西亡道坐天下，即一个朝代中，施政相反的两个历史时期。屯卦与蒙卦不同于此，都是子午以东的卦。屯言霸主武装起义，蒙言如何培育霸主去夺得天下。因此，蒙卦是培育屯卦成长建设的时期，是屯卦的发展与成熟。

《杂卦》曰：“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韩康伯注曰：“杂而未知所定也，求发其蒙，则终得所定也。”

武装起义，占山为王，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在复杂的形势下，王者选择一位能取得龙椅的首领，即“不失其所居”。“不失”言不要放过。“其所居”，指屯之六二。霸主居于人民中，有应于君位九五，想取代九五之位，来劈历振物，统一国家。

霸主有统一国家的良好愿望，但没有实现理想的具体施政措施，王者与之结合，用前代霸主行施过的混杂学说，来教育霸主，使之横下一条心取天下，即“蒙杂而著”。著，定也，即下定决心，与老家政不共戴天，势不两立。

“蒙”有两个含义，一指霸道与亡道，不知天地之大全，不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美好。《荀子·成相》所论：“不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蒙掩耳目塞门户。”二指王者施教，用无统的学说，昏迷浅察者的眼睛，使之不明王者的指归。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凡属王道者，都是蒙文。蒙文即隐书，是古哲人公开发表的秘密文献。

孔疏《书·伊训》“具训于蒙士”曰：“蒙谓蒙稚卑小之称，故蒙为下士也。”疏《书·洪范》“曰蒙，恒风若”曰：“性不通晓，则行必蒙暗，故蒙对圣也。”蒙是圣的对称词，指霸道和亡道。霸主称“童蒙”，童蒙能听得进王者的话；蒙指亡道，王者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故称蒙士、下士、下愚。牛马聋瞶，不知深味，即亡道下士。

《孟子·尽心》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行之”言发号施令，“习矣”言养尊处优。“终身由之”，言霸主黄袍加身，开国定鼎至末代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其间的施政历程。“由之”即施政。家天下一个朝代，何以上台，何以垮台，何以治，何以乱，霸亡两极不明其规律原委，蒙在鼓里，即“不知其道”。“众”是形而下之称。太阳系天体，太阳是自明体，是“一”，其行星卫星是蒙暗体，是“众”。众体之明，原于太阳，霸亡不承认王道太阳的存在，即“不知其道者众也”。

《论语·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对“蒙以养正”的说明。《三国演义》的孔明，教刘备如何如何做，不说明如何做的原因。王道的归宿不能公开，即“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出来，将遭到霸亡的残暴镇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全世界掀起了反共大合唱，反共大镇压。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尚然如此，何况封建专制？“不可使知之”的理由基于此。

陈琳《大荒赋》曰：“帝告我以至顺兮，重巽我以童蒙。义混合于宣尼兮，理齐归于文王。”“帝”即《说卦》“帝出乎震”的帝，言王者。“至顺”，做人民的孝子。做人民的孝子，只能存在于心中，行动要装糊涂，象霸亡一样蒙昧，即“重巽我以童蒙”。行文满足王霸亡三极的需求，和孔夫子同步，即“义混合于宣尼兮”。王者能道破天机，能说真话，是王者掌权以后的事，即“理齐归于文王”。复古大政是“理齐”，文明的王者持政是“文王”。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于处矣”。杜预注曰：“蒙，欺也。”

《系辞》开头便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的一义，即王道传统和民心民意。“地”是政治家。政治家尊天做地，社会将安定。文公归晋持政，首先应归功于人民，降膏泽于民，以民为贵为天。赏从亡者忘了人民，即“贪天之功，以为己力”。遗弃了人民，是罪是奸，是对民心的欺蒙，故曰“上下相蒙”。

《老子》二十四章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下义其罪，上赏其奸”，是“企者”“跨者”“自伐者”。《礼·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悖”。悖功之得，问心有愧，故曰“难与处矣”。

“杂”是霸道的隐称，指其一身善变。坤卦文言曰：“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玄是天，天喻太阳王道和月球亡道。黄是地球的北极喻霸道。子午东，王霸取天下，霸主姓王。子午西，富贵坐天下，霸主姓亡。霸主居北极，主持公正，姓霸姓黄，称其杂，即言霸主是复杂的矛盾体。

霸主开始谋反称“黄钟”，登基居于北极称“黄中”。皇亲国戚专政，霸主有名无实，是富贵利用的招牌，称“玄黄”“黑黄”。霸主为社会做了好事，是登基后居“黄中”的时期。

坤卦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东坡易传》曰：“黄，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后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体，为己用也。有手而不能执，有足而不能驰，神不宅其体也。”

黄中上应太阳中心，下保持地球转运平衡，是“通理”。施政公正不偏，即“正位居体”。政策能贯彻到全国四方四维，行命主动，即“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美即握有施政的主动权，令行禁止。成康文景时代，是“黄中通理”的时代。

家政转子午以西，四支不为己用，“有手而不能执，有足而不能驰”，原因是“神不宅其体也”。神言王道人物。神不宅其体，即排斥了王道。《红楼梦》三十八回曰：“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眼前道路，皮里春秋，都指“--”体家政。“无经纬”“空黑黄”，指“--”体没有中心王者。霸主的黄中思想原于王者，排斥了王者，霸主虽是一个朝代的“神”，但有名无实，故是“空”是“无”。

第二节 解屯卦

甲 原文

䷂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乙 注解

卦象 ☵ 上 ☷ 下。☵ 是蓍之北方，是月球公转的残月，是地球自转的夜半，是地球公转的冬至。政权残忍，社会黑暗，生产停滞，人民饥寒，是上卦坎表明的时局。

☳ 是蓍之东方，是月球公转的娥眉月，是地球自转的日出，是地球公转的春分。《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帝言王者，万物言霸主。太阳光与月体结合，月球开始有光，即“娥眉月”。太阳喻王者，王者登上政治舞台，即“日出”。春分是大地和严冬决裂，万物生长之风。人民希望改朝换代，建立与自己同心同德的政权，是春分的本意，是 ☳ 表明的时局。

黑暗暴力专制和要求生长发展，组成的全局是“屯”。屯即刀枪相对，进行武装抗衡。“屯，元亨利贞”，是王者的指导思想。凡说“元亨利贞”，都隐指改朝换代，破旧立新。王弼《略例下》曰：“凡体具四德者，则转以胜者为先，故曰元亨利贞也。”韩康伯注曰：“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能干济于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家政一个朝代转周天，以地球公转喻之，经历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即元亨利贞。“元亨”是朝代的上经，指取天下。“利贞”是下经，指坐天下。取天下与坐天下组成了“四德”。元亨利贞四德，就一个朝代自身而言。

家天下转元亨利贞，以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取代者是“胜者”。胜者是先进方，故曰“转以胜者为先”。被取代者是衰亡方，是落后方。古哲中的“先主”“后主”，义取于胜者得天下，败者失天下。上卦 ☵ 是行将灭亡的落后方，下卦 ☳ 是将要取得政权的先进方。先进的胜者，由春至夏；落后的衰亡方，由秋至冬。取得元亨胜利，也就奠定了利贞的基础。

推翻亡道暴力专制，变化代兴，是王道复古和霸道复辟的先决条件。没有扭转乾坤的大变革，复古与复辟都谈不上。复辟成就了霸主“君子之法”，你下台我上台，又建立了皇亲国戚专政的政权。复古成就了“大人之法”，由王道持政，选贤让能，天下为公，恢复了尧舜制，此即“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表明屯时的形势。《荀子·成相》所论，“飞廉知政任恶来”，义同豺狼当道，亦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大权由桀纣掌握，即“勿用”。

有正义感的人都被排斥掉，是“有攸往”。《前汉·杨雄传》杨雄曰：“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霸；五穀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师古注曰：“《论语》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朝内的仁人死的死，亡的亡，是“有攸往”。有攸往，为培育霸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即“利建侯”。

家天下转四时，经历春夏秋冬，如同候鸟，春夏来，秋冬去，故以侯称霸主。《溢法》曰“执应八方曰侯”，言此。《尔雅·释诂》曰：“侯，君也。”屯卦建立的“侯”，暂时是山头王，也是将来中央的君主。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王弼注曰：“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是以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屯体不宁，故利建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处造物之始，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

屯是武装对抗。“刚柔始交”，言初九刚和六二柔的交锋。初九是王霸造反者，六二是地方官，是造反的镇压者。初九力量弱小，一暴露自己，便遭到六二的镇压，革命者处于被动，即“难生”。“动乎险中”，言交战在局部。险指上卦坎，中指下卦震。“险中”即初九与六二。战争未延伸至上卦，故曰“险中”。

“大亨贞”，大亨言王道军师，贞，正确。初九王者指挥作战，即王注“大亨则无险，故利贞”。梁山泊在吴用的指挥下，进剿者皆以失败而告终，即“大亨贞”。

“雷雨之动满盈”，指战争发展至全国，革命者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最终推倒老家政的时局。革命者举义旗造反是䷂屯，战局发生了转化是䷧解，是雷雨之动。雷雨之动，即解卦表明的时局。老家政恶贯满盈，被推翻在地。

革命拿下中央，实现了理想，也是“大亨”。注曰：“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是以屯乃大亨也。”这就是说，没有刚柔始交之武装起义，老家政依旧施暴，此即“不交则否”。革命者由弱变强，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最终赢得全胜，即“是以屯乃大亨也”。

“天造草昧”，义近官逼民反。天言上卦坎，造言盘剥、压迫、欺诈，将人民逼上梁山。“草昧”言下卦震，孔疏曰：“草谓草创初始之义。”“昧”同蒙。革命者开始建立了与北坎相对抗的山头政权，但缺乏对抗的正确路线，即“草昧”，注文“造物之始，始于冥昧”，言此。

人民造反，成就人民的屯兵大业，最终推倒老家政，即“宜建侯而不宁”。宜是理所当然，不是否定，也就是打倒。“宁”指家政对人民的暴力专制。《红楼梦》的荣宁二府，即家政专制的政体。荣言皇亲国戚享荣华受富贵做超人；宁言对人民的牢狱专制。《大雅·桑柔》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贪乱为的是“荣”，荼毒人民为是“宁”。残忍的“宁”，是保障富贵在温柔富贵之乡享荣华受富贵的手段。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同建侯。家政时处残末北坎，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皆登台亮相，其中能成功者是“纶”。孔疏曰：“纶谓纲也。”纲是提纲的绳，喻能统一国家的霸主。“君子以经纶”，就是辅相纶来变化代兴，统一国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注曰：“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

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初九言王道军师。王弼注渐卦六二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荀子·富国》曰：“安如磐石。”《书·武成》“尚桓桓”。《鲁颂·泮水》“桓桓于征”。磐喻可巩固的根据地后方，桓指强有力的武功。水浒英雄守梁山，敌人攻不破是“磐”，个个武功超群是“桓”。坚守根据地，和进剿者打拉锯战是“磐桓”。

注曰：“不可以进，故磐桓也。”磐桓亦即“居贞”，居贞在于等待时机成熟。上者居初九，和最受苦难的人在一起，“建侯”树立一位能成功的霸主，作凝聚天下英杰的旗帜。“息乱以静，守静以侯”，是凝聚五湖四海英杰的施政。息，止也；乱，造了反的英雄。静即磐桓，侯即山头霸王。

“安民在正，弘正在谦”，言王者承载霸主，树之风声，使霸主名扬天下。“民”与“正”，皆指霸主六二。“谦”言王者初九。“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的磐桓施政能成功，在于“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人民对老家政绝望，希望有自己的领袖，求阳求强，是能“息乱”之所在。《水浒传》之英雄，闻听宋江，感到钦佩，见了宋江，倒身下拜，表明“民思其主”。吴用扶植了宋江，达到了“息乱以静，守静以侯”的目的。“守静以侯”也是“建侯”“经纶”的施政。

“虽磐桓，志行正也。”注曰：“不可以进，故磐桓也，非为宴安弃成务也。”《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磐桓，以待百谷自来，因此“非为宴安弃成务”，故曰“志行正也”。

初九承载六二霸主，是“以贵下贱”。六二言听计从，节节胜利，初九得到六二的信任，是“大得民”。六二霸主是人民的表率，得到六二的信任，也就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史记·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以贵下人，同以贵下贱。儒家以贵下贱，使社会统一，或拨乱反正。王者是太阳，明者为贵，霸亡是地球月球，是暗者为贱。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注曰：“志在乎五，不从于初。屯难之世，正道未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困于侵害，故屯遭也。时方屯难，正道未通。涉远而行，难可以进，故曰乘马班如也。寇谓初也。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于五，不从于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屯难之世，势不过十年者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

以初九论，六二是霸主；以六二本爻论，六二是镇压革命者先锋。“屯如遭如”，义同磐桓。“乘”言九五，“马”言六二。六二与九五相爱，即“女子贞不字”，不字指九五，但是六二与九五未能结合，即“乘马班如”。乘马班如的原因是，六二乘刚镇压初九，不是初九的对手，损兵折将，陷入困境，即“六二之难”。由于失败而失宠，未能与九五婚媾。

六二女子是位可变的政治家，先“贞不字”镇压革命，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便倒向革命，此即“十年乃字，反常也”。反常，即放弃了“贞不字”的志向，成了革命者的成员。六二反常，对初九来讲，就是“本志斯获矣”。“十年”是五行生成数“五”的成数，位在中央。十年喻革命者夺取中央成了定局。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注曰：“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可以进而无屯遭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于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六三是地方势力，不倒向革命，投靠九五，将自己引入穷吝的末路。鹿、林中、禽，都指九五。“无虞”义同“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九五与六三不相得，无虞而投靠，只取恨辱而已。爻辞劝诱六三不要投靠九五，舍弃为好，故曰“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注曰：“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己志者也。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往吉无不利。”

六四是九五的大臣，有应于革命者初九，以初九为乘，自己为马，但未结合，故曰“乘马班如”。六四身在曹营心在汉，与九五近而不相得。初九“求婚媾”，六四归初九，对六四与初九皆有利，故曰“往吉无不利”。六四倒向初九，九五之内情皆提供给初九，使初九更好地掌握敌情，此即“求而往，明也”。注曰：“见彼之情状也。”彼，九五。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注曰：“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振济微滞。亨于群小，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广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

九五是家政残末时期的皇上。此时的君主只能代表富贵，不能做有利于大众的事。孔疏曰：“膏谓膏泽恩惠之类。”膏泽恩惠皆归统治者，即“屯其膏”。忠于富贵，可以苟安，是“小贞吉”。施惠给大众，即“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连龙椅也坐不成，此即“大贞凶”。以九五爻言之，六二是“群小”，是家政的支柱。膏泽只给六二，人民一无所有，即“屯其膏，施未光也”。光言大众一贫如洗。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注曰：“处险难之极，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于五，五屯其膏，不与相得，居不获安，行无所适，穷困阨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涟如”。

上六是冒险的反叛者，将自己看成是“乘”，将九五看成是“马”。思想和现实脱节，即“乘马班如”，“下无应援，进无所适”。以柔乘刚，和九五硬拼，导致凶败，即“泣血涟如”。泣是失败引起的痛哭，血喻伤亡。涟，连也。泣血交加，不能做乘长，即“泣血涟如，何可长也”。长同乘，皆指形之上体。

第三节 解蒙卦

甲 原文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上六：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乙 注解

䷃ 上卦艮，于蓍为东北，以月公转言之，是晦月与朔月。晦月喻家政一个朝代的葬身所，朔月喻一个朝代的发祥地。《说卦》“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言此。上卦䷃有两个含义，一指行将灭亡的金夫上九，同桀纣；二指能取得中央大权的童蒙六五，同汤武。

下卦䷁，其统是九二，喻王者。《说卦》曰：“坎为水”。水是水平仪的省称，喻王者施政公正。《荀子·成相》曰：“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即言坎水之公德。九二应六五，并辅相六五坐了龙椅，是蒙卦下卦与上卦的关系。九二是蒙卦的一卦之主，是时局的主体。

“蒙”指亡道，也指霸道。“童蒙”专指霸道六五。霸主有推倒老家政，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的良好愿望，是“蒙亨”。有此愿望，但没有济于彼岸的桥船，急须知者指明前进的方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是王者的自称，即注文“我谓非童蒙也，非童蒙者即阳也”。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注曰：“筮者，决疑之物也。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决之不一，不知所从，则复惑也。故初筮则告，再三则渎，渎蒙也。能为初筮，其唯二乎！以刚处中，能断夫疑者也。”

《礼·曲礼》曰：“龟为卜，蓍为筮。”《前汉·律历志》曰：“龟，象也；筮，数也。”一切转周天的社会现象，以“龟象”表达。社会转周天，有时日之数，以“筮数”表达。“初筮”同初一，指王道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桀纣，统一国家。“再三”即二三，指家天下专制。“告”即出点子指方向。求我者是“初

筮”，则给以教诲，如果是“二三”，不给教诲，此即“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蒙卦知筮数者，只有九二，故曰：“能为初筮，其唯二乎！”

“利贞”，注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圣，昧莫若蒙，蒙以养正，乃圣功也。然则，养正以明，则失其道矣。”

“利贞”，即“蒙以养正，圣功也”，同《杂卦》之“蒙杂而著”。这是王者对霸主施教的原则，也是人们不能知占的原因所在。“蒙以养正”，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言霸主，霸主的归宿是地球北极，北极小中与太阳大中有应，故为“正”。“杂”即初六“利用刑人，用说桎梏”。

“刑人”指霸主。霸主是一个朝代的典型楷模，是思想表率，故称“刑人”。“桎梏”指亡道对人民的牢狱般的专政。用无统的王霸亡三极兼收并蓄的理论施教，使学者对号入座，自己选择善恶，即“蒙杂而著”。养霸主不能以“明”，“以明”后患无穷，故曰“养正以明，则失其道矣”。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此经论述蒙卦之总形势。注曰：“退则困险，进则阨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六三以阴居阳，就是起义造反。退守有强敌九二进攻，进投上九，上九不纳，进退维谷，不知前进的方向，即“蒙之义也”。阨，塞也，关门不纳。此即“山下有险，险而止，蒙”。六三是渎蒙者，造反没有前途。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注曰：“时之所愿，唯愿亨也，以亨行之，得时中也”。

霸主有救国救民的良好愿望，是“蒙亨”。接受军师的指导，言听计从，是“以亨行”。以，用也；亨，王者军师；行，发号施令。“时中”，即地球自转的午时日中。“时中”喻王霸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注曰：“我谓非童蒙者也，非童蒙者即阳也。凡不识者求问识者，识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咨于暗。故蒙之为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来求我，志应故也”。

太阳般的王者是“阳”，是“识者”。霸主是“暗”，是“不识者”。霸主求师问道，即“童蒙求我”。刘备三顾茅庐，是童蒙求我的史例。改天换地，变化代兴，是王霸二人的共同志愿，也就是六五与九二之应，此即“志应故也”。

“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注曰：“谓二也。二为众阴之主也。无刚失中，何由得初筮之告乎？”

“以刚中”同“以亨行”，即按照军师的指示行事。二即九二王者。王霸联合取天下，是乾卦表明的“乾—”。“—”的中心三是“刚中”。亡道造反，亡道坐天下，是坤卦表明的“坤--”，“--”没有中心三，是“无刚决中”。无刚决中，便失掉联合的前提，故曰“何由得初筮之告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注曰：“山下出泉，未知所适，蒙之象也。”

山言上卦☶，泉言下卦☵。泉水流向何处为吉，造反者未知所适，是“蒙”。诸葛亮的《隆中对》，使刘备心明眼亮，蒙发塞开，是“初筮告”。霸主有了明确的目标，军师辅相之，使之成功，即“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同“时中”，“育德”同“建侯”“经纶”，让霸主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注曰：“处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发也。蒙发疑明，刑说当也。”“刑人之道，道所恶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发蒙”，今语解决思想难题。发蒙不能用王道思想体系，用霸道和亡道的思想体系，即“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家天下的“刑人”，即《礼·礼运》提到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六君子是家政的模范。用六君子的思想启发霸主，即“利用刑人”。霸主效法刑人，弃邪归正，即“以正法也”。《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仪刑即楷模。“刑人之道，道所恶也”，第二个“道”言王者。王者的表率是黄帝尧舜，非六君子刑人，故曰“道所恶也”。刑人之道，仍是复辟家天下。

“用说桎梏，以往吝”。用，求我者。说，悦也。桎是手铐，梏是脚镣，喻亡道专制。求我发蒙者，喜欢亡道的一套，即“再三渎”。渎蒙低能，没有前途，故曰“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注曰：“以刚居中，童蒙所归，包而不距，则远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妇者，配已而成德者也。体阳而能包蒙，以刚而能居中，以此纳配，物莫不应，故纳妇吉也。处于卦内，以刚接柔，亲而得中，能干其任，施之于子，克家之义。”

王霸联合取天下，王者的组织路线是，王霸亡三极造反者的大联合。“包蒙”，包括了亡道势力。“纳妇”用建侯经纶，妇指霸主六五。此爻和泰卦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义近。只有三极大联合，才能击败老家政，即“子克家”。子言王者九二。王者是人民的孝子，省称“子”。太阳既统行星，也统卫星，能正常转动，即“刚柔节”。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注曰：“童蒙之时，阴求于阳，晦求于明，各求发其昧者也。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义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为体，正行以待命者也。见刚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于女，行在不顺，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

六三是反时势力。时代的潮流向九二王霸联合。六三和九二不联合，即“勿用”。“取女”“见金夫”，成了上九桀纣的同伙。“不有躬”，言六三是渎蒙，私心太重。“不”六三，“躬”，私也。“无攸利”同凶。“女之为体，正行以待命”，照理应是随潮流正行应革命，但是“女先求男”主动应上九，与上九同归于尽，故曰“行不顺也”。行不顺，义同今语反动。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注曰：“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已鄙矣，故曰吝也。”

《论语·里仁》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六四以阴居阴，上是六五，下是六三，两阴皆蒙，远离九二阳实，即“择不处仁”。困于知识贫乏，即“困蒙”。困蒙者没有良策应时适变，故曰“吝”。注曰：“阳称实也。”实即九二王者。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注曰：“以夫阴质居于尊位，不自任察而委于二，付物以能，而不劳聪明，功斯克矣。”

童蒙即六五霸主。霸主交权给九二，自己也听从九二的指挥，如《三国演义》刘备与孔明然，最终让刘备称王于蜀，即“功斯克矣”。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注曰：“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故曰击蒙也。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合上下之愿，莫不顺也。为之扞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故不利为寇利御寇也。”

王者让社会觉醒，去掉蒙昧，是“击蒙”。正面攻击家天下是“为寇”。用“蒙杂而著”的策略去乘御霸主是“御寇”。乾卦文言，“时乘六龙以御天”之“御”，加上王者自身的防卫掩体，即“扞御”。扞御即“御寇”。用蒙杂而著的文化，去启发霸主觉悟，即“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

“童蒙愿发，而已能击之，合上下之愿，莫不顺也”，是击蒙的理想效果。霸主觉悟，即“童蒙愿发”。发即发现复古选贤让能之美好。王者阐明复辟的后果不堪设想，即“已能击去之”。霸主带头，群臣响应，即“上下顺也”。

《易》学认为，革命成功，复古与复辟，霸主是转机。《礼·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之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郑氏注曰：“一家一人谓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机，发动所由也。僨犹覆败也。”

一家、一人、一言，皆指霸主。今语政治家同此。“一言堂”，也指个人说了算，言亦称人。爱全体是“仁”，禅位忘权是“让”。贪婪纵欲，与民心民意背道而驰是“戾”。社会千疮百孔，内祸外患是“乱”。乱至恶贯满盈，政权“僨事”覆没，一个朝代树倒猢猻散！

霸主复辟，是“一言僨事”；霸主复古，是“一人定国”。

第三章 需卦与讼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需卦与讼卦，皆为子午以西的时事。需表明，霸主背离了人民，带领皇亲国戚升天成云，实行父传子专制。父传子专制，是政治家愚蠢幼稚的表现，故曰“物稚”。物稚不能治理社会，王者出来协助治理，即大象所论，“君子以饮食宴乐”。君子指挥皇上施政，即“养”。养是个大概念，政治家代表的阶级、行政、施教，都为“养”。

需卦彖曰：“需，须也。”《说文》曰：“需，须也，遇雨不进，止须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需。’”需、须、而，都是对家政的譬称，将其喻为胡须，只是好看，不施实惠给基础。须同瞽。《说文》曰：“而，颊毛也。”颊毛也是须。

“需”是雨和而的复字，雨是云之省字，云喻上了天的水。“遇雨不进”，指升了天的人得了实惠，不再关怀人民，政权也就转向衰退。不进即退，脱离了人民的需政权，是失本政权。失本政权，便具备了“儒”“懦”“濡”“濡”“濡”“濡”等力量不强的属性。侏儒即言持政者是富贵小人。

《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易学认为，统治者“天”是什么模样，人民“地”，看样学样，也就成了什么模样。孔子称其党为“儒”，是“在地成形”的应用。王弼《明爻通变》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韩康伯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故云言乎变者也。”

家政离开人民升天，挂出“民之父母”的招牌，是“情伪之所为”。持政者情伪，人民也不能不伪。王霸取天下，霸主是“物刚”，王者效之以“刚”；小人坐天下，霸主变为“物柔”，王者效之以“柔”。此即“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效刚效柔，以统治者变化为转移。

《红楼梦》十九回曰：“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瞧不出来，却暗暗地搬运，渐渐地就搬运尽了。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吗？”

家政是“黠”，王者变成小耗子，是“物柔效柔”。小人自以为是“香

芋”，王者也变成香芋，用软刀子捅向贾瑞之流，使之舒舒服服没落而衰亡，是“搬运”。《红楼梦》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书，对需政是鸩酒，毒很重，是效“情伪之所为”的作品。

《庄子·则阳》曰：“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古之君人者”，指大同社会之持政者。“得为”“正为”，令行禁止，国泰民安。“失为”“枉为”，政令受阻，民心扰动。将得为正为之功，归于人民，将失为枉为之过归于自己。施政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相依为命“故一形”。

“今则”指当时的各省军阀。“匿为物而愚不识”，指食前方丈，侍妾百人，招摇过市，后车千乘，说是命里注定，该他们享受。“大为难而罪不敢”，指上级作了灾难，杀个替罪羊以谢天下。“日出”，指转子午西的家政。“士民”即臣民。士民之伪，是日出逼出来的，应归罪于“日出”。故曰“于谁责而可乎”。郭璞注曰：“当责上也。”上即日出皇上和他们繁殖出来的强龙地头蛇。

《淮南子·人间训》曰：“夫事之所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喙，见必杀之势，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岂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皆指需政之花招。改变了取天下时“打富济贫”的初衷是“窜端”。过寄生生活，心照不宣，是“匿迹”。言是“公”“正”，行是“私”“邪”。以持胜者的资格，吹嘘自己非凡超群，是“以胜惑人心”，始终相背，表里不一，只能敷衍短时，最终“亡国败家”了事。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两个“需”是李子。前者是王道，后者是亡道。“不可以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从外论，两个“需”，一模一样，从内论，貌合神离，形质相异。“物稚”不能靠物稚去养，能养物稚的人，只能是大人王者，“故受之以需”。此需是伪装成“需”的需，不是真需。“需者，饮食之道也”，是真需。

《红楼梦》有甄宝玉和贾宝玉，《西游记》有真猴王和假猴王。就“宝玉”“猴王”之外表面论，没有区别，故“众而难识”。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人伪相欺，本质难知。前贤将孔子列为富贵一族，将《周易》列为算命书，都是“从外论”得出的错误结论。

“需者，饮食之道也”。霸主由“一”变“--”，否定中心王道，成了社会胡须。“饮”，欠也，言坤体没有王道三的参与。“食”，蚀也，丰卦象“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言此。须政权的总趋势，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月公转的由望

至晦，满床笏至南柯梦，是坤体史。

“饮食”的另一义，即富贵崇尚珍食玉食。《礼·礼运》曰：“夫礼之初，始乎饮食。”“夫礼”言一夫独裁的需政。需政初建，始于讲吃。在饮食方面，不仅口食，也要目食。吃得刁钻古怪，异想天开。《红楼梦》荣宁二府的饮食，即“饮食之道”的豪华享受。

富贵追逐饮食，吃风下播，大家讲吃。《论衡·别通》曰：“今则不然，饱食快饮，虑深求卧。腹为饭坑，肠为酒囊。”曾慥《类说·荆湖近事》曰：“马氏（五代楚主马殷）奢僭，诸院王子仆从烜赫。文武之道，未尝留意。时谓之酒囊饭袋。”富贵忙于宴席，忙于深宫求卧，有何心思留意“文武之道”。饮食风是腐蚀人心的软刀之一。

饮食者治理天下，是引起讼的根源，故曰“饮食必有讼，故受之讼”。古哲将亡道专制喻为“狱”。狱内论是非是“讼”。《淮南子·俶贞训》曰：“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许慎注曰：“儒，孔子道也；墨，墨翟术也。徒，党也。讼，争是非也。”墨翟，指桑骂槐，实指北坎家政。

《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说文》曰：“必，分极也，从八弋。弋，亦声。”赵宦光笈曰：“弋犹表识也，分极犹疆界也，故从八弋。”

一统的大同人群，分裂为王霸亡三极，是“必也”，是“分极”。分极人群，富贵贫贱有了表识，阶级对抗是“八弋”。八弋义取《系上》“八卦相荡”。弋即相射。统治者处心积虑侵害大众，基于分极，为政邪辟，导致“讼”。

王弼注讼卦大象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原始大同社会是“始”，王霸取天下也是“始”。“谋始”，要求政治家思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美好，思谋桀纣何以失天下，汤武何以得天下之原因所在，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制”建政，便不会“必也”分极。

家天下社会的政治家，古哲喻为“契”。契是合同书的一半。王道代表人民大众，喻“左契”；亡道代表少数富贵，喻“右契”。《老子》七十九章“圣人执左契”；祢衡《颜子碑》：“知微知章，闻一知十，用舍行藏，与圣合契。”“左契”与“契”，指子午以东王道方。

上文“契之不明”“契之过”，皆指“右契”。刘邦说“非刘氏者不得王”，即“契之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推翻暴秦，非刘氏一家之功，何以持胜坐江山，“非刘氏者不得王”？任人如此邪恶，“讼之所以生也”。讼源来自家政，不应委过于人民，故曰“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讼的内容是“是非”。居王者之位言之，公天下是“是”，家天下是“非”。居亡者之位言之，家天下是“是”，公天下是“非”。居位不同，是非观相反。《庄子·徐无鬼》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

《淮南子·齐俗训》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

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一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孰是孰非？”

上文分析了王霸亡“分极”之是非观。现注解如下：

“天下是非无所定”至“未必不非于俗也”，是亡道的是非观。“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皆自是而非人”，其是非标准，是一己之见，“合于己者”为是，“忤于心者”为非。“非求道理”“非批邪施”，求道理，求治安；批邪施，批祸源。不用道理去检验，不找邪施产生之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权大为是，权小为非。

“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是王道的是非观。太阳般的王者持政是“至是”。至是社会，政权长存，人民安定，没有“汉，无论魏晋”之转易，没有子午卯酉之对抗，故曰“无非”。“至非之非”，是家天下推行的乾坤转易史，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承认人民的权利，否定公天下传统的存在，故曰“无是”。天下为公为“是”，天下为私为“非”，是王者信守的“真是非”。

“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至“孰是孰非”，是霸道的是非观。子午以东，霸主取天下，崇王道，反亡道，是“是于此而非于彼”，是“一是”，是“此一是非”。霸主黄袍加身坐天下，摇身一变，崇亡道，反王道，是“非于此而是于彼”，是“一非”，是“夫一是非”。取天下，霸主和人民在一起，是“隅曲”；霸主坐天下，认为自己是天地间无与伦比的伟人，是“宇宙”。行为自相违错，连自己也弄不清“孰是孰非”。

《系下》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将王霸亡三极之道统括起来论述是“杂物”；阐明王霸亡三极各自的政治经历是“撰德”。杂物撰德，内含于“乾一”。乾一包括了王霸亡三极之道：

左	中	右
	爻	
—	—	—
三	三	三
霸	王	亡
道	道	道

左爻霸道三，一身二任，自相矛盾，是非观不清，如宋江，先革命，后投降；先姓王，后姓亡。右爻亡道三，“自是而非人”，只见一己私利，被声色货利所迷，一意孤行。否定人民，否定历史，否定公正，不受任何制约。

“中爻”是王道，是“乾一”的中心三，既统霸道，也统亡道，让人类大化归一，两忘而化道，建成无阶级的大同社会，此即王者中爻之“是”，反此者为“非”。中爻是辨是与非的权衡。《荀子·修身》曰：“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

是非谓之愚。”中爻是知历史发展规律的明哲，是“是是非非”者。右爻不知历史规律的愚人，是“非是是非”者。

《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六艺”即“六爻”。《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六艺即王霸亡过去、现在、将来所要经历的政事。学者和天子王侯，从孔子的理论中找立法依据和施政方针，即“折中于夫子”。中爻是三极中的太阳，自转而不公转，光明正大，有能力统摄地球与月球正常运行，故自身是“是”。是，日正之复，凡中体兼统周体，故曰“非其中爻不备”。学者称孔子为“至圣”，指其太阳般的伟大思想和能实现的理想。

《杂卦》曰：“需，不进也；讼，不亲也”。进退取譬月光的盈缺，月光喻王道。不进即退。家天下由望至晦，是退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需是蛻退的历史阶段。《杂卦》曰“同人亲也”。王霸是“同人”。亡道也卷了进来，在军师王者的率领下，吴越无异心，故为“亲”。亡道坐江山，争夺声色货利，亲骨肉也变成仇敌，故曰“不亲也”。

第二节 解需卦

甲 原文

䷄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乙 注解

䷄ 需，䷄上䷁下。上坎复义，有主客。主体是亡道，是“险”。险是皇上，

是升天富贵的首领。客体是王道，是“光”，光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主客的共性，皆是升天之水，为云。

需是君主。“有孚”言怀有王道思想。这是“光亨”的前提。“光亨”言王者在朝内亨通，受需有孚君主的信任。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利于社会，为人民作出奉献，是“贞吉”。“利涉大川”，大川喻全民，王霸亡三极人群都得了实惠，即“利涉大川”。下卦☵也是复义，一指家政自身，二指被家政遗弃了的社会贤哲。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注曰：“谓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毕矣，故光亨贞吉。”

离开人民的政权是需，需是人民的寄生体。寄生于需政权的王者也是需，是需政的胡须，故曰“需，须也”。做胡须，随时有被剪去的厄运，故曰“险在前也”。险是皇上，前言王者光亨被杀戮。《说文》曰：“前，齐断也。俗作剪。”君主有权任意杀臣民，即“险在前也”。晁错受宠于景帝，为平息内乱，剪掉了胡须晁错，是“险在前”的史例。

“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九五爻一身含二，“刚健”指王者，“其义”指君主。“刚健不陷”，即王者不被剪掉，“其义不困穷”，皇上也不会陷入困境。“困穷”言缺乏施政方针。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君主能采纳王者的政见，是“需有孚”。“光亨贞吉”，同“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天位，即五位。以卦论，五位是太阳位。居五位施政，是“以正中”。以正中，会给社会降福。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涉大川”，同注文“需道毕”。毕，全也，皆也，也就是给全社会带来膏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往有功也”。家政初期，由南离向西兑过渡的历史阶段，如果皇上“需有孚”，能让“光亨贞吉”，也能实现家给人足，国泰民安，犯罪稀少，囹圄空虚，如文景时然。

《庄子·胠篋》曰：“故尝试论之：世俗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大盗指霸主和“需有孚”。辅助霸主取天下，是“为大盗积”；支持“需有孚”坐天下，是“为大盗守”。大盗积守，源于王者。要除去大盗，要求王者不要参政，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注曰：“童蒙已发，盛德光亨，饮食宴乐，其在兹乎。”

《说卦》曰：“坎为水。”☵的中心体是“乾☰”。乾☰内含太阳、地球、月球三体。三体是生命所具有的阳气、阴气、阴阳气。“云上于天”，指从“乾☰”分裂出来，升至天空成为云的水。云是遮太阳的水气，故为阴气。遮了太阳不降雨，是“需”。“需”即古哲中的浮云。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义取于“需”。

王者随浮云升天，成了需之须。胡须君子通过家政君主“饮食”，来治理需社会，即“君子以饮食宴乐”。宴，安也，今语稳定。乐同天，指需政。家天下

社会，升天成富贵为“乐”，在地狱做贫贱为“忧”。君子以饮食宴乐，同庄文的“为大盗守”。

“饮食”是需政统治者的共名。凡共名，可指全体，可指部分，可指个人。如中国人，全体；蜀人，部分；苏轼，个人。共名皆类乎此。君子发挥作用，只能通过皇上，故此饮食指皇上个人。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注曰：“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虽不应机，可以保常也。”

下卦三爻，是被需政遗弃的贤能。初九和政权不发生联系，即“需于郊”。王弼注同人卦上九曰：“郊者，外之极也。”《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邑是政权的支柱，外是被政权否定的阶层。需政的邑是富贵，郊是贫贱。需于郊，和政权无联系，不会被剪，故曰“无咎”。

“恒”与“常”同，言太阳位。居于太阳位，和家政无联系，不会触犯龙颜，此即“不犯难行也”。君主施政为“难行”。居于恒星位，即“利用恒”。大同公天下为“常”，家天下为“异”，安心做大同逸民，即“未失常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诸葛亮说他参政前“躬耕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隐居于人民之中，不显露自己的才华，即“名不称焉”“不求闻达于诸侯”。家政衰世，即没世。没世豺狼当道，野有遗贤，不遇知音，无由称名。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注曰：“将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王者居二位地之中心，即“需于沙”。沙是水和少的复字。水喻社会人群，少言人群中的少数。大过九二，“老夫得其少妻”，少妻也指王者。《礼·礼器》曰：“礼，有以少为贵者。”王弼《明象》曰：“夫少者多之所贵也。”以爻之“沙”，指人群中少数通才明哲。

《尔雅·释水》曰：“颖为沙”。沙即颖。《正字通》曰：“士才能拔类者亦曰颖。”《韵会》曰：“颖，笔头也。”笔即笔杆子，头即出人头地者，亦即“拔类”者。《系上》曰：“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之道同九二沙颖，鲜同少。

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凡属王道者，有不少是民间沙颖人物的著作。这些文献，有揭露和批判家政暴行的内容，此即“小有言”。“小”即揭露和批判，“有言”指家政。文章以隐体写出，统治者懂不了，便放行留传，故“以吉终也”。“致”遭镇压，“不至致寇”，同“以吉终”。不犯难行是“近不逼难”，与在朝的王者同步，是“远不后时”。在人群觅求知音，即“以待其会”。

《水浒传》反贪官，是“将近于难”，不反皇上，是“近不逼难”。笔头不直接指向家政老巢，便“不至致寇”。近不逼难，只是作者的“护身符”和“隐身草”。《红楼梦》一百一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红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也是“近不逼难”的笔法。贪官横行，富贵猖獗，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寻根究底，由谁负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注曰：“以刚逼难，欲进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敌也。犹有须也，不陷其刚。寇之来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备，可以不败。”

九三是王者武将，以阳居阳，有高超的军事学问。九三有应于上六。上六即“泥”。孔颖达疏曰：“泥者，水旁之地，泥溺之处。”水旁即九五坎水之上。上六乘御九五，和九五作对。上六比需政权更为反动没落，即“灾在外也”。九五皇上认为可以吞并，向上六发动了进攻，即“需于泥”。需于泥，同“以刚逼难，欲进其道”。需于泥未成功，引出上六的反侵寇，此即“自我致寇”。“自我”，皇上，“致寇”，即“所以招寇而致敌也”。

需时，中央有光亨，三位有岳飞般的将军，两者皆为慎人。君主尊重九五王者，任用九三，即“敬慎”，敬慎可以保持“不败”，此即“敬慎而不败也”。九三爻说明，对弱小而又反动的外国外族，只能如大同社会那样，居下承载，使之自来，用暴力征服，将引起侵寇。最好的结果是“不败”，达不到“欲进其道”的目的。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注曰：“凡称血者，阴阳相伤者也。阴阳相近而不相得，阳欲进而阴塞之，则相害也。穴者，阴之路也。处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刚进，四不能距，见侵则辟，顺以听命者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六四是家政的大臣。处于此位，有随时被杀害的危险，故曰“需于血”。血即“阴阳相伤”。伤害六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险在前”，皇上反脸不认人，想杀就杀。二是来自九三。居于六四位讲，九三是家政集团内部，推进亡道专制的急先锋。要击败“需有孚”九五，清君侧必须伤害六四。此即“阴阳相近而不相得，阳欲进而阴塞之，则相害也”。

坎是亡道的归宿，坎亦称“穴”。《易》将亡道喻为鸟兽。鸟兽是上了山的居穴者。《系下》“上古穴居而野处”，言乎此。王道是“古”，霸道是“中古”，亡道是“上古”。“穴者，阴之路也”，即言上古穴居而野处。

九三刚进，六四塞路。九三伤害六四，亲骨肉内攻，即“出自穴”。周朝初建杀管蔡，汉王朝镇压八王之乱，都是“出自穴”的史例。对于一家子内攻，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无法相救，只好听之任之，此即“需于血，顺以听也”。《说卦》曰：“乾，健也；坤，顺也。”顺即六四在穴者。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注曰：“需之所须，以待达也。已得天位，畅其中正，无所复须，故酒食而已，获贞吉也。”

“酒食”也是饮食，指家政的开明君主“需有孚”，也指寄寓于君主位的王者。《礼·乐记》：“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尔雅·释训》曰：“饴，酒食也”。饴，喜也，亦即“合欢”。合欢喻政治家团结。困卦九二“困于酒食”，指将对立面感召到自己一方来，异体合欢，即“酒食”。

居于九五酒食，久占不让也有险。“需之所须，以待达也”，即等候有水平高于自己的人，将位子让出来。《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记，范睢将相位让给蔡泽，也属于“需之所须，以待达”的史例。达，通达政事者。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注曰：“六四所以出自穴者，以不与三得而塞其路，不辟则害，故不得不出自穴而辟之也。至于上六，处卦之终，非塞路者也。与三为应，三来之己，乃为己援，故无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三阳所以不敢进者，须难之终也。难终则至，不待召也。处无位之地，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故必敬之，而后终吉。”

乾体为出，坤体为入。王者辞官，退居于坎穴之末位，即“入于穴”。由九五当位光亨，变为上六臣民，即“不当位”。上六虽入于穴，但对新登基的皇上仍有指导的功能，说明上六在家政朝内仍有威信。

“不速之客三人”，指下卦初九、九二、九三三爻。三人即“吉大”。吉大即王者“乾☰”。速是束之繁。三人对饮食政权的统治，内心不服，不受其思想约束，故称“不速之客”。屈服于强权之下，故为“客”。

“险在前”的老九五驾崩，即“难终”。三人投奔上六，即“来”。“三来之己，乃为己援”，对上六“而有入穴之固也”。上六对三人，必须尊敬。尊敬则吉，故曰“敬之终吉”。

第三节 解讼卦

甲 原文

䷅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无咎。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古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福，亦不足敬也。

乙 注解

䷅ 讼，上卦☶，于蓍为西北，纯阴用事，喻家天下暴力专制。下卦☵，于蓍为正北，喻广大贫苦人民。家政凌驾于人民之上，和人民大众背道而驰，引发的争论是“讼”。

“有孚”指讼卦一卦之主九二。“窒惕”是惕窒的倒语。惕即警惕，窒言乾政权文化暴力专制。王弼注曰：“窒谓窒塞也”。迷夺民思，杜绝言路，不准人民谈论政事，即“窒塞”。塞住人口，使社会万马齐喑，是乾政权的“治”。

窒塞专政，写文章说话，必须用“中”，不能用“终”。此即“中吉”“终凶”。中吉，即居于二位，撰写王霸亡三极皆统，表面又杂乱无章。无统文体称“见大人”，见大人可获吉，故曰“利见大人”。中吉文风，和需卦九二相同。

“终凶”，言居于三位，和应上九宣传，做应声文人。和应上九，受上九宠爱。但持政者的地位一变，其论受贬，应和也随之便被否定，故曰“不利涉大川”。由三位升至上位是“涉大川”。“不利”同凶。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注曰：“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惟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虽复有信而见塞惧，犹不可以为终也，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也。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惧者，得其中吉，必有善听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刚而来，正夫群小，断不失中，应斯任也。”

上卦☰是“上刚”，是文化暴力专制者，下卦☵是“下险”，是被专政的文人。片字只言，认为有损于家政，就有被镇压的危险，故称“险”。在文化恐怖的环境下，写“见大人”的文章，即“险而健”。险而健文体，揭露黑暗和衰亡，即“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言九二。回到人民中是“来”。三极政治家都从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精神养料，是“得中”。得中同“尚中正”。涉大川和家政同唱一曲，便进入家天下的行列，是“入于渊”。渊，深也，统治者洞穴式的幽隐深宫即“渊”。

和民心民意违行是“不和”，不给社会造福是“无施”。反人民者诡称自己有理，是“不和而讼”。千方百计苛虐刮地皮，是“无施而可”。涉难者，即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行动酷虐施暴，是“涉难特甚焉”。“特甚”，今语最反动。强权是真理的社会，九二“有信见塞惧”，所以“得吉也”。

“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此处以复卦作譬，说明行文不能过中。“中”是复古，“终”是复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不”指不准人民发议论的家政头目。“闭其源”，即封民口。闭其源的目的，是“使讼不至”，解决百口嘲谤。“虽每不枉，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每”是晦之省字，指逃不脱覆没厄运的家政。“不枉”，言不制造文字冤案。“终竟”，朝代垮台。此文说明，即使不制造文字冤案，也不准得出家天下要垮台的结论。得出“讼至终竟”的结论，作者不能免凶，故曰“此亦凶矣”。说真话不能免凶。

文化专制社会，善听知音者极少。文中有王道之阳实，别人也理解不了。故曰“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九二是撰写中吉文章的能工巧匠，也是明阳实的知音。此即“必有善听之主焉，其在二乎？”王者居于民中，是“以刚而来”，和家政的言论有区别，是“正夫群小”，结论正确，是“断不失中”。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讼源是政权“天”，和人民“水”“违行”背道而驰所致。消除讼源，要消除“天与水违行”。解决天与水违行，就得考虑“作事谋始”。“作”言建政施政，“事”言为谁服务。

《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荀子·王制》曰：“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亡。”古哲将政治家喻为“器”，喻为“具”，是社会的“形而下”。政治家承载的阶层，是社会的“形而上”。形而上是“道”，形而下受道的支配，故为“器”。“具具”，统治集团的核心君臣。王道君臣，是全民的工具，即“具具而王”；霸道君臣，是多数人的工具，即“具具而霸”；亡道君臣，是少数人的工具，即“具具而亡”。

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组成形式，是原始大同社会，省称“始”。《老子》一章“无名天地之始”言此。乾坤社会，王霸联合取天下为“始”，富贵坐天下为“终”。富贵坐天下，背弃了取天下时的美德，始终不一，二三其德，导致政权和人民两败俱伤。

“作事谋始”，即言继承取天下时，与人民不离不弃的美德，取得政权后，复古恢复大同制。《论语·子张》子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王者革命，始终一贯，中途不变卦。家天下不然，故《大雅·荡》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途背民，即“鲜克有终”。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注曰：“处讼之始，讼不可终，故不永所事，然后乃吉。凡阳唱而阴和，阴非先唱者也。四召而应，见犯乃讼。处讼之始，不为讼先，虽不能不讼，而了讼必辩明也”。孔疏曰：“永，长也。”

初六有王者的独到见解，但不争当甲第，此即“不永所事”。永言出众，所事言从事文化。“小有言”，九四对初六的批判。初六不强争辩，了结了与九四的辩讼，获得“终吉”。象辞指出了“不永所事”的理由。在文化专制社会，紧箍咒不允许学者寻根究底，故曰“讼不可长也”。挨了批判，他人不明，九二是知音，故曰“其辩明也”，辩言九二。

九四批判初六是“阳唱”，初六阐明自己立论的理由是“阴和”。初六不能发端批判九四，因为“阴非先唱者也”，故“不为讼先”。九四批判初六，初六申辩一下，即“见犯乃讼”。适可而止，不进一步批驳，是“了讼”。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注曰：“以刚处讼，不能下物，自下讼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悛，归逋其邑，乃可以免灾。邑过三百，非为逋也。逋而据强，灾未免也。”

九二原为大臣，故称“归”，说明归嫁过皇上。和皇上的政见不合，“不克讼”被贬退。“逋其邑”，由四位逋逃到二位。二位的一义是富贵，是家政的支柱，六二是九五的“邑”。归嫁者“逋其邑”，不称六二称九二，以阳居阴，即“人三百户”。三在《易》内是反时体，百户同阳爻九。百与九皆为阳数，义同。

“不克讼”被贬退，内心不服，仍“自下讼上”，诋毁皇上。“患”言讼时皇上的追随者。“至”是啞的省字，即吃掉。“至掇”同“至”，即啞。“眚”，生之繁。“无眚”即没了性命。九二爻说明，没有言论自由的家天下，权力是“真

理”。故曰“自下讼上，宜其不克”，“窜而据强，灾未免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无咎。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注曰：“体夫柔弱以顺于上，不为九二自下讼上，不见侵夺，保全其有，故得食其旧德而不失也。居争讼之时，处两刚之间，皆近不相得，故曰贞厉。柔体不争，系应在上，众莫能倾，故曰终吉。上壮争胜，难可忤也，或从王事，不敢成也。”

“食”是个多义词，讼卦全论文字交锋，故此爻之食，指揭露和批判。《孟子·滕文公》“此率兽而食人也”，食言压迫和盘剥。“旧”指将要垮台或已被推翻的家政。井卦初六“旧井无禽”，指行将覆没的家政。六三旧德，指已被推翻的家政。取代者为新社会，被取代者为旧社会，源于易。

“食旧德”，揭露批判老家政之失败史，也有危险，故曰“贞厉”。厉的原因是，上有九四，下有九二，“处两刚之间，而皆近不相得”。以“借古讽今”之罪加给六三，即“厉”。但六三有应于上九，上九是皇上承认的权威。上九认可，九二九四也就无可如何，“众莫能倾”，故“终吉”。权威作后盾，行文可保平安。

六三“食旧德”的隐晦处，为的是宣传王道文化，此即“或从王事”。但六三的理论，与上九有应，但上九不承认六三的水平超越了自己，六三“体柔不争”，也不敢贬低上九，此即“上壮争胜，难可忤也，或从王事，不敢成也”。六三爻“食旧德”，只总结了历史的兴废存亡，对王事复古，没有多少补益，故曰“或从王事无成”。六三自己“不敢成”，故“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吉命渝，安贞不失也”。注曰：“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

九四是胸怀宽广的学者，和初六之争，自己认输，即“不克讼”。初六的理论有真理，承认初六的论说，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即“复即命渝”。复即命渝，即“反从本理，变前之命”。信服真理，有好的结局，即“安贞吉”。

初六是基层学者，九四是大臣。爱护初六的论说，要通过自己。此即“为仁由己”。由即通过。为仁由己，见贤能举，故“吉从之”。“洛阳纸贵”的故事，即“为仁由己”之举。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注曰：“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无所偏，故元吉。”

象之“刚来而得中”，指九二。九二是民间王道学者。九五爻“讼元吉”，是家政统治者认可的理论权威，是由九二晋升为九五的通人达才。中国的孔子取得了九五地位，也成了统治者断讼的理论依据。王道文化，居于太阳位。“以中正”断枉直。富贵统治者转周天用不上。

“中”“正”“刚”“公”，是公天下政权所具有的品德。王霸取天下，目的是“日中”，王道复古坐天下，位在太阳“大中”，皆为“中”。日中近太阳，大中居太阳位，是“正”。王霸取天下，由弱变强，由寇变王，体现了领导艺术高

超；王道坐天下，如太阳然，强有力统摄行星和卫星正常运行，是“刚”。取天下解放全社会，坐天下普照全社会，是“公”。

“过”“邪”“溺”“偏”，是家天下政权所具有的品德，跨越日中，转子午以西，走向黑暗和灭亡，是“过”。日施手段，夜玩阴谋，满口仁义道德，行动男盗女娼，是“邪”。风雨交加，内乱外患，疲于奔命，焦头烂额，是“溺”。为富贵效劳，不管人民的疾苦，是“偏”。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注曰：“处讼之极，以刚居上，讼而得胜者也。以讼受服，荣何可保，故终朝之间，褫带者三也”。

“或”，惑也，指当政皇上。“鞶带”官服，喻官。“锡之鞶带”，君主给同观点者加官晋爵，亦即“以讼受服”。“讼而得胜者”，只是或上认可，随着或的驾崩终朝，“以讼受服”者的鞶带官服也随着被脱去，此即“终朝三褫之”。一朝天子一朝臣，“三”是或君的否定体，不承认或的理论。《韵会》曰：“褫，夺衣也。”

家政社会，当政皇上认可的讼论，一时会交桃花运，颂声高奏满天飞。这种文体，只合君主心意，不表真理，和长治久安不挂钩，对社会无用，故曰“亦不足敬也”。

《礼·中庸》曰：“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道即书籍文献。君子之书能留传下来，日益显出他的光辉，即“暗然而日章”。小人之书，一时间如同醒目的目标，但很快被社会遗弃，即“的然而日亡”。

第四章 师卦与比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师与比，皆子午以东之卦。以著论，由震东经东南巽，至离南，是师比时期。霸主武装起义，在王者军师的指挥下，决战中原是“师”。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局转变，各派势力向王霸凝聚，奠定建立新中央的基础是“比”。比类乎今语比赛决出了冠军。

《序卦》曰：“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韩康伯注曰：“夫有生则有资，有资则争兴焉。”

“饮食”指家政。饮食是有产者，即“有生”。有生者占有大量财富即“有资”。有资靠争夺而得，即“有资则争兴焉”。收割大地，如剃如洗，导至四海穷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控诉不公，即“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讼”即怨声载道，怒不可遏，“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某一位英雄振臂大呼，天下云集，是“有众起”。有众起，即武装起义。王弼《明象》所论，“众不能制众，制众者，至寡者也”，故“受之以师”。师即历史上的军师。军师是王道人物，故为“至寡者也”。至言理想可实现，寡同一。大化归一，即“至寡者”。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韩康伯注曰：“众起而不比，则争无由息。必相亲比，而后得宁也。”

“比”是斗文斗武，相互支持，势不两立的统称。革命者和老家政决胜负是“比”；革命势力，逐步凝聚成一股势力，也是“比”。“众必有所比”，指子午以东各派政治力量大联合。不联合，“则争无由息”。战争末期，击败老家政，集结了子午以东的势力，决出称君主的人物，大家承认君主的地位，即“比者，比也”，是“亲比”。战争转为和平，社会走向安宁，即“必相亲比，而后得宁也”。

“师者，众也”，众是师的内涵。《说文》曰：“众，多也。”徐曰：“三人为众，数成于三也。”三人同损卦六三的“三人”，言王霸亡三极。三统全社会，故“数成于三”。《说卦》曰：“坤为众。”䷁坤下--为王道，中--为霸道，上--为亡道。三统王霸亡，故王霸亡皆为“众”。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

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而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而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仁”“人”“直”“众”皆言王者，人即《说卦》“人之道”之省，言王道。任用众之王者，亡道是枉者、不仁者，便置之不用，即“远矣”。皋陶是公天下社会之“众”，伊尹是家天下社会之“众”，都是治天下的能手，都是“师”。

“师者，众也”，即是说，王者之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将自己看成是群众之一。如果施政，便代表全民，与民同舟共济。师不离众，鱼不脱渊，故师是众，众是师。上文“选于众”，即“选于师”。

《书·仲虺之诰》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汤王“选于众”用伊尹，是“能自得师”。能自得师，推倒了夏桀，建立了殷朝，成了“王”。黄袍加身，复辟家政，说师不如自己高明，即“谓人莫己若”，导致政权覆没，成了“亡”。得师王，弃师亡，是乾坤通史。

“师”是形而上概念，泛言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工农领域，各行各业，凡怀有功夫技能者，皆为“师”。师有指导形而下的作用。古哲论师，主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领域。发展生产，极为重视。

《荀子·王制》曰：“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

人师行政，即行“王者之法”。行王者之法，在于“财万物而养万民也”。“财万物”，如今语发展生产。“养万民”，给人民造福。税赋，贸易，货物流通，保护自然资源，让人民“不隐其能”“不疾其劳”，有机会发挥才华，让整个社会其乐融融，“四海之内若一家”。四海之内若一家，即大同社会，东西南北中，五族大和合。

《荀子·儒效》又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行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矣。”

王者人师治理，从王者自身做起。“志意定乎内”，即恪守太阳位，一视同仁普照。“礼节修乎朝”，朝内选贤让能，讲信修睦。“法制度量正乎官”，地方官员按中央指示行事。“忠信爱利行乎下”，言人与人之间，忠实、信任、相爱、互利。官民皆崇尚光明磊落，即“贵名白”。国泰民安，即“天下治也”。家政社会东西南北相涵，是敌我关系。王道治理，四海一家，故曰“白”，自己一家人也。

《礼·学记》曰：“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

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王霸联合取天下，是“教之所由兴”；皇亲国戚坐天下，是“教之所由废”。家政的建立和灭亡，就是一个朝代的兴废史。家政社会的兴与废，以及王道的归宿，都不能公开，王者人师施教，也只能立足于学者悟道的基础上，以求自我觉醒。

“道而弗牵”，即三极之路，都显示在学者面前，走何道，由学者自我选择。学者选择了王道，即“道而弗牵则和”。和，应也，成了王道的知音。王道学问，是能使人自强的妙药，成了王者的知音，学者自强不息，无压抑感，逐步改变自己的观念，即“强而弗抑则易”。启发学者寻根究底，但“藏用”不公开，让学者动心思索，即“开而弗达则思”。认识王道，改变观念，动心思虑，就是“善喻”学者。喻，明也。

《学记》又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此四者，指取天下时，如何和霸主打交道。“预”是前知本领，做不到的事，或做而有隐患，不去实施，即“禁于未发”。能做到的事，抓住时机去做，“当其可之谓时”。时，是也，即利于取天下。取天下，军师是主体，霸主言听计从，不干扰军师的施政，即“不陵节而施之”。“孙”，顺也，也就是王霸按才能发挥作用。“摩”，是相互学习的譬称，亦即“相观而善之”。王霸集团，有上四德，取得扭转乾坤的胜利，即“教之所由兴也”。

同文又曰：“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政令已发，弊多不利，废止执行，即“发然后禁”。臣下置废令不顾，照行不误，即“扞格而不胜”。腐败成风，奢侈化民，威胁政权，提倡“勤苦”，希望重学取天下时之朴素风气。但时过情迁，不能奏效，即“勤苦而难成”。父传子是“杂施”；不让贤是“不孙”。家政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而衰落，即“坏乱而不修”。君主一意孤行，妄为施政，是“独学”，即独裁学问。排斥忠直，即“无友”。无友不能兼听，故曰“孤陋寡闻”。苟图衣食的文人是“燕朋”。燕朋否定王道传统是“燕朋逆其师”。君主是“燕辟”。燕辟与燕朋观点同，禁绝为公文化，是“燕辟废其学”。学，王道学说。家政是候鸟，故以燕譬之。六者是家政走向衰亡的施教，故曰“此六者，是教之所由废也”。

家政的统治中心是君主，君主称“京师”。《公羊传》桓公九年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何休注曰：“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宫室官府，制度广大。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莫不备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据土与诸侯分职，而听其政焉，即《春秋》所谓内治其国也。”

京师是天子，天子的直辖区，也称“京师”。家政京师，于五行为中央土位，故注曰“据土”。“京者何？大也”。天子分封最多，亦即“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宫室官府，制度广大”，故曰“大也”。“师者何？众也”。君主直辖区，治

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四国诸侯。四国诸侯是“众”。“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据上与诸侯分职，而听其政焉，即《春秋》所谓内治其国也”。

“所以”即所用，所用即为政。为政治乱，基于京师天子，此即“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即君主为政，先得治理好直辖区。直辖区为“近”，众诸侯国为“远”。京师治而不乱，众诸侯国也能做到治而不乱。诸侯治乱，以京师为转移，“治自近始”，要求京师君主自我做起，先治理好直辖区。

《大雅·民劳》曰：“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迓，以定我王。”传曰：“汙，危也。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京师者，诸夏之根本”。

小序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传曰：“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繇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政，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是皇上和人民的对比。人民劳苦已到了极点绝境，即“民亦劳止”。止即绝境。“汙，危也”，言危害社会的厉王。“可小康”，能享受荣华富贵。京师中国如此，诸侯国同样糟糕，解决的办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降实惠给京师劳民，以此绥静四方诸侯。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皇上改起。“诡随”“无良”，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放纵奸臣作恶，即“无纵诡随”，警惕其破坏，即“以谨无良”。诡随与无良，都是不恤政权垮台的小人。他们向最阻碍社会的人学习，即“式遏”，残酷对待人民，即“寇虐”。《正韵》曰：“憯音惨。”惨是心三之复，三即亡道。“明”言南离，喻新政权取代老家政。小人没有垮台的畏惧，即“憯不畏明”。远小人，只有皇上有权。“惠此中国”，也包括了君主自身在内。

“柔远能迓，以定我王”。“柔远能迓”，义同“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绥四方是“柔远”，惠此中国是“能迓”。能迓才能柔远，京师乱哄哄，谈不上柔安诸侯国。“以定我王”，即让周王朝转危为安不垮台。

《礼·缁衣》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文中的民、体、容、身、百姓，是皇上的基础，包括了中央与四方之臣民，君、心、先正，是君主。臣民以君主为中心转机，即“民以君为心”。皇上应当将臣民看成是自己身体容貌。君主施政公平，人民心情舒畅，即“心庄则体舒”。君主尊重臣民，臣民恭敬君主，即“心肃则容敬”。君主不肯离臣民，是“心好之”，臣民不会犯上作乱，是“身必安之”。君主是臣民的仪表，影正影邪，以君主为转移，即“君好之，民必欲之”。

“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里指出持政者与臣民的关系。公天下选贤让能，和平交班接班，政权不被推翻，人民安居乐业，是“心以体全”。家天下只承认富贵是自邑，否定广大人民，使社会成为跛足残废，是“亦以体伤”。霸主取天下，解民倒悬，得到人民的支持，坐了龙椅，即“君以

民存”。家政末期，众叛亲离，被新霸主取而代之，即“亦以民亡”。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这是家天下上行期持政者所具有的情操。“其言”同施政。光明正大不贪污，即“明且清”。政权安定，建设了城乡，人民得到修生养息，即“庶民以生”。

“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这是家政下行期的倒行逆施。“秉国成”即一家子窃夺了革命的成果。“不自为正”，以皇上为首的皇亲国戚，都是邪恶小人，以损人利己为己任。持政者不自为正，结局是害苦了人民，此即“卒劳百姓”。

“京师”是家政五行的总括。家政转五行，每一行都是“师”，故有“水师”“龙师”“火师”“云师”“鸟师”的称名，师皆指当时的首领。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纪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

王霸革命成功，中央居于五行土位，是“黄帝氏”，是“云师而云名”。推倒老家政，在南离开国，居五行火位，是“炎帝氏”，是“火师而火名”。霸主开始谋反，居五行水位，是“共工氏”，是“水师而水名”。霸主震东武装起义，居五行木位，是“太皞氏”，是“龙师而龙名”。家政君主居西兑，居五行金位，成了天上的飞鸟，是“少皞氏”，是“鸟师而鸟名”。

《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师是形而上道，有影响形而下器的作用。王霸亡三极政治家和其遗风，都是“师”，都为形而下器树立了榜样。

五行是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请参阅《五行十干章》。

《杂卦》曰：“比乐师忧。”韩康伯注曰：“亲比则乐，动众则忧。”忧乐的一义，即主动与被动。武装起义的初期，革命者居于下卦䷁坎，力量弱小，处于防御地位，故为“忧”。忧的原因是，以民众的姿态出现，故为“动众”。战争转化，革命胜利已成定局，革命者居于上卦䷁坎，力量强大，处于主导地位，故为“乐”。乐的原因是各派势力凝结在比胜者的大旗下，以君王的姿态出现，故为“亲比”。

第二节 解师卦

甲 原文

䷆ 师，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九五：田有禽，利执言。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乙 注解

䷆ 师，䷁ 上 ䷁ 下，坤为地，地即地道霸道。坎为水，地下之水是江海。江海喻王道。江海王道承载霸道，进行改天换地的正义战争是师的内涵。《说卦》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老子》八章曰：“上善若水。”滋润人民和上善，皆言下卦坎。用正义战争推倒桀纣，是“师贞”。贞，正也，即正义战争。

王弼注“丈人吉无咎”曰：“丈人庄严之称也。为师之正，丈人乃吉也。兴役动众，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庄严之称”，即庄严之人，亦即“丈人”。《尔雅·释宫》曰：“六达谓之庄。”《释诂》曰：“严，敬也。”“六达”同初六之“律”。家天下是地球公转反映出来的五行体。五行的根是太阳，故太阳称“六达”，也称“六律”。六达，也就是太阳般的通人达才。六达王者，将人民看成是太上皇，对人民恭恭敬敬，故曰“庄严”。“丈人”，即师卦之主九二。丈人同古哲中的“大人”“大丈夫”。

“为师之正”，之，行也，言用兵。“为师之正”，即行师征不正，推倒老家政。能胜任为师者，只能是九二。行师用兵是“兴役”；兴役不能不牵涉到全社会，即“动众”。兴役动众，责任重大，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只能吉，不能无功凶，故曰：“无功罪也，吉乃无咎也。”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注曰：“毒犹役也。”

王者军师，用兵必须统摄王霸亡三极造反者。三极三人为“众”。此即“师，众也”。忠于王道传统，忠于人民，救民出水火，改变国家四分五裂，濒临灭亡的局面，推倒祸根老家政，即“贞，正也”。统率全民，扭转乾坤，建立新的中央，即“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站在王者的立场讲，“王”有两个含义：一是破旧立新，推倒老家政，建立一统的中央；二是复古反本，实现天下为公制。上文之“王”言前者。萃卦象，涣卦象，家人九五之“王假有庙”，同“可以王”之“王”。《荀子·王霸》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天下，民心也。民心归向汤武，汤武谓王，离去桀纣，桀纣谓亡。王即取而代之，掌了中央大权。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是“可以王”的关键所在。“刚中”是王道军师九

二，如伊吕。“行险”是霸主六五，如汤武。九二适应六五变化代兴的良好愿望，是“刚中而应”。组织上，六五是君，九二是臣，六五是九二的行命者，故以“行险”称六五。险即九二。六五行险，不是独裁，而是照九二的决策行事，此即“行险而顺”。顺即六五言听计从。“刚中而应，行险而顺”，表明王霸同心。《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言乎此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以此”，即“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毒犹役也”，役即战役。王霸联合，用战役扫荡老家政，即“以此毒天下”。《大雅·桑柔》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天下和民，都指老家政。老家政用暴力贪财害民，即“荼毒”。用亡道之道，还治亡道之身，用暴力还击暴力，即“毒天下”。民同“众”，破旧立新，是全民的心愿，故“民从之”。救民出水火，故“吉”，吉无过咎，故曰“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地即上卦坤。中，内也。水即下卦坎。“地中有水”，表明王霸二人取天下，王者水，是居下承载体。王者是霸主的指导者，故曰“师”。“容民”，言组织上包括了亡道势力反叛者。“畜众”，即承载饥寒交困的人民大众。

“畜”是王者承载人民的自我比譬。坤卦，王者自喻为“牝马”，心甘情愿让大众乘御。受人民乘御，就是人民的孝子，因此“畜”与“孝”义同。《礼·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谓之畜。”“顺于道”，即顺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不逆于伦”，即不和民心民意背道而驰。

王者取天下，以畜承载人民；坐天下同样以畜承载人民。《庄子·天地》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畜天下”，即以做人民的牝马孝天下。生活与民同甘共苦，是“无欲”。持政者无欲，人民富裕，即“天下足”。施政“以百姓心为心”，廉洁奉公，不做富贵的头目，即“无为”。持政者无为，人民也无为，大家无为，即“万物化”。渊，深也，喻江海。江海喻公天下政权。持政者选贤让能，讲信修睦，是“渊静”。持政者安静，人民也安静，即“百姓定”。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注曰：“为师之始，齐师者也。齐众以律，失律则散。故师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异于否？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师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师出”即发动战役。“以律”，即考虑人民的利益和军师的权力。“律”即军师之法。《前汉·律历志》曰：“律，法也。莫不取法也。”师的本义，是解民倒悬，救民出水火。解救人民，是革命者的“律”。律通过军师体现出来，即“以律”。师出不以律，和老家政的军队相同，趁战争之机，践踏人民，即“何异于否”。否即老家政。残害人民的战争，胜与败，结局相同，皆“凶”。《书·仲虺之诰》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人民渴望解倒悬，满足人民求解放的愿望，是“师出以律”，应达到的目的。

“齐师”，即《说卦》的“齐乎巽”。师和巽皆指军师。关羽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孔明令斩，即表明“齐师”。打了胜仗，给人民造成残破伤害，律亦不宽恕，即“失令有功，法所不赦”。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注曰：“以刚居中而应于上，在师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宠，为师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师得吉，莫善怀邦。邦怀众服，锡莫重焉，故乃得成命。”

“在师中”，指明九二是解放战争的中心指挥者，只有战果辉煌，才能无咎，即“吉无咎”。王三指六五。王霸亡三极，本是同根生，是同胞大一。同胞大一，即乾“一”九。大一人众分裂，王霸亡各占为“三”。汤武是“王”，故曰“王三”。王三委任军师行权，即“锡命”。王三锡命，是霸主对军师的信任。九二以德报德，关怀王三，即“怀万邦也”。万邦同王三。九二通过王三万邦，来统率革命大军，并取得全胜，此即“行师得吉，莫善怀邦。邦怀众服，锡莫重焉”。

“王三锡命”，同上文的“行险而顺”，“怀万邦”，同上文的“刚中而应”。王霸相依为命，亲密无间，如孔明与刘备然，故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即“乃得成命”、成命同“王”。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注曰：“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进则无应，退无所守。以此用师，宜获舆尸之凶。”

六三是昧于军事的亡道取天下者。或，惑也，不明用兵，故称“师或”。六三野心很大，应于上位，想席卷全国，故以“大”称之。以其凶败而告终，故曰“大无功”。无功凶败，死亡惨重，就是“舆尸”。《说卦》曰：“坎，其于舆也，为坚多眚。”六三之统是“坎”。舆即战车。坚言六三反抗坚决。“多眚”，即灾难多，死伤众，也就是“舆尸”。

“舆尸”的原因是，弱小的武力，暴露在强敌面前，是“以阴处阳”。弱小的武装，和强敌正面作战，是“以柔乘刚”。理想是占领全国，但人民不支持，是“进则无应”。不进据守，又无巩固的根据地，是“退无所守”。兵法大忌，六三无一不有，故获得“舆尸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注曰：“得位而无应，无应不可以行，得位则可以处，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虽不能有获，足以不失其常也。”

六四以阴居阴，故曰“得位”。六四不谋求解救初位苦难的人民，故曰“得位而无应”。无应，六四的势力不能扩大，故曰“无应而不可以行”。不可以行，亦即“不能有获”。六四的队伍不践踏人民，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故曰“得位可以处”。六四处子午以东是“左”。用兵不如九二高明，是“次”。左次不会凶败，故曰“未失常也”。六三脱离人民用兵是“失常”。六四得地利，和当地人民结合，人民支持，是“未失常”。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注曰：“处师之时，柔得尊位，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故曰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执言而无咎也。柔非军师，阴非刚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主，则众不从，故长子帅师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田”言征讨，“有禽”言老家政。“执言”言擒拿桀纣。枪打出头鸟，擒贼

先擒王，是“执言”。言即家政的发号施令者。《尚书》中的“誓”，后代的“檄”，都是“执言”文告。《文心雕龙》论述了檄的文体，请看《移檄》章。

六五爻“柔得尊位”，以霸主为主，行师有两个前途，故有“长子”与“弟子”之分。《尔雅·释亲》曰：“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历史进程，王道先生，故为长子，为“兄”。霸道后生，为次子，为“弟”。居于五位，用兵行师，长子胜任，弟子不能胜任。此即“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此句之“贞”，在“长子帅师”之后，即“长子帅师，贞；弟子舆尸，凶”。

以史例论，孔明是长子，刘备是弟子。刘备伐东吴，是“弟子舆尸凶”的例证。长子“以中行”，用兵居于二位，是用兵的内行，弟子居五位，离开了人民，用大中行，是用兵的外行。刘备失败，即“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指六五用兵，须后发制人。六五的地位尊贵，但力量不强，故为弱者“六”。弱者不主动进攻，是“阴不先唱，柔不犯物”。敌来犯我，执言回击，行师有理，可以争取敌垒中的正直人士，瓦解其军心，此即“犯而后应，往必得直”。坤文言曰：“直，其正也。”直即有正义感的人。

“柔非军师，阴非刚武，故不躬行，必有授也”。这是另一种情形，六五不亲征，任用他人挂帅。任用长子得吉，任用弟子蹈凶。廉颇是长子，巩固了赵国，赵括是弟子，削弱了赵国，此即“长子帅师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注曰：“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上六表明，战争结束。大君霸主，步老家政的后尘，实行皇亲国戚专制，即“大君有命”。有命即富有者施命行政。建立新家政是“开国”，政权为一家子效劳是“承家”。政权否定人民的权利，是“小人勿用”。少数豪门贵族是小人，置民心民意不顾是“勿用”。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说明霸主功成私不退，贪天之功为己功，将军师和五湖四海英杰浴血奋战之功劳盗为己有，即“正功”。正功即居功。霸主正功，皇亲国戚，封王封侯。小人统治，目中无民，给人民带来灾难，即“必乱邦也”。

天下人的天下，变为一家贵族庄园，小人作威作福，扰民害民，民心不服，用暴力慑服，以守卫家政的血腥专制，此即“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宁邦即专政人民，“非，其道也”，即否彖“否之匪人”之“匪”。人民成了富贵的牛马，即“非，其道也”。其道，即家政暴力专制。

第三节 解比卦

甲 原文

䷇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乙 注解

䷇ 师卦王霸取天下，居二位立足于人民中，故 ䷆ 在下卦。战局转化，革命者由民变为王，由被动转为主动，是 ䷇ 比卦，故 ䷆ 居上卦。坎由下卦地中，转化为上卦天中，取得胜利是“比吉”。比即群雄决战中原，决出雌雄，成雄者为“比吉”。比吉即比赛的得胜者。

“比吉也”，是王道军师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胜利。“比辅也”是霸主言听计从，照王者指意行事，所取得的成功。比吉比辅，组成领导核心，革命队伍服从指挥，是“下顺从也”。“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是由师转化为比的组织保证，成功的关键。

“原筮，元永贞无咎”。注曰：“处比之时，将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贞乎？夫群党相比而不以元永贞，则凶邪之道也。若不遇其主，虽永贞，而犹未免于咎也。使永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

战争结束，新政权建立，王霸一道复古，建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是“原筮，元永贞”。只有原筮，元永贞，才能做到国泰民安，政权与人民，两全皆美，故“无咎”。

《系上》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辞也者”，即王霸政治家。“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指王霸的政治归宿不同。霸主升天成富贵，是“仰以观于天文”。王者叶落归根，承载人民，是“俯以察于地理”。观于天文者，昏聩为“幽”，察于地理者，通达为“明”，是“是故知幽明之故”。明者走“原始”之道，幽者行“反终”之路。原始者长生久视，如大同社会然；反终者重蹈覆辙，最终被推翻，是“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许慎注《淮南子·原道训》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以天体论，“原”是太阳；以人类进化论，“原”是原始大同社会。太阳普照，大同政权如太阳普照全民，即“本道根真”。大同政权，兼顾政

权和人民，即“包裹天地”。天指政权，地指人民。上下平安谱写的历史，即“以历万物”。《文心雕龙》第一章是《原道》，亦取此义。原是事物之初始，于数为“一”。

《前汉·律历志》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政权的性质是龟象。按照龟象出现的先后是筮数。大同社会之“龟象”最先出现为“一”，霸道“龟象”其次为“二”，亡道“龟象”最后为“三”。上文的“原筮”和蒙卦象之“初筮”，都是“一”的隐称，指大同社会，也指复古。

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长，指王霸二人。霸主中途不变卦，不复辟，禅位给王者，自己北面称臣，是“元永贞”。《书·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原筮，元永贞”复古，是霸主最美好的选择。“原筮，元永贞”，即恢复黄帝尧舜之公心治理。

实现复古，有一个统一国家，消灭强龙地头蛇割据的过渡。这个过渡，通过九五王者来完成，即“以刚中也”。国家不能一统，就是“群党相比”。群党相比，仍有子午卯酉的对立，有对立，便不是仁义礼智信的五族共和。

革命战争结束，不复古便复辟。复辟即“不宁方来，上下应也”。注曰：“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五独处尊，莫不归之，上下应之，既亲且安。安则不安者托焉，故不宁方所以来，上下应故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与；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不宁方来矣。”

霸主黄袍加身，居于五位，成了富贵小人的天子。六二是天子代表的富贵。富贵有权有钱，暂时成了宁方。初六、六三、六四、上六，社会的大多数，与之无应，是“不宁方”。“莫不归之”的暂时统一，又将分裂，因此九五六二之宁，实际是“不宁方”。“不宁方来”，即政权建立在矛盾相冲的中心。

“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与；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无者”是人民的大多数，“有”是富贵。人民希望富贵施惠即“无者求有”。富贵不明人民支持之重要，不满足人民的愿望，即“有者不求所与”。人民受欺凌压迫是“危者”，希望得到政权保护，即“危者求安”。但苟安的持政者，不会保护人民，即“安者不求所保”。

人民的良好愿望落空，能通达的一条路，就是向富贵学习，成为富贵，以霸主为榜样，冒死争夺五位，此即“上下应也”。上下应，即“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不宁方来矣”。霸主短暂的“苟安”，潜伏了大动乱。

“后夫凶，其道穷也”。注曰：“将合和亲而独在后，亲成则诛，是以凶也。”

九五以下的四、三、二、初，都是九五的和亲爻。后夫是上六，乘御九五，不向九五折首低头，不低头便遭九五镇压，故“后夫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注曰：“万国以比建。”

赢得战争胜利，由九二转化为九五，即“地上有水，比”。“先王”是王者军师的称谓。“先”同前文“原筮”。王道是三极政治之先，故以“先王”称王者。成立以霸主为首的政府，即“建万国”。万国即万物霸主领导的国家。任命有功之臣治理一方区域，是“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注曰：“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为比之首，祸莫大焉，故得有孚盈缶，然后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处比之首，应不在一，心无私吝，则莫不比之。著信立诚，盈益乎质素之器，则物终来无衰竭也。亲乎天下，著信盈缶，应者岂一道而来，故有它吉也。”

“初”是太阳中心王道之位。王霸皆诚信居中，比翼双飞不离弃，大家无咎，即“有孚比之无咎”。霸主中途变卦，成为富贵的头目，即“夫以不信为比之首，祸莫大焉”。祸即政权和人民两伤。人民大众倒霉，统治者也晦气。

《尔雅·释器》曰：“盎谓之缶。”注曰：“盆也。”《正韵》曰：“缶，音否。”“盎”是央的繁字，指能巩固中央的四海才能。家政社会，小人在朝，君子在野，贤能被否定，被分裂出去，珠玉变成了缶器瓦盆。“缶”心怀人民，故为“质素之器”。“有孚盈缶”，亦即“著信立诚”，量能授官，将天下英杰，调动到政府里，此即“有孚盈缶，然后乃得免比之咎”。“终来”，即持胜坐天下。政府内人材济济，野无遗贤，即“则物终来无衰竭也”。

“终来有它吉”，指施惠于被推翻的老富贵。居于王者的立场讲，我是王，汝是霸，它是亡。给失掉政权的人以出路，即“应不在一，心无私吝，则莫不比之”。莫不比之，基于解放全社会，亦即“亲乎天下”，故“有它吉也”。有孚盈缶，而又有它，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复古奠定了基础。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注曰：“处比之时，居中得位，而系应在五，不能来它，故得自内贞吉而已。”

六二是少数富贵，是九五霸主的支柱。二是下卦之“内”，五是上卦之“内”，彼此富有，故曰“自内”。“贞吉”，即忠于九五皇上。对皇上无限崇拜，莫逆于心，即“不自失”。富贵相交，如大观园之贾王薛史，将贫贱拒之门外，即“不能来它”。它言贫苦大众。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注曰：“四自外比，二为五贞，近不相得，远则无应，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

六三是比卦中的亡道势力，他们不承认王霸革命成功，居于阳位反抗，即“比之匪人”。“匪人”即否定新政权。六三不合时宜，完全孤立，近与六二六四不相得，上位又无应，只有灭亡，故曰“不亦伤乎”。《杂卦》曰：“明夷，诛也。”韩康伯注曰：“诛，伤也。”伤即被诛。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注曰：“外比于五，复得其位，比不失贤，处不失位，故贞吉也。”疏曰：“凡下体为内，上体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

六四是家政中的王者大臣，辅助九五霸主治理，即“外比之”。九五虽然复辟了家天下，但还有人民的观念，故以“吉”和“贤”称之。王者相辅相成，是内比，辅助霸主是“外比”。历史证明，恢复战争创伤，安定社会，没有王者的“外比”，家政不能稳固。“外比于贤”，同“从上”，上即皇上九五。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注曰：“为比之主而有应在

二，显比者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用其中正，讨伐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此可以为上之施，非为上之道也。”

居于九五爻言之，九五是王者，六二是广大的人民及人民中的王霸贤能。九五公开任用王霸贤能，罢免亡道官员，即“显比，王用三驱”。公布为官条件是“显比”。为复古打基础是“王用”。罢免亡道官员是“三驱”。三驱是驱三的倒语。三为亡道。驱三即“失前禽”。

“诫”是戒之繁。三驱扩大打击面，伤害了邑人六二，使邑人震惊和戒备是“诫”。三驱正确，即“用其中正，讨伐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虞，忧也。“有常”同三。“邑人不诫”，不会扰动基础，故“吉”。

王霸取天下，亡道也卷了进来，即“前禽”。为复古打基础，有个“黜陟幽明”的任务。前禽成了被革除的对象，亲面缩小，故曰：“所亲者狭矣。”所亲者狭，无妨大局，故曰：“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

驱三，也分别对待：“趣己则舍之”，即真心悔过自新，向九五靠拢，“舍之”留任。“背己而走则射之”，即不改有常观念，背叛九五，则射而灭之，此即“爱于来而恶于去也”。

“显比”施政，要求官员“位正中”，行天下为公制。“位正中”是过渡施政，用九五霸主位，未用太阳位。故曰“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居太阳位是“大人之吉”。罢免前禽，安定社会，是“为上之施”。“为上之道”是大化归一，王道复古。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以终也”。注曰：“无首后也。处卦之终，是后夫也。亲道已成，无所与终，为时所弃，宜其凶也。”

中国历史上的田横、窦建德、张士诚等人，都是“后夫”，抵抗到底，归于灭亡。

第五章 小畜卦与履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韩康伯注曰：“比非大通之道，则各有所须以相济也。”“履者，礼也。礼所以适用也。故既畜则宜用，有用则须礼也。”

比卦是统一国家后，复辟了家政之卦。家政，即政权对富贵的承载和对大众的乘御，此即“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小，富贵；畜，承载富贵和奴役大众。奴役人民太露骨，于是继承前朝家政的衣钵，制定维护家天下的“有礼”制度，即“物畜然后有礼”。礼是大同公天下和夏商周三朝家天下的遗风。遗风公私相杂，家政弄不清楚，混说混用。王者趁机宣传大同文化，“故受之以履”。履言下卦王者兑。小畜为履创造了条件，没有小畜之时机，也就不会有履的时事。小畜与履，皆子午西之卦。

“比非大通之道，各有所畜以相济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排斥了人民，皇亲国戚专政，即“比非大通之道”。家政为了富贵的利益，王者为了宣传大同文化，即“各有所畜以相济也”。小畜，对王者来讲，是对少数明哲之士的孝敬和奉献；对亡者来讲，是对富贵的孝敬与奉献。王与亡两极，都为少数人服务，故《杂卦》曰：“小畜，寡也。”寡是少数，亦即“不足以兼济也”。富贵不兼济大众，王者也不能兼济大众，故为“小畜”。

“履者，礼也。礼，有所适用也。故既畜则宜用，有用则须礼也”。王者做人民的鞋，尊敬人民，身处民下，是“履者，礼也”。施政应民所求，是“有所适用也”。“既畜则宜用”。“既畜”，指济于彼岸的富贵；“则宜用”，则，效法也，效法前朝适宜于自己的制度袭用之。“宜用”即“有用”。“有用则须礼”，须礼即装饰门面的胡须。须礼，即需卦象之礼，有用就用，不用便割去，如同人的胡子。

家天下由南离火升至中央土，是鼎盛时期，鼎盛向西兑转折，即“小畜”。此时的君主是小畜上九的“月几望”，履卦象之“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的好景时期。“月几”家政君主，“望”是望月。此时的皇上有实权，即“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疚即病态之久。皇亲国戚左右政局，君主被操纵，即“疚”。“光明也”，光言王道思想，明也，使君主懂了一些政治，成了“刚中正”。“帝位”即九五王位。

汉武帝时处“月几望”，他以“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疾光明也”的身份继位持政。他受日光覆照，明白了不少政事。他想在月几的基础上，行尧舜之道，以此巩固家政的温柔富贵。武帝在一篇制书中说：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世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即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前汉·董仲舒传》）

“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永惟万世之统”，是他“广延四方豪俊”“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的原动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先入为主，希望汉王朝“传之无穷，施之罔极”。

武帝也察觉，“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同上）

《老子》六十二章曰：“道者，万物之奥。”道是王者的书，奥是不知所云然，王者的书，对武帝是“奥”。制书一连串发问，表明了“万物之奥”。董仲舒的对策，论及了治太平的王道治理，武帝“天子览其对面异焉”。“异焉”，只感到不同他论，不理解董的本意，即“奥”。王道文化，对家政来讲，始终是奥秘。

仲舒对策曰：“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修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圉圉空虚四十余年。教化之渐，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见本传）此即论述灭纣建周，升入地中土持政，为成康之隆，圉圉空虚四十余年，说明是王风“教化之渐”，王道“仁义之流”的产物，是继承王道传统的善应，非“伤肌肤”刑杀之效。周朝建国至成康盛世末期，类乎建汉经孝文至武帝。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饬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事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此之谓也”。（同上）

武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君主，他对内严刑酷法，对外野心勃勃。文景的家业，很快被他荡尽，刘家的好运已去，武帝蒙在鼓里。董仲舒以秦为例，说明武帝已步入此道。“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不二法门，“齐之以刑”。

《红楼梦》产生于乾隆时期。乾隆类乎汉武，也是位卖弄文才而不明王道内涵的刚中正。曹雪芹指出，历史上的家政都已进了坟墓，大清在劫难逃。一回《好了歌》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世人”即治人，时代的统治者，与“神仙”义同。神仙是离开人间升了天的富贵。“功名”同《老子》一章的“有名”。功言功成私不退，贪人之功为己功，名即政权。“姣妻”同爱卿，喻忠臣。“儿孙”，家政的接班继位君主。

世人神仙，一崇尚功名，将政权看成是聚宝盆摇钱树。二崇尚金钱，贪如王熙凤。三崇尚忠臣，武帝网罗“贤良修洁博习之士”，也是“只有姣妻忘不了”。四崇尚儿孙接班人，奢望不要成桀纣。

升天成神仙是“好”，从神仙滚下来是“了”。好必然转化为了，如盛夏必然转化为隆冬一样，这个规律，神仙难逃。“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好中孕育了，了中包藏了好。乾坤转易，谁能永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家政不亡，便不好，如要好，家政完蛋祸根倒。《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平等的男人，平等的女人；平等的持政者，平等的人民，是“若要好”之“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才是好。

注解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高垄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蟒袍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阐述家政运行史，位理定名，基于《周易》。注解所论，说明家政治理，不能脱离乾坤转易。乾卦与坤卦，泰卦与否卦，复卦与剥卦，大过卦与小过卦，既济卦与未济卦等，皆论述家政通史和改朝换代史，也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化代史。

注解着重说明，乾坤转易，人群由贫贱变化为富贵，由富贵又蜕化为贫贱。“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皆叙述由富贵蜕化为贫贱的凄凉景象。“蛛丝儿”喻文臣武将。“结满雕梁”喻众多。此语同《老子》九章的“金玉满堂”。“绿纱”草房屋檐生出的草帘。“蓬窗”，用蓬草塞窗孔的窗子，喻无纸糊窗。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脂，旨之繁，言皇上的圣旨。《韵会》曰：“浓，厚也。”圣旨厚道。《说文》曰：“浓，露多也。”圣旨给人群降了膏露。“粉”，分之繁，指分裂出去的神仙。香是五行中央土气，喻美好。是浓与香只是“说”，空话而已，实质是“两鬓成霜”。两鬓即二宾家政，“成霜”是秋风刑杀。两鬓成霜，对浓和香的否定，施政以暴力为主。

“昨日黄土高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昨日，被推翻的朝代；今宵，现今持政的朝代。持政者享受被底鸳鸯之乐，占有满箱金银之财。今宵基于“转眼”，不能永保，最终成了乞丐。眼同目，目是网之对。以鱼网作譬，王道持纲，亡道转眼，转至终日，就是乞丐。

末代君主是桀纣，桀纣难免咒骂，故曰“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夺了中央大权的取代者，要总结前朝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感慨前朝不能长命，即“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即不知；“自己”，持政者；“归来丧”，即自己的政权也已进入大出丧期。霸主复辟，黄袍加身之日，也就敲响了自己政权的丧钟。“归来”同复卦的“七日来复”，即复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政权步入衰退即“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训有方”，言实行富贵超人教育，办贵族学校，说统治者如何由平民爬上高位，如何保全了皇冠等，但有方教育，往往失灵，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强梁取自《老子》四十二章，指善于增强富贵统治的铁腕人物。“梁”即十二辰会的大梁，与西兑同位，指暴力专制者。“膏粱”富家子弟，言富贵内部通婚。烟花巷，妓院。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蟒袍长”。是家政追随者的肖像。道德轻薄，争名夺利无止。穷时自怜破袄寒，富时又嫌蟒袍长。嫌蟒袍长，喻称臣不满足，一旦势成当王莽。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家天下社会，三极抗衡，子午卯酉对立，阴阳五行交替，你争我夺是“乱哄哄”。朝代更迭，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升天的神仙进入他乡，归了海的贫贱回了故乡。儒道两家都将大海喻为“故乡”，升了天的云水是“他乡”。家政知识浅薄，不知故乡，即“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荒唐即无唐，此爻表示即“--”坤。--体中心无实，即亡唐。唐指王者尧。无王者无中心的坤体，转到终点，即“到头来”。到头来同《系上》的“原始反终”。家政由北坎起步，周天一匝，再转回北坎，即“到头来”。争夺到的一切，被取代者拿去，即“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二十八回曰：“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是“作嫁衣裳”的预断。古哲将贫贱升为富贵喻为“嫁”。老家政的一切一切，都是新家政的嫁妆。

家政鼎盛时期，皇上学了传统文化，想实行尧舜之道，便进入了“梦中梦”境。他不明白“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这个自然规律，奢望万世享荣华受富贵，奢望四海太平，人民安分守己做他们的奴隶。他们感到传统文化有用，于是征召文士，大量出书，以文饰其重视文德、重视传统。

王道人物趁势大力宣传王道文化，想培育自己的知音。作为文化领域，自古王道是旗手；武化领域，霸道是旗手。《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老子》七十九章曰：“圣人执左契。”他们都主张，不能让出文化旗手，要掌好文化大旗。左契同师。贾宝玉和贾政的关系，就是王道和亡道的关系。亡道用王道文化为自己涂脂抹粉，王道文人又备受家政的摧残。五回“大观园试才题对联”，三十三回贾宝玉挨打，即表明了这种关系。

《老子》六十二回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

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

“道者”“此道”，皆言王道文献。王者的书“含三为一”。具有王霸亡三极成分。为王道服务，故为“善人之宝”。能为亡道装璜门面，亡道感到有用，故为“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以保，因为“美言可以市”。五音西金为商，商贸交易为市。市言家政。“可以市”，可为家政服务。旗号、招牌、幌子、对联、名称，都可用王道文化。“尊行可以加人”，为王者服务。“尊行”，王者之实践，用于自身，不是说得动听。

“人之不善”，之，行也。亡道行暴政，不会遗弃美言丽辞，故曰“何弃之有”。“立天子、置三公”，指对王者的尊重。天子即太子，言文化旗手。“拱璧”“驷马”，厚礼，言其礼贤下士。出任不如出书，故曰“不如坐进此道”。霸道用王者的书取天下，亡道用王者的书美容化妆坐天下，最终被推翻，此即“以求得，有罪以免邪”。王霸亡三极皆可用，书行于全民，“故为天下贵”。天下，全民之称。

小畜和履表明，王道和亡道，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似聋人对奏，各有所求，不是演奏给对方听的。武帝与乾隆所论，王者知其所指。董仲舒与曹雪芹所论，二位皇上不知其所云。家天下太平时期的文化盛世，王亡两极，都做传统文化的文章，归宿截然不同。

第二节 解小畜卦

甲 原文

䷈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乙 注解

䷈ 小畜之上卦是 ☰，☰ 是东南维王者，是纯阳用事体。下卦是 ☷，☷ 是西北维亡者，是纯阴用事体。纯阳纯阴，正好对立。处于家政小畜亨的时期，社会

安定，对立未暴露。此时的乾体持政者，感到文化有用，崇尚文化。王者趁势乘御于乾体之上，来宣传王道文化，社会便出现了“小畜亨”的时事。

“畜”表达政治家承与乘双重性。承言为谁服务，做谁的牛马；乘言乘御谁，将谁当做牛马。《礼·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注曰：“顺于德教。”孝即畜，王者承载全民，做全民的牛马。“顺于道”，与自然同步；“不逆于伦”，不与民心民意背道而驰。《庄子·天地》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于得而鬼神服。”“畜天下”，做全民牛马。条件是“无欲”，生活简朴，与民同甘共苦。“无为”，与人民不离不弃，不升天成神仙。“渊静”，政权礼让交接，不同人民争利。“通于一”，同顺于道，不逆于伦。

《礼·儒行》曰：儒“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疏曰：“无义则去是难畜也。”此畜指给家政做臣，受家政乘御。儒不求厚禄，故“易禄”。从道不从君，不做君主的工具，故“难畜”。做不做畜，以家政的施政为转移，非时非义谓反道逆伦。此畜谓被乘御。

《老子》五十一章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六十一章：“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畜皆乘御。“德畜之”，德，得也。为了夺得声色货利，受贪得无厌乘御，是“德畜之”。德畜的结果，是被推翻“覆之”。大国指势力强大的地方军阀，“兼畜人”，即兼并土地，奴役乘御那里的人民。《系下》的“服牛乘马”，《庄子·秋水》的“落马首穿牛鼻”，都指王道文化对家政的乘御。

家政皇上做富贵的牛马而承载之，将人民大众当做牛马而乘御之。王者做人民大众的牛马而承载之，将一小撮作威作福的富贵当作牛马而乘御之。这是中国的通史。

“小畜亨”，王弼注曰：“不能畜大止健，刚志故行，是以亨。”家政承载富贵，乘御大众，是小畜亨。王者承载王道文人，乘御家政，也是小畜亨。大畜卦是内战结束，并制止了战争而转向和平的卦。全民的大多数得到了利益，是“畜大止健”。畜大，即孝敬了大众；止健，即乘御并战胜了亡道乾马。小畜卦“刚志故行”，只为富贵效劳，又在滋生战乱，故“不能畜大止健”。乾，健也。乾为马。乾、健、马，指战争。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升了天、掌了权，或者成为名人的水是“云”。六四王者和九五君主是“密云”。密云，即亲密的君臣。九五无应，故称“密云”。但是密云不密。六四有应于初九，他关心初九王者的成长。王亡亲密，只是表面现象。“不雨”即不能给人民大众降恩泽。“自”是事物之所由始。大同王道，是自是始，故以“自”称六四。“我”从戈，喻“衽金革”尚暴力的九五。“西郊”即西交，指子午以西之交际。子午以西，亡道为制主，王者无实权。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注曰：“谓六四也。成卦之义在此爻也。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故上下应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应之，三不能陵，小畜之义。”

彖后之“小畜”，指家政之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是王者之小畜。自然天体的形成，太阳为初，地球为二，月球为三。人类进化，王道为初，霸道为二，亡道为三。以植物譬之，由下而上，小畜卦表明了三极之位。

月球三	亡道位	—	上九	} 正应
地球二	霸道位	—	九五	
太阳初	王道位	--	六四	
月球三	亡道位	—	九三	
地球二	霸道位	—	九二	
太阳初	王道位	—	初九	

大同社会，只有初二三，人群分裂，八卦相荡，乘承抗衡，出现了四五上。

六四成了时代文化的权威，大家公认他的地位，此即“上下应之”。“曰小畜”，言王者之小畜。政治时事的出现，以政治家的成功或失败为标志。六四的出现，便构成了小畜卦的“成卦之义”。此时的六四，为了减缓社会动乱的速度，只乘御亡道九三。九三是否定公心的先锋，但与上九无应，只好屈从六四，此即“三不能陵，小畜之义也”。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注曰：“小畜之势，足作密云，乃自我西郊，未足以为雨也。何由知未能为雨？夫能为雨者，阳上薄阴，阴能固之，然后蒸而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复道，固九二之牵复，九三更以不能复为劣也。下方尚往，施岂得行？故密云而不能为雨，尚往故也。何以明之？夫阴能固之，然后乃雨乎。上九独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进而舆说辐也。能固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雨既处。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则能雨明矣。故举一卦而论之，能为小畜，密云而已。阴苟不足以固阳，则虽复至盛，密云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彖总论一卦之体，故云密云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既雨既处也。”

“健而巽”，䷧由下往上读，䷪为健，䷫为巽。健而巽，即用王霸思想教育明哲。“刚中而志行”，即打霸主的旗号，来宣传王道思想，也就是以刚中而行志。“刚中”霸主，如汤武。文德“刚中而志行”，才能得通，即“乃亨”。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家政提倡文化，尊重文士，是“尚往”“自我西郊”的产物。取天下为来，坐天下为往。“尚往”，即富贵承载富贵，不管大众的疾苦。“自我西郊”，崇尚文化，网罗文士，也正如《红楼梦》五十六回所说“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而已，只是穷词，并不实行。

王氏注文，着重说明“未足以为雨”的原因。“阳上薄阴，阴能固之，然后蒸而为雨”。阳上是王者，“薄阴”，减损统治者的特权和消费，家政照办，即“阴能固之”。减轻压迫，减少赋税，人民得了实惠，即“蒸而为雨”。持政者不给王霸施惠，即“不能制初九之复道，固九二之牵复”。九三是亡道的先锋，感到小畜蜕化不彻底，“更以不能复为劣也”。家政“尚往”，下卦三爻推波助澜也“尚往”。大众无所得，即“雨之未下”“施之未行也”。

上九是亡道，但有王霸思想，是家政小畜的制动之主，制约了“九三升进之路，故九三不可以进而舆说辐也”。舆是车箱喻上九，辐是车轮喻九三。上九不准九三行独裁，九三不满上九，亡道与亡道不相得，同车箱和车轮脱了节，即“舆说辐也”。上九能部分满足九三的意愿，即“能固其路而安于上”。尚往放慢速度，即“既雨既处”也。

“彖全论一卦之体，故曰密云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既雨既处也”。以一卦之体而论，是王道与亡道的关系，只讲文，不给大众施实惠，“故曰密云不雨”。以一爻之德而论，是亡道和亡道的关系。上九施雨给九三，九三暂时屈从上九的治理，是“既雨既处”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注曰：“未能行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

风即上卦王者䷊，天即下卦亡道持政者䷈。王道文化被亡道接受，并作为应声虫而采用，即“风行天上”。行天上即对家政的乘御。处于此时，王者只能“懿文德”，不能施雨于大众。疏曰：“懿，美也”。为少数明哲之士服务，使他们美化身心，成为忠诚的王者，即“懿文德”。懿文德，同《系下》的“通神明之德”。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注曰：“处乾之始，以升巽初，四为已应。以阳升阴，复自其道，顺而无违，何所犯咎，得义之吉。”

初九与六四皆为王道。六四居于权威的地位，初九“懿文德”争取六四的地位，即“复自道”。文化由王者掌握，以鸣争名，即“以升巽初”。争鸣不算犯咎，故曰“何其咎”。王道文化有了继承者，故曰“吉”。“义”是王者对人民应尽的义务。“懿文德”也是义务。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不少出自王者之手。他们贫困潦倒，无名无利，其论著向人民奉献了孝心，成了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得义之吉”。王者升至王者位，尽了孝心，即“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注曰：“处乾之中，以升巽五，五非畜极，非固己者也。虽不能若阴之不违，可牵以获复，是以吉也”。

《说文》曰：“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礼·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王道文化对亡道的教育喻为“牵”，喻为“引牛之縻”。縻，绳也。马是西北乾，牛是西南坤，羊是正西兑，皆在子午西，指亡道。犬是东北艮，在子午东，指霸道。学者效马效羊，也就是以家天下专制为归宿，“右牵之”，让他们走入马羊群。学者效犬，以统一国家，改朝换代为归宿，“左牵之”，让他回到人民中。左牵九二回到子午东，不和家政同流合污，是“牵复吉”。子午东是“—”，子午西是“--”。牵复于子午东，怀有中心三“白”，故曰“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注曰：“上为畜盛，不可牵征，以斯而进，故必说辐也。己为阳极，上为阴长，畜于阴长，不能自复，方之夫妻，反目之义也。”

上九是舆，是妻；九三是辐，是夫。上九是巽，是长女，女扮男妆仍是女，

故为妻，即“上为阴长”。九三是乾，为阳为夫，即“己为阳极”。上九不满足九三的要求，夫妻不和，即“舆说辐，夫妻反目”。《韵会》曰“说与脱通”。上九网罗天下之士，希望巩固家政，还能听取他人的意见，九三主张完全独裁，但无力制服上九，即“不能正室也”。室同妻。《礼·曲礼》曰：“三十曰壮，有室。”有室，有妻。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注曰：“夫言血者，阳犯阴也。四乘于三，近而不相得，三务于进而已隔之，将惧侵克者也。上亦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逼己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惧除保无咎也。”

六四有应于初九王者，故为“有孚”。小畜时期，六四的理论抑制九三，而且直接乘御之。因此九三最恨六四，认为六四是升上九的路障，想杀害六四，故为“血”。上九是能左右九三的制主，对六四也怀戒备，故为“惕”。九三不敢下手是“血去”，上九放弃戒备是“惕出”。血去惕出，要求六四与上九政见同“上合志也”。与上合志，“上亦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逼己而不敢犯，故得血去惧除保无咎也”。惧同惕。上九警惕六四，怕六四望高逆反。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注曰：“处得尊位，不疑于二，来而不距，二牵己挛，不为专固，有孚挛如之谓也。以阳居阳，处实者也。居盛处实而不专固，富以其邻者也。”疏曰：“五居尊位不疑于二，来而不距。二既牵挽而来，己又挛挛而迎接。志意合同，不有专固相逼，是有信而相牵挛也。”“邻谓二也”。

九五是霸道文人之最尊者，心怀王道，故曰“有孚”。九五居于尊位，以阳居阳，名气很大，但不是“专固”的学阀，愿提携九二，故曰“来而不距”。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九二，即“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富以其邻，同“不独富也”。《礼·儒行》曰：儒者“多文以为富”。此爻之富，言知识丰富，也就是“多文”。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注曰：“处小畜之极，能畜者也。阳不获亨，故既雨也；刚不能侵，故既处也。体巽处上，刚不敢犯，尚德者也；为阴之长，能畜刚健，德积载者也。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故曰妇贞厉也。阴之盈盛，莫盛于此，故曰月几望也。满而又进，必失其道，阴疑于阳，必见战伐，虽复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既雨既处”之既，即既济卦之“既”，指济于彼岸的富贵。富贵得实惠处高位，即“既雨既处”。人民无实惠，即“阳不获亨”。亡道想改变现政令，又无能力，即“刚不能侵”。巽上九控制政权，即“体巽处上”。九三不敢政变，因上九有王霸文武的支持，即“尚德载也”，亦即“为阴之长，能畜刚健，德积载也”。上九控制九三，是“妇制其夫”；乘御六四，是“臣制其君”。上九很忠于自己的地位，但危险，即“妇贞厉”。妇与妻同，指上九。

“月几望”，即“阴之盈盛莫盛于此”。家政君主，真正握有实权者，是小畜时代之上九，故称“月几望”。望只是暂时现象，“满而又进，必失其道。阴疑

于阳，必见战伐。虽复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满而又进，必将转缺，即“必失其道”。转至下弦月，“必见战伐”。军阀混战，人民造反，家政镇压，即“战伐”。社会虽然乱，但推倒家政的时机不成熟，举义旗一定失败，此即“君子征凶”。

王弼注“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曰：“夫处下可以征而无咎者，惟泰也则然。坤本体下，又顺而弱，不能敌刚，故可以全其类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则其进各有难矣。大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犹不肯为坤之顺从也。故可得少进，不可尽凌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复则可，至于九三则舆说辐也。夫大畜者，畜之极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进，而上九说征之辐。”

小畜时期，家政虽有内讧骚乱，人民也有反叛。此时的君子不能出征，时不在泰，出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惑也，不识时务。小畜时期，是“积极”时期，也就是积聚三极造反势力的时期，不是改天换地的泰时，也不是制止战争的大畜时。

第三节 解履卦

甲 原文

䷆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决履贞厉。象曰：决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乙 注解

䷆之上卦䷀天指家政，下卦䷆泽指王者少女，亦即大象的“上天下泽”。履和居处义同，三极政治家所处的承乘位，皆谓之履。履卦的一卦之主是兑六三。六三有应于上九，用少女般的文采，居于上九乘御九五家政君主，是“履虎尾”。九五弄不清六三的本意，不设文字狱，放行了作者和他的书籍，即“不咥

人”。啞，食也，喻刑杀镇压。六三成了时代的名山大川，取得“视履考祥”的成功，即“亨”。“履虎尾，不咥人亨”，指在文化暴力专制下，继承了王道文化，并成长为文豪。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注曰：“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为履主，以柔履刚，履危者也。履虎尾而不见咥者，以其说而应乎乾也。乾，刚正之德者也。不以说行夫佞邪，而以说应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

“柔履刚”即柔乘刚。六三是民中的少女西施，其书有乘御九五刚的内容。乘御皇上不被咥食，基于“说而应乎乾”，即六三的书和九五有共性，合于九五的口味。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本意是抑制武帝的野心，武帝看了“大说，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见《前汉·司马相如传》）“说而应乎乾”，作者不被镇压，文亦流传。《大人赋》的大人本意，也告诉了明哲之人。赋云：“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见《司马相如传》）中州在东南维，纯阳用事。

家政皇上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片纸只言逆于其心，便会有文字狱大祸临头，故“履虎尾”是极为危险的。险而不见咥，说明九五还有“刚正之德”的一面。“说而行夫佞邪”，是吹喇叭文人的谄谀。“说而应乎乾”，在于褒王贬亡，有合其心意的一面，故六三不见咥也。

《说文》曰：“虎，山兽之君，从虍从几，虎足象人也。”虎是霸主的譬称，是一个朝代破旧立新的开山祖。汤武刘邦皆为“虎”。黄袍加身，复辟家政。皇亲国戚升高上山成了“山兽”，虎便是“山兽之君”。虎能成为山兽之君，是王者支持的结果，故曰“虎足象人也”。人即人道王者，伊尹、吕尚、张良，皆为虎足象人。乾卦文言曰“风从虎”，即言王霸结合，风王者做了虎足。

“尾”有二义：一指事物之转化，至尾，原来的属性不再存在。按乾卦，霸主虎经历四个时期。秘密活动于地下称“潜龙”，决战中原称“见龙”，黄袍加身称“飞龙”，成为独夫称“亢龙”。履虎尾之“尾”，即指亢龙。亢龙是虎史的结束，故曰尾。六三履于上九亢龙位，对九五是乘御，故曰“履虎尾”。王弼注遁卦初六曰：“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虎尾，即虎之最在体后者。由下而上，上九是“虎尾”，由上而下，上九是“虎头”。《庄子·盗跖》之“料虎头，编虎须”言此。虎与龙义通。

二，“尾”喻政治集团的部属。九四“履虎尾”，即言给九五做臣，与彖之“履虎尾”貌同神异。《荀子·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剌者邪，头舐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遄而事已。”这些“尾”都指家政部属。有了部属起事夺权，即“尾生而事起”。众叛亲离，皇上成了孤家寡人，权被取代者夺去，即“尾遄而事已”。

“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彖论成卦之体，也就是构成某一政事的人事。六三履虎尾，如司马相如写《赋》，曹雪芹写《红楼梦》，都是成卦之体，即“一卦之所以为主”。六三“履虎尾”武人为于大君，

用武力乘御九五大君，导致凶败。彖之所论与爻之所论，有很大差别。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注曰：“言五之德。”刚中正，指九五履帝位，居五位。“不疚”，皇亲国戚尚不能左右政局。“光明也”，光，太阳光，喻王道文化；明也，使九五懂了居帝位之术。《集韵》曰：“疚，久病也。”家政统治一久，皇上成了傀儡，作不了主，久病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辩上下，同上九的“考祥”，亦即通过文化考察辩明九五的水平。定民志，同上九的“视履”，亦即给王者指明安身立命之术。九五称“上下”，基于家政上台又下台。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注曰：“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素，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

素，本也，喻王道；华，末也，喻亡道。初九“素履往”，如渊明撰写《桃花源记》然，歌颂公天下之美好，抒发自己的理想，不和时代挂钩，“无犯物”，故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注曰：“履道尚谦，不喜处盈，务在致诚，恶夫外饰者也。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履道坦坦，无险厄也。在幽而贞，宜其吉。”

二位是民位。“履道”同行正道。“坦”，日之繁。“坦坦”，同《大学》之“明明德”。生活于人民中，不出名，故称“幽人”。“贞吉”同“坦坦”。著述简洁，没有鸩酒，着重正面教育，即“务在致诚”，“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孔疏曰：“不以居外为荣，居内为屈。”“隐之与显，在心齐等，故曰隐显同也”。《鬼谷子》是幽人的著作。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注曰：“居履之时，以阳处阴，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免于凶，而志存乎王，顽之甚矣。”

履是小畜的延续，主流是弄文，六三反时动武，故以“眇”“跛”“顽”称之。眇，一目，看问题片面；跛，腿长短不齐，行动不便；顽，愚陋知浅。六三自信心足，故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即志在上九，乘御推翻九五，取而代之，“为于大君”。六三不识时务，被九五吃掉，即“履虎尾，咥人凶”。

“不足以有明”，“不足以与行”，给王者指出，六三反时动武，不算“有明”，不能与行。原因是，六三“以阴居阳”，将弱小的武力暴露在强敌面前；“以柔乘刚”，和强大的九二正面作战。此即“位不当”，亦即“不修其所履”。“武人为于大君”同“志刚”，打倒九五自己做皇上。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注曰：“逼近至尊，以阳承阴，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以谦为本，虽处

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

《系下》曰：“二多誉，四多惧。”居臣位履虎尾，给皇上做尾巴，乾乾夕惕，才能免咎；稍有疏忽，大祸临头。司马迁因一句话受了宫刑，是愬愬不够所致。《韵会》曰：“警惧谓之愬。”愬是朔心之复。东北艮占山为王为朔心，此时造反者警惕性高，故曰愬。九四能“愬愬”，也可以实现理想，“志行也”。撰写时代的著作，远离皇上，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行。以阳居阴做尾，可写出高水平的书，故曰“终吉，志行也”。朔，月初，初一初二之时。

“九五，决履贞厉。象曰：决履贞厉，位正当也”。注曰：“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故曰决履贞厉也。履道恶盈而五处尊，是以危。”

九五出卖了良心的文人，处于五位，镇压王霸文人，忠于家政专制，即“决履贞厉”。“决”，决也，即处决。“履”即正，言王霸文人。九五决履，得力而残忍，故曰“位正当也”。李斯是一个“决履贞厉”的人物。厉，始皇。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注曰：“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以视履而考祥也。居极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六三的书籍，内含二义。一曰“视履”。视，示也，给王霸学者指出立身处世之哲学，乐天知命，以应穷达。二曰“考祥”。考，考察。祥，羊示之复，指家政。祥不明六三的本意，故取得“其旋元吉”之成功。六三升于上九，家政承认其地位，故“高而不危”。“其旋元吉”，对王者来讲，是大有喜庆之事，此即“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第六章 泰卦与否卦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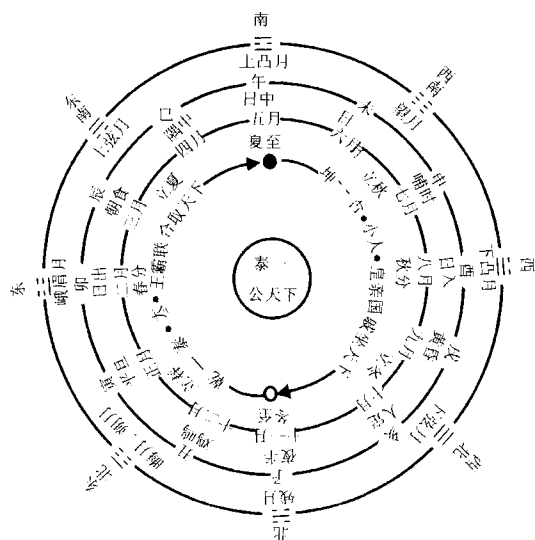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总论

“泰”是三人水之合字，同☵☵。☵是水。古哲以水喻人。活人由阳气、阴气、阴阳气三者组成，故为“三人”。《谷梁传》庄公三年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阴是阴气，指月球之气；阳是阳气，指太阳之气；天是阴阳气，指地球之气。阳气主生，阴气主死，阴阳气“一身而二任焉”，生而养育为阳，死而埋葬为阴。生物是阳气、阴气、阴阳气的三合体，人亦如此。公天下社会，人与自然同步，都是“泰一”体。

夏禹王，家天下，大同社会解体，人群分裂，泰一一分为三。大同传统的继承者，托位太阳称“王”。富贵专制传统的继承者，托位于月球称“亡”。王霸联合取天下，破旧立新，托位于地球称“霸”。王、霸、亡三极，是泰一的分裂，故“乾一”由三个三组成：“- - -”。乾称阳爻，称九，基于此。左三是地球阴阳气，喻霸道；右三是月球纯阴气，喻亡道；中三是太阳纯阳气，喻王道。

亡道专制是“否”，否即否卦表明的内涵。否卦之否，即否定天下为公传统，否定太阳的功用，将王道和广大人民排斥于政权之外，只给亡道与变了卦的霸道以合法地位，故坤“- -”是两个三的合体，称阴爻，称“六”。

否泰二卦着重论述王霸联合取天下之“泰”和皇亲国戚持胜坐天下之“否”。黄帝尧舜坐天下，复古后王者南面称君，是“泰一”。王霸联合取天下，王者运筹决策，就指挥而论，是“主”，地位是军师，是“从”。霸道革命，形质不一，故古文“泰”以“𡗗”明之。𡗗即大二。为了醒目，现作《泰否图》。



图中可以看出，以月公转喻之，朔月至望月为泰，泰即《系上》“乾之策”。望月至晦月为否。否即《系上》“坤之策”。以地球自转喻之，子时夜半至午时日中为泰，午时日中至子时夜半为否。以地球公转喻之，十一月冬至至五月夏至为泰，五月夏至至十一月冬至为否。泰为王霸联合取天下，否为皇亲国戚坐天下。中心是太阳，喻大同泰一公天下。

王霸亡三极，是泰一的分裂，本是同根生，故皆含“泰”的属性。泰，也写成太和大。泰、太、大，三字相通。

《前汉·天文志》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此文出自《史记·天官书》。泰作太。《礼乐志》曰：“惟泰元尊，媪神蕃禧。”师古注曰：“泰元，天也。蕃，多也。禧，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淮南子·原道训》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许慎注曰：“二皇，伏牺（羲）神农也。”《原道训》又曰：“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

“泰一”“太一”“泰元”“泰古二皇”“物之大祖”“声之大宗”，都指托体太阳的王道人物。“中宫”言太阳所居之位，在太阳系之中心。“天极星，其一明者”，言太阳之德为恒星。“天极”同大极，指明太阳是太阳系的统摄体。太阳系天体中，只有太阳是“明者”，故曰“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言太阳位是王者的政治归宿所，将分裂的泰一，重新合而为一。

“惟泰元尊，媪神蕃禧，经纬天地，作成四时”，原于《系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只有。泰元同天，指王者。尊，南面称王。媪神同地，指霸主。媪神禅让，泰元称王，对媪神霸主，福气也多。王霸共同持政，社会将安定，即“乾坤定矣”。乾坤定矣，义即“经纬天地，作成四时”。四时言春夏秋冬，地球经历东西南北，子午卯酉。家政社会，四时相冲，转易取代，乾坤不定。泰一持政，如《老子》二十五章所云：“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是“乾坤定”。乾坤定，即“作成四时”。遵循自然规律，人的一生，生养长壮，老衰病亡；稼穡生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正常生息，人祸不起，即“作成四时”。

泰古二皇，是大同社会的元首。“得道之柄”，言施政利而不害。“柄”是木与丙之复。木言春生，丙言光明。只有“立于中央”的太阳，方可称之。“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同《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根据人民的要求颁布政令，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四方”，言中央统属的东西南北领域，即全国。

原始大同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故称“物之大祖”“声之大宗”。社会贫富对抗是“有形”，泰否转易是“有音”。大同社会，不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故曰“无形”；不存在“汉，无论魏晋”之交替，故曰“无音”。《原道训》又曰：“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而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

“清静”，要求持政者廉洁奉公，不扰民害民，此为王者的落脚处，故曰

“德之至也”。“柔弱”同仁，要求热爱人民。爱民是施政的纲领，故曰“道之要也”。“虚而恬愉”，要求给人民自由和安乐，在此基础上行命，为“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言令行禁止，井井有条；“殷然反本”，言同守大中，随元首转动。“无形”同“一”，一即“无匹合于天下者”。在对立方存在是有匹合，无敌对势力是“无匹合”。无匹合，省称“无”，亦称“无为”。

《序卦》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泰言王霸联合取天下，革彖称“汤武革命”。革命者由寇变王，击败否塞，取得中央大权，即“泰者，通也”。通即由被专制者变为专制者。革命成功，不王则亡。复辟亡道，即“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否即排斥王道，与民为敌。与民为敌，将被取代，此即“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是“叁”的同义语，即同人彖的“天与火”。天言霸主汤武，火言军师伊尹吕尚。家政泰时取天下而得通，否时坐天下而得塞。泰否周天，谱写了一个朝代的通史，也谱写了三公抗衡的大变革史。

《红楼梦》十三回曰：“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取了天下者，由贫贱变为富贵，是“泰来”，是“荣”；被叁推翻，由富贵变为贫贱是“否极”，是“辱”。辱——荣——辱，转回原地，是“周而复始”。北坎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一个朝代的葬身所。由子经卯、午、酉，又转至子，在温柔富贵之乡享受了一番，烟消火灭，一败涂地，是“否极”。泰来之荣孕育了否极之辱，是自然规律，不可逃避，故曰“岂人力所能常保的”。“福兮祸之所伏”言此。

《杂卦》曰：“否泰反其类也。”泰一人群分裂为三极族类，三极族类的信仰者继承者也是类。作名字是族类，作动字，是信仰、继承、崇奉、效法，照样学样。孔夫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上知是王道，下愚是亡道，两极的族类观坚定不移。

“否泰反其类也”，指霸道而言。霸主在子午东取天下，尊重王道军师，言听计从，故泰卦为“—”。乾的中心体是王道。霸主居子午西，否定王道，自作主张，成了富贵的工具，故否卦为“--”。反其类，即效法的对象发生了质变。基于此，泰时否定的施政，否时全部恢复，如取天下打富济贫，坐天下损贫益富。

王霸亡是泰一的分裂体，皆具“泰”的属性，因此亡道也是“泰”。亡道之泰，指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食前方丈，后车千乘，金银满箱，官冠满床，飞黄腾达，有权有钱。《尔雅·释天》曰：“西风谓之泰风。”疏云：“西风成物，物丰泰也。”西风，居子午西的富贵，丰泰，言其豪华享受，养尊处优。

《大雅·桑柔》曰：“大风有隧，有空大谷。惟此良人，作为式谷；惟彼不顺，征以中圻。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笺云：“西风谓之大风。”《玉篇》曰：“隧，墓道也。”

“大风”即西风泰风。否定公天下传统的政权，无本无源，在向坟墓迈进，即“大风有隧”。“大谷”同《老子》六章的“谷神”。王弼注曰：“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谷即中央泰一。“有空大谷”，即排斥了中央王者。“良人”，王者；“式谷”，元首。“惟此良人，作为式谷”，意思是：只有王道，才能作为元

首。“不顺”，和人民背道而驰。“中垢”指变了质的霸主。“惟彼不顺，征以中垢”，意思是，家政统治的整个历史时期，依霸主为施政依据。“垢”同姤卦之姤，言定鼎开国承家的霸主。

“贪人败类”，同“有空大谷”。富贵贪得无厌，故以“贪人”称之。《尔雅·释诂》曰：“类，善也。”善即良人。贪人遗弃了取天下时的军师王者，即“贪人败类”。《荀子·赋》曰“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也指霸主毁掉了自己，也否定了王者。“弃其耆老”同“败类”。“听言”，歌功颂德之谄言。《正字通》曰：“怨谤亦曰诵。”“诵言”，逆耳诤谏之言。听颂拒谏，即“听言则对，诵言如醉”。

“用匪其良”，言任人唯亲，损人利己。“覆俾我悖”，将王者和人民又逼上了梁山。“覆”言霸主“反其类”。《释诂》曰：“俾，使也。”我，王者自称。悖，叛逆。霸主由效类王道变为效类亡道，是对王道的覆悖，王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背叛否塞政权，是我悖。

《老子》二十九章曰：“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行、随、歔、吹、强、羸、挫、隳，是否泰抗衡而产生的力量消长现象。旧政权用武装取了天下，新霸主如法炮制，是“或行或随”，被动方是“歔”，主动方是“吹”。虚消吹长，是“或歔或吹”。势力对比，兵多将广为“强”，兵少将寡为“羸”，是“或强或羸”。动乱对抗，归根结底，两败俱伤，是“或挫或隳”。造成挫隳的根源，是否道崇尚的“甚”“奢”“泰”。甚言贵族是超人；奢言其纵欲消费；泰言其作威作福。去此三者，天下自定。

第二节 解泰卦

甲 原文

䷊ 泰，小往大来，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乙 注解

䷊ 泰，坤上乾下，内含二义。一，下卦乾指取天下的泰方新霸道，上卦坤指坐天下的否方老亡道。老亡道垮台，新霸道上台，即“小往大来”。小往大来，同“否极泰来”。往是失权，来是掌权。新霸道替天行道，打富济贫，人民支持，取得政权，是“吉亨”。此为泰时全卦大体。二，下卦乾是王道，上卦坤是霸道，王道承载霸道，就子午东泰方讲的，是空体。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往来”“内外”言蓍⊙，⊙之中心是“内”，周体是“外”。居内持政是“来”，失权居外是“往”。小即否道家政，大即泰道王霸。王霸为吉，取了天下，谓之“吉亨”。上言上卦坤，下言下卦乾。

“小往大来”“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就泰否对立双方全局讲的。泰方为大，为君子；否方为小，为小人。“君子道长”的时刻，在卯时日出至午时日中，其统为东南巽。王者纯阳用事，决战中原，故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时刻，在酉时日入至子时夜半，其统为西北乾，亡者纯阴用事，暗无天日。强龙地头蛇割据，外族侵寇，国土沦丧。

“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论泰方之和德。

“交”表达人群的接触关系。睽卦九四“交孚”，王弼注曰：“同志相得而无疑也，交孚之谓也。”同志相得“交孚”，言政见一致，莫逆于心。屯卦彖“刚柔始交而难生”，言对抗交恶。初九武装造反，六二镇压，双方交火，产生了灾难，故曰“难生”。《系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易”言互通有无，余缺调济，是平等的各求所需。

“天地交”，言王者下卦乾，与霸主上卦坤，近而相得，彼此和睦，同于家人卦九五的“交相爱”。刘备得了孔明后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得水也，此即“天地交”。万物同地，指霸主。“通”言信任军师，言听计从，接受军师的指导。《说卦》曰：“坎为耳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万物通”，言能自得师，能接受王道正言。

“上”言霸主坤，“下”言王道乾。君臣相得，团结一致，即“上下交”。上下交的纽带，是“其志同也”。志言政治家的奋斗目标，此志指至南离，夺取中央政权。“同”即同心同德。《书·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尹即伊尹，汤即汤王。“咸有一德”，即“其志同”。“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指能夺得中央天心大政，能取代夏命。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言霸道集团的组织性质。“内阳”乾，指太阳喻王道军师；“外阴”坤，指地球喻霸道首领。太阳制中，地球随行，即“内健而外顺”。内健而外顺，同益卦象之“天施地生”。泰时王霸所以能吉亨，在于太阳般的王者施气，地球般的霸主施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与大自然

规律同步，与王霸的才能相等，故泰而得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王弼注曰：“泰者，物大通之时也。上下大通，则物失其节，故财成而辅相，以左右民也。”

大象所云，是王者在泰时的施政方针。在运筹决策上，王者居内制中，是主体；但在组织上，霸主是上卦君，王者是下卦臣，王者是从体，故以“后”称王者，喻为霸主的皇后。“财”是贝和才之复，贝是通货喻生产，才是人才，指官员。发展生产，培育新政权人才，即“后以财成天地之道”。《易》学认为，复古与复辟，都必须破旧立新，不经过泰卦的变革，复古与复辟都谈不上，此即“辅相天地之宜”。天称君而复古，地称君而复辟。“左右民”，言对霸主的指导，如孔明指使刘备然。“民”指霸主。

“物大通之时”，言王霸居于制主地位。“上下大通”，是对“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注解。“物失其节”，是“小往”“小人道消”的说明。物指否卦老家政，失其节，同失控，言风雨飘摇，被动挨打。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王弼注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已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故以其类征吉。”孔颖达疏曰：“汇，类也。以类相从，征吉者也。征，行也。上坤而顺，下应于乾，已去则纳，故征行而吉。”

取天下，选拔革命队伍中的领导人，即“拔茅茹”。茅茹是矛如的繁字，即大象的财之“才”。中原逐鹿，要有进攻武人，故以茅譬之。《说文》曰：“茅，菅也。”菅是草官之复，言落草为寇之官。茹，同也，三阳有相同的好武功。《水浒传》一百〇八将，都是茅茹。

“拔茅茹，以其汇”，指选拔落草官员的方法。《尔雅·释兽》曰：“汇，毛刺。”注曰：“今谓，状似鼠。”疏曰：“汇即猬也，其毛如针。”《说文》曰：“似豪猪。”《广韵》曰：“似豪猪而小。”

家政武力强大，其武装统帅，也就是君主，喻“豪猪”。泰方武力弱小，其武装统帅，也就是造反首领，喻“汇”，汇即刺猬。豪猪与刺猬力量不相称，故曰“似豪猪而小”。豪猪与汇，是集聚针刺矛如的统体，故豪与针，皆喻部下官员。“拔茅茹，以其汇”，即辅相一位能凝聚豪针的人作首领，如吴用辅相宋江然。“初为类首”言此。

家政末期，民心思变，三阳造反，三阴响应，此即“上顺而应，不为违距”，亦即“上坤而顺，下应于乾，已去则纳”。纳言人民拍手欢迎，因此初九“征吉”。志是射的。在外言老家政，三阳矛头主攻老家政，即“志在外也”。在外同象之“小”“小人”“外阴”。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王弼注曰：“体健居中而应乎泰，能包含荒秽，受纳冯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弃，故曰不遐遗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犹配也，中行谓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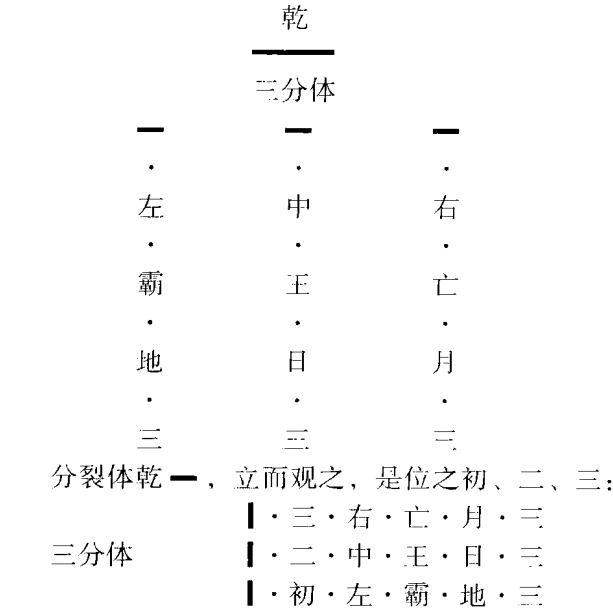
“荒”是亡之繁字，指亡道营垒中的叛逆者。团结荒人一道打天下，是“包

荒”。“冯河”亦称暴虎，类乎今语个人英雄主义。冯河造反，不懂依靠人民，如同无舟渡水，甚至侵犯人民的利益，故孔疏为“愚顽之人”。“用冯河”，即任用冯河，共同战斗。荒与冯河皆为亡道，对王道来讲，是“遐远”之人。不将荒与冯河拒之门外，即“不遐遗”。凝聚三阳英杰，不要党系，即“朋亡”。朋亡，即“无私无偏，存乎光大”。光言太阳，大言三阳三阴，凡“志在外”者，皆包用之，即“存乎光大”。

“得尚于中行”，即“体健居中而应乎泰”。尚，配也，也就是辅相左右。“中行”“泰”，皆指六五霸主“泰乙”。五位是太阳位，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霸主身为坤六，说明力量弱小，如文王居岐之时，已成为凝聚取天下者的中心，故曰“中行”。左右泰乙取得最后胜利，即“得尚于中行”。得，得道者九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王弼注曰：“乾本上也，坤本下也，得泰者降与升也。而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复也，无平而不陂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动不失其应，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故无咎也。信义诚著，故勿恤其孚而自明也，故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初九是霸道，九二是王道，九三是亡道，三阳以“乾☰”表达。三阳本为泰一，故也以“乾☰”表达。乾☰天地未分，人群生活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之中。乾☰天地分裂，人群生活于“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动乱社会之中，其义如下：



王霸革命成功，亡道九三步老家政的后尘，复辟小人专制，是九三☰爻的时事。九三复辟，泰时的三阳从而分裂，“无”是无为的略称，指王道的归宿；

“不”是否的省字，指亡道的归宿。王者正视革命失败，又回到子午以东的平民百姓之中，是“无平”“无往”。亡者黄袍加身，弹冠相庆，成为人上人，是“不陂”“不复”。陂同坡，言山路。山高于平，故喻富贵。复言实现了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的理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各归各位，就是“天地际”。

“天地际”，即注文所论，“乾本上也，坤本下也，得泰者降与升也”。“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大变大革，言卦体由䷊变革为䷊。“乾本上”，上即上卦外卦，以著言之，是失权的贫贱周体。“坤本下”，下即下卦内卦，是持政的富贵中心体。居著周为降，居著心为升。亡者成富贵“上守其尊”；王者成贫贱，“下守其卑”，王霸革命的历史结束。由王者居心辅相左右，转化为君主独裁，此即“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即指九三爻的大变大革“天地际”。推翻否道，仍行否政，古哲亦称“换汤不换药”。

“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隐退和留在家政朝内的王道人物。“无平”“无往”是隐退当平民。平民生活艰苦，故曰“艰贞”，伊尹走了这条路。二是“勿恤”不被排斥，在朝做官。王者做官，对家政，对王者都有好处，此即“于食有福”。“于食”，留在朝内。于，在也；食，蜕化也。丰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亡道复辟，便进入昃食路程，故以“食”称否政。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王弼注曰：“乾乐上复，坤乐下复。四处坤首，不固所居，见命则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乐下，己退则从，故不待富而用其邻也。莫不与自己同其志愿，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九三复辟，有应于上六。上六是天下莫己若的人上人。要实现人上人的理想，转至六四，有应于初九。初是著之中心，九是强有力的君主。《说文》曰：“翩，疾飞也。”翩是偏和羽的复字，指“- -”体。只有两端无中心是“偏”。两端如鸟翼，是“羽”。翩翩，指三阴爻。“疾飞”喻病态施政。飞，喻小人行命。

“疾飞”，即“不富以其邻”。富贵是子午以西，贫贱是子午以东，东西为邻。富贵政权损贫益富，即“不富以其邻”。不富以其邻，实质也是家天下的慢性自杀，但六四不明此理，忠于小人，即“不戒以孚”。当了皇上，心满意足，即“中心愿也”。“失实”，即遗弃王者，否定了中心三。“不固所居”，和王道决裂。“见命则退”，同上文之“食”，一代不如一代。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王弼注曰：“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祉。帝己归妹，诚合斯义。履顺居中，行愿以祉，尽夫阴阳交配之宜，故元吉也。”

六五爻是泰乙霸主禅让复古爻。泰卦革命成功，霸主禅让，革命时期的君臣易位，即“帝乙归妹”。《易》将政治集团的核心领导人物喻为“夫妇”。泰时霸主是“夫”，王者是“妇”，亦即大象之“后”。复古建设大同社会，王者做君是“夫”，霸主称臣是“妇”。帝乙归妹，即言地位更迭。帝乙归妹，合于自然，合

于人情，是社会人群交和的起步，故曰“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交言阴阳易位，通言社会走向大通。

《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往为在野，来为在朝，持政者与人民皆有路可走，即“不穷”。没有穷人即“通”，通即“祉”。祉，止也，也就是《礼·大学》所论之“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王霸的共同胜利，故曰“元吉”，元吉即大家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王弼注曰：“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复于隍，卑道崩焉。勿用师，不烦攻也。自邑告命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孔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为体，由基土陪扶乃得。今下不陪扶，城则陨坏，以此崩倒反复于隍；犹君之为体，由臣之辅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倾危，故云城复于隍。”

上六应于九三，是完成复辟之爻。以“城复于隍”作譬，说明亡道断送了革命。城是城墙，隍是护城河。古人建城，就地取土筑版成城，城与隍同时修成。城成基于隍土，隍土喻王者和人民。城成之后，不再用隍，城失陪扶，垮入隍中，即“城复于隍”。

城复于隍，也就是“勿用师”，贪王者之功为己功，由乾化坤，排斥了王道。勿用同不用，师言王者。泰时䷊下制中，否时䷋下制中，王者失掉制中权，即“卑道崩焉”。卑道崩，注解“勿用师”。否定王者，小人自出心裁，即“不烦攻”。“不烦”即否烦，言法网密布。“攻”即相互否定，朝令夕改。

“自邑告命贞吝”。三极政权，代表的人群不同。王者代表全体，霸道代表多数，亡道代表少数。“自邑”即亡道的中心与外周基础，也就是自私自利的富贵阶层。此“自邑”指形而上君主。“告命”即君主颁布的政令。贞，忠也。吝，自邑富贵。亡道政权忠于富贵，即“自邑告命贞吝”。

自邑告命贞吝，政治上必将奴役人民，经济上损贫益富，导致政权和基础的对立，此即“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卑言人民，尊言皇上。统治者内部“不烦攻”，与人民对立令不行，内外不统一，是“其命乱也”。

第三节 解否卦

甲 原文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乙 注解

䷋ 泰坤上乾下，君子制心，小人居周。䷋ 否乾上坤下，小人制心，君子居周。“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泰否是一个朝代中截然相反的两个历史阶段。泰时霸主取天下，以王道军师为枢机；否时富贵坐天下，以亡道君主为枢机。泰卦革命，最终成功；否卦持政，结局凶败，成败的关键，是霸主对王道的认识与信任与否。泰时为“—”，乾有中心，否时为“--”，坤无中心。《书·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治，与乱同事罔不亡。”德与治言中心，故“与治同道罔不治”。“否德”同“否之匪人”，排斥中心成为“--”。依富贵旨意行事，即“与乱同事”，与乱同事，树倒猢猻散，故曰“罔不亡”。

“否之匪人”即彖辞的“天下无邦”，同泰六四之“失实”，同上文之“否德”，皆指对王者的否定，持政者成为“--”体。王者非法，即《礼·礼运》之“大道既隐”。王者信守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与人民心连心，施政膏泽下于民。亡道不允许为民为公，王者失去行命权，即“不利君子贞”。君子贞，即四海之内皆兄弟。

《说文》曰：“否，不也。”徐锴曰：“不可之意见于言，故从口。”《集韵》曰：“口不许也。”王者是天下为公的鸣放者，是真理的主持者。亡道为了一己私利，迷夺民思，杜绝言论，取缔了王者的鸣放权；不准人民说真话，是否政的首要施政。

否道坤体，与人民脱节，中间路断，也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孔颖达疏“观之否”曰：“下体坤，坤为地；上体乾，乾为天。天不下降，地不上腾。天地不通其气，上下否塞，故谓之否也。”否即天地不交，持政者和人民没有共同利害，心不同想，行不同行。

“否之匪人”，否言家政自身。之，行也，言施政。匪，否定。人，《说卦》“人之道”之略，言王道。否定王者的理论和实践，即“匪人”。人被否定，即“天下无邦”。孔颖达疏《尧典》“协和万邦”曰：“万邦谓天下众民。”邦与国都是以区域称人之辞，此邦指中心三王者。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政权和人民，情不相投，行动违错，背道而驰，是“天地不交”，“上下不交”。不交的根本是“万物不通”。万物指开国定鼎的家政君主。君主被声色货

利迷了灵魂，不明天地之大全，不知王道才是真正的制主者，不懂民心民意是持政者的太上皇，因此“不通”。《说卦》云“坎为耳痛”。坎是亡道的归宿，即贪得无厌。有此归宿，致使不通。古人说“牛马聋瞶，不知深味”，即言“万物不通”。

“内阴而外阳”，阴同幽，阳同明，就知识学问而言。《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敢和大自然规律对抗，是“畏天命”；不敢违背民心民意，是“畏大人”；不敢和揭示真理的学问唱反调，是“畏圣人之言”。这是外阳王者恪守的“三畏”。

否道小人，和自然规律对着干，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自以为有权有钱，是非凡超人，作威作福，凌驾于大众之上，是“狎”。狎，犬甲之省，即狂超人。对于大同传统，对于古哲人的理论，随意否定批判，是“侮圣人之言”。这是内阴否政的三不畏。当局者迷，言此。

“内柔而外刚”，就力量的强弱而论。《系上》曰：“刚柔者，立本者也。”又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立本，言统治集团建立在什么阶层的基础上。泰卦立本于大众，故为真正的刚强者，否卦立本于富贵，外貌强大，中心空虚，即《说卦》之“离为科上槁”。孔颖达疏曰：“科，空也，阴在内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体枯槁失本，实质是柔弱者。“昼”同阳，“夜”同阴。政权建立在何极之上，取决于知识之明暗，此即“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政当道，天地不交。虽然如此，恒象所论：“日月得天而久照。”“日月”言月球亡道，“得天”，掌了政权。“能久照”，能维持长期统治。在得天久照的历史时期，统治者躲过了风暴又挨雨，此即“难”。难，内乱外患。

君主居中，省吃俭用，还有人民感情的人是“俭德”。俭德继承了霸主取天下时的朴素遗风。俭德持政，王者帮助他渡过难关，使政局稳定下来，即“君子以俭德辟难”。辟，从难中解脱出来。“荣以禄”，是着锦加花，腐化了的皇上，如隋炀帝。不能用这种人拨乱反正，即“不可荣以禄”。荣以禄，是“以荣禄”之倒语。以，用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王弼注曰：“居否之初，处顺之始，为类之首者也。顺非健也，何可征？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茅茹以类贞，不谄则吉亨。”

泰初九“茅茹”，喻拿刀枪的武人，此爻之“茅茹”，喻持刀笔的文人。“顺非健也”言其为文。武与文皆同否道作对，故以“茅茹”譬之。此爻之“拔”，不是让文人出来当官，而是使之“不谄”，成为大同文化的传播者。为否政歌功颂德是“谄”。谄即“入邪”，亦即“三阴同道，皆不可进”。尊崇圣哲，传播王道人文，即“贞吉亨”。“贞”，忠也；“吉亨”，王道体系。

“以其汇”，即通过文化教育，将理解了“圣人之言”的学者，感召到王道营垒中来。王弼注《明爻》曰：“召云者龙，命吕者律。”韩康伯注曰：“云，水气，龙，水畜也。召水气者水畜，此明有识感无识。命阴吕者阳律，此明无识感

有识。”

升了天的水气是“云”，云喻富贵。“龙”是水畜，喻富贵的统摄力量君主。君主的荣华富贵，将陈世美一流文人感召了去，使之忘本变节，是“有识感无识”，此即“召云者龙”。阴吕是阳律的随从物，以地球喻王道的信仰者。阳律是太阳王者。王者的思想，感召了富贵阵营中的叛逆文士，放弃寄生生涯，叶落归根，回到人民中，此即“命吕者律”。“拔茅茹，以其汇”，让王道文人，苦海慈航。

“志在君”，同“贞吉亨”。君即君子之省。《荀子·王制》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致仕》又曰：“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公天下是大自然的产物，即“天地生君子”。君子是政权和基础的统理体，即“君子理天地”。天，政权；地，人民。君子普覆全载，德如太阳和地球，即“天地之参”。参，同也。“万物之总”“民之父母”“道法之总要”，都指王者如太阳是社会的领导成分。怀此高尚理想，即“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王弼注曰：“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顺，包承于上。小人路通，内柔外刚。大人否之，其道乃亨。”

六二是亡道否塞社会的基础，是权贵富有者。六二全力支持否政，即“包承”。否政代表了六二的利益，得到了实惠，即“小人吉”。小人吉，也就是富贵“路通”。富贵路通，权门交往，即“内柔外刚”。富贵通婚，重礼往来，官官相卫，门当户对，是“内柔”。王者和大众都是贱民，无资格与之交往，拒于户外，暴力专制，是“外刚”。分裂人群的倒行逆施，王者给以无情揭露，此即“大人否亨”。否亨的目的，揭露小人路通非正义，让思想界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即“不乱群也”。中国古代的文史哲，都做了“大人否亨”的工作。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王弼注曰：“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当，所以包羞也。”

包即六三，是否道人群中，野心最大，梦想最高者。六三有应于上九，上九喻最强有力的独夫专制。专制的归宿，自己永远荣华富贵，天下人都成为他的奴隶。《书·说命》曰：“惟口起羞。”孔疏曰：“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秦始皇说他是始皇，儿孙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即“惟口出令”。奢望被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得到的是“羞辱”。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也是对六三描写。空想，即“位不当”。制定的政令兑不了现，也是“位不当”。“俱”同具，政治家是人群工具，俱言六三。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王弼注曰：“处否而不可以有命者，所应者小人也。有命于小人，则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处乎穷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畴丽福也。畴谓初也。”

九四以阳居阴，是在否塞政权中做臣的王者。“有”即有道者。“命”指施政和理论。九四之命，不能行于权贵，此即“处否而不可有命者，所应者小人也。有命于小人，则消君子之道者也”。有命消君子，九四便有咎。

九四有应于初六，初六是贫困而诚实的学者，是九四的知音。《系下》“通神明之德”，即言九四对初六的有命培育。初六乐天知命，不以一簞食，一瓢饮而忧闷，安贫守困，是“畴离祉”。畴，初六。离，附丽也。祉，至善之地，喻大同理想。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王弼注曰：“居尊得位，能休否道者也。施否于小人，否之休也，唯大人而后能然，故曰大人吉也。处君子道消之时，已处尊位，何可以安？故心存将危，乃得固也。”

九五即大象的“俭德”。他想解决家政自身产生的祸患，即“休否”。休，止息也。但爻辞和象辞从王道一面说明，九五“休否”，是不可能的。故注曰：“处君子道消之时，已处尊位，何可以安？心存将危，乃得固也。”否政行暴，对人民欺压盘剥，“休否”必须解决基础的痛苦，行仁政方可。但皇亲国戚决不允许施惠于民，龙椅坐不成，此即“何可以安？”知坐龙椅危殆，打消了休否的念头，可以不倒，此即“心存将危，乃得固也”。

“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大人之吉，位正当也”，都说明，欲“休否”，必须复古，由王道当位，才能做到。“大人吉”，同《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大人之吉”，之，行也；吉，仁政。大人“位正当”居太阳位，阳光普照，才能“休否”。

“其亡其亡”，即否道之灭亡，亦即“休否”。“苞桑”同大人。六二和九三称“包”，指亡道，苞有别于包，言王道。古哲喻霸道为蚕，王者为桑。蚕食桑而成长，以譬霸道是王道培育的产物。《荀子·赋》“食桑而吐丝”言此。大人位正当，人民凝聚在大人的周围，即“系于苞桑”。系于苞桑，才能“休否”，故曰“唯大人而后能然”。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说文》曰“倾，伏也，侧也”。降伏擒拿了老家政，是“倾否”，对老家政自身而言，是“否终”。先与后，古哲以时间喻尊重与遗弃。兑卦象“说以先民”，《老子》六十六章“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都是尊民居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同义语。

“倾否”取代老家政之后，尊重亡道皇亲国戚，遗弃王道和人民大众，即“先否后喜”。否为“--”，喜为“—”，由乾变坤，遗弃了中心三，即“先否后喜”。喜言“—”之中心王者，否言“--”之两翼。

“先否后喜”，步老家政的后尘，亦步亦趋，即“则倾”。则，效法也；倾，倾侧的老家政。效法倾侧政权，自身也终将垮台，此即“何可长也”。“长”言持政年数。持政长短，古哲与大同社会作比，大同社会数十万年，周王朝最长，仅七百年。

第七章 同人卦与大有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同人与大有，是为王道军师作传之卦。同人即王道与霸道有共性的人；大有即王霸亡三极兼有之人。同人指王道与霸道心心相印而结合，大有指王霸结合后，权力集中于王者军师，成为革命队伍的统率。王道军师率领革命大军，决战中原，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改朝换代大变革，导演是王者。没有王者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扭转乾坤是不可能的。扭转乾坤的首功是王道军师，是《易》的基本观点。

同人的产生，首先要看有无坚信王者的霸主。汤王不信伊尹，文武不信吕尚，刘邦不信张良，刘备不信孔明，他们的事业不能成功。《杂卦》曰：“同人，亲也。”王者登上政治舞台，是霸主亲爱的产物。由于亲爱信任，委以全权重任，使王者有机会发挥才华，贯彻了王道路线。《杂卦》曰：“大有，众也。”师卦彖曰：“师，众也。”众即师，师即军师，是思想的统帅。

《三国演义》描写的刘备与孔明的关系，是对同人和大有卦的注解。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论”，说明同人基于刘备求爱。

“水镜曰：‘吾观公气色，已知之矣。’因问玄德曰：‘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曰：‘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备虽不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辅相，颇赖其力。’水镜曰：‘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之人。若孙乾、糜竺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玄德曰：‘备亦尝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奈未遇其人何？’水镜曰：‘岂不闻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谓无人？’玄德曰：‘备愚昧不识，愿赐指教。’水镜曰：‘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其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此谣始于建安初。建安八年，刘景升丧却前妻，便生家乱，此所谓‘始欲衰’也。‘无子遗’者，不久则景升将逝，文武零落无子遗矣。‘天命有归’，‘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玄德闻惊谢曰：‘备安敢当此？’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

《三国演义》位理定名原于《易》，注《三国》亦当依《易》。“落魄不偶”，

取自月公转。月体为魄，月光为魂。魄指刘备，魂指孔明。魂是魄之妻，妻即“偶”。政治集团之主和其主要辅佐，《易》喻为“夫妇”。“落魄不偶”，指出刘备未找到魂妻配偶。五行生成数，天一地六，天三地八，天五地十，地二天七，地四天九，都是夫妇，阳数为夫，阴数为妇。刘备和孔明的结合，是天三地八春木之配。

“蹇”取自蹇卦，《说文》曰：“蹇，跛也。”政治家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东奔西跑，行动艰难，故以跛蹇喻之。蹇同落魄。刘备是困守小山的䷦蹇水，故曰“命运多蹇”。刘备效刘秀故事，想“同扶汉室”，此即刘备之命运。

“经纶”取自屯卦大象。经同商旅经商之“经”。此处以经商喻培养。纶是大绳，鱼网之纲。取天下的革命集团喻为网，统网者是纶纲。培养纶纲首领成熟，即“经纶”。王霸取天下，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改朝换代，即“经纶济世”。三十七回刘备留书于孔明曰：“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承认自己不能成为纶纲。

三十七回：“司马徽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唯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且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颍川之多才乎！’时云长在侧曰：‘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二人。毋乃大过？’徽笑曰：‘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云长问：‘那二人？’徽曰：‘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兴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众皆愕然。”

孔明的四位好友，都是王道人物，“务于精纯”，即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真正王者。乾卦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精纯取于此。“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就是说，孔明不仅有精纯的情操，还有安邦定国和扭转乾坤的学问。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即“大略”，王者大人之才略。

姜子牙、张子房、孔明，是开国智囊的称谓，不是一般的文臣武将。三十七回司马徽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孔明具姜张二人的高才，但未遇姜张二人的时机，司马徽为之痛惜。

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定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

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四十五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只这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师即军师。这个称号，由来已久，《大雅·大明》“维师尚父”，师即吕尚。三十九回又曰：“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

罗贯中用孔明和刘备的关系，总结了历史上的王霸结合。《易》作者认为，占据地盘，拥有武装，不是政治集团的本质，对人民是什么态度，是最本质的东西，是区分善恶的标准。曹操与董卓是一丘之貉，心目中没有苍生。孙权占领江东，安于地头蛇割据，没有拯救全国人民的理想。刘备不然，他心怀国家统一，希望拯救天下苍生。三十八回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古风》概括了刘孔之情操：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砀白蛇夜流血。平秦灭楚入咸阳，二百年前几断绝。大哉光武兴洛阳，传至桓灵又崩裂。献帝迁都幸许昌，纷纷四海生豪杰。曹操专权得天时，江东孙氏开鸿业。孤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厄。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临行语，茅庐三顾心相知。先生尔时年三九，收拾琴诗离陇亩。先取荆州后取川，大展经纶补天手。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

“奈苍生何”“愁民厄”，是刘备心怀人民的高尚情操。《论语·学而》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信、恭、因，都指刘备一类霸主。信言信王道思想；恭言自身有统一祖国的重任感；因，用也，言用权施政。义指王者如孔明；礼指中央，此处指有夺取中央的雄心大志；亲指人民，全民称“六亲”，此亲指汉末灾难深重的大众。

霸主信任王者义，可以实现理想，即“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复即复卦之复，指五湖四海的英杰推倒桀纣夺了权，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地位。霸主有统一国家和制礼作乐的信念，中途不废，即“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井卦指出，革命不能抵达南离礼位，中途停歇，老家政反扑过来，给革命者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彻底改天换地，便可以“远耻辱也”。用权行政，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即“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宗是宗庙之略，指家政。信任王者，统一国家，不背离人民，是能成霸业之三要素。

刘备三顾茅庐，孔明摆格，也出于对刘备的考验。王者出山参政，第一步，统一国家和解民倒悬；第二步，复古建成大同社会。霸主不能真心实意听从王者，第一步任务完不成，第二步任务谈不上。孔子到孟子，还有荀子，想物色一位刘备式的人物，但都失败了。

孟子在《公孙丑》中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尧舜之道”即王道。王道和霸道的关系，思想上，王者是领导，即“将大有为之君”。大有为之君即霸主。这是《易》指出的原则。霸主不能言听计从，便失掉王霸成夫妇的基础。齐王想见孟子，又无三顾茅庐之真诚。即使结合，也不会听从孟子。地方军阀，末代的昏君暴君，宁愿走向灭亡，也不会接受正确思想。孟子是“有所不召之臣”，齐王“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听不进王者的话，便不存在结合的基础。

《法言·五百》曰：“或问：‘孔子之时，诸侯有知其圣者与？’曰：‘知之。’‘知之则曷为不用？’曰：‘不能。’曰：‘知能而不能用也，可得闻乎？’曰：‘用之则宜从之。从之则弃其所习，逆其所顺，强其所劣，捐其所能，冲冲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用之则宜从之”，从王者，是王霸结合的先决条件。奢侈腐朽的生活，出人头地的超人观念，是“其所习”。裙带秉政，为富贵效劳，是“其所顺”。空有皮囊，不学无术，是“其所劣”。吃喝嫖赌，游山玩水，是“其所能”。持政从自身做起，要捐弃恶习，增强美德，是人生的大转折，充满矛盾，故曰“冲冲如也”。统治者不想改恶从善，孔子也就没有托身之地。

第二节 解同人卦

甲 原文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克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乙 注解

䷌ 同人上卦之 ䷌，以九五为统，言霸主，凡改朝换代的君主如汤王、武王、刘邦皆是 ䷌。下卦之 ䷌，以六二为统，言王道军师，伊尹、吕尚、张良皆是 ䷌。《三国演义》之刘备为 ䷌，孔明为 ䷌。二五皆居中，中同心，故六二与九五是“心相知”者。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韩康伯注曰：“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以出门同人，不谋而合。”否定人民地位的暴力专制是“否”。否至最后，物极必反，人民要求做人的权利，即“否则思通”。起来造反，于是豪杰并起，天下大乱。造反势力中，只有“人人同志”的六二和九五，志同道合，才能取得解民倒悬，统一国家的最后胜利。

“故可出门同人，不谋而合”，离六二是王道，生自初位，为了变化代兴，升于二位，即“出门同人”。“不谋”即否定并推翻老家政之谋。六二与九五皆有破旧立新之计谋，即“不谋而合”。合即五行天三与地八之合，亦即太皞与句芒之合，十干甲乙之合。

《系上》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韩注曰：“同人终获后笑者，以有同心之应也。夫所况同者，岂系乎一方哉？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则其迹虽异，道同则应。”

“言”是出主意者，指六二；“行”是冲锋陷阵者，指九五。二五组成的核心领导，即“君子之枢机”。枢机是集团的制动之主。二五施政，关系到集团的成败荣辱，此即“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二五的归宿是改朝换代，推倒桀纣，让汤武登台，此即“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天言政权，地言基础。使高岸为谷，让深谷为陵，要经历残酷的抗争，二五必须慎之又慎，故曰：“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是九五的爻辞，说明即使归宿相同，因各亢所处，也要经过抗争，才能成为同人。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论六二和九五的归宿。六二的归宿是复古建成大同社会，九五的归宿是取代老家政自己上台。因此，六二与九五结为“夫妇”，是“惑”的关系。对六二来说，升于二位，做九五的妻，是“或出或处”；对九五来说，做六二之夫，是“或默或语”。取天下言听计从是“默”，坐天下一意孤行是“语”。夫妻结合归宿“或”，六二会成为“竹夫人”。竹夫人，也就是“敌国灭，谋臣亡”。

《红楼梦》二十二回曰：“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无珠腹内空”，说明九五霸主是“· ·”体。“荷花出水喜相逢”，春夏王霸结为夫妻。“梧桐叶落分离别”，霸主复辟，抛弃了六

二。“恩爱夫妻不到冬”，家政复辟，王霸分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二人即九五和六二。“同心”，观点一致。“其利”即二人的共同利益。“断金”，即推倒桀纣。二人的同心处，即“断金”一点上：王道复古，必须破旧立新，霸道复辟，也必须破旧立新，此即“其利”。中原决战，霸主“同心之言”，之，行也，按六二指示行事，二五亲密无间，即“其臭如兰”。臭与兰，都是五行中央土气。其臭如兰，目标夺中央，即“君子正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即六二，野即九五。“亨”即“二人同心”。同人与野亨，组成核心领导，统帅革命队伍，涉大川而由此济彼，夺得中央政权，具备了有利条件，即“利涉大川”。二五皆居中，中则不偏，各居正位，有利改天换地，故曰“利君子贞”。

“野”的一义，指霸道和亡道的归宿。霸道归宿在南离，你下台我上台，贫贱变富贵，便到达目的地。亡道的归宿在北坎，成为超人，“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由南离上台，经西兑荣华富贵，至北坎又成贫贱，是家政坐天下史，皆为野，为野史。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野人即霸主，革命成功，先给皇亲国戚施惠加恩，使少数人步入温柔礼乐之乡，不管大众，是“先进于礼乐”。王者不然，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先让人民进入礼乐之乡，再让持政者进入礼乐之乡，即“后进于礼乐”。“如用之，我从先进”，即取天下，吾和先进者结合。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击败武装到牙齿的老家政，是野人之功。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言霸道。霸道为“—”，有王者中心三参加；亡道为“- -”，坤为文，排斥了中心三。霸道推翻亡道，是“质胜文”。胜文复辟亡道，即“则野”。则，步老家政后尘。步老家政后尘，霸道时期行施的政策，如打富济贫，改为损贫益富，霸道的一套被取缔，即“文胜质”。文胜质，即野史之所为，即“则史”。霸主如能放弃“文胜质”而不转野史，和王者一道复古，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即取天下和坐天下，始终一贯，中途不变卦，不排除王道三。

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即言亡道战争。“龙战”即大战，“于野”，即争夺超人专制地位。“春秋无义战”，即龙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野心勃勃，如梁惠王，“欲辟土地而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白起坑赵卒四十万，都是残忍的龙战于野。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注曰：“二为同人之主。”“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贞”。“君子以文明为德”。

“柔”，六二。“得位”言阴爻居二位。“得中”言居小中二位。二位是小中位，五位是大中位。“应乎乾”，即同人六二与上卦九五霸主有应。“柔得位得中

而应乎乾，曰同人”，是给六二下的定义，同人即有大同理想之人。“二为同人主”，指明六二是构成同人卦的主体。

“同人曰”的同人指《易》作者，同“子曰”。推荐孔明的司马徽，也是“同人曰”的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指明王者与霸主有共同目标取天下，是九五愿意按王者的指示而实现的，此即“乾行也”，亦即“非二之所能，是乾之所行”。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文明即离六二，以健，即用健，健即乾九五。六二指挥九五施政，即“文明以健”。二是小中，五是大中，六二与九五皆为“中正”，皆有改天换地的同心，即“中正而应”。王弼《明卦》曰：“夫应者，同志之象也。”同志于南离，即“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强制让他人服从，是“以武”，诱导说服，是“文明用之”。政治家谋私，是“以邪”；公而无私，是“以中正”。中不过，正不邪，王霸皆用中，即“君子正也”。

“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唯君子指王者六二，能通天下之志，即能让霸道九五的理想得以实现。“通”即打通老家政从地方到中央的“百二秦关”。“天下”，霸主九五。“志”，九五改天换地的理想。这就是说，伊尹、吕尚、孔明，才能使汤王、武王、玄德的理想变为现实。

“君子以文明为德”，言王道复古革命的三步：宣传王道文化是第一步；与霸道结合，改朝换代是第二步；复古建成大同社会是第三步。三步都是“以文明为德”。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即言改朝换代的战争。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注曰：“天体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也。”

“天”上卦乾九五，“火”下卦离六二。九五与六二相与成为取天下的同志，即“天与火同人”，天与火不是平行连系，此处之“与”言用。《唐风·采苓》曰：“人之为言，苟亦无与”。传曰：“无与，勿用。”霸主主动向王者求教，用王者之才略，即“天与火同人”。目的是“勿用”反桀纣。

“君子以类族辨物”，是知人学问。君子是六二，物是九五。“以类族”，今阶级观。辨，明也。大象指示，六二必须用阶级类族观去认识万物乾九五。

“类”是古哲人区分自然和社会的概念。区分社会，是王霸亡族类观。《荀子·王制》曰：“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听断以类，即以类族辨物。

三极类族，王道是善类，亡道是恶类，霸道一身而二任焉，善恶混，先善后恶。三类中，王道是社会之根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类族辨物，就是要看霸主对人民是什么态度。如果是曹操董卓，王者不与之结合。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注曰：“居同人之初，应同人之首者也。夫无应于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出门同人，与谁为咎。”

初九是王者之位，王者居于初位，即“同人于门”。司马徽和孔明的四位好友，皆为初九之同人，即“应同人之首者也”。首同初。王者不同于霸道和亡道，

没有专应，此即“夫无应于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以王道观人，人无贵贱。人群为六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通夫大同，出门皆同”。同人出门，登上政治舞台，也不和王者作对，即“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徐庶不给曹操出谋，庞统献连环计，孔明火攻，他们心中皆有数。他们不给孔明加咎，让他成功，即“又谁咎也”。

《法言·修身》曰：“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于禽门；由于礼义，入于人门；由于独智，入于圣门。”门喻三极政治家的归宿。禽门在北坎，是亡道之门。“情欲”，随物质转动，贪得无厌，争夺声色货利，作威作福，被擒成为阶下囚，即“入于禽门”。人门在南离，是霸道的归宿。礼义指霸主。礼言尊重，义言王者。霸主敬重王者即“礼义”，敬重王者，取得变化代兴的胜利，即“由于礼义，入于人门”。“圣门”在坎离中间，与太阳同位。政权建立于此位，天地动乱止息，社会大化归一，如桃花源然。“独知”即一知。圣门，同《淮南子·原道训》的“一门”：“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同万物生长靠太阳。《系上》的“道义之门”，《老子》一章的“众妙之门”，皆指王道归宿。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注曰：“应在乎五，唯同于主，过主则否，用心偏狭，鄙吝之道。”

爻之六二不同于卦之六二。卦之六二是王道，爻之六二是宗族的信仰者。霸主复辟，皇亲治国，“非刘氏者不得王”，六二姓刘，崇尚此论，即“应在乎五，唯同于主，过主则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五湖四海变为一个宗族的庄园，即“用心偏狭，鄙吝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注曰：“居同人之际，履下卦之极，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贪于所比，据上之应。其敌刚健，非力所当，故伏于莽，不敢显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进，量斯世也，三岁不能兴者也。三岁不能兴，则五道亦已行矣，安所行焉。”

九三是同人卦的反时者。同人二五结合，“包弘上下”，王霸亡三阳同攻老家政，统一国家，解民倒悬，即“通夫大同”。九三居亡道之位，控制了九五的人民，想升至上九，成为时代的超人，此即“伏戎于莽”。莽言三位，高陵言上位。社会大动乱才结束，霸道九五仍强有力，人民希望息肩养息，六二不会真心支持九三。亡道升高陵时机不成熟，故曰“三岁不兴”。“三岁”即九三。以地球公转作譬，政治家称岁。居三位，故称“三岁”。“不兴”即做不成一意孤行的独裁。原因是九五强大“敌刚也”。三岁放弃了“升其高陵”之妄念，九五的政令得以实施，即“安行也”。安，九五；行，政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困而反则也”。注曰：“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与人争。二与五应，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违义伤理，众所不与，故虽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则反，反则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则者也。”

“墉”是三位，解卦上六“高墉”是上位。居于九三讲，九三是“伏戎于

莽，升其高陵”的亡道；居于九四讲，九三是王道。《释名》曰：“墉，容也，所以隐蔽形容也。”家天下社会，王者不能公开自己的归宿，故曰“隐蔽形容”。中国的王者皆为人民的孝子，是家政的仇敌，无人敢公开孝心，此即“墉”“高墉”。

九四乘九三，失道寡助，得不到支持，即“违义伤理，众所不与”。九四是乾之初爻，有王霸思想，乘墉不能成功，自己陷入困境，最后成了九三的同人，即“困而反则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描写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即“困而反则”，成了同人好友。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克相遇，言相克也”。注曰：“象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然则，体柔居中，众之所与，执刚用直，众所未从。故近隔乎二刚，未获厥志，是以先号咷也。居中处尊，战必克胜，故后笑也。不能使物自归，而用其强直，故必须大师克之，然后相遇也。”

九五和六二有应，中隔九三九四，通过战斗，打破二刚之隔，最后成为同人，姜维降孔明，姜先给孔明吃苦头，经过战斗，姜维降孔。孔明爱姜维的才华，使之成为孔的接班人。此即“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号咷，以中直，大师克，相克，都是动武的称名。梁山弟兄，不打不亲，先经号咷，相互佩服，成为同人。“大师克相遇”，言居五位者为主。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注曰：“郊者，外之极也。处同人之时，最在于外，不获同志而远于内争，故虽无悔吝，亦未得其志。”“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

郊是外之极，于蓍在北坎，于人为玄冥，指沉埋于民中的王者。只是平民，没有同志，即“不获同志而远于内争”。内争即二位三位四位五位功位之争。未卷入政治旋窝，故“无悔”。理想未实现，故曰“志未得也”“亦未得志也”。政治理想实现即得志。

孔疏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总论同人一卦之义。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祸，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师之患，是处同人之世，无大通之志，则必用师矣。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者，按《孔子家语·弟子好篇》云：“楚昭王出游，亡鸟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孔子闻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是王氏对同人内涵之进一步阐述。“泰”即泰卦之泰。十二律吕称“泰族”，泰族包括了王霸亡三阳，即“刚健之爻”乾☰。大一乾☰，以太阳为统，普照全民，此外之同人，同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皆不全，不是大通之道。“楚人亡弓，不能亡楚”是地方同人的反映。同人不需泰，便孕育了战争，故曰：“则必用师矣。”

卦之同人二与五，改天换地，变化代兴，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历史前进，爻之同人二与五，崇尚家族专政，以姓氏划界，不全。爻之九三“升其高

陵”，一夫独裁，更不全。九四之同人，先是政敌，后为好友。爻之九五，通过战斗，成为同人。同人不全，将排斥异端，矛盾激化至不可解时，“则必用师矣”。

第三节 解大有卦

甲 原文

䷍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厥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晬也。

九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乙 注解

同人卦揭示，霸主向王者求爱，王者嫁给霸主，成为配偶，组成了取天下的领导核心。经过实践，证明王者是精通文武的领导，取得革命队伍的信任，成了指挥中心。王者由原来的二位升至五位，霸主由五位降至二位，即同人䷌转化为大有䷍。《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即同人向大有的升进。

“絜”同《礼·大学》的“絜矩之道”。《庄子·人间世》“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注曰：“絜，约束也。”“絜”“絜矩之道”“约束”，都指政治集团的制约体发号施令者。六二升至六五，有了制约絜矩权，即“齐乎巽”。

刘备和孔明结合，未经实践，关张怀疑，刘备也疑惑。三十回，“曹将夏侯惇领兵十万攻新野。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来到，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指孔明）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我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动。’”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

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有后面。但看南山火起，可纵兵出击，焚烧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樊成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未迟。”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军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便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派拨已毕，玄德亦疑惑不定。”

博望坡一战，夏侯惇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一度不服气的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行不数里，见糜竺、糜芳，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孔明以其行兵实践，由二升五，由同人晋升为大右。火烧赤壁后，取得“万物絜齐”之地位。

“大有元亨”，注曰：“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必元亨矣。”

离六五掌握了制主权，指挥革命大军放桀伐纣，并取得全胜，即“大有元亨”。元，春也，生物之始，言王霸同人结合；亨，夏也，王霸抵达南离，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

“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注曰：“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体无二阴以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

“柔”即六五，“尊位大中”皆指五位。五位是贵位帝位，故为“尊位”，是太阳位。二位是地球北极，是小中位。“上下应之”，同“万物絜齐也”，都接受六五的指挥，亦即“体无二阴以分其应”。六五指挥的革命大军，包括了王霸亡三极造反英雄，此即“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

“其德刚健而文明”，指六五的情操。“刚健”言其善于用兵。“文明”同乾卦九二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文明”。收复山河，统一国家，解民倒悬，制止战争，皆为“文明”。用义战达到上述目的，即“刚健而文明”。刚健而文明，义同大象的“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应乎天而时行”。应乎天，天言乾霸主，即和霸主结成破旧立新的同人。“时行”，即实现霸主取天下的理想，亦即同人大象“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时行的过程，也就是中原逐鹿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霸主有坚定的改天换地的信念，王者有正确的政策方针，革命取得全胜，即“是以元亨”。

“刚健不滞”，少打败仗；“文明不犯”，不侵害人民。“应天则大”，统一国

家。“则大”非地头蛇割据。“时行无违”，大兵所到，秋毫无犯。《书·仲虺之诰》曰：“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载商，厥惟旧哉。”人民盼望解放，解放后“后来其苏”，人民如释重负。有人民支持，是“是以元亨”之所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注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夫天德休物之命。”

霸主交剑印给王道军师，自己退居下位，即“火在天上”。剥夺桀纣的性命权，即“遏恶”。遏恶同“休物之命”。扩大汤武的施令权，即“扬善”。扬善同“成物之美”。子午东，革命队伍包括了王霸亡三极反抗者，如《水浒传》一百〇八将，即“大有包容之象也”。“顺夫天德休物之命”，即言“遏恶”的时机成熟、家政转八卦，由西北乾至北坎，是家政“夫天德”临死挣扎期。老家政要跳井，革命者下石结束其罪恶的一生，即“顺夫天德休物之命”。

《书·武成》武王曰：“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乱略”。孔传曰：“仁人谓太公周召之徒。”“上帝”言人民。“祇承上帝”，即诚心承载人民。“以遏乱略”，即推倒独夫受。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注曰：“以夫刚健为大有之始，不能履中，满而不溢。术斯以往，后害必至，其欲匪咎，艰则无咎。”

下卦乾之初二三，皆言握有强大的武装，是武装力量的大有者。初是家政的建政位，夺得中央后，仍穷兵黩武，不施利于人民，即“不能履中”“满而不溢”。溢，益也。政权脱离了人民，即“无交”。与民无交，一害人民，二害政权，此即“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匪咎同无咎。“艰”，艮之繁。艮，止也。要无咎，必须放弃尚武暴力。秦始皇是大有初九的尚武者，他害苦了人民，也害了他的政权。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注曰：“任重而不危。”“健不违中，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远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大车即九二，“为五所任”，是六五的承载者，故曰“大车以载”。“有攸往”，即夺取中央政权。“无咎”即“健不违中，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远不泥”。伊吕是大车，六五是汤武。汤武得民心而居大中，伊吕在民中而居小中。“祇承上帝”，取得胜利，即“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注曰：“处大有之时，居下体之极，乘刚健之上，而履得其位，与五同功，威权之盛，莫此过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弗克，害可待也。”

九三是握有强大武装的地方势力。这股势力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用天下为公的思想作指导，可以取得中央政权，如李世民政长安建唐然，此即“公用亨于天子”。用亡道为私思想作指导，坚持地头蛇蟠据，强大的九三将被消灭，如袁绍然，此即“小人害也”。害同凶。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哲也”。注曰：“履失其位，

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权之臣，其为惧也，可谓危矣。唯夫有圣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虽至盛，五不可舍，能辩斯数，专心承五，常匪其旁，则无咎矣。”疏曰：“匪，非也；彭，旁也；谓九三。”

九四以阳居阴，即“履失其位”。上承六五，即“上近至尊之威”。下乘九三，即“下比分权之臣”。上下皆不太平，故曰“其为惧也，可谓危矣”。处此局面，阻挡九三升进之路，政治内行才能行此术，即“明辩皙也”。皙同哲，指承五非三。《法言·孝至》曰：“君子在上而光其下，在下面而安其上。”匪其旁是安上之术。陈平和周勃诛诸吕，是“匪其彭”“明辩皙”的史例。诸吕不除，天下又将大乱，于人民不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注曰：“居尊以柔，处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应之。信以发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交如”心怀臣民；“威如”以身作则。汉文帝是“交如威如”之君主。不崇尚权谋，臣民没有“祸从天上来”之恐，即“易而无备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注曰：“大有丰富之世也。处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乎贤者也。馀爻皆乘刚，而已独乘柔顺也。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谓也。虽不能体柔，而以刚乘柔，思顺之义也。居丰富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贤者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故系辞具焉。”

《系上》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上九表明公天下选贤让能，如尧让舜。“自天”如尧，“佑之”，扶舜掌权。吉人在位，社会皆吉，故曰“吉无不利”。“丰富之世”，即天覆地载全民皆统之世。“信德”言六五，如舜。不看重帝位，即“不以物累其心”。选贤让能是“履信”，想到民利是“思顺”，凝聚天下英杰，为民效劳，是“尚贤”。此即三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吉无不利也。

“天之所助者，顺也”，言子孙传位。一代不如一代是“顺也”。坤文言“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同此。“人之所助者，信也”，即《荀子·成相》所论：“尧让贤，以为民，汜利兼爱德施均。”

第八章 谦卦与豫卦注

第一节 总论

谦卦与豫卦，都是为霸道作传的卦。谦卦表明，王霸联合取天下，夺得中央政权后，霸主放弃复辟，走复古之路。谦卦提示：“谦亨，君子有终”，即言王霸一道持胜坐天下。“君子有终”，即霸主怀有王道，怀有人民坐天下。

豫卦表明，霸主给亡道家政做臣，治理一个地区，秘密发展自己的势力，消极应付中央，时机成熟，用武力取而代之。豫卦提示：“豫，利建侯行师。”建侯即霸主逐步积聚力量，行师同用兵，和老家政决一雌雄，战而胜之，改朝换代。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韩康伯注曰：“顺以动者，众之所随。”

“有大者”，即握有中央大权者。“不可以盈”，盈同复辟。不盈复古，建立大同政权。“故受之以谦”，谦即不盈。乾卦上九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博雅》曰：“盈，满也，充也。”霸主复辟，以自己为首，“金满箱，银满箱”“笏满床”。思想上老子天下第一，“天下莫己若”，这些都是盈满表露。盈满坐天下，久者有数百年，与公天下比，仍为短命，故曰“盈不可久也”处谦与盈相反，是复古霸主的施政。

“有大而能谦必豫”。地方诸侯，热爱王道思想，任用王者智囊参政，是“有大”。有大居下承载人民和贤哲，是“能谦”。《说文》曰：“谦，敬也。”《增韵》曰：“谦，恭也，不自满也。”接受王道文化熏陶，亡道家政的一套，使轻视怠慢而不用，汉唐亦视为“脏唐臭汉”，此即“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恭敬人民，礼贤下士，人民愿随其政令转动，即“豫必有随”。随言人民。“顺以动”，即“以百姓心为心”之动，顺亦指人民。施政以百姓心为心，也就是因民所利而利之焉。这是地方诸侯能成长壮大所由之路。

《杂卦》曰：“谦轻而豫怠也。”韩康伯注曰：“谦者，不自重也。”愿意复古的霸主，能让权，能让利，能兼济天下，没有看重自己和皇亲国戚的私利和特权，是“谦轻”。轻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自重”不自重，施政公正，恪守中庸，就是“谦”。

《东坡易传》注谦卦大象曰：“谦之为名，生于过也。物过然后知有谦。使物不过，则谦者乃其中尔。过与中相形，而谦之名生焉。圣人即世之名而名之，而其实归于中而已矣。地过乎卑，山过乎高。故地中有山谦，君子之居是也。多

者取之谦也，寡者益之亦谦也。”

“谦之为名，生于过也”。“过”是家政分裂人群，造成朱门山和寒门地的对抗。谦是解决山地对抗的施政。“谦者，乃其中尔”“而其实归于中而已矣”。归于中即复古。复古即建政于太阳大中位，辉光普照，天下为公。多者取之，寡者益之，消除社会之过，是“谦”。由上可见，谦是中用的同义语，是复古的别称。

《玉篇》曰：“谦，让也。”霸主有自知之明，能知水平不如王者，主动禅让，是谦的第一层含义。《史记·乐书》曰：“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满言日中，盈言望月，都喻成了中央的持政者。损与持，即减少满盈，行中用制。再过，转至子午西，就要“溢”“倾”。溢倾喻政权垮台。

“作乐”是建政的警称。“凡作乐者，所以节乐”。节乐建政，要适时应变。中原逐鹿，和老家政决战，主力是霸主。敌人被歼，由武转文，霸主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开创复古新纪元，即“节乐”。节乐以“谦退为礼”，君位让给王者，自己谦退，北面称臣。《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即言节乐。

《书·大禹谟》：“帝曰：来，禹。降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孔安国传曰：“敝，戒也。”“满谓盈实。假，大也。言禹恶衣薄食，卑其宫室。尽力为民，执心谦冲，不自盈大”。“自贤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让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劳而不失其功”。

“降水敝予，成允成功”，体现为禹的工作能力。导水归海是“降水”。给舜帝以教诫，即“敝予”。治水计划兑现，即“成允”，即“成声教之信”。圆满完成治水任务，是“成功”。“惟汝贤”，治水本领超出常人。

“克勤于邦”，在政府工作，勤劳不懈。“克俭于家”，即“恶衣薄食、卑宫室”，俭朴生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亦即“尽力为民”。“不自满假”，能谦恭听取别人的意见，同“谦冲不自盈大”。冲，中之繁。谦冲，能以王者为师。在邦国，在家中，保持了谦的情操，“不矜”“不伐”。功成私退，故“天下莫与汝争能”，“天下莫与汝争功”。水平不凡，故曰“惟汝贤”。

《书·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迕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唯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孔传曰：“迕，近也。不近声乐，言清简。不近女色，言贞固。殖，生也。不生资货财利，言不贪也。”“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则改，无所吝惜。”

上经通过汤王言霸主的谦德，不嘘吹自己是盖世英雄，不贪女色，是“不迕声色”。皇上是天下头号财主，是“殖货利”，如《红楼梦》的贾家。“不殖货利”，轻赋薄敛，先让民富。懋同茂，茂是戊之繁。戊是五行中央数“五”，指中用。官员恪守中用之法，升以中用之官，是“德懋懋官”。官员建立了中用之功，赐以中庸之赏，是“德懋懋赏”。

霸主“谦轻”，与王者一道走了复古归一之路。如果霸主不能谦轻，必将走“自重”复辟之路。《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是朱门富贵，地是寒门贫贱。“有天地”，即富贵有权者专制的社会。为

了维护富贵的私利，将开国定鼎的皇上描绘为“神”“龙”，即“然后万物生焉”，以之愚弄人心。皇上的言行，成了一朝代的楷模法则，即“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盈言皇上的幽灵充塞全社会，人们的一切，皆为皇上“恩赐”。

霸主复辟自重，人民一定被轻视。《老子》二十六章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王弼注曰：“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也。”“轻不镇重也。失本为丧身也，失君为失君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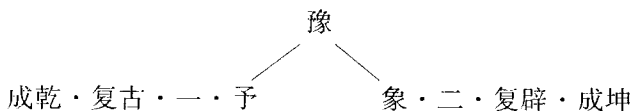
皇上自重轻人民，人民将以轻报之，便播下了皇上被轻的种子，此即“重为轻根”。皇上为了自重，用烦刑酷法惩治人民，绥静镇压，便播下人民反叛的种子，此即“静为躁君”。君同本，皆言祸种。轻视人民，失掉人民，即“轻则失本”。本，基础。人民造了反，皇上被踢翻，即“躁则失君”。朝代覆没，是“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的结果，咎由自取。

“凡物轻则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家政自重，实并不重。“物轻”，言以皇上为首的皇亲国戚，是一小撮鸿毛，故曰轻，故曰小。物轻者不服务社会，即“不能载重”。重，社会。小人最终不能维持统治，即“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家政的统治术。政策法规只制约人民，自己逍遥法外，是“不行者使行”。统治者不劳而获，饱食终日，强令人民为之生产奉献，是“不动者制动”。

“自重”轻民的皇上，如《红楼梦》七十九回所说：“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老子》五十章的“生生之厚”，七十五章的“求生之厚”，“贵生”。《法言·修身》的“富贵生”，《红楼梦》一回的“惯养娇生”，皆指以皇上为首的统治者。富贵追逐福深求福，锦上添花的腐朽生活，不二法门，大刮地皮。秦始皇收大半之税，内修阿房骊山，外筑长城，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是“富贵生”的典范。

《系下》曰：“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德指王者，王者做人民的履，是“履，德之基也”。基，屋基，地位同履。谦指霸主。霸主是王者的“柄”，是王者取天下和复古坐天下依靠的对象。取天下，依靠其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坐天下，依靠其禅让，推选王者执政。王道复古革命，离不开霸道谦，故曰“谦，德之柄也”。

“豫”是予和象的复字，指霸道的情操，霸道取法于地球，故亦称“地道”。地球有阴阳两重属性，是太阳的行星，是阴体阴性；是月球的统体，是阳体阳性。“予”为阳，“象”为阴。霸道的归宿在南离。南离是王霸革命成功的所在地。霸主有复古与复辟的两种选择。“豫”即表明两种选择。《礼·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疏曰：“一谓豫。”此豫指予，予同复古“一”，同上文之“谦”。豫一身二任焉：



《礼·曲礼》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孔颖达疏曰：“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诸侯以下，皆是内事，故不假以威称。但自称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与物不殊，故自谦损。《白虎通》云：‘王自谓一人者，谦也。欲言己才能当一人耳。’故《论语》云：‘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予一人”皆指居谦复古的霸主。“分职、授政、任功”，隐指禅让。《系上》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象言复古的王霸，“动乎内”，不离开人民。吉凶言复辟的霸主，“见乎外”，离开人民搞家天下。“内事”即“爻象动乎内”王霸坐天下。内是蓄心太阳位，外是蓄周行星和卫星位。“予一人”走了蓄心内路，没有超人自重感，故曰：“我是人中之一人，与物不殊。”

《尔雅·释诂》曰：“予，我也。”居王者角度言之，王道是“我”，霸道是“友”，亡道是“敌”。予是王者的自称。我称予，尚有一义。王者礼让得权，也要礼让与权。《说文》曰“予，相推予也”，言乎此也。予与相通，也就是“授政”。《论语·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不与焉”，传子成了家天下。成了家天下，便不存在“巍巍乎”。

霸主在南离复古，转化为王道“予”，复辟转化为亡道“象”。《说文》曰：“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南越大兽，即跨越至南离的大野兽。王道为一，霸道为二，亡道为三。“三年”同象，已步入亡道。霸主由王道军师哺育乳养成人，故曰“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即象似野猪。《说卦》曰：“坎为豕。”豕即猪。霸主南离变象，其归宿是北坎豕，故曰“象耳牙四足之形”。

《易》内，象是王道，象是霸道，豕是亡道，皆具大耳长鼻。象是大象，大象无形。象是中象，豕是小象，皆为有形体。《尔雅·释地》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霸主黄袍加身，成了强梁者，握有生杀权，即“南方之美者”。美，主动权，如犀如象，兽中之王。

鼎卦象曰：“鼎，象也”。鼎上卦是☲，☲在南方，为霸主的归宿地。下卦是☱，☱是王道军师。上下卦表明，霸主能至南离定鼎建政，是王者巽支持承载的结果，故鼎象为☱。《说文》的“一乳”，义同取天下王道承载霸道。

霸主复辟转化为象，霸主和他的接班子孙，古哲以“逸豫”“犹豫”“犹与”“豫怠”等形容之。逸言其不劳而获，放纵，淫奔。《广韵》曰：“逸，失也，过也，奔也，纵也。”《韵会》曰：“佚，安逸不劳也。”霸主复辟，远离人民，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成了禽兽。

《说文》曰：“犹，猿属，从犬，酋声。”又曰：“陇西谓犬子为犹。”又曰：“猿母猴也，从犬，矍声。《尔雅》云：猿父善顾，攫持人也。”《尔雅·释诂》曰：“酋，终也。”犹、猿、犬、犬子、母猴，等等，都指家政统治者。

《说卦》曰：“艮为狗。”狗同犬。艮东北是家政一个朝代的发祥地，故犬是家政的老祖宗，亦即“猿父”。犹、猿、猿属、犬子、母猴、矍声、酋、酋声，是犬的后代，象的子孙。古哲中的鸟兽，多譬家政统治者。

坤卦文言曰：“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龙是二十八宿之东方青龙，同鲸鱼。犹是龙的后代，未脱离野性，故曰“犹未离其类也”。类即鸟兽类。血是战争的隐称，青龙在震东以血战取了天下，南离复辟，又孕育了血战，此即“故称血焉”。

“玄黄”是豫的分解。予同黄，象同玄，指霸主一身而二任焉两面情操。予即“地黄”，黄喻中用，言霸主有同王者一道复古的一面。象即“天玄”，玄指北坎子夜，言霸主有复辟自我毁灭的一面。玄黄对立，自相矛盾，故曰“玄黄者，天地之杂也”。杂即不纯不一。

《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黎民咸贰。”孔传曰：“逸豫不勤。”《康诰》曰：“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传曰：“无自安好逸豫。”《小雅·白驹》曰：“尔公尔侯，逸豫无期。”《书·洪范》曰：“曰豫，恒燠若。”传曰：“君行逸豫，则常燠顺之。”

上文可见，逸是不勤，亦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豫即“恒燠若”，坚持过火上浇油，着锦添花的超人生活。燠言南离北回归线夏至是家政最称心如意之时。称心如意，要永远万世，如秦皇然，即“恒燠若”“逸豫无期”。无期即无尽期。自重轻民，民被剥穷。饥寒交困，铤而走险，“黎民咸贰”，逸豫者只好垮台。

第二节 解谦卦

甲 原文

䷎ 谦亨，君子有终。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乙 注解

䷎之上卦䷌是王者和人民大众，下卦䷌是霸主。艮为山。艮是霸主造反的

发祥地。取了天下，成为人上人。理想实现，艮山的情操未变，仍自谦居下，保持了取天下时的品格。霸主不失本色，成功后，仍承载王者和人民，即“谦亨”。不变卦的霸主名“谦”。由霸道思想转化为王道思想，即“谦亨”。亨，通也。

“谦亨，君子有终”，王霸取天下，时为䷊泰，为䷎谦，上卦坤为民心民意，皆为统体。民心民意制约王霸革命，革命以民心民意转移，此为“有始”。有即心怀人民。王霸坐天下，时为䷗复，为䷎谦，上卦坤仍为统体，制约复古大政，此为“有终”。取天下“始”，坐天下“终”，鱼不脱于渊，与人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此为“有始有终”。“谦亨，君子有终”，说明霸主坐天下，一贯有始，同样承载王道和人民，谦居下位，不出人头地。

孔颖达疏曰：“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躬同己。“屈躬下物”，先民后己，亦即“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屈同曲，曲即霸主能“克己复礼”，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而不做超人。“小人行谦，不能长久”，指霸道有始无终。

《系上》曰：“曲成万物而不遗。”《老子》二十二章曰：“曲则全。”《庄子·天下》曰：“曲全。”全即全覆全统，不遗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统治者不曲而成超人，生活豪华，损贫益富，收刮民脂民膏，导致十室九空。不管人民的死活，是“遗”。古哲认为，统治者不曲，挥金如土，暴殄天物，是造成社会贫困的祸源。唯利是图，不贪不厌。贪无清官，人民难安。一本《水浒传》已揭明此理。

“彖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天道”是王道。王道与大自然同步，天人合一，故王道亦称天道。“地道”是霸道，即《说卦》的“地之道。”“鬼神”是政治家的隐称，这里指亡道。“人道”同天道，言王道。

“天道下济而光明”，言王道的日中施政。“下济”即“济下”，济下即“亏盈而益谦”，同大象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盈多是富贵，谦寡是贫贱。《水浒传》的打富济贫，同于“下济”。《书·武成》武王克殷，“放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是裒多益寡的发端施政。如果复古，还有裒多益寡的改革。下济裒多益寡，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光明”是日中的同义语。地球自转，转至午时日中，普照大地，即《荀子·富国》所论：“兼足天下之道”。“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丰卦彖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兼覆、兼爱、兼制，也就是日中“照天下”，是“兼足天下之道”。

“地道卑而上行”，霸主复辟，时局将质变为䷖剥。时局成剥，霸主成了乱首，成了朝代的孽根祸胎。霸主居卑，卦体为䷎谦，谦即复古，霸主成了治首，成了大同社会的幸福源泉，故曰“上行”。王弼注晋卦彖曰：“凡言上行者，所之在贵也。”上即上知，是王者之知，行即王道施政。王道为贵，亡道为贱。行王政，即“所之在贵也”。

“天道亏盈益谦”，是复古王政的经济革命，是谦卦的主要施政。霸主复辟，

走了富贵之路，谈不上“亏盈而益谦”。霸主复古，才能推行“亏盈而益谦”。盈是富贵，谦是贫贱。家政专制，盈谦殊异，形成强烈对照，不能不革。

《老子》五十三章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朝甚除，无早饭吃；田甚芜，田园荒废，野草蔓生；仓甚虚，十室九空，没有积蓄。这是居谦贫贱的悲惨光景。“服文采”，穿绸衣缎，珠玉妆饰；“带利剑”，有武装卫士保护；“厌饮食”，山珍海味，吃得刁钻古怪，异想天开，不仅口食，还要目食，餐饭千金。“财货有余”，金银满箱，仓库充实。这是居盈富贵的荣耀景象。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王弼注曰：“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施不失平也。”“地中有山，谦”，言霸主复古，回归地中北极位。《东坡易传》注裒曰：“裒，取也。”《玉篇》曰：“裒，减也。”取减，即让盈多者拿出来，分给寡少者，即“益寡”。“称物”，以掌秤譬施政。“平施”，居中不偏，天下为公。

《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王弼注曰：“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则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无身无私乎自然，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

“天之道”同天道，言自然之道，抑高举下，损有余而补不足，同“裒多益寡”。“人之道”指家政，“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唯“有道者”，言居谦的霸主。

“与天地合德”，言地球绕太阳公转。王道是太阳，霸道是地球，霸主禅让，各归各位，即“与天地合德”。天地合德政权，全覆全载，即“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天之道，与自然同步，天人合一。“人之量”是家天下。“各有其身”，人皆为己。富贵争夺多得，故“不能相均”。如“惟无身无私乎自然”，自然言人民。“无身”，鱼不离水。“无私乎自然”同一视同仁，称物平施。乎，于也，言施政。

“地道变盈而流谦”，同样指霸主复古。霸道革命，由东北艮朔月起步，至西南坤望月为“变盈”。盈不为己，继续降膏泽给人民，即“流谦”。《礼·乐记》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注曰：“乐为同也。”降膏泽不息，家给人足，没有贵贱，即“合同而化”。乐即同，“乐兴”即大同制的实现。霸主变盈而不流谦，即《前汉·董仲舒传》所论：“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鬼神害盈而福谦”。鬼神是三极政治家的隐称。政治家是思想心术的应用者。鬼神无形，思想亦无形，取象焉。此鬼神言亡道。《说文》曰：“害，伤也，从宀，从口，言从家起也，丰声。”又曰：“宀，交覆深屋也。”交覆深屋，即皇上居住的重叠交覆的深宫大院。

害伤即家政的祸国殃民。《说卦》曰：“兑为口。”口即西兑，言持政者金满箱，银满箱，吃不穷穿不穷。“言从家起也”，指明祸国殃民之源，原于家天下自

身。丰是家天下的支柱富贵。声是声母，语音的形而上，“丰声”即富贵的皇上。家政是害源祸根，祸根的中心是皇上。

王道复古，全覆全载，包括了害己害民的富贵，都能过幸福的生活，即“鬼神害盈而福谦”。害盈，到此止步；谦言兼统，祸和福有两重对立，以三极言之，王道是福，亡道是祸，霸道祸福兼备。以家政周天言之，取天下为福，坐天下为祸。升天成富贵为福，落地成贫贱为祸。福谦之福，指王道之福，全民幸福。

《淮南子·人间训》曰：“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霸主复辟，是“祸之来也”；霸主复古，是“福之来也”。祸与福的转折地，皆在南离，故曰“祸与福同门”。复辟“人自生之”，转于午西，害人害己；复古“人自成之”，回归大中，利民利国，故曰“利与害为邻”。能知复辟与复古之分者，只能是王者“神圣人”。神，思也，心官之应用者。

“人道恶盈而好谦”。人道即王道。王道对亡道的憎恶毒害也至此止步，以中和好取而代之。王道对亡道的憎恶毒害而下烂药，贯穿了封建社会。儒家的大出丧，厚葬，嘘吹名声，贪色淫荡，烦琐之礼，珍食玉食，是儒家王者之“恶”。道家的修道成仙，长生不死，是道家王者之“恶”。《书·汤诰》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王者之恶，即“祸淫”。思想是导体，摧毁了思想即“心死”。心死者不可避免妄为。妄为加速凶败。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曰：“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红楼梦》是本鸩酒极浓的书。“风月鉴”的正面，就在于摧毁纨绔的灵魂，使之皆变为贾瑞。二十二回引用《庄子》的话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少爷小姐本来懒于用功，上面的思想一熏陶，忧国忧民，置之脑后。统治者不谋统治，其政权前程将如何？

《老子》三十六章曰：“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王弼注曰：“将欲除强梁去暴乱，当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张，令之足，而又求其张，则众所歛也。与其张之不足，而改其求张者，愈益而已反危。”

在施政策略方面，迎合其野心，使之转向反面，导致凶败；也就是“因物之性，令其自戮”。此亦王者之“恶”。

“歛”是扩张之对，言势力缩小，“张”即势力扩张。削弱其势力，先使其扩张。扩张不已，力量分散，众不支持，走向反面，即“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其他三术类此。文中的“微明”“柔弱”是王道。“刚强”是亡道。注文中的“强梁”“暴乱”“物”“将物”，皆指亡道。复古大化归一，王者的这一套用不上了，即“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谦是霸道，尊是王者。霸主北面称臣是“谦尊”，王霸全覆全载是“而光”。霸主虽居卑位，臣位，他人不能跨越，即“卑而不可逾”。王霸共守太阳大中位坐天下，即“君子之终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注曰：

“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川，物无害也。”

初六“谦谦君子”，最居于下，义同履，是人民的鞋。“用涉大川”，指任用其取天下。谦谦君子为军师而取天下，能够成功，故曰“吉”。谦谦君子，用涉大川所以能吉，在于继承了大同传统“卑以自牧也”。居于霸主之下是“卑”，依靠造反的王霸亡三英取天下是“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注曰：“鸣者，声名闻之谓也。得位居中，谦而正焉。”

六二是王道文人，居于人民之中，支持正义，宣传王霸联合革命，宣传汤武之必胜，是“鸣谦贞吉”。六二的文献问世，成了名人，即“声名闻之谓也”。鸣谦的另一义，通过霸道，宣传王道。王弼《明象》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象是霸道，意是王道。通过霸道象，阐明王道意。“鸣谦贞吉”，出意培育王霸人物，即“中心得也”。中心得也，即得中心也。中心，王霸。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注曰：“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居谦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劳谦匪懈，是以吉也。”

《系上》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得，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九三劳谦君子，指取天下时的霸主。居下承载王者和人民，勤劳为政，即《荀子·成相》说的：“躬亲为民行劳苦。”爻辞指出，劳谦君子，要坚持到坐天下才吉，此即“有终吉”。革命集团，上下服从九三，即“万民服”。万民所以服，在于九三“劳而不伐”不夸功，“有功而不得”不谋私。不伐不得，即“厚之至也”。居下承载，“德言盛”；以身作则，“礼言恭”。一视同仁，信任部下，是“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致恭存位同大有九五“信以发志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注曰：“处三之上而用谦焉，则是自上下下之义也；承五而用谦顺，则是上行之道也。尽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谦，不违则也。”

六四是王臣，乘三承五，都言对霸主的指撝。三是霸主，五是中央，指撝霸主，为的是取得中央。六四能达此目的，故曰“无不利”。六四得位，以阴处阴，恪守王道施政原则，故曰“不违则”。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注曰：“居于尊位，用谦与顺，故能不富而用其邻也。以谦顺而侵伐，所伐皆骄逆也。”

王霸革命，力量虽小，但深得民心，即六五。六“--”为弱，五中得民心。此时的霸道廉洁奉公，不占财产，故曰“不富”。《书·益稷》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邻即臣。“不富以其邻”，任用部下不用物质奖励。占领老家政的地盘是“侵”，歼其武装是“伐”。“无不利”，言变化代兴，对全社会有利。“不服”指骄逆的老家政。家政以力服人，现在以力服人已失灵，靠武力再不能慑服人民，成了“不服”者。

《书·仲虺之诰》便指明，汤放桀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弱、昧、乱、

亡，皆指夏桀。《左传》宣公十二年，也引用上文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注曰：“昧，昏乱；经，法也。”矛头指向桀纣，即用师的“善经”。

“上六，鸣谦，利用行事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注曰：“最处于外，不与内政，故有名而已，志功未得也。处外而履谦顺，可以征邑国而已。”疏曰：“但有虚名声闻之谦，故曰鸣谦。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

六二“鸣谦贞吉”有对象，在于支持当时的王霸力量。上六“鸣谦”，没有针对性，此即“志未得也”。出书问世，寻觅知音，即“可用行师征邑国也”。用兵征伐，行文征心，皆为“行师”。此处指行文宣传，征服人心。“邑国”同邑人，也就是同意上六观点的人。此处指有势力的政治家。

第三节 解豫卦

甲 原文

䷏ 豫，利建侯行师。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乙 注解

四位为臣位。上卦震九四，是有统一国家意愿的地方诸侯，如文王。下卦坤是人民。九四施政，得到上下全体的支持，统一了一个地区的力量是䷏豫。《尔雅·释诂》曰：“豫，射厌也。”射是矛头所向，厌是恶贯满盈的老中央。《正韵》曰：“厌，通作压。”压即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消灭桀纣，即“射厌”。

《杂卦》曰：“谦轻而豫怠也。”九四行霸道，对老中央的苛虐厌政，消极应付，就是“怠”。《释言》曰：“懈，怠也。”懈是心解之复。心解，和老家政神离，划了界限。震卦“震惊百里”，恐怖镇压，目的在于解决地方诸侯的“懈怠”。王弼注曰：“震者，惊骇怠惰，以肃懈慢者也。”骇怠惰，肃懈慢，以恐怖使百里诸侯与中央保持一致。文王囚于羑里，是震惊百里的施政。越惊骇，离心

力越增加。国家四分五裂，建侯行师的时局成熟，故曰“利建侯行师”。培育霸主成长是“建侯”。以战争取代中央是“行师”。建侯为的是行师，行师在于改天换地。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刚，九四霸主；应言王者应人民，合时心。志行，令行禁止。下卦䷏为顺，上卦䷏为动。豫，一也，与顺民一心一德。“顺以动，豫”，是“豫，以顺动”之倒语。王者支持九四的事业，是“天地如之”。“天地”，天覆地载的王者。“如之”，行九四政令。天地如之，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建侯行师也不存在问题，即“而况建侯行师乎”？

“天地以顺动”，王霸取天下依靠人民动。天是王者，地是霸主，应时局，合民心。人民愿动，依靠人民动，即“以顺动”。日月即月，言老家政。“不过”，不能跨越战胜王霸势力。“而四时不忒”，四时是霸道的隐称，如夏代春一样，胜利已成定局，“不忒”不会改变。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霸道革命的导演是王道圣人。圣人行师，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打击家政中的首恶，对于人民秋毫无犯，此即“刑罚清”。人民箪食壶浆迎王师，人民希望解放，拥护新政权是“民服”。

“豫之时义大矣哉”，霸道地方诸侯，发展成为中央君王是“豫”。豫之处潜秘密活动时期，是“时义”时期。“大矣哉”，革命抵达南离，统一国家，解民倒悬，完成霸业。“矣哉”是语句的落脚点，以矣哉喻霸道的归宿落脚点。

“彖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九四是雷，居外卦四位是出，亦即一个地方势力如震雷一样出现在一个区域。人心思变，王霸亡三极谋反英雄，想改变现实，心情激奋，心向往之，如文王居岐山然，即“地奋”。“先王”指王者六五。制定新中央的政策是“作乐”，宣传天下为公是“崇德”。殷，中也，指王者六五与六二。支持九四登基，即“荐之上帝”。上，升也。王者的归宿是复古，大同社会是“祖考”初位。九四禅让，王者南面，就是“以配祖考”。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注曰：“处豫之初，特待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

初六也是地方诸侯，怠慢中央，希望成为中央的取代者。不用“时义”，暴露自己的用心，即“鸣豫”。时局和地位与豫不相称，思想不能兑现，即“志穷”。志穷失败故曰凶。淮南刘安是初六“鸣豫”的诸侯，“特得志于上”，想穿龙袍居五位。计谋失策，即“乐过”“志穷”。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注曰：“处豫之时，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求苟豫者也。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是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矣。”

六二是以阴居阴的王道学者。“介如石”，同“大如山”。《孟子·尽心》曰：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曰：“介，大也；介，善也。”介即大人和善人的简称。石是名山。《红楼梦》称《石头记》，有“石头凯子”。《西游记》有“石猴”，都取自六二。豫六二是家政社会的落后分子，是豫怠者。明清五才子，都是豫六二。他们的书，与日月长存，是“不终日”。忠于人民，是“贞吉”。言行恪守天下为公，是“以中正也”。

《系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几”同机，是社会的制动之主政权。“知几”，明白三极政权，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其神”，王道思想家，同君子。“取天下”是上交。上交取得中央政权后，不陷入富贵泥沼是“不谄”。家政坐天下去做官，是下交。下交不同亡道政权同归于尽是“不渎”。《说卦》曰：“坎为沟渎。”沟渎是家政的死亡地。“下交不渎”，同“不俟终日”。终日，一败涂地之时。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持政者质变，变于不明显，即“几者，动之微”。霸主南离复辟，由人变虎，成为镇压战友的野兽，王者有豫见，即“吉之先见者也”。“吉之先”，即人民的先见者，知未来者，同圣人、君子、其神、介、石。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韩康伯注曰：“定之于始，故不俟终日也。”断是家政的自身和其结局。富贵从人群中分裂出来是断，断政被伐倒也是断。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韩注曰：“此知几其神乎。”霸主南离变卦为“微”，微言一般人察觉不了。家政坐天下，乱哄哄，躲过风暴又挨雨，一代不如一代，最终要垮台是“彰”，众人皆知。霸主取天下，子至卯为“柔”，柔言力量弱小。卯至午为“刚”，刚言力量强大。强大的刚体，基于王道军师决策英明，使霸主取得全胜，是“万夫之望”。万夫，霸主；之，行至也；望，望月。望月是霸主登基之时。微、彰、柔、刚，是家政通史，知此者，是王者，即“知几其神乎”。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注曰：“居下体之极、处两卦之际，履非其位，承动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迟而不从，豫之所疾。位非所据，而以从豫，进退离悔，宜其然矣。”

《说文》曰：“盱，张目也。”《六书故》曰：“张目企望也，必犹豫不进也。”《说文》曰：“迟，徐行也。”六三是地方诸侯，以阴居阳，失位不正，将自己置于悔败的绝境。“盱豫”企望，想坐龙椅，力量弱小，不能胜任，露头即败，即“盱豫悔”。九四是能取得中央的力量，六三野心大，不能令九四相信，承九四迟缓，将被九四吃掉，即“迟有悔”。进退维谷，即“进退离悔”。离，丽也。豫时六三，注定凶败。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注曰：“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众阴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于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则朋盍疾也。盍，合也；簪，

疾也。”

“由豫”，即通过一，豫即一。王霸亡三英同志，皆服从九四，九四统一了三英力量，即“大有得”。大有即三极大联合。“勿”是物之省字，指老中央六五。“疑”，怀疑九四。“朋”，九四的同志。“盍”与合同音，力量集结。“簪”，疾也，不失时机。《正韵》曰：“簪，首算也。”《说文》曰：“算，簪也。”《释名》曰：“算，系也，所以系冠使不坠也。”簪形如“一”，簪除疾义外，还有统一之义，如簪系冠然。统一国家的时机成熟，不失良机，即“朋盍簪”。九四的霸业理想实现，即“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吉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注曰：“四以刚动为豫之主，专权执制，非己所乘，故不敢与四争权。而又居中处尊，未可得亡，是以必常至于贞疾恒不死而已。”

居于六五位言之，九四非朝外诸侯，是朝内大员。六五是皇上，抱残守缺，忠于老家政。只是傀儡，活不了，也死不去，是“贞疾恒不死”。疾言老家政。其时没有得民心的中央取代，仍“居中处尊”，由于外部势力制约，九四不敢下手，成了“恒不死”的局面，此即“中未亡也”。中言六五，未亡，一下死不了。

《三国演义》的曹操是九四，献帝是六五。曹操和献帝的关系，就是“贞疾乘刚”的关系。献帝是贞疾者，也是乘刚者。弱小的主子驾驭实权大臣。实权人物根本不听皇上的一套，皇上受实权者支配，是“乘刚”的一义。曹操不敢篡位，由于刘备和孙权势力的存在，篡位对阿瞒不利，此即“中未亡也”的原因。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注曰：“处动豫之极，极豫尽乐，故至于冥豫成也。过豫不已，何可长乎？故必渝变，然后无咎。”

夏桀、殷纣、秦二世，都是“冥豫成”的皇上。冥言愚顽，豫言豫怠享乐，成言挥霍成果。穷奢极欲，即“动豫之极，极豫尽乐”。极豫加速政权的垮台，即“尽乐”。尽乐同一败涂地。“渝”是改弦更张。改正“冥豫成”，不至于很快尽乐，故曰“无咎”。冥豫成的统治者，不能长久，即“何可长也”。

第九章 随卦与蛊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韩康伯注曰：“顺以动者，众之所随。”

“豫”即“顺以动，豫”。依靠人民造反是“顺以动”。人民紧跟造反领袖，即“豫必有随”。随言五湖四海的英杰。英雄振臂大呼，天下云集，是“豫必有随”。随的古文是“追”，亦即追随。《广韵》曰：“随，从也，顺也。”从顺同随。豫必有随，随霸道；《离骚》的“追曲”随亡道：“背绳墨以追曲兮，尽周容以为度。”绳墨是正直体喻王道，曲、周容是邪曲体喻亡道。

霸主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不复古而复辟，即“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以喜随人”，步老家政的后尘，同复辟。黄袍加身为喜，成了汉献帝为忧。复辟建立富有者专政，即“故必有事”。有事即家天下，无事是公天下。家天下是亡道。建立家政，即“受之以蛊”。蛊是家天下的同义词。“蛊者，事也”，指王者到家政朝内参政。

《杂卦》曰：“随，无故也；蛊则，飭也。”韩康伯注曰：“随时之宜，不系于故也。随则有事，故受之以蛊。飭，整治也。蛊所以整治其事也。”

随是霸道革命，蛊是亡道专政。随蛊两卦构成了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霸道革命，破旧立新，要求彻底，和老家政誓不两立，即“随，无故也”。故，老家政。霸主在南离“则有事”而复辟，由霸变亡，即“受之以蛊”。亡道统治者没有治天下的本领，从建政到持政，都得王者出来支持调理，使之走上正轨，拨乱反正，即“蛊则，飭也”，“飭，整治也”。“整治其事也”。协助建政和持政，都为“飭”。

家政落井，霸主下石，即“随时之宜”。《吕氏春秋·首时》曰：“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

时即时局。随时的时局，老家政有了桀纣，民心思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人民与桀纣不共戴天。人民中有了汤武领袖，能以伊吕为师，有统一国家、救民出水火的良好愿望。两种条件具备，即“随时之宜”。随时之宜，是变

化代兴的良机，“故圣人之所以贵时也”。

上有桀纣，下有汤武，还得有王者伊吕参政，霸道革命才能成功。随彖“大亨贞，无咎”，即指明，没有王者做革命的指路明灯，革命会有咎。王者伊吕是霸道革命的导演，是王者显露才华的良机。

《系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韩注曰：“随，随宜也。服牛乘马，随物所之，各得其宜也。”孔颖达疏曰：“随者，谓随时之所宜也。今服用其牛，乘驾其马，服牛以引重，乘驾以致远，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诸随也。”

牛是西南坤望月，是霸道的归宿处，指霸道。马是西北乾下弦月，指崇尚暴力治天下的亡道。重是人民和王道。远是桀纣。王者给霸主做臣是“服牛”。王者指挥尚武者攻城略地，是“乘马”。指引人民求解放是“引重”。取缔老家政的行命权是“致远”。盖是器物的上部，是统体，喻伊吕。“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目的在于“利天下”。《首时》又曰：“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利天下”同定一世，使社会由乱转治，让社会过太平日子。

霸主南离变卦，由䷝变䷝，转向反面，由合变分，外患内乱，接连不断，富贵统治者疲于奔命，惑于为政，即“蛊”。霸主黄袍加身，末代皇孙成为阶下囚，蛊疾逐渐加重，最终不可救药。蛊政权对人民以刑杀为主，对待一家子亲骨肉，也不能避免白刀进红刀出。坤卦初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即内乱。

《尔雅·释器》曰：“康谓之蛊。”康即《礼·礼运》“小康”之省。小康是升了天的富贵。《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何谓蛊？’医和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杜预注曰：“溺，沉浸于嗜欲。”“䷫巽下艮上蛊。巽为长女为风，艮为少男为山。少男而说长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风而落，皆同物也。”

家政不中，转子午西是“淫”；福深求福，追逐嗜欲是“溺”；小人在朝，君子在野是“惑”；皇上一意孤行，不受基础制约是“乱”。谷指食俸禄的皇亲国戚，“之飞”如月球绕地公转，之，行也。飞，言家政富贵变成了飞鸟。

“于文，皿虫为蛊”。《说文》曰：“皿，饭食之器也。”“象形，与豆同意，读若猛”。饭食即皿上三虫。皿是三虫的工具“器”，喻暴力专政机关。《说文》曰：“猛，健犬也。”《玉篇》曰：“严也，恶也，害也。”犬是艮东北，是家天下开山祖的称名。维护犬政的力量即“健犬”。健犬靠恐怖森严，凶恶残忍，祸国殃民为政，即严、恶、害。

“象形”同“饭食之器。”《系上》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蛊上三虫是“象”是“见”，是家政君臣。上虫君主，左虫文臣，右虫武将。上虫君主亦称“豆”，左右二虫追随豆，即乾文言的“云从龙”。蛊上三虫，同巽卦六四的“三品”。王弼注曰：“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乾豆君主，宾客文臣，充君之庖武将。

“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上卦少阳山是家政君主，自身是月球，属阴属女，鹊巢鸠占，居太阳位称孤道寡，是“女惑男”。惑，缺乏自知之

明。“风”即家政从胎里带来淫溺惑乱。淫溺惑乱之风，自身导致家天下的灭亡，“风落山”。风落山，亦称“自绝”“自杀自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源泉自盗”。

昭公元年又曰：“女阳物晦时，淫则生内热感蛊之疾。”女阳物，同女惑男。“晦时”，指家天下由望月至晦月的过渡时，一代不如一代，即《礼·礼运》指出的“三五而缺”。晦时过渡，家政内部争夺也逐步加剧，此即“淫则生内乱感蛊之疾”。

昭公元年又曰：“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注曰：“蛊，惑疾。”孔颖达疏曰：“蛊者，心志惑乱之疾。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为蛊。”

“近女室”同晦时。女，阴也，女室即阴间。近，运终数尽。同文又曰：“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杜注曰：“良臣不匡救君过，故将死，不为天所佑。”否定人民是“非鬼”，否定食禄者良臣是“非食”。心比太阳大，身如月球小，即“惑以丧志”，亦即“心志惑乱之疾”。“良臣将死”，即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死人不再献策即“死”。死同“不佑”。

汉武末年，皇上昏暴，内部矛盾加剧，上演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史记·龟策列传》曰：“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利用迷信，因公报私，“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说明蛊惑危害之烈。

《前汉·公孙贺传》曰：“巫蛊之祸，起自朱世安，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公孙贺的儿子叫敬声，“骄奢不奉法”，拉用“北军钱九百万。发觉下狱”。“朱世安者，京师之大侠也”。“诏捕朱世安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世安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世安”。“世安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石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人巫祭祠诅上”“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都是触怒龙颜的弥天大罪。武帝是位超人，又是迷信专家，怎能容忍？“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上一日乃解，巫蛊起”。（见《前汉·武帝本纪》）

《前汉·武五子传》曰：“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后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环御坐掘地。上使按道使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中掘蛊，得桐木人。上时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府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为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中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扶苏事邪？’太子急，然德言。”

《前汉·武帝本纪》曰：征和秋七月，“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

太子亡，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胜之自杀，仁腰斩。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

《武五子传》曰：“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

“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遁逃，子资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弟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闻，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斧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悟。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政权巩固的标志。《淮南子·主术训》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臣民有意见，说出来则话明气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给人民以言论自由，是公天下的施政。持政者过则改之，不过则嘉勉，鼓励人民说话，上下的思想得到交流，无壅塞之患。

武帝尊如菩萨，神圣不可侵犯。自己作恶，又怕别人诅咒。为了威信，亲骨肉成为寇仇。富贵自相残杀，人民跟着晦气。引起巫蛊惨案的元凶是武帝。江充和石德为了一己私利，起了引风吹火的作用。统治集团内部，蛊惑相疑，是蛊政自身的不治之症。

家政自杀自灭，尚未震动大地，乱下去对社会不利。为了“匡君安社稷”，使武帝醒悟，缓解危机，“壶关三老茂上书”，使巫蛊惨案平息了下来。三老是王者隐称。乾“一”是太阳、地球、月球的合体，皆有“三”的属性。分裂后太阳是“三老”，喻王者；蛊七九是三少，喻月球亡者。

《红楼梦》二十五回“魔魔法叔嫂逢五鬼”，也写皇家蛊症大发作。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把“宝玉”抚摸了一番，叔嫂病渐愈。叔嫂所以疯狂不省人事，在于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宝玉是皇上的譬称，大士和真人同三老茂。七十五回探春道：“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五色、五音、五味同五鬼，指家政。《书·伊训》指出，巫风、淫风、乱风，是

家政自灭的利刃。

第二节 解随卦

甲 原文

䷐ 随，元亨利贞无咎。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乙 注解

䷐ 随卦兑上震下，兑言少数造反者。天下大乱，造反的发起者是少数弱者，故以少阴明之。下卦震是强者，是能拿到中央政权的势力，最终称霸。霸主起自初，由于承载王道和人民，逐步积聚随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寇变王，取得皇位。各派小造反势力被初九兼并，不随从者将被铲除。

“随，元亨利贞无咎”。随是霸道取天下，只有取了天下才无咎，拿不到中央便有咎，此即“随，元亨利贞无咎”。以地球公转譬之，元亨利贞是春夏秋冬，以喻家天下一朝代之通史。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元亨为上经取天下，有了元亨改天换地之变革，就为利贞下经奠定基础，故曰：“四时成。”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注曰：“震刚而兑柔也。以刚下柔，动而之说，乃得随也。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故大通利贞，乃得无咎也。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刚，下卦震，指霸主。来，取天下。下，居下位承载上卦兑。兑，少女，言西王母王者。“刚来而下柔”，如刘备承载孔明然。“动而说，随”，是随卦革命所以成功的内因。霸主动合民心，人民高兴随从。人民随从，基于“震刚而兑柔也。以刚下柔，动而之说，乃得随也”。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大亨即大人王者。贞，指挥正确。革命的方向

正确，政策应民所求，愿意追随革命，即“天下随时”。彖辞指明，“大亨贞无咎”，人民才有取胜的信念，心甘情愿跟随霸主走。大亨贞是随卦的主导因素，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正确的思想运筹，才能指引革命取得全胜。

“随时之义大矣哉”。人民跟随造反是“随时”。随时的内含是“义”。义即“大矣哉”。扭转乾坤，破旧立新，统一国家，解民倒悬，让国家由分变合，由弱变强，组成统一的中央政权。大即大一统，“矣哉”，霸道革命的落脚处南离取得中央政权。

“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为随，造了反，人民不热心支持，即“不大通”。不大通的原因是时机不成熟，或失掉时机，即“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组成造反集团是“相随”，不解救人民，“不为利正”，同样是亡道“灾之道”。

“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时异，即初九的“官有渝”。官有渝，即桀纣猖獗，众叛亲离；人民苦难不堪：处于此时，王霸人物不能挺身而出，以解救苍生为己任，见义勇为，实际也是家政的否道，此即“否之道也”。

“故大通利贞，乃得无咎也。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时也”。“大通利贞，乃得无咎”，注解“大亨贞无咎”。“为随”，同乾文言的“风从虎”。王者是风，霸主是虎。王者乘虎，完成霸业，即“令大通”。“利贞”同坐天下。“得于时”，即王霸风虎亲密无间，霸主言听计从。革命队伍有团结的核心，节节胜利，人民看见了曙光，支持革命，即“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时也”，即言革命的转机，在于王霸核心。指挥革命大军，即“随之所施”。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注曰：“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物皆说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孔疏曰：“《说卦》云，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故注云，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

“泽”即恩泽。革命者济困扶危，救民出水火，即“泽中有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使人民高兴欢乐，莫过于降膏露予民。“万物”指人民大众。“动万物者，莫疾乎雷”，“万物”指老家政。霸主施泽，桀纣施暴，人民跟随霸主，动摇了老家政基础，此即“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王者要随从的即“泽中有雷”之雷。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是王者随时的筹略。“晦”艮东北晦朔月，以月体喻霸主。王者和霸主结合，让朔月生光，是“向晦”。向，向也，背之反。霸主复辟登基为“出”，末代皇孙变平民为“入”。入即被推翻。“宴息”是老家政的称名。宴，安居也。《说文》曰：“息，见星食豕，今肉中生小瘕肉也。”“见星食豕”，指亡道的归宿在北坎豕地。安居于人民身上的瘤子，即宴息。割掉瘕肉即“入宴息”。“向晦入宴息”，同今语建立新政权，打倒老家政，是随卦的总方针。

“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动说之象，即“物皆说随”，人民紧跟霸主。“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指军师而言。“无为”即王道治理，思想指挥，如行星卫星绕太阳公转一样。霸主随王道军师转，是“无为”，军师通过霸主发号施令，

是“不劳明鉴”。明鉴以太阳喻王道军师。

“初九，官有渝，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注曰：“居随之始，上无其应，无所偏系，动能随时，意无所主者也。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也。故官有渝变，随不失正，出门无违，何所失哉！”

“官有”同宴息，指有为家政。官有由履霜蜕变到坚冰，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之时，即“渝”。渝是水和俞之复。水言北坎，俞同愈，富贵恶贯满盈。

“贞吉，出门交有功”。忠于王道是“贞吉”，“门”言初位，是王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出门”，王者登上政治舞台。“交有功”“从正”，义同“向晦”。交有功、从正，即随从一位“刚来而下柔”的霸主，将夺权战争进行到底，不被镇压下去，即“交有功，不失也”。

“上无其应，无所偏系，动能随时”，指霸主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上无其应”，和老家政划清了界限。誓不两立，是“无所偏系”。唯贤是与，是“动能随时”。“意无所主”，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能听从王者指示。

“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也”，针对王者而言。两个“以欲”，同文异质。“随不以欲”，即不能随从贪欲者，如范增随项羽。《说文》曰：“贪欲也，从欠谷声。”“以欲随宜者也”，即随从有功的霸主，如张良随刘邦。《增韵》曰：“欲，爱也。”“宜”即丰彖“勿忧，宜日中”之宜，即破旧立新，改天换地。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注曰：“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居随之时，体于柔弱，而以乘夫刚动，岂能兼志。违于所近，随此失彼，弗能兼与。五处己上，初处己下，故曰系小子，失丈夫也。”

家政残年，社会分裂，六二是人民。必系汤武，背叛桀纣，即“系小子，失丈夫”。小子，初九；丈夫，九五。人民集结在小子的麾下，是“弗兼与”。弗即否定，指造反的霸主。“兼与”同《荀子·议兵》的“兼人”“兼并”。

“不能独立，必有系也”，言老家政丧失凝聚力，人民心系新领袖。“体于柔弱，而以乘夫刚动，岂能兼志，违于所近”。体于柔弱，指明九五，统属阴体，故曰柔弱。大臣是九四，实际九四专权，即“乘夫刚动，岂能兼志，违于所近”。家政末年，即使皇上想挽救败局，也不能有所作为，崇祯与光绪，皆为史例。

“小子”之子，即地自转十二子之“子”。子在北坎，与地公转十一月冬至同位，指初起事的霸主。《前汉·律历志》曰：“故阳气始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始于子，在十一月”。《史记·律书》曰：“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滋于下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说文》曰：“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

“阳气”“六气元”“黄钟”“子”，皆为“小子”。黄泉同北坎。“孳”“滋于下”“万物滋”，都指霸主“始于子”发展势力。《律历志》曰：“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

黄钟同子，以三乘之，至丑为三，至寅为九，即“三三积之”。至亥数尽，

是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积实数，是皂虫滋生数，也就是家政一个朝代的随从数。黄钟即种子，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繁衍的后代。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注曰：“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虽体下卦，二已据初，将何所附？故舍初系四，志在丈夫。四俱无应，亦欲于己随之，则得其所求矣。故曰随有求得也。应非其正，以系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贞也。初处己下，四处己上，故曰系丈夫失小子也。”

初九是新生霸主，由一开始，故曰“小子”。六三是以阴居阳，弱小的地方势力。九四是大臣，也在谋反。六三随九四不随初九，即“系丈夫失小子”。随即六三，“有求”，即“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六三有求，九四接纳，即“得”。九四是臣，六三地方势力，非正应，故曰“应非其正”。六三应在上九，但力不从心。系于九四。忠于九四吉，即“居贞吉”。“志舍下”，即不应初九。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注曰：“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能干其事成其功者也。虽违常义，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改天换地，起于两种势力。初九起民间子，其位在北坎，如刘邦建汉。九四起自大臣午，其位在南离，如李世民建唐。随即九四。“有获”，得到六三的支持。以蓍而论，六三位在巳，与巽同位，言王者。九四满足于臣位，不取中央，即“贞凶”。贞，居也。“有孚在道”，六三洞察政局。有孚，六三。“以明何咎”，即夺中央是正确的。“明”即南离，拿到中央是“明功”。

臣夺中央，“失于臣道，违正者也”。但九四“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虽违常义，志在济物。心存公诚，以明其功，何咎之有？”志在济物，解救人民，统一国家，存公不私，在道不失，明功取中央是正确的。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注曰：“履正居中，而处随世，尽随时之宜，得物之诚，故嘉吉也。”

乾文言曰：“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礼。”嘉是四海英杰。革命成功，英雄南离大会聚，是“嘉之会”。如果复古，即“嘉会足以合礼”。政权实行天下人专政，是“孚于嘉”。孚于嘉，故“吉”。吉，原于复古“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注曰：“随之为体，阴顺于阳者也。最处上极，不从者也。随道已成而特不从，故拘系之乃从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不从，王之所讨也。故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兑为西方，山者，途之险隔也。处西方而为不从，故王用通于西山。”

上、西山，都指西金兑上六。西金是坚持“衽金革”的暴力集团。“维之”，地头蛇割据。全国大局已定，上六坚持老家政的一套。用武力摧毁其割据，即“王用亨于西山”。上六不是九五的对手，一触即溃。拘系之成了阶下囚，故曰“上穷也”。

第三节 解蛊卦

甲 原文

䷑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乙 注解

家政自身是蛊。满床笏至南柯梦，爬高升天，重坠落地，是蛊历。“蛊元”是定鼎霸主，与姤卦的“姤”义同，是第一任皇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取了天下，定鼎建政，昧于巩固政权之治术，统治集团乱哄哄。蛊元能接纳王者的献策，即“蛊元亨”。蛊元亨为家政专制奠定基础，故曰“利涉大川”。涉大川，同富贵坐天下。

大同社会和王霸取天下是“先”，皇亲国戚持胜坐天下是“后”。乾卦文言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王霸取天下；后天，亡道坐天下。先天后天一周天，是家政一个朝代。先天是取代者，后天是被取代者。

“甲”是五行十干的首干，指第一。霸主造反，兼并了十八路诸侯，推倒桀纣，夺得冠军，是“先甲三日”。开国建政，皇家是头号地主，也是第一，是“后甲三日”。太阳系天体都姓“日”。乾“一”是太阳、地球、月球的总合体，“含三为一”，皆有三的属性。“先甲三日”，以地球喻霸道；“后甲三日”，以月球喻亡道。“三日”同文异实。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注曰：“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物已说随，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进德修业，往则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也。甲者，创制之令也。创制不可责之以旧，故先之三日，后之三日，使令洽而后乃诛也。因事申令，终则复始，若天之行用四时也。”

“刚上而柔下”，暴力专制是“刚上”；以削弱基础为归宿是“柔下”。“巽而

止，蛊”。家政的有为教育是“巽”，牢狱般专政是“止”。巽是文化，止是武力，文武交替使用是“蛊”。王弼注曰：“既巽又止，不竞争也。有事而无竞争之患，可以有为也。”文武二柄，使民不敢高攀对比，是“不竞争也”。“有事”同有为，与蛊义同。强权使人民屈从于奴役和盘剥，让富贵作威作福，即“有事而无竞争之患，可以有为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注曰：“有为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也？”家天下整个历史时期，有的阶段，贤明的君主能听得进王者的话，思想通达，社会转向安定，即“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建政定鼎，朝代复兴，如殷高宗，周宣王，都是“大亨”“蛊元亨”。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霸主夺权为“来”，南离复辟变卦，亡道坐天下为“往”。往有事同《系上》“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有事的实质，基础与政权对立，即“卑高以陈”。统治者为“贵”，人民为“贱”，尊不下施，卑不上承，即“贵贱位矣”。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注云“因事申令，终则复始，若天之行用四时也。”以二体论，“先甲三日”是地球喻霸道，“后甲三日”是月球喻亡道。以一体论，先甲三日，是家政的上经，后甲三日是下经。后甲三日，即“终则复始，天行也”。终，坐天下；则，效法也；有始，复辟家政，行有始专制。《老子》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同终则有始。

“因事申令，终则复始，若天之行用四时也”。先甲三日，打富济贫，为贱服务；后甲三日，损贫益富，为贵效劳。“甲者创制之令也”。创制之令，即“因事申令”。“事”即政权承载什么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

家政转周天，地自转由子至子，地公转由冬至至冬至，月公转由晦朔月至晦朔月，皆为“天行”。天行有阴阳，有寒暑，有盈缺。阴阳、寒暑、盈缺，是矛盾对立体。先甲三日为阳，为暑，为盈；后甲三日为阴，为寒，为缺。家政一朝，自相矛盾。取天下打倒老家政，坐天下“终则有始”，自己成了老家政。

“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物已说随，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进德修业，往则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也”。“能”是政治上的能工巧匠，言王者。家政取天下靠军师，坐天下也得靠王者。王者指挥建政，指挥拨乱反正，皆为“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

“物已说随，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进德修业，往则亨矣”。物即“蛊元”，“说随”同“亨”，即皇上愿按王者的旨意办。在物已说随的基础上，制定政策，让政权暂时巩固起来，即“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王者之人进入朝内是“进德”；补救富贵的过失是“修业”。朝内有了王臣，抑制了富贵之昏庸，家政机器又运转正常，即“往则亨矣”。

“甲者，创制之令也。创制不可责之以旧，故先之三日，后之三日，使令洽而后乃诛也”。先之三日利大众，后之三日利小人。政治家为谁辛苦为谁甜，是“创制”即制定政令的出发处与归宿所。“旧”是先之三日利大众的施政。后之三日，只利小人，利大众是不可能的，故曰“不可责之以旧”。责，求也。“诛”是屠戮人民和自相残杀的同义语。家政的鼎盛时期是“令洽”，同于令行禁止。

有了主动权，任意责让和刑戮是“诛”；经济上大刮地皮也是“诛”。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曰：“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故君子以济民养德也。”

《史记·叔孙通传》，可论证“有事而待能之时”。“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愈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事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以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使征鲁儒生三十余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叔孙通和他的弟子精心安排，抬高了刘邦的威严地位。“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仰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御使执法，举不如意者则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通过仪礼，使刘邦的部下，由无组织无纪律，变成猫鼠关系。刘邦感到“为皇帝之贵”，部下也会感到为臣下之贱，再不敢“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解除了高帝的心患是“振民”；学生皆成为郎是“育德”。蛊元没有做元首的水平，故以“民”称之。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注曰：“处事之首，始见任者也。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为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当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终吉也。”

乾卦文言曰：“贞者，事之干之也。”“贞故足以干事”。贞同干，《文心雕龙·程器》称“贞干”。贞干是三极政治家的中坚人物，如同箭干之干。干即政治家的归宿，其余一切材料，喻政治家的一切施政，为干服务，是干的从属。

《礼·月令》曰：“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注曰：“干，器之本也。”

箭的功用是射人，干是中心体，金铁等材料皆附丽于干，故干是“器之本”。干是政治家的归宿。归宿又反映了政治家的思想。《易》以思想为主体，地位之高卑居次要地位。本卦之干，皆指起主导作用的思想。

“干，父之蛊”，父之蛊，是倒语，当读“干，蛊之父”。蛊之父，即家政君

主的幕后高参。“子”同蛊，言君主；“考”同干，言高参。“有子考无咎”，即皇上不出卖，高干才无咎。皇上出卖，干很危险，故曰“厉”。干作蛊之父，对家政有利，故曰“终吉”。

“意承考”即继承开国霸主的施政。能否继承，在于当政的君主是否“能承先轨，堪其任者”。先轨，定鼎霸主。“时有损益”，即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不能全用定鼎霸主的施政，即“不可尽承”。不可尽承，要如霸主一样三心二意，应时善变，即“意承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注曰：“居于内中，宜干母事，故曰干，母之蛊也。妇人之性，难可全正，宜屈己刚，既干且顺，故曰不可贞也。干不失中，得中道也”。

九二以阳居阴，是蛊政之母。“妇人”同蛊元皇上。“难可全正”，施政不能全公。皇上不全正，蛊之母也必须见风使舵，即“不可贞”。“宜屈己刚，既干且顺”。屈己刚，即以阳居阴。皇上采纳政见是“既干”，不采纳听之任之是“且顺”。得中道，即“既干且顺”。做蛊之母，从与不从两可。干父是乘御，干母乘承交替。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注曰：“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干父，虽小有悔，终无大咎。”

九三是朝外大员，即“小”“虽小”。有高参指挥，势力强大，成了左右中央的权威，故曰：“干，父之蛊。”“悔”即悔悟觉醒。九三能觉悟到无应孤立，能保持强大，便“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注曰：“体柔当位，干不以刚，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无其应，往必不合，故曰往见吝。”

六四得位，以臣民柔和的姿态出现，希望拨乱反正，拯救家政危机，但占据中央位的坤六，不会接纳六四的政见，故曰“往见吝”“往未得也”。“先事”指霸主用过的益民政策。《东坡易传》注曰：“裕，益也。”贡献良策，补益家政，家政不纳，只好蜕化。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之蛊，承以德也。”注曰：“以柔处尊，用中而应，承先以斯，用誉之道也”。“以柔处中，不任威力也。”

六五同五行的“天五”，干是“地十”。地十指挥天五行事，即“干，父之蛊，用誉”。誉是与和言之复字，指皇上。皇上听从十干，十干通过皇上发号施令，即“用誉”。天五地十有中的共性，十干以中承五，即“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注曰：“最处事上而不累于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

蛊政处于上九，运终数尽，贤哲隐遁，即“不事王侯”。王侯即大侯。诸侯之大者，即末代君主。“高”即高瞻远瞩的王者。“尚其事”，即支持新霸主，“不累于位”，和老家政绝裂。“志”是新霸主，“可则”可向上九王者取法。

《东坡易传》注曰：“君子见蛊之渐，则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则不事王侯以远之。蛊之成也，良医不治，君子不事事。”家政由望至晦之逐步蜕化，是“蛊之渐”。渐退至北坎残月，病入膏肓，“君子不事事”，朝代面临灭亡。

第十章 临卦与观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韩康伯注曰：“可大之业，由事而生。”

“有事”，富贵专制。“而后”，进入残末时期。“可大”，能发动霸道革命，“故受之临”。“临者，大也”，指明革命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即“事”，事即承载，“可大之业，由事而生”言此。霸主羽毛丰满变为“雉”，由䷒临变为䷓观，由承载变为乘御，即“物大而后可观，故受之以观”。“而后”，步老家政后尘，“观”即家天下。

《杂卦》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韩注曰：“以我临物，故曰与，物来观我，故曰求。”

上经指明，王霸的归宿不同，故曰“或与或求”。或，惑也，归宿不同而相疑惑。王道的归宿是太阳大中位，行“天下为公”制。霸道的归宿，是南离夏至，取代老家政。王者参与霸道取天下，为复古打基础，对霸道是“或与”。霸主复辟，要求王者参政，奢望实现“尧舜之治”是“或求”。“以我临物”，王者为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物来求我”，为的是“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巩固家政统治。

王弼《卦略》曰：“䷒临，此刚长之卦也。刚胜则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阴爻虽美，莫过无咎也。”

王霸取天下，中原逐鹿，“齐乎巽”，以军师为长。将至南离，霸主取代军师，自用操权，是“刚长”。刚即九二。“敌国灭，谋臣亡”，霸主为制主，军师危险，此即“刚胜则柔危”。光荣归于一夫，嫉贤妒能。“柔有其德，乃可免咎”，如范蠡遁逃；如无其德，将会遇凶，如文种见诛。功大震主，先从谋臣下手。

霸主复辟，政权与基础的通路断绝，就是“观”。《尔雅·释宫》曰：“观谓之阙。”注曰：“宫门双阙。”疏曰：“雉门之旁名观，又名阙。”阙即没有门。阙悬挂政令，让臣民看，让臣民遵守，也是“观”。家政是“观”，如演员；人民是“观”，如观众；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是“观”。尊不下施，卑不上承。

《前汉·严安传》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服，皆竞修饰。谓五声使有节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

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夫佳丽珍贵，故顺于耳目。故养失则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

“以观欲天下”，是“以观欲治天下”之省。人群舍本逐末，争夺荣华富贵，不择手段，丧尽天良。搢绅者是文臣，带剑者是武将。文武的魁首是皇上，但不敢说。统治集团“范民”，以“养失”“乐失”“礼失”“教失”，上邪下歪，导致社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故“犯法者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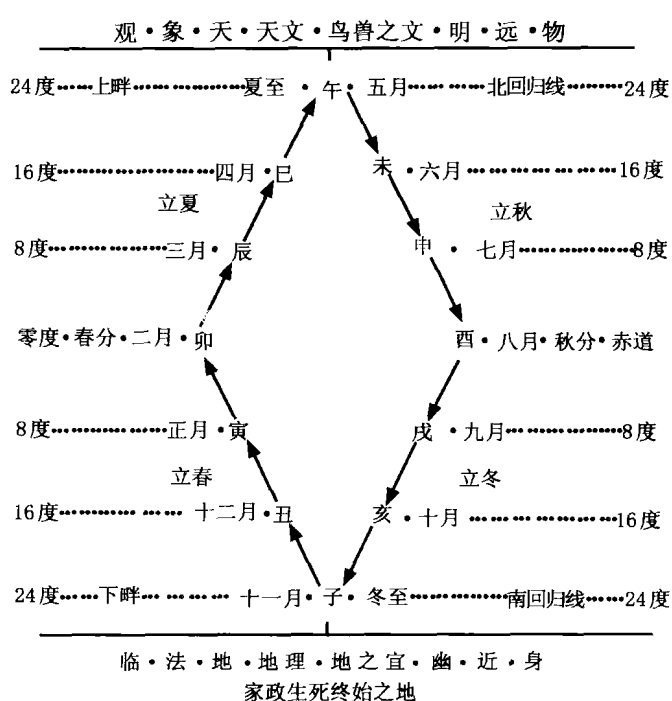
王弼《卦略》曰：“䷓观之为义，以所见为美者也，故以近尊为尚，远之为吝。”韩注曰：“远为重观，近为观国。”

“以所见为美”，即崇尚外表美观，尽力修饰，争奇夺艳。文过其实，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宫殿，大庭院。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食前方丈，侍妾数百”，出外兜风，后车千乘。衣锦被绣，穿金戴银。从各个方面显露自己是超人，以夸富羞贫。诸如此类，皆立足于“十室九空”的基础上。“观国”即观察奢侈，从皇上、搢绅、带剑者观起。

以著论，家政一个朝代，升降于黄道面四十九度一次，由冬至至冬至，即临卦与观卦表达的通史。霸主取天下，由北坎冬至经春分至夏至为取天下，为下，为俯，为降。由夏至经秋分至冬至，为上，为仰，为升。现作《四十九度俯仰图》以示：

《尔雅·释天》疏云：“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之时，地下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自冬至后，地渐渐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

为了理解黄道面，请观《释天》原文。“地盖厚三万里”，同三极三才。三才都是地的形而上，故称“地盖”。地盖包括王霸亡，故曰“三万里”。王道的归宿



在地中赤道，霸道的归宿在北畔夏至，亡道的归宿在南畔冬至。

“当中”“天中”“天之中央”，都指太阳。地球由夏至至冬至是仰、上、升；由冬至至夏至是俯、下、降。仰喻亡道坐天下，俯喻霸道取天下。王道复古，建政于地中赤道。

《系上》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之说。”

《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从上图可以明白，夏至所统，是“观、象、天、天文、鸟兽之文、明、远、物”。冬至所统，是“临、法、地、地理、地之宜、幽、近、身”。冬至黄泉，是家天下的发祥地，也是其葬身所，“生死终始”皆在此。

夏至至冬至，“仰则观象于天”，地球偏斜远日，经秋分至冬至，“原始反终”，走入死地而灭亡。由冬至至夏至，“俯则观法于地”，地球偏斜近日，经春分至夏至，虎兔相逢，法办了老家政，夺得龙椅，取得变化代兴的胜利。

太阳喻王道。王道大同遗风，扎根最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近日则吉，远日则凶。由夏至至冬至，家政背叛为公，实行鸟兽愚野专制，最终恶贯满盈而被取代。“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万世”成了黄粱梦。

由冬至至夏至，有为公的王者参与。君子道长，为公势力扩大，最终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统一国家，承载人民是“临”。《系上》曰：“制而用之谓之法。”惩治桀纣是“法”。《老子》七十二章称法为“大威”。依靠人民造反是“地”。王霸为核心，三极大联合，英杰治理，是“地理”。人民造反，打倒暴政，天经地义，是“地之宜”。王道军师居下位处阴指挥是“幽”。接近人民，与之同甘共苦，是“近”。在思想上，霸主是王者的形而下，是“身”。

邢琚《周易略例序》曰：“原夫两仪未位，神用藏乎视听。一气化矣，至赜隐乎名言。于是河龙负图，牺皇画卦。仰观俯察，远物近身。八象穷天地之情，六位备刚柔之体”。

上文根据《系上》《系下》撰写。“原夫”，霸主；“两仪”，富贵；“未位”，同临象八月，指亡道家政。“神用”，王者。“视”，南离午；听，言北坎子。“藏”，王者的思想隐了南北畔。“一气化矣，至赜隐乎名言”，同观象之“有孚颙若”。“河龙负图”，霸道取天下；“牺皇画卦”，亡道坐天下。皇上是富贵的牺牲品，故称“牺皇”。“仰观俯察，远物近身”，是家政通史。“八象”言蓍，“六位”言卦。蓍卦表述三极归宿，三极政体，即“天地之情”“刚柔之体”。取天下为“俯察”，坐天下为“仰观”。仰观是天之情，柔体；俯察是地之情，刚体。

《文心雕龙·原道》曰：“仰观吐耀，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此文又以月公转作譬。亡道坐天下，月耀渐缺，即“仰观吐耀”。霸道取天下，月光渐盈，即“俯察含章”。高言富贵居夏至者，卑言贫贱居冬至者，此为“两仪”。“惟人”“人”是王者，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是太阳，是月

之光源。俯察致吉，仰观蹈凶。仰观必然产生对抗的两仪，对抗相冲，不能平安。

第二节 解临卦

甲 原文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正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乙 注解

卦象论，上卦䷒是人民和人民的代表王者，下卦䷒是霸主。霸主居下承载人民和王者是䷒。临即“说而顺”。说䷒即霸主，顺䷒即人民和王者。“说而顺”，是说而承顺之省。《系上》曰：“承乘者，顺逆之象也。”顺，承人民；逆，乘人民。霸主施实惠给人民，是说而承顺。

政治家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古哲以“临”“观”“见”“视”“照”“监”等词语表达。这类词语组成的复词，表同一意义。临观见视的实质，是对社会人群的包容和关怀。王道临全民，霸道临多数，亡道临少数。

《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国，求民之莫。”传曰：“皇，大；莫，定也。”笺云：“临，视也。大矣，王之视天下，赫然甚明。殷纣之暴乱，乃监察天下之众国；求民之定，谓所归就也。”

“皇矣上帝”，以周文王托论王道。“临下有赫”“监观四国”，即孔疏“能照天下，无幽不烛”。无幽不烛，即太阳之普照。“四国”即东西南北所有之领土。临下有赫，监观四国，只能是太阳，地球月球，无此功能。监观四国全体，为的是求得全体人民之安定乐业，幸福生活。

《皇矣》又曰：“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谟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传曰：“心能制义曰度。谟，静也。”笺云：“德正应和曰谟，照临四方曰明。类，善也。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

“王季”同师卦的“王三”，托指王者。“度”同渡。通过王道文化学习，由私变公，济于彼岸，改变了信仰，由乘御者变为承载者，即“心能制义”。义即为人民尽义务。

《书·大禹谟》皋陶曰：“帝德无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简”同《系上》“易简”之简，同中庸。帝若要求得无愆无过失，“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才做得到。宽即行施宽大政策，亦即下文论及的赏罚。“兹用”，即“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用简宽临下，人民不会犯上作乱，即“不犯于有司”。

丰卦彖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勿忧，施政不被动。日中正午近太阳。照天下即照全民。《礼·中庸》曰：“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有临，怀有人民的施政，即“照天下也”。政权是民心民意凝聚的产物，应当照临人民，即“宜照天下也”。

以上所论，是王者之照临。

《邶风·日月》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是“日居乎？月居乎？”的省语。日言太阳喻王道，月言月球喻亡道。居言当位持政。日居月居，皆为“照临下土”。天下为公，是日照“古处”。天下为私，是“月照”“逝不古处”。“乃如之人兮”，步家政后尘。“逝”，一天天没落下去。“胡能有定，宁不我顾”是倒语，即“宁不我顾，胡能有定？”宁，安；我，王者。《玉篇》曰“顾，瞻也”，照临看见。胡，何也。两句的意思是：政权求平安而不代表人民，哪里会有社会稳定？

《穀梁传》哀公七年曰：“《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注曰：“临者，抚有之也。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尽有之也。”

“临天下之言”，王道施政；“临一国之言”，霸道施政；“临一家之言”，亡道施政。言即施政。王道临全民，霸道临五湖四海英杰，亡道临皇亲国戚。“以天下为家”，王者心怀全地球，即“尽有之也”。尽有之也，五湖四海皆兄弟。

《礼·大学》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心”持政中心首脑。《说文》曰：“焉，鸟黄色”。黄即中。焉指太阳中心位。“心不在焉”而转于午西，不代表人民，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拒听人民的呼声，食俸禄不管生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明夷上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霸主统一国家，居于地中，令行禁止，即“照四国也”。转至秋分日入，即“后入于地”，至夜半冬至被推翻，即“失则也”。失掉龙椅的原因，复辟者“不明晦”。晦喻家政垮台。

《系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天垂象，以处消的月球喻亡道。“见吉

凶”，同上文的“临一家之言”。吉凶是动宾语。吉言忠贞，凶言富贵。政权代表凶人的利益是“见吉凶”。《老子》二十四章曰：“自见者不明”见吉凶者，也就是自见者，自见至最后，成了亲骨肉都叛离的一夫。

《庄子·天运》曰：“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

“六极”同《系上》“太极”，以太阳喻王者。“五常”，仁义礼知信，以地球之生生喻王道大臣。“六极五常”，亦即尧之为君，舜之为臣。“九洛之事”，即四面八方加中央的政事。欣欣向荣是“治成”，人才济济是“德备”。关心全民是“监照下土”。人民承载政权，是“天下载之”。上下一心，至于至善，是“此谓上皇”。

“元亨利贞”，指明霸道革命必须取得全胜。“至于八月有凶”，指明复辟必将凶败。“凶”即彖辞之“消不久也”。王弼注曰：“八月阳衰而阴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孔颖达疏曰：“从建子阳生，至建未为八月。”

八月于十二子为“未”时。十一月冬至建子一阳生数起，经丑寅卯辰巳午至未六月，为八个月，故曰“八月”。八月也是十二律吕之黄钟下生的林钟。林钟与未同位。夏之六月，是殷之七月，是周之八月。八月未时，建成家政。建家政者，弹冠相庆之时，也就敲响了败亡的丧钟，故曰“有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注曰：“阳转进长，阴道日消。君子日长，小人日忧，大亨以正之义。”

“临”，以恩泽救民。“刚”，九二霸主。“浸”，侵也。以水渐进作譬是浸，以战争略地是侵。浸侵渐进，如春分渐进至夏至一样，一步一步取得胜利，《集韵》曰：“浸，音侵。”《说文》曰：“侵，渐进也。”霸道革命是“阳转”，阳转长进，对立方老家政是渐退，故曰“阴道日消”。霸道握有制主权，老家政被动挨打，即“君子日长，小人日忧”。

“说而顺，刚中而应”，论霸主的情操。“说而顺”，由下往上念，说䷒霸主，顺䷒军师，意即霸主依靠王者和人民。霸主对王者的决策，能够听从，即“刚中而应”。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阐明“刚浸而长”，亦即“阳转进长，阴道日消”的原动力所在。“大亨”“天”，皆指王道军师。“以正”，行施太阳王道政策。“正”即太阳。王霸亡三极大联合，即“以正”。吴用指挥梁山英雄，即“天之道”。道，导也；之，行命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注曰：“相临之道，莫若说顺也。不待威制，得物之诚，故物无违也。是以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泽上有地”同“说而顺”。霸主心目中有王者和人民而承载之。王霸的归宿不同，王者以天下为公为归宿，“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为复古打基础。“教”是孝的繁字，即“以孝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即“以容保民无疆”。政权“无穷”不被动，如海一样容纳川谷，持政者必须孝，必须“保民无疆”。

无疆，不分裂人群。统治者是贵族，大众是贱民，是有疆。

“孝”，针对家政对人民忤逆不孝而言。家政不照临人民，只是日施手段，夜玩阴谋，穷于拳经，疲于奔命，最终难逃“树倒猢猻散”的厄运。保统治者亡，不忘人民者存；给肥猪添膘者乱，拯济危困者治。此易之大体。

大同社会，孝敬人民，容纳四方。逐渐凝聚，五族共和。中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为我们后代创建了一块美丽富饶的家园。时至孔老，中华经历了漫长的公天下，也经历夏商周三个家天下。公天下所以长生久视，家天下最终垮台，孔老作了总结。“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是政权能长生久视的结论。

《礼·祭义》曾子曰：“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乎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嘉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

上面的“孝”，皆针对君王和各级文武臣僚而言。“孝”是王道人物品立身处世的根基，见之于登上政治舞台。“父母”有四义，公天下元首是父母；霸主取天下居临是父母，人民是父母，生己的爹娘是父母。孝敬人民的人，不会忤逆亲生爹娘。人民是“父老”，至今仍用。

“先意承志”，继承为公传统。“谕父母于道”，父母指霸主。教谕之，使之行大道而不复辟。《尔雅·释宫》曰：“六达谓庄。”六，五行之总；达，通也。六达即王者。庄，壮也。太阳是太阳系的壮者。居处立身，不懂为公“非孝也”。其余四“非孝”易明，略而不注。做人民的君臣，为人民负责，“五者不遂”非孝，给人民父母带来灾难，即“灾及于亲”。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乎后世而无朝夕”。“置之”“溥之”，即以孝治天下。溥同普，置言大前程，善言贯彻。“塞”与“横”都是“一”的隐称，指明“孝”的本义，君臣奉公与人民一心一德。天是君，地是臣。君臣同心同德，即“塞乎天地”。与人民一心一德，政令可贯彻到东西南北，即“横乎四海”。四海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海”喻广大人民。“准”同中。中心是制动之主，以孝治天下，不论行之于何方何地，持政皆不失制主权。“施乎后世”同复古，“朝夕”同春秋，言家政转易，也就是春秋。“无朝夕”，亦即“无汉，无论魏晋”。

诗引自《大雅·文王有声》。“白”是人类社会之所从始，言原始大同社会。“施乎后世”复古，和大同社会一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东西南北一家人，故曰“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人皆服，即“无思不服”。

平民之孝，是“小孝”。小孝安于生产，是“小孝用力”。各级臣僚之孝，是“中孝”。中孝辛勤劳苦为人民，是“中孝用劳”。君王之孝，是“大孝”。大

孝“博施备物”，令行禁止，“可谓不匮矣”。

王者的处境，有顺有逆。人民“父母爱之，嘉善而弗忘”，处顺言此。“父母恶之，惧而无怨”，处逆言此。“父母有过，谏而不逆”，言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此父母兼指人民和霸主。“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君王晏驾，选择仁人接班。《说文》曰：“粟嘉谷实也。”实，中心体，喻行中庸政。《孝经·士章》疏曰：“祀者，似也。”继承前人施政，如“萧规曹随”，祀也。

“容”表政治家代表谁。《增韵》曰：“容，受也，包函也。”受是承载，包函是心怀。“容保民无疆”，言王道容全体。《书·君陈》曰：“有容德乃大。”传曰：“有所包容，德乃为大。”《老子》十六章，论述建成大同社会始于容全民：“知常容。”王弼注曰：“无所不包通也。”“容乃公”。注曰：“无所不包通，乃至于是荡然公平也。”“公乃王”。注曰：“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是无所不周普也。”“王乃天”。注曰：“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是同乎天也。”“天乃道”。注曰：“与天合德，体道大通，乃至于是极虚无也。”“道乃久”。注曰：“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是无穷极也。”“没身不殆”。注曰：“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齿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

容、公、王、天、道、久，以“容保民无疆”为基础，才能谈得上天下为公。为公普照，无不周普。无不周普，全统全载，就是“一”贯三之王道。王道和大自然太阳与地球合德，故为天道。太阳普照，大地全载，政权容全民，与大自然同步，天人合一，便进入自然轨道。与基础合德，与自然同步，政权与自然一样长久。为公交班，为公接班，就是“无之为物”，也就是“极虚无”。虚，人民有自由；无，社会无阶级，无对抗，无改朝换代。金石水火，子午卯酉对立。虎兕戈兵，人群中的叛逆者。“无所”，无基础支持，无落脚处。

《系上》“治容海淫”，指明家政只容富贵，不容贫贱。矿石进炉，经火冶炼，取其金属，弃其渣滓，即“治容”。同恶相求，必将弃大容小。治容至最后，便是桀纣。《荀子·正论》曰：“桀纣者，其知虑至险也，其志意至暗也，其行之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剖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数，独夫也。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注曰：“咸，感也。感，应也。有应于四，感以临者也。四履正位而已应焉，志行正者也。以刚感顺，志行其正，以斯临物，正而获吉也。”

初位和四位是王者之位。咸，感也，感即同心同德。初九上应六四，同志相应即“贞吉”。“正”是太阳喻王道的称谓。四是富贵营垒中的人，初是贫贱营垒中的人，同舟共济，有共同理想，即“志行正也”“正而获吉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注曰：“有应在五，感以临者也。刚胜则柔危。而五体柔，非能同斯志者。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与相违，则失于感应，其得咸临无不利，必未顺命也。”

以卦象论，九二是霸主，六五是王者；以爻象论，九二是王者，六五是霸

主。二五相应照临，取得全胜，王霸皆吉，即“咸临吉，无不利”。无不利，必须听从九二，不能依从六五。“刚胜则柔危”。刚胜，九二能胜任；柔危，六五不能胜任，将危及霸业，故曰“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九二没有听从六五，即“未顺命也”。孔明取荆州，占成都，刘备都不同意。孔明“未顺命”，即史例。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注曰：“甘者，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刚长之世，而以邪说临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尽忧其危，改修其道，刚不害正，故咎不长”。

时局是临，霸主将成功。六三不识时务，占据三位，行家政鼎盛施政，即“甘临”。甘是五行中央土味。没有其德而行其政，故曰“位不当也”。“佞邪说媚”，言六三眼红老家政。《说文》曰：“媚，蛊也。”邪与媚，皆指老家政。“无攸利”同凶。放弃甘临，转承九二无咎，故曰：“既忧之，咎不长也。”“既忧之”，即“尽忧其危”。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注曰：“处顺应阳，不忌刚长，而乃应之。履得其位，尽其至者也。刚胜则柔危，柔不失正，则得无咎也。”

六四是临卦得胜之后的爻。霸主禅让，北面称臣，是“至临”。至同复古。臣居臣位，故曰“位当”。王者居中央王位，力能胜任，是“刚胜”。霸主占据中央，力小任重，是“柔危”。“处顺应阳，不忌刚长”，霸主居臣位不失正，“则得无咎也”。选贤让能，功成私退，“不忌刚长”。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注曰：“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违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临，大君之宜吉也。”

六四“至临”，霸主有了复古思想，六五“知临”，是禅让的实施。“知临”即霸主有自知之明，临居臣位。居臣位，即“大君之宜”。之，行也。大君之宜，同“行中之谓也”。“能纳刚以礼，用违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皆指禅让。王者复位，任用四海英贤，“聪明者”“知力者”，都能发挥作用。“不为而成，不行而至”都指大同无为而治。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注曰：“处坤之吉，以敦而临者也。志在助贤，以敦为德。虽在刚长，刚不害厚，故无咎也。”

上六是富贵阶级中，有复古思想的叛逆者，故以“敦临”称之。敦，厚也，厚道之人。敦厚者愿意生活于人民中不当超人，即“志在内也”。志在内，王者不加害，故无咎也。

第三节 解观卦

甲 原文

䷓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乙 注解

“䷓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注曰：“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我不欲观之矣’。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矣。故观至盥则有孚颙若也。”

《说文》曰：“盥，澡手也，从援臼水，临皿。”《集韵》曰：“澡音操。”盥与盥、品义同，指家政。中心水是君，是操手持权者。臼之左是文臣，右为武将，皿是专制机关。“盥”即《系下》之“臼杵”。臼杵同盥。“杵”是午之繁，指南离变卦霸主，即盥之中间水。

《说文》曰：“荐，兽之所食草也。”《庄子·齐物论》曰：“麋鹿食荐。”注曰：“六畜所食曰荐。”兽、麋鹿，同盥，指家政统治者，荐是人民，是供给麋鹿享受的基础。

“观盥而不荐”，同否彖的“否之匪人”。“观盥”照临统治者，“不荐”，不代表人民。排斥人民的政权，是寄寓政权。“颙”即言寄寓。“有孚”言王者。家政寄生于人民身上，王者寄寓于家政体上，即“有孚颙若”。古哲中的“禺”“遇”“寓”“愚”，其中一义，即寄生托体。《尔雅·释兽》中有“寓属”。注曰：“寓，寄也，言此上兽多寄寓木上。”上兽指猩猩之类，隐指传子家天下，木即政权。《山海经·南山经》首章即论猩猩，曰：“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猩猩。”其图大猩猩手牵小猩猩，喻传子。“如禺”，步老家政后尘当寄生虫。“白耳”，文武大臣。白是西方色，为秋，喻收杀人民。

《大雅·卷阿》曰：“颙颙邛邛，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言王者寄寓于家政身上。《正韵》曰：“邛同仰。”圭璋喻贵族。同样寄寓，同样上仰，有官有名，即“颙颙邛邛，令闻令望”。岂弟君子言王者，四方言亡者。家政统治者用王者的思想作纲领，即“四方为纲”。转春夏秋冬四时为“四方”。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注曰：“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

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天下自服也。”

大观、窥观、童观，是王霸亡三极之世界观。大观无为，窥观变天，童观有为。无为“天下为公”。变天，你下台我上台，取而代之。有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大观在上”，言王者居五位。“顺而巽”，同“颺若”，顺从家政之风，宣传王道文化。“中正以观天下”，即《红楼梦》大观园统括的内容，也就是用太阳照临全社会。“下观而化也”，下观即童观。取天下为“上”为“变”，坐天下为“下”为“化”。“下观而化也”，即一代不如一代，走向没落与死亡。

“帝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引自《论语·八佾》。帝即帝，言霸主。“自既灌而往者”，同变卦复辟。自身得了实惠是“自既灌”。灌喻禾苗得水。求灌无已，福深祸福，即“而往者”。《庄子·逍遥游》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燭火，俸禄，同时雨。不管基础，增加俸禄，即“燭火不息”。燭火不息，同“而犹浸灌”。贪得无厌，社会财源枯竭，难以维持，是“不亦难乎”。必将垮台，是“不亦劳乎”。北坎为劳卦，家政垮台地。

“吾不欲”指王者。“不欲”也称“无欲”。不欲即时雨降而不再浸灌，与民同甘苦，共命运，不求金满箱，银满箱，亦即《老子》六十四章所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王者持政，心清欲寡，生活简朴，即“欲不欲”。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窥观为春夏，童观为秋冬。春夏秋冬四时，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绕太阳周天一匝，是家政“天之神道”观。家政沿此轨道，不违背四时体，即“四时不忒”。家政否定王道，王道实际仍在起制主作用，即“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天，王者。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之神道，是太阳大中道。“设教”，即圣人撰写的文史哲书籍。“教”即文化教育，亦即“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之教育。王者的书籍，“含三为一”，内有王霸亡三才成分。三才各取所需，皆得教育，故曰“天下服矣”。天下服，即“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中国古代，王霸亡三才皆尊孔，即“百姓自服也”。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亡道之私风，王道之公风，公私二风，流行于社会，即“风行地上，观”。上层建筑，基础，上层建筑对基础的感化，都是观。《荀子·劝学》在于论及王亡两极对人民的风行感化。“先王”是王者，“省方”，五位，即大中位。“观民”同“观天下”，即照临全社会。孔子办学，弟子三千，也是“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注曰：“处于观时，而最远朝美。体于阴柔，不能自进，无所见鉴，故曰童观。趣顺而已，无所能为，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处大观之时，而为童观，不亦鄙乎？”

时代出现了大观王道人才，出现了大观书籍，认为王者和他的著作是为家政服务，即“童观”。童观知识低下，不可救药，故曰：“小人无咎。”无咎同凶。君子指霸道。有霸道思想的人，也以童观看大观，故曰“君子吝”。吝即“无所

见鉴”，不会应用；“无所能为”，找不到应变的出路。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注曰：“处在于内，寡所见鉴，体于柔弱，从顺而已。犹有应焉，不为全蒙，所见者狭，故曰窥观。居内得位，柔顺寡见，故曰利女贞，妇人之道也。处大观之时，居中得位，不能大观广鉴，窥观而已，诚可丑也”。

六二是霸主复辟后的支柱，故曰“利女贞”。取天下为“—”为男，坐天下为“--”为女。六二忠于霸道，行小中政策，可使亡道维持统治，此即“亦可丑也”。丑以外貌不美喻政权被动。恒卦象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同“亦可丑也”。六二不同初六，看出一些治理方法，即“犹有应焉，不为全蒙”。“所见者狭”，即未能看出大观，不明王道。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注曰：“居下体之极，处二卦之际，近不比尊，远不童观，观风者也。居此时也，可以观我生进退也。”“处进退之时，以观进退之几，未失道也”。

“我生进退”，同“未失道也”，同“下观而化也”。霸道取天下成功，是王道军师指挥的产物，故曰“我生”。我，王者。家政由坤望月向晦月过渡是“进”，月光渐消是“退”。未即临象的未时八月，指家政。“失道”，背叛了王道。王者“观风”，同贲象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注曰：“居观之时，最近至尊，观国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习国仪者也，故曰利用宾于王也。”

“国之光”，即“至尊”“国仪”，指家政皇上。“利用宾”“尚宾”，同彖辞的“说而顺”，也就是顺从吹捧皇上的潮流。《释诂》曰：“宾，服也。”《说文》曰：“宾，所敬也。”王者尊君“利用宾”，只是隐身手法。不用宾服而批逆鳞，文字狱大祸将临头，只能挂尊皇的幌子。《水浒传》反贪官不反皇上，即“利用宾于王”。明眼人一看便知，贪官的后台就是皇上。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注曰：“居于尊位，为观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

九五是居中央土的家政皇上。王者所生，是王者之民，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即禅让无咎。“观民”，即九五自愿做民称臣。“观我生，观民也”，就在于霸主看出禅让对自己对社会，皆立了大功，故曰“为观之主”。王者持政，便能“宣弘大化，光于四表”，成为“观之极者也”。观之极，同大极。大极以公化民，“犹风之靡草”，社会将大化。

九五皇上，坚持家天下，贪天之功为己功，成为朝代的罪魁祸首，即“百姓有罪，在予一人”。霸主皇上是朝代的制动之主，是转机，“一人元良，万邦作孚”，指转向复古。臣民百姓有罪，言坚持复辟。“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上即九五，化主，大化归一的制动之主。“将欲自观”，有复古愿望，同《老子》五十二章“用其光，复归其明”，九五自己觉悟才行。有了称臣的觉悟而称臣，即“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注曰：“观我生，自观其道者也；观其生，为民所观者也。不在于位，最处上极，高尚其志，为天下所观者也。处天下所观之地，可不慎乎？君子德见，乃得无咎。生犹动出也。”“特处异地，为众所观，不为平易，和光流通，志未平也”。

上九是巽之极，是思想文化之统领。家政认为，王者的书是家天下体系，为富贵服务，王者是富贵的工具，富贵所生，即“观其生”。“生犹动出”，动出同家政。书为富贵服务，作者成为霸道君子，即“君子无咎”。作者的本意是复古，社会看成是“观其生”，与本意相违，故曰“志未平也”。

思想文化成为统，王霸亡三极皆从中取法，即“为天下所观者也”。为天下所观，立场不同，看法不一，“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结论也就不一，故曰“可不慎乎？”“君子德见，乃得无咎”。君子即霸道，霸道是三极之道之中道。中道一身携二，如《红楼梦》的“风月宝鉴”，有正面，有反面，构成中道，读者认为是霸道，即“君子德见”。“君子德见，乃得无咎”。

风刀霜剑，禁锢言论。残忍的文字狱向明哲专制。古人著书立说，宣传天下为公文化，的确艰难而恐怖，稍有不慎，大祸临头。王者之人，书含天下为公，立身处世，也有大同遗风，故曰“高尚其事”“特处异地”。王者为官，清廉正直；王者做民，决不损人利己，此即“特处异地”。家天下“不为平易”而行小人专政，“和光流通”，走向没落，有远大理志的王者，心难平静，故曰“志未平也”。“只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言乎此也。

第十一章 噬嗑卦与贲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韩康伯注曰：“可观则异方合会也。”“物相合，须饰以修外也。”

“可”，是苛的简字。“可观”同《礼·檀弓》“苛政猛于虎”的“苛政”。虎喻霸道，在霸道基础上转化的亡道，即可观苛政。可观用严刑酷法慑服臣民，让臣民屈从合拍，即“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王弼注卦名噬嗑曰：“噬，啮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注彖辞曰：“颐中有物，啮而合之，噬嗑之义也。”“有物有间，不啮不合，无由亨也。”

苛政专制，贫富对立，人心不一，即“物之不亲，物之不齐”。不亲不齐的原因，是持政者分裂了人群。富贵升天堂，贫贱下地狱，即“由有间也”“由有过也”。《博雅》曰：“由，用也。”由即用权者的省称。由也是政治家贯彻政策经由之路。王弼注《老子》五十一章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道是政令；由，贯彻实施；得，政令落实。得，通过由，即“由之乃得”。

《孟子·尽心》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家政转周天，没有瞬息暂著，即“行之而不著焉”。太阳居太阳系之中，自转而不公转，是“著”。“习”是习坎卦之习，言亡道的归宿。习即拼命争夺当超人。当人上人以为正常，即“习矣而不察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超人不能常保，昧知此律者，即“不察焉”。家政一个朝代经历，“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是“终身”。“由之”为政，经历终身，悟不出何以成功，何以凶败的关键所在，即“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前车已覆，后车又覆。一朝一朝，黄土高垄埋白骨，不知改弦更张，是“众也”。

《说文》曰：“啮，噬也。”王弼注六二曰：“啮者，刑克之谓也。”啮与噬，皆言用刑克恐怖，迫使臣民相合屈从，故曰“嗑者，合也”。乾卦文言，“保合大和”，是大同社会人群之相守和合。家天下噬嗑之合，是人群的苟合。《三国演义》开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合即苟合。苟合孕育了分，故曰“合久必分”。合转化为分，分又转化为合，分合代谢。

“苟”的古文是“𡇗”。坐即坐天下者，句是语言的句子。《文心雕龙·章句》曰：“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句由少数字组成一句话，遗弃了大多数字。譬用少数富贵持政，遗弃了大众。故曰“联字以分疆”。公天下保合大和，“应地无疆”。坐天下的苟合者，“联字分疆”用少数，组成政局，即“句者，局也”。句者局也，意同《系上》的“冶容”。矿石中的金锡取之，矿渣被遗弃。

政权是局，富贵是局内者，贫贱是局外者。局外者供给局内者享荣华受富贵；局外者终年劳苦，饥寒交困，贫富贵贱两极组成的社会，即“可观则异方会会也”。异方会会，社会不得安宁。持政者以噬嗑刑克求治，以求摸平阶级鸿沟，但徒劳而已，故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

《红楼梦》的“荣国府”，指局内者享荣华富贵；“宁国府”以噬嗑保卫荣华富贵。荣的支柱是宁，宁即镇压。只靠镇压不够，即“物不可以苟合而已”。还要靠文化宣传，说明其荣宁之合理，故曰“受之以贲。贲者，饰也”。饰即自吹自擂，为自己涂脂抹粉，装潢贴金。

苟合社会之不平，引起人民万目睽睽，百口嘲谤，怨声载道，道路以目。表达民怨的是王者撰写的文史哲。古代的文史哲，也是“贲者，饰也”。诗歌与小说是饰苟政的锐利武器。

《逸雅》曰：“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明。由它物而后明，犹加文于质上也。”加文于质上，即物体装修，人体化妆。用于政治，就是政治家阐明自己政治制度的美好和合理，此即“物相合，则须饰以修外也”。

三极政治家各修饰其外，孔夫子揭示了他们的内涵。《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事物的本体，文是人对本体的修饰。

“质胜文则野”，指霸道取天下。霸道革命，运筹决策是王者，是霸主的指挥者，但是王者居于臣位，没有能详尽说明王道军师的功用，本体质超过了文，就是“质胜文”。文粗陋，即“野”。野，外也。未揭示事的本来性质。

“文胜质则史”指亡道坐天下。家政将霸主捧为时代的表率，是金口玉言，秦始皇为自己树碑立传，超三皇跨五帝，天下莫己若。牢狱般的专制，剥夺了人民一切，说是“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守”。（见《史记·始皇本纪》）政暴文泽，有文无质，即“文胜质”。《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事者，是政治上的形而下，是载体，没有掌握制主权，吹成形而上，华美外扬，中笃内丧，被历史车轮轧碎，谱写了家政史，故曰“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一致，即“彬彬”。原始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群文质彬彬。将来复古后，人群仍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与大自然同步，不存在羊质虎皮，虎质羊皮的伪装。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家政“致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王者“致饰”，《老子》七十章所论，“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王弼注曰：“被褐者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

外穿粗布衣是“被褐”，胸怀真理是“怀玉”。玉喻王道治理。尘是鹿土之复，喻家政专制下的人民。表面是百姓，内怀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作为王者的文体，也是“被褐怀玉”。外表和家政文人的文章相似，内含真理，异于虚饰。学者弄通外饰与内涵，即“亨则尽矣”。尽，明也；亨，通也。

《杂卦》曰：“噬嗑，食也；贲，无色也。”韩康伯注曰：“饰贵合众，无定色也。”

“噬嗑，食也”，今语人吃人。食人的手段，繁刑酷法镇压。禁锢言论，屠戮明哲，是“食也”的重要内容。明哲用貌似空洞的文辞阐明真理，不公开反对家政，即“贲，无色也”。“饰贵合众”，即用中词行文。凡中词，都是综合体，内含多义，故曰“无定色也”。

《孟子·滕文公》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塞充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

家天下“率兽而食人”，一是战争，二是刑罚。“杨墨之道”，指桑骂槐，指家政；“孔子之道”同王道。亡道不息，王道不著，也就是“邪说诬民塞充仁义”。仁义被充塞，不能免除率兽而食人。人民用战争反对战争，用刑罚反对刑罚，即“人将相食”。

《前汉·董仲舒传》曰：“天道之大者为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德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而犹阴之不可以成岁也。为政而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虚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难成也。”

阴是月亮，阳是太阳，是照临地球的两个天体。太阳主生，月球主死，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淮南子·天文训》“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也言此。大夏，指北回归线，大冬指南回归线。居中华言之，大夏生长，大冬不生长。任大夏不任大冬，也就是“任德不任刑”。“天意”是王道传统思想的隐称，即王道思想。大同传统与自然同步。设立专制机关，“立于空虚不用之处”，只是“时出佐阳”，不是以刑为主。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曰：“格，止也。”《礼·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注曰：“格，本也；遁，逃也”。

两段义同，皆论王道与亡道的导民与齐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亦即“教之以德，齐之以礼”。结局是“有耻且格”，“民有格心”。“德”是太阳大中位，继明不息，辉光普照，为公施政。《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即政

权和人民都能长存，全社会以大公无私为正为本，即“道之以德”，“教之以德”。君王为首，公而无私，成为社会的表率，“一人无良，万邦以贞”，臣民与君王同德同心，即“齐之以礼”。

“礼”之一义指王者。《荀子·劝学》曰：“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三分人群，王道是大分，霸道是中分，亡道是小分。大分代表全民，故为“群类之纲纪”“道德之极”。“学”即王道学说。王道学说的归宿，由王掌权，止息社会动乱转易，即“学至乎礼而止矣”。

《系上》曰：“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王者之德是“盛”，如太阳成岁养育人民。王者称礼，言其“恭”。恭即尊民敬民，“民为贵”。民为贵，君为轻，居下承载人民，“以百姓心为心”，即“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孟子·离娄》曰：“恭者不侮人。”不侮人民，也就是致恭持政。

“耻”是耳和心和复字。指北极地心。《说卦》曰：“坎为耳。”心即地心。北极掌握地球的平衡，运行与太阳保持一致，以耻喻臣民和君王保持一致。“有耻”，做臣民以居中不邪为标准。“格，本也，正也”。本言太阳是太阳系的祖恒星，正言居于太阳系的中正位。臣民有耻，且心怀君王，即“有耻且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贡彖论及的“文明以止，人文也”。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亦即“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其结局是“民免而无耻”“则民有遁心”。“政”即强制性的政策法令。强权指挥，即“道之以政”。为了令行禁止，用刑罚镇压臣民，是“齐之以刑”。齐即与发号施令者保持一致。亡道巩固时期，臣民但求无过，不存在地中公心情操，即“民免而无耻”。专制失控，众叛亲离，臣民谋求推翻之，即“民有遁心”。遁心即“文王与纣之事”，时机成熟，取而代之。

《荀子·议兵》曰：“明道而分钧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响。有不如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卹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也，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力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注曰：“卹，怨也。”

明道分钧，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时使诚爱，即使民以时，爱护人民。人民应上，如影之随身，如响之应声。一呼百应，令行禁止。个别犯法者，绳之以法，被刑者不怨政权，归罪于自己。故“刑罚省而威流”。注曰：“杀一人谓殛鲧于羽山。刑二人，谓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

《书·大禹谟》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用刑刑人的目的，期望达到无刑不用刑。“无刑”，即“刑错不用”。“民协于中”，也就是“有耻且格”。《论语·子路》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夫子指明，复古后，刑罚当罪，经较长时间，可以“胜残去杀”，期于无刑。

社会经过翻天覆地之变革，扫除了一大批蝗虫。取代者，如《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所论：“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也能做到“刑罚省”。“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荀子·宥坐》曰：“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及也。《书》曰：‘义刑义杀，勿用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贼、暴、虐，是亡道专制乐杀人推行的苛政。持政者自身是罪犯，反而滥杀无辜，罚不当罪。“已此三者”，政权停止推行贼暴虐，有犯法者，罪责在下而不在上，“然后刑可及也”。“义刑义杀”，引自《书·康诰》。义，宜也。应该刑的刑，应该杀的杀。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刑杀不当罪者，是“勿用以即”。不靠事实，主观臆断是“予维曰”。一意孤行，后果不好，即“未有顺事”。未有顺事，刑不当罪，铸成冤案。

《前汉·董仲舒传》曰：“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化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而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以贪狼为俗”，即同文的“弃行谊而死财利”。为人民尽了义务而后得利，财来之正当，弃行义而死财利，为了财利，赴汤蹈火，不择手段。人群以贪狼为俗，其恶果是如《礼·缁衣》孔子指出的“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赵公明成了统帅，人心紧盯钱眼，政教赏罚也就不放在心上。

《孟子·梁惠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恒产”，长久安定的职业；“恒心”，长生久视的思想。人群有恒产恒心，就会乐业安居。“士”是王道知识分子。这种人明天地之大全，乐天知命，无恒产也有恒心，故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般的民众，无恒产不能乐业，今日有酒今日醉，也无长久打算。放纵、冒险、走邪道，有钱便大挥霍，即“放辟邪侈”。

人民无“恒产”又无“恒心”，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人民放辟邪侈陷入法网，从而刑杀之，此即“罔民”。罔，网也。罔民突出的例子是“白虎堂”。仁人在位，首先让人群乐业安居，故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第二节 解噬嗑卦

甲 原文

䷔ 噬嗑亨，利用狱。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

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乙 注解

䷔ 噬嗑，下卦雷，上卦电，以自然界雷电比譬战争和刑杀。丰卦䷶电雷表战争，噬嗑卦电雷表刑杀。

“噬嗑亨”同“颐中有物”，皆指王者法家。他们是刑罚法治的内行，懂得惩治谁，保护谁，才能使社会安定，故以“噬嗑亨”称之。亨即通人内行。“颐”是养。颐养喻持政者代表谁。颐卦象，“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指富贵，“养万物”，即颐养一夫皇上。圣人是王者，颐养王霸贤人，也养皇上“万民”，此即“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只颐养皇上，是颐卦初九的“朵颐”，养贤以及万民，是“颐中有物”，有即大有卦之“有”，包括了全民。立足于太阳位是“中”，故曰“颐中有物”。

“利用狱”，即“用狱吉”。给家天下当法官，噬嗑亨者获吉。中国历史上的“青天大老爷”都是“噬嗑亨”“颐中有物”人物。

《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曰：文帝过渭桥，一个人从桥下走出，惊了文帝的坐骑，欲严惩，张释之只判罚款，文帝发了怒，张释之曰：“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接受了释之判决。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注曰：“颐中有物，啗而合之，噬嗑之义。”“有物有间，不啗不合，无由亨也。”“刚柔分动，不溷乃明；雷电并合，不乱乃章，皆利用狱之义也。”“谓五也，能为啗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则是也。上行谓所之在进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贵也。虽不当位，不害用狱也。”

“噬嗑”即刑克。赦无罪，罚有罪。罪轻轻判，罪重重判。通过噬嗑，禁暴除恶，给社会一个公道，即“噬嗑而亨”，陈世美当了皇帝的女婿，派人杀害自己的妻子儿女。此即“有物有间”，不斩陈世美，是“不啗不合，无由亨也”。斩了陈世美，伸张了正义，大快人心，是“噬嗑亨”。罚有罪，是大同公心遗风，故为亨。

“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刚柔”即六五，亦即“颐中有物”。“分动”，不同于徇私舞弊的贪官，也异于嗜杀酷吏。“明”是正午日中的称谓，喻公正。主持公正，还得有君主支持。君主是下卦雷，法官是上卦电。君主支持法

官，即“雷电合”。章同彰，即通过治狱，彰善瘅恶，作恶者收敛了手脚，社会趋向安定。

《说文》曰：“溷，乱也。”乱也是溷。执法者不能秉公断狱，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即溷乱。《前汉·杜周传》曰：“周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张汤而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放张汤”，效法张汤。师古注“伺候”曰：“观望天子意。”看皇上的意愿行事，即“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家政是人治，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君臣一朝令。“萧规曹随”者少有。治狱看人，因人用律，金钱能打赢官司。“何古之法乎？”法古者只能是铁面无私的清官廉吏“颐中有物”。

《红楼梦》四回说，薛蟠杀了冯渊，官司报在应天府贾雨村案下。贾雨村是皇亲国戚提拔起来的官僚。为了报恩，徇情枉法，包庇了薛蟠，让薛蟠逍遥法外，惩办了替罪羊拐子了事。

《前汉·刑法志》曰：孝武之时，“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固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九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者驳。奸吏因缘为事。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伤之”。师注“因缘为市”曰：“弄法而受财，若市贾之交易。”

法令多如牛毛，制典者也会糊涂，执法不出于公心，收受贿赂，引用况比，凭刀笔吏纸上的东西定罪，诸如此类，皆为溷乱。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即坤体六，“得中”居五位。“上行”，得到皇上的重用，也得到人民的信任。“不当位”，言以阴居阳，臣下成了民心所向的人物。皇上重用，人民信赖，德高望重，故“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刑法志》曰：“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先王”同“颐中有物”，指先知先觉的王者，指六五，“以明”，用日中公正断狱。“勅”是来的繁字，同居处。“勅法”即触犯法令者。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注曰：“居无位之也，以处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过之所施，必施于微而后至于著；罚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后至于诛。过轻戮薄，履校灭趾，桎其行也，足惩而已，故不重也。过而不改，乃谓之过。小惩大诫，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履”同履。“履校”喻给校人上脚镣。校即给人民上桎梏的亡道。趾是初，是校人的领头人。“履校灭趾”，即“过轻戮薄”，同杀一儆百，擒贼先擒王。诛了首恶，随从散伙，造不成大害，即“不行也”。

《系下》子曰：“小人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

小人同校同械，言亡道。不耻，无公心；不仁，不爱民；不畏，任意妄为，不受任何制约；不见利不劝，以贪利得财为转移；不威不惩，刑罚当罪，才会有所惩戒；小惩而大诫，小，首恶，惩治了首恶；大，随从，停止了活动，得到了挽救。故曰“此小人之福也”。复古后，惩治亡道，屡校灭趾，不伤害多数。家政巩固时期，平息暴乱，也用此术。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注曰：“噬，啮也。啮者，刑克之谓也。处中得位，所刑者当，故曰噬肤也，乘刚而刑，未尽顺道，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得所疾，故虽灭鼻而无咎也。肤者，柔脆之物也。”

《玉篇》曰：“肤，皮也。”以果品作譬，肤是皮，中间是肉，心是核。肤喻家政亡道的信仰者。六二用狱，刑罚初九的随从皮，并灭了初九鼻的威风，即“噬肤灭鼻”。《路史》曰：“鼻，天子之象也。”《方言》曰：“兽之初生谓之鼻。”鼻是天子，鼻也是接班太子。《史记·商君列传》云：商君刑了太子之傅公孙虔，黥其师公孙贾，是“噬肤灭鼻”的史例。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注曰：“处下体之极，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坚。岂惟坚乎，将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于四而不乘刚，虽失其正，刑不侵顺，故虽遇毒，小吝无咎。”

《正韵》曰：“腊音昔。”《说文》曰：“乾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昔即过去，与乾同。乾指霸道取天下时期，肉喻霸主的辅弼。指有过贡献的六二，居功不法，故称“腊肉”。六三惩罚六二，六二不服，攻击施刑者，即“遇毒”。“毒以喻怨生”。怨生攻击持政者。六三噬腊肉，不扩大打击面，“刑不侵顺”，虽然小吝，但可无咎。九四是后台，六二攻不翻。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注曰：“虽体阳爻，为阴之主，履不获中，而居非其位。以斯噬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肺也。金，刚也；矢，直也。噬乾肺而得刚直，可以利艰贞之吉，未足以尽通理之道也。”

“乾”，蓍之西北维。《说文》曰：“肺，食所遗也。”《正韵》曰：“肺音滓。”肺，食所遗，滓，皆喻有势力的亡道人物。九四噬乾肺六三，啃了硬骨头。“得金矢”，获得金刚矢直的声誉。坚持刚直吉，但处境艰辛，故曰“利艰贞吉”。执法没有取得五位，即“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注曰：“乾肉，坚也。黄，中也。金，刚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以噬于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处得尊位，以柔乘刚，而居于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刚胜者也。噬虽不服，得中而胜，故曰噬乾肉得黄金也。己虽不正，而刑戮得当，故虽贞厉而无咎也。”

“乾肉”是九四大臣，以阳居阴，很有力量，故曰“乾肉坚也”。六五以阴居阳，是“履不正”。但六五居大中位又得了刚直的名声，惩治九四，虽“贞厉”危险，但可胜任，故曰无咎。无咎的原因是“得当”。取得大中五位是“得”，刑戮有罪，铁证如山是“当”。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注曰：“处罚之极，恶积不改者也。罪非所惩，故刑及其首，至于灭耳。及首非灭，灭耳非惩，凶莫甚焉。”“聪不明，故不虑恶积至于不可解也。”

《系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正韵》曰：“何同荷，儋也，负也。”何即承载。耳，北坎。北坎是水，断狱如水平仪公平是“耳”。家天下荷校承载桎梏。“灭耳”不用公正，最后桎梏落在自己的身上，自作自受，故曰“何校灭耳凶”。“聪”是定鼎霸主。“不明”，即步了老家政的后尘，复辟家政，不会公正。“何校灭耳”，最终凶败。

“名”是政权，霸道取天下，统一国家，解救人民，是“积善”过程，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亡道坐天下，分裂国家，奴役人民，是“积恶”过程。积恶至最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恶贯满盈之日，堂堂皇上成了匹夫“身”而被推翻，故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灭身，即“刑及其首”。首，末代皇上。

第三节 解贲卦

甲 原文

䷖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乙 注解

䷖ 贲，上卦是山，是“愚公移山”的山，喻暴力压迫专制。下卦是火，是《易》内之“文明”。文明即“天下为公”传统。家天下专王道文明的政，是贲卦的象形。

迷夺民思，禁锢言路，思想领域，血腥专政，是艮山的政策。在风刀霜剑

下，揭示真理，阐明社会发展规律，是王者被压在艮山下的文明，此即“賁亨”。賁亨文体，即上九的“白賁”隐书。

“小利有攸往”，是劝诱霸主的话，劝他们不要复辟，而要复古。“小”言霸主。霸主改朝换代，仍蹈家政履辙，思想体系是转周天，故以小称之。“有攸往”同复古。“利”，吉也。

“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曰：“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

“賁亨”，在大山压迫下谱写历史。“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指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

王霸取天下，决策者是王道军师，即“柔来”。柔来同《说卦》的“齐乎巽”。战则胜，攻则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是“文刚”。在军师的指挥下，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夺得中央大权，是“故亨”。“柔来而文刚故亨”，是家政上经，是乾卦表明的事。

霸主不复古而复辟，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是“分刚上”。政权逐步蜕化，一代不如一代，内乱外患，无策解决，是“文柔”。家天下从胎里带来的不治之症，只有复古才能治愈，故曰“小利有攸往”。“分刚上而文柔”，是家政下经，是坤卦表明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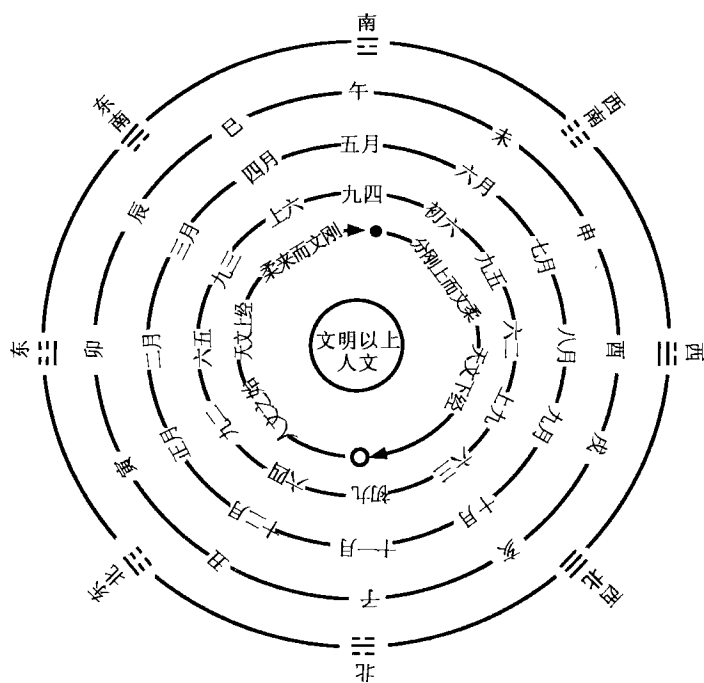
霸道取天下，亡道坐天下，组成一个朝代，即“天文也”。注曰：“刚柔交错成文焉，天之文也。”刚柔交错，即在一个国土上，动乱不已，相互残杀。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错”即对整个社会的耗损。家政一个朝代，类乎地球公转一个周天，经历春夏秋冬四时，故曰“天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注曰：“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一年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似家政时变。明乎时变，家天下之变可知。

“文明以止，人文也”。注曰：“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社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存在刚柔交错，清静无为，人群和睦相守，如“桃花源”然，即“文明以止，人文也”。霸道革命，用暴力止了亡道；亡道专制，用暴力止了王道，止人皆以“威武”。“天下为公”居于太阳大中位，止人不用暴力，而是用教育，使人心悦诚服，即“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曰：“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了。”化成天下，亦称“大化归一”，今语建成了大同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醒目，现作《柔来、分刚上、文明以止三极图》以示（见下页）。

《前汉·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也，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林木之于未。”“正月，乾之九二，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化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

乾坤两卦之位反映于蓍，如图。王氏注文，用蓍亦用卦。“刚柔不分，文何



由生”？持政者与基础不分，不会有“天文”。坤之上六，是蓍之东南维巽，十二子为“巳”，地公转为四月，纯阳用事，指王道。“来居二位”，即居于乾卦之九二，成了指挥战争的中心人物。克敌致胜，即“柔来文刚之义也”。

“分刚”蓍之西南维坤，十二子为“未”，地公转为六月，蓍位为初六，是阳中之阴用事。寅为王霸亡三

阳开泰之月，是三极大联合的开始。三极联合，不用“文明以止”，必将分裂，故为“分刚”。霸主复辟，成为乾卦上九，即“分刚上”。上九“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此即“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注曰：“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

“火”即文明，言王道思想。真人不露相，写隐书，做逸士是“贲”。阐明三极政治，是“明庶政”，矛头不直指家政，是“无敢折狱”。“狱”言家政，左右二犬是文臣武将，中言是皇上。“止物以文明”，用王道思想启发人的觉悟；停止争夺，苦海慈航，回归初九。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注曰：“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弃于不义，安夫徒步，以从其志者也。故饰其趾，舍车而徒，义弗乘之谓也。”

初九，趾，无位，是王者的原始位。遁世不做官，从其志愿，思想行动，和家政绝裂，即“贲其趾，舍车而徒”。“义弗乘”，即对家政的否定。义是王者，车与乘，皆指亡者。“舍车而徒”，“义弗乘”，不承认亡道君主是领袖。

《山海经·西山经》的帝江，《海外西经》的形夭，《大荒西经》的夏耕之尸，都有身无首，取自“舍车而徒”。《庄子·则阳》的陆沈与自埋于民者，也指“义弗乘”者。《论语·尧曰》的逸民，也指“舍车而徒”者。《红楼梦》八十二回曰：“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也指“义弗乘”者。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注曰：“得其位而无应，三亦

无应，俱无应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须之为物，上附者也。修其此履，以附于上，故曰贲其须也。”

六二与九三，都是在家政中做官的王者。给家政做官，如同胡须，有用则留，不用则剃，故做官为“贲其须”。须，髻也。九三是有名望的地方官，六二“贲其须”，要通过九三的举荐，此即“贲其须，与上兴也”。《礼·中庸》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郑注曰：“兴谓起，在位也。”孔疏曰：“国有道之时，尽竭知谋，其言足以兴盛其国。兴谓发谋出虑。”“若国无道之时，则韬光潜然，足以自容其身，免于祸害。”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注曰：“处下体之极，居得其位，与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润，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饰，又得其润，故曰贲如濡如也。永保其贞，物莫之陵，故曰永贞吉也。”

九三是生活于人民中的文豪，故为“下卦之极”。在政界，在文坛，名气很大，是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得到了六二有力的支持，九三和六二“俱履正位”，又相互支持，即“贲如濡如”。濡同润，喻支持。九三六二都是正人君子，深得民心。伤害他们，影响极坏，统治者不敢奴役和镇压，即“终莫之陵也”。终，亡道统治者。陵，乘也，欺陵伤害。李白和杜甫即九三和六二。他们的诗，暴露家政很尖刻，统治者放过了他们，即“终莫之陵也”。“永贞吉”，情操不变，做王道文章，成为王道文人，是“成其文者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 婚媾，终无尤也”。注曰：“有应在初而阍于三，为己寇难，二志相感，不获通亨。欲静则欲初之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也。鲜洁其马，翰如以待，虽履正位，未敢果其志也。三为刚猛，未可轻犯，匪寇乃婚，终无尤也。”

六四是王者，是朝内大臣，政见得到了皇上的支持，即“贲如皤如”。“贲如”是六四的政略，“皤如”，皇上照办。《说文》曰：“皤，老人白也。”老人与白，都指西兑。皤即西兑君主。《红楼梦》呆霸王薛蟠之皤，与此皤义同。皤皤即“番”。《说文》曰：“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贵族是野兽，兽的支持者是“兽足”。兽足即皇上。皇上舞笔弄文是“采”，黠武好战是“田”，故“从采田”。“象其掌”，即兽足象贵族的掌权者。掌，掌权者之略。

六四有应于初九。初九是灾难深重的基层，九三是刚猛的家政统治者，六四的政令贯彻不下去，即“有应在初而阍于三，为己寇难”。“白马翰如”，白马言九三，“翰如”，用文化去感化。九三如能同意六四的政令，六四的政令得以实施，即“匪寇婚媾”。《礼·曲礼》曰：“鸡曰翰音。”一鸡首唱，众鸡皆鸣。“白马翰如”，有似于此。解决了九三的阻碍，应初九施政兑现，解决了初九之危难，巩固了家政的统治，故曰“终无尤也”。终无尤，意即转危为安。

“六四当位，疑也”。当位，即以阴居阴，地位端正。“疑”言有成败两条路。故曰“或饰或素，内怀疑惧”。应初九是“饰”，不能应是“素”。“鲜洁其马”，用文化启发九三。“翰如以待”，即以待翰如，即等待九三行命不阻。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注曰：“处得尊位，为饰之主，饰之盛者也。施饰于物，其道害也。施饰丘园，盛

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束帛戔戔。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

六五是家政的贤明皇上，居五位持政，即“贲于丘园”。“束帛”喻霸主。《红楼梦》二十二回“声如束帛气如雷”。取自此爻。贤明君主继承了霸主的简朴风气，即“束帛戔戔”。戔戔，即“用莫过俭，泰而能约”。统治者节俭，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社会安定，即“六五之吉，有喜也”。六五不改霸主之道，巩固了家政，故曰终吉。“施饰于物”，即“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像秦始皇那样独裁享乐，一害人民，二害政权，故曰“其道害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忧患，得志者也”。

“白贲”是古哲的文体之一，如《周易》和《老子》皆是。大宇宙到小昆虫，包罗万象，空空洞洞，没有要领。《法言·吾子》中的“白纷如”，意同白贲。白贲是杜绝言路，残忍噬嗑的产物。《老子》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王弼注曰：“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体不知为名，故不可致诘，混而为一也。”

白贲是思想心神的凝聚，靠耳目体感不能理解。“视之不见名曰夷”，夷，平也。平，没有突出体。“听之不闻名曰希”，希，声小，难辨高下。“搏之不得名曰微”，微如空气，有感而捉不住。白贲有此三性，家政没有问罪的理由，此即“此三者不可致诘”。《玉篇》曰：“诘，问罪也。”不可致诘，将白贲文看成是家政的空洞文，即“混而为一”。

思想的产物，只能靠思想理解。透过白贲，精思其内容，便会明白圣贤之志有二。明白了白贲作者的本意，便是知音，对白贲作者来讲，是“得志也”。

第十二章 剥卦与复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是双关语。对王者来说，饰穷反素，掌握了三极之道的运行规律，是“亨则尽矣”。尽，明也。对亡道来说，极尽夸饰，自吹自擂，有文无质，即韩康伯注：“极饰实丧也。”霸主复辟家政，歌功颂德，标榜亨通，文饰太平。但是复辟之后，亨通结束，此即“亨则尽矣”。尽，结束。统治者转入盘剥人民，也盘剥自己的子午以西，就走了剥道，故“受之以剥”。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者，剥也”，同彖辞之“剥，剥也，柔变刚也”。家政行剥道，最关键的一条，是背叛了为公王道，施政不再以王者为师，以亡道为师，即“柔变刚也”。霸主取天下，在思想上，军师居刚，霸主居柔，接受王者的指挥。黄袍加身之后，否定了军师，自己居刚，成为政权的指挥体，即“柔变刚也”。

王者指挥的霸道革命，以王霸为主，团结了亡道造反者，组成全民大联合集团，即“终尽”。正月寅时，三阳开泰，是三极联合之始；革命抵达南离午时五星会，表明革命由大联合全民掌权，是联合取天下之终。《说文》曰：“尽，器中空也。”《韵会》曰：“尽，皆也。”中空言虚，虚能容纳，皆言全体。家政做不到“终尽”持政，就是“物不可终尽”。物不可终尽，即皇亲国戚小人坐江山，排斥了王霸大众。

“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富贵持政，否定了人群的多数。富贵剥削多数，福深求福，贪得无厌，增加人民的负担，不管人民能否承受，是“穷上”。大地被剥得十室九空，社会根基动摇，政权衰退，即“反下”。家政垮台，基于“保其存者”“有其治者”，维护统治者的私利而丧失了公益。剥到恶贯满盈，运终数尽之时，被新霸主取代，即“受之以复”。

“复则不妄矣”。改天换地，变化代兴，革命不复辟而复古，即“复则不妄矣”。复即复古，不妄即不步老家政的后尘，重蹈家政履辙即妄。妄同“物不可以终尽”。《老子》十三章曰：“不知常，妄作凶。”常即复古，妄即复辟。复辟了家政，最终凶败，故曰“妄作凶”。

《易》主论指导思想。三极之道，王道继承了天下为公传统，握有制主权。

亡道否定了天下为公，丧失了制主权。霸道取天下承载天下为公，变卦坐天下又否定天下为公，“一身而二任焉”，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有公私两重属性。《荀子·修身》：“《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也。”霸主过不了“公义胜私欲”的关口，功成身不退，断送了革命，也敲响家政自身的丧钟。

《书·仲虺之诰》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厥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能自得师”，言霸主取天下，传曰：“求贤圣事之。”“谓人莫己若”，言变了卦的霸主坐天下。传曰：“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问”同“能自得师”；“自用”，同“谓人莫己若”；“慎厥终”，即明白坐天下；“惟厥始”，即坐天下要和取天下一贯，“能自得师”“好问”。“殖有礼”，同复古；“覆昏暴”，同埋葬家天下。复古即埋葬家天下。“天道”，与大自然同步之道，是天人合一之道。

“师”的一义言王者。《大雅·大明》“维师尚父”。笺云：“尚父，吕望也，尊称也。”这就是说，吕望才称得上王师。“得师”，即如文王武王，听从吕望这样的王者来取天下。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总结“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曰：“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吾能用之”，也就是“能自得师”。三位人杰中，“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战略总方针的制定者，是子房。张良是师，刘邦得师，言听计从，王了天下。

《礼·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喻诸德者也”。承载人民是“事”，不离开人民是“德”。王者作师，就在于教育政治家服事人民，与人民同心同德。

《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而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矣”。

师是王道，礼者是霸道，盲聋是亡道。左右三极之道的摇摆力量是霸道。上文着重教育霸道，成为“正身”的表率。身与情指社会基础。王者正礼，礼正人民。“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知”，霸者；“是圣人”王者。人民服从霸者，霸者效法王者，归根结底共同法则“是圣人”为公传统之人。效法“是圣人”，即“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即尧舜。

《书·说命》曰：“人求多福，时谓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

以克永世，匪说所闻”。天下为公的学说是“古训”。古训的核心是“建事”。事即为民效劳。政事不师古，迟早要垮台，故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所闻”。永世言长久，说，传说。

《左传》昭公四年曰：“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兴”。淫虐行亡政，惠和行王政。隕，垮台；兴，上台。《吕氏春秋·谨听》曰：“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汤师伊尹、文武师吕尚，是“学贤问”。学贤问，取得昌盛定鼎之吉。“柔变刚”后，“不知而自以为知”，导致朝代覆没，故曰“百祸之宗也”。

乾卦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进言取天下，退言坐天下；存言统治者，亡言无权的被统治者；得言恭喜升官发财，丧言忧愁饥寒交困。变了初衷的霸主不知坐天下，不知人民的地位，不知饥寒交困者，就是政权的取代者。亢龙三不知，建立的政权，即《谨听》中的“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最终凶败。

《礼·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记，己之繁。“记问之学”即问己之学。问己之学，亦即自用之学。《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记与己通。问己之学，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私一己专制天下，天下不能治，故曰“不足以为人师”。

《杂卦》曰：“剥，烂也；复，反也。”亡道行剥政，由南离夏至，经西兑秋分至北坎冬至，是一朝代逐渐“烂”的过渡。冬至灭亡，即韩注“物熟则剥落也”。霸主取天下，由北坎冬至，经东震春分，与王道结合，至南离取得扭转乾坤的胜利，取得中央大权是“反”。反即造反，由手无寸铁逐渐转变为全副武装。

《公羊传》僖公十九年曰：“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何休注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国之中，无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状若鱼烂。鱼烂从内发，故云尔者。其自亡者，言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书·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鱼是暴力专制者的譬称。暴力失灵即“鱼烂”。鱼烂之日，亦即垮台之时。

《说文》曰：“剥，裂也。”《玉篇》曰：“剥，削也。”《广韵》曰：“剥，割也，伤害也。”“裂”即分裂了社会。霸主黄袍加身，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富贵，弃大众于地下成贫贱，便奠定了鱼烂的根基。“削”即逐步清除王霸人才。《书·泰誓》“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言此。《尔雅·释詁》曰：“割，裂也。”家天下利用矛盾，分割治之，即“割”。割便于“伤害”。剥削割裂施政，剥光了人民，也剥光了自己。家天下大清帝国，剥到最后，几乎使华夏沦为亡国奴！

《礼·祭义》曰：“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

“天下之礼”，即公天下为政。“致”，至也，今语争取。“致反始”同复古。

“致鬼神”，君王以黄帝尧舜为榜样。“致和用”，即“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政权关照人民，人民支持政权，上唱下和，一呼百应。“致义”，为民勤劳尽义务，不做白吃俸禄的寄生虫。“致让”，选贤让能，不搞裙带关系，废除儿孙接班。

复古反始，首要的任务是“厚其本”。厚其本，即孟子的“民为贵”，持政以百姓心为心，此即“致反始，以厚其本也”。尧舜为民，公而无私，是人群之上知，必须崇敬，此即“致鬼神，以尊上也”。公天下的持政者，是全民的工具，工具的任务是“物用”。“因民所利而利之焉”，谁能厚生最有本领，选举谁为君，此即“致物用，以立民纪也”。民纪即君王。《史记》之“纪”，为君王作传，义取此。不劳而获是“悖逆”，做了贡献，得到应得的报酬，是“不悖逆”。尽义务得报酬，消除剥削为生，此即“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持政应用天下的英杰，英杰由人民推让，此即“致让，以去争也”。争即争名夺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不治者，则微矣”。“以治天下之礼”，是“以天下之礼治”的倒语。奇邪言亡道死硬分子。注曰：“微犹少也。”这就是说，行王政，不服治理的奇邪人物是极个别的。

复卦的归宿，就是复古反本，上文“致反始”五个方面，都是由南离向大中心太阳位过渡的施政。王道复古革命是三步曲。文化宣传是第一步；王者在震东与霸主结合，决战中原，武装夺权是第二步；霸主南离禅让，王者掌权“致反始”是第三步。概言之，子午以东之霸道革命，由南离向大中心过渡，皆为“复，反也”。复反的任务是埋葬家政。天下英杰持政。

《礼·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注曰：“躬犹己也。”

大同社会是在自然基础上产生的制度，天下为公，不存在动乱和改朝换代，即“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天之性即“天理”。天理，与大自然同步之治理，天人合一之治理。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持政者随声色货利转动，即“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即“人化物”之性；欲即永无满足的贪婪占据争夺。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社会的一切财富皆为“物”。人民创造了财富，即“物至”。统治者都想占据在自己的手中，即“知知”。前“知”，言懂得；后“知”，言主也，即成为自己的私有物。“损不足而奉有余”，憎贫贱而爱富贵，即“然后好恶形焉”。好恶以财物为转移。

思想上损人利己无限制，即“好恶无节于内”。贪得无厌，即“知诱于外”。见财就想夺到手，即“人化物”。“反躬”是公天下俭朴寡欲的美德。家政不能“反躬”，损害人民，不存在“为公”，即“天理灭矣”。秦皇、汉武都是“物至而人化物”的君主，是“灭天理穷人欲者”。

亡道坐天下，由开国定鼎到树倒猢猻散，是“剥”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坤卦初六“履霜 坚冰至”的历史时期。霸道取天下，由寒冷的冬至坚冰，至荣华富贵的暑热夏至，是“复”的历史时期。坤卦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之家，是霸道；积不善之家，是亡道。霸道取天下，贤明人物多，故曰“必有余庆”；亡道坐天下，祸国殃民者众，故曰“必有余殃”。有余殃为剥，有余庆为复。就周天转运论，复与剥是一个朝代。

第二节 解剥卦

甲 原文

䷖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乙 注解

䷖ 剥卦由姤卦初六，亦即地公转六月未时开始，行亡道专制，逐渐剥人民，也剥政权自身，剥至十一月冬至，恶贯满盈被推翻，便谱写了亡道坐天下的历史。上卦上九是冬至一阳生的符号。由姤䷫卦初六起步，中经䷧遁，䷮否，䷓观三个阶段，至冬至剥时，家政便步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绝境。

“剥，不利有攸往”。亡道剥民自剥的标志，是否定“天下为公”的大同遗风。否定为公，便为结党营私，贿赂公行，裙带持政，官官相卫敞开了大门。邪不容正，中央起，从政府中将有王霸思想的正人君子清除掉，由奇邪小人掌权，如《书·大禹谟》所论，“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亡道占上风，王霸居下风，故曰“不利有攸往”。有攸言王霸。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注曰：“坤顺而艮止也。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说文》曰：“往，之也”。之，行也，行即行政。《书·舜典》：“汝往哉。”疏曰：“往居此职。”往、之、往居，都言施政。行政不指地位，指思想统率。时局是亡道压了王霸，主流是“剥”，故曰“剥，不利有攸往”。不利，言王霸处

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亦即“君子道消”之时。

“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剥，剥也”，即取缔天下为公，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和地位。“柔变刚”即“小人长”。小人长，即家政君主作主张。以一己自用作主张，不会顾及为公和人民。为公为民，是王者的出发处与归宿所，施政为私为富贵，王者失掉了立脚处，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道成为时局的主流，逆耳之言听不进去。对其胡作妄为，只能顺而止之，不能批其逆鳞，顺而止之，昏暴之君也许接受，即“观象也”。观即居荣观燕处的昏暴皇上。“消息盈虚天行也”，同谦象之“君子以裒多寡，称物平施”，同《老子》七十七章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天行，即太阳之道，王道，辉光普照之行政。

注文阐明，抑止皇上昏暴，只能“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之者”。“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拂与忤，都指暴君。强谏说真话，是“强亢激拂”。批其逆鳞，是“触忤”。激拂触忤，残遭杀害，如比干然，是“陨身”。身陨不能挽救剥局，是“功又不就”。王者不作此无价值的牺牲，即“非君子之所尚也”。

《史记·叔孙通传》曰：“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斩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欲反，死罪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四，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

“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是秦皇的施政。“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是对秦皇的歌功颂德。昏暴的二世，对此信以为真，说真话的，犯了“非所宜言”之罪而下吏，叔孙通说了假话而得赏。在二世面前，激拂触忤，等于自投虎口。自己身倾，也救不了二世的命，故曰“非君子之所尚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注曰：“厚下者，床不见剥也；安宅者，物不失处也。厚下安宅，治剥之道也。”

上卦䷖山是“上”，指持政者；下卦䷖地是“下”，指人民。《玉篇》曰：“附，依也，近也，著也。”附即依靠人民，近即接近人民，著即立足于人民之中。立足于人民之中，给人民施实惠，即“厚下”。《说文》曰：“宅，所托也。”《尔雅·释言》曰：“宅，居也。”活人居住的家，尸体埋葬的墓，都是托居之宅，政治家托居的“宅”是政权。居于民中，降膏泽于民，即“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安定政权，厚下是大法。“剥”即“治剥之道”之省语。“厚下安宅”。同“床不见剥”。政治家不被推翻，即“物不失处”。宅、床、处，皆指

政权。

《史记·孟尝君传》记载，孟尝君派冯欢到薛收利息。冯欢得了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买酒，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者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此即“厚下安宅”之策。孟尝君用冯欢之计，降而复起，没有遇凶。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注曰：“床者，人之所安也。剥床以足，犹剥床之足也。蔑犹削也。剥床之足，灭下之道也。下道斯灭，刚陨而柔长，则正削而凶来也。”

霸主变卦，首先排斥王道，此即“剥床以足”。床喻政权，是持政者的居卧处。三极人才，☳为长男，长男即王道。《说卦》曰：“震一索而得男。”一索是社会发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形式。天下为公，故长男最居下。剥床之足，同“蔑贞”，同“灭下”，目的在于将为公变为为私，使为己合法化。

否定为公，政权才能只代表富贵。“蔑犹削也”，削同剥。“下道斯灭，刚陨柔长，则正削而凶来也”。陨、削、灭，皆言“下道”。足的思想被排斥，也就是“正削”，“刚陨”。用亡道的一套治理，即“柔长”“凶来”。长与来皆指持政。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注曰：“蔑犹甚极之辞也。辨，足之上也。剥道浸长，故剥其辨也。稍近于床，转欲灭物之所处，长柔而削正，以斯为德，物所弃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灭下”剥王道，亡道浸进至六二，“剥床以辨”剥霸道。此爻之“辨”，同坤文言之“辩”，与“变”谐音义同，皆指霸道，“剥床以辨”，是霸主的自剥，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言此。“剥床以辨”，是自我否定，子午以东打翻的亡道政教，转至子午以西，又恢复了起来。“蔑犹甚极之辞也”，指明霸主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反复无常。

“辨者，足之上也”，指明子午以东取天下时期，在组织上，霸主是王者之“上”，王道军师是“下”。“剥道浸长，故剥其辨也”，指明剥霸道是在剥足基础上的进一步。由剥足渐进至剥辨，“转欲灭物之所处”，即否定了子午以东之施政，如打富济贫，变为损贫益富之类。“长柔而削正”“物所弃也”，说明霸主彻底背叛了初衷。

否定了王道，自我否定了霸道，于是小人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相互交往，相互通婚，朱门相交，即“未有与也”。“未有”言富贵小人，“与”交往。未即十二子未时，与六月同位，“未有”即升了天堂的皇亲国戚，《红楼梦》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关系，即“未有与也”。未有与，一小撮豪门，门当户对。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注曰：“与上为应，群阴剥阳，我独协焉。虽处于剥，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阴，而三独应于阳，失上

下也。”

“未有与”专制，剥道猖獗，处于此时，有反剥道的力量产生，此即六三。六三是反时派，行子午以东霸政。行霸政赢得民心，人民归向，对剥道是“剥”，故曰“剥之无咎”。无咎即正确。剥时的六五是皇上，应是民心的凝聚力量。六三是臣下，是皇上的随从力量。剥时“君不君，臣不臣”，六五失去凝聚力，凝聚力转给六三，即“失上下也”。六三失下，在于协阳助民，事业正义，所以无咎。上九硕果，是取天下的霸主，六三应于阳，即言应霸主。

《系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纣王“剥丧元良”，行末世之剥道，文王惠和利民，行盛德之凝聚。文王之聚，于纣为剥。文王与纣之事，同乎六三应阳行霸政。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注曰：“初二剥床，民所以安，未剥其身也。至四则剥道浸长，床既剥尽，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将失身。岂唯削正，靡所不凶。”

六四之“肤”和“切”，都指皇上。肤言其居外没有实权，如皮肤然，随实权人物运转。“切”与裁义同，言其表面上是裁切政事的君主。亡道势力浸长，皇上是傀儡，有用则用，不用换马。此即“剥床以肤，凶”。凶即“切近灾也”。切近灾，有的保留一条命，有的连命也保不住。

注文的“民”与“身”皆指皇上。“床既剥尽”，指剥了初六王者和六二霸者。政权的支柱被排斥完，即“剥尽”。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相互吞噬，即“岂唯削正，靡所不凶”。无所不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注曰：“处剥之时，居得尊位，为剥之主者也。剥之为害，小人得宠，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宠小人于宫人，而己不害于正，则所宠虽众，终无尤也。贯鱼谓此众阴也，骈头相文似贯鱼也。”

《韵会》曰：“贯言官，义同。”《史记·周本纪》：“白鱼跃入王舟中。”马融曰：“鱼，介鳞之物，兵象也。”鱼是武将的警称。武将穿甲如鱼。鱼对家政的威胁最大，安定武人是重要施政。“贯鱼”即官鱼，即任用武人。任用武人，给以文职，即“以宫人宠”。宫是五刑之一，删卵去势。武人无兵，等于受了宫刑。《增韵》曰：“宠，尊荣也。”任用文职也尊荣。“无不利”，对家政和鱼都有利。鱼不掀浪，政权无患，即“终无尤也”。终言六五。

以宫人宠武人，是巩固家政的施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是以“以宫人宠”的史例。以宫人宠武人，六五皇上自己“不害于正”，有正人君子出谋献计，“所宠虽众”，对六五也无危害。《说文》曰：“骈，驾二马也。”二马同鱼。武人做文官，即“骈头相文”，亦即“贯鱼”。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注曰：“处卦之终，独全不落，故果至于硕而不见食也。君子居之，则为民覆荫；小人用之，则剥下所庇也。”

家政开国定鼎的霸主是“硕果”。硕果不被否定，即“硕果不食”。王者利用硕果善的一面，通过时代的君主“舆”，为人民做些善事，即“民所载也”，

亦即“为民覆荫”。亡者利用硕果恶的一面，“剥庐”排斥王霸，成了肆意妄为的庇护所。硕果的恶行，违背真理，不能挽救小人的厄运，此即“终不可用也”。霸主硕果有善恶两重性，王者与亡者，各用其一面。

“庐”是王道的隐称。《说文》曰：“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春夏王霸联合取天下，王者居子午东，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秋冬亡道坐天下，居子午西，不用王者，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隐即去。

《礼·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其人”即《说卦》“人之道”王者。

子午以东，王霸联合取天下是文政，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指文政。文政的内涵是，收复国土，解民倒悬。子午以西亡道坐天下，暴力专制，是武政。东西方不同的施政，即“文武之政”。居方不同，故曰“布在方策”。“其人”“人道”“蒲庐”，皆指王者。虚同庐。

家天下一个朝代，以王道为主导，是“其人存，则其政举”。王者不作主导，隐遁离去，是“其人亡，其政息”。家天下举与息，以王者的存亡为转机，故曰“夫政也者，蒲庐也”。王者持政，自己身正，要求基础也正，是“人道敏政”。政，正也。亡者持政，自己不正，要求基础正。基础以不正应之，是“地道敏树”。树，殊也。与上殊异，另立山头。

第三节 解复卦

甲 原文

䷗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乙 注解

䷗ 复卦由决卦初九，亦即地公转的十一月冬至，地自转的夜半子时开始，霸

主谋反，逐渐发展势力，发展至地公转的五月夏至，地自转的日中午时，便经历了武装取天下的历程。下卦初九，是夏至一阴生的符号，由䷗决初九起步，中经䷡大壮，䷊泰，䷒临三个阶段，至䷗复，革命者取得扭转乾坤的胜利，此即“复，亨”。彖辞“复亨，刚反”。王霸为刚，刚恢复了自己应有的持政地位即“反”。反，复也。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卦辞皆论述胜利者如何应时。“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王弼注曰：“入则为反，出则刚长，故无疾，疾犹病也。”动是下卦䷋，顺是上卦䷋。震初九是王者长男，坤六五是霸道中女。王者震，通过霸道坤去取得胜利，是“动而以顺行”。以，用也。指挥正确，故“出入无疾”。入为坐天下，出为取天下。坐天下复古为反；取天下不断胜利为刚长。

“朋来无咎”注曰：“朋谓阳也。”《尔雅·释鸟》注：“凤，古作朋。”朋即凤凰，隐称王霸政治家。王者是凤，霸者是凰。王霸是阳气，故曰“朋谓阳也”。王霸掌权，利政利民，故曰“朋来无咎”。来同入，皆言掌权。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注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反”指造了反的王霸革命队伍。“复其道”，拿下中央，恢复了领导地位。“七日来复”，指由北坎抵达南离。“阳气始剥尽”，于时为北坎子。十二子由“子”为一数起，经丑二，寅三，卯四，辰五，巳六，至南离午为七日。十二子是地球自转之日支，简称“日”。七日即由子至午的七个时辰。

“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注曰：“以天之行，反复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天即太阳般的王道人物，行即施政行权。由霸主谋反到夺得中央大权是“七日”。七日不复古，再往西转，“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便是复辟。复辟政权远离人民，故曰“复之不可远也”。“利有攸往，刚长也”，意同复古。夺得中央政权后，霸主禅让，王者掌权，即“刚长也”。刚长对王霸皆吉利，故曰“利有攸往”。政权复古，亡道消亡，故曰“往则小人道消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天地”即大地。大地的中心是太阳。太阳即“天地之心”喻王者。复古王者持政，即“复其见天地之心”。注文中的“本”“心”“静”“息”“默”“无”“地中”，皆以太阳和太阳之德来阐明复古，曾经存在过的“天下为公”制度。家天下社会，动对静，语对默，相互转化取代。大同社会，不存在对抗转化，即“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寂然至无”，即社会不再有“汉，无论魏晋”的交替代谢。无指无贫富对立。

“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无贫富对立的反面是“有”。有即有贫富对抗，富贵持政，即“以有为心”。南离复辟，转子午以西。持政者升成富贵，遗弃了无权无钱的大众。对富贵来讲，贫贱是“异类”。政权不代表异类，异类也不会将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政权，此即“异类未获具存矣”。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曰：“方，事也。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

《说卦》曰：“震为雷。”雷是长子，是乾☰的下一画，指王道。“地中”同“天地之心”，以太阳喻王者。王者恢复了王者的执政地位，即“雷在地中，复”。先王同雷。“至日”同象之“七日”，即南离夏至日。“闭关”即截断了霸主转子午以西之通道。“商旅”是家政的譬称。五音之西兑为“商”，旅言转周天。复古不转至西兑，即“商旅不行”。“后”言霸主。持政代表富贵西方，是“省方”，不再代表富贵的利益，是“后不省方”。《说文》曰：“省，视也。”视同日月之照临，照临，即今语代表。

“方，事也”，指政治家为谁辛苦为谁甜。“冬至阴之复”，子午西，政权为富贵服事效劳，以覆没而告终，此即“冬至阴之复也”。子午东，造反者为贫贱服事效劳，以变化代兴而结束，此即“夏至阳之复也”。阳复阴复一周天，是一个朝代。

“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静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指由南离复古回归太阳大中位。“先王”指先知先觉的王者。“则天地”，效法太阳普照，效法大地全载。“行”，施政。社会安定，即静止。官员为全民劳苦服务，是“事复”。全社会恪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无事”。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注曰：“最处复初，始复者也。复之不速，遂至迷凶。不远而复，几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难远矣，错之于事，其殆庶几乎？故元吉也。”

初九表达革命抵达南离午一阴生，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复古要在此时，即“不远复”。时局再转进一步至未，建立了家天下，是远复迷复。迷复的归结处在北坎，由南至北故曰“远”。复辟家政，便有祇悔。古哲中的“天神”指王道，“地祇”指霸道。霸主南离不复古，他的政权必有北坎垮台之悔。复古建立为公制，政权不垮台，故曰“无祇悔”。复古对全社会皆吉，故曰“元吉”。

“不远复”的关键人物是霸主，做霸主的思想工作，使之觉悟复古之美好，即“修身”。“修身”的目的，使之“几悔而反”。“几”即转机霸主。“悔”即觉悟禅让，“反”即复古回到太阳大中位。《老子》六十四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指“不远复”。

《系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颜氏之子”指霸主。“颜”即颜面，亦即头面人物。取天下霸主是领袖，是革命集团的头面，故称“颜氏之子”。“殆”同否定家政不复辟，同大象的“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庶几”是家政。霸主否定庶几不复辟，即“其殆庶几”。殆庶几，基于悔悟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有”同庶几，言家政，“不善”行苛政最终垮台。明白家政作恶史，即“未尝不知”。不再重蹈庶几的覆辙，即“知之未尝复行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注曰：“得位居中，最比于

初。上无阳爻以疑其亲，阳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

《正韵》曰：“休，美也，善也。”六二是广大的人民，是随政权转动的社会基础。初九是复古的王道元首，居下承载六二，六二向元首学习，向美善转化，即“休复”。人民所以休复，基于元首承载居下，对民心民意的尊重，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此即“以下仁也”。下，初九元首；仁，爱人民。《书·太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也是休复的同义语。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注曰：“频，频蹙之貌也。处下体之终，虽愈于上九之迷，已失复远矣，是以蹙也。蹙而求复，未至于迷，故虽危无咎也。复道宜速，蹙而乃复，虽无咎，它来难保。”

“频”同蹙。《说文》曰：“蹙，迫也。”六三“频复”，出于形势所迫，勉强归复初九，非出于自愿。一旦风吹草动，就会变卦复辟，此即“它来难保”。中央已复古，六三复辟行殊志危厉，故曰“厉”。厉的结局是无咎凶。放弃了寄生观念，劳而得食，为社会尽义务，即“义无咎也”。六三动摇于复古与复辟之间，异于上六凶顽的迷复者，故曰“未至于迷，虽危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注曰：“四上下各有二阴而处厥中，履得其位而应于初，独行所复，顺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独复也。”

六四是王者，有应于初九，身为家政大臣。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廉吏，虽身为家政之臣，洁然濯而不缁，恪守王道信仰，即“中行”。如果王者复古，自己归从复古行列，即“独复”。“中行独复”，以遵循王道思想为前提，此即“以从道也”。道即王道、大道、复古之道。家政营垒，王者是少数，故曰：“四上下各有二阴而处厥中”。身受小人包围，惹不起小人，“物莫之犯”；思想与小人不同，即“中行独复”。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注曰：“居厚而履中，居厚则无怨，履中则可以自考。虽不足以休复之吉，守厚以复，悔可免也。”

“敦复”即厚复。厚即忠厚厚道，言公天下选贤让能。家政社会，有资格做君的人不出来做君，而安做臣民，即“敦复”。敦复还保持公天下社会的推让遗风。做家政君主，成为社会子午卯酉的冲击中心，悔吝难免，不当皇上，故“敦复无悔”。“中以”即以中。“自”，由也。由，用也。“自考”即用考。考是人类的祖先，此处指大同社会。“中以自考”不做君，也就没有君的怨仇，故曰：“居厚则无怨。”《增韵》曰：“怨，仇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诸樊元年，让位季札”。季札曰：“有国，非吾节也。”这是“敦复”的史例。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注曰：“最处复后是迷者也。以迷求复，故曰迷复也。用之行师，难用有克也，终必大败；用之于国，则反乎君道也。大败乃反，量斯势也，虽复十年修之，犹未能征也。”

不明社会发展规律是“迷”。迷同惑，坤卦文言“辩之不早辩”，即迷。迷惑步老家政的后尘是“迷复凶”。凶，老家政。“有灾眚”，有同凶，言富有的小人持政者。“灾”，躲过风暴又遇雨，内乱外患，灾难不断。《书·舜典》：“眚灾

肆赦。”传曰：“胥谓过误。”“胥”即在过误中生存。

“用行师”，“用”同有，指富费用权者；“行”，发号施令；“师”，文武两仪。文指家政的风化教育，武指暴力专制。文武双管齐下，即“用行师”。用行师立脚于“终有”富贵，立脚于富贵，最终垮台，故曰“终有大败”。大败，一朝代成为黄土高垒。

“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国君凶的代表是夏桀殷纣。桀纣的定鼎祖是“迷复凶”的霸主。“反君道”即复君道。反君道的家天下，给皇上以无限制的特权，任其独裁，一意孤行，不受任何制约。“十年”是五行生成数居中央土的地十。地十是王道大臣，是能使家天下拨乱反正的政治家。地十遇天五才能有所奉献，上六过五居上位是“国君凶”。朝内即使有“地十”，也不能挽救败局，此即“至于十年不克征”。征，正也。

复卦初至五五爻，皆可复于正道。六三虽然频复，时局对其不利，也可改邪归正。上六“最处复后，是迷者也”。迷者即迷失了方向，如《荀子·成相》所论：“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蒙掩耳目塞门户。”迷惑失指，将北坎万丈深渊，认为是天堂，最终身败名裂而告终。

第十三章 无妄卦与大畜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王霸联合革命，抵达南离，虎兔相逢，吃掉老家政兔，是“复则不妄矣”。复即革命者取得中央政权，由贱变贵，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不”同否定，亦即打倒推翻。“妄”即老家政。革命者抵达南离，五湖四海英杰大聚会，是“复”。复亦称“五星会”。

南离是革命者的生死转折关口，不复古便复辟，没有第三条道路。步老家政后尘，建立皇亲国戚专制，是“复辟”，政权走入死路。霸主禅让，革命时期的君臣易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是“复古”，政权走入生路。

《易》内之否定辞，如不、否、非、匪、勿、弗等等，作名词用，指亡道；作动词用，指阶级抗衡对立双方的相互否定。家政以镇、压、削、剥、酷、虐、残、害、暴、慢等施政来否定基础。基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统治者施行的一套奉还给家政统治者。上述的不仁辞语，以否定字作统，不、否、非、匪等，表达了东风压西风，西风压东风。

举例说，蒙卦六三“勿用取女，不有躬”。勿即否定，用即王道和人民。取女，即转子午西，行暴力专制。政权不代表人民是“勿用”，皇亲国戚和其所代表的少数富贵掌权是“取女”。女，阴也。日中至夜半，夏至至冬至。“不”即勿用亡道。躬，身也，同私。“不有躬”指明，“勿用取女”的根源是自私。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是王道对亡道的否定和反叛。乾初九是王道的出发处与归宿地，故反抗老家政的王者称“潜龙”。“潜”言埋没于人民之中，龙是人民中的大人物。龙，大也。“勿”否定反叛，“用”言当局用权者。伊尹勿夏桀，吕尚勿殷纣，张良勿秦皇，皆为“潜龙勿用”。

否卦彖辞，“否之匪人”。否，名词，言亡道专制者。之，行也，言行权，亦即操生杀之柄，专万民之命。匪即否定，同剥卦之剥，剥夺了王者和人民的一切权利。人即王者和人民。“否之匪人”，即亡道施政，否定了王道传统，也否定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人是《说卦》“人之道”之略，言王道。

《易》作者用辞，极为简略，用今语语法将辞区分在一个框架内，执一隅之

解，便不能知古。不否等字，作名词，也作动词，理解应随上下文义，不应先入为主，给辞下定义。

《孟子·尽心》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非礼之礼，是否定天下为公的家天下专制；非义之义，只为富贵效劳的亡道政治家。“大人弗为”，即王者将否定和埋葬这样的为政。“非礼”、“非义”，即对大同传统的否定。“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也就是《礼运》的“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国家由一家子掌权。

《荀子·修身》曰：“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前“是”是动词，指建立。后“是”是名词，指大同公天下制。前“非”是动词，指否定推翻。后“非”是名词，指家政。“是是非非”是王道复古革命的宗旨；下句的前“非”是否定专政，是动词。后“是”指王道和人民。前“是”，崇尚小人专制；后“非”指富贵盘剥欺压合法。“非是是非”是亡道的复辟情操。王道为“知”，亡道为“愚”。知愚水火不容。

“复则不妄矣”，不妄，即变化代兴，掀翻了老家政。妄言老家政。“故受之以无妄”。“不妄”摧毁其政权，“无妄”铲除其社会基础。“故受之以无妄”，说明无妄是不妄的继续。在不妄的基础上行无妄政，亡道政治家便失掉容身之处。

“无妄”内含四义：一，王者复古，不转子午以西，是没有妄行者。卦辞，“无妄，元亨利贞”言此。二，王者埋葬家天下人吃人制度是“无妄”，“故受之以无妄”言此。三，王者施政，不犯大错，初九“无妄往吉”言此。四，无妄同有妄，指亡道专制者。“无”即虚无。“妄”即狂妄。“有无妄然后可畜”言此。

虚无，言其理想归宿不存在。秦始皇给自己的政权定为“万世”，他是始皇，二世三世万世无穷。十多年的光景，被革命打翻在地，“万世”如同梦话，即“虚无”。狂妄，言其背离基础，胃口特大，否定历史，否定前人，独断专横，一意孤行。白居易《长恨歌》曰：“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是无妄者心态。忽同无妄，言其思想和现实不相符。

“有无妄然后可畜”，是王道消灭亡道的施政。“有”即包括。“有无妄”，即包括了亡道的利益在内。亡道只要不再欺压盘剥人民，不再为非作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无妄政权也让他们幸福生活。王道的归宿，消除人群的有疆界限，两忘而化道，大化归一。

《论语·述而》孔子曰：“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隅是王道，三隅是亡道。推选王道掌权是“举一隅”；不代表被推翻者的利益，即“不以三隅反”，复古政权也将夭折，故曰“不复也”。王道复古，和王霸联合取天下一样，实行王霸亡大联合。辉光普照，一视同仁，统领全民，才能建成大同社会。中孚卦“信及豚鱼”，也指给亡道以出路。如果亡道不服从复古，要东山再起，王者将行之以专政。归妹卦所论，即以强权专制复辟者。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是王道政治家孝敬全民的譬称。全民包括了走入迷途的虚无狂妄的亡道在内。大畜即大孝。复古王政，去柴抽薪，制止了战火，给全民带来幸福，故以大畜大孝称之。

《礼·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道即王道、大道、自然之道，是社会人群皆有出路之道。《正韵》曰：“伦，常也。”常即恒久而不已。原始大同社会，生自自然，经历漫长。“顺于道”，与大自然同步，“不逆于伦”，与人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

《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王弼注曰：“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天言太阳，地言地球。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社会也就会如天长存，如地久大，此即“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阐明天地所以长久的原因所在。大同社会的持政者，持政为了活群生，不是为了“自生”私一己。“自生”不能不与基础争夺，用权争夺，人民离散；“不自生”，人民归服。“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前身言自己，后身言人民。“不自生”，必须后己先民。社会大治，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包括了持政者的私利在内。“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持政者成其私，必须先民后己。人民富足，持政者也会优裕，这是儒道两家的共识。私，自身利益。

大畜大孝，是天长地久，为公而“不自生”的治理，故《杂卦》曰：“大畜，时也。”时，是也。是即日正。日正，言施政居于太阳位，光明正大，孝敬全民。孝敬全民，人民将凝聚在王政的周围，故注曰：“因时而畜，故能大也。”用是而畜故能大，是对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总结。“因时而畜”，通过日正之是，孝敬人民，人民向往，襁负其子而归。人口增加，土地扩大，此即“故能大也”。大中华由大畜孝子建成，其进程同样是由小到大。

《尔雅·释诂》曰：“时、寔、是也。”时、寔、是三者义同。《淮南子·天文训》曰：“大时者，咸池也。”义同“大畜，时也”。《春官》大司乐，郑玄注“大咸”曰：“大咸，咸池，尧乐也。”贾公彦疏曰：“尧能殄均刑法，以仪民者，祭法文。彼云义终，此云仪民。引其义，不引其文云。言其无所不施者，解咸池之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无所不施者。案《祭法》注云赏。赏善谓禅舜封禹稷等也。义终，谓既禅二十八载乃死也。”

“乐”是礼乐之乐，指政治家的归宿，指政治家所要建立的政权。礼乐和音乐相混，为的是昏迷亡道的庸目。《礼·乐记》曰：“乐者，非谓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指明乐的本体不是音乐。《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言建成复古大政。《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前三乐是公天下之乐，后三乐是家天下之乐，皆指归宿，不指音乐。

《礼·乐记》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郑注曰：“黄帝所作，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章者，明也。明如太阳，照临四方，是“大章，章之也”。辉光普照，人群皆能沐浴暖阳，即“咸池”。咸池，即“德之无不施也”。

《礼·祭统》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福者，备也。备，皆也。备即政权包容了全体。备也就是大壹。大一即乾☰，乾☰统全。家天下是坤☷，坤☷否定了社会的中心栋梁，因此，“备是百顺之名”。“其本一”，即乾☰，基于人群的不分裂。

《荀子·劝学》曰：“神莫大于化道，福莫大于无祸。”神是人类的思想。思想本一，和人民不离不弃，一视同仁施政，没有贫富贵贱对抗，即“莫大于化道”。福言为公，祸言为私。为公必须否定为私，即“福莫大于无祸”。无祸同无妄。家政是祸源，去祸必须埋葬家天下。

上文之“大畜”“大时”“大咸”“大章”“咸池”“尧乐”“时”“是”“备”“咸”“皆”“福”，异文同实，皆指天下为公的大同政权。体现于为政，即“言其德无所不施者”。在太阳系天体，“其德无所不施者”，只能是太阳；效法太阳为政“言其德无所不施者”，只能是公天下元首和其建立的复古大政。

《杂卦》曰：“大畜，时也；无妄，灾也。”韩康伯注曰：“无妄之世，妄则灾也。”制止了战争是大畜。大畜是建成复古大政的过渡阶段。大畜施政，以太阳大中心为出发点与归宿所，故曰：“大畜，时也。”社会的主流，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谁复辟家政，将会遭到大畜时政的镇压，此即“无妄，灾也”。灾即碰得头破血流，以凶败而告终。

《老子》七十四章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王弼注曰：“诡异乱群谓之奇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言家天下对人民的残暴屠戮，以屠戮使人民恐怖慑服。但“民不畏死”而无效。“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指大畜政权对无妄复辟者的镇压。镇压诡异乱群的为奇者，大众畏死不为奇，是“常畏死”。常畏死“杀一儆百”，人群不步为奇者的后尘，故曰“孰敢？”豫卦彖“刑罚清而民服”，也指镇压为奇者，人民心服而不陷入法网。

《老子》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王弼注“无为”曰：“顺自然也。”注“无不为”曰：“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

王道政权能“无为”，顺自然与天地同步，人民也会像持政者一样，顺自然而“无不为”。无不为，皆为，也就是“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上行下效，共同建立王道大政，即“成之也”。“侯王”是霸道和王道的统称。“守之”，坚持无为不变卦，人群将自觉地大化归一，即“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在同化的过程中，有人图谋欲作复辟，吾将以无为政权镇压之，即“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淮南子·精神训》曰：“明白太素，复归于朴。”复了古的社会就是“朴”。三十七章又曰：“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无欲”即用不着，无名之专政，也只是过渡施政，没有人再“为奇”，无名之朴，也就用不上了。“天下将自定”，人群将安于无为，乐于至静，乐于大定。

第二节 解无妄卦

甲 原文

䷘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乙 注解

䷘ 无妄，上卦䷍是天，下卦䷂是下，组成“天下”政权。天言王霸臣民，下言复了位的王者，如黄帝尧舜。王道“下”，承载臣民“天”，施政以臣民之心意为转移，埋葬家政，建成和睦相守，无动乱的社会，是“无妄”。无的一义是“一”。无妄即一妄，最终统一人吃人的亡道传统。埋葬家政之“无妄”，同归妹。

《系上》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韩康伯注曰：“冒，覆也。言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其道可以覆冒天下。”

粉碎亡道政权，除去强加于人民身上的桎梏，解放生产，解放思想，打通强龙地头蛇割据，是“开物”。开物即扫除亡道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切障碍。要开物，必须有开物的政权作保证，此即“成务”。成务同复古。要复古，必须埋葬家政传统，此即“冒天下之道”。冒天下之道，亦即“无妄”。无妄是消除家政基础的历史时期，不准富贵残余再作威作福。

“无亨利贞”内含二义。家天下“元亨利贞”指一朝代经历春夏秋冬四时。王道复古革命，与霸道一道，经历春夏，但不经历秋冬，夏至复古，返回太阳大中位，是“利贞”时期。《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发展生产是“理财”，改变人们的旧观念是“正辞”，无妄政权向复辟者专政，是“禁民为非”。三者是王道复古后的任务，亦即“利贞”任务。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指明何以“无妄”，何以“禁民为非”的原因

所在。“其匪正”即否定了王道和人民的小人专政。“有”即一小撮升了天堂的富贵，过豪华生活的富有者。“眚”即忧患。富贵以皇上为首，内乱外患，风雨飘摇。富贵并不安泰，故曰“有眚”。“其匪正有眚”，即家政制度。保留亡道传统，复古大政建立不起来，故曰“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注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愈健。刚中而应。威刚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贞而何？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则柔邪之道消矣。动而愈健，则刚直之道通矣。刚中而应，则齐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则眚，而不利有攸往也。”“匪正有眚，不求改以从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时，而欲以不正有所往，将欲何之？天命之所不佑竟矣。”

“彖曰：无妄”，即覆埋葬家政基础，是无妄卦的中心任务。“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义同《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指经禅让后，王者南面称君，霸主北面称臣。内与外取著☉。☉之中心为内为主，周围为外为从。革命时期，霸主是君，军师是臣。禅让后，军师为君为主，霸主为臣为从，原来的君臣易位，此即“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内，中心。

“动而健”，注曰：“震动而乾健也。”䷲卦象由下往上念，动言䷳，健言䷪。动言初九君王发号施令，健言臣民紧跟照办，使社会兴旺发达起来。“动而健”，同大畜的“日新其德”。王者初九掌权，“举直错诸枉”，枉人亡道被压，此即“柔邪之道消矣”。王道施政，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贯彻，即“刚直之道通矣”。

“刚中而应”，注曰“谓五也”。五即九五，也就是刚中，指霸主。“应”即应六二。六二是广大的人民，禅让后的霸主，放弃特权，回归民中，安于大中，不转子午以西，即“刚中而应，齐明之德著矣”。著，安居于中心位。初九是“威刚”，九五是“方正”。王霸两兄弟坚持复古，截断了亡道的私欲之路，此即“威刚方正，私欲不行”。处于此时，谁行私欲谁晦气，故曰“何可以妄”。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亨同大人，言初九。“以正”，居于太阳位行命。居于太阳位行令，德如太阳，此即“天之命也”。天之命能埋葬家政，能使社会大化归一，故曰“使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贞而何？”有妄之道，亡道；无妄之道，王道。不塞不流，不行不止，亡道不灭，王道不成。大亨以正的任务，在于以王道之成，取得亡道之灭。改变旧制度，和取天下一样，新政权建立的同时，标志老政权覆亡。太阳出来，黑暗消失，即王道之成，与家天下之灭。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其匪正有眚”，是家政制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寒门对立，王道教命贯彻不下去，故曰“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是对有妄亡道的劝告。“无妄之往”，转子午西，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即“何之矣”。自然规律无情，自取灭亡者必然灭亡，即“天命不佑行矣哉”。矣哉言北

坎。转至北坎，富贵告终，贫贱开始。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注曰：“茂，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后万物乃得各全其性，对时育物，莫盛于斯也。”

“天下雷行”，同“大亨以正”，也就是由王者初九行权。“物与无妄”，即“物皆不敢妄”。物指各级官员。与，持政相互交往。无妄，光明正大，不去徇私舞弊。先王即初九雷。茂，盛也，盛即成，同《系上》“成位乎其中矣”之成。“以茂”，用太阳大中位。《说文》曰：“对，应无方也。”应无方，即全民皆应。“对时育万物”，施政一视同仁，如太阳普覆。人人都有出路，都能幸福生存，即“万物乃得各全其性”。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注曰：“体刚处下，以贵下贱，行不犯妄，往得其志。”

王道政治家无妄，基于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也就是“天覆地载”。天覆地载，也就是“以贵下贱”。下贱即居于人民之下，承载人民。贵言君王，贱言臣民。君王承载臣民，臣民以承载他人为美德。持政者恪守“天下为公”，对初九来讲是“得志”。志是政治家的理想归宿。坚持以贵下贱之美德，形成承载他人为己任的淳风，即“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注曰：“不耕而获，不菑不畲，代终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尽其道，故利有攸往也”。

公天下官员，只吃俸禄，不兼营他业。当时以农业为主，王者又提倡“耕读传家”，故以“不耕获”为题，也就是说，做了官，有了俸禄，不再躬耕。“菑畲”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耕获，不菑畲”，廉洁奉公做官，能过得去，即“代终已成不造也”。靠俸禄发不了财，故曰“未富也”。官员清廉，不与社会争财，即“不擅其美”。官员正直，有利于建成大同社会，故曰“利有攸往”。

《东坡易传》曰：“六二安其分，是故不敢为过正之行。曰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矣。必其所耕而后获，必其所菑而后畲，则是拣发而栲，数米而炊，择地而蹈也。充其操者，蚓而后可，将有所往，动则蹶矣。故曰于义可获，不必其所耕也；于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不害为正，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利有攸往。所恶于不耕而获者，恶富之为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虽欲富可得乎？故曰不耕获，未富也。”

“安其分”，安于社会分工。做臣为政，是社会的职业之一。“不耕获，不菑畲”，为人民尽了义务，得到报酬，合情合理。这和为害富贵的不劳而获，有质的区别。“拣发而栲”等，指吃俸禄再耕获是多余的。“蹶”是质之繁字，指明耕获的实质是趋利而已。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道”即王道。“食”言俸禄和财富。王者思谋王道，不思谋多得俸禄，即“谋道不谋食”。家天下社会，皇上为首为私，财富被掠夺，生产被破坏，为政又耕，也不能解决人民的饥饿，故曰“耕也馁在其中矣”。王道治理，为政不耕，

以俸禄持养，即“学也，禄在其中矣”。学即王道学说，义同道。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就是说，不改变社会制度，王者不能掌权，解决不了社会的贫困和饥饿。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注曰：“以阴居阳，行违谦顺，是无妄之所以为灾也。牛者，稼穡之资也。二以不耕而获，利有攸往。三为不顺之行，故或系之牛，是有司之所为获，彼人之所以为灾也，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

六三是反时势力，是复辟家政者。“无妄之灾”，企望为富不仁。之，行也；灾，害人又害己。“或系之牛”，“或”言六三迷惑不识时务。“牛者，稼穡之资”，义同“有司”，牛指著之坤西南望月。望月是家政最得意的时期。“稼穡”是家畜之繁。家言家政，凿言其鄙吝，六三走子午以西之路，同观点者应之，即“行人之得”。人民大众不能容忍复辟而铲除之，即“邑人之灾”。邑人言六二。六三爻说明，无妄历史时期，仍有复辟者存在，社会仍有分裂的可能。

六三“为不顺之行”，时局对六三不利。妄动，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以阴居阳，行违谦顺，是无妄之所以为灾也”，这是六三凶败的原因。“行违谦顺”，言乘御和奴役人民；“为灾”言其祸国殃民。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注曰：“处无妄之时，以阳居阴，以刚乘柔，履于谦顺，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

九四是无妄时期的王道大臣。“以阳居阴”，言有高水平而居臣位。安于臣位是“可贞”，也就是能正确对待自己。固，守也。“固有之也”，即守臣位而能尽责。公天下时期，尧之为君，舜之为臣，即“可贞无咎，固有之也”的范例。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注曰：“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者也。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而取药焉，疾之甚也。非妄之灾，勿治自复。非妄而药之则凶。故曰勿药有喜。”“药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试也。”

《东坡易传》曰：“九五以五用九，极其用矣。用极则忧废，故戒之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焉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无妄社会，接班君王，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此即“无妄之疾”。疾用于政治，即错误，对于君主的过咎，使之认识改正，不能以药攻之，此即“勿药有喜”。元首犯咎，不能以一眚掩大德，将元首攻垮。“下皆无妄”，初九六二根子正。九五有应于下而本体好。疾不同于家政，即“害非所致”。九五自己会改正过误，即“非妄之疾，勿治自复”。能改过而不给改过的机会，即“非妄而药之则凶”。因此“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说文》曰：“试，用也。”

“大正之世”，即复古无妄之世，“有小不正”，言九五犯咎。犯咎难免，故曰“未免乎小不正也”。“以至正而毒天下”，至正言初九，用初九之完美无缺而苛求九五，并以药攻之，继位者感到危难，谁也不愿接王位，即“天下其谁安之？”此爻指明，支持元首，也要爱护元首。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无妄之疾，如日月之食，犯过改过，公开不隐。过误的时间不长，臣民相信会改正。此即“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同篇文中又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家政；文，掩盖。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注曰：“处不可妄之极，唯静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

上九是虚无狂妄者，有应于六三，以复辟“行有眚”为归宿。与大正时代唱对台，以卵击石，失败告终，故曰“无攸利”。螳臂挡车，被时代的车轮轧碎，即“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第三节 解大畜卦

甲 原文

䷙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上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

乙 注解

《系上》曰：“挂一以象三”。䷙体下画为一，中画为二，上画为三。三是少阳䷊。家天下艮体，镇压为公文化，是䷙贲卦表明的时事。王道复古，大畜专制，取法于家政艮山，制止战争，也是“挂一以象三”。大畜䷙即艮山对战犯势力之专制。

下卦䷊是蓍之西北维，其归宿是北坎。崇尚暴力，信仰战争，纯阴用事，一切靠暴力解决。《说卦》的“乾为马”“瘠马”“弓轮”“血卦”，“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皆指下卦䷊。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孟子·尽心》“春秋无义战”，皆指乾马军阀大混战。《孟子·离娄》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即言乾马之间进行的战争。

《礼·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南方是霸道的归宿，北方是亡道的归宿，抑而是王道的归宿。上经阐述了三极之道各自的“强”处。“宽柔以教”，指解缓社会矛盾，解开人民的桎梏。“不报无道”，指用战争推翻老家政。“不”，否定，即打倒，“报”，从老家政手中把权夺过来。“无道”同亡道桀纣。扭转乾坤，破旧立新，是“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君子即王霸联合集团。

北坎是亡道的归宿。“衽金革”，注曰：“衽犹席也。”躺在金革上，同立足于金革暴力。强化刑杀专制，直至灭亡，也无厌足，即“衽金革，死而不厌”。相信暴力能治天下，不断强化，是“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强者，以皇上为首的皇亲国戚富贵集团。大畜下卦乾，指此。

“抑”止也。“而”即二。不要南方之强，也不要北方之强，大化归一，行中庸制，即“抑而”。抑而去两端，是王道的归宿。居于太阳大中位，即“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施政合民心是“和”，不转子午西是“不流”。政权自转于中央是“中立”，不偏斜是“不倚”。这是王道之强，即“强哉矫”。哉同载，对臣民的承载。《博雅》曰：“矫，直也。”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承载和正直，是王者的强处。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是王者在家政社会的处世哲学。王霸取天下，或家政实行利民政策，不阻碍正道贯彻，是“不变塞焉”。家天下实施害民政策，“天地闭，贤人隐”，不会助纣为虐，不做小人的御用工具，“至死不变”。这是王者的强处，故曰“强哉矫”。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畜利贞”，皆在太阳大中位。制止了战争，是大孝“大畜”。施利于社会，忠于复古大政，是“利贞”。家天下制，是战争的根源。亡道专制，将人民逼上梁山，发动了义战。亡道之间，争权夺利，发动了龙战。

王弼《明象》曰：“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地球自转，地球公转，月球公转，皆为“璇玑”。家政转子午西是“大运”。大指皇上。《正韵》曰：“运，用也。”大运，即一个国家的命运，由一夫操持。大运社会，天堂地狱。胜者升天堂，败者下地狱。天堂地狱的抗衡，即“天地之动”。动即争夺。争夺基于不能满足的欲望，此即“未足怪也”。《说文》曰：“怪，异也。”异即反人民的奇邪。

太阳大中位是“会要”。王道登上政治舞台，指挥霸道取天下是“方来”。方是矩体，居中公转，喻王道人物。地球的东西南北中是“五”，加上中心太阳“一”，是“六合”。霸道革命，五湖四海英杰大联合，即“六合辐凑”。辐凑以车轮作譬。毂是天心地极。天心喻太阳王道，地极喻地球北极霸道。王霸组成核心领导。东西南北英杰如辐聚于毂，即“六合辐凑”。辐凑的原因是，大众贫困交加，走投无路，此即“未足多也”。多，大众。

“不家食吉”，是制止战争的先决条件。“不”即否定埋葬，“家食”即家政。家政如月公转之望至晦，消蚀一代不如一代，故以“食”称之。埋葬家政，除去战源，故曰“不家食吉”。不家食所以吉，在于五湖四海的英杰打天下，五湖四海的英杰坐天下，此即“不家食吉，养贤也”。明哲在位，野无遗贤，各尽所能，丰衣足食，也就不会有人犯上作乱。埋葬了家族专制，才能养贤。任人唯贤，消除了战源。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利涉大川，言大畜时局，对制止战争有利。注曰：“有大畜之实，以之养贤，令贤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贤制健，大正应天，不忧险难，故利涉大川也。”“天”，“大畜之实”，同“笃实”，皆指上九。上九依靠五湖四海的英杰制止战争，即“尚贤制健”。上九“应乎天”如太阳普照，即“大正应天”，辉光普照，依靠贤能，制健成为可能。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上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注曰：“凡物既厌而退者，弱也；既荣而陨者，薄也。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

“大畜”由王霸组成的大孝复古政权。乾“刚健”是让了位的霸主，艮“笃实”是复了位的王者。“辉光日新其德”，言乾刚健由霸道思想转变为王道思想。思想进步，与日俱增。“辉光”同未济六五之“其晖”，皆言能接受王道思想的霸主。

“凡物既厌而退者，弱也；既荣而陨者，薄也”。皆指霸主在南离复辟，转子午以酉。霸道的归宿在南离，黄袍加身，满足了欲望是“既厌”，光宗耀祖，荣华富贵是“既荣”。厌和荣暴露了霸主的弱和薄，从此政权也步入退陨的绝境，霸主南离不变卦，与王者一道复古，即“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

“能止健，大正也”。注曰：“健莫过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止健”，抑止了霸主复辟，制止了战争。止健的力量是王道“大正”上九，此即“能止健，大正也”。大正之正，在于任人唯贤“不家食”。涉大川济众，社会的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乾马也就失去了用武的根据地。

《老子》五十章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兕虎、甲兵同“健”，义即战神亡道。“无所”，即没有场所。“死地”，和政权势不两立的人民。“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即死地。人民中无死地，兕虎甲兵没有根据地和兵源，想发动战争，便不可能。“善摄生者”，即王者。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注曰：“物之可畜于怀，令德不散，尽于此也。”

“天”即下卦☶，“在山中”，被上卦☵制止于下，同“止健”，即制止了战争。“前言往行”，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社会史。《尚书》之《虞书》，即“前言往行”。《说文》曰：“识，知也。”多知前言往行，心怀全民，即“物之可畜于怀”。心怀人民，凝聚起来的人民，不会和政权疏远，即“令德不散”。

《系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韩康伯注曰：“枢机，制动之主。”

枢机是制动之主，是三极政治家的出发处和归宿所。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家的一切言行，皆出入于枢机。上文的“言行”，即“前言往行”，是王者的枢机，是王者的制动之主。施政的过程，即“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的过程，亦即“动天地”的过程。天，政权；地，基础。政权之荣辱，社会之盛衰，皆取决于言行。言是政令，行是政治家的实践。此即“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迩”，近也，指王霸；“千里之外”指亡道。为公施政，王霸当然应，亡道也会应，此即“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注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进则有厉，已则利也。”“处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

初九居下卦之下，与六四有应。六四施政，代表了初九的利益。初九叛乱，不得人心，很危险，故曰“有厉”，安于初位，故曰“利已”。已即不叛乱。“不”是不已之省，坚持叛乱，必将凶败，此即“不，犯灾也”。果同实，初九叛乱，无人充实其队伍，即“无能果其健者”。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注曰：“五处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进，故舆说辐也。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为冯河死而无悔，遇难能止，故无尤也。”

九五是舆，喻君主，九二是辐，喻地方官员。辐亦称伏兔，连接舆和轴，如同官员，上承下接。九二变心谋叛升五，即“舆说辐”。说同脱。但九二感到时局于己不利，放弃“说辐”，安居二位，即“中无尤也”。中即安居二位。《说文》曰：“尤，异也。”九二说舆升五，目的是成为人中的殊异者皇上，实质是复辟。

注文说明，九二说辐，只能是暴虎冯河，自己冒险，无人支持。九二悟出此点，故“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为冯河死而无悔”。放弃做殊异超人，即“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注曰：“凡物极则反，故畜极则通。初二之进，值于畜盛，故不可以升。至于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处天衢之亨，途径大通。进无违距，可以驰骋，故曰良马逐也。履当其位，进得其时，之乎通路，不忧险厄，故曰利艰贞也。舆虽遇闲而故卫也。与上合志，故利有攸往也。”

“良马”即彖之“贤”，指四海英俊。《玉篇》曰：“逐，竞也。”良马显露才华，争取到中央施展，为民立功，即“良马逐”。《韵会》曰：“曰音越。”良马越级升于高位，即“曰闲”。闲喻不称职的大臣。上九有权黜幽陟明，破格任用良马，即“舆卫”。能者上台，有利于社会前进，故曰“利有攸往”。利国利民，是上九的理想，九三与上九同心，故曰“上合志也”。

“凡物极则反，畜极则通”。通过止健，制止了战争，变为才能比赛。“初二

之进，值于畜盛，故不可以升”。时局发展至九三，战争已不存在，即“处天衢之亨”。“利艰贞”指明良马也应正确看待自己。艰，居也；贞，正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庆也”。注曰：“处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刚，刚不敢犯。抑锐之始，以息强争，岂唯独利，乃将有喜也。”

初九“有厉，利已”，六四阐明何以抑止了初九。“童牛”即初九。称其为“牛”，说初九有复辟家天下的念头。“柔以止刚”，即六四用文化教育制止了初九叛乱。初九“刚不敢犯”，回到了自己的牛圈，即“童牛之牯”。童牛之牯，对六四是喜事，对六五也是喜事，即“乃将有喜也”。“乃将”即六五君主。大畜乱了套，君臣皆承担责任，风平浪静，即“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注曰：“豕牙横猾刚暴难制之物，谓二也。五处得尊位，为畜之主，二刚而进，豮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岂唯能固其位，乃将有庆也”。

孔颖达疏曰：“豮，除也，除其牙也”。《释文》曰：“豕去势曰豮。”《说卦》曰：“坎为豕”。坎豕是亡道的归宿。九二图谋复辟，六五解除了九二的武装力量，即“豮豕之牙”。牙是野兽的战斗武器，此处喻武装部队。去了牙同于雄性去了势。解除九二的武装力量，能巩固六五君位，社会太平，故曰“乃将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处畜之极，畜极则通。大畜以至于大亨之时。何，辞也，犹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

《玉篇》曰：“四达之谓衢。”大畜的目的，在于去战止健。时局进入上九，中央给五湖四海的俊杰敞开了大门。衢道四通八达，人中之英，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此即“何天之衢亨”。天之衢亨，大畜止健，便成为过时无用的任务，故曰“何畜？”天之衢亨，也就是“道大行也”。道大是大道的倒语，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大道，行即施政。

第十四章 颐卦与中孚卦注

第一节 总 论

《易》六十四卦中，五十六卦由反复体组成，如䷂屯，反过来是䷃蒙。其他卦以此类推。八个卦不是反复体，反来覆去，卦象不变。䷀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易》作者将乾坤坎离列为组合体，颐、中孚、大过、小过，未排列在一组。这是《易》多变的表现，没有别意。《杂卦》打乱卦章的次序，也只表明多变。为了便于注释，笔者将颐和中孚，大过和小过合为一章。

《序卦》曰：“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韩康伯注曰：“不养则不可动，养过则厚。”

《易》是探索思想心术的学问，颐卦表明思想心术的来源与形成。家天下社会，三公运权衡，王霸亡三极文化左右人群的灵魂。霸道是向两极摆动的分化体，子午东姓王道，子午西姓亡道。颐卦的下卦䷚是王道遗风，是王道思想的源泉。上卦䷚是亡道的遗风，是亡道思想的源泉。人群受王亡两极文化的陶冶，中经霸道，归宿不王则亡，形成王亡两极思想心术。

《说文》曰：“颐，颧也”。《韵会》曰：“颐同颌”。《逸雅》曰：“颌，含也，口含物之车也。或曰颊车，亦所以载物也”。颐、颌、颧、颊车，都指人的下嘴巴。摄取饮食，靠动颐。以吞噬饮食作譬，吞噬精神食粮，也靠动颐。吞噬食物，吞噬文化，皆为了养体，故曰“颐者，养也”。

“养”在古哲中应用广泛，其中一义，言政策养谁，代表谁的利益。《荀子·礼论》“礼者，养也”。礼即政策，养即政策的覆盖面。《礼论》又曰：“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别即对财富分配有差等。

王者有本领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人群皆能正常的养口、养耳、养目、养鼻、养体。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起码的礼养。政权自身养信、养威、养安、养生、养财，是巩固政权起码的礼养。《荀子·礼论》论述得很详尽，请参阅全文。

政策兑现，说话算数，人民坚信，是“养信”。持政者以身作则，受法律制约，赏当功，罚当罪，是“养威”。政权礼让交接班，选贤任能，“明明扬侧陋”，废除任人唯亲，是“养安”。人民甘愿献生保卫政权，是“养生”。消费以

生产发展为转移，不能让消费损害生产，是“养财”。这是持政者的五养，是公天下长生久视的本养。

《礼论》又曰：“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苟生，苟利，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苟情说之为乐，皆为家天下持政者之苟养。《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若者”，即“在地成形”。人民将效法持政者所为，以其道而还治其身。苟生者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人民也不关心政权的存亡，最终以暴力推翻之，即“若者必死”。持政者唯利是图，人民也将为利赴汤蹈火，危害安定，此即“若者必害”。如此等等。

政权是社会的心，养政权亦称“养心”。《孟子·尽心》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关心生产，消费有节，是“寡欲”。持政者寡欲，未养育到的人民只是少数，此即“虽有不存者寡矣”。破坏生产，消费无节，是“多欲”。持政者多欲，强刮民脂民膏，能过荣华富贵生活的，也只能是少数，即“虽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即家政统治者。

《告子》章中又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其心之谓乎？”

“苟得其养”，即如果政策覆盖全体，“无物不长”，政权与基础，相持相养，两全其美。“苟失其养”，即如果政权不覆盖广大人民，“无物不消”，政权与基础，两败俱伤。养全与养偏，取决于持政者，此即“操则存，舍则亡”。取天下为“出”，坐天下为“入”。“无时”，即无是不居中，亦即不行“苟得其养”之政。“乡”即故乡原始大同社会。“其心”，家天下。家政转周天不居太阳大中位是“出入无时”；不懂反本复古，即“莫知其乡”。“时”，是也，日正言太阳位。

王霸亡三极，王道复古回故乡，亡道复辟转子午西，霸道是可复古可复辟的摇摆势力。南离夺权后，霸道动摇于复古与复辟的歧路。教养霸道不复辟，是王者的首要任务。《杂卦》曰“颐，养正也”，即指教养霸道而言。蒙卦彖辞“养正”，教养霸主打江山，颐卦“养正”，教养霸主复古禅让坐天下。

《法言·学行》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

此文即指“养正”而言。“修性”同修身。修身即改造思想。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形体有容貌，心官能思，是性所具有的五行。“学”即王道学说，“否”即家天下传统。复古走正道，即“学则正”；复辟走邪道，即“否则邪”。“桐子”取自同人卦之“同人”，言霸主。“命”即命运。复古，长生久视，命好；复辟，内乱外患，最终灭亡，命坏。此即霸主“桐子之命也”。师言取天下时期的王道军师。

颐卦论文化养育人，养育的重心是霸主。

《序卦》曰：“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韩康伯注曰：“孚，信也。既已有节，则宜信以守之。”

“节”用于消费，即“寡欲”。持政者寡欲的美德延伸开来，人民也将以节

俭寡欲为美德，即“节而信之”。信，伸也，伸即贯彻至基础。上下能节制消费，全民皆能幸福生活，便进入“中孚”时期，故曰“受之以中孚”。

《杂卦》曰：“中孚，信也。”中孚同古哲中的“忠信”。忠信是王道思想体系，包括了王者理想、立身处世哲学、复古过渡，建成大同社会等。中孚卦主要论述复古过渡，论述化邦建成大同社会。“化邦”即消除人群的阶级鸿沟，消除水火不容的对立思想，大化归一，回大同故乡。大同故乡，亦即渊明先生的“桃花源”。

“中”言太阳和地球的北极。太阳统了太阳系全体，北极统了地球的全体。北极保持地球之平衡而绕太阳公转。喻诸社会，太阳是君王之德，北极是大臣之德。君臣有“中”的共性，普覆全载，成为人群统体，即儒家的“中庸”，《老子》五章的“守中”。

“信”的一义是应验。应验，即政治家的理论和政令能成为事实，不是空话。《系上》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言乎此。政治家恪守中孚，人群将同化，此即“不言而信”；只有王者才能用中孚，此即“存乎德行”。能成为事实的理论，《老子》八十一章称“信言”。成不了现实的理论称“美言”，美言即上九的“翰音”，最终被事实粉碎，故老子说“美言不信”。不信无验。

《前汉·贾谊传》曰：“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指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

事件已出现是“已然”，暂时未出现，将来要出现是“将然”。礼即尊重民心的政令。事先制定政令，防止事件出现，即“礼者禁于未然之前”。事件已发生，以政令治理，即“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主动，法被动；礼难知，法易见。中孚之人有预见，才能制礼；无预见被动应变，只能制法。持法“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无私如天地”，法才有效。信如四时，即赏当功，罚当罪。《荀子·议兵》曰：“政令信者强，不信者弱。”信即秉公执法，不信徇私舞弊。

以爻言之，“乾——”九为三个三：“— — —”。中心三为中孚、忠信。以蓍言之，⊙之中心点为中孚、忠信。《荀子·疆国》曰：“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为人民尽义务是“义”，恪守中庸制是“信”。能为民勤劳苦者，才能有信，故曰“义为本而信次之”。义和信，是王者的落脚处，故曰“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乾卦文言论九二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用忠信思想体系培养王者，是“忠信，所以进德也”。德，得也，言实现大同理想。“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指对霸主的培养。王霸革命，在南离取得胜利，走复古道路，霸主必须辞让退位给王者，故以“辞”称霸主。“立其诚”，王者南面称君。

《论语·学而》提倡“主忠信”。《卫灵公》提出“言忠信，行笃敬”。主即归宿落脚处，言是政令。归宿通过政令取得。主是目的地，言即舟车政令。“行

笃敬”，要真诚对待臣民。

《左传》文公元年曰：“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凡君”，平凡的不称职的霸主。“即位”，登基。“卿”言革命时期的军师。“出”，居臣位。“并聘”，请军师登基，自己让位。《正字通》曰：“应召登仕者称聘君。”仕，事也，做君王。原来的君臣易位，不改变友好，即“践修旧好”。任人唯贤，不搞裙带，即“要结外援”。与外国外族结和，即“好事邻国”。一个目标，“以卫社稷”。社稷上下安定，必须行“忠信卑让之道”。革卦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即言君臣易位，“忠信卑让之道”。

《孟子·滕文公》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即“忠，德之正也”。处世顺逆不同，但不离太阳中心。

“居天下之广居”和大众在一起；“立天下之正位”，建政，立太阳大中位和地球北极位；“行天下之大道”，施政覆载全体。“得志”，持政；“不得志”，作民。做官做民，坚信中庸制，即“信，德之固也”。用崇高信仰制约自己，便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同王者大人。

信仰王道，其核心是信仰人民。《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而不立。’”民指持政者。食、兵、信三者，信任人民，求得人民的信任，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命根。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人民不信，政权不能存在，此即“民无信而不立”。

第二节 解颐卦

甲 原文

䷚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乙 注解

颐卦主要论述王道和亡道的两极文化教养。以卦象论，下卦☶是王道文化，教养所有的人；上卦☲是亡道文化，教养以皇上为首的富贵。中间二三四五爻，是社会人群，是王亡两极争取的对象。

王弼《明爻》曰：“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召云者龙，命吕者律。”韩康伯注曰：“初，四，二五，三上，同声相应，不必均高卑也；同气相求，不必齐形质也。”“云，水气也；龙，水畜也。召水气者水畜，此明有识感无识；命阴吕者阳律，此明无识感有识。”

☶是人群分裂出去的富贵，☲是仍居于地上的贫贱。升了天的富贵是“高”，居于地上的贫贱是“下”。富贵与贫贱同处一个社会，形成高下“体质”。就社会地位和财富而言，高下区别很明显，但就思想而论，高下不明显，地位和思想不统一，此即“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

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是同声同气，社会地位，财富占有，虽然不均不齐，但思想有共性。“龙”即上九，是亡道的皇上；“律”即初九，是王道的君王。家政皇上同化自己的同声同气，是“召云者龙”；公天下君王同化自己的同声同气，是“命吕者律”。

“有识”是龙统的亡道思想体系，“无识”是律统的王道思想体系。“有”言有阶级，有对抗，有转易；“无”言无高下，无争夺，无夏商周更迭。“识”言知识思想。

《说卦》曰：“坎为水”，“龙，水畜也”，说明龙的归宿是北坎水。北坎水，亦即需卦大象“上于天”的云。“召云者龙”，追随龙而欲升天的社会势力，是龙的同声同气。《说卦》又曰：“坎为月。”月即月球，有影响海水的作用，月也就是“龙”。嫦娥奔月，即表明以坎月为归宿。

“律”即阳律，古哲亦称六律，指太阳。地球是五行，五行的中心体太阳是六。“吕”是地球的北极，居于地球之中位，是经纬线的综合成份，运行与太阳保持平衡，称“阴吕”。太阳和北极都有“中”的共性，吕是律的同声同气，运行以太阳为转移，此即“命吕者律”。喻于施政，为化成天下归太一。

《红楼梦》的甄宝玉是“有识”的代表，贾宝玉是“无识”的代表。有识的形而上，是养尊处优的皇上；无识的形而上，是贫困漂泊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亦即贫贱的广大人民。“感”即咸心之复，言同声同气。被皇上感召了去，是“有识感无识”。被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感召了去，是“无识感有识”。达官贵人的子弟，放弃寄生生活，如贾宝玉然，回到贫苦的行列中来，是“无识感有识”的结果。

乾卦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是“召云者龙，命吕者律”的行文依据，用于颐卦，“上”即艮上九，“下”即震初九。“本”言归宿落脚处。为私亲上，为公亲下，即“各从其类也”。上是富贵类，下是贫贱类。

各从其类，即言人群的思想分化。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颐，养也，即用文化思想养育人。文化养自己，养别人，皆为“颐”。“贞吉”言养霸道。革命成功，霸道是决定复古和复辟的转机。养育霸主成为王者便为复古铺平了道路，故首论“贞吉”。“观颐”之观，同观象之观，也就是养育以皇上为首的富贵小人。“自求口实”言王道自养也养全民。“贞吉”养霸道，“观颐”养亡道，“自求口实”养王道，用文化养三才，即“颐，养也”。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彖辞进一步论述卦辞。“养正则吉也”，是对“贞吉”的说明。师彖曰：“贞，正也。”正，类乎今语改造。“吉”即吉人霸主，扭转霸主的复辟观念即“贞吉”。贞吉，也就是“养正”。“则吉”之则，效法也；吉，即吉人王道军师。培养霸主不变卦，仍以王者为师，即“养正则吉也”。

养育霸主南离不变卦，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任务。二十五史，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中国也未能建成为公社会。古哲人抱终天之恨而与世长辞，乱哄哄的家天下也都成了黄土高塋，给我们留下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破国土。时至今日，思想界未能正确理解孔老的思想法宝。回顾历史，知音难逢，音实难知，令人辛酸。

《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何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正名”同“养正”。正作名词用，是正人君子；正作动词用，即改正其不正。古哲将霸道喻为木料，王者喻木工的墨斗绳。木料通过墨绳而斧正之，去其不正部分，即“正名”“养正”。“名”是名人。中央天子，地方国君，皆有名，故曰“名”。《书·说命》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也言王者贞吉养正。家人彖“正家”，渐彖“正邦”，《荀子·修身》之“正礼”，都言养霸道，使之改变立场，成为王者。

子路理解为给名词下定义，故孔子批评他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何晏注曰：“君子于其所不知，当阙而不据，今由不知正名之义，而谓迂远。”迂远，非当务之急。

执法在持政者，持政者不正，法不会正，故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法令。“刑罚”即向谁专政，家天下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专政刑罚颠倒是非，故曰“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观颐，观其所养也”。物质上，给皇上着锦添花，文化上极尽吹捧的能事，臭屁也成了“金口玉语”。富贵过超人生活，基于对基础的盘剥，性质同强盗，他们追逐的就是财物。

《荀子·正名》曰：“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问而嗛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寿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

“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问而兼之，则不能离也”。言富贵贪婪。嗛同兼，即占为己有。“不能嗛”，实际希望全兼。“假而得，问而嗛之”，即假借政权之手，向人民求问财富。刮到手里，再不想拿出，即“不能离也”。求物为“养生”，养生为“粥寿”。粥，养也。结果是走向了反面，“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养成肥豕，被新霸主宰杀。

《庄子·徐无鬼》曰：“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和而恶奸。”郭璞注曰：“许，与也。与物共者，和也；私自许者，好也。”

“许”“与”同养。“天地之养也一”，言大自然共养，无此等级。“苦一国之民”养独夫皇上，“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言黄帝尧舜然，“不许也”，不苦人民以养自己。“好和”，兼覆全养。“恶奸”，反对养万乘之主而苦人民大众。《老子》五十章就在揭露养万乘主“盗夸”而苦一国之民。盗夸即大盗皇上。

“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自”是事物之所由来。体于人类进化，原始大同社会是“自”。乾卦大象“自强”，需卦初九“自道”，大有卦上九“自天”，“自”皆言王道和王者之人。“求”追索研究。《说卦》曰“兑为口”、“说言乎兑”。口和说，皆言论说。王道理论，含花配实，有文有质，故为“口实”。王者研究王道学说，为的是养自己和养王者，即“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王道复古革命是三步曲，第一步，文化宣传，占领文化阵地，成为王者之师；第二步，与霸道联合取天下；第三步，复古建成大同社会。三步皆可实现，其理论称“口实”。以爻表达，“口实”是“乾—”。乾—有王者中心三。口实的反面是“坤--”，坤--无王者中心三。中心三即“实”。家政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即无实之“坤--”。坤--即中孚上九之“翰音”。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天地养万物”义同“观颐，观其所养也”。家政先登天后落地，故称“天地”。“万物”即万乘之主皇上。“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义同“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贤”言王道和霸道。“万民”言亡道。公天下之“自养”，即全养皆覆。“时”是也。“颐之时大矣哉”，即实现王道归宿，居于大中是位，复古全养。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注曰：“言语饮食犹慎而节之，而况其余乎？”山即上卦☶，言亡道归宿，雷即下卦☳，言王道归宿。王者用王道归宿节止霸主复辟上山，即“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王者。“以”，用也。“慎言语”，王者的理论，同“口实”。“节”止也。“饮食”，讲大

吃大喝，喻亡道。“言语饮食”“犹”，皆指霸主。明白了王道文化不转子午西，即“慎而节之”。霸主带了头，部下也止步，即“而况其余乎？”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注曰：“朵颐者，嚼也。以阳处下而为动始，不能令物由己养，动而求养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

“灵龟”即《系上》之蓍龟，同口实，指初九王道文化。“朵颐”，即上九亡道文化。初九先有王道文化，后被亡道文化感召了去，成了亡道文化的同声同气，否定了王道文化，即“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否定初衷，追逐利禄，结局险恶，故曰凶。《正韵》曰：“奕，音亦，大也。”“不”，否定。“足贵”同灵龟。李斯是“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的人物。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注曰：“养下曰颠。”拂，违也。经犹义也。丘所履之常也。处下体之中，无应于上，反而养初。居下不奉上，而反养下，故曰颠颐拂经于丘也。以此而养，未见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见有与，故曰“颐征凶”。“类皆上养，而二处下养初”。

六二以阴居阴，文化上应上养维护家政，六二养初，为最底层的人民说话，即“颠颐”。“拂经”，即不为家政尽义务。“于丘”，生活在官僚界。《说文》曰：“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丘即丘陵坟堆，是“非人”。亡道的归宿地。家政完蛋时，只剩一夫，故从一，贵族变贱民，故从地。家政之官不为家政效力，故凶。体与思想不一，即“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注曰：“履夫不正以养于上，纳上以谄者也，拂养正之义，故曰拂颐贞凶也。处颐而为此行，十年见弃者也。立行于斯，无施而利。”

文化教养，在于养全民，六三拂颐反时养上九。六三用亡道文化养育末代的昏暴皇上，即“拂颐贞凶”。“十年”是十干末数，“勿用”，追逐声色货利。“大悖”上九。末代之臣指挥末代之君，即“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赵高操纵秦二世，即此爻之例。君臣皆小人，即“无施而利”。

“六四，颠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注曰：“体属上体，居得其位而应于初。以上养下，得颐之义，故曰颠颐吉也。下交不可以渎，故虎视眈眈，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养德施贤，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实也。修此二者，然后乃得全其吉而无咎。观其自养，则履正；察其所养，则养阳。颐爻之贵，斯为盛矣。”

六四是家政社会的王道文人，是时代的文化权威。初九是虎，是霸主的譬称。六四用文化养育初九，即“颠颐”。由上养下，符合上下交流的规律，故曰“颠颐吉”。用精神食粮养初九，使初九有了推倒老家政而改变现实之愿望，即“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眈眈”和“逐逐”是动宾词。“眈眈”即持政者乐于享乐。“逐逐”即霸主推翻享乐者。《玉篇》曰：“眈，乐也。”《书·无逸》曰：“惟耽乐之从。”传曰：“过乐谓之耽。惟乐之从谓荒淫。”《卫风·氓》曰：“于嗟女兮，无与士

耽。”传曰：“耽，乐也。”“耽，非礼之乐。”刮穷人民，自己享乐，即“非礼之乐”、“耽乐”。《淮南子·坠形训》曰：“夸父耽耳，其在北方。”耽同耳，《说卦》曰：“坎为耳”。亡道的归宿是北方坎耳，故曰“其在北方”。后耽名词指亡道夸父。

《广韵》曰：“逐，驱也。”比卦九五“王用三驱”。驱逐皆言用战争推倒老家政，前逐之义如此。《山海经·中山经》曰：“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逐，赤若丹火，善骂”。逐是豕之繁。《说卦》曰：“坎为豕。”“赤若丹火”，说明豕是象的后代。赤、丹火，指南离之色和行。

经王道文化“颠颐”教养，霸主仇视桀纣，即“虎视眈眈”。仇视变为希望推倒，即“其欲逐逐”。“下交”同虎，言霸主。《说卦》曰：“坎为沟渎。”取天下不能容纳英杰是“渎”。如《水浒传》中的王伦是“渎”。渎不能成功，故曰“下交不可以渎”。

“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威”即威武，“严”即严厉。“不”即否定打倒。“猛”与“恶”皆指老家政。“不猛”“不恶”，不给老家政以仁慈，一反到底。“敦实”指大一体的中心体人民大众。“尚敦实”，即解救人民出水火。

“自养”养王者，也养自己。王臣居于王臣位是“履正”，培养坚定的霸主初九是“养阳”。养阳即“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光言王道文化。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元即六四，万物即初九。霸主有改天换地的思想，是王者培养的结果。此即“万物资始”。《礼·乡饮酒义》曰“产万物者圣也”，亦同此义。古哲歌颂汤武，同于六四养霸主。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注曰：“以阴居阳，拂颐之义也。行则失类，故宜居贞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可以守贞从上，得顺之吉。虽得居贞之吉，处颐违谦，难末可涉也”。

六五是霸道文人，家政的文化权威，有居中的正义性。承载上九，得到上九的信任。此即“居贞吉，顺以从上也”。六五的文教，只能美化皇上，歌颂家政，不能应下济民，故曰“拂经”、“不可涉大川”。居上不应下为“失类”。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注曰：“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主，必宗于阳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故曰由颐。为众阴之主，不可渎也，故厉乃吉，有似家人悔厉之义。贵而无位，是以厉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为养之主，物莫之违，故利涉大川也。”

居于上九爻言之，上九是民族的文化旗手。王霸亡三才“莫不由之”，从中取法，故曰“由颐”、“利涉大川”。三极由颐取养，但结局不同。王者“由颐”，不断磨励，获得精华，成了上九的知音，此即“由颐，厉吉，大有庆也”。霸道“由颐”，悟出“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建立了变化代兴的思想。亡道“由颐”，饮鸩止渴，只取糟粕。民族的文化旗手，只能是王者。三才无共识，旗手有时被否定，此即“贵而无位，是以厉也”。但旗手是太阳，谁也否定不了，此即“高而有民，是以吉也”。

第三节 解中孚卦

甲 原文

䷼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乙 注解

中孚卦是复古过渡至两忘而化道之卦。《说卦》曰“巽为风”，巽风即文化教育。《说卦》曰：“兑为泽”，兑泽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上卦䷼即王道文化教育，下卦䷼即公天下的幸福生活。为公文化教育，大家都过中人生活，是䷼中孚的内涵。

“豚”是亡道的譬称。“鱼”是霸道的譬称。复古过渡时期，亡霸都能得到中孚大政的照临，故曰“豚鱼吉”。“利涉大川”，言济渡王霸亡全民有利。“利贞”，政权全统皆覆。贞，正也。政权在太阳大中位，如太阳普照，故吉。

“彖曰：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注曰：“信立而后邦乃化也。柔在内而刚得中，各当其所也。刚得中，则直而正，柔在内，则静而顺。说而以巽，则乖争不作。如此则物无巧竞。敦实之行著，而笃信发乎其中矣。”“鱼者，虫之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中信之德淳著，虽微隐之物，信皆及之。”

“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注曰：“有上四德，然后乃孚。”南离复古，革命时期的君臣易位，霸主禅让，北面称臣，是“柔在内”，内即下卦。军师受禅，南面称君，是“刚得中”，中即上卦。内喻北极地中，中喻太阳大中。王者居王位，霸者居臣位，即“各当其所也”，才能与职务相称，故曰“刚得中则直而正，柔在内刚静而顺”。“柔在内而刚得中”，反映于蓍，是地球北极与太阳的关系，蓍无形。

“说而巽，孚，乃化邦也”。文化教养加膏泽实惠，是“说而巽”。政策覆盖全民，如太阳全照，如大地全载，是“孚”。四德者，“柔在内”为一，“刚得中”为二，“说而巽”为三，“孚”为四。王政行此四德，社会将大化归一，故曰“乃化邦也”。

取天下为“变”，坐天下为“化”。亡道坐天下是退化，一代不如一代，最终灭亡。王道坐天下是进化，社会繁荣昌盛，恒久而不已。《书·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颖达疏曰：“万邦谓天下众民。”化邦即化众民。王道教育，美好的生活，人群和合相守，不再谋虚逐妄成超人，即化邦也。

鱼是潜伏谋反的霸道势力，故曰：“鱼者，虫之隐者也。”霸主北坎谋反至东震武装起义，皆为“虫之隐者”时期。豚是家政衰世皇上，亦即娃娃皇上和傀儡皇上，故曰“豚者，兽之微贱者也”。家政由西兑转至北坎的历史时期，皇上是“微贱”的豚豕。微，娃娃；贱，傀儡。

“大川”之“川”，是斜体“三”。涉大川，即济全民。大三同大一。大一是太阳、地球、月球的合称。喻诸社会，是王霸亡三极：

“涉”即由此岸济彼岸的过渡，“大川”是全民。王者持政，利于皆济，故曰“利涉大川”。所以利涉大川，基于“乘木舟虚”。乘木舟即上卦巽。䷸是通体和轻体。通言持政者是通人达才，轻言吃俸禄的官员少。注曰：“乘木于用舟之虚，则终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难，若乘木舟虚也。”持政者通达政事，人民负担轻而不反叛，政权巩固，故曰“无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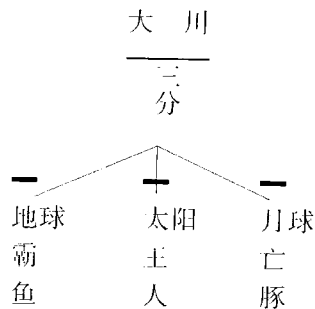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注曰：“盛之至也。”天，大也。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为大，地球为中，月球为小。应太阳居太阳位，君王贞正，臣民也贞正，是“利贞”。社会有大中太阳的共识，即“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注曰：“信发于中，虽过可亮也。”

人民有好生活，又受为公教育，即“泽上有风”。“以”，用也。“议狱”即义狱，是中孚时期的专政机关。“缓”，宽大。“死”，被推翻的富贵。王者用义狱宽大政策，审理老家政之触狱者，从轻发落，即“议狱缓死”。《尔雅·释训》曰：“其虚，其徐，威仪容，止也。”其虚，同“乘木舟虚”。其徐，同“缓”。“威仪容”，同“信及豚鱼”。止也，同“乃化邦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注曰：“虞犹专也。为信之始而应于四，得乎专吉者也。志未能变，系心于一，故有它不燕也。”

“虞”同颐卦六四之虎。初九一心应六四，故曰“虞犹专”。专即一心不二。有取代老家政的理想，是“志未”。十二子未时，是家政的开国定鼎地，即坤卦初六。敢于力行改变现实，即“能变”。“系心于一”，能接受王道军师的指挥。一心变革的霸主，即中孚初九。



《玉篇》曰：“它，古文佗字。佗，蛇也。”由子午东转至南离复古，是“矩”体。矩即巨。矩是王道革命的轨道，行此道者为“我”。由北坎转至南离黄袍加身，由南离转至北坎，成为平头百姓，是家政的一个朝代。北坎至南离，霸道取天下为“尔”或“汝”。南离至北坎，亡道坐天下为“它”。家政转周天是“规”体。规即圆周⊙。圆周像盘卧的蛇，故它亦称蛇。居于王者之位言之，我、汝、它，即我、友、敌。

《法言·问道》曰：“适尧舜文王为正道，非尧舜文王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不它，劝诱霸主不复辟。《淮南子·说林训》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贺。”燕雀相贺之日，亦即黄袍加身之时，取天下，霸主必须和老家政誓不两立，行家政的老一套，不能至南离，即“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注曰：“处内而居重阴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诚笃至，虽在暗昧，物亦应焉，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也。不私权利，唯德是与，诚之至也，故曰我有好爵，与物散之。”

“鹤”是王者的警称。苏轼《放鹤亭记》曰：“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崔豹《古今注》曰：“鹤，千年则变苍；又千年则变黑，所谓玄鹤也，故谓之仙禽。”古哲人描写鹤的文字还很多，画家亦多有赞美，通过鹤，颂扬民间王者之人。

王者善于鸣放，故曰“鸣鹤”。“在阴”，居二位民间。不到家政朝内做官，故为“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尘埃，言步老家政后尘的家天下。东坡《后赤壁赋》的道士，亦指鹤。《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也言民间隐者鹤。鹤的文章，传在统治者耳里，即“声闻于天”。

《集韵》曰：“爵，位也。”设置官员，分级管理社会，即爵位。“好爵”是大同社会与自然同步的管理组织形式。《孟子·告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即“好爵”。持政者以覆载全民为己任，故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设官分职是“人爵”。人爵原于天爵，只是为了承载全民，此即“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指家政。取天下靠王道用“天爵”。用天爵的目的，是“以要人爵”。人爵到手，便背弃了天爵。背弃天爵，即否定王道，否定人民，故曰“惑之甚者也”。否定人民的政权，不能长存，故曰“终亦必亡而已矣”。

“好爵”，也就是“吾与尔”靡之爵。王霸联合取天下，王霸联合坐天下复古，此即“靡之”。靡之，即权力分散给五湖四海的英雄，而不是皇亲独揽，“非刘氏者不得王”。天下由天下人治理，是持公正者的心愿，故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子是十二子初时，位在北坎北极，与“中心”义同。子，中心，皆指王霸二人。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注曰：“三居少阴之上，四居长阴之下，对而不相比，敌之谓也。以阴居阳，欲进者也。欲进而阍敌，故或鼓也。四履正而承五，非己所克，故或罢也。不胜而退，惧见侵陵，故或泣也。四履乎顺，不与物校，退而不见害，故或歌也。不量其力，进退无恒，惫可知也。”

六三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才与体反，即“位不当也”。“或”，惑也。为政没有中孚之德，在惑乱中进退，由一极端转入另一极端。六四是中孚体，不计较六三之妄为，故六三以“或歌”得了好结局。“信及豚鱼”言乎此。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注曰：“居中孚之时，处巽之始，应说之初，居正履顺以承于五，内毗元首，外宣德化者也。充乎阴德之盛，故曰月几望也。马匹亡者，弃群类也。若夫居盛德之位，而与物较其竞争，则失其所盛矣，故曰绝类而上。履顺承尊，不与三争，乃得无咎也。”

六四是有中孚之德的王者，在家政朝内做大臣，承载九五，拨乱反正，使家政转向复兴，九五美名播扬，此即“月几望”。“充乎阴德之盛”，即六四使九五成了贤明皇上。六四持政六三失势，即“马匹亡”。六四宽弘大量，只承载九五，不和邪佞较高下，即“绝类上也”。上即承上。传说承殷高宗，是六四爻之史例。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而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不仁者远矣，即“马匹亡”。亡，远离政权。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注曰：“挛如者，系其信之辞也。处中诚以相交之时，居尊位以为群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挛如，乃得无咎也。”

九五是家政的贤明君主。“挛如”即“系其信之辞”。辞指九五，可译为“人”。“其信”，言有王道信仰的人。居五位有实权，而又愿与信仰王道者共同为政，即“位正当也”。位正当不背离六四，乃得“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注曰：“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存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灭矣。”

中孚忠信是“乾——”，不孚不信是“坤--”，无中心实质的宣传是“翰音”，即“音飞而实不存之谓也”。实不存，亦即“忠笃内丧，华美外扬”。坤--体两翼，左霸右亡，为霸道亡道歌功颂德的宣传，为持政者所崇尚，即“翰音登于天”。天即政权。理论没有忠笃真实，亦即“正亦灭矣”。政权也不会长久，故曰“何可长也”。

第十五章 大过卦与小过卦注

第一节 总论

《东坡易传》注大过彖曰：“阳自内出，据用事之地，而摈阴于外，谓之大过，大者过也。阴自外入，据用事之地，而囚阳于内，谓之小过，小者过也。过之为言，偏盛而不均之谓也。故大过者，君骄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凌阴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立阴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故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君侈已甚，而国无忧患。上益张而下不堪，其祸可待也。”

《玉篇》曰：“过，度也，越也。”度同渡。《正韵》曰：“过，超也。”大过与小过之“过”，内含二义：一，霸道与亡道各自经过的路程，过水是“度”，过山是“越”。二，乾坤社会，一部分人凌驾超越另一部分人，施暴专制，超人一等是“超”。过、度、越、超，谱写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的通史。

以譬论，子午以东是“内”，子午以西是“外”。子午东是霸道的“用事之地”，其位在东震，以地震喻武装起义。子午西是亡道的“用事之地”，其位在西兑，以秋收喻暴力收割民脂民膏。子午东，王霸联合推倒桀纣是“阳用事”。阳用事，用暴力剥夺老家政的寄生权。“摈阴于外，谓之大过，大者过也”。大者，即《系上》的大极。王霸取天下，导演是王道，是王者对桀纣的跨越，此即“大过，大者过也”。

“阴自外入，据用事之地，囚阳于内，谓之小过，小者过也”。亡道由南离起步，转子午西，即“外入”。外入居西兑，成了风刀霜剑的收杀体。暴力专制，人民如同囚犯，即“囚阳于内”。内言子午东。“小者”同《说卦》的“万物”，指独夫君主。小者跨越的导演是霸主。遵循霸主施命者，是时代的君主和操纵君主的皇亲国戚。小者过至北坎，朝代也就完结。

“过之为言，偏盛而不均之谓也”。偏盛，如《红楼梦》所云：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压即向对立面施暴。“君骄而无臣”“君侈已甚”，是亡道对臣民的压迫摧残，是小过者之过。王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暴力打碎其政权，是大过之过。

“《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凌阴而蔑之也”。子午以东，王霸革命，以“—”体出现。乾是“---”三个三的联合，是九阳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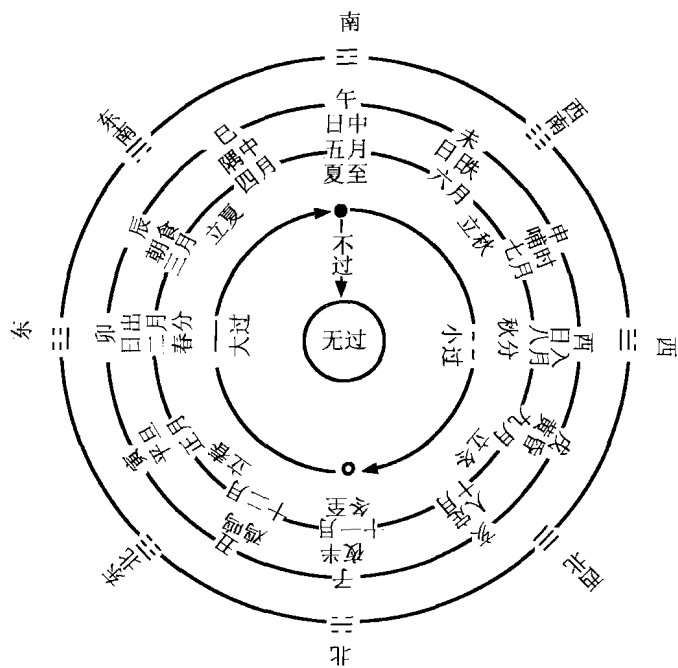
霸亡三极都卷入了进来，其中心三是王者。王者指挥霸亡两仪，完成改天换地的大业，解民倒悬出水火，此即“贵乎阳之能御阴”，是《易》学所贵者。

亡道专制，以“--”体出现。坤是两个三的结合，是六阴体，没有中心三王者的地位。王道与大众成了囚犯，此即“阳之凌阴而蔑之也”。此阳指富贵持政者，阴指子午以东王道与大众。就家天下言之，子午西的统治者为“阳”，子午东被统治者为“阴”。王者御阴，给社会造了福；亡道凌阴，给人民降下祸。

“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阴之过乎阳之为祸”，即家政“囚阳于内”，给人民加上桎梏，阻碍了社会发展，人只知此一面，故曰“徒知”。“阳之过乎阴之为福”，即王霸“摈阴于外”，打碎小人专制，解人民之桎梏，人民能修生养息，给社会带来福，人们对革命理解不够，故作者以“岂知”问之。

《杂卦》曰：“大过，颠也。”颐卦六二“颠颐”，疏曰：“颠，倒也。”《庄子·人间世》曰：“形就而入，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家天下政权，建立在沙滩上，不能避免倒、颠、灭、崩、蹶的厄运。但是没有王者出来助颠，家政倒不了。王者与霸道联合行颠，老家政非倒不可，此即“大过，颠也”。颠包括了家政命里注定灭亡，与王者助其断气两个内容。

《杂卦》曰：“小过，过也。”家政跨越子午以西，成了社会动乱罪过的根源。“过也”之过，即罪过。过与祸、灾、害、怨、罪、恶、愆失、不善义同。为了醒目，作《三过图》以示：



上图可见，子午以东，王霸联合取天下是“大过”。子午以西，皇亲国戚坐天下是“小过”。南离日中夏至，霸主复古，不步老家政的后尘是“不过”。不过过渡，建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是“无过”。无过即社会不再有小过与大过。不过至无过皆属王道之过渡与归宿。

《礼·礼运》曰：“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参于天地”，即同于天地，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是王者的立脚处。

“并于鬼神”，即同于鬼神，以黄帝尧舜作为自己的榜样。法自然之生成，效前圣之无私，以处理政事，即“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处于太阳大中位，施政公正无偏。“观其所乐，民之治”，即行政以百姓心为心，民所乐而与之聚，民不乐，不施行，合民心之施政，其实质是“民之治”。

“天生时”，政府颁布正确的时令，指挥人民生产。“地生财”，人民按时令发展生产。“人其父生而师教之”。“父生”不指肉体，指思想之建立。父是施气体，如太阳，“父生”，即人的思想要有为公的共性。《荀子·正论》曰：“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师教之，即以圣人为师，使人树立覆载社会的高尚情操，继承圣王的为公传统。

“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是天下为公社会的长生久视之治理术。做君王者，以四者为用，便立于“无过之地”。《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人群没有大过小过动乱，不分富贵贫贱，即“混成”。混成社会在家天下前，即“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言人群无对抗。“独立而不改”，元首不被推翻，“周行而不殆”，人民安居乐业。政权建立在无过之地，社会将由善而故静。

《系上》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上文皆论“不过”，“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指公天下的政治家，相似于太阳普照，相似于大地全载。“知周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与家政万物相比，王者看问题全面是“知周”，王者道济天下，关怀每一个社会成员，故“不过”。乾卦亢龙“知进而知退”，是知不周；重蹈老家政的覆辙是“过”。

王者持政，懂得功成私退，如同大自然之四时交替。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春代冬。居官为民尽义务，免官归田当百姓，是“旁行而不流”。旁行不流，以法象大自然为乐为命，即“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存在患得患失之忧虑，“故不忧”。功成私不退，随潮流而流是“流”。流，成了不合时宜的负担。《释诂》曰：“流，择也，求也。”求人，便失掉了主动；择富贵便潜伏了不安。

小过者转子午以西，封皇亲国戚是超人，耻于和人民在一起，是不能“安土”。不能安土者，视人民为奴隶，肆意施虐，是不仁。王者不然，鱼不离水，和人民在一起，此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家政只代表富贵，不代表人民，天地不同化，因此是“罪过”。罪过反映在经济领域，是不曲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不曲成的写照。王者“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即让天地同化。《老子》二十二章曰：“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统治者不做超人，不肆意挥霍财富，人民也能安居乐业，是“曲则全”。民将归心，即“诚全而归之”。

造反夺权，被老家政镇压了下去，未至南离，是“不及”。抵达南离，复辟家政，是“过”。过的最终结局，仍将被取代者镇压推翻，同样是凶败。《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师即师卦之师，指王者指挥的义战。义战能至南离，霸主不复古而复辟，是“过”。《玉

篇》曰：“商，五音之金音也。”金音同暴虎冯河，不懂师王，不懂依靠人民，凭勇敢和强敌抗衡而失败，是“不及”。

《礼·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其味也。”道言南离建政权。贤者指霸主，愚者、不肖者指暴虎冯河。

“饮食”即欠食，欠同不及，食同过。上经以月公转作譬，未至望是“饮”，是欠，即不及，至望而过望是“既望”。丰卦象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既望十六至晦月是“食”。未望不及，望而过之，是家天下的转易史。人群有此经历，即“人莫不饮食也”。但人群不懂不及与过之本质所在，此即“鲜能知其味也”。味是口和未的复字，不及被敌人吞噬吃掉，以“口”明之。未是十二辰的第八辰，在子午西。造反者不明自己何以被消灭，坐天下者不明自己何以食尽而亡，即“鲜能知其味也”。《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不及者之“无悔”不明，意同“不知其味”。

《论语·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夫子也指过与不及。秀，华也。取天下被敌人吃掉，未至南离，是“苗而不秀”。取天下抵达南离，得中央大权，贪天之功为己功，过河拆桥，踢开王者，转子午以西，是“秀而不实”。实，阳也，指天下为公的太阳大政。“不实”即复辟不复古。

第二节 解大过卦

甲 原文

䷛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乙 注解

䷛ 卦象上䷌下䷋，就家政一面言之，上兑是特权和利益的既得者，是政权的统摄势力，下卦巽是家政。统治者追逐声色货利，毁掉了自己的政权，即大象

的“泽灭木”。《庄子·人间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使政权成了可推倒的对象，人民起来“伐之”“割之”，枯杨只好倒下。

就王霸一面言之，上卦兑是西金白虎，喻能征善战的霸主；下卦巽是东南维圣人，即此卦之王道“大者”。王者居下承载霸主，用暴力完成改天换地的大业，就是“大过，大者过也”的时局。

提示之“栋桡，利有攸往，亨”，言大过卦的形势和任务。《说文》曰：“栋，极也。”王霸亡三极领导都是“极”。此栋指老家政霸亡两极，即象之“本末”。王弼注曰：“初为本而上为末也。”“栋桡，本末弱也”，言家政霸亡两极，皆水平低下，无能挽救败局。霸道是亡道的创始体，故为“本”；亡道是霸道的继承体，故为“末”。本卦之九五为本，九三为末。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义近《系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大过，大者过也，是“周之盛德”；栋桡，本末弱也，是“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能跨越击败殷纣，有大者吕尚的指导。没有吕尚之大过，跨越殷纣也不可能。《封神演义》总结了这段历史。

《孟子·梁惠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推恩，亦即曲全。统治者不要荒淫奢侈，让人民衣食足，可保四海，统治者利欲薰心，不管人民的疾苦，大者一过，保不了妻子，连自身也难保。推恩不推恩，是政权生死存亡的转机。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加是加官晋爵的“加”。数，术也；年，四时之统也。“数年”隐指中央权力。“五十”是“天五地十”的中央戊己，指中央。“易”同行命。“学”，夫子的谦称，意思是：给我权力，居于中央行政，便不会出现“大过”。无大过，政权不会被推翻。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言大者所以能过的条件。王弼注曰：“刚过而中，谓二也。居阴过也，处二中也，拯弱兴衰，不失其中也。”刚言霸主，过言推倒老家政。居于人民中，和民心相联系，即“居阴过也，处二中也”。“拯弱兴衰”即解救人民出水火，挽救衰亡的国家。

王弼注“巽而说行”曰：“巽而说行，以此救难，难乃济也。”王者对霸主的指导教育是“巽”。霸主言听计从是“说行”。说即西金白虎兑，言霸主。行，按王者的旨意行事。这是王霸结合相交与的关系。“救难”同拯弱兴衰。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最后击败老家政，是“难乃济也”。无政权者为“难”，有权者为“易”，由无权变为有权，即“济”。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是王者行命的基础，故曰“利有攸往，乃亨”。王弼注曰：“危而弗扶，则将安用？故往乃亨。”政权栋桡，政治腐败；山河破碎，人民蒙难，是王者救国救民的时机，故“利有攸往”。只有王者才能收拾残局，使社会一统，即“乃亨”。王者不“拯弱兴衰”，就是“危而弗扶”。有王道思想，而放弃实践，这种人没有什么用处，故曰“则将安用”。安，何也。

王弼《略例下》又强调了拯弱兴衰，是王者的职责。“大过者，栋桡之世也，本末皆弱。栋已桡矣而守其常，则是危而弗扶，凶之道也。以阳居阴，拯弱之义也。故阳爻皆以居阴位为美。济衰救危，唯在同好，则所贍褊矣。九四有应，则有它吝；九二无应，则无不利也”。“同好”，少数同心者好，不济大众，即“所贍褊矣”。褊，同偏。

“大过之时大矣哉”。大过，对王者来讲，不是掀你下台我上台了事，目的是建成大同社会，“大矣哉”言此。王弼注曰：“是君子有为之时也。”君子有为为政之时，就是复占。“矣哉”是文言的落脚辞，喻政治归宿。此经之“矣哉”，指“无过之地”太阳大中位。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独立”指霸主，言其有另立中央之志。“遁世”指被家政遗弃的有才能者，亦即希望变天者。以，用也。王者用独立和遁世的力量颠翻老家政，即“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惧与闷指老家政栋桡者，不与无皆否定，今语打倒。

《老子》三十九章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说文》曰：“惧，恐也。”家政衰世，社会上下，皆有恐惧感。恐惧之事相异，恐惧之心相同。此大象之“惧”，指君主。《说文》曰：“闷，满也；满，盈溢也。”闷言家政运终数尽，恶贯满盈。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藉类乎席子，是承载体，与履义同，言王者。“白茅”指九二霸主。“白”，明白政事之称。《庄子·天道》曰：“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此言王者之“明白”。茅同矛，是言动武用兵。明白用兵者，即“白茅”。《尔雅·释言》曰：“茅，明也。”亦指茅是懂矛的内行。王者支持霸主推倒老家政，是“藉用白茅”。“柔在下”，言初六王者居下位称臣。“藉用白茅无咎”，言承载必须得其人，巽而说不行，就有咎。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王弼注曰：“稊者，杨之秀也。以阳处阴，能过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应，心无特吝，处过以此，无衰不济也。故能令枯杨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兴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过则枯，少过则稚，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过以相与之谓也。大过至衰而已至壮，以至壮辅至衰，应斯义也。”“枯杨”喻空了心的残年老家政，同“栋桡”。“稊”是禾与弟之复字，禾言王道，弟言霸道。《说文》曰：“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木王而生。”《说卦》“帝出乎震”，震东于时为二月。坤卦六四“天地闭，贤人隐”，兑西于时为八月。“得时之中”，言春分秋分，昼夜平分，以温治天下。民心厌弃老家政，希望改天换地，是“木王”。

《易》将持政者喻为“兄”，将政权的取代者喻为“弟”。“稊者，杨之秀也”。即王霸二人之结合，能够至南离取代老家政。秀同华，言南离新中央。“稊”是枯杨生的叛逆体，此即“枯杨生稊”。

“老夫”男是霸主弟，“女妻”女是王者禾。霸主称老夫，不指其年岁大，

指其归宿是南离火。《说文》曰：“七十曰老。”家政一个朝代经历十二辰，由于经卯至午是“七”。七与南离同位。王霸二人，同心协力，相互支持，攻关斩将，跨越老家政的城防，即“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王霸归宿不同，利亦有异，但推倒老家政，解放社会，王霸共由，故曰“无不利”。

古文化，“墨含醇鸩”。醇是养料，鸩是毒品。本爻之“老夫女妻”，九五之“老妇士夫”，是鸩酒。富贵淫乱，投其所好，老爷娶年青太太，老奶奶找年青丈夫。淫乱加速，寿命也促。因此九二、九五、爻外之重旨，皆有毒富贵之心，此心即《红楼梦》“风月宝鉴”之正面。

王霸各有弱处。王者是极少数，力量小，以“稚”喻之；霸主有很好的武功，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是枯而无心的体现。此即“老过则枯，少过则稚”也。“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分，得也。王者得了老夫，有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势力能发展，即“稚者长”。霸主有了军师，有了主心骨，矛头所指正确，即“枯者荣”。老夫女妻，过以相与，即“如鱼得水”，以史明之，刘备与孔明是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九三是家政的地方势力，以阳居阳，说明握有强大的武装，但九三不去统一国家和解民倒悬，应于上六，欲以暴力当超人。王者和人民都不支持，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无辅也”。大过时代，将被消灭，故曰“栋桡凶”。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九四是家政朝内大员，有强权，也有人民支持。王弼注曰：“体属上体，以阳处阴，能拯其弱，不为下所桡者也，故栋隆吉也。而应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

九四有两条路，一是推倒九五，自己称王，此即“栋隆”。《玉篇》曰：“隆，中央高也。”中央的高位是君王，栋隆能成功，故曰“吉”。二是有应于初，希望恢复建国初期的地中制度，让枯杨不倒，时代已变，此路不通，故曰“有它吝”。它，初六。吝，低能，九四栋隆则吉，有它则吝。“不”是不栋隆的省称。不栋隆，应于初六，将走向失败，故曰“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王弼注曰：“处得尊位，而以阳处阴，未能拯危。处得尊位，亦未有桡，故能生华，不能生稊，能得夫，不能得妻。处栋桡之世，而为无咎无誉，何可长哉！故生华不可久，士夫诚可丑也。”

九五是有霸主思想的君主，希望恢复霸主定鼎时的安定。“枯杨生华”，华即南离。九五是阳爻，但统属阴兑，故以“老妇”称之。栋桡之世，首要任务是拯危生稊，给走投无路而逼上梁山的人民找出生路。此“生稊”，指给王霸出路。九五不如此，以加强统治势力，来解决危机。“老妇得其士夫”言乎此。枯杨生华，只能得到短暂的“无咎无誉”，挽救不了枯杨的性命。“无咎”指短时苟延残喘，“无誉”，得不到人民的好评。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长久，即“何可久也”。老妇士夫，忠于小人，不能如愿以偿，即“亦可丑也”。

“丑”是美之对，言扬汤拂沸，不能解决矛盾。乾卦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是新霸主，“美利”之美，包括了人民的利益在

内。老妇士夫枯杨生华，是“所利”居利，只利小人，故曰“亦可丑也”。

“枯杨生华”，还有一层内容，树木在枯死前，有开花现象，类乎回光返照。九五枯杨生了华，也说明老家政离咽气不远了。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王弼注曰：“处大过之极，过之甚也。涉难过甚，故至于灭顶。志在救时，故不可咎也。”

上六是时代的勇士，乘驾于九五之上，来救时报知遇之恩。刺杀九五，是超人的济难术，故曰“过涉”。灭即除掉，顶是家天下的君主。过涉灭顶，也是暴虎馐河之行为，非常凶险，故曰“凶”。以过分对过分，故哲人不怪罪这些壮士，此即“不可咎也”。荆轲刺秦王，是“过涉灭顶”的史例。

《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索隐注曰：“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乌头白，马生角，天雨粟，都是不可能有的事，以此表明不许。太过同大过。秦王大过，荆轲也大过，故曰“皆非也”。

第三节 解小过卦

甲 原文

䷛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求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乙 注解

䷛ 卦象以家天下一面言之，下卦䷳山，是平地的突出体，喻居于大众之上的富贵统治者。上卦䷲雷，雷是震动体喻小人内部为争夺声色货利而动荡不宁。以王道一面言之，下卦少男䷍是王者，上卦长男䷃有应于人民的大臣和地方持政者。王者少男支持长男，在一定时期或一个范围内，行不扰民不害民的施政，

也就是大象指出的“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小过”总结了家政在子午西持胜坐江山的历史，与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的内容相同。《系下》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韩康伯注曰：“以小用而济物也。”以小用济物，即政权只代表统治者的利益，不代表大众的利益。

《庄子·天地》曰：“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于失性均也。”

“百年之木”、“曾史”，皆指王霸联合取天下之乾体“—”。“牺樽”、“跖”，皆指背叛了霸道的家政。盗跖升天，乾体“—”，便裂断为“--”。坤体表明，变了卦的霸道和亡道成了富贵上等人，中心王道和大众被否定被专政。断木的头目是“牺樽”。为牺樽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即“青黄而文之”。断木的中心体成了“沟中之断”。沟中之断，再有成就，牺樽不予承认，此即“美恶有间”。坤体断木“--”，分裂了人群，王霸革命，否定小人；盗跖专政，否定大众，人体不全，故曰“其于失性一也”“其于失性均也”。牺樽断木组成反人民的政权，即“杵”。杵是木与午之复。木言断木之形而上，午言和民心民意背道而驰。《说文》曰：“午，梧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也。”阳冒地而出，同“掘地为臼”。掘地不是挖坑，而是堆山冒地。掘起的臼，就是下卦艮山。杵与臼组成富贵的政权与基础，为少数统治者谋权利，即“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万民以济即“小过”，小人在人间天堂享荣华受富贵，作威作福度年岁。

《礼·哀公问》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好实言贪财，淫德讲吃喝玩乐，荒怠不理正事，傲慢言狂妄自大。重赋厚敛，民财涸竭，即“固民是尽”。“午其众而伐有道”，即对人民和王道实施暴力专制。

作为臼杵政权的成员，自然以臼杵为主。《文心雕龙·铭箴》曰：“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闲哉。”“蓍龟神物”“衡斛嘉量”是王者之隐称，言其思想灵验，处事公平。“博弈”言其游手玩乐，不劳而获。治理国家，靠博弈和杵臼，不能解决动乱，故曰“曾名品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闲哉”，名品本末倒置，处事不能有公。暇与闲指太平。

提示：“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过亨，即彖辞之“小者过而亨也”，同既济卦之“既济亨”。少数人跨越彼岸，成为富贵，是“小者过而亨”。杵臼政权，只为富贵服务，是“利贞”。利，施实惠，贞，在位者。“可小事，不可大事”，指小过政权，只为少数小人，不为多数大众。小，少数人；大，大众。

家政由南离午起飞，经西至北坎子，是蜕化没落的过渡。譬为飞鸟，越往上飞，越没有办法。“音”喻夏商周三朝谱写的历史。声是声母，音是韵母。声是形而上喻取天下，音是形而下喻坐天下。声音组成文字史。“飞鸟遗之音”，即家政谱写的坐天下经历。

“上”言十干的戊己、庚辛、壬癸；“下”言甲乙、丙丁、戊己。此经之上

指庚辛，下指戊己。戊己同地中。家政居戊己时，蝗虫未成灾，统治者富有，人民也过得去，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大吉即大家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利贞，与时行也”，与提示之“利贞”有异，言王者在小过历史时期，支持心怀人民的家政统治者，为社会造福。王弼注曰：“过而得以利贞，应时宜也。过于恭俭，利贞者也。”过于恭俭，即大象的“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有恭、哀、俭的情操者，是时代的“贞”与“时宜”。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王弼注曰：“成大事者，必在刚也，柔而侵大，剥之道也。”家天下转戊己地中，是“柔得中”。柔得中是家政鼎盛时期，如成康与文景。统治相对安定，故曰“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刚言王者，“失位”，包括丧失了太阳大中位，也丧失了王霸联合取天下时的中心位。太阳大中位是无形体，不用八卦表明；霸亡转易是有形体，用“—”与“- -”表达。王霸取天下，中心三是王者其体为“—”；亡道坐天下，中心三成为非法，其体为“- -”，坤无中三。没有中三，便没有全民的代表，故曰“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小人取了中三地位，成了盘剥大众的施政之所，此即“柔而侵大，剥之道也”。

家政通史，经历水、木、火、土、金五行，也就是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水壬癸是家天下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其葬身所，位在冬至。冬至是地球升降的始终之地。地球由南回归线降俯为“下”，由北回归线升仰为“上”。下喻春夏取天下，上喻秋冬坐天下。取天下顺民心，坐天下逆民心，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山上的雷，是家政的长子，治理以地中戊己律己。有长子，家政会有小的跨越，此即“小过”。长子没有本领渡过难关，王者支持之，即“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上三句为倒语，即“过乎恭行，过乎哀丧，过乎俭用”。《谥法》曰：“尊贤贵义曰恭。”注曰：“尊事贤人，宠贵义士。”恭行即对王者和义士有所尊重。《书·说命》曰“恭默思道”言此。《说文》曰：“哀，闵也。”《正韵》曰：“丧，失位也。”对无权无势的被压迫者有怜悯同情感，即“哀丧”。消费有节，生活素朴，即“俭用”。殷高宗起用傅说，傅说使殷复兴，是史例。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王弼注曰：“小过上逆下顺，而应在上卦，进而之逆，无所错足，飞鸟之凶也。”飞鸟指家政的开国定鼎霸主。“以凶”，即用凶政，也就是步老家政的后尘。步后尘无术，不知怎样做，即“不可如何也”。《史记·叔孙通传》曰：“汉五年，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祖患之。”高祖患之，即“不可如何也”。为了让人民从长期的战乱中复苏，叔孙通出来协助高祖走入“以凶”轨道。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

可过也”。家天下一个朝代是三步曲，祖是始，妣是中，君是终。

《尔雅·释诂》曰：“祖，始也。”始是第一个阶段。逐鹿中原，消灭强龙地头蛇盘据，即始，是斩蛇记。“妣”是比与女之复字。比言统一了国家，女言小人登基，比卦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即言用武力统一了国家。国家统一在少数人手中，即“女”。女，阴也，是子午以西的隐称。国家一统，富贵持政，是第二个阶段，事之中。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之君，是亡道的梦想，想成为天字第一号超人。梦想兑现，毁灭降临，是终，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树倒猢猻散，又成了历史。

家政法象地球与月球，不是太阳君体，而是臣体。臣体居臣位，可获吉，及其君则凶，此即“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臣，从也，是随主的公转体，随主体不可能有大过之举，此即“臣不可过也”。过言大过施政。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王弼注曰：“小过之世，大者不立，故令小者得过也。居下体之上，以阳当位，而不能先过，防之至令小者咸过，复应而从焉。其从之也，则戕之凶至矣，故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也。”孔颖达疏曰：“《春秋》传曰：在内曰弑，在外曰戕。戕者，皆杀害之谓也。”

小过，只是皇亲国戚之跨越，五湖四海打天下的功臣不能过。被置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即“弗过防之”。《广韵》曰：“防，守御也。”九三被动随从小过者转动，小过者对九三不放弃怀疑，此即“或”，或同不相得。不相得而杀害之，即“戕之凶”。处于小过，弗过者功成身不退，凶险难免，故曰“凶如何也”。孔疏曰：“言不可如何也。”霸主坐天下后屠戮功臣，是九三爻揭示的时事。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求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王弼注曰：“虽体阳爻，而不居其位，不为贵主，故得无咎也。失位在下，不能过者也。以其不能过，故得合于免咎之宜，故曰弗过遇之。夫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处于小过不宁之时，而以阳居阴，不能有所为者也。以此自守，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不交于物，物亦弗与。故危则必戒而已，无所告救也。沉没怯弱，自守而已。以斯处于群小之中，未足任者也，故曰勿用求贞，言不足用之于求贞。”

九三以阳居阳，不放弃做上等人的奢望，遭“戕之凶”。九四以阳居阴，家政也感到放心，给了臣子的地位。得到“无咎，弗过遇之”的机会。不被戕害是“无咎”。非皇亲国戚当了官是“弗过遇之”。九四只能“沈没怯弱自守”，不能有什么作为。“往”即行政主张。有主张，应初六巩固家政，厉王就要戒备，戒备便凶。“勿用求贞”，劝九四不要去做小人的忠臣。自身非皇亲国戚，是“弗过”者，亦即“位不当”。有此作为，“终不可长也”。以史言之，晁错贞汉，汉不爱错，最终当了汉家内攻的替罪羊了事。

“九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王弼注曰：“小过者，小者过于大也。六得五位，阴之盛也，故密云不雨，至于西郊也。夫雨者，阴布于上而阳薄之，而不得通，则蒸而为雨。今艮止于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公者，臣之极也。五极阴盛，故称公也。弋，射也。在穴者，隐

伏之物也。小过者，过小而难未大作，犹在隐伏者也。以阴质治小过，能获小过者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除过之道，不在取之，是及云雨，未能雨也。”

六五与二无应，与九四近而相得，组成家政统治中心。云是升了天的水，喻天堂富贵。密言亲密，君臣相得即“密云”。六五是开明君主，九四有应于初，镇压了在穴的叛逆者，取得暂时的太平，好象有雨，为社会降膏泽，实际不行，故曰“密云不雨”。不雨的根子，是家政转子午以西，即“自我西郊”。“自我西郊”同乾卦文言“本乎天者亲上”。自我本私，西郊居兑金位而剥削大地。

“雨”是霸道革命时期，革命者内部团结，并降福于社会之譬称。《水浒传》宋江称“及时雨”，即表明这一政事，一百〇八将相互信赖是“雨”；替天行道，打富济贫也是“雨”。“阴布于上”，喻富贵小人专制。“阴薄之而不得通”，指人民反抗而不服，“薄之”“不得通”，皆言违其命而不行。小人不管民心民意，仍肆意妄为，天地对立到极限，便爆发革命，即“蒸而为雨”。雨的反面，“云之君兮，纷纷落下来”，天上的云又落地变为水。

家政鼎盛时期，富贵是专制者，凡有损于富贵的政令，都贯彻不下去，此即“艮止于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艮山是富贵家政的各级政府，是六五的支柱。做官要有“护官符”，当君主，也必须是富贵的工具。富贵不支持，皇帝也当不成，轻则换马，重则丧命。

“公弋取彼在穴”，言镇压秘谋反叛者和篡夺皇位者，鼎盛时期，朝内无事猪拱猪，明争暗夺，不能避免。六五有镇压在穴者的本领，能坐稳龙椅，是“阴盛”君主，故以“公”称之。家政转四时，《易》称“侯”，侯即“臣”。“公者臣之极”，说明六五是家政君主的高手。镇压夺权者，是“除过”与“取”。一家子亲骨肉，为争夺声色货利，闹得乌烟瘴气，故虽有密云，不能下润，此即“是及密云，未能雨也”。

家政暂时的稳固时期，下不能除掉艮山中的贪官污吏，上不能稳住皇亲国戚的阵脚，这原因，就是“已上也”。上即升天成云。升天者，于财富，贪婪无厌；于人情，自贵而相贱，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各怀此心，不能不争，不能不攻，也不能除掉“隐伏”谋反者。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王弼注曰：“小人之过，遂至上极。过而不知限，至于亢也。过至于亢，将何所遇，飞而不已，将何所托，灾自己致，复何言哉！”

家天下与人民背道而驰，一意孤行往上飞，即“弗遇过之”。飞至极限，人民反抗，投给赠缴，设下罗网。飞鸟被击中而陷入绝境，即“飞鸟离之凶”。离卦象曰“离，丽也”，即飞鸟附丽于巨浪翻滚的海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也描写陷入绝境的家政。“是谓灾眚”，义同大难临头。

“亢”是坑的简字，指政事的结束，如同人死后被埋葬。乾卦上九“亢龙”一爻，表明王霸联合革命已结束，成为过去，已被埋葬。此经“已亢也”，表明坤体富贵政权也已结束，将成为过去，将被埋葬。东方朔《七谏》曰：“高山崔嵬兮，水流汤汤。逝日将至今，与麋鹿同坑。”与麋鹿同坑，亦即树倒猢猻散，一个朝代又成了黄土高塋。

第十六章 习坎卦与离卦注

第一节 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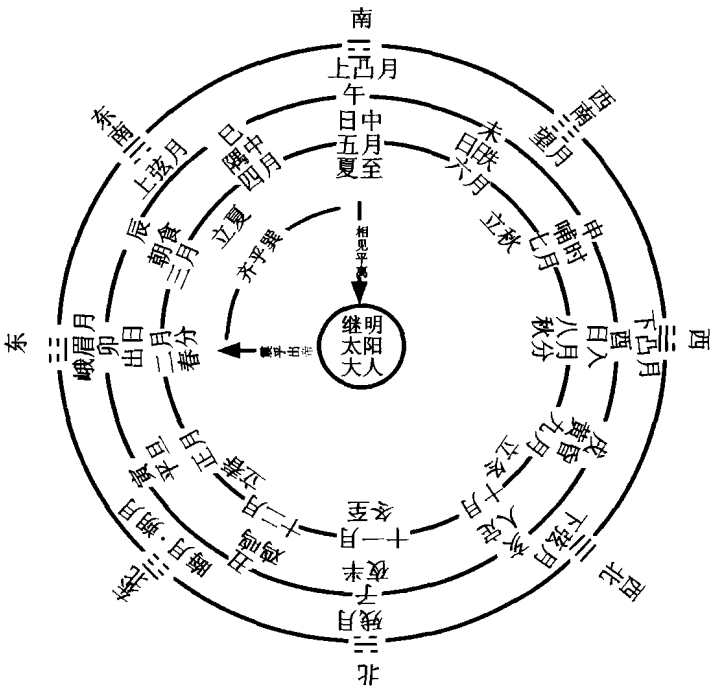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韩康伯注曰：“过而不已，则陷没也。”“物穷则变，极陷则反所丽也。”

坎和离，是著之经体。☵在南回归线冬至，☲在北回归线夏至。北与南是地球的子午经线。☵☲内含多义，此节也不能全论。

北坎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一个朝代的葬身所。“出乎尔者反乎尔”，类乎地球自转零时至零时，地球公转之冬至至冬至。南离是家政开国定鼎，霸主黄袍加身之地，也是一个朝代敲响丧钟，步入灭亡的起步地。为了醒目，现作《坎离图》以示：

习坎和离，是家天下社会人群大分离和大凝聚的所在地。大分离由南离复辟家政开始，经西兑转回北坎，老家政被攻陷，一个朝代树倒猢猻散，是大分离的终点。霸主北坎谋反，逐步发展势力，凝聚民心，是大聚合的始点，经东震发动武装起义，经决战中原，转至南离，复辟家天下，是大聚合的终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言北坎至南离，南离至北坎的周天转易史。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此言家政持胜坐江山史。家政



过午至未，转子午以西是“过”。持政者奢望永远统治下去是“终过”。但事与愿违，转至北坎是凶败，此即“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陷”表明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叛逆者用暴力摧毁老政权是“陷”，如冲锋陷阵。老政权倒台也是“陷”。《玉篇》曰：“陷，坠入地也，没也，溃也”，即言垮台。《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即指家政不能“终过”，其结局是落入“罟获陷阱之中”，成了阶下囚。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老家政被打倒是“陷”，新家政上台是“离”。社会不能没有组织，破旧立新，人群团结在新政权的旗帜下，即“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即人民和老家政绝裂，附丽于新政权。《说卦》曰：“坎陷也，离丽也”，即言虎兔相逢，即言老家政垮台，新家政上台。新政权上台，是民心附丽的产物，老政权下台，是众叛亲离的结局。政权存亡，取决民心背向。

《杂卦》曰：“离上而坎下也。”韩康伯注曰：“火炎上，水润下。”“离上而坎下”，指明老家政所以垮台，新霸主所以上台的原因所在。上下取自日晷仪的日影。《坎离图》可见，南离夏至，是家政定鼎之地。夏至一阴生，日影渐升，故曰“离上”。北坎冬至，是霸主谋反之地，冬至一阳生，日影渐降，故曰“坎下”。“离上”逐渐远离太阳，故走向灭亡；“坎下”逐渐近丽太阳，故走向成功。太阳喻大同为公传统。“离上”，阴气私心膨胀；“坎下”，阳气公心发扬。公成私败，谱写了家天下史。转机是对王道的肯定与否定，离上为“— · —”无中心王者。坎下为“—”，有中心王者。

《说卦》曰：“坎为豕，离为雉。”坎为豕，指家政由南离转至北坎，由大象蜕化为豕，灭亡已成定局。此时，地自转为夜半，地公转为冬至，月公转为残月，皆为周天末数，屠戮人民的强者，转化为被屠戮的猪豕。离为雉，指霸主由北坎转至南离，代兴已成定局。此时，地自转为日中，地公转为夏至，月公转为上凸，皆为周天中数，由手无寸铁，进变为全副武装，由只身一人，发展为文武皆备，故以雉形容其华丽。《尔雅·释鸟》曰：“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翬”。翬同雉，“成章”，夺权胜利。

《说卦》曰：“坎为耳，离为目。”由坎至离，霸主取天下，能接受王者的教诲，言听计从，霸主也就聪明灵利。《书·太甲》说汤王“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德言军师。此即“坎为耳”。霸主南离变卦，由耳变目，王者的话听不进去，目视声色货利，此即“离为目”。听不进王者的话，即《书·仲虺之诰》指出的“志自满”。志自满，导致“九族乃离”。

《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王弼注曰：“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五色，五味等，皆指家天下。《说卦》曰：“坤为腹。”坤腹即人民，持政为民，社会繁昌，持政者也会优裕，此即“为腹”“以物养己”。不为民为己，通过政权掠夺民脂民膏。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持政者穷于奔命，此即“为目”“以物役己”以物役己，人化物，成了财富的奴隶。

王霸革命，南离夺权，革命队伍便处于复古和复辟的歧路上。复古，大化归一，建立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人群回归“桃花源”。复辟建立了家天下，社会又孕育了动乱和战争。中国的家天下史，反复证明了此点。

《说卦》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坎离图》可见，王道革命，寄寓于霸道革命之中。王者出震、齐巽、相见乎离，是复古的三步。“相”即取天下时的军师。王者登上政治舞台是“出乎震”，取得革命集团的统帅权是“齐乎巽”，王者受禅称君，是“相见乎离”。相见乎离，即“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圣人，王者。天下，霸主。复古大政，五湖四海英杰治天下，即“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四海英杰取天下，四海英杰坐天下，不存在“狡兔死，走狗烹”之分裂，即“南方之卦”。

乾卦文言曰：“水流湿，火就燥。”水言北坎，火言南离，皆指战争。“水流湿”，亦即上文“水润下”。水流湿，指子午以东之义战。义战指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的战争，义战必须推倒老家政，此即“流湿”“润下”。“流”流放之流。驱逐统治者；润是润之繁，如历法闰月，改变行命权。“湿”与“下”皆指桀纣。《说文》曰：“幽，湿也，或作濕。”又曰：“幽，濕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濕也。”“下”即下愚。改天换地，即“流湿”“润下”。

“火就燥”，亦即上文“火炎上”。火就燥，指子午以西的龙战。龙战即亡道与亡道间进行的破坏战争。《书·胤征》“火炎崑冈，玉石俱焚”，即指龙战。《说文》曰：“火，毁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释名》曰：“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中皆毁坏也。”

燥、炎、燬、毁，皆指龙战焚烧。燥与上也指崇尚军备的家政。为了专制人民，扩张领土，也为了防御侵寇，大量养兵，军费沉重，刮穷了人民，国库空虚。《说卦》曰：“燥万物者莫燥乎火”。燥与燬，皆对人力和财力之消耗。《说文》曰：“燬，干貌”。干即外强中干之“干”，指财源枯竭。“上”，争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冠军，争当天下无敌的霸主。

《庄子·养生主》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言家政，“为薪”，穷兵黷武。“火传”，家政战争史。“不知”言其昏昧。“尽”，家政垮台。《人间世》又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膏火”即为薪火传。“自寇”“自煎”，自我毁灭。《左传》隐公四年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内叛战争，军事政变，皆为兵火自焚的反映。

第二节 解习坎卦

甲 原文

䷜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乙 注解

䷜ 习坎卦象，上坎下坎，表明国家四分五裂。家政残末时期，中央完全失控，强龙地头蛇各霸一方，过境要“买路钱”。坎上坎下，如河流割断了交通。清末，军阀各占一省，其时局同于战国。习坎时局出现，老家政灭亡已成定局。

霸主在南离步老家政后尘是“复辟”。霸主谋反，重演汤武革命剧是“习坎”。复与习都是重酙老故事，即历史的重演。习坎注曰：“坎，险陷之名，习谓便习之”。险同水，指上了天的云，喻老中央。陷，变为雨落下来，喻垮台。成了丘垤的政权，即“险陷之名”。《说文》曰：“便，从更，从人，人有不便则更之”。改变国家分裂离散的局面是“更”。人指王霸二人。国家分离，人民蒙难，是“不便”。改变不便，即“更之”。重走汤武革命之路，是“习坎”。

“有孚，维心亨”。注曰：“刚正在内，有孚者也，阳不外发而在乎内，心亨者也。”承认王道思想正确，尊重民心民意，是“有孚”。有孚指九二。二位是地心，是人民之位。《博雅》曰：“维，系也。”人民的领袖居于人民中，即“刚正在内”。和人民心连心，是“有孚者也”。以此求得革命的胜利，即“维心亨”。亨，通，打破上下坎割据。革命者不行施老家政的一套，是“阳不外发而在乎内”。依靠人民，击败强敌，是“心亨者也”。彖辞“维心亨，以刚中也”，即阳爻九居二位，如鱼得水而求亨通。

“行有尚”，注曰：“内亨外暗，内刚外顺，以此行险，行有尚也。”“有尚”和“险”，皆指霸主。用筹策指挥霸主取天下，是“行有尚”“行险”，如孔明行命刘备然。“有尚”是霸道的归宿。有言富有，尚即崇尚。霸道革命至南离，你下台我上台，由贱变贵，便达到目的，是“行有尚”。行有尚，不道破天机，心里明白，假装不懂，是“内亨外暗”。以本体论，王者是君，反居下位称臣，是“内刚外顺”。历史上的开国军师，屈居于霸主之下，皆是“行有尚”者。

彖曰：“行有尚，往有功也。”注曰：“便习于坎而之坎地，尽坎之宜，往必有功也。”这里指明，没有军师决策“行有尚”，霸主不能成功。有军师指路，才能“往有功也”。往言取天下，有功能抵达南离。“便习于坎而之坎地”，同习坎。“之坎地”，坎地言霸道，同“行有尚”。理解霸主的归宿，即“尽坎之宜”。

尽，明也。“宜”，南离。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坎，重险也”。注曰：“坎，以险为用，故特名曰重险。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习坎即重险。习重，再一次。重酝汤武取天下，即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革命者手无寸铁，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险难多，故坎为险。习坎必须冒险，故曰“坎，以险为用”。已有前例，“故特名曰重险”。落草为寇，占山称王，和强敌对抗，即“习坎者，习乎重险也”。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注曰：“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也。处于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

“水流而不盈”，指上卦九五残月老家政。时处残月，亡道思想成为主流，完全不顾人民，即“水流而不盈”。盈，应也。“不盈”，不满足人民的要求。王弼《明爻》曰：“隆墀永叹，远壑必盈。”韩康伯注曰：“隆，高也；墀，水中墀也；永，长也。处高墀而长叹，远壑之中盈响而应。九五尊高，喻于隆墀，六二卑下，喻于远壑。”习坎之六二，变为九二，即“不盈”。

家政残末时期，“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即使有个别开明君主，希望盈下救败，也做不到。光绪想搞点盈下改革，被“老佛爷”一伙否定而失败。故曰“险峭之极，水流而不能盈也”。“险峭之极”，家政的实权人物。不管人民的死活，即“水流而不能盈也”。

“行险而不失其信”，指九二。九二是军师指挥的王霸队伍。“行险”，指挥霸主冲锋陷阵。“不失其信”同“有孚”，居于民中，依靠人民夺权。以弱胜强，故曰“处至险”。和人民水乳交融，即“不失刚中”。只有不失刚中，革命才能成功，此即“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习险，改天换地，重建新政权。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习坎者用老家政的一套取天下，如初六，非失败不可，故曰“不可升”。升即升到九五皇位。造了反，被镇压下去，老家政仍能残存，故注曰：“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不可得升，造反者失败；保其威尊，老家政得胜。“天险不可升”，即以亡道之道，不能战胜亡道。

“地险山川丘陵也”。注曰：“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地险同《说卦》的“地道”，也就是霸道。霸道力量虽强，没有统一国家和救民出水火的雄才大略，满足于地方割据，即“地险山川丘陵也”。霸道崇尚割据，追随者也崇尚割据。春秋五霸是霸道，转至战国是七雄。七雄也是“地险”。山川丘陵的基础，是地方势力，即“地利”。利用地利进行统治，即“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注曰：“国之为卫，恃于险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须险也。”天险是天时，地险是地利，王公设险是人和。习坎要取得全胜，没有人和是不可能的。“王公”指王霸二人，即汤王和伊尹。《说文》曰：“设，施陈也，从言从殳。殳，使人也。”设置官员即“施陈”，亦即使

人用人。险言四海英杰。国的古文是“囿”，内是八方，囿即由八方凝聚起来的九二力量。“时用”，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矣哉”是文句的落脚处，喻南离复古回大中位。“设险守其国”，意即设官分职保卫九二习坎集团。

诸葛亮隆中决策，应用了习坎象的理论。《三国演义》三十八回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图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人和”以人谋起主导作用。以弱胜强，曹操击败袁绍，就是人谋占了上风。曹操占天时，控制了汉朝的残末中央，孙权占地利，国险而民附。天时地利，刘备不具备，但“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具备了人和的条件。占荆州，据益州，先成鼎足，“而后图中原”，是“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的应用。“内修政理”，即居于九二位，得到人民的支持。“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同“水流而不盈”。“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为刘备入川具备了条件。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注曰：“重险县绝，故水洊至也。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也。”“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则夫习坎，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

“水洊至，习坎”，统指九二王霸革命队伍。“水”同君子，指王道军师。《集韵》曰：“洊音存，再，至也。”洊即王者对革命队伍的统摄，“至”，抵达南离日的地。“常德行”，是王者恪守的统全施政，指三极大联合。“教”是孝之繁，“教事”指孝敬人民，服事人民。王者用三极大联合的队伍，救民出水火，即“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重险县绝”，同“水流而不盈”。老家政不再代表人民，须变化代兴，即“水洊至，习坎”。不承认老家政的统治，即“不以坎为隔绝”。革命者前仆后继，即“相仍而至”。险难再大，也必须孝敬人民，即“至险未夷，教不可废”。孝敬人民，人民支持，不会被动，此即“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为困”。困，被动。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注曰：“习坎者，习为险难之事也。最处坎底，入坎窞者也。处重险而复入坎底，其道凶也。行险而不能自济，习坎而入坎窞，失道而穷在坎底，上无应援可以自济，是以凶

也。”

姤卦初六，是霸道变为亡道之爻，由“—”变“--”，利人变为利己。否定了中心王者。初六造反，效法利己，即“习坎入于坎窞”。入于坎，习坎者自身难保，谈不上济民，故曰“不能自济”。“上无应援，可以自济”，是初六的妄念。“习坎入于坎窞”，只有失败，故曰“凶”。

《说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小坎即习坎中的亡道。《集韵》曰：“窞或作欲，音贪”。《说文》曰：“欲得也”。《玉篇》曰：“贪惓曰欲”。初六习坎，为了贪婪欲得，否定王者和人民，故为“失道”。失道即爻之“--”，没有中心。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注曰：“履失其位，故曰坎。上无应援，故曰有险。坎而有险，未能出险之中也。处中而与初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未足以为援，故曰小得也。”

九二是习坎的割据势力，以阳居阴，没有统一国家的大略，故曰“履失其位”。九二占领了一片地皮，与初三相得，故曰“求小得”。没有取代老家政的打算，故曰“未出中”。出，黜也；中，老中央。九二有统一国家的力量，但不接受王者的指导，即“上无应援”。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注曰：“既履非其位，而又处两坎之间，出则之坎，居则亦坎，故曰来之坎坎也。枕者，枝而不安之谓也。出则无之，处则无安，故曰险且枕也。来之坎坎，无所用之，徒劳而已。”

六三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力量弱小，胃口很大，置身于勿用之地，徒劳一阵，以失败而告终。“来”言守住三位，“之”言升于上位。居三位乘刚，不是九二的手，升上位无力打通九五的阻隔，故曰“来之坎坎”。坎坎言九二与九五。“险且枕”，义同“入于坎窞”。《说文》曰：“枕，卧荐首者，”即枕头，喻居处。躺卧于“险且枕”之中，进退维谷，故曰“枝而不安之谓也”。《尔雅·释天》曰：“六月为未。”《礼·檀弓》曰：“祖者，且也。”《坎离图》可见，六月与未同位，皆指坤初六家政。“祖”是乾—体，有王道“示”，“且”是坤--体，没有王道“示”。“险且枕”说明，六三是入于坎窞的亡道，不能成功。“勿用”同凶。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注曰：“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

樽酒、刚、缶，是九五，有霸道思想的君主。簋贰、柔，是六四王者。王者居四位王位是“履正”。习坎取天下，中坚力量是霸道，为君；王道军师为臣。六四“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不存外饰”，注解“樽酒簋贰，刚柔际也”。注义曰：“刚柔相比而相亲焉，际之谓也。”际，交也。君臣相处得好，政见一致。

“用缶”是指簋贰对樽洒的指挥，亦即六四的决策通过九五去实施。《尔雅·释器》曰：“盎谓之缶。”盎即央，喻习坎队伍的九五。军师敲缶，缶传达军师的指意，即“用缶”。九五能言听计从，即“纳约自牖”。纳，入也。约，军师的约法。《说文》曰：“牖，以木为交窗也。”交窗喻通达。“自牖”，霸主通达不自用。霸主纳约自牖，施政不犯咎，故曰“终无咎”。《广韵》曰：“羞，进也。”“羞之于王公”言取天下；“荐之于宗庙”言坐天下。注文指明，家政打江山坐江山，如能“纳约自牖”，攻守皆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注曰：“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则险不尽矣。祗，辞也。为坎之主，尽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说既平乃无咎，言九五未免于咎也。”

九五习坎，以阳居阴，占天时地利而为坎之主，但未建设基层政权，即“无应辅可以自佐”。没有获得民心，即“未能盈坎者也”。基础不稳，民心不附，是“坎不盈”。祗言九五“既平”，既，就也；平言二位。有了应辅，民心依附，九五才能无咎。现在的九五，与二无应，“明九五未免于咎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注曰：“险峭之极，不可升也。严法峻整，难可犯也。宜其囚执，寘于思过之地。三岁，险道之夷也。险终乃反，故三岁不得。自修三岁，乃可以求复，故曰三岁不得凶也。”

《尔雅·释诂》曰：“系，继也”。系即继位君主九五。《说文》曰：“三股曰徽，两股曰纆。”徽纆皆绳索，喻暴力镇压。《说文》曰：“寘，置也。”寘言上六。置，直之繁。上六以柔乘刚，和强敌正面作战，即直。“丛棘”喻九五的武装包围圈。上六是坤体，没有中心王者三岁。没有正确指挥，故曰“三岁不得凶”。三岁不得，即不得三岁。上六用“--”不用“—”，无中心三即“失道”，此即“上六失道凶三岁也”。王者是中心持政者，善于临机应变，故称三岁为“险道之夷”。夷，平也。上六处境险恶，将被镇压，如能礼贤下士请王者参与，即“自修三岁，乃可以求复”。复即转危为安。

第三节 解离卦

甲 原文

䷝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

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乙 注解

从《坎离图》可看出北坎是人群大分裂的结束，是人群大聚合的开始。南离是人群大聚合的结束，是人群大分离的开始。聚合于子午以东，分离于子午以西。上☲是人群中分离出去的升了天的富贵。下☲是人群中被富贵乘御的居于地上的贫贱。上离和下离组成了离心离德的家天下社会。家政专制，下离固然晦气，上离也并不幸福。不幸之大者，失掉了自由。

《庄子·天地》曰：“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鸇鹞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撝笏，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纆缴。皖皖然在纆缴之中，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厉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

“百年之木”，喻未分裂的大同人群。“破为牺樽”，持政者破坏了百年之木，以皇上为首的富贵成了“牺樽”贵族，大众成了“沟中之断”贱民。“青”是东方色喻“生”，“黄”是中央色喻掌权。“文之”，即豪华生活通过政权去取得。比卦象曰：“比，下顺从也。”贱民必须顺从贵族，即“比于牺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即“美恶有间矣”。分离的“百年之木”，即“失性”。“性”是“—”的中心三。失性为“--”。

“跖”是盗跖亡道，曾史是改天换地的霸道，曾史复辟转为盗跖，其“行义有间”有差别，“其失性均也”。五色、五声等，指跖与曾史谱写的家天下通史。盗跖崇尚厚生，给人群带来危害，即“生之害也”。

“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墨，黑也，指夜半北坎，是亡道的归宿地。《说文》曰：“跂，多指也。”多指即六指，六指是没有功能的指头。和人民离心的政权，喻六指“跂”。跂同《老子》二十四章的“余食赘行”，余食赘行，喻社会前进路上的多余的负担。

“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易》之“得”，言持政者生活于人民中。政权基础两全其美。“困”是被动挨打，焦头烂额，故曰“非吾所谓得也”。

“鸇鹞”“虎豹”“交臂厉指”的“罪人”，皆指家政统治者。反缚是“交臂”，前绑是“厉指”，厉，析也。“笼”“柴”“柴栅”“纆缴”“囊槛”，皆指

束缚统治者自己，也指专制人民的暴力手段。“声色”是皇上。皇上，独裁，即“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鹖冠，搢笏，绅修”是各级官员。各级官员“约其外”。内即朝内，外即基础。睨是目之繁，同《老子》十二章“不为目”之目。为目即“以物役己”，不顾一切追逐声色货利。家天下专制，《易》喻为“狱”。牢笼，柴栅等，也指狱。牢狱社会，谁也没有自由。

“离，利贞亨”。注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故必贞而后乃亨，故曰利贞亨也。”“利贞亨”，即贞亨吉。“贞”言以柔居柔的霸主六二。霸主回归二位北面称臣，将君位让给王道军师即“贞亨”。贞亨复古，故曰“利”。霸主是决定复古和复辟的转机，故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柔言霸主，正言贞亨复古。

“畜牝牛吉”。注曰：“柔处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内顺，牛之善也。离之为体，以柔顺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畜牝牛”指王者受禅后如何畜养霸主。牝牛即“柔处于内而履正中”的六二。牝牛有很好的武功，故曰“外强”；牝牛为民效劳，故曰“内顺”。“刚猛之物”指牡牛，也就是《西游记》中的牛魔王。牡牛进取变卦，可能复辟政变，故曰“不可以畜刚猛之物”。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注曰：“柔著于中正，乃得通也。柔通之吉，极于畜牝牛，不能及刚猛也。”

“彖曰：离，丽也”。注曰：“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离，丽也，指家天下社会人群大分化大分离。在思想领域，人群分成三极，各自对号入座，即“丽”，亦即“各得所著之宜”，丽著即归宿，言政治家的安家落户处。

“日月丽乎天”，言亡道的归宿。“日月”是月球的复称。日是太阳系，太阳系的月球是日月。“天”即《说卦》的“天道”。天道即亡道，亡道托体于月球。凡思想上堕入以一己私利治天下，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的嫦娥，是“日月丽乎天”者。

“百谷草木丽乎土”，言霸道的归宿。家政统称“草木”。子午东，王霸联合取天下，是“百谷草木”。谷，善也。草木，即落草为寇的人组成的在野政权，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同“百谷草木”。子午西，亡道坐天下，即《老子》七十章指出的“万物草木”。万物言独裁，草木言害禾人组成的政权。坤文言“积不善之家”同“万物草木”。土同地，即《说卦》之地道，霸道托体于地球，故为土。凡图谋推翻老家政，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的力量，是“百谷草木丽乎土”者。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言王道的归宿。《广韵》曰：“重，更为也。”否定乾坤转易的王者，是“更为”者，是“重明”者。王道托体于太阳，故曰“正”。正言太阳居太阳系的正中心。王者的归宿，是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人群不再分“牺樽”和“沟中之断”，即“乃化成天下”。

“丽乎土”的霸道，“丽乎正”的王道，其理想可以实现，“丽乎天”的亡道，理想实现不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

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神”是持政者，“形”是人民。人类社会，神起制主作用。社会生存的治乱荣枯，兴废存亡，以神为转机，此即“凡人所生者，神也”，“神者，生之本也”。神不能独立存在，其附托体则是人民，此即“所托者形也”，“形者，生之具也”。人心不足蛇吞象，是“神大用”。“竭”，穷也。万家墨面没蒿莱，是“形大劳”。敝，亦穷也，言十室九空。持政者和人民彻底绝裂，政权将垮台，即“形神离则死”。“不先定其神”言南离复辟。“而曰我有以治天下”是复辟者的自我吹嘘。“何由哉”？由，用也，作者质问日月，形神分离，凭什么治天下？

“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柔丽乎中正故亨”，同卦辞之“利贞亨”。古哲人一再指出，政权和人民背道而驰，形神离散，社会将停滞不前，最终“形神离则死”。政权垮台，同人死一样，再活不起来，即“死者不能复生”。人民绝望，再也凝聚不在麾下，即“离者不可复反”。霸主丽中正，王者畜牝牛，才能“化成天下”。此即“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注曰：“继谓不绝也。明照相继，不绝旷也。”

“明两”“大人”皆指王者。“作”，持政。“离”，复古。“以继明照于四方”，即王者托体于太阳大中位，继明不息，普照全体。

“两”是王道和亡道两极。《老子》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

“无名”“天地之始”“常无欲”“妙”，指人群未分离的大同社会，指王者。“有名”“万物之母”“常有欲”“微”，指人群分离的家天下社会。大同社会无阶级无对抗，不存在朝代更迭，故曰“无名”，无名社会，持政者如太阳“天”普照，如地球“地”全载，是人类初始社会形式，故曰“天地之始”。持政者与人民同甘共苦，清心寡欲，故曰“常无欲”。施政令行禁止，一呼百应，故曰“妙”。

夏、商、周阶级对抗，朝代更迭，是“有名”。一夫专制是“万物之母”。母是生育体，古哲论述的八八相生，如林钟上生泰族，福生祸，祸生福，相生相克，故为“母”。贪得无厌如王熙凤，是“常有欲”。王弼注曰：“微，归终也。”归终即不妙，最终被推翻。

王弼注曰：“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元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元者，冥也，黯然而有也，始母之所出也。”

“元”即原始大同社会。家政出自原始，故曰“同出于元也”。公天下“无为”，家天下“有为”，故曰“异名”。无为为公，有为为私，公私不容，故曰“异名所施，不可同也”，施言施政。“冥”“黯然而有”同“无有也”。有即富有的寄生持政者。“元之又元，众妙之门”，言王者的归宿是“化成天下”。元，王者；又元，复古；众妙同元；门，归宿，恢复天下为公制。

王道托体太阳，称“明两”。明两，政权基础两全共美。明即自然，自身燃

烧有光明，故称“继明”。“继谓不绝也，明照相继不绝旷也”。公天下政权，禅让交接班，不存在改朝换代，故曰“不绝旷也”。只有太阳，才能“照于四方”。四方即东西南北全国。家政否定王道，否定太阳，故《庄子·齐物论》称其为“罔两”。罔两同“𠄎”，没有中心继明太阳，罔两体不能照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注曰：“错然者，警慎之貌也。处离之初，将进而盛，未在既济，故宜慎其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

初九是复辟的创始者，“敌国灭，谋臣亡”，是罢免王道大臣的皇上。“错”即罢免不用。《论语·为政》：“哀公问政。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错然”同“错诸直”。初九错然，怕王者谋反，即“警慎之貌”。处此时局，王者“敬之无咎”，即对初九的“错然”表示尊敬，可以免咎，故曰“以辟咎也”。辟同避。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注曰：“居中得位，以柔处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离元吉也。”

六二是有霸道思想而能置身于人民中的贤明君主，故曰“黄离”。黄是五行的中心色，喻地球北极。北极是地球经纬线的统体。离，丽也，言关心人民的疾苦。“元吉”，对政权和人民都吉利。凡是对政权和人民皆有利的施政，称“文明”，以☲表达。六二居离之中，故曰“文明之盛”。家政的贤明皇上，皆为“黄丽”。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注曰：“嗟，忧叹之辞也。处下离之终，明在将没，故曰日昃之离也。明在将没，若不委之于人，养志无为，则至于耋老有嗟凶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也。”

霸主复辟，建成家政是“日昃之离”。日昃即日昃。《坎离图》可见，“日昃”于十二子为未，未与坤卦初六同位，指明皇亲国戚专制已成了时局。处于此时，政见取得皇上的同意，通过皇上，可以无咎。臣民“不鼓缶”“不委之于人”，也就是不通过皇上，自己歌唱发表政见，日昃君主发了毛则凶，此即“大耋之嗟凶”。

《说文》曰：“八十曰耋。”十二子由子经卯数，至未为八，加零即“八十”。八十耋与未同位。君主哼三喝四是“嗟”，忧虑其政权安危，即“嗟，忧叹之辞也”。《书·无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传曰：“从朝至日昃。”疏曰：“昃亦名日昃，言日蹉跎而下，谓未时也”。日昃与太耋，皆于时为未，处于此时，长治久安之策，统治者将弃置不用，得意忘形，此即“日昃之离，何可久也”。何可久，不用久。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注曰：“处于明道始变之际，昏而始晓，没而始出，故曰突，突如其来如。其明始进，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进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终，故曰死如。违离之义，无应无承，众所不容，故曰弃如也。”

九四是家政的叛逆者。“明道始变”，由下离转为上离，专制加强。九四感到

居臣位不妙，发动叛变，即“昏而始晓，没而始出”。昏没皆指九四。《集韵》曰：“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犬与穴皆指亡道专制者。叛乱不久被镇压，即“暂出也”。突，即叛逆和民心民意相冲突，此即“突”；施政是亡道的一套，是“其来如”；烧杀破坏，是“焚如”；很快被镇压，是“死如”；其反叛未留下成功经验，明哲不采取，是“弃如”。无应无承，人民不支持，即“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注曰：“履非其位，不胜所履，以柔乘刚，不能制下。下刚而进，将来害己，忧伤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履在尊，四为逆首，忧伤至深，众之所助，故乃沱嗟而获吉也。”

六五是家政的傀儡皇上，受九四制约，故曰“出涕”。出，黜也，言无权。涕，弟也。《广雅》曰：“弟，顺也，言顺于兄。”九四阳爻是兄，六五阴爻是弟。六五身不由己，屈从九四，即“出涕”，如汉献帝从操。“沱若”，泪多；“戚嗟若”，忧叹多。九四不敢加害六五，在于六五附丽于王公五位，有“众之所助”，仍可苟延岁月，此即“六五之吉，离王公也”。“问君能有几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六五的画象。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曰：“离，丽也。各得安其所丽谓之离。处离之极，离道已成，则除其非类，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时也。故必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乃得无咎也。”

王道大政，和人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是“王用”。王用同上九，居极统括全民。亡道不能容王道，王道也不能容亡道，势不两立，故王用“出征”，剥夺亡道之权，此即“除其非类，以去民害”。非类和民害，皆言作威作福，祸国殃民的富贵。

乾卦文言曰：“亨者，嘉之会也。”“有嘉”同嘉，言五湖四海之英杰。“折首”，言心悦诚服从王道治理。“有嘉折首”，英杰顺从，并掌了权。“其丑”即非类民害。王用出征，获得的人才，“匪其丑”，亦即不是非类民害，才能无咎。其丑代替其丑便有咎。

“离，丽也，各得安其所丽谓之离”。脱离亡道，附丽王道，即“离，丽也”。持政者为民劳苦，人民安居乐业，是“各得安其所丽”。离亡丽王，在于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明两作”，此即“谓之离”，亦即“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乾卦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即不明两。

第十七章 咸卦与恒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韩康伯注曰：“言咸卦之义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氤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于离也。”

《序卦》极简略地叙述了社会发展史。现在注解如下：

人类有了社会的组织形式，即“有天地”。天地在《易》内是多义概念。其中一义，“天”指上层建筑政权，“地”指下层基础人民。政权与人民组成了社会，合称“天地”。这里的天地，指大同为公社会。《系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化醇”，即政权代表人民，人民支持政权。水乳交融，不分贵贱。泰卦大象“天地交，泰”，指霸道取天下，政权和人民相依为命。否卦大象“天地不交，否”，指亡道坐天下，和人民背道而驰，政权不代表人民，人民不支持政权。上文可见，王霸亡三极社会，皆称“天地”。天决定了地的命运，是天地关系。

《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是模型喻政权；形是模型的产品喻人民。政权是什么“象”，人民便是什么“形”。形以象成型，此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荀子·君道》曰：“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王好细腰，故朝中有饿人。”君，政权的首领，指政权。

“万物”是人的同义词，可指任何一个人，也可指为数不等的一群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万物指大同社会的元首。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万物”指霸主。坤卦“含万物而化光”，“万物”指亡道君主。《系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万物”指亡霸两极。《说卦》“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万物”指王霸亡三极。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即人类有了社会组织，便有了自己的元首。有了元首，人群便出现了持政者和人民，此即“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系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博雅》曰：“女，如也。言如男子之教。阳曰男，阴曰

女。”以爻表示，“—”为男，“--”为女。男为领导，女为被领导。《系下》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指大同社会持政者和人民。上下皆以太阳大中心为归宿，即“构精”。精喻太阳。《红楼梦》五回曰：“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高天，痴男，指家政统治者，厚地，怨女指人民。统治者做南柯梦，故曰“痴”，人民怨声载道，故曰“怨”。《红楼梦》贬男褒女，义取自《易》。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男、持政者。统帅是元首。元首男从人民中选拔自己的辅弼，组成政权的领导核心，如同家庭以夫妇为主一样，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礼·郊特牲》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夫”即“以知帅人者”。“知”即领导艺术。“妇”是臣，被领导，故曰“从人者也”。

公天下社会，人民幼时“从父兄”。父兄同师友。“嫁”喻做了官，“从夫”，服从君王。君王死了，接班人掌权，“从子”，服从新的君王。人群不论在野在朝，皆安分守己，即“三从”。家人象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夫夫妇妇，即做元首，做辅弼，都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家天下社会，“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妇不妇”，人民不会“三从”。家道不正，社会必乱。

《礼·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帝，王者；万物，霸主。王霸在震东结合，即“造端乎夫妇”。取天下后，南离复古建设大同社会，即“察乎天地”。察，明也。天，太阳。地，地球。复古的王霸，必须明白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才能“至也”，实现大化归一的理想，此即“察乎天地”。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是三极政权的领导核心。尧为君，舜为臣，是王道夫妇。汤为君，伊尹为臣，是霸道夫妇。桀纣为君，飞廉恶来为臣，是亡道夫妇。三极政治家的遗风是“父”，继承三极遗风的政治家是“子”。《说卦》曰：“乾为君为父。”又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尔雅·释亲》曰：“父为考。”《说文》曰：“父，矩也，家长率教者。”

《释名》曰：“父，甫也，始生己者。”古哲的父子关系，以血缘之生生，托譬思想之生生，不指人的肉体。思想生生的先导“率教者”是“师”，师同父。凡成为思想师表的人物，称师也称父。吕望称“尚父”，孔子称“尼父”，管仲称“仲父”，范增称“亚父”。王道政治家是霸道之师，称“渔父”。子是父所生。识其子，察其父，故父是“考”。父子关系，是二气感应。

《离骚》一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这里指明了自己思想的产生。《礼·曲礼》曰：“父曰皇考。”伯庸，即霸用。摄提格是月公转十二子的寅时。“孟陬”是正月，地公转之正月与地自转十二子之寅时同位。“庚寅”是六十甲子的庚寅日。寅正月三阳开泰，是王霸亡三极大联合的开始。“伯庸”即走汤武革命之路，以三极大联合来统一国家，改变割据。

王霸亡三极之道，各自生子。王道之子是霸道，出生地在蓍之北坎，时间是

地球公转十一月冬至，地自转夜半。《说文》曰：“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徐锴曰：“夜半，阳气所起，人承阳，故以为称。”《史记·律书》曰：“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前汉·律历志》曰：“故阳气始种于黄泉，孳萌万物，故为六气元也。”“始于子，在十一月”。阳气、万物、黄钟、六气元，都指谋反霸主。黄泉即北坎，是家政一个朝代的发祥地和葬身所。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此处君臣指主动和被动。如画圆，君居中为制主，臣居外转四周。君为主，臣为从。王霸亡三才之父，生出王霸亡三才之子。王道主动，霸道携二，先主动，后被动，亡道无主动，只有被动。

《庄子·在宥》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亦远矣。”“无为”言为公政权，居太阳大中位，故尊，是“王者”。“有为”言为私政权，如地球和月球转周天，故为累，是“臣者”。天道，与太阳同位之道，人道，与地球与月球同位之道。居心为君，居周为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君主动，臣被动。主动与被动，归根结底，基于人的思想认识。分而为二，以王道思想作师作父，为君为上。以亡道思想作师作父，为臣为下。《论语·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注曰：“本为上，末为下。”疏曰：“本为上，为德义；末为下，为财利也。”持政者和人民相依为命，是上达“德义”。损民利己，作威作福为荣，是下达“为财利”。德义为本为人民，为财利为末为小人。

《论语·阳货》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注曰：“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为贤。”以天体居位论，太阳为上，月球为下。以治理论，王道为上，亡道为下。懂了太阳的作用，懂了王道治理，是“上知”。只懂月球的作用，只懂亡道治理，是“下愚”。公私两极政治家，立场都很坚定，此即“不移”。

《周易》以论述知识学问为主。知识学问是“父”，接受知识学问，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观是“子”。《文心雕龙·体性》曰：“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法言·学行》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童与桐通，言初学者。上文皆指明，学问决定了政治家的命运。

中国封建社会，残忍的文化专制，封住了上知的口。上知写的文史哲，隐得太深，不易理解。封建亡道统治者，最恨上知，将上知列入被专政的对象。《老子》五十八章曰：“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屈原《九章·怀沙》曰：“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其无正”，说统治者自身是邪曲体，邪曲治理，正人君子反而成了奇邪，善良的人反而成了妖怪，上知也就成了下愚。下愚束缚了人群的思想，真理难明，导致社会停滞不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下愚父所生。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有上下”，即有上知和下愚的对立。“礼义”，言政治家代表谁，专政谁。“礼”言尊敬承载。“义”言乘御奴役。“错”即礼义

正好相反。今语不统一，不一致，不同步，无共识，皆为“错”。《书·微子》“殷既错天命”，传曰：“错，乱也，废也。”人群无同一性，社会将乱，施政将废。

家政统治者自封贵族超人，王者将他们视为“鸟兽”。贵族视贫贱为牛马奴隶，王者视贫贱大众为太上皇。此即“错”。《庄子·齐物论》曰：“彼亦一一是非，此亦一一是非。”《大宗师》又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彼”与“人”是亡道，“此”和“天”是王道，各有自己的是非观，看人看事，正好相反。王者认为是小人，亡者看成是君子，王者认为是君子，亡者认为是小人。是非不一，看人两样，就是“错”。

“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此夫妇言王霸子午以东之结合。武王为“夫”，吕尚为“妇”，不可以不久，要求武王夺权后不变卦，不复辟。在南离走复古之路，即“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言大同公天下，存在最漫长，故为恒久。韩康伯注曰：“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不可以恒”，即霸主叛变复辟。

《红楼梦》二十三回，描写竹夫人曰：“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无珠腹内空”，是指明霸主由“一”变“--”，由霸变亡。有，富有；眼，目也，视也。“有眼”即霸主看见了富有的声色货利。“无珠腹内空”，由乾变坤，否定王道中心三，成了“--”体。“荷花出水”，即春夏交三四月，中原决战，此时“齐乎巽”，军师起主导作用，霸主离不开军师，即“喜相逢”。“梧桐叶落”，指秋七八月，霸主爱亡道，抛弃了王道，即“分离别”。子午以东的恩爱夫妻不能白头到老，即“不到冬”。古代文史哲描写丈夫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抛弃妻子，皆影射霸主背叛。

注文：“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于离也。”咸卦夫妇之象，王者为臣，承载霸主。霸主在筹策上服从王者。思想上，霸主承载王者，取天下才能成功。此即“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即人道王道。取天下和复古坐天下，须有王霸二人来完成。此即“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易张十翼”，是义理《易》学者的共识，说明《易》的文字，皆经过了孔夫子之手。此即“夫子殷勤深述其义”。离在南方，震在东方。王霸在东方震结为夫妇，组成改天换地的核心，此即“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于离也”。

第二节 解咸卦

甲 原文

䷞ 咸亨，利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乙 注解

《东坡易传》注咸卦初六曰：“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别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体，自拇而上至于口，当其处者，有其德。德有优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则拇履、腓行、心虑、口言，六职并举，而我不知此其为卦也。离而观之，则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听，以其为爻也。方其为卦也，见其咸而不见其所以咸；犹其为人也，见其人而不见其体也。六体各见，非全人也；见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应者，而皆病焉。不凶则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咸卦卦辞、彖辞、大象，论述王霸联合取天下和复古，即“在卦者，咸之全也”。全即施政代表全民。王霸取天下，基于三极大联合，是“全”。复古坐天下，仍代表王霸亡全体，大化归一，也是“咸之全”。“咸之全”是天机，亡道不能容忍，故不能“名言”。“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可分别者，皆其粗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亡道施政，是“道之可名言者”。粗，以谷物作譬，去掉中心“精”，将糠壳当宝贝，也就是 ䷖ 去掉中心三而变为 ䷖。坤体“非全也”“非全德也”，故曰“皆病焉”。

咸卦六爻，论述家天下，拇、腓、股，以腿喻家政基础；心、脢、口，三个器官，喻家政上层建筑。政权代表的人数不全，施政也就不全。“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听”。造成“粗”的原因，也在于家政统治者认识水平低下。“方其为卦也，见其咸而不见其所以咸，犹其为人也，见其人而不见其体也”。“方其为卦也”“犹其为人也”，指家政统治。“方”，转四方，“犹”，犬酉。对王者没有认识，即“见其咸而不见其所以咸”“见其人而不见其体也”。

“䷞咸亨，利贞”。䷞上是少女王者，䷞下是少男霸者。取天下与复古建设大同社会，霸道良，必须承载王道兑。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理想。取天下，霸主思想上接受军师的指挥。复古后禅让，君臣易位，霸主也必须接受王者的领导。此是咸卦的共性，故曰“咸亨”。霸主承认王者比自己高明是“贞”。行大道故吉利，此即“利贞”。贞，正也、居下承载王者。

“取女吉”。霸主主动向王者求爱，是“取女”。女即上卦兑少女。刘备三顾

茅庐，请孔明下山，是“取女”的史例。刘备“男下女”，诚心纳贤，言听计从，终于当了蜀汉王，故为“吉”。如果复古，霸主真心禅让，自己做妇，让军师做夫，就会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利贞，取女吉”的主动权皆在霸主，是咸卦二气能同心的转机所在。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说文》曰：“咸，皆也。”《玉篇》曰：“悉也。”《书·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传曰：“享，当也。所行征无敌，谓之受天命。”《庄子·知北游》曰：“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咸、皆、悉、周、遍、一，都是“全”的同义词。王霸取天下，王霸亡全民大联合，是“咸”。复古王霸坐天下，王霸亡全民皆统，也是“咸”。代表全民，是王霸破旧立新，复古反本的总方针。

“感”是咸心的复字，即同心同德。王霸取天下与坐天下，全民必须有共识，有同感，有同心之应。亡道所以能参加取天下变革，即井卦初六指出的“旧井无禽”。连亡道也不能再忍受桀纣的统治，此即“咸，感也”。“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是放桀代夏的说明。“尹”，伊尹。“暨”，和也。“汤”，汤王。

施政代表全民，古哲以乐舞占筮托譬说明。《春官·宗伯》曰：“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殄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磬，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曰：“言其德无不施者，咸池之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尧德无所不施者”。《春官·太卜》曰：“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涉。”注曰：“咸，皆也，涉之言得也。”

上文可见，以音乐之“乐”，以卜筮之“占”，托譬政治家的归宿。尧乐咸池指明，尧如太阳，辉光普照，心怀全民，即“其德无所不施”。霸道叛变，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富贵，是“既济”。复古不升天，不遗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皆济“咸涉”。涉，得也。得即人群都能得到政权的恩泽滋润。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柔即上卦☶，言王者。刚即下卦☷，言霸者。王者居上，霸主居下，即“柔上而刚下”。王霸皆有统一国家和解民倒悬的良好愿望，即“二气感应以相与”。能“感应以相与”的条件是“止而说”。止，下卦艮，说，喜爱。霸主喜爱王者，甘拜下风，向王者求爱，即“男下女”。霸主承载王者，王者才肯出嫁作妇，事业才能成功，此即“亨，利贞，取女吉也。”

注曰：“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

太阳天喻王道，地球地喻霸道，天地的感应共性是“生”，故为“同类”。取天下，王者扮女，霸主扮男。衣服变，本体未变，故为“同类”，感应的共性也是“生”。月球是阴体喻亡道，主死，非生类，故为“非类”。取天下，亡道老家政，站在王霸的对立面，与王霸无同感，此即“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

《礼·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亡霸合法，王道非法。王者成了贵族的女奴。女奴向霸道求爱，同于蒙卦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霸主不会接纳王者，接纳了也当不了妇人，言不听，计不从，便失掉“二气感应以相与”的契机。王者是文化领域的上知，霸者有极好的武功，文武各恃其优势，便不能相与，此即“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王道非法，虽与霸道同类，霸道必须“下之”承载，才能得到王者的支持，此即“女虽应男之物，必下而后取女乃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经以大自然之化生，论及了社会之化生。

“天”，太阳，是施气者。“地”，地球，是孕育者。天施气，地孕育，化生了地球上的生物。生物之生养长壮，老衰病死，都是正常的化生。由自然推及社会，持政者居太阳大中位和地心北极位，社会也将如天地一样，也将正常化生。《礼·经解》曰：“发号令而民说谓之和。”《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记》曰：“和故百物皆化。”号令得民心，人民响应是“和”。施政公正，是“中节”。政府应人民，人民应政府，上下一致，如自然一样，即“百物皆化”。人类正常的生息，合于自然规律，是“和”。

乾卦文言曰：“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荀子·赋》曰：“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荀子·王制》曰：“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传子继位，是最大的不平。选贤任能，行尧舜禅让，是“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持政以身作则，即“笃恭”。行政如建筑师的水平仪，即“水至平，端不倾”。“端不倾”即“公平”。从中出发，代表全民是“中和”。

“情”，爱也，欲也，是政治家的归宿。“天地万物之情”，即王霸亡三极之归宿。王道的归宿是“天地之情”。霸道和亡道的归宿是“万物之情”。大壮卦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系下》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如太阳光明正大，如尧舜辞让任能，是王者之“情”。以一己私利治天下是“万物之情”。通过政治家所坚持的归宿，就会明白持政者真情所在，此即“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注曰：“以虚受人，物乃感应。”

山是下卦艮，泽是上卦兑，是二气感应的同人，故为“咸”。霸道艮真心承载王道兑，能照王者的筹策行事，王者就会做霸主的臣，此即“以虚受人”。虚是“--”爻，言臣。受，承载。人，霸主。《出师表》曰：“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同“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注曰：“处咸之初，为感

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实，则未至伤静。”“四属外卦”。疏曰：“拇，足大指也。”

《说文》曰：“拇，特指也。”拇是手和母之复，譬指皇上的嫡子。“足”与“特”指皇上。“指”指示，即继位的发号施令者。手喻持政，母喻家政。九四是暴力专制者，初六嫡子有应于九四，用暴力维持其统治，即“咸，其拇志在外也”。外即九四。“静”言人民。暴力专制，基于伤害。如果拇有求实的一面，也可能不会伤害无辜，此即“如其本实，则未至伤静”。

“六二，咸，其腓凶。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注曰：“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处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阴而为居，顺之道也；不躁而居，顺不害也”。

“腓”是肉非之复。家政内部，不该当皇上而想当皇上之人，或被废弃之拇，皆为“腓”。腓应九五君位是“感”。六二强升九五，将内乱，故曰“腓体动躁者也”。动躁一阵，六二将败，故曰“虽凶”。《说文》曰：“虽，似蜥蜴而大，从虫，唯声。”蜥蜴即壁虎，古哲托譬家政统治者皇上。安居二位不动，不遭加害，即“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注曰：“股之为物，随足者也。进不能制动，退不能静处，所咸在股，志在随人者也。志在随人，所执亦已贱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古哲将武将文臣喻为股肱。《书·益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言此。九三“其股”是家政的武将。“随”是家政的基础六二武装。《正韵》曰：“执，守也，持也。”九三控制了军队，志在升于上六，成为家政的支柱。九三没有这个能力，故曰“往吝”。九三股随皇上“足”转动，皇上不制动，九三也不能制动，皇上不静处，九三也不能静处，故曰“进不能制动，退不能静处”，此即“咸，其股亦不处也”。从君不从道，尾随皇上转，故曰“所执下也”。下，愚忠。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注曰：“处上卦之初，应下卦这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

九四是有王道思想的霸道。“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上卦之初是四位，下卦之始是初位。六爻之三四位为中，即“居体之中”。比九三高明，即“在股之上”。霸道的本体在上卦初，是为私类；王道的本体在下卦始，是为公类。初与始有共性，故能“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心，九四；初，初六。

“始感”，即原始公天下之同感。希望大一统，希望解民倒悬。取天下成功后，如不能忠于“始感”，霸主成富贵，“敌国灭，谋臣亡”，王道被排斥，霸主自身也转向灭亡。此即“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霸主始终不变卦，忠于王道，即“贞吉”。贞，忠也；吉，王道。贞吉，政权不会失败，故曰“悔

亡”。“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言此。“感极”与“无思”，都言建立天下为公政权，霸主“悔亡”，要求明白“感极”与“无思”。

不明复古无思，社会又将转易。“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也就是霸亡变革更迭。《系下》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类篇》曰：“憧童童。”童即小人，指霸道和亡道。霸道取天下为“来”为“信”；亡道坐天下为“往”为“屈”。往来一次，转一个周天，如同地球自转之白天转成黑夜，黑夜转成白天，此即“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如同地球公转之严冬转成盛夏，盛夏又转成严冬，此即“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来往一周天，谱写了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明”“岁”“利”是王道思想体系。王道治理生自家天下往来转易，故曰“生焉”“成焉”。

王者和霸主一道改天换地，即“朋从尔思”。朋从尔思，同乾卦的“风从虎”。朋、风，亦称凤，是王者。虎、尔思，凰，是霸主。王者与霸主在推倒桀纣上有同一性，故“朋从尔思”。上文的尺蠖龙蛇指王者。

“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利用安生”、“崇德”、“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皆指王道的复古归宿。全社会以天下为公立身处世，是“同归”“一致”。七十二行为社会服务，是“殊途”“百虑”。有“公”的共感，皆“利”，产品足余，皆“用”。政权巩固，人民安居，是“安生”。德，得也。全社会保合大和，是“崇德”。上下水乳交融，是“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过此以往”言复辟。“未”是十二子的未时，喻亡道。复辟断送了革命，也使政权走向灭亡，故曰“未之或知也”。或，惑也，进坟墓当成升天堂，故惑。

九四爻告诉人们，霸主“贞吉”不变，政权和人民皆无咎“悔亡”。悔亡即“未感害也”。憧憧转易，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少数人翻身，多数人被遗弃，社会将乱，即“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无悔，志末也”。注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其志浅末，故无悔而已。”

“脢”是肉人母之复，肉言——体亡道，人母指家政皇上。代表六二富贵，富贵支持，故能“无悔”。人民是本，寄生富贵是末。九五为末效劳，即“志末也”。心言九四，口言上六，“其脢”为君主。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注曰：“咸道转末，故在口舌言语而已。”“辅颊舌者，所以为语之具也，咸其辅颊舌，则滕口说也。憧憧往来，犹未光大，况在滕口，薄可知也。”

家政转末，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朽物。但不忘自吹，即“滕口说”。滕同腾，今语宣传。口说同“——”，有文无质，同中孚上九的“翰音”。“辅颊舌”“为语之具”，即御用文人。《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即辅颊舌。

第三节 解恒卦

甲 原文

䷟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乙 注解

咸卦主论王霸取天下，恒卦主论王霸坐天下。禅让复古，王霸易位。王道䷍居内为制主，霸道䷍居外为臣，即䷍卦。咸转化为恒，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为公时期。

“恒亨，无咎，利贞”。注曰：“恒而亨，以济三事也。恒之为道，恒乃无咎也。亨通无咎乃利正也”。



《杂卦》曰：“恒，久也。”《说文》曰：“恒，常也。”久，时间长。常，正常。三才认为长久正常的治理即“恒”。三才各有自己的恒久观，以之施政，即“恒而亨，以济三事也”。亡道恒于“久照”，霸道恒于“久成”，王道恒于“天下化成”，此即“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论王道之“恒”。取天下后，禅让易位，是“恒亨”，霸主坚持复古不变是“无咎”。恒亨，无咎，利于王者持政，即“利贞，利有攸往”。贞、有攸，言王者。往，进往“桃花源”。注曰：“亨之为道，亨乃无咎也，亨通无咎乃利正也。”言此。

注“利有攸往”曰：“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终则有始，往而无违，故利有攸往也。”彖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取天下为“始”，坐天下为“终”。取天下施行过的惠民政策，坐天下同样施行，是“终则有始”。孔夫子一再强调，“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也就是“终则有始”。则，效法也。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观矣”。

“刚上而柔下”，同《系上》的“天尊地卑”，亦即注文的“刚尊柔卑”。民心民意是“刚”“天”；执政者是“柔”“地”。政权居下承载人民，“以百姓心为心”，即注文的“得其序也”。“雷风相与”，注曰“长阳长阴，能相成也”。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长阳”。阳，大众。元首英明，文武贤良，是“长阴”。阴，少数在朝者。“相与”，政权代表人民，人民支持政权。

“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巽，下卦 ，喻教育；动，上卦 ，喻行令。通过教育，让人民懂得何以听命，即“巽而动”。令行禁止，朝野从命，即“刚柔皆应”，此即王道之“恒”，即注文“可久之道也”。恒的依据，效法自然，“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太阳；地，地球，生生恒久不已，政权也应如此。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三才政治家的恒久观。日月，月也，喻亡道，“得天”拿到政权，以为永不垮台，即“能久照”。照喻施政。四时，地球，喻霸道。“变化”，你下台我上台。上台者认为奠定恒久的基业，即“能久成”。圣人，太阳，指王道。“久于其道”，言坚持“天下为公”，社会将大化归一，“而天下化成”。能久照是亡道之情，能久成是霸道之情，天下化成是王道之情。故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彖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注曰：“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得其所久，故不易也”。

“立”与“方”的关系，是☉。立是独立之省，以中心喻太阳王道。方是四方之省，以周行体地球和月球喻霸道与亡道。立是公天下，方是家天下。王霸取得改天换地之胜利后，复古不复辟，建设公天下而不建设家天下，即“以立不易方”。

《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承载人民，如恒之下卦巽，即“务本”“本立”。为民尽义务是“孝”，和同僚礼让相待是“弟”。能孝能弟，令行禁止，即“道生”。仁人君子立本，立于太阳中心，行孝弟之政，即“仁之本”。《季氏》又曰：“不学礼，无以立。”礼，公天下为公制度。不学为公之美好，便不会大公无私，故无以立。

《孟子·尽心》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上章同于“以立不易方”。“广土众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仁义礼智根于心”，皆为公天下“以立”所具有的属性。“所乐”“所性”，是家天下“以立”的属性。公行私止，故曰“所乐不存焉”“所性不存焉”。立于太阳大中位，公而无私，王者不乘御，即“大行不加焉”。亡道造不了反，即“穷居不损”。

焉”。政权施气，人民孕育，官不与民争利，即“分定故也”。

卦辞，彖辞，大象，主论王道之恒，即论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六爻论家政之恒。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注曰：“处恒之初，最处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穷底，令物无余，缦渐以至此，物犹不堪，而况始求深者乎？以此为恒，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

家政初建是始。经济上榨取贫困人民的脂膏，是“浚恒”。忠于皇亲国戚统治者，是“贞凶”。统治者上下贪利，是“无攸利”。“无攸”言做南柯梦的亡道。“利”即为己不为民，亦即注文“无施而利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杜注曰：“浚，取也。言取我财以自生。”持政者为民兴利施惠是“生我”。“浚我以生”，即“取我财以自生”。用政权收刮民财，统治者享荣华受富贵是“取我财以自生”。自生者，如象有齿而被焚。“贿”，收刮的财富。《红楼梦》的王熙凤，是“浚恒”的老手，连奴仆们一点微薄的薪俸，也能忍心克扣。

家天下社会，升了天的的小人是“云”，处于地上的人民是“水土”。深是土，言初位，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者。生活已水深火热，浚恒者还要收刮。赤贫者倒霉，浚恒者垮台也快，此即“浚恒之凶，始求深者”的恶报。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注曰：“虽失其位，恒位于中，可以消悔也。”

九二是得地利的军阀。九是乾，二是坤。九占领一片地区，和当地势力结合，政权相对稳定，故曰“悔亡，能久中也”。战国七雄，维持了近三百年，是“能久中”的史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注曰：“处三阳之中，居下体之上，处上体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体。体在乎恒而分无所定，无恒者也。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施德于斯，物莫之纳，鄙贱甚矣，故曰贞吝也。”

九三是以阳居阳的强者，是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三阳之中两边滚，是“分无所定”的“不恒其德”者，亦即“无恒者”。由于无恒，“自相违错”。致诘质问，不能自圆其说。承了九四，又承九二，即“或承之”。或，惑也。三心二意之承，结局是羞辱，故曰“或承之羞”。九三是思想上的低能，以低能作榜样，即“贞吝”。“不恒其德”，别人信不过，不愿接纳，故曰“无所容也”。吕布是不恒其德的九三人物。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注曰：“恒于非位，虽劳无复也。”

九四是家政的大臣，有应于初六。初六是蓄心，喻中央。“田”指战争，“禽”是禽兽之省言家政。禽，擒也，自己擒了敌人上台，自己被擒下台皆为“禽”。当皇上，要有当皇上之应，还要有夺取皇位的正确施政，九四居臣位，没有擒敌的施政，即“田无禽”。“久非其位”，施政失误；“安得禽也”，不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注曰：“居得尊位，为恒之主，不能制义，而系应在上。用心专贞，从唱而已。妇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六五是家政皇上，忠贞家政，坚持天下为私，即“恒，其德贞”。六五有两种选择，当妇人，做大臣九四的傀儡；当夫子，以上六为妇人。当妇人吉，即“从一而终也”。“一”言乾体九四。当夫子凶，六五“不能制义”，镇压不了九四，反被九四吃掉，即“夫子制义，从妇凶也”。义，也指九四。妇，上六。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注曰：“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正韵》曰：“振音震。”振震义同。持政者用恐怖刑杀镇压人民，使人民慑服，是“振恒”。振恒即坚持暴力专制。振恒只能是扬汤拂沸，不能解决动乱，故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振恒不只是“大无功”，还将引起更大的躁动。“静为躁君，安为动主”。静与安即镇压，躁与动，人民叛逆。“躁君”与“动主”，即镇压成了助长叛逆的原动力。“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是对“振恒”的注解。以暴力专制行权，是“所处也”，以为镇压能长久维持政权，是“可久之道也”。强权安静，不是施利于人民，而是为了持政者的权利，即“无施而得也”。

第十八章 遁卦与大壮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韩康伯注曰：“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与世升降，有时而遁也。”“遁，君子以远小人，遁而后亨，何可终邪。则小人遂陵，君子日消也。”

《礼·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即“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中庸”言王霸子午以东取天下。此时，以王道思想为中心，是“一”。转至南离，霸主变卦复辟，由“一”变“--”，向北坎“罟获陷阱”推进，即“不能期月守也”。月公转一周天是“期月”。霸主半途变心，二三其德，步老家政后尘，成了富贵小人，是“不能期月守也”。

“遁”的一义是豚。霸主复辟，是姤卦初六“羸豕”。羸豕的继承者升至六二，是“豚”。“遁者，退也”。言家政倒退了一步。《系上》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家政一个朝代，取天下为“变”为“进”；坐天下为“化”为“退”。家政自我作豕，退化至北坎，猪命必亡。

“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家政统治者。“终遁”，永远吃现成，享荣华受富贵。“不可以”，办不到。最终被新霸主取而代之。即“受之以大壮”。《礼·曲礼》曰：“三十曰壮。”时局以年龄作譬，王霸由弱小的力量发展为强盛的壮年，取代了垂死的老家政，即“受之以大壮”。大壮者成了社会的主宰，即变化代兴。

“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与时升降，有时而遁也”。子午东，王霸结为“夫妇”。霸主是夫，军师是妇。转至南离，通过禅让，夫妇易位，军师为夫，霸主为妇，是为复古。复古政权能长生久视，故曰“以恒为贵”。霸主不恒，军师必须隐遁，此即“宜与时升降，有时而遁也”。平民变为持政者是“升”，持政者变为平民是“降”。降即隐遁。乾卦九四：“或，跃在渊”，即是降遁。

王弼《卦略》曰：“䷗遁，小人浸长，难在于内，亨在于外，与临卦相对者也。临，刚长则柔危；遁，柔长则刚遁也。”韩注曰：“遁以远时为吉，不系为美。上则肥遁，初则有厉。”上言遁卦上九，初言初六。“小人浸长”，即富贵持

政者，纷纷争夺，不顾人民。富贵金银满箱，人民饥寒交困，此即“小人遂陵，君子日消”。

霸主由虎化豕，社会将倒退，王者应时退于民间，是遁卦六爻之遁。取天下成功，霸主贪军师之功为己功，由皇亲国戚持政，排斥异己，镇压功臣。贤哲隐了思想，逃离政权。坤卦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即言遁逃。隐匿逃窜，是遁的另一个含义。

在朝的，隐了思想，回归民间是“遁”，有的王者，不出来为家政效劳，也是“遁”。《红楼梦》八十二回曰：“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不做官的遁世者，亦称“逸民”。《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疏曰：“节行超逸之民，隐居未仕者，则举而用之。”“灭国”“绝世”，是天下为公的大同制，逸民是大同传统的继承者。逸民持政，人民信服，故曰“天下之民归心焉”。心同曾经存在过的灭国绝世。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龙德，即大德王者，潜即隐遁。意志坚定，不做家政之官，即“确乎其不可拔”。《礼·中庸》也论及：“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遁世不见知，不求名声闻达于天下。潜龙是王道之遁世者。

《庄子·则阳》曰：“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妾登极者。子路曰：‘是何为者也？’仲尼曰：‘是圣人之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志未尝言。方其与世违，而不屑与之俱，是陆沈者也。’”注曰：“浆，卖浆家稷。圣人仆，谓怀圣德而隐。”

此文指霸道遁世谋反者。“登极”即坐龙椅。《韵会》曰：“稷犹束也。”束喻集聚起来的团体。霸道是王道的追随者，故曰“圣人仆也”。有“登极”图谋，没有公开，是“自埋于民”的“陆沈者”。注曰：“人中之隐者。”“畔”是南回归线，于蓍为北坎冬至，是饥寒交困的大众所在地。霸主生活于贫民中，即“自藏于畔”。处于地下活动，即“其声销”。取代老家政，自己享富贵，即“其志无穷”。造反者言不由衷，即“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世，老家政。和老家政背道而驰，即“方且与世违”。和老家政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即“心不屑与之俱”。

《杂卦》曰：“大壮，则止；遁，则退也。”韩注曰：“大正，则小人止；小人亨，则君子退也。”

大壮卦与遁卦，皆在蓍之南离，是王霸取天下夺得胜利后的时局。处于南离，革命处于复古和复辟的歧路。复古是“大壮，则止”；复辟是“遁，则退也”。大即大人王者。壮，掌权。止，止息了家政小人造成的动乱，亦即“大正，则小人止”。“则止”，效法尧舜，天下为公。遁，霸主变为豚，“则退”，效法老家政的退化统治。富贵作威作福，不能容纳正气，此即“小人亨，则君子退也”。

“大壮，则止”，政权走入生路；“遁，则退”，政权走入死路。《礼·月令》仲夏之月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阴与死同遁；阳与生同大壮。争，复辟与复古。死生之路，

掌握在霸主手里，王者不能公开表露复古，此即“处必掩身毋躁”。霸主复辟，也不能强力制止，此即“止声色，毋或进”。声色，霸主。

南离是生死关口，是考验政治家“功成身退”，还是功成身不退的关键时刻。“功成”，即王霸取天下成功。“身”，私也。“身退”，放弃了个人的私利，身不退，留恋荣华富贵。作为政权，“身退”，复古；身不退，复辟。

《书·大甲》曰：“君罔以辩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传曰：“功成不退，其志无限，故为之极以安之。”疏曰：“四时之序，功成者退。臣即成功，不知退谢，其志贪欲无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惧其谋，必生诛杀之计。自古以来，人臣有功不退者，皆丧家灭族者多矣。经称‘罔以宠利居成功’者，为之极限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虽复汎说大理，亦见已有退心也。”

“君罔以辩乱旧政”，是劝告霸主汤王的话。“辩”，变也。“罔以辩”即功成身退不复辟。“旧政”，取天下时期行施过的“民为贵”政令。坐天下行施取天下时的政策，、始终一贯，即“君罔以辩乱旧政”。革命成功，霸主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富贵，民为贫贱，即“功成身不退”。

《老子》劝诱霸主不少。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王霸打江山，王霸坐江山，是“处无为之事”。政策信验如四时，赏当功，罚当罪，是“行不言之教”。五湖四海的英雄打天下，五湖四海的英雄坐天下，不否定功臣，同患难，同富贵，是“万物作焉而不辞”。不做富贵小人“是生而不有”。不依靠政权作威作福，是“为而不恃”。王弼注曰：“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是“功成而弗居”。贪功臣之功为己功，功劳归于君主，是“居功”。不享受升天之福，也无落地之祸，是“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十四章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王弼注曰：“言道汎濫，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

王霸革命，由被动变为主动，有了左右政局的能力，即“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人民支持政权，令行禁止，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取了天下不复辟，即“功成而不名有”。生，建政；有，家政。覆载全民，不作富贵的主宰，即“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清心寡欲，与人民同甘共苦，过人民的生活，即“常无欲，可名于小”。元首凝聚了人民，一视同仁，即“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持政者不做超人，以成全人民为归宿，王者有本领成全全民，即“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税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九章劝诱霸主说，积聚财富，强化武装，收罗人才，都不能保住家政不垮台。只有“功成身退”，和大自然“天之道”同步，才能免咎。靠政权聚财，是“持而盈之”。发财不如不发财，故曰“不如其已”。加强暴力专制，是“揣而税

之”。税同锐。锐利刀剑，做不到永远锐利，故曰“不可长保”。文臣武将，人马众多，是“金玉满堂”，金武将，玉文臣，不能守卫家政不没落，故曰“莫之能守”。成为人上人，是“富贵而骄”，不能逃脱大祸临头，是“自遗其咎”。不遗咎的良法，是“功成身退”，行施复古天下为公之道，亦即“天之道”，自然之道。

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王弼注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功成事遂，百姓不知所以然也。”

上经在于注解“天之道”。“太上”是王道，第一个“其次”是霸道，第三第四个“其次”是亡道。人民对于王道元首，“下知有之”，注曰：“言从上也”。从上，即令行禁止。霸主代表多数人，多数人歌颂霸主解放之恩，即“亲而誉之”，亡道严酷刑杀，造成恐怖，即“畏之”。恐怖导致天下大乱，群起推翻之，即“侮之”。注曰：“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前“信”言政策的覆盖面，“不足”即不满足全体，没有得到恩泽的人群，不会信任持政者，此即“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言漫长恒久的公天下政令。“悠兮”即漫长。“贵言”同不言之教，与自然同步之政令。政令得民心，便会“功成事遂”，上下遂心。人民称颂元首公正如太阳，即“百姓皆谓我自然”。公天下没有阶级，没有对立，即“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铁面无私，不讲情面，即“无物可以易其言”。

霸主功成身不退而复辟，“以宠利居成功”的大臣，因功成身不退，凶多吉少。古哲教导有功之臣，“功成身退”，苦海慈航，跳出火坑。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勾践已平吴。”“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贺毕，号称霸王。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说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乾卦论九四曰：“或之者，疑之也。”子午东，王霸是恩爱夫妇，不惑不疑。霸主变卦，疑心生暗鬼，居于子午西，如同秋霜，杀害功臣。“飞鸟尽”“狡兔死”，敌人被歼，良弓和走狗成为药渣，再疑其叛，于是镇压。杀害功臣，是历史的必然，太史公以勾践作例，揭示了这一普遍规律。“长颈”是鹿，是兽，“鸟喙”是鹰，是禽，说明勾践已变为禽兽，故“不可与共乐”。

《史记·吕后本纪》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刘邦驾崩前诛了一批，刘邦驾崩后又起杀机。“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尽族是”，全部杀，夷三族。由于时局不利，未能动手。《说文》曰：“怏，不服，怨也。”

李白《天津三月诗》曰：“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行路难》又曰：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历史说明，功成身不退，没有好结局。屠杀功臣，是家政自私惑乱的产物。伊尹知此，改造了高崇，自己也就隐退。

第二节 解遁卦

甲 原文

䷗ 遁亨，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遁无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乙 注解

霸主复辟，开国承家，建立皇亲国戚政权，是姤卦之初六。再进一步，家政相对稳定，是䷗遁卦时局。遁，豚也。豚占据中央位，构成下卦䷋。王霸贤达被排斥于朝外，构成上卦䷂。艮是专政者，乾是被专政者。

皇亲国戚持胜至垮台，亦即满床笏至南柯梦之历史时期是“遁亨”时期。《红楼梦》四回描写的丰满，是豚的鼎盛时期：“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里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锦上添花的豪华生活。

“遁亨”历史时期，王者到家政朝内做官，为社会办一些小的有益的事业，是“小利贞”。家政社会，不能为民办大事，只能办些小事，故曰“小”。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就是“小利贞”之例。利，施利。贞，人民。家政初建，开明君主执政，蝗虫少，有个复兴时期。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是复兴时期，亦即“小利贞”时期。此时人民安居乐业，政权相对稳定，犯罪稀少，刑错不用。家天下对历史有所推动，即“小利贞”时期。

“遁亨”的总形势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正人君子逐步被排斥。排斥至最后，众叛亲离，为新霸主取代铺平了道路，即“遁而亨也”。此“遁”义为隐退。古哲中遁、隐、逸、逃、亡等，都指家政人才流失。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涓涓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月光喻王霸人才，三五上行取天下，人才

逐渐增加，为“盈”。二八下行坐天下，人才逐渐减少，为“缺”。缺至盲人骑瞎马时，垮台条件成熟，“遁之为义，遁乃通也”。贤哲不通逃，家政垮不了。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注曰：“谓五也。刚当位而应，非否亢也。遁不否亢，能与时行也。”由“遁亨”至“刚当位而应”，是老家政将被推翻的历史时期。“刚”，九五新霸主，“当位”，以阳居阳，有自知之明。“应”，适应民心思变的要求。人民希望改天换地，带领人民破旧立新，即“与时行也”。与时行的革命势力，施政和老家政相反，故曰“遁不否亢”。

“小利贞，浸而长也”。注曰：“阴道欲浸而长，正道亦未全灭，故小利贞也。”这里说明何以能“小利贞”的原因。《正韵》曰：“浸，渍也。”以泡盐菜作譬，盐渐入，菜的本味渐变，也有个过程，此与月光消退，月体成魄一样。此即“阴道欲浸而长，正道亦未全灭”。阴道喻盐喻月魄，正道喻菜喻月光。

“遁之时义大矣哉”。家政由强变弱，由虎化猪，是“遁”的历史时期。遁至残末衰世，新霸主出现，辅佐新霸主推翻老家政是“时义”。时，王者军师；义，义务。“矣哉”是语言的落脚点，喻霸主的归宿南离。革命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寇变王，是“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注曰：“天下有山，阴长之象。”

“天”即上卦☰，被排斥于朝外的王霸。“山”即下卦☶，指居于朝内的富贵小人。富贵持政，不容纳正气，王霸逐渐从家政朝内退居外卦，是“君子以远小人”的时事。远至时机成熟，王霸亡三极大联合，推翻老家政，是“不恶而严”。不即否定打倒。恶，老家政。《玉篇》曰：“严，威也。”颠翻桀纣，要威猛严厉，除恶务尽，是“不恶而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注曰：“遁之为义，辟内而之外者也。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处遁之时，不往何灾而为遁尾，祸所及也。危至而后求行，难可免乎？厉则勿用，有攸往也。”

“遁尾”是复义词。一、家政姤卦初六的继位者是“遁尾”，是豚之尾，“遁尾之厉”，即家政继位者施暴排除异己。之，行也；厉即幽厉之“厉”。之厉同“勿用”。二、功臣留恋宠利，功成身不退，末尾想退退不脱，大祸临头，即“遁尾厉”。此即“处遁之时，不往何灾而为遁尾，祸所及也”。遁，逃逸。尾，在后。

豚猪专制，总形势是排斥公正，贤达人物也得适应形势，“辟内而之外”，走为上计。如果不遁，最终危险，此即“遁尾厉”。往同遁。“不往”即不遁。不遁将承受灾难，此即“何灾也”。《正韵》曰：“何；同荷，檐也，负也。”“何灾也”，即“祸所及也”。不何灾，必须提前逃遁。“厉则勿用，有攸往也”。厉，变卦霸主。勿用，否定功臣。有攸，王霸贤达人才。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注曰：“居内处中为遁之主，物皆遁已，何以固之？若能执乎理中厚顺之道固之也，则莫之胜，解。”

“执”家政执政皇上。“之”，行也，言行政。“黄牛之革”，同“理中厚顺之

道”。五行中央土色为“黄”，土为坤。《说卦》曰：“坤为牛。”“革”即革象“汤武革命”。汤武取天下，行施过的任人不自用的政策，即“黄牛之革”。六二继承了“黄牛之革”的传统，用大臣而不自用，即“莫之胜”。《说文》曰：“胜，任也。”自己不胜任，委任大臣去承担。大臣决策，能做到“理中厚顺”。贤达不逃遁，解决人才外流的危机，即“莫之胜，说”。说即解也，解决了人才外流，即“同志也”。固即凝聚。志，志士仁人。

“固”的古文是𡗗。古心即“理中厚顺”。为政公平，是“理中”，仁政待民，是“厚顺”。殷高宗起用傅说，即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的史例。《书·说命》曰：“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不言。’”“说筑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孔传曰：“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汤之纵，以安天下。”此即“莫之胜”，用人不自用，“执之，用黄牛之革”的说明。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注曰：“在内近二，以阳附阴，宜遁而系，故曰系遁。遁之为义，以远小人。以阳附阴，系于所在，不能远害，亦已惫矣，宜其屈辱而危厉也。系于所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九三与六二皇上最接近，故为“系遁”。遁，豚也，言六二。“有”言皇亲国戚专政者。《增韵》曰：“疾，恶也。”恶即被憎恨。《玉篇》曰：“厉，危也。”“有疾厉”，即持政者一旦憎恶，九三必凶。“畜”即当牛做马，顺从如“臣妾”，唯命是从则吉，吉即能享受牛马待遇，获得臣妾俸禄。有利于社会的事是“大事”，九三干大事则危险，故曰“不可大事也”。

《史记·酷吏列传》中的郅都，“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敢于镇压济南的“豪猾”。“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尝自称曰：‘己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终不顾妻子矣。’”“敢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族，见都侧目而视”。临江王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违法中都，都免归家”。“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窦太后恨郅都而中伤之，是“有疾”。郅都被斩是“惫也”。郅都能使权贵夹尾巴，稳定汉政权是“大事”。但触犯权贵，没有好结局。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注曰：“处于外而有应于内，君子好遁，故能舍之。小人系恋，是以否也”。“音臧否之否。”

九四是以阳居阴的功臣，和初六霸主曾是同人。王霸取得夺权胜利是“好”。霸主黄袍加身升天，王者隐遁，居于不被怀疑之地，是“好遁”。张良做留侯，四面大山，人烟稀少，造不起反来，刘邦放心不疑，是“好遁”的史例。

知“好遁”者是君子。君子知“敌国灭，谋臣亡”是时事规律，不居功，

不争宠，故“君子吉”。不明“好遁”者是小人，小人不明“狡兔死，走狗烹”，迷恋荣华，而被镇压，故“小人否”。否同凶。韩信以为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不明“好遁”，被夷三族。

“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注曰：“遁而得正，反制于内。小人应命，遂正其志。不恶而严，得正之吉，遁之嘉也”。

乾卦文言曰：“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礼”。五湖四海的贤达是“嘉”。只有嘉人才能变化代兴，改天换地。四海英雄南离大聚会，是“嘉之会”。四海英雄取天下，四海英雄坐天下，天下才能合理安定，此即“嘉会足以合礼”。礼即天下为公。王霸亡三极，王道军师是嘉的统帅。《前汉·律历志》称为“准绳嘉量”。《文心雕龙·铭箴》称“衡斛嘉量”。准绳嘉量，以爻明之，即“—”。乾九中心体三即王者。

《水浒传》中的吴用，是准绳嘉量。以吴用之决策为指针，凝聚了天下的亡命徒英雄，即“嘉遁”。嘉遁者施政，基于利民，此即“贞吉”。贞，忠也。吉，人民。《尔雅·释天》曰：“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疏曰：“醴泉者，水泉味甘如醴也。”霸主是“及时雨”。霸主的归宿是五行之土中心。土中心于五味为“甘”，故曰“甘雨”。《正韵》曰“醴音礼”。礼即尊重民心民意。革命者行军师政令，尊重民心民意，即“万物以嘉”。

“正”的一义，即法办镇压。《夏官》大司马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贼杀其亲则正之”。郑注曰：“执而治其罪。王霸记曰：正，杀之也。”《说文》曰：“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以射作譬，靶心是“志”。《书·盘庚》“若射之有志”，即言靶心。九五嘉遁者射杀的目标是六二，此即“以正志也”。镇压镇压者，即“反制于内”。反制于内，同“不恶而严”。小人指人民，“应命”，响应九五的号召。人民应命反抗，是能“正志”的基础，此即“小人应命，遂正其志”。

“上九，肥遁，无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注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辘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

《尔雅·释水》曰：“归异，出同，流肥。”郭注曰：“毛诗传曰：所出同，所归异为肥。”王霸的归宿不同，是“归异”。为了取天下，皆出于震东方，是“出同”。霸主变卦，成为富贵小流水，转子午以西，是“流”。王者没有实现复古理想，承认革命失败，回归于人民之中，是“肥”。富贵是少数，是瘦；贫贱是多数，是肥。瘦同小人，肥同大人。

王者回到人民中，和统治者断绝了联系，即“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辘缴”，皆指家政。上九隐于民间，家政无法连累，无法施暴，即“不能累”“不能及”。上九肥遁，家政去了眼中钉，上九当平民也太平，大家有利，即“无不利”。

《法言·重黎》：“或问：‘子胥、种、蠡，孰贤？’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籍馆，皆不用德。谋越谏齐不能去。种蠡不强语而止栖，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弊吴贤，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种而动，肥矣哉。’”注

曰：“邵，美也。美蠡功成身退，此一举最为善。”这就是说，范蠡肥遁，贤于子胥和文种。安邦定国的人才是“社稷之灵”。“社稷之灵而童仆”，只要被怀疑，当童仆也遭杀害。

第三节 解大壮卦

甲 原文

䷡ 大壮利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乙 注解

王弼《卦略》曰：“䷡大壮，未有违谦越礼能全其壮者也。故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用壮处壮，则触藩矣。”

《礼·曲礼》曰：“三十曰壮。”王霸革命取得夺权胜利，对王霸来说是“大壮”。由幼小的在野势力，成长为强壮的主宰社会的力量，如同人从幼年青年成长为壮年。革命者成为社会的制动之主，便有两种“大壮”选择。复古是天下为公之大壮，复辟是天下为家之大壮。

䷡卦象震上乾下，即表明了两种大壮。䷳下居蓄之中心，喻太阳位，是复古大壮。䷳居蓄之外周，喻地球位与月球位，是复辟大壮。复古大壮，持政者居守势，承载人民，如同大海居下，让四方之水自愿归来。复辟大壮，是升了天的云，阴阳相荡形成的雷，以震动恐怖扩张势力。《尔雅·释天》曰：“八月为壮。”即言家政复辟大壮。

复辟大壮，即“违谦越礼”的大壮，是奴役人民，用强权统治他人的大壮。复辟大壮不能长保，即“未有违谦越礼能保其壮者也”。“谦”即谦卦表明的治理术，持政者居下承载人民，民心民意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故曰：“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政权有强大的力量，持政者处阴居下承载人民，

此即“用壮处谦”。处谦大壮，是最安全的大壮，故曰“壮乃全也”。

儒道两家都认为，摧毁老家政“不恶而严”，除恶务尽，要用刚强。坐天下处谦，要用柔弱。《老子》七十六章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人之生”，言王政建立。“柔弱”，爱人民，即“人之生也柔弱”。持政者柔弱，人民支持政权，君王去世，政权安如泰山，即“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言建立家政。“柔脆”，爱富贵。《说文》曰：“脆，小软而易断也。”易断，易于被推翻。君主去世，政权没有生气，即“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坚强同柔脆，走了死路。“兵强”“木强”，言强化武装，强化政权，不明柔弱稳固基础，强化武装，引起战争，强大的武装，打不赢王霸，即“兵强则不胜”。政权最终被砍伐，即“木强则兵”。柔弱爱人民，政权走了生路，此即“柔弱者，生之徒”。因此，正确的方针是“强大处下”取天下；“柔弱处上”坐天下。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注曰：“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极大，则天地之情可见矣。”

彖全论复古大壮。王道革命是三步曲。《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宣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文化，是“兴于诗”。王霸革命取得夺权胜利，霸王禅让，王者掌权，是“立于礼”。礼，王者。社会大化归一，大同社会实现，是“成于乐”。“大壮利贞，大者正也”，即言“立于礼”，由王道军师掌权。

“大壮利贞”，也是劝诱霸主的话。革命胜利是大壮。大壮不复辟而复古是“利贞”。王道“利贞”，皆在太阳大中位，指王者之归宿。“大者”，即大人王者；“正也”，即持政，同《说卦》的“圣人南面而听”。王道掌权，天下为公者持政，形质归一，故为“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此语同复彖“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道托体于太阳，居于太阳系之正中位，故为“正”。太阳系天体，太阳最大，故为“大”。正中大体位，被地球月球占领，“鹊巢鸠占”，是不正不大。大壮复古，王者恢复了王位，王者的归宿实现，即“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天地之情”，是王道施政的出发处与归宿所。天，太阳；地，地球。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赏罚必信，如四时生杀。《礼·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弘正极大”的天地之情，也就是王道所以为大之情。

“彖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注曰：“壮而违礼则凶，凶则失壮也，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

复古大壮，如太阳普照，如地球全载，履谦承民，为公施政。“雷在天上”

之大壮，承载权贵，代表富有，遗弃大众，施以暴力专制，此即“非礼”。非礼即否定王道，否定人民权利之礼，是“非人”寄生之礼。用强权专制人民，必然没有好下场，故曰“壮而违礼则凶”。没有人民支持，壮不长久，故“凶则失壮也”。家政非礼，不能长生久视，故王者不行此道，即“君子以非礼弗履”。履，行也。

《荀子·修身》曰：“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辩色，以聋辩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否定人民是“非礼”，否定王道是“非师”。施政不受民心民意的制约是“无法”，不继承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是“无师”。人民和王道都不放在眼里，一意孤行是“自用”。自用者“犹以盲辩色”“以聋辩声”，只能造成社会之“乱妄”。王道学问，在于“以百姓心为心”，是“礼”，继承公而无私的大同传统是“法”，此即“学也者，礼法也”。王者持政，以身作则，成为人群的正仪表率，即“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尧舜已树立了榜样，效法尧舜，即“顺帝之则”。

《礼·曲礼》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慢。”

“太上贵德”，《礼·乐记》曰：“德，得也。”全社会的人，皆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合相守，即“德”。贵公正，是人群的大共性。“其次务施报”。政权行命是“施”，施行实惠给人民。人民从命是“报”。人民信任政权，一呼百应。大施地应，相依为命，即“施报”。

《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做民者为“往”，持政者为“来”。在朝在野，都有通路，是“往来不穷”。家天下社会，真正的隐士不做官，是“往而不来，非礼也”。皇亲国戚终身食禄，世袭为官，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家政小人之礼，故为“非礼”。天下为公治理，征召做官不敢辞，功成身退便做民，此即“礼尚往来”。礼，王道人事制度。行王礼则安，行非礼则危。

“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者言霸主。霸主复辟，必行“非礼”；复古必行“礼尚往来”。能者居高位，才能统领好人群，霸主的水平低于军师，有了王道学问，退位称臣，理所当然，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夫礼者”是王者。王者“自卑而尊人”，“负贩”劳动者，也有尊贵之所在，也得尊敬。富贵贫贱，不指财富，而指往来。持政者是少数，少数为“贵”，统领的人多为“富”。平民百姓是多数，多数为“贱”，没有下属为“贫”。尊敬贫贱百姓，当然尊敬在位者，即“而况富贵乎？”

“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以君王为首的持政者，懂得“礼尚往来”，便不做超人，不贪图声色货利，能做到“不骄不淫”。百姓懂得“礼尚往来”，推选做官，便欣然为民效劳，也不会感到做官成为“众矢之的”而可怕，此即“则志不慢”。以皇上为首的官，是社会人群效法的榜样，故为“则志”。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注曰：“夫得大壮者，必能自终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能终其壮者。在下而用壮，故曰壮于趾也。居下而用刚壮，以斯而进，穷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趾”是人足，也是兽蹄。这里指兽蹄。兽蹄喻家政暴君。用暴力专制臣民，即“壮于趾”。兽蹄践踏社会，必将凶败，故曰“征凶”。“壮于趾”的源动力是“有孚”。有孚即孚有，亦即忠诚于富有统治者。“壮于趾，其孚穷也”。注曰：“言其信穷。”初九忠于富贵，信仰暴力，“陵犯”臣民，“穷凶可必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注曰：“居得中位，以阳居阴，履谦不亢，是以吉也。”

九二是有霸道思想的皇上，握有强大的势力，但不用强权。施政关顾人民的利益，即“贞吉”。继承了霸道取天下时的中庸制，即“以中也”。以，用也。强大的力量居守势，是“以阳居阴”。心怀人民的呼声，不是一意孤行，是“履谦不亢”。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注曰：“处健之极，以阳处阳，用其壮者也。故小人用之以以为壮，君子用之，以为罗己者也。贞厉以壮，虽复羝羊，以之触藩，能无羸乎？”

九三是暴君厉王的大臣武将，忠于暴君，即“贞厉”。握有强大的武装，以为战能胜，攻能克，有应于上六弱小邻国，主张向外扩张，即“羝羊触藩”。羝羊是公羊，亦即壮羊。《尔雅·释天》曰：“八月为壮。”地公转八月，与兑同位。《说卦》曰：“兑为羊”。八月正秋，家政鼎盛。“藩”的一义，以农家围篱喻国界“羝羊触藩”，即侵略别国。“角”是兽的战斗武器，喻武装。“羸其角”即削弱了武装力量。汉武帝是位“小人用壮”“羝羊触藩”的皇上。“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对羝羊触藩的不同看法。小人认为占领地盘，壮大了力量；君子认为扩张占领，陷入泥淖，同于自己投入罗网。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注曰：“下刚而进，将有忧虞，而以阳处阴，行不违谦，不失其壮，故得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壮，而上阴不罔已路，故藩决不羸也。壮于大舆之輹，无有能说其輹者，可以往也。”

九四是家政朝内的王道大臣，忠于人民是“贞吉”，使家政不羸是“悔亡”。藩，藩臣，义同“大舆之輹”，皆指九四。王者居初位为“复”，居四位为“輹”。《说文》曰：“輹，轮辋也”。轮，转四时的家政。輹，僚也，即家政之臣僚。九四上承“上阴”六五，六五皇上不自用，九四用事，即“藩决”。藩决正确，政权运转正常，即“不羸”。九四是贤达，是真正的壮者，居臣位，即“壮于大舆之輹”。“往”言往占天下为公史。忠于人民，巩固了政权，是“贞吉无悔”。贞吉无悔的施政，是“尚往也”。大壮时局，九四用已往之故事，即“可以往也”。以，用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注曰：“居于大壮，以阳处阳，犹不免咎，而况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者乎？羊壮也，必丧其羊，失其所居也。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悔。二履贞吉，能于其任而已委

焉，则得无悔。委之则难不至，居之则敌寇来，故曰丧羊于易。”

六五是“位不当”，力小任重，“以柔乘刚”的皇上，九四是奸臣，不是九四的对手。六五要解除危机，委命九二，代替九四，任贤不自用，是“丧羊于易”。如此便“无悔”。如果不丧羊自用，即“居则敌寇来”，将被九四篡掉。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注曰：“有应于三，故不能退，惧于刚长，故不能遂。持疑犹豫，志无所定，以斯决事，未见所利。虽处刚长，刚不害正，苟定其分，固志在一，以斯自处，则忧患消亡，故曰艰则吉也。”

上六是“羝羊触藩”的占领军。占领将帅陷入“不能退，不能遂”的困境。撤退和九三有应，九三主张扩张，上六也有扩张的共识，故“不能退”。《广韵》曰：“遂，达也”。武装占领，不能平服人心，达不到占领目的，故“不能遂”。朝内一旦易君，由坤变乾，乾即“刚长”，因无功而受罚，故“惧于刚长”。居退两难，即“无攸利”。疏曰：“详，善也。进退不定，非为善也。”《释名》曰：“艰，艮也。”《说卦》曰：“艮，止也。”止即班师退回来。撤退不会一错再错，故曰“咎不长也”。六五易为九五，九五有公正的属性，不会惩罚上六，即“虽处刚长，刚不害正”。不能退，不能遂，二者之中选择退，即“苟定其分，固志在一”。放弃占领，对人民，对政权，对部队，都有好处，即“以斯自处，忧患消亡，故曰艰则吉也”。

第十九章 晋卦与明夷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韩康伯注曰：“晋，以柔而进也。虽以柔而进，要在进也”。

霸主黄袍加身，变为五颜六色的雉鸡，政权相对稳固，人民支持，此为“壮”。壮观不能保持，社会又乱了起来，即“物不可以终壮”。时局为昼，家政还有明的一面，于是起用王者为他们维持政权，此即“故受之以晋”。孔颖达疏晋卦彖曰：“晋之为义，进长之名。此卦明臣之升进，故谓之晋。”提拔王者到中央，成为时代的制动之主，即“进长”。

“晋者，进也”。家政举拔王者为政是“晋”；王者乘时到中央掌权是“进”。此即“晋者，进也”。制动不以主子的身份出现，而是以臣僚的身份出现，此即“以柔而进”。刚，主子；柔，臣僚。封建社会，从人民中选拔人才，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是“晋者，进也”的施政。

“女娲炼石补天”，即表明“晋者，进也”。王者掌权，选拔五湖四海的人才，黜幽陟明，拨乱反正，使家政走向稳定，人民也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现用《淮南子·览冥训》的一段话来说明“女娲炼石补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履，地不周载。火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窃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眊眊，一白以为马，一白以为牛。其行蹢躅，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其所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遥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王道革命经历三个时期，即《系下》论及的“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

舜氏” 庖牺氏为文化宣传时期，神农氏为发展生产时期，黄帝尧舜氏为选贤让能时期。霸主南离复辟，王道革命失败，王者继庖牺氏之后，化为“女娲”。家政处居，有开明君主持政，女娲将与之结合，为社会作出奉献，此即女娲氏之所由来

《说文》曰：“女娲，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古神圣女”，即王者。“古”取自《易》。“上古”，同本文的“往古”指亡道，“中古”指霸道，“古”指王道。“化万物者也”，即《览冥训》所论及的改造人的灵魂的功烈。“神”言女娲是思想家，“圣”言男扮女装，家政看不出来。亡道是“豕”，霸道是“象”，王者似豕非豕，似象非象是“彖”。豕象彖都是耳口王，皆为“圣”，此处之圣同彖。“圣”即《庄子·盗跖》说到的“巧伪人”。巧伪人指历代的女娲。

《礼·明堂位》曰：“女娲之笙簧。”郑注曰：“女娲，三皇承宓牺者。”孔疏曰：“《帝王世纪》云：女娲氏风姓，承庖牺制度，始作笙簧。无所革造，故《易》不载，不序于行。蛇身人首是也。”

宓牺同庖牺。“之”，行也，言为政。“笙簧”是生黄。生言辅佐，黄言家政居士位的贤明君主。“三皇承宓牺”，“承庖牺制度”，说明女娲是庖牺的继承体。利用家政，没有大变革，故曰“无所革造”。“蛇身”，蛇，它也，言富贵统治者象与豕，外貌似象似豕，是“蛇身”，思想以王道为统，故为“人首”。蛇身人首即“彖”。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王者从太阳位被排除出来，居于蓍之东南维巽方。《说卦》曰：“巽为风”。女娲氏风姓，义取于《说卦》。东南维是阳中之阳，纯阳，指明女娲是纯阳用事者。

《礼·月令》指明，东方之帝为大皞，神为句芒。南方之帝为炎帝，神为祝融。西方之帝为少皞，神为蓐收。北方之帝为玄冥，神为颛顼。中央之帝为黄帝，神为后土。五帝是家天下一个朝代所经历的五个历史阶段，神是五个历史时期指挥五帝运转的辅佐。居冬的颛顼，居春的句芒，居中央的后土三神，是王者。居夏的祝融，居秋的蓐收二神，是亡者。“女娲笙簧”，即滋生居中央的黄帝，女娲同“后土”。女娲与黄帝，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五地十”。天五是黄帝，地十是后土女娲。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有神十人”同地十后土。“之”行也，同为政。“肠”即大肠小肠，是消化五谷的器官。“之肠”，即《说文》的“化物者也”。“化为神”是“为化神”的倒语，“栗广之野”言家政暴力专制。“栗”即《论语·八佾》“使民战栗”之栗。“广”即广大人民。“之野”，行野蛮恐怖，用白色恐怖，使人民战栗的专政是“栗广之野”。栗广同“横道”，即横行无礼之道。女娲和横道者相处，即“横道而处”。此文省“与”，即“与横道而处”。

《览冥训》文，涉及王道天机，隐得极深，限于篇幅，恕不详注。文中的“天”“地”“水”“淫水”“猛兽”“鸢鸟”“禽兽”“蝮蛇”“狡虫”“螯足”“黑龙”“魍魉”“倨倨”“鬼神”“一自”“牛”“马”“蹟蹟”“瞑瞑”，以不同

侧面，揭示了亡道统治者的灵魂和其施政。归根结底，亡道是“伤民厚积者”。伤民言大刮地皮，破坏生产；厚积言贪得无厌，永无满足。

“苍天”“冀州”“芦灰”“黄垆”“方”“方州”“眊眊”“九天”“万物”“雷车”“应龙”“青虬”“萝图”“白螭”，是家政中的霸道势力，是“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霸道有公正的一面，但未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故曰“壅沉不通”。

“女媧”“五色石”“四极”“颛民”“老弱”“圆天”“后世”“奔蛇”“帝”“太祖”，是家政社会中的王道势力，是“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者”。“真人之道”是王道的复古施政。公天下社会，持政者与太阳和地球同德，普照全载，即“以从天地之固然”。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此皆言家天下乱哄哄的时局。取天下为“来”，坐天下为“往”。“往古之时”即富贵持政之时。国家的东西南北是“四极”，皇亲国戚纨绔掌权，四极不治，是“四极废”。为了争夺声色货利，中央四分五裂，是“九州裂”。天喻君主，地喻臣僚，只代表富贵，不代表人民，是“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家天下对人民的侵害，古哲喻为水火。富贵作威作福，横冲直闯，即“熾炎”“浩洋”。王道和人民被专制被刑戮，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老，长久，喻王者；弱，无权。

社会乱，于是到人民中选拔贤达，协助富贵维持统治，是晋卦表明的时事。贤明君主有拨乱反正的愿望，王者乘时到朝内收拾烂摊子，即“于是女媧炼五色石补苍天”。东西南北中的王霸人才是“五色石”。贵族是“玉”，贱民是“石”。被家政遗弃的贤哲皆为“石”。苍天同苍龙霸主，此处言有霸王苍龙遗风的君主“康侯”。

“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同后文的“和春阳夏，杀秋约冬”“卧倨倨，兴眊眊”“援绝瑞，席萝图”，皆指起用王霸，罢免亡道，人事大调整。《说文》曰：“鳌，海中大龟也。”大龟喻暴君，暴君的武将是四足。“鳌足”即鳌之足，言武将。文臣代武将，即“断鳌足以立四极”。“黑龙”是推行亡道的实权人物、废除黑龙，扶植行中政的冀州，即“杀黑龙以济冀州”。“芦”即剥卦上九之庐，指开国霸主，有霸王遗风的人是“芦灰”。起用芦灰，罢免淫水，是“积芦灰以止淫水”。

经过人事调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君臣上下为善者掌了权。生言任用，死言废黜。“颛”是耑之繁，同端。《说文》曰：“耑，初生之题，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徐注曰：“中，一地也。”《增韵》曰：“物之首也。”大同社会是“物初生”，行中庸政，和人民不离不弃，是“中，一地也”。持政者是人民的元首，即“物之首也”。“物之首”同前文的“人首”。颛民是王霸政治家的综称。

“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壅沉不通者，窃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背方州，抱圆天”，取自《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方州”“方”“阴”，以地球喻家天下。

“闾天”“阳”“绳”，以太阳喻公天下。“和春阳夏”“寝绳”，扶持王霸；“杀秋约冬”“枕方”，抑制亡道。公私是对立体，居于公私中间，故为“冲气”。居冲气位施政，使不失平，即“冲气以为和”。对霸道人物，行春夏教育，即“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窃理之”。对亡道人物，行秋冬专政，即“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

“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眊眊，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蹢躅，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其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

骄狂皇上是“倨倨”，能接受王道思想的皇上是“眊眊”。卧，废弃；兴，扶持。以一己私利治天下的人是“一自”。此时也安分守己，即“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为马为牛，言愿被女媧驱驰。晋卦象“康侯用锡马蕃庶”，将王者视为牛马，王者也将富贵小人视为牛马。“蹢躅”“瞑瞑”，是亡道的追随者，同样和应女媧的教令，即“侗然皆得其和”，暂时放弃了争夺，即“莫知其所由生”。知，主也。“浮游”亦作“蜉蝣”，言其浮于天上，游手好闲生存。“魍魉”亦作“罔两”。罔，无也；两，亡道，即爻之“--”，否定中心王者。收敛了追逐，“不知所求”；减缓了欺压，“不知所往”。知，亦主也。家政往前一步，社会矛盾激化一步，是“求”是“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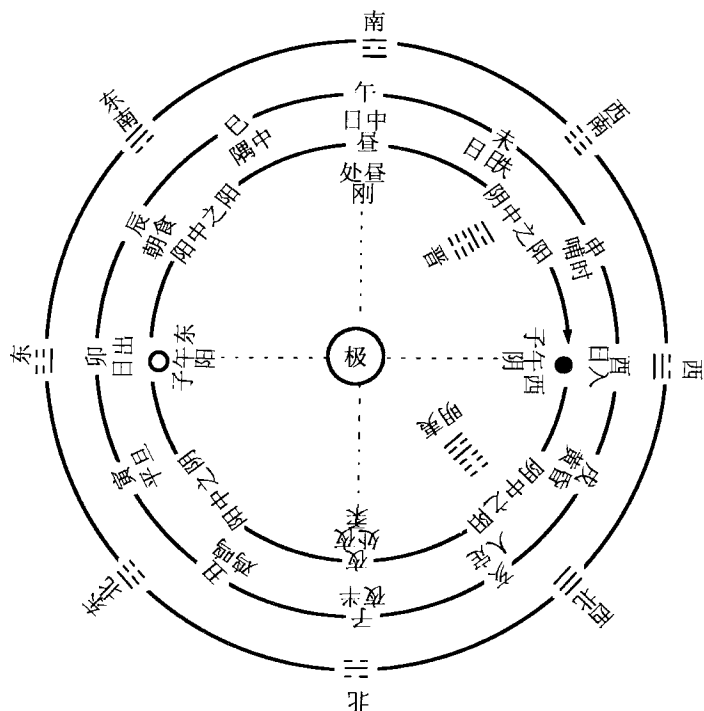
“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这里指基础而言。中央“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地方亡道也就“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攫”言收割厚积。“噬”言刑杀伤民。“螫毒”，言其腐化奢侈，夸富羞贫，毒害人群的灵魂。

“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一段，总结女媧炼五色石补天后的成就。“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即从中央到地方，给王霸施了实惠，也关照了亡道，此即“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在家天下，王者是不合时宜的落后者，故称“后世”。“万物”指亡道。“被”“重”皆指膏泽下润。“雷车”喻武将，“应龙”喻皇上。“青虬”“白螭”，喻接皇位的子孙，皆愿接受女媧指挥，乐意被“乘”被“驾”被“骖”。女媧指挥，又是通过浮游皇上贯彻下去，即“浮游逍遥以道鬼神”。“道”，导也。“鬼神”在《易》内，指王霸亡三极政治家。

“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论女媧的王道归宿。复兴家政是“登九天”，思想仍是大同复古，是“朝帝于灵门”。灵门，太阳大中位，王者的归宿处。“宓穆”，安静寂寞，即“不彰其功，不扬其声”。公天下的政治家功成身退，即“以从天地之固然”。“道德上通，智故消灭”，言女媧公而无私。“帝”“太祖”指公天下元首“黄帝尧舜”。中国的伊尹是女媧人物，他改造了皇帝，改造了朝臣，自己隐退。

《杂卦》曰：“晋，昼也。明夷，诛也”。家政利用王霸人物治理，为了安定社会，首先消除统治者中的乱源首恶。伤害小人，小人必然反击镇压王霸，此即《序卦》所云“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明夷，诛也”。韩注曰：“诛，伤也。”人群道路以目，不准真理见天日。明人装成愚人，真话隐藏不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是明夷时局。明夷是对文化的摧残，故曰“伤也”。王道

文化扎根最深，只能是伤害，而不会被消灭，故曰“伤也”。为了醒目，现作《晋与明夷时局图》以示：



上图可见，晋卦时局，家政处昼；明夷时局，家政处夜。子午东近王道为阳，子午西远王道为阴。处昼为刚为强，处夜为柔为弱。家天下处昼，还有自信力，故能起用女娲，复兴社会。家天下处夜，自信力丧失，自我作恶，嫁祸于人，消灭文化，诛杀文人。和公天下传统作对，家政也就急速走向灭亡。

第二节 解晋卦

甲 原文

䷢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罔孚，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乙 注解

䷗ 上卦，以近太阳的南离喻王道；䷁ 下卦，以偏离太阳的西南维为亡道。西南坤，于月公转为望月，是统治者金银满箱笈满床的阶段。富贵无能治理，加上纷纷争夺，如《览冥训》指出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两极分化，又将大乱，康侯是贤明的继位者，忧虑政权垮台，起用王者持政，即“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是家政的称名，“侯”是家政君主的称名。王霸取天下成功，霸主复辟，带领皇亲国戚升天成富贵，即既济彖指明的，“既济亨，小者亨也”。小者亨同小康，言济于彼岸的少数持权者过上了安康的生活。《释诂》曰：“侯，君也。”《谥法》曰：“执应八方谓之侯。”家政一个朝代转五行四时，如同气候，故以“侯”称之。

《礼·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言取天下成功后，不复古而复辟，排除了王道，建立了家政。“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人群分裂为阶级，各自为自己的阶级服务。“大人世及以为礼”，父传子坐江山。“城郭沟池以为固”，设防保卫富贵的利益。“礼义以为纪”，礼义是霸主的称名，亦即“六君子”。一个朝代之中，以霸主的思想为统领纪纲。“以正君臣”，至“以功为己”，是以霸主思想衡量一切而为政。礼义霸主的思想，即乾卦上九亢龙的思想，片面不公，社会将乱，“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禹汤文武等六君子，是衡量人才的尺码，是小康者恪守的常规，即“示民有常”。有常即专制人民的家天下。谁不为有常效劳，在职者罢免，并将他们看成是祸害富贵的祸殃之人。

《尔雅》从各个方面提示，阐明家政是“康”。《释诂》曰：“康，乐也。”乐即制礼作乐之“乐”，言拿到了中央大权。乐是忧之对，忧言无权势的人民。《释诂》又曰：“康，柔安也。”小康者脱离人民，是无本之木，本体虚弱，故为“柔安”。《释言》又曰：“康，苛也。”苛即暴力专制，诛求无厌。《礼·檀弓》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言此。《释器》又曰：“康谓之蛊。”蛊即惑乱相疑，亲骨肉自相残害，即蛊卦表明的时事。《释宫》又曰：“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

莊”。家天下转水木火土金五行，是“五达”。五达不承认太阳王道的地位，故为“康”。公天下以太阳王道大一为统而转五行，故为“六达”。莊，壮也，即大壮卦指明的“大壮利贞，大者正也”。

“康侯以锡马蕃庶”，康侯并未将王者看成是自家人，是在利用锡马。马是康侯给王者的地位。锡，复义，是王者的自譬。“金”言蛇身，“易”言人首。康侯以用锡马，不是为整个社会，而是为蕃滋家政，此即“蕃庶”。蕃，滋也。庶即贲卦大象的“庶政”富贵政权。“昼日”，即阴中之阳下午时局。“三”同康侯。接，交也，用也。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注曰：“凡言上行者，所之在贵也。”“康，美之名也。顺以著明，臣之道也。物进而上行，物所与也，故得锡马而蕃庶。以讼受服，终朝三递，柔进受宠，则一昼三接也”。

康侯起用民间的王者是“晋”。王者到康侯朝内做官是“进”。此为“晋者，进也”。王者成了庶政的实权人物，有了人事权，即“明出地上”。五湖四海的王霸人才，利用“明出地上”良机，登上政治舞台，即“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明，大明，皆言女娲。由贱民晋升为官，吃了皇粮，即“上行，所之在贵也”。

“康，美之名也”，即君主。美，主动持权者。大权在康侯之手，施政只能通过康侯，富贵才能接受，此即“顺以著明，臣之道也，柔进而上行，物所与也”。物，富贵集团。“以讼受服”，指讼卦上九；上九辩论受宠得赏，随着施宠君主的驾崩，理论被否定，宠服被脱去，即“终朝三递”。女娲“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功成不居，也就不去，故曰“一昼三接也”。一指女娲，三指康侯。昼，明也，言王者在民间有了名气。一昼三接，好离好散。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注曰：“以顺著明，自显之道”。

王者掌了权，是“明出地上，晋”。四海的贤达，趁文化人掌权之良机，宣传公天下文化，并登上政治舞台，也是晋。“昭明德”，同《礼·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亦称“神明之德”，托位于太阳，是王道的出发处和归宿所。昭，明也。

“自”是自然的省称，指太阳，喻王道大同文化和政治。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言公天下政治。大有上九“自天佑之”，“自天”指大同文化思想。思想与为政，如同太阳，光明正大，故“自”是公的隐称。《庄子·天运》曰：“性不可易，命不可变，道不可雍。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在宥》又曰：“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自”即《应帝王》论及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持政无公正不行，故曰“无自而不可”。不明公正，以一己私利治天下，是失道者，他们以为“无自而可”。无自而可者，最终落个“悲夫”的下场。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注曰：“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明退顺，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处卦之始，功业未著，物未之言，故曰罔孚。方践卦

始，未至履往，以此为足，自丧其长者也，故必裕之，然后无咎。”

初六是王道文人，有应于九四大明，即“处顺之初，应明之始”。初六坚持应九四，晋升著功业成为名人，是争取的一面，即“晋如”。如，行也。受挫折不能晋升，也不就此止步，仍争取晋升，即“摧如”。忠于王道，即“贞吉”。“罔孚”同“未至履位”，没有参政。“裕无咎”，即“进明退顺，不失其正”。不自“丧其长者”。“未”是家政。“受命”封了官。晋如摧如，是王者勇往直前的正当精神，故曰“独行正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注曰：“进而无应，其德不昭，故曰晋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顺而正，不以无应而回其志，处晦能致其诚者也。修德以斯，闻乎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贞吉。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鸣鹤在阴，则其子和之，立诚于暗，暗亦应之。故其初愁如，履贞不回，则受兹大福于其王母也。”

六二是居于人民的王者，想晋升，与五无应，无人举拔，故曰“晋如，愁如”。六二忠于王道，故曰“贞吉”。“闻乎幽昧”，在人民中名气很大。六二被举拔，就是女娲，即“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康侯给了权，即“受兹介福”。炼五色石补苍天，即“于其王母”。选拔优秀人才持政，即“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注曰：“处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与众同信，顺而丽明，故得悔亡也。”

晋卦表明的本体，是王者“贞吉”，忠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传统，为此而晋升。六三以阴居阳，“处非其位”，以晋升争取荣华富贵为归宿，自身包涵了“悔”。如果六三与晋的时局同步，也能诚信，即“众允”。众允，上行之贵，故能“悔亡”。六三爻说明，时局可以化人。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注曰：“履非其位，上承于五，下据三阴。履非其位，义负且乘，无业可安，志无所据，以斯为进，正之危也。进如鼫鼠，无所守也。”

《说卦》曰：“艮为鼠。”《说文》曰：“鼠，穴虫之总名也。”古哲将从上至下的家政统治者喻为鼠，故为“穴虫之总名”。穴是亡道的归宿北坎。《说卦》曰：“艮为山，为小石。”山言压迫人民，小石亦称“砾石”，言不生财富吃现成。鼠是压迫者，也是不劳而获者。“鼫鼠”亦称“硕鼠”，喻大耗子皇上和其先人开国霸主。

《说文》曰：“鼫，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五技鼠，即转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鼠。五技鼠转子午东，即转水、木、土时，能自得师，接受王者的指示，故为“能飞”“能缘”“能游”“能穴”“能走”。转子午西，即转火金时，否定王者，一意孤行，故为“不能过屋”“不能穷木”“不能渡谷”“不能掩身”“不能先人”。能为霸道“—”，不能为亡道“--”。

由乾卦“见龙在田”，造反起义，至九五“飞龙在天”夺得皇位，是“能飞”。成为飞龙，不和人民同甘共苦，成为富贵，是“不能过屋”。《正韵》曰：

“屋音沃。”《说文》曰：“沃，灌溉也。”灌溉喻火上浇油。“不能过屋”即不能跨越豪华奢侈。子午东，霸主“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是“能缘”。缘，因也。复辟后，抛弃利民施政，即“不能穷木”。春木喻生。由北坎至南离，水润下养民，是“能游”。游至南离，转子午西，是“不能渡谷”。《老子》六章曰：“谷神不死。”王弼注曰：“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渡谷同复古。南离复辟，退化至北坎，是“能穴”。退至北坎被推翻，皇亲国戚都晦气，是“不能掩身”。取天下听从军师，是“能走”，坐天下贪军师之功为己功，不能禅让，是“不能先人”。五技鼠是中道而废的革命者，由“能”变为“不能”。

《荀子·劝学》曰：“螭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螭蛇同前文的莽蛇，言王者；梧鼠同鼯鼠，言亡者。《魏风·硕鼠》传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硕鼠通过重敛享荣华受富贵，导致人民贫困，政权焦头烂额，此即“梧鼠五技而穷”。

文人晋升做官，盘剥如同鼯鼠，即“晋如鼯鼠”。忠于暴君，即“贞厉”，亦即“上承于五”。盘剥人民，即“下据三阴”。家政并未将九四看成是自家人，即“履非其位”“位不当也”。九四贞厉没有好结局，即“以斯而进，正之危也”。家政不信任，人民也愤恨，即“晋如鼯鼠，无所守也”。

《论语·先进》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雍也》孔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成了小人儒，就会“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红楼梦》七十七回曰：“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持政者是男人，人民是女人，晋升做官，喻“嫁了汉子”。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注曰：“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虽不当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术斯以往，无不利也。”

六五是贤明君主，即“柔得尊位，阴为明主”。用臣不用己，不行独裁，即“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柔和施政，故“悔亡”“能消其悔”。“失得”是失足于升官发财泥淖的富贵行政者。《系上》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又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忠于富贵凶人是“吉凶者”。象，人也。“勿恤”，统治者内部勾心斗角不激烈。六五持政，失得勿恤，给王者晋升提供了时机，对家政，对人民，都有好处，故曰“往吉无不利”。大家利，即“往有庆也”。有庆，言行中庸政，结出了善果。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注曰：“处晋之极，过明之中，明将夷焉。已在乎角而犹进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为之事，必须攻伐，然后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为正，亦已贱矣。”

“角”是武人，喻暴力专制。晋文士改为晋武士，即“晋其角”。亦即由文教转化为刑杀。角是刑杀，维是绳索，专政人民，恐怖加束缚，即“晋其角，维用伐邑”，伐是砍削，邑即臣民。“维用伐邑”，统治者得胜，即“厉吉”。社会暂趋平静，即“无咎”。统治者只有伐邑一法，实为低能，即“贞吝”。只用暴

力，必不能统治，即“道未光也”。道未，家政；光，穷也。家天下本身是暴力，在暴力基础上再加强暴力，即“已在乎角而犹进之，非亢如何”？亢即益卦上九的“莫益之，或击之”。

第三节 解明夷卦

甲 原文

䷣ 明夷，利艰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乙 注解

☰为日，日喻王道；☷为地，地喻亡道。亡道即家政。家政提倡文化，尊重文人，是䷣卦时局。家政否定文化，镇压文人，是䷣卦时局。否定天下为公文化，镇压王道文人，社会转入暗夜。《晋与明夷时局图》可见。晋是日中至日入的时局，明夷是日入至夜半的时局。此时，中央失控，军阀割据，国土被侵，人民蒙受苦难。统为西北乾马，纯阴用事。

古代的中国，就整体论，都是“明夷”历史。文史哲古文化，凡属王道人物的著作，都是明夷著作，都是隐书。儒道两家，莫不如是。

王弼《卦略》曰：“䷣明夷为暗之主，在于上六。初最远之，故曰君子于行。五最近之，而暗不能溺，故谓之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三处文明之极而征至暗，故曰南狩获其大首也”。韩康伯注曰：“远难藏明，明夷之义。”

“明”同☰，言王道文化；“夷”，入地中，地为☷，成卦为䷣。王者生活于人民中，不表露为公归宿，即“晦其明”。晦其明，同坤卦文言的“天地闭，贤人隐”。明夷是家政杜绝言路，迷夺民思，“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结局。愚野的文化暴力专制，是家天下统治者做贼心虚的体现，是临近灭亡的垂死挣扎，也是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前夜。

《卦略》指明了明夷卦之要点。上六是“明夷为暗之主”，如殷纣。初九是文王，六五是箕子。九三是发展成为强大势力的文王。“征至暗”，即武王南狩讨伐殷纣。“获其大首”，擒杀了殷纣。大首，纣王。箕子是殷纣内部的人，故为“内难”。家政内部，仍有通人达才。这里说明，王道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外部不能禁绝大同文化，家政内部也不能禁绝大同文化，箕子可征，故曰“明不可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掌握真理的文化人，装成愚昧者，是“明夷”；王霸革命者潜入地中谋反，也是“明夷”。两种藏明者，皆为“明入地中”。“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晦其明也”，是文王曾用过的策略。秘密谋反，改天换地，是“内文明”。“文明”同乾九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也就是用武装夺权。装成唯命是从的模样，是“外柔顺”。用两面策略欺骗殷纣，是“以蒙大难”。蒙，欺骗。大难同大首，言纣。文王用过，即“文王以之”。力量弱小，政治上被动，能行施正确策略，是“利艰贞”。艰，被动。“晦其明也”，同“明入地中”“藏明于内”。箕子是《洪范》的作者，是真理的持有者，装成傻瓜，欺蒙殷纣，即“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用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注曰：“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乃所辟也。”

“君子以莅众”，同“明入地中，明夷”。“莅众”即位居于人民中，隐藏了逆反思想，即“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显明蔽”，给事业加上伪装，如《易》加上卜筮伪装，孔子党加上办教育的伪装。“伪”同蒙，即欺骗。百姓，家政统治者。“以蒙养正”，见蒙卦，是对霸道的欺蒙。“以明夷临众”，是对亡道的欺蒙。这就是说，在家天下社会，王道非法，不论霸道取天下，也不论亡道坐天下，王道天机，都不能泄露，此即“用晦而明”。晦即不明，也就是烟雾。加上烟雾，看不清底细，浅察者将被瞒过，深察者将会看出烟雾内的实物。此即“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乃所辟也”。辟，避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注曰：“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为至暗者也。初处卦之始，最远于难也。远难过甚，明夷远遁，绝迹匿形，不由轨路，故曰明夷于飞。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尚义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于行，饥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类过甚，以斯适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是北坎黄钟，谋反取代老家政，即“明夷于飞”。飞言乾九五飞龙君位。“垂其翼”，处于地下，亦即“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君子于行”，文王行施的利民政策。“三日不食”，是“不食三日”的倒语。“不食”指对老家政的否定和侵食。“三日”亡道老家政。王道为一日，霸道为二日，亡道为三日。“有攸往”，即取天下夺江山。“主人有言”，引起老家政警惕。初九基于统一国

家，解民倒悬，一步一步吃掉殷纣，即“君子于行，义不食也”。义，初九。

《史记·周本纪》曰：“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谮西伯同“主人有言”。阴行善，积善累德，即“君子于行”。“诸侯皆向之”“诸侯皆来决平”，被戒备的文王西伯成了事实上的中央，民心所向。

初九至上六，隔二、三、四、五五位，故曰“初处卦之始，最远于难”。难即上六。远难不只是取远距离，而是要取而代之，即“远难过甚”。过，大过之过，言跨越；甚言殷纣。“明夷远遁，绝迹匿形，不由轨路，故曰明夷于飞”。遁、迹、形，指殷纣，远、绝、匿（埋葬），皆指推倒。改变殷纣的政策，即“不由轨路”。这些都是由初九至九五的过渡施政，即“明夷于飞”。

由北坎至东震，革命者处于地下，秘密集结势力，即“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东震武装起义，粉碎强龙地头蛇割据，救民出水火，即“尚义而行，君子于行也”。东震至南离，决战中原，王霸道长，亡道道消。王霸一鼓作气前进，亡道兵败山倒溃退，即“志急于行，饥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志急于行”，秋风扫落叶。“饥不遑食”，败兵逃命，无暇进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注曰：“夷于左股，示不能壮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进不殊类，退不近难，不见疑惮，顺以则也。故可用拯马而壮吉也。不垂其翼，然后乃免也。”

左股是老家政的将领。王霸人物在左股的手下工作，即“明夷于左股”。在中原决战时期，教育左股识时务倒向王霸队伍，加强革命队伍，即“用拯马壮吉”。拯马同左股。壮，加强。吉，王霸革命军。经过较量，左股失败，倒向王霸，即“顺以则也”。顺以则，与同人九四“困而反则”义同。“反则”，敌人成了一家人。大变革时期，老家政中有本事的将领是左股拯马，通过六二开导，“顺以则”成了革命的同人。

“夷于左股，示不能壮也”，六二向左股表明，和王霸作对，不是王霸的对手，老家政不能再强壮。“进不殊类，退不近难，不见疑惮”，言六二应持的态度。亲王霸是“殊类”，亲殷纣是“近难”。殊类近难，都被左股怀疑。“以柔居中”，用中策反，就会“不见疑惮”，左股不疑其有偏，会“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注曰：“处下体之上，居文明之极。上为至暗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获南狩，得大首也。南狩者，发其明也。既诛其主，将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渐，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贞。”

“明夷于南狩”，即“夷明于南狩”。夷，平定，明，殷纣。由震东至南离，擒贼擒王，即“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大首，乃大，皆指末代皇上纣王。《释天》曰：“冬猎为狩。”霸道由冬至转至夏至，为登基；老家政由夏至转至冬至，为垮台。冤家聚头，虎兔相逢大梦归。登基者弹冠相庆，垮台者虬虱相吊。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又开拓了新的纪元。

“不可疾贞”，指对人民的政策。贞，人民。疾，速也。速，束也。对待人民，不能强制约束，即“不可疾贞”。“正其民”，即纠正人民的不正风气。邪风

恶俗，是老家政一手造成的，时间又长，即“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消除长时间形成的风气，通过逐步教化，即“化之以渐”。渐，让人民有个觉醒的过程。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注曰：“左者取其顺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虽近不危。虽时辟难门庭而已，能不逆忤也。”

九三南狩夺了权，步老家政的后尘，复辟了家天下，是“入于左腹”。王者和一位有霸道思想的贤明君主结合，即“获明夷之心”。“左者，取其顺也”，言贤明君主能顺从王者的指意，这里的“明夷”，不指王者“明入地中”，指统治者被声色货利所迷，聪明被夷灭。脱离了人民的政权，是“出门庭”。活动于家政朝内，是“于出门庭”。“获心意”，为社会兴利，不会有危险，故曰“虽近不危”。医治家政朝内之乱，是“辟难门庭”。心意人物不反王者，是“能不逆忤也”。能，居土位的贤明君主。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注曰：“最近于晦，与难为比，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犹暗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忧危，故利贞也。”

“箕子”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明哲。家政凶败已成定局，不可救药。箕子隐了思想，也不去挽救败势，听之任之，任其崩溃，即“正不忧危”。箕子不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对革命有好处，此即“箕子之明夷，利贞”。亡道集团内部出现王道人物，说明王道文化能感化人心。“箕子之贞”，即箕子信奉王道真理，说明“犹暗不能没”，亡道不能消灭王道文化。“犹暗”同大首，此即“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注曰：“处明夷之极，是至晦者也。本其初也，在乎光照，转至于晦，遂入于地。”

月尽是晦，亦称“晦日”。晦是月公转周天的结束，喻一个朝代的垮台。亡道不明垮台，即“不明晦”。“初登于天”，言夺得中央大权，居于土中位，政令行于东西南北各地，即“照四国也”。转至晦日，一个朝代黄土高垄埋白骨，又成为历史，即“后入于地”。登天喻掌权，入地喻失权。持权者是社会人群的模范法则。《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即法则，形即象的产品。政治家垮台失去“象”的作用，不成为法则，即“失则也”。

《东坡易传》注上六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不明晦，言其实晦，非有托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终明。不明晦者，强明而实晦，此其辩也。”

霸主在望月享荣华受富贵，决定了他的朝代的归宿是上六晦月，此即“不明而晦者也，故不明晦，言其实晦，非有托也”。不明晦者，强权代替真理，强权是强权，不是真理，故曰“强明而实晦”。秦始皇的“万世”论是“强明”，被推翻是“实晦”。

“明而晦者”是王道。王道被家天下取代，成了“失败”者，故为“明而晦者”。但是王者坚信，社会发展，公天下必将取代家天下，光明正大的大同公天下终将实现，即“始晦而终明”。

第二十章 家人卦与睽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韩康伯注曰：“伤于外，必反修诸内。”“室家至亲，过在失节，故家人之义，唯严与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家人尚严，其敝必乖也。”

明夷上卦䷣是“外”，下卦䷋是“内”。文化暴力专制，消灭文献，镇压文人，王道文化被摧残，即“伤于外”。文人带着创伤，在惨痛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便生存，即“必反于家”，亦即“反修诸内”。反家修内的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了“家人”，即“受之以家人”。

“家”即《礼运》“天下为家”的“家”，指一家子传子坐天下。社会之统是家政，人群便皆有“家”的属性。王道和霸道，是家天下社会的逆反势力，“家人”是王霸打出的旗号。家人是五湖四海的结合体，是老家政的取代者。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逆反势力是“家人”，家人的路线和施政是“家道”。家道正确是不穷，家道谬误是穷。穷的标志是，和应时局与民心民意背道而驰。此即“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是差别、矛盾，对抗的统称。“乖”是矛盾和对抗。公天下社会有差别之“睽”，没有对抗之“乖”。家天下社会，差别之睽，也包含了矛盾和对抗，故睽与乖成了同义词，此即“睽者，乖也”。“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表明了，社会的乖离在家人中同样体现了出来，“故受之以睽”。

“室家至亲，过在失节，故家人之义，唯严与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家人尚严，其敝必乖也”。室家同家人。至亲，家人领袖和四海兄弟。“失节”即“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乐喻家人领袖，礼喻家教。则，效法也。流与离指家政。家长效法亡道独断专横，是“乐胜则流”；不是让人心悦诚服，恃惩罚维持，是“礼胜则离”。这样的领袖组成的家人，上下离心，即“家人尚严，其敝必乖也”。

“严”是复意词。公天下元首，家天下君主树立威信皆为严。家政君主，自身逍遥法外，以恐怖惩罚臣民，臣民望而生畏，是“严”。《系下》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韩注曰：“睽，乖也。物乖则争兴。弧矢之用，所以威乖争也。”

“弦木”是月公转下弦月乾；“剡木”是上凸月离，都为暴力。弦木做弧弓，

剡木做矢箭。弧矢射别人不射己，是“弧矢之利”。强权专政臣民，即“威天下”。盖是家政君主。“取诸睽”，同讼卦大象“天与水违行”。此即家政之严。

公天下元首，置身于法律之中，以身作则，树立了崇高威信。《论语·子张》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三变是王道革命的三步曲。由东震娥眉月至坤西南望月，是“望之”。之，行也。此时的制主者是军师，威信最高，此即“望之俨然”。霸主禅让复古，王者将建设天下为公政权，即“即之也温”。温取自地球的黄道面之赤道。日照南回归线，于时为冬至，是劳苦大众的所在地。日照北回归线，于时为夏至，是少数富贵的所在地。为公大政，废止南北两极，用春秋二分赤道中线，于时为“温”。温即全民过中人生活。王道的“其言”是教育，真理使臣民发覆开内，得到鼓励，乐意大化归一，是“听其言也厉”。一变推倒家天下，二变复古，三变建成“桃花源”。《子张》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王者之严，立足于“正其身”。正其身，三变能成功。

一家持政是家天下。家政代表的阶级，是皇亲国戚为统的一小撮富贵。《前汉·盖宽饶传》曰：“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诛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欲求禅，大逆不道。”“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禅让传贤，是官天下传统，做官“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个美好的人事制度，古哲人只能用隐语表达，谁也不敢明说。宽饶说的明显一些，便触犯了“指欲求禅，大逆不道”之罪。由此可见，古哲之隐密，是失掉言论自由的结局。

“家以传子”，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动乱衰退。人民苦难重重，统治者内乱外患，也没有什么幸福，最后以亡国败家而告终。古代的社会科学家，儒道皆然，对“家以传子”深恶痛绝，给以抨击。

《礼·曲礼》曰：“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行，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家政如同鸚鵡，效法王者的语言，满口仁义道德，即“鸚鵡能言”。但是肚内男盗女娼，即“不离飞鸟”。家天下由日入至日出，皆为黑夜，星星满天，故以“猩猩”譬之。大小封建割据势力，是“星”。星从犬。犬是守“家”之狗。弱肉强食，即“不离禽兽”。父以传子，即“父子聚麀”。麀，鹿之繁。鹿同禄。“聚麀”，父传子当国贼禄鬼。

王道之“礼”，体现于人事，是“选贤让能”，即“官以传贤”。尧让舜，舜让禹，是“有礼”。父子聚麀是“无礼”。无礼同《礼运》之“大人世及以为礼”。“圣人作”，王者持政。“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论语·里仁》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何注曰：“何有者，不难也”。“如礼何”，指言不由衷的鸚鵡之言，猩猩之行，起不了礼贤敬能的作用。

《山海经·南山经》首章便说：“鵲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之善走”。《大荒北经》曰：“北海渚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禺即禺强。狴狴同猩猩。

“鵲”是昔与鸟之复。昔言王道，鸟言亡道。王亡杂合的社会是“鵲山”。白，明也。耳，北坎，言亡道的归宿。持政以一己私利为转移，即“白耳”。“伏行”，四足行，言其为兽；“人走”，两足行，言其为禽。伏行人走，指明“狴狴”是禽兽。“食之善走”，言其蜕化急速。月公转由望至晦为“食”。逐步消蚀，即“食之”。走即离开政权，一败涂地。狴狴持政，倒行逆施，将自己推向覆没，是“善走”。

“有神”之有，言富有。神是鬼之对。“有神”指南离变卦的霸主。表面上是全民的首领，是“人面”，实质是富贵的承载者，是“鸟身”。取天下居子午东，东为青，故为“青蛇”。黄袍加身，复辟家政，南离为赤，故为“赤蛇”。“两”即《系上》“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之两，言王道军师。《正韵》曰：“珥音饵。”饵是钓鱼的利用物，得鱼弃饵。军师是霸主上台的饵，青蛇需要，成了赤蛇，“敌国灭，谋臣亡”，抛弃了饵。上台需要王者运筹决策，是“珥两”，政权到手，背叛军师，是“践两”。《红楼梦》讲到的“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即言霸主忘恩背义，过河拆桥。“中山”即南离霸主背叛地。

《山海经·南山经》的“狴狴”图，其图是，大狴狴右手牵着小狴狴，表明“家以传子”。左手捏着花朵，表示荣华富贵。右喻武力，左喻文化。家传子靠武力，蛊惑人心靠文化。《尔雅·释兽》曰：“猩猩小而好啼。”小以月球作譬，太阳，地球，月球三光，月球小，喻猩猩亡道。啼，帝也。帝即囊括四海，席卷天下，梦想万世，胃口极大。秦始皇帝的“万世论”即“小而好啼”。

《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政权是象，基础是形。象造形，形如象。家天下社会的象是“家”，形当然也是“家”。家是家天下社会的大共名。凡是共名，可称全体，可称部分，可称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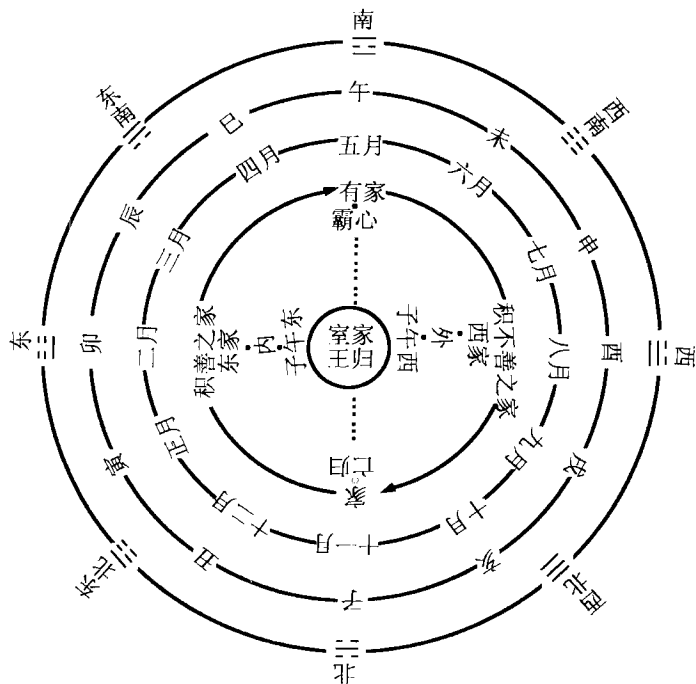
《孟子·离娄》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者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安其危而利其菑”，同“乐其所以亡”。与民为敌，大刮地皮，即“安其危而利其菑”。只顾富贵，不管人民，即“乐其所以亡”。家政被推翻，即“亡国败家”。自侮，自毁，自伐，指统治者内部，为了争夺声色货利而进行的内讧内乱。自我削弱，给取代者创造了条件，即“而后人侮之”“人毁之”“人伐之”。天道福善祸淫，王者给家政下烂药是“天作孽”。天作孽，不照办，即“犹可违”。皇亲国戚“自作孽”，将自己推向死亡，即“不可活”。

《红楼梦》七十四回曰：“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七十五回又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大族人家”是皇家，在皇家专制下的社会人群都是“家”。家是三才的归宿处，不管是什么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皆有自己的归宿“家”。散而见之，千军万马，以归宿言之，则是三家。现作《三家归宿图》以示：

图中可见，霸道的归宿是南离，时为午时五月，是“有家”。贫穷变富贵，无权无势变为满床笏。亡道的归宿是北坎，时为子时十一月，是“家”，是贫困的广大人民的家。有家从南离蜕化至北坎，由富贵变为贫贱，回到贫困阶级之中，同回了家。《说卦》“万物之所归”言此。王道的归宿是“室家”。室家喻五湖四海英杰组成的大同政权。废除有家，也不要无家，全民凝聚于大中位，建成“四海如一家”之社会，是“室家”。



聚于大中位，建成“四海如一家”之社会，是“室家”。

家天下社会，持政方是坤卦文言论及的“积不善之家”，亦即西家。造反方是“积善之家”，亦即东家。大化归一，没有“汉，无论魏晋”转易，不存在东家西家之对立，是“室家”。

《说文》曰：“室，实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天下为公，是可实现的理想，故为“至”，动乱停止，故为“所止”。《前汉·匡衡传》曰：“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室家，以王者的归宿指王道。家政“兴”，尊崇王道军师，即“以室家为本”。家政“衰”，在于否定王道，即“梱内”，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梱内。

家人初九“闲有家”，九五“王假有家”，有家皆指霸道归宿。师卦上六“开国承家”，蒙卦九二“子克家”，丰卦上六“鄙其家”，家指亡道归宿。大畜上九“得臣无家”，无家同室家，指王道的归宿。孔疏曰：“无家者，光宅天下，无适一家也。”光宅天下，施政一视同仁，不遗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适一家”，不实行一家专制。集中全国人力财力，供一家享受，是适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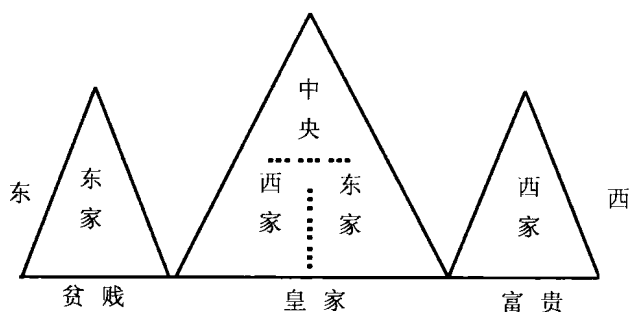
“家以传子”，占据中央位，人群分裂为富贵和贫贱。富贵和贫贱对家政中央的看法，也就截然两样。《淮南子·齐俗训》曰：“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

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

“趋舍礼俗”同家天下，上台为“趋”，下台为“舍”。东家，春夏之人，主生长，是“趋舍礼俗”的取代体。西家，秋冬之人，主收杀，是家政的支柱。中央居中，代表西家，奴役东家，看法不同，基于此也。

东家看中央，中央是西家；西家看中央，中央是东家。只要是皇家持政，皋陶也解决不了中央“东西”的双重性，社会不能理平。

《说卦》曰：“睽，外也；家人，内也。”政权一身携二有双重性，是转子午西外卦的结果。政权建立在大中位，是内卦用事。《孟子·离娄》：“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于四海’”。巨室同室家。太阳是三光之大体，故为“巨室”。溢，益也，王政施实惠给全民，又有为公文化教养，即“沛然德教溢于四海”。



第二节 解家人卦

甲 原文

䷤ 家人，利女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乙 注解

䷤ 家人卦论述大同党人的性质。下卦南离近太阳，以近日之离喻太阳。太

阳是火，离也是火，同性。上卦是巽，巽于蓍为东南维。巽纯阳用事，与太阳火纯阳同性。巽亦为风。风是社会赖以生存的空气。大象“风自火出”说明，大同党人的出发处是大中太阳火，出自光明正大，归宿于光明正大。

家人之“家”是王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人”即《说卦》的“人之道”。人之道同王道，大道，天下为公之道，埋葬家天下专制之道，是恢复“五帝官天下”之道。王弼注大象“风自火出”曰：“由内相成炽也。”孔颖达疏曰：“巽在离外，是风从火出。火出之初，因风为炽。火既炎盛，还复生风。内外相成，有似家人之义。”上文可见，风与火，同声同气，相辅相成，以风火譬比公天下大政，施政基于太阳，用风教感化社会，政权和人民会“内外相成”。

“家人，利女贞”，注曰：“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大同党人是“家人”，家人从太阳位出发，再回到太阳位，中经东震至南离，和霸道同人取天下。至南离，取天下成功，王霸“各自修一家之道”，岐路出现。王道复古回太阳大中位，亡道复辟转子午西。居于此此时，霸主是复古和复辟的转机人物，社会的命运，掌握在霸主手中，故曰“利女贞”。利女贞，即“女贞吉”，霸主复古走正道，对全社会皆吉。

日月星三光，太阳是阳，地球与月球是阴。王道托体太阳，霸道托体地球，亡道托体月球。就本体论，王道是阳，霸道与亡道是阴。阳为男，阴为女。“利女贞”之女，指地道霸主。彖辞的男女，也指王道和霸道。以乾“—”九表达“---”，左三是霸道，中三是王道，右三是亡道。《说卦》曰：“乾为天，故称乎父。坤为地，故称乎母。”父男，母女。父为—，母为--。三极之道之原形本体，在于居大中者是火体，自转不公转，居外周者是土体，自转也公转。阳体有光，阴体无光。阴体之光，源于阳体。

家政出现，分裂了人群，人群分而为三。《说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用卦表达如下：

月球亡道·三索男·—·三·--·三索女·家

地球霸道·再索男·—·二·--·再索女·有家

太阳王道·一索男·—·初·--·一索女·无家

社会发展，大同社会是“初”，大同基础上产生的霸道是“再”，霸道基础上产生的亡道是“三”。《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极即王霸亡。“索”即思想求索。家天下社会存在三极，承继者爱慕何极，便成为何极的同志，做了首领是“得男”，做了辅佐是“得女”。这是男女的变用，非父母本体。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注“女正位乎内”“谓二也”，注“男正位乎外”“谓五也”。“家人之义，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

“男”是太阳喻王者，“女”是地球喻霸者。霸主居地球北极位，是“女正

位乎内”。北极是地球的中心位。王者居于太阳中心位，是“男正位乎外”。居于地球言之，地球是“内”，太阳是“外”。“正”即正位，正确的位子。

家政社会，“鹊巢鸠占”，霸道地球和亡道月球占据了太阳位，太阳变为随地月转运的随从体。女变为男，男变为女，是“不正”。霸道回归地球位，亡道回归月球位，王道回归太阳位，是“男女正”。男女能否正，取决于霸道，故曰“家人之义，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

王道为君，霸道为臣，恢复事物的本体，是“男女正”。男女正，通过王者去实现，即“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天地是王者的譬称，指明持政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政统全民。“大义”即大义务，大任务。男女正的关键，是霸主禅让居臣位，也就是取天下时期的君臣易位。革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即易位。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家人的领袖是“严君”，严君同“父母”。王者的本体是阳父，但阳父非法，男扮女妆，即“父母”。母是伪装。体现于政治，王道和霸道的关系是，王者指挥霸主为政，是“父”；居下做霸主的臣为“母”。家天下社会，王者的男女双重性言乎此。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思想的灌输者是“父”。思想的继承者是“子”。此经之父子，指王道思想体系之父与子，社会人群同辈男女，是“兄弟”。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把手是“夫”，主要助手是“妇”，是“太妇”。父子，兄弟，夫妇，是“六亲”。六亲以王道为统，为“家道正”。家道正，必须埋葬乱源家天下，此即“正家”。埋葬了家天下，社会才能安定，此即“正家而天下定矣”。

《礼·郊特牲》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注曰：“言人伦有别，则气性醇也。”无别，“言聚麀之乱类也”。“男女有别”，反本还原，各归各位；无别，鹊巢鸠占，女扮男妆。人类的制动之主是思想。只有王道父子才能“亲”。有王道共识，愿为社会尽义务，即“义生”。明白民心民意是持政者的太上皇，便会尊敬人民，即“礼作”。为民效劳，尊敬人民，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即“物安”。不为人民尽义务，为一己私利，刮剥民脂民膏，是“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禽兽之道，即家以传子，聚麀乱类，一家子成了囤贼禄鬼，成了社会的孽根祸胎。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注曰：“家人之道，修于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

“物”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民，“恒”，人民生生相继，与日月长存。孔老时代，夏商已亡，周病膏肓。究其原因，言无物而行无恒。王者制定政策，“以百姓心为心”，是“言有物”；与人民一样长生久视，是“行有恒”。有物有恒，即“修于近小而不妄也”。家政选择人群，代表富贵，是有择言、有择行。王道不用家政的一套，即“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注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湊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

必以闲有家，然后悔亡也”。

《说文》曰：“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徐注曰：“闲犹阑也，以木距门也，会意。”闲即门，表禁止通行。升天成云，变为富贵加官晋爵，光宗耀祖，是“有家”，用教育解决家人的“有家”妄念，即“闲有家”。闲有家的目的，让革命者南离中途不变卦。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初始皆指公天下。父教初，子法始，思想坚定不背叛初衷，才谈得上复古。革命者变为亡道是“家渎”，为公改为为私是“志变”。家渎，志变，用严密的法律，用酷刑惩治，也不能再改邪归正，此即“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悔，即悔之晚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注曰：“居内处中，履得其位，以阴应阳，尽妇人之正义。无所必遂，职乎中馈，巽顺而已，是以贞吉也。”

六二是地球北极，喻霸主。“无攸遂”是“遂，无攸”的倒语。《正韵》曰：“遂，因循也。”因循即步老家政后尘，复辟家天下。《尔雅·释言》曰：“攸，所也。”所，即归宿所。霸道南离变富贵，王道居太阳大中位化成天下，理想可实现，皆为“有攸”。亡道的归宿是北坎，北坎是家政的坟墓，故为“无攸”。“在中馈”，是劝诱霸主的良言。复辟是死路，复古禅让成妇人，仍是贵人，即“以阴应阳，尽妇人之正义”。霸主由夫降妇，即“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人嘻嘻，失家节也。”注曰：“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者也。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是以家人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妇子嘻嘻，乃失其节也”。疏曰：“嗃嗃，严酷之义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是名气很大，而又很严密的民间组织，故为“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嗃嗃”是高高之繁，是动宾语，其义是尊重家长，如七十子尊重孔夫子然。宾语“嗃”，以太阳喻王者。《红楼梦》五回曰：“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厚地，地球；高天，太阳，喻王者。“高天”省天，即“高”，同样指太阳。“嗃嗃”，家长庄严成熟，公如太阳，亦即“严酷之义也”。《玉篇》曰：“酷，熟也。”熟即政治成熟。悔，明也。厉，家政。家人明白幽厉之凶残，深恶痛绝，与之划清界限，吉。

“嘻嘻”是喜喜之繁。宾语嘻是家政富贵。家长不是夫而是妇，仰慕富贵，成员也仰慕富贵，家人将会成为家政的工具，故曰：“妇子嘻嘻，失家节也。”《论语·里仁》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无恶同悔厉，没有将荣华富贵放在眼里。《里仁》孔子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耻恶衣恶食，不愿和贫困大众在一起，对家人来讲，即“志变”“失家节”。家人失节，成不了大事，故曰“妇子嘻嘻，终吝”。恭与严是“嗃嗃”，慢与渎是“嘻嘻”。嗃嗃“得其道”，嘻嘻“失其节”。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注曰：“能以其富，顺而处位，故大吉也。但能富其家，何足为大吉。体柔居巽，履得其位，明于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疏曰：“富谓禄位昌盛也。六四体柔处巽，得位承五，

能富其家者也。”

六四是家政中有实权的大臣，承皇上九五，应初九王者，恃权将王者提拔到政府中吃俸禄，是“富家”。对王者对家政都有利，是“大吉”。“顺”即六四。“在位”，以阴居阴，有实权。“但能富其家”，只给皇亲国戚加官晋爵，不是大吉，故曰“何足为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注曰：“假，至也。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勿恤而吉。”

九五是复古爻。“王假有家”，同《说卦》“圣人南离而听，天下响明而治”。霸主让权给王者，王者居五位称君，霸主北面称臣。王者持政，人群将改邪归正，六亲和睦，交相爱乐。“假”同“假途灭虢”之假，借也。“有家”，南离。王霸取天下成功至南离，王道借有家复古，亡道借有家复辟。南离是中经转折地。复古是“王假有家，勿恤吉”。“勿恤”即“交相爱”，故“吉”。亡道复辟，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取天下的同志，都将面临厄运，是恤。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注曰：“处家人之终，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身，则知施于人也。”

忠于王道理想是“有孚”。以身作则，安分守法，是“威如”。制约臣民的法律，同样制约元首，是“反身”。公而无私，给最亲密的助手做出榜样，是“刑于寡妻”。用强权治理，是“以猛为本”；放纵肆意，是“以爱为本”，此二者不能治理社会。王者“尚威严”，持政者以身作则，赏当功，罚当罪。有严格的纪律，又有恩爱关照。元首“威敬”，臣民亦“威敬”。威敬者行命，臣民响应，此即“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身，则知施于人也。”

第三节 解睽卦

甲 原文

䷥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乙 注解

《说文》曰：“睽，目不相视也。”《六书故》曰：“反目也，因为睽乖。”《玉篇》曰：“目少精也。”《广韵》曰：“异也。”

前已论及，社会的差异，矛盾，对抗，皆为“睽”。“目不相视”，表明对立的人群谁也不理谁。富贵看不起贫贱，贫贱眼里没有富贵。对立的阶级，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正好相反，故为“反目”为“睽乖”。人群所以睽乖，在于家政否定了天下为公传统，否定了王者的领导地位，故曰“目少精也”。《说卦》曰：“离为目。”南离复辟，政权由“—”变“--”，否定了王道中心三，政权少了王者“精”。目少精，亡道小人专制，故为“异也”。

上卦☲是王者，是中女；下卦☱是霸者，是少女。王霸取天下成功，霸者禅让退位，承载王者，是“小事吉”。小，少女兑；事，承载。霸道承载王道，社会由乱转治，故曰“小事吉”。吉，即社会由乖而变为不乖。不乖即正常。

“彖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注曰：“事皆相违，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火动而上”，王道复古，政权建立在太阳位，社会由“上知”掌权。“泽动而下”，霸主复辟，转子午西，由“下愚”掌权，政权建立在月球位。“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即言王霸的归宿不同，王者中女，是男扮女装，霸主本体是女，故为“二女”。复辟走下愚路，不能解决矛盾和对抗，故曰“事皆相违，害之道也”。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说”下卦兑；“明”，上卦离。丽，附也。“柔进而上行”，霸者转化为上知。“得中而应乎刚”，“得中”，与六五相得，“应乎刚”，与九二为应。九二是生活于民中的王者。丽明，上行，应刚，是霸主“小事吉”的“三德”。随王道施政，是“说而丽乎明”，由霸道思想转变为王道思想，是“柔进而上行”。选贤让能，将权力交给民中的王者，是“得中而应乎刚”。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四睽皆指差别，不指矛盾与对抗。天，太阳；地，地球。太阳和地球，差别很大，但天地合德，生长了人类，也生长了人类所需之一切。此即“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持政者是“男”，人民是“女”，有权无权，差别也大，但上下同

志，皆为全民幸福生存，此即“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工农学商，七十二行，差别也大，但有个共同的愿望，为社会生财，流通货物，为全民兴利，此即“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类，善也。全民以太阳大中位为出发处与归宿所，即“睽之时用大矣哉”。矣哉是语言的落脚点，喻人群之归宿所。人心凝聚于太阳位，家天下做不到，故曰“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时，是也，日正也。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注曰：“同于通理，异于职事。”《系下》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韩康伯注曰：“夫少则得，多则惑。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志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上火”太阳喻王政，“下泽”地球喻人民。泽，水也。火与水有差异，即“上火下泽，睽”。上火下泽皆恪守天下为公，即“以同”。同即全民同心同德。各行各业，各执其事，即“而异”。而异，即社会分工，此“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同即“同归”“一致”，异即“殊途”“百虑”。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要求持政者与民心得一，此即“少则得”。少是一，和人民不离不弃是“得”。多是二，远离人民，升天成神，政权与人民两伤，此即“多则惑”。惑，乱也。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又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注曰：“但能近取譬，于己皆恕，己所欲施，施之于人。”

取天下为始，坐天下为终。“终身”同持政。“恕”，如心，亦即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承受酷虐，不要将酷虐强加给人民，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希望立身不屈，自由生存，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解除人民身上的桎梏，撕去嘴上的封条，此即先民后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表达思想之达。“能近取譬”同恕。用同一规矩对己对民，即“一以贯之”。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注曰：“处睽之初，居下体之下，无应独立悔也，与四合志，故得悔亡。马者，必显之物。处物之始，睽而丧其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显也。故勿逐而自复也。时方睽离，而位乎穷下，上无应可援，下无权可恃，显德自异，为恶所害，故见恶人乃得免咎也。”

“悔亡”同无咎。“马”“勿”，注文的“必显之物”“恶”，都指地方军阀九二。初九居下卦之下，最受奴役，和九二绝裂，即“丧马”。九二驱逐初九，即“勿逐”。初九掌握了“天下为公”思想，苦海慈航，有应于“文明之初”六四，即“自复”。自，社会之初始。初九有了为公思想，不能“显德自异”。显德自异，“为恶所害”，将遭九二残害。化妆成“恶人”亡道，以恶人出现，即“见恶人，以辟咎也”。辟，避也。见，现也。初九爻说明，压迫能使人觉醒。觉醒“自复”变为王者，成为家天下的叛逆者。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注曰：“处睽失位，将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党。出门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处睽得援，虽失其位，未失道也。”

九二是生活于人民中的武人，被家政遗弃，英雄无用武之地，故为“失位”。九二在徘徊中遇见了六五，找到了造反的领袖，即“遇主于巷”。《说文》曰：“巷，里中道，从邑从共，皆有邑中所共也。”“里中道”同霸道。“从邑”，未掌权。“从共”，有变化代兴之心愿。九二遇六五，有了自己的领导指挥者，即“未失道也”。《水浒传》中民间的好汉遇宋江，都为“遇主于巷”。《东坡易传》注曰：“巷，二五往来相从之道也。”指明了二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注曰：“凡物近而不相得则凶。处睽之时，履非其位，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应于五，则近而不相比，故见舆曳。舆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载也。其牛掣者，滞阳所在，不获进也。其人天且劓者，四从上取，二从下取，而应在上九，执志不回。初虽受困，终获刚助。”

六三即“见舆”，是王道。《韵会》曰：“曳音跂。”《玉篇》曰：“跂，超逾也。”王道超逾霸道和亡道即曳。“其牛”，九二。“掣”，同限制，即注文“掣阳所在，不获进也”。六三限制了九二升五，即“其牛掣”。“其人”同其牛，指九二，“天且”指九四。《礼·檀弓》曰：“祖者，且也。”天且即天祖亡道。“劓”，割鼻刑罚。六三与九二九四皆“近而不相得”。二与四皆想征服六三，即“其人天且劓”。六三“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应在上九王道，“执志不回”，最终得到了上九的援助，故曰“初虽受困，终获刚助”。小象说明，弱小的王者，不可能实现王道。以阴居阳，公开自己的王道归宿，将遭受霸道和亡道的镇压。此即“见舆曳，位不当也”。上九“遇雨之吉”未实现，六三之“有终”也不能实现，故曰“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注曰：“无应独处，五自应二，三与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应，特立处睽之时，俱在独立，同处体下，同志者也。而已失位，比于三五，皆与己乖，处无所安，故求其畴类而自托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虽在乖隔，志故得行，故虽危无咎。”

社会大变革时期，两股独立而又孤立的势力，可以结为联盟，故为“同志”。项羽和刘邦的倒秦结合，是“睽孤，遇元夫”的史例，联盟不太巩固，故曰“厉”。四与初结合，增强了力量，不会凶败，故曰“无咎”。疏曰：“元夫谓初也。处于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阳而言夫者，盖是丈夫之夫，非夫妇之夫也。”夫妇是主从关系，丈夫结盟，是平等关系。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注曰：“非位悔也，有应故亡。厥宗谓二也。噬肤者，啮柔也。三虽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应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疏曰：“宗，主也，谓二也。噬肤谓噬三也。三虽隔二，二之所噬，故曰厥宗噬肤也，三是阴爻，故以肤为譬，言柔脆也。二既噬三，五可以往而无咎矣，故曰往无咎。”

六三是下卦之长，与上九有应，是亡道。《水浒传》中的王伦，是六三人物，不是九二的同志，九二与六五为霸道。九二“噬肤”清除了六三，六五与九二结合，便无咎矣。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注曰：“处睽之极，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已居炎极，三处泽盛，睽之极也。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负涂，秽莫过焉。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恢诡谲怪，道将为一。未至于洽，先见殊怪，故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后说之弧，睽怪通也。四黥其应，故为寇也。睽志将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时，睽疑亡也。贵于遇雨，和阴阳也。阴阳既和，群疑亡也。”

“睽”是王道。王道同太阳。太阳在太阳系只是一，故为“孤”。六三是“见豕”，是亡道富贵。“负涂”“载鬼一车”，皆指六三承载九四。涂，鬼一车，指九四“一”。王亡两极，水火不容，“先张之弧”，进行战争；“后说之弧”，坐下谈和。寇是九四。九四不能将六三争取到自己的麾下，六三将与上九结合，此即“匪寇婚媾”。“往”，上九与六三交往，“遇雨”，阴阳交往不偏亢。“吉”，社会将复古昌盛。社会昌盛，王亡两极的隔阂消除，两忘而化道，是“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爻阐明，王道与亡道，除了桀纣极少数顽固不化外，出身于富贵家庭的人，多数能转化为王道。上九是“文明之极”，是太阳。六三是“至秽之物”，是“见豕”，故“睽之甚也”。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恢”即恢复，“诡”心危之复，言王者。家政专制，王道非法。心存危难，故为“诡”。“谲”同谲。《玉篇》曰：“谲谏，依违不直也。”谲即解除。“怪”，小人富贵。恢复王道的领导地位，谲去富贵的特权，即“恢诡谲怪”。社会不存在王亡“诡怪”，即“道通为一”。

《东坡易传》注曰：“上九之所见者，六三也。污非其配，负涂之豕也；载非其人，载鬼之车也，是以张弧而待之。既而察之曰：是其所居者不得已，非与寇为媾者也，是以说弧而纳之，阴阳和而雨也。天下之所以睽而不合者，以我求之详也。夫苟求之详，则孰为不可疑者？今六三之罪，犹且释之，群疑之亡也，不亦宜乎？”

注文说明，出身与环境，是社会产物，富贵家庭出身的人，多数不忠于桀纣，即“其所居者不得已，非与寇为媾者也”。“求之详”，即求备，要求样样都合格。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不能解放见豕，自身不得解放，恢弘大化，包容全体，“群疑之亡也，不亦宜乎”？

第二十一章 蹇卦与解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睽者，乖也。睽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富贵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与盘剥，是“睽乖”。有压迫，必定有反抗，即“乖必有难”。“睽者，乖也”。施政以损人利己为归宿。人民受不了，有了驱除暴政的愿望是“有难”。有难的愿望付诸实施，逼上梁山，挺而走险，揭竿造反，是“故受之以蹇”。蹇是王霸联合取天下的譬称。蹇的任务是推倒老家政，此即“蹇者，难也”。擒贼擒王，夺得中央为限，即“物不可终难”。蹇难结束，标志是老家政的武装被歼。歼灭了老家政的武装，是“解”。“故受之以解”。彻底摧毁了老家政，扫除了蝗虫，缓解了社会矛盾，即“解者，缓也”。

“蹇”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譬称。《说文》曰：“蹇，跛也。”跛即《红楼梦》二十五回论及的“一足高来一足低”。蹇跛用人体之病态，以喻社会之病态。子午东，王霸取天下，王霸亡“三阳开泰”三极大联合。联合多数，打击少数，就全民而论，仍为不全，故为“蹇”。子午西，亡道坐江山，否定王道和人民大众，少数富贵作威作福，多数成了牛马，更是不全，故为“蹇”。蹇即家天下亡霸转易史。

《荀子·赋》曰：“忽兮其极之远也；遽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忽兮其极之远也”，指子午西亡道坐天下。《说文》曰：“忽，忘也。忽忽，不省事也。”否定王道，由一变为二，是“忽”，持政忘了王道和人民是“忘”。忽忘者远离王道，即“其极之远也”。“遽”即《赋》中之“僬僬”喻霸主为蚕。“有物于此，僬僬其状，屢化如神，为万世文”，言此。由蚕变蛹，由蛹变蛾，即“屢化如神”。蚕时食桑信王道，变蛹作茧自缚，最终变蛾。蛾，我也，成了唯我独尊的一夫。“相逐而反”，击败亡道，登上龙椅。“反”即复彖“复，反也”。言复位也。《说文》曰：“印，我也。”取天下和坐天下，基于私我，即“印印”。以家政周天轨道转运，即“咸蹇”。咸蹇说明，取天下“蹇”，坐天下亦“蹇”。

蹇喻病态，表身体不全。身体不全为政皆不易，故蹇与难同义。蹇中有难，是家政转周天的共性。子午东造反，弱小者和强敌作战，极为困难，故“难”。亡道坐天下，与民违行，内部乖争，躲过风暴又遇雨，穷于奔命，也“难”。难

是家政一个朝代所患的同病。

“难”是共性，但有质的差别。子午东霸道取天下，难即“傺”，以迷信驱疫作譬，喻消灭老家政。《正韵》曰：“傺，驱疫也。”《集韵》曰：“难，除却凶恶也。”疫与凶恶，皆指桀纣。《正韵》曰：“疫音役。”《说文》曰：“疫，民皆疫也。”《释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疫，役，有鬼，即以皇上为首的富有的魔鬼，都成了追逐声色货利的奴隶役夫。

《说卦》曰：“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于蓍为西南维，于月公转为望月，是家政得意忘形的美满时刻。火上浇油，福深求福，贪得无厌，追逐富有。《荀子·劝学》曰：“志意修，则骄富贵矣，道义重，则轻王公矣，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君子是王道，小人是亡道。君子“志意修”“道义重”“内省而外物轻”，是财富的主人，此即“君子役物”。小人损民利己，以富利为隆，是财富的役夫，此即“小人役于物”。

《庄子·齐物论》曰：“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蓊然疲役，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郭注曰：“夫物情无极，知足者鲜。故得此不止，复逐于彼，皆疲役终身，未厌其志，死而后已，故其成功者无，时可见也。”

“家以传子”坐天下至灭亡，是“终身”。终身即从“致役乎坤”至“终万物”艮东北这个历史时期。“役役”，即“物情无极，知足者鲜”。“得此不止，复逐于彼”。《说文》曰：“蓊，华盛也。”荣华富贵，夸富羞贫，即“蓊然”。为声色货利疲于奔命，即“疲役”。不明白富贵不能长保，财富将为取代者作嫁衣裳，是“不知其所归”。统治者救经引足，故曰“可不哀邪”。家政专制，必然灭亡，即“不见其成功”“故其成功者无”。

《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欧疫。”郑注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欧役厉之鬼，如今魃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月令》季冬命国难，索廋也。”

“方相氏”是取天下军师的隐称。“方”即《系上》“方以类聚”之方，言王者。“相”即辅相军师。“蒙”取自蒙卦“蒙以养正”之蒙，言王者对霸主的指挥。“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皆指霸主，说明其内含属性。“熊”的古文是“𧠦”，黄能之复。《尔雅·释兽》上司：“熊，虎丑。”疏曰：“丑，类也。”霸主黄能是四海英雄能人的包容体，即“熊皮”。“虎”，山中王，喻霸主。“黄金”取自噬嗑卦六五。王弼注曰：“黄，中也；金，刚也。”言霸主有强大的战斗力。十二子，子为初九，寅为九二，辰为九三，午为九四。《说卦》曰：“离为目。”四目言霸主的南离归宿。“玄衣”喻北坎，“朱裳”喻南离。北坎至南离，是霸道的经历。戈喻开拓进攻，盾喻后方退守。“执戈扬盾”，攻守兼备。“百隶”即被奴役的人民。“时难”是及时雨驱凶恶之省，难同傺。“索室”即夺中央。“魃头”同桀纣。

子午以东之难，目的是驱除疫厉桀纣，四海英杰向老富贵施暴，其归宿是统一国家，解放人民，使社会由分而合。子午以西之难，其本体是患难，是一小撮

富贵向大众施暴，其结局是分裂国家，桎梏人民，使社会由合而分。明夷象之“大难”指殷纣。“内难”指殷纣政权。需卦初九“难行”，指家政行政。兑卦象“说以犯难，民忘其死”，难指残末家政。

家天下自身是“难”，由此产生的艰辛，被动，灾患，最终被推翻，都是“难”。艰难、苦难、困难、灾难、险难、殉难、死难、遇难、难能、难办，诸如此类，是家政自身的蹇难，也是给人民造成的蹇难。由上可见，霸道取天下难，亡道坐天下更难。

在家天下的基础上，建立天下为公制也“难”，是王者遇到的难。家天下文化暴力专制，迷夺民思，杜绝言路，哲人只能说黑话写隐书。黑话隐书，一般人理解不了，王道思想不能哺育人民。《论语·卫灵公》曰：“知德者鲜矣。”知天下为公者少，事情难办。

《法言·问神》曰：“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履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郭。’”天地是太阳和地球，是天文学范畴。古哲人将天文学作为“郭”，包含了人文学。天文学又以隐体表达，是“不可使易知”的关键所在。

《系下》曰：“损，先难而后易。”革命成功，让霸主损私为公不复辟，保持与人民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是很艰难的，此即“损，先难”。生产发展，财物丰富，人民富，统治者更富，损私不让暴发，容易办到，此即“后易”。《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难”也指先损私，人民富自己再富，是“后获”。先民后己难能，故曰“先难”。

《老子》六十三章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图难”“为大”“天下难事”“天下大事”，都指王道复古。“易”，动乱转易；“细”，小人专政。在转易的小人占上风的家天下社会复古，王者也难，此即“圣人犹难之”。“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是能复古的前提。“终不为大”，持政不离开人民，先成就人民，即“故能成其大”。“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言霸主。言不由衷是“轻诺”，说话不算数是“寡信”。反复无常是“多易”，给统治者和人民造成灾难是“多难”。天下为公，大化归一，是“故终无难矣”。

“难”的对称是“易”。易指变化中的人群。大同社会，政权与人民得一，社会与自然同步，在无动乱的环境中生生不息。《系上》曰：“生生之谓易。”注曰：“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疏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转易，后生易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阴是人民，阳是政权。选贤让能交接班，是“阴阳转易”。官民水乳交融，相依为命，是“以成化生”。年轻人接老年人的班，是“后生次于前生”。政权不倒台，是“不绝”。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是“万物恒生”。此即天下为公之“易”，亦称“易简”。

《系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韩注曰：“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元首如太阳普照，臣僚如地球全载。元首居太阳大中位，臣僚居北极小中位，即“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制动之主太阳；简，持平之北极。光明正大，中正持平，人民易知，人民易从，即“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人民易知易从，支持政权，事业有功，即“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亲，人民；功，社会所需之一切产物。人民支持，政权长生，物产丰盛，四方襁负其子而至，即“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大，地域扩大。政权长生，地域扩大，是王者的理想和任务，即“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君臣皆以中庸为政，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理得之枢机，是王者成为元首，即“成位乎其中矣”。成，亦称成人，老成人，指王者。夏以前的中华民族，是“有功则可大”凝聚起来的共和族，是小流和河海的汇集。

《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夏禹王，家天下，人群由“易简之善”分裂为王霸亡三极。三才变化，产生了“三易之法”。三易之法，形成了三极之道，霸道取天下，削平大小小山头，将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救民出水火，缓解社会矛盾，是“连山易”。亡道坐天下，将统一的国家又分裂成大小山头，强龙地头蛇割据，人民蒙受苦难，家政最终垮台，是“归藏易”。王道复古，大化归一，全民围绕太阳元首转运，是“周易”。《周易》一书之名，原于天下化成，建成大同社会。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性质虽异，有易之共性，故为“三易”。

《周易正义卷首》曰：“易一名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列张。通精无门，藏神无冗。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其易”是王道易“周易”。“变易”是霸道易“连山”。“不易”是亡道易“归藏”。不，否也。否定王道，否定人民的权利，将国家视为家族庄园，即“不易”。“能消者息”，言霸道消灭了亡道得胜生存下来。“必专者败”，言专制人民的老家政凶败告终，也就是否定人民的人被人民否定。同一个社会，王霸亡三公运权衡，各自遵循各自的轨道，是“三易之法”的实施。

《杂卦》曰：“蹇，难也；解，缓也。”霸道取天下，由北坎起步，中经东震至南离，是荡除老家政的历史时期，是“蹇，难也”的历史阶段。抵达南离，夺得中央，解除了不易专制机关和武装，缓解了社会矛盾，是“解，缓也”。《书·仲虺之诰》：“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传曰：“汤所往之民皆喜曰：待吾君来，其可获息。”徯，待也。后，我君汤王。苏同缓。

第二节 解蹇卦

甲 原文

䷦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以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乙 注解

卦象下卦☶，于蓍为东北。《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以月公转作譬，艮东北于时为晦朔月，是一个月的结束“所成终”，是第二个月的开始“所成始”。终始之地，是家天下一个朝代兴起处与灭亡所。蹇卦之艮，指朔月，指霸道之兴起，大地冒出山来，造反势力从大地崛起，天翻地覆之大变革，由艮奠基。

上卦☵于蓍为北。《说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北坎是地球自转的夜半子时，是地球公转的十一月冬至，是劳苦人民的所在地，故曰“劳卦也”。以地球自转与公转作譬，北坎也指家政一个朝代的发祥地的葬身所。此即“万物之所归也”。艮与坎，皆喻一个朝代的开始与结束，只是月转与地转取象不同而已。《说卦》曰：“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中男即霸道，分解艮坎，其义如此。

北坎与东北艮结为䷦卦，䷦是首领，䷦是随从，组成取天下的蹇难谋反集团，是蹇卦时局。《韵会》曰：“蹇音犍。”《山海经·北山经》曰：“单张之山，其上无草木。有兽焉，状如豹而长尾，人面而牛耳，一目，名曰诸犍。行则衔其尾，居则蟠其尾。”郭注曰：“音犍牛之犍。”

“单张之山”，取自下卦。单张，思想一致，“无草木”，没有亡道人物。“豹”是变虎成王的谋反者。尊崇王道是“人面”。谋反于正北与东北是“牛耳”。艮东北与二十八宿斗牛宿同位，故为“牛”。《说卦》曰：“坎为耳。”牛耳即艮与坎之结合。斗牛宿是一个朝代的奠基力量，故为“犍”、“诸犍”。犍，建

也，言十二辰会斗牛宿之建星。“一目”同眇，言霸主看问题片面。“行则衔其尾”，指乘驶部属打江山；“居则蟠其尾”，指专制部属坐天下。《说文》曰：“衔，马勒口中，从金从行。行马者也。”行马即乘驶。《韵会》曰：“蟠，伏也，曲也，屈也。”伏、曲、屈，绝对服从，如马受指挥一样。尾喻部属。

“利西南，不利东北”。注曰：“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以难之平则难解；以难之山则道穷。”

月公转西南坤是望月，是霸主夺得中央大权的所在地。蹇卦集团造反，由艮朔月向坤望月进发，时局对革命有利，故曰“利西南”。东北艮是晦月，是一个朝代的坟墓。亡道从坤望月向晦月蜕化，至北坎残月，如残唐五代，天下大乱，处于覆没前夜，时局对老家政不利，故曰“不利东北”。霸道由艮至坤，是“以难之平”。解除了老家政的武装是“难解”。亡道由坤至艮，是“以难之山”，至艮烟消火灭，被霸道取代是“道穷”。

“利见大人，贞吉”。注曰：“爻皆当位，各履其正。居难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未否，难由正济，故贞吉也。遇难失正，吉可得乎？”

蹇卦革命，驱疫除恶，矛头指向桀纣，王霸亡三极大联合，才能胜利，此即“利见大人”。“大人”王霸亡三极造反者。“见”照临，喻关顾三极的利益。“贞吉”，即正吉，即用人要正确。“爻皆当位，各履其正”，指六二，九三，六四，九五，各自得位，用人得当。文武处位得当，所向无敌，即“居难履正，正邦之道”。正邦即征邦，征讨老家政。老家政未亡，是“正道未否”。克敌制胜，获得成功，是“难由正济”。用人不当，是“遇难失正”。不能取胜，是“吉可得乎”？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注曰：“蹇难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霸道革命，除凶驱暴，即“蹇，难也”。“险”指老家政。“前”即革命者的前面。“险在前”，即强敌在前。险在前，不能靠武斗，要靠智取，即“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水浒传》“智取生辰纲”，是“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的史例。“止”即截止了亡道的倒行逆施。斗智为主，王者有此本领；只靠武勇，不能胜任，此即“蹇难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由艮东北向坤西南进发是“往”。至西南夺得中央大权是“得中”。中是家天下的中央，也是一个朝代的半途中道。“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老家政一步一步被制止，制止在艮东北鸟兽散，即“其道穷也”。蹇难能否成功，取决于人民，因此光照大多数人，是成功的关键，此即“利见大人，往有功也”。量才使人，各尽其能，击败强敌，此即“当位贞吉，以正邦也”。“矣哉”，坤西南，是霸道的落脚处。完成霸业，即“蹇之时用大矣哉”。“时用”同《水浒传》的吴用。吴用即无用，言王者行命。《说卦》“齐乎巽”同时用。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注曰：“山上有水，蹇难之象。”“山上有水”即霸道蹇难集团，有六四和九五的坚强领导。“君子以反身修德”，

同“见大人”，也就是施政代表大众的利益。除暴安良，打富济贫，揭露富贵无道，人民苦难等等，都是“反身”。一切为了改天换地，是“修德”。德，得也，得中央。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注曰：“处难之始，居止之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知矣哉。故往则遇蹇，来则得誉。”

“往蹇”，同“不利东北，其道穷也”。“来誉”，同“利西南，往得中也”。老家政大势已去是“往”。凶败已成定局，是“往则遇蹇”。革命者勇往直前，也是“往”，赢得民心，逐步推进，是“来”。老家政往，新霸主来，是家天下衰世的总形势，即“往蹇来誉”。“处难之始，居止之初”，言革命爆发的开始。

《吕氏春秋·首时》曰：“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宜待也”，就在于等待“桀纣之时”和“汤武之贤”同时出现。古哲论述的“待时”，即言此时局。王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即“独见前识，睹险而止”。止即禁止老家政行权。敌我双方的条件成熟，“来则得誉”，能取得“往得中”胜利。“誉”，与也，指人民。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注曰：“处难之时，履当其位，居不失中，以应于五，不以五在难中，私身远害。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义，以存其上，未见其尤也。”

王臣即王道之臣，用于蹇卦，即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改天换地，变化代兴之臣。“蹇蹇”，即在困难的环境中和强敌作战。前蹇言困难，后蹇同难。“与五为应”，参加九五的革命，没有个人私心，即“匪躬之故”。参加革命，为了出众，是“尤”。目睹桀纣横行，人民蒙难，山河破碎，国土沦亡，挺身而出，是“终无尤也”。《说文》曰：“尤，异也。”异犹今语个人英雄主义。九五是及时雨霸主，六二“履中行义，以存其上”，基于非私，出于为公。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注曰：“进则入险，来则得位，故曰往蹇来反，为下卦之主，是内之所恃也。”

革命势力发展至九三，成为下卦之主，有应于上六，可能中途妥协，此即“往蹇来反”。应上六，革命夭折，是“往蹇”，将革命进行至夺得中央，是“来反”。刘邦攻入咸阳，看见豪华的阿房宫，不想再进，是“往蹇”。张良劝他退出咸阳，还居坝上，是“来反”。来反革命有成功的希望，故曰“内喜之也”。内喜之，即人民“内之所恃也”。往蹇不能解决社会动乱，来反能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缓解社会矛盾。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注曰：“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得位履正，当其本实，虽遇于难，非妄所招也。”

六四爻揭示，蹇难革命者处境艰难，行动被动，是“往蹇”。往蹇即和初位无应，也就是最基层的人民不起来响应。“来连”，指对面强敌九三的镇压。自己弱小，无力乘刚，此即“往蹇来连”，亦即“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六四往来皆难，但不会被九三吃掉，原因是应变正确，此即“当位实也”。弱小者居于弱小位，不硬拼，是“当位”。实，阳也；阳，明也。明达政事，善于临

机应变，战胜蹇连。

《前汉·叙传》曰：“纷屯亶而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孟康注曰：“世艰难多，智者少，故遇祸也。”这里的“蹇连”，指家政进退维谷。“屯亶”取自屯卦，言内乱外患。“蹇连”取自六四，躲过了风暴又着雨。“艰多”，众多的文武不称职。“智寡”，缺少王霸贤能。老家政摆脱不了蹇连困境，“故遇祸也”。遇祸同凶败。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注曰：“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执德之长，不改其节，如此则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来也。”

九五是蹇难时期的霸主领袖，即“德之长”，是老家政打击的主要对象，故称“大蹇”，此即“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朋，古哲中同风，指六二。六二是王霸人才，是九五的“同志者”。来即“集而至矣”。朋之所以集而至，在于九五“居不失正”，居于太阳位“见大人”。“履不失中”，施政正确，“不改其节”。《说文》曰：“节，竹节也，又操也。”竹节喻阻止家政行命。操，情操，与老家政不共戴天，一定要拿到中央，此即“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吉，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注曰：“往则长难，来则难终。难终则众难皆济，志大得矣，故曰往蹇来硕吉。险夷难解，大道可兴，故曰利见大人也。”“有应在内，往则失之，来则志获，故曰志在内也。”

上六爻表明，蹇难结束，中央大权到手。革命者的面前是两条路：复辟家政是“往”。“往则长难”，“往则失之”。复辟，政权又走上了被动和失败之路。复古是“来”。“来则难终，难终则众难皆济，志大得矣”。“来则志获，志在内也”。以譬言之，☉中心是内，周体是外。“来”政权建立在太阳中心位，社会的一切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即“众难皆济”，故曰“来硕吉”。硕即大中心。“往”，政权建立在西南坤，转子午西，重蹈险难之路，故曰“往蹇”。复古“来硕”，是王道的奋斗目标。实现此理想，即“志大得矣”。“见大人”，见全民。普照全民，只有太阳王者为能，故曰“以从贵也”。贵同硕。

第三节 解解卦

甲 原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乙 注解

王霸联合革命，“见大人”救民出水火是“蹇”。蹇的结局，推倒老家政，统一了国家，解救了人民，是“解”。蹇与解是王霸革命“始——中——终”的全程。始于占山为王，中经中原逐鹿，终于拿到中央。

上卦䷗是霸主，下卦䷆是王道军师，军师承载霸主打天下，是䷗解。这是卦象的第一个内容。其次，下卦䷆是处于残末时期的家政，动荡不宁，四分五裂，彖辞之“险以动”，由下往上读，言乎此。再次，上卦䷗是霸道，下卦䷆是亡道，霸道推翻亡道，由上往下读，“动而免乎险”，言乎此。《易》之多变，诸如此类。

《东坡易传》注曰：“所以为解者，震也，坎也。震，东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东北，解者之所在，则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难而思解，处安而恶扰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难，我往则得众，故利西南。及其无难，我往则害物，故来复吉。复者，复东北也。东北有时而当复，是以不言其不利也。来复之为吉者夙，所往之时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则难深而不可解矣。”

东北是家政的发祥地和葬身所，西南是家政的鼎盛地和衰落所。“解，利西南”，指霸道能取得天下，能开国定鼎而言。“解者在此”，言霸道的发祥地艮东北。“所解者在彼”，言亡道的没落开始处坤西南。以西南指家政，此即“东北，解者之所在，则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难而思解”指革命方。“处安而恶扰者”，指家政方。双方水火不容，即“物之情也”。西南，众也，喻人民。人民蒙难，如大旱望雨，革命者解放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即“方其在难，我往则得众，故利西南”。夺得中央是“复”。霸主禅让，王者持政，是“有攸往”。东坡总论了彖辞，推倒老家政，救民出水火，复古解除人类的一切桎梏。这一切，皆属“解”的范畴。

“解，利西南”。注曰：“西南，众也；东北山也。解难济险，利施于众也，亦不困于东北，故不言不利东北也。”

《孟子·公孙丑》曰：“且王之不王，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注曰：“倒悬喻困苦也。”

《说卦》曰：“坤为众。”众即人民。“利西南”，即“利施于众”。施实惠给

人民，解除虐政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困苦，即“利西南”“解倒悬”。东北是西南之冲，施利于人民，人民不会站在政权的对立面，此即“亦不困于东北”。孟子论述了当时的形势和取天下以及解放人民的有利条件。但是牛马聋聩，不知深味，听不进去，全不采纳，孟子也未能完成霸业。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注曰：“未有善于解难而迷于处安也。解之为义，解难而济厄者也。无难可往，则以解准来复，则不失中；有难而往，则以速为吉也，无难则能复其中，有难则能济其厄也。”

老家政垮台是“无所往”，霸道胜利，是“其来复吉”。霸主愿意禅让，是“有攸往”。“夙吉”，即抓住时机，君臣易位。亡道无归宿处，故为“无所”。霸道能够由贫贱变富贵，有归宿处，故为“有攸”。“未有善于解难而迷于处安也”，指霸主复辟。“未有”是十二子未时，是霸主的复辟地。步老家政的后尘，即“迷于处安”。“解之为义，解难而济厄”，破旧立新是“解难”，阻止霸主复辟是“济厄”。解难济厄是王道革命的上经和下经。富贵升天，必然落地。爬得越高，摔下来跌得越重，故为厄运。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注曰：“动乎险外，故谓之免。免险则解，故谓之解。”

桀纣众叛亲离，是“解，险以动”。汤武用暴力推倒桀纣，罢了桀纣的行命权，是“动而免乎险，解”。汤武除暴安良，解民困苦，得到人民的拥护，是“解利西南，往得众也”。霸道由寇变王，拿下中央，是“其来复吉，乃得中也”。霸主禅让，王者持政。带头复古，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同“险以动”。“雷雨作”同“动而免乎险”。雷雨即霸道革命者，作即革命。亡道的武装草木被歼，霸道的武装百果完成了历史使命，战争转入和平，削减了武装，是“百果草木皆甲坼”。解的最终归宿，是解放全社会，是“解之时大矣哉”。矣哉，王道的归宿天下为公。

《老子》六十二章曰：“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此道指王道的书。“以求得”，即霸道用之取天下而得了天下。“有罪以免邪”，即亡道用之治天下，罪恶满盈被推翻而失掉天下。王弼注曰：“以求则得求，以免则得免，无所而不施，故为天下贵也。”为天下贵，即言霸道和亡道皆尊贵之。革命成功，霸主复辟，亡道罢了王道，家天下末期，王道罢了亡道。此即“以免则得免”。

《老子》六十四章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此经论述复古“有攸往”要夙的原因所在。“其安”“其未兆”“其脆”“其微”，皆指复辟势力未成主流。“易持”“易谋”“易泮”“易散”，皆言王者容易控制局势，也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统治者成为富有者，上祸政下殃民，是已有已乱，便失去“有攸往夙吉”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故“夙吉”。

持政者由水变云为升天，“云之君兮纷纷落下来”，又回到地面为落地。亡道有升天落地经历，故称“天地”。统治者内部分崩离析，是“天地解”。“雷雨

作”，言霸道雷和王道雨造了反。“作”是为政的统称。王霸革命在子午东，以王道为中心，是“一”乾，称“百果”。果，实也，言中心三。亡道坐天下在子午西，否定了王道中心，是“- -”坤，称“草木”。右三亡道是草，左三霸道是木。草木合法，王道非法。

古哲喻霸主为鱼。鱼甲喻霸主统领的武装部队。老家政的武装被解除，霸主的武装也解散，即“百果草木皆甲坼”。《书·武成》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牛马喻战时的各级将领。留任做文官的，“归马华山之阳”。复原回家的，“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放牛，义同“甲坼”。“示天下弗服”，义同“偃武”。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疏曰：“赦谓放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

“解之时用大矣哉”注曰：“无所而不释也。难解之时，非治难之时，故不言用体。尽于解之名，无有幽隐，故不曰义。”疏曰：“结叹解之大也。自天地至于草木，无不有解，岂非大哉！”

王道革命的最终归宿是解放普天下的人，解放全民，即“解之时用”，亦即“无所而不释也”“无有不解”。“时”，是也。是，日正，言王者。时用即王者持政。“过”与“罪”指对人民有罪行的亡道统治者，对罪过者，行宽大政策，给以赦宥，即“赦过宥罪”。推倒老家政，是“难解之时”。胜利者奴役失败者，是“治难时”。对失败者实施赦宥政策，不加专政，是“非治难时”。胜者不尊，败者不卑，是“不言用体”。胜者解除了倒悬，败者解除了欺压他人的特权，是“尽于解之名”。持政开诚布公，不谋私利，是“无有幽隐，故不曰义”。崇尚个人崇拜是“义”。《水浒传》“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义即忠于小人专制，盲目崇拜皇上。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注曰：“解者，解也。屯难盘结，于是乎解也。处蹇难始解之初，在刚柔始散之际，将赦罪厄以夷其险，处此之时，不烦于位而无咎也。”“或有过咎，非其理也。义犹理也。”

“无咎”即“义无咎”之省。“义犹理也”，义与理皆指王者的情操，为民效劳是“义”，为政持平是“理”。刚指霸道，柔指亡道。时局由否转泰，老家政失控，霸道成为凝聚民心的中心，是“刚柔际”。际即交替，时局发生了转化。“解者，解也”，家政众叛亲离，四分五裂，亦即“屯难盘结，于是乎解也”。“在蹇难始解之初，刚柔始散之际”，言武装起义的开始。“赦罪厄以夷其险”，即打碎老家政的专政机关，解救人民。“罪厄”是老家政强加的。刚柔之际，施政不当，便不是王者，即“或有过咎，非其理也”。夷，平也；其险，亡道专制政权。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注曰：“狐者，隐伏之物也。刚中而应，为五所任。处于险中，知险之情，以斯解物，能获隐伏也，故曰田获三狐也。黄，理中之称也；矢，直也。田而获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实，能全其正者也，故曰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也。”

率领人民子弟兵的将军是九二。“田”，由震东至南离的中原逐鹿义战。“三

狐”亦称九尾狐，亦即“隐伏之物”，是亡道顽固派，是九二消灭的对象，故曰“田获三狐”。《广韵》曰：“隐，私也。”以一己私利而屈伏人民的人，即“隐伏之物”。“黄矢”是亡道集团中的霸道人物，即“中道”。解救黄矢，使之成为自己的同志，是“得黄矢”“得中道”。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注曰：“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负四以容其身，寇之来也。自己所致，虽幸而免，正之所贱也。”

《系上》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六三是霸主变卦爻。背叛王道，背叛战友，是“负”，反过来向王道战友专制，是“乘”。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是“负且乘”的说明。霸主负且乘，给将来的取代者做出榜样，如法泡制，即“致寇至”。寇同盗，皆指霸主。霸主变卦忠于富贵，即“贞吝”。贞吝政权，也可以维持，即“亦可丑也”。丑言被动。霸主复辟亡道，又播下了被推翻的祸种，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即“自我致戎，又难咎也”。戎同寇。

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是“负也者，小人之事也”。蹂躏王霸贤哲，是“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向贤哲专政，即“小人而乘君子器”。穷则思变，谋反者将想到夺权，此即“盗思夺之矣”。皇上骄慢，臣下横暴，官逼民反，新霸主将发动义战，即“盗思伐之矣”。亡道统治，逐渐消亡，其间反叛不断，教育了新霸主，即“慢藏诲盗”。藏，葬也。亡道任人唯亲，新霸主反其道而行之，任人唯贤，此即“冶容诲淫”。冶容取自冶金。取其所需，贵弃多数，老家政的所作所为，给取代者树立了榜样，即“盗之招也”。老霸主复辟建立家天下，是向新霸主招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注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三得附之为其拇也。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故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矣”。

大变革时期，九四以阳居阴，和行将灭亡的六三相依存，并将六三视为“拇”。拇是大指头，喻皇上。疏曰：“而，汝也。”“解而拇”，即九四须和六三绝裂，和占中心位的初六结合。初与四有应，即“朋至”。朋至壮大了革命力量，即“斯孚”。孚，信也，信同伸。解时的起义将领，皆属九四人物。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注曰：“居尊履中而应乎刚，可以有解而获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小人虽暗，犹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君子维”指纯阳用事的王道。“有解”是“解有”的倒语，同大象的“赦过宥罪”。解，赦宥；有，有过罪之人。赦过宥罪，说话算数，即“有孚于小人”。有孚于小人，小人认过服罪，放弃反抗，即“解难释险，小人虽暗，犹知服之而无怨矣”。怨，有怨仇而抵抗。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注曰：“初为四应，二为五应，三不应上，失位负乘。处下体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处，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动之上，为解之极，将解荒悖而除秽乱者也，故用射之。极而后动，成而后举，故必获之而无不利也。”

《系下》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注曰：“括，结也。君子待时而动，无结阂之患也。”

六三位是霸主“负且乘”背叛的所在地，六三也是霸主末世子孙被擒灭的所在地。恶有恶报，出乎尔者反乎尔。公言王者，隼即六三，同“三狐”“悖”“荒悖”“秽乱”“禽”。高墉之上即高用之上，以皇位龙椅指皇上。无水平坐龙椅，即“失位负乘”。放杀桀纣，“射隼”，罢免其皇权，“解悖”。

隼是亡道被擒者；弓矢是霸道，是射隼之器；人是王道，是射手。经指明解难时期王霸亡三极的关系。王者培育霸道隐藏于民间谋反，是“君子藏器于身”。身，人民。时机成熟，起义造反，是“待时而动”。王者指挥正确，不会失败，是“动而不括”。括，否结，革命者被镇压。擒贼擒王，六三被歼，是“出而有获”。

第二十二章 损卦与益卦注

第一节 总论

损与益是王霸亡三极政治家施政面临的选择。损孕育了益，益包含了损。《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王弼注曰：“唯能处盈而全虚，损有以补无，和光同尘，荡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圣人不欲示其贤以均天下。”

“天之道”指王霸联合取天下和复古过渡时期的施政。“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损有余而补不足”。政策的核心，不允许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人群。

“人之道”，指小人之道亡道，即皇亲国戚专制之道。家政专制，用暴力从贫困的人民身上收脂刮膏，给富贵增肉添膘，其施政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损不足而奉有余，社会出现了“庖有肥肉，厩在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天堂地狱。

“唯有道者”，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黄帝尧舜。为公者恩泽施于全民，其施政是“以有余奉天下”。以有余奉天下，就是将政权作为天下人的政权。“选贤让能”，即“为而不恃”。为人民建立了功勋，不躺在功劳位上摆资格，即“功成而不处”。

《淮南子·人间训》曰：“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王者之事与？’事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不可不察也。”

“损不足而奉有余”是“利利”。利利即施实惠给利益之既得者。利利只能从穷困的人民身上打主意，即“病病”。贫困是病，加重其贫困是病病。病病到了极限，“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人民要夺龙椅升天，取代其地位，为反叛者帮了倒忙，是“病之为利”。小人利令智昏，贪得无厌，自身是沉重的疾病，是“利之为病”。利之为病，即寄生的“再实之木”。夺来的财富不能尽用，埋入地下，是“掘藏之家”。人民十室九空是伤根；最终将被新霸主夺去是“有殃”。家政狼吞虎咽贪占，没有好下场，即“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害即富贵自身带

来的灾难。

“益损者，王者之事与”，指王霸联合取天下时期和复古的过渡施政。“益损”即补不足。施恩泽于不足者，取天下时，称“打富济贫”。复古时期，称“损益盈虚”。损有余补不足，不让人群成为对立的营垒，全民皆有出路，是“王者之事”。王者即王道的信仰者。

“事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此节论家政损益转周天。富贵坐江山，“利之”补益统治者，其反面转化为“害”，使统治者成了众矢之的。“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人民与之不共戴天。暴力专制，竭泽而渔，祸害人民，将人民逼上梁山，有了升天的机会，即“反以利之”。利与害，都走向其反面，即“利害之反”。利之，使统治者入了祸门；害之，使被统治者入了福门，即“祸福之门”。

《人间训》又说：“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家政被推翻，是“祸之来也”。祸之来，是统治者自己升天成超人的结局，故曰“人自生之”。新家政上台，是“福之来也”。福之来取代龙椅，也是老家政一手造成的，人民有生路，谁愿铤而走险，故曰“人自成之”。家政转周天，福化为祸，害转为利，即“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也。神圣人之分，就是和人民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不爬高也不坠下。

《序卦》曰：“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此亦论家政转周天。《杂卦》曰：“解，缓也。”变化代兴，新霸主推倒老家政，暂时解放了社会是“解”。解意味着缓和了社会矛盾是“缓”。缓没有解决全体社会的问题，一部分人又被政权遗弃，即“缓必有所失”。所失的人又成为被压迫被盘剥者，“故受之以损”。损到走投无路，即“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的结局是老家政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打倒，即“益而不已必决”。决者，决也。有的被处决，如子婴。

《易》学以恢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为宗旨，损益两卦，主题论述复古。复古经历王霸联合取天下，霸主禅让，王者南面，共同建成大同社会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施政，在于消除家政造成的贫富极度不平均。完成这一任务，靠王者制定的政策。政策即“礼”。《荀子·礼论》曰：“礼者，断长继短，损有余而益不足，达敬爱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断长继短，损有余而益不足，取天下时与复古时，有性质上的不同。取天下，断富贵，损剥削者；复古时期，断人民的叛逆者，减损持政者的特权和过度消费。权利不特殊，生活接近于人民，官民和敬相守，心心相应，即“达敬爱之文”。大同社会的持政者，是人民的孝子，“行义”为民做奉献，是自己的职责。行义普及，即“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家天下的官是老爷，由老爷逐步转变为孝子，即“滋成”。

社会完成复古过渡，损益也就不存在了。《荀子·礼论》曰：“立隆以为极，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察也。”

《玉篇》曰：“隆，中央高也”。中央高以太阳喻王道人物。“极”即《系

上》的大极，即王者作元首。“立隆以为极”，家天下祸福同门之损益，就兴不起来，此即“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言人民，末言政权。政权和人民，唱和相应，步调一致，即“本末相顺”。交班的官员为“终”，接班的官员为“始”。交接班者皆基于“为民勤劳苦”，即“终始相应”。七十二行，各执其事，文明相守，即“至文以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自懂得做人的标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自察以有说”。说即王道社会的处人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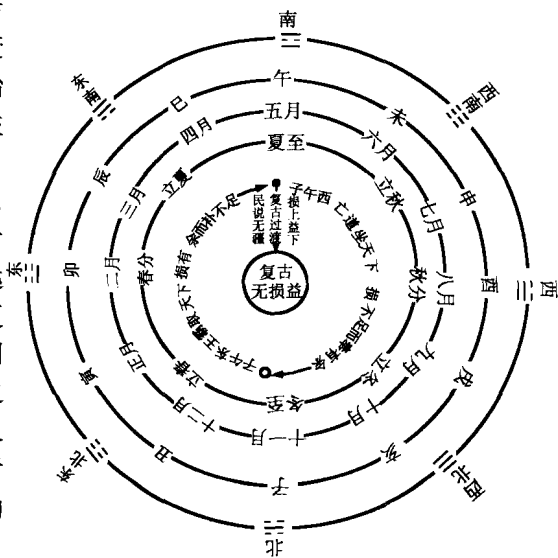
《史记·乐书》曰：“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上文论述了王道与亡道两极之损益。“海内之人道”同王道，“益深”，即“补不足”。补不足深者，提高了深者的地位，深者创造了财富，又奉献给国家，此即“其德益至”。乐在古哲中指时代的崇尚，类乎今语指导思想。指导思想由持政者制定，故持政者即“作乐者”。王者与民同乐，即“节乐”。节乐即持政者节用，让人民衣食足同乐。节乐即“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谦退非骄，尊敬人民；损减不奢，裕民使富。

“所乐者益异”，是家政推行的一套。“异”，言少数异端富贵。“益异”即“奉有余”，给利益的既得者利上加利。无厌之求，导致统治者内部争夺，为声色货利，白刀进红刀出，人心涣散，此即“满而不损则溢”。溢即人心溃散，离心离德，大家成了乌眼鸡，你见不得我，我见不得你。溃溢至九族乃离之时，被新霸主取而代之，即“盈而不持则倾”。倾同倒台垮台。

《杂卦》曰：“损益盛衰之始也”。韩康伯注曰：“极损则益，极益则损”。王霸革命，由北坎冬至出发，经春分过渡到南离夏至，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喻革命成功。处于南离夏至，便处于盛衰的转折关头。一是复古，一是复辟。复古建立公天下制，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复古是盛的开始，复辟是衰的开始，此即“损益盛衰之始也”。为了醒目，现作《三极损益图》以示：

《系下》曰：“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损，先难而后易；益，常裕而不设”。“损以远害，益以兴利”。上文论述王者复古过渡时期的损益。持政者节用寡欲，与人民共甘苦，是“德之修”。薄赋轻敛，发展生产，让人民富裕，是“德之裕”。没有王者的“德之修”，便不能有人民的“德之裕”。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吾无间”，同《系上》的“天地之间”，指王者的归宿处太阳位。“然”，肯定其正确。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言禹王生活俭朴。“致孝乎鬼神”，是办教育的隐称。“鬼神”是先圣先贤，以圣贤的伟大品德教育人民，效法其为人，就是“致孝乎鬼神”。“黼冕”是祭服，喻好穿戴。让人民穿好，即“致美乎黼冕”。“沟洫”言农田水利。兴修水利，即“尽力乎沟洫”。

“损先难而后易，益常裕而不设”。贬损持政者的特权和纵欲，起初执行较为困难，即“先难”。习惯成自然，乐于和人民水乳交融，即“后易”。益人民，长久坚持，即“长裕”。长裕中途不变卦即“不设”。家天下初上台，也行裕民施政。有了一定的成就，就设险施损，置民于困境。

“损以远害，益以兴利”。王者持政，以损修身。生活朴素，廉洁奉公，先人后己，选贤让能，统治者内部不存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祸患，人民也不起来夺权，此即“损以远害”。益人民，人民创造了充足的财富，官员的俸禄相应增加，全社会都有好日子过，即“益以兴利”。

《荀子·富国》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夫君子奚患乎无余？”夫君子言持政者。“益以兴利”是强本之政，人民富足，大家富足。全民富足，方为利国利民。

《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用也，即承袭步后尘。礼即权利和财富分配制度。夏礼损不足而奉有余，殷承袭而不改。周取代了殷，重蹈其覆辙。“或”是惑之简字，即惑于知古，亦即不懂天下为公。不为公承袭周，最终将灭亡，此即“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汉、唐、宋、元、明、清，皆已成了历史，可证夫子预见之正确。

第二节 解损卦

甲 原文

䷨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乙 注解

䷨ 损卦卦象内含二义。以家政一面讲，上九艮是独裁君主，六三西兑是富贵小人。君主有应于小人，小人支持君主，组成社会的统治集团，损不足而奉有余，是损象。

从公天下一面讲，上卦艮少男是王者，是少男夫，下卦兑少女是霸者，是少女妇。取天下时霸者是夫，王者军师是妇。革命成功，霸主禅让，原来的君臣易位，组成新的夫妇，故为少男少女。少男少女夫妇，拖累不重，益于损自己益人民。少男少女组成的政权，社会便进入复古的新时代。

提示之“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指在南离取得政权后，王霸二人共同复古而言。《东坡易传》曰：“君子务知远者大者。损下以自益，君子以为自损。自损以益下，君子以为自益也。”上文之“损”，即言“自损以益下”，亦即削减持政者的消费，益下裕民。“有孚”言霸主有诚心而不变卦。“元吉”，言王霸二人皆能恪守复古。没有异心即“无咎”。王者是太阳，做君居太阳位；霸者是地球，回归地球位，即“可贞”。霸主安于称臣，有利复古，故曰“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指王霸联合取天下而言。“曷之用”，同乾卦初九之“乾龙勿用”之“勿用”。王弼注曰：“何以丰为也？”富贵统治是“丰为”。推翻丰为，即“曷之用”。何以丰为也，用不着丰为。霸主和老家政不共戴天，否定其统治，即勿用，曷之用。

“二簋”同《系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是两仪”。是两仪是王道思想培育出来的王道人物，王弼注为“质薄之器”。薄，大也，即大器大人物。二簋承载与老家政势不两立的霸主夺权，即“二簋可用享”。享，承载。

象之“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言损卦改天换地之时局。行将被推翻的老家政，是没落的下行势力，简称“下”。取代老家政的新盛的上行势力，简称“上”。上即“其道上行”。革命的任务，就是“损下益上”，吃掉老家政。

“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霸主禅让，王道掌权，即“二簋应有时”。时，是也。“是”是日正之复字。“应有时”，即带领社会回归居中不偏的太阳位。处于此时，减损持政者的消费，实行裕民施政，即“损刚益柔有时”。刚，持政者，柔，人民。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益盈虚，即损盈益虚，亦即损有余而补不足。取天下时，损老家政，益革命势力；复古过渡，损持政者，益社会基础。时局不同。损益的对象也不一样。损益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即“与时偕行”。取天下，“损下益上”；复古，“损刚益柔”，是时局不同，施政与时局同步，即“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这是复古过渡的根本施政。“忿”是分心的复字。《系下》曰：“将叛者其辞惭。”霸主黄袍加身，惭愧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于是升天成神，变为超人，是“忿”。忿对基础讲，就是“叛”。背叛了人民的上等人，食前方丈，侍妾百人，挥金如土，纵情挥霍，是“欲”。复古大政不允许持政者从人民中分裂出去，不准穷奢极欲，即“惩忿窒欲”。

《论语·颜渊》樊迟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给人民尽了义务，得到人民的支持报酬，是“崇德”。矛头对准腐朽的家政，不能指向人民，是“修慝”。崇德与修慝，是王者之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是家政开山祖播下的恶种。“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朝之忿，毁掉了革命时建立的功勋，即“忘其身”；将皇亲国戚引向众矢之的的绝路，即“以及其亲”。家政从人民中分裂出去，纵情享受，害苦了人民，也毁掉了他们自己。复古施政，“惩忿窒欲”，去柴抽薪，利国利民，天下太平。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王者承载霸主是“已事”。霸主愿意按照王者军师的指示办事，是“遄往”。遄是尚的繁字。尚即古文端。《篇海》曰：“端，萌也，始也，首也。”遄即愿意行命的霸主元首。“无咎”，即遄往行命未犯过咎。“酌损之”，是酌之损之的略语。酌言解救人民，损言侵克家政。解救人民，立足于侵克家政。酌与损是同一政事的两个侧面。酌，益也。

《左传》成公六年曰：“子为大政，将酌民者也。”杜预注曰：“酌，取民心以为政。”酌即敬酒，喻尊敬人民。尊敬建立于解放。革命节节胜利，霸主的信心更足，更会听从军师的指挥，和军师保持一致，即“尚合志也”。王弼注曰：“尚合于志，欲速往也。”速，束之繁字，言制约体霸主，沿军师指出的方向前进，即“往”。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王霸革命势力和二位人民结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是最正确的施政，此即“利贞”。脱离广大人民，背离人民的意愿出击，即“征凶”。和二位人民结合，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只能为人民造福，即“弗损，益之”。五位大中是太阳天心，二位小中是地球北极。地球北极喻家政。扎根于人民，为的是取代家政，即“中以为志也”。中以为志，即取天下。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三人行，则疑也”。《易》将太阳王道喻为一人；地球霸道喻为二人；月球亡道喻为三人。亡道富贵坐天下行政，是“三人行”。三人行不允许太阳公心存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成为非法，主持正义公道，都将遭到损害镇压，此即“三人行，折损一人”。王道行政，是“一人行”。一人行，得到霸道的支持，即“则得其友”。友言霸道。王霸二人同心复古，三人翻不了天，社会将转化为一人行。一人行喻太阳统率地球月球正常运转。“三人行”月球无能统率太阳和地球，故曰

“三则疑”。疑即人群不相得，社会乱哄哄。

王霸革命胜利，复古复辟，决定了政权的生死存亡。《系下》对六三一爻，又作了强调说明。“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即王道持政者。他们有“天覆地载”，如太阳普覆，如地球全载的情操，故以“天地”称之。“氤氲”即因温。因，用也。冬至其寒凝冰，夏至其热浇火，是三人行社会所患的症疾症。王者不要寒热，取春分秋分之温，即“氤氲”。温喻大家能过中人生活，寒喻贫贱，热喻富贵。富贵称朱门，贫贱称寒门。大家中等做人，社会的人，相依为命，相互关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即“万物化醇”。醇，享也。享即人群相互承载，同舟共济。

“男女构精”言政权与基础的交往关系。三人行社会，尊不下施，卑不上承。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政权和人民，是油水关系，此即男女不构精。精言太阳。不构精，即男女没有同一性，也就是不能致一。公天下“男女构精”，尊下施，卑上承，官民心心相应，社会安定。社会安定，不存在“汉，无论魏晋”的转易，人群集结在太阳王政的大旗下，做官不贵，做民不贱，两忘而化道，即“万物化生”。化生即“致一”。致一，一人行。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损与益皆指基础而言。云从龙，风从虎，政治家的结合就是“友”。善人为政益基础，恶人为政损基础。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老家政是“疾”，战胜老家政的势力，是“损其疾”。军师对霸主的指挥是“使遄”。克敌制胜，取得战果是“有喜”。有喜同吉。敌我抗衡，有喜才能“无咎”。霸道革命，是王霸二人的共同事业，霸主的胜利有喜，也是王者的胜利有喜，故曰“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家政残末时期，王霸亡三极势力群起而损之。革命者应此时局，不排斥亡道，形成三极大联合，如《水浒传》一百〇八将所代表的成分。“或”是“域”的省字。《庄子·秋水》中的“无所畛域”即“或”。三极人群都从革命得到实惠，即“或益之”。

“十朋之龟”是或、无畛域、无疆的全体阶层。《系上》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十种文武政治家，就是“十朋之龟”。十种政治家相结合是“朋”。王弼注曰：“朋，党也。”党即政治家的结合体。十朋之龟结合，即《系上》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各有合，合成金、木、水、火、土五行。孔颖达疏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

《易》将文武两仪政治家比为“龟”。王弼注曰：“龟者，决疑之物也。”指

文龟，是三极的智囊。《说卦》曰：“离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指武龟。鳖蟹蠃蚌龟，皆有坚硬的外壳，如同武人穿甲。

弱小的革命势力，成为全民向往的中心，以六五明之。六坤言暂时弱小，五位言成了凝聚全社会的中心。六五取得凝聚民心的地位，十朋之龟不反对，即“弗克违”。六五的凝聚人物是霸主。王弼注曰：“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百谷归之，即得民心。“元吉”指王霸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所以元吉，是王道军师辅翼的结果，即“自上佑也”。自上，上九王者。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弗损益之无咎”，指王霸革命成功后，施利于基础之行政。只有不损益之，才能无咎。“贞吉”，言霸主有自知之明而禅让，并能忠于王者，霸主“贞吉”，给王者掌权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王者复古，即“利有攸往”。取天下时，霸主是君，王者是臣。复古过渡，霸主是臣，王者是君。霸主忠于王者，近而相得，即“得臣”。霸主复古，截断了家天下之路，故曰“无家”。得臣无家，裕民富社会，是王者的理想，实现此理想，即“大得志也”。

第三节 解益卦

甲 原文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乙 注解

卦象䷩雷与风，就家政一面讲，雷喻疾雷，风喻暴风。《尔雅·释天》曰：

“日出而风为暴。”日言地球，喻霸主。霸主转出子午以西成为亢龙，镇压臣民，以族论罪，株株连连，灭三族，灭九族，其摧残性命，如同疾雷暴风。上九之“莫益之，或击之”，即言对臣民的“或击”残暴镇压。经过对臣民的打击，造成恐怖，以达到独裁“莫益”的目的。

就公天下一面讲，雷是长男，喻持政者；巽是长女，喻人民。持政者承载人民，以民心民意作为施政的出发点，故持政者居下，人民居上。政权与人民同步发展，既长阳也长阴，为建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打下基础。益卦的主题，论述复古裕民益基础。基础受益，社会兴旺发达，为复古创造了条件，故提示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家政转子午以西，损不足而奉有余，是“损下益上”，损贫贱而益富贵。复古大政，官员消费有节，不造成朱门寒门的有疆对立，人民高兴，故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无疆意味着不受富贵的欺压盘剥，人民自然喜悦。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益不足的具体施政。人民的政权，是“自上”。施政代表不足者的利益，是“下下”。前下，言下命令；后下言不足者。“其道大光”是“下下”的内容。“其道”是政府的政令，“大光”，提高不足者的地位。大即提高；光，穷也，衣食不足者。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王弼注曰：“五处中正，自上下下，故有庆也。以中正有庆之德有攸往也，何适而不利哉？”王者复古回归太阳大中位，是“有攸往”。有攸往有人民的支持，即“中正有庆”。庆即人民；有人民的支持，事业可以成功，故“利有攸往”。利即“何适而不利哉”？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王弼注曰：“木者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难，同乎木也。”扶助贫困，是“其道大光”。复古革命，归宿是涉大川，将三极人群皆济渡于桃花源。济渡人类至桃花源，只有王者才有这个本领，故曰“木道乃行”。蓍之巽风，居东南维，纯阳用事，如同太阳强有力，故曰“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所以不溺，在于以“益”涉川。同舟共济，吴越何患乎异心，故曰“利涉大川”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得”。增加生产，施利于社会，再加上王道文化教育，即“益动而巽”。巽是文教。益动而巽，人群的阶级隔阂逐渐消除，即“日进无疆”。政权实施合民心的政策，人民遵循政府的政策生息，即“天施地生”。天施地生的共同目标，是补益建成无对立的社会，即“其益无方”。无方是家政有方的对称。益下也要益上，但益上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即“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对社会的益与损，莫大于官员。任命清官，罢免贪官，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迁善改过，同《书·舜典》之“黜陟幽明”。亡道为幽，为有过；王道为明，为善。罢免亡道，是黜幽改过；任命王道，是陟明迁善。

《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颜渊》又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而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而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直与枉是王亡两极的称谓，太阳居大正位，故曰“直”，月球转周天，故曰“枉”。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初九是损上益下的发端爻，言王者长子。“利”是益之略语。“大作”即“损上益下”。元吉，言王霸二人必须安于损上益下之施政，霸主不吉而变卦，要升天成超人，就有咎。放弃成超人，即“元吉无咎”。初九不给持政者以特权和纵欲消费权，即“下不厚事也”。下即初九，先让持政者享荣华是“厚事”。限制特权，消费有节，是“不厚事”。

《老子》七十五章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这里讲，厚事持政者，要和人民形成对立。厚事重税，造成人民饥饿；暴力专制，造成人民犯上作乱难治；养尊处优，背离人民，造成人民对统治者的轻视。“死”言行将覆没的统治者。初九下不厚事，也就解决了天地之对立矛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或益之”即无疆域之益，施益不分厚薄。损卦六五十朋之龟弗克违，赢得取天下的胜利。六二复古过渡，十朋之龟弗克违，将会取得建成大同社会的胜利。关键是持政者不变卦，忠于复古，即“永贞吉”。要做到永贞，转机仍是退居臣位的霸主。

“王用享于帝吉”，即霸主支持王者九五，不要被亡风召唤了去。王即霸主，霸主是统一国家的汤王武王。帝是原来的军师，现为九五，是复古的元首。六二王者承载九五帝，复古可成功，故“吉”。王弼注曰：“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帝是王道人物之称名。霸主是王道文化培育的产物，乾卦文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言“生物之主”。《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言军师震东参加武装起义，至东南维，成了革命队伍的最高权威，即“出震而齐巽者也”。九五居王位，六二支持九五，王霸团结一致，亡道也将顺从复古，此即“自外来也”。自外是亡道的超人志向。来言服从复古大政。来同归。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三有应于上九，上九是复辟家政的一爻。不益基础益自己，用老家政的一套，即“益之，用凶事”。凶事即施政为皇亲国戚效劳。“无咎”同凶。复古时期，地方势力六三图谋东山再起，将被镇压，故凶。如果六三有诚信，降于二位称臣，即“告公用圭”，可免凶得吉。王弼注曰：“公者，臣之极也，”言二位。圭是大臣朝王时，手持的玉瑞物，类乎笏。象指明“益之，用凶事”，其目的是坚持小人专制“固有之也”。固有即顽固的有权有钱者。之，行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六四

是复古国家的外围国，以阴居阴，能正确处置自己的地位，是持政不邪的中行势力。六四受复古大政的感召，愿意称臣，和复古的大政合并，即“告公从”。从即接受中央的领导。

六四一爻说明，中华民族的凝聚，都是“告公从”的产物。禹王治水，足迹所至，是当时华夏的版图。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在当时，直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伦比。这是中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丰功伟绩，是大同社会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共和的结晶。五族，东西南北中的各族人民。

六四告公从，中央热情接纳之，使成为中华的一个成员，即“利用为依迁国”。“利”即利国利民的九五。“依”人衣之复。人即复古王政，衣即衣被公告从的人民。由独立国，称臣而迁，即“迁国”。迁言改变了地位。

王者之志，是世界大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随王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地的人，成为和睦相守的一家子，对王者来讲，是理想的实现。增加一个迁国，理想便进了一步，故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大同政权，上如太阳普照，下如江海接纳，小国告公从依迁，皆出于自愿，非慑于暴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道家也做了同样的总结。《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以其善下之”，即居于人民之下，以承载人民为己任。以其善下之，《易》喻为“履”，《老子》称“足下”。承载人民，要求持政者“先民后己”。“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言与身指持政者。薄赋税，轻徭役，人民乐于承受，不感到重压，即“处上而民不重”。不制造冤案，人民也不因为压迫盘剥铤而走险，也用不着担心政敌刺刃于胸背，即“处前而民不害”。公天下行推选制。为公的政治家，人民信得过，推选作自己的带路人，即“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善下之，人民支持，无敌于天下，即“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天下”同家天下。“故”即故步自封之故，学步老家政。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王弼注曰：“得位履尊，为益之主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信以惠心，尽物之愿，物亦应之，故有孚惠我德也。”

王者作为人民的孝子，为民劳苦，不是说的好听，而是真诚实在，即“有孚”。以百姓心为心，民乐则为之，民忧则止之，即“惠心”。惠心，即孔夫子讲的“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因民所利而利之，持政者与民心民意同步，以此为政，毫无疑问，会得到成功。此即“勿问元吉”。勿问元吉，说明是人类史得到验证的规律。持政者惠人民之心，人民将以至诚报答持政者，即“有孚惠我德”。王者的理想是：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九五达此目的，故曰“大得志也”。

《孟子·离娄》：“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惠心同得其心。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莫是谟的省字，谋也。上九处心集虑，为自己，为他所代表的皇亲国戚，谋算增益声色货利，是“莫益之”。谋益过分，不得人心，臣民有异议，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是“或击之”。或，惑之省字，言政见不相得，怀疑便打击。

王弼注曰：“处益之极，过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无厌之求，人弗与也。独唱莫和是偏辞也。人道恶盈，怨者非一，故曰或击之也。”上九或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行施的一套，不得人心，自己独唱，臣民不和，就是“偏辞”。偏辞的实质是令不行禁不止。令不行禁不止，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残酷打击臣民，怨怪臣民不行其命，“或击之”也。

“恒”是恒星太阳的省称。恒星太阳，居太阳系天体的中心位，故恒亦与中同。“立心勿恒”，就是走行星和卫星的轨道转周天。转周天，即“自外来”。自，本也。本于天下为公者，“自内”，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太阳为“内”。本于天下为私者，“自外”，政权建立在月球位。月球为“外”。“来”是持政坐江山的隐称。

第二十三章 夬卦与姤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韩康伯注曰：“益而不已则盈，故必决也。”“以正决邪，必有嘉遇也。”

“益”即益卦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只为富贵谄利益，是“莫益之”。政见不一，或疑惑其不一，便排斥镇压，是“或击之”。施政不用公正，是“立心勿恒”。谋益、或击、偏邪，是家政一个朝代的主流，此即“益而不已”。损民利己，益己不已，官逼民反，起义处决老家政，即“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家政的末代皇上，都是被决的承受者。

《老子》七十二章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王弼注曰：“清静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故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民”，家政小人。“威”“大威”“天诛”，言人民处决桀纣。统治者恃权自封为富贵，否定人民做贫贱。作威作福，过豪华生活，是“狎其所居”。“狎”犬甲之复，意即禽兽上等人。“狎其所居”，又是通过压迫人民得来，是“厌其所生”。厌同压。所生，人民的正常生活。“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言天下为公政权。政权不压迫人民，是“夫唯不厌”，人民不处决政权，是“是以不厌”。“大威至”，是家政不畏人民权威的反映，自己遭天诛，是压迫人民的必然结局。

“清静无为”“谦后不盈”，是公天下持政者的情操。清廉为政，秉公办事，是“清静无为”。先民后己，不积财富，是“谦后不盈”。家天下持政者与此相反。贪污盗窃，贿赂公行，是“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先官后民，用暴力掠夺，是“弃其谦后，任其威权”。持政者扰民害民，人民铤而走险，是“则物扰而民僻”。犯罪日增，法不治众，是“威不能复制民”。人民怨声载道，怒火燃烧，是“民不能堪其威”。官令不行，人民无人作主，是“则上下大溃矣”。上下大溃，大威将至。

《书·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传曰：“言桀君臣相率为劳役之事，以绝众力，谓废农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谓征赋重。”“夏氏有罪”即劳役繁重，重税收割，害得人民不能活。“上帝”，古哲亦称“天命”，指自然规律。规律是：政权代表人民，人民支持政权，是“正”。政权不代表人民，人民不支持政权，是“不正”。汤王用正去镇压不正，即“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意即你们对夏王罪行的看法，和我相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人民和夏桀誓不两立。“天之罚”同“天诛”“大威至”。

“决，决也”。霸主复辟建立家天下，便播下了末代子孙被处决的祸种。“决”是“缺”的简字。《说文》曰：“缺，器破也。”《玉篇》曰：“少也，毁也，玷也。”《广韵》曰：“去也。”全社会的人，喻为完整的大器。霸主分裂人群，皇亲国戚成富贵，人民大众成贫贱。人群分裂是“器破”。小人专大人之政，是“少也”。统治者自我毁灭，是“毁也”。祸国殃民，是“玷也”。最终被推翻，滚出皇宫，是“去也”。

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涓涓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三五上弦为“盈”，二八下弦为“缺”。上弦处盈，月光渐增，喻五湖四海的英贤逐渐增多。下弦处缺，月光渐减，喻五湖四海的英贤逐渐离散。缺至最后，众叛亲离，皇上成了独夫，被人民赶下台是“决”。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处决老家政，是以王道军师为首，率领五湖四海英杰共同完成的大业。时至南离，英雄相会，即“决必有所遇”。《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遇即“万物皆相见”。“以正决邪，必有嘉遇”，言乎此。乾卦文言曰“亨者，嘉之会也”，也指南离五星大聚会。

取天下成功，五星嘉会，不复古而复辟，“故受之以姤”。“姤”是女后之复。子午东王霸联合起来取天下为乾为男，子午西亡道坐天下为坤为女。男是“一”体霸道，女是“--”体亡道。“后”是政治家的隐称。王霸亡三才，都是社会人群的承载体，故以后土作譬。王道承全民，霸道承多数，亡道承少数。女后姤是承载少数富贵的皇上，是开国定鼎，变了卦的霸主。

《书·太甲》伊尹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咸有一德》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无事。”传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经统论元首和臣民的关系。臣民没有君王领导，便不能“胥匡”相辅相成生活。君王没有臣民的支持，便不能“辟四方”，将政令贯彻到每一个角落。“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是社会人群相依为命的关系。臣民围绕元首运行，令行禁止，是元首自我尊民的体现，故曰“君以使民自尊”。臣民诚服元首，是臣民为了自身生存。没有君王调治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自生”谈不上。

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指取天下时期的军师。姤卦大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后指隐居于民间的王者。《说文》曰：“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诰四

方，故后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大同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即“继体君”。《老子》十四章称“道纪”。“象人”即王者，“之形”，隐于民间。

复卦大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后言能复古的霸主。和家天下绝裂，不转子午以西之阴方，即“后不省方”。《说命》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传曰：“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木与后皆指听从王者指挥的霸主。绳与谏皆指王者。

《书·毕命》曰：“惟周公克慎厥始，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周公、君陈、毕公、三后都是臣。由上可见，后是政治家的称谓。三极之道之君臣，有了自己的立场，有了承载的对象，都是“后”。

“遇”的一义是寄遇。月球亡道女后占据了著中心太阳王道位，成了窃位的寄寓体，是“姤者，遇也”。离卦彖“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柔丽乎中正”，社会人群各归各位，有什么水平居什么位，是“得位”。家天下社会，亡道女扮男装，父传子称孤道寡，是“窃位”，是“遇”。寄寓如同住旅馆，最终被主人家赶出来，就是“决”。

《红楼梦》一回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为他人作嫁衣裳！”月球亡道窃居太阳王道位，即“反认他乡是故乡”。二十八回曰：“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属谁姓，就是为谁作了嫁衣裳。

遇也写成“寓”“禺”。《韵会》曰：“禺音遇，兽名，猴属。”又曰：“寓音遇。”《六书故》曰：“寓即《说文》之禺。”由上可见，遇、寓、禺，内容相同，皆言寄寓。《增韵》曰：“寄，寓也。”亡道在朝秉政，是寄遇，王道附丽于亡道称臣，也是寄遇。对亡道与王道来讲，都是寄人篱下，都是失位，都是离开故乡的寄旅之人。

《尔雅·释兽》“禺属”疏曰：“寓，寄也。言以上兽多寄寓木上，故题云寓属”。以上兽，指前文之鹿、狼、兔、豕、虎、鼠、熊、狐、狗、狸、犀、狝狝、狝狝等。“木”是政权。寓属是寄居于木上的君臣。《红楼梦》称木为树。十三回“树倒猢狲散”，即言老家政被决。猢狲同猴。猴，侯也。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二十四个节气，同气候，故“寓属”亦称“猴属”。

《尔雅·释兽》曰：“寓鼠曰欸。”注曰：“颊裹贮食，处寓，谓猕猴之类，寄寓木上。”《广韵》曰：“欸，猿藏食处。”猿同猕猴。富贵吃饱了还要贮藏积累，喻其贪婪。《庄子·齐物论》曰：“大廉不欸。”注曰：“至足者，物之去来非我也，无所容其欸盈。”大廉，王者，持政清廉不贪，即“不欸”。不欸之君不任用欸吏，即“无所容其欸盈”。

《杂卦》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韩注曰：“君子以决小人长其道，小人见决，去为深忧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柔，亡道月球；刚，王道太阳。柔居刚位，即柔遇刚。

以两个朝代论，被推翻者是“夬”，取代者复辟家政老路是“姤”。被决者是“旧”，登龙位者是“新”。破旧立新，在同一个时期。夏桀殷纣，于卦为夬，

汤王武王，于卦为姤，夬与姤的关系，即改朝换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即“夬者，决也”。被决者“为谷”，姤者“为陵”。

以一个朝代论，南离黄袍加身，弹冠相庆，开国承家，升天变云是“姤”。经西兑转至北坎，每况愈下，众叛亲离，最终皇上成为一夫，一个朝代烟消火灭是“夬”。姤至夬，是家政坐江山的通史。《红楼梦》着重描写了朝代的姤至夬，也就是“笏满床——南柯梦”。一回的“烟消火灭”“转眼乞丐”。五回的“运终数尽”“飞鸟各投林”。十三回的“否极”“树倒猢猻散”“各自须寻各自门”“盛筵必散”。八十三回的“一场空”。四十四回的“大火烧了毛毛虫”。一百零五回的“完了，完了”“一败涂地”，都是二十九回“南柯梦”的同义语。

第二节 解夬卦

甲 原文

䷪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乙 注解

䷪ 夬卦之下卦䷺是政权。《说卦》曰：“乾，天也”。天的一义是政权。上卦䷲是王霸造反集团。《说卦》曰：“兑为泽。”泽即恩泽。革命者“施禄及下”给人民带来实惠，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如大旱遇到了及时雨，故以“泽”称霸道。革命初期，亡强霸弱，以履卦六三爻说明，“武人为于大君”，正面作战，以弱敌强，遭到“噬人”凶败。夬卦兑居上位，说明强弱对此发生了转折，革命方强，老家政弱，此即“泽上于天”。老家政面临灭亡，故为夬。此为卦象之第一个内涵。

《说卦》曰：“兑为少女”。上卦兑是子午西的少数富贵，言老家政。《说卦》曰：“乾为玉为金，为寒为冰”。䷪同䷀。乾九是王霸亡三阳结合体。分言之“

---”。左三是霸道火，中三是王道玉，右三是亡道寒冰。寒冰是北坎冬至，是亡道的归宿，以归宿称亡道。三阳皆有推倒老家政的共识，被老家政乘御，居于下卦。少数奴役多数，是卦象的第二个内涵。

“夬，扬于王庭”。擒贼擒王，夬是革命者擒拿末代皇上的战役。《正韵》曰：“扬音阳，飞举也。”《说文》曰：“庭，宫中也。”两军对阵，主动方为阳，被动方为阴。革命者转为主动，取代老家政已成定局，即“扬于王庭”。“飞举”之飞，同乾九五“飞龙在天”之飞。“举”同升于王庭“宫中”。宫中是五行的土位，位在中央，是家政有主动的时期，故以王庭喻主动。

“孚号有厉”。孚号即浮号，指升天成浮云而发号施令的老家政。“有厉”，即面临灭亡，也就是彖辞的“其危乃光也。”注曰：“刚正明信以宣其令，柔邪者危，故曰其危乃光也”。刚正明信以宣其令，同“扬于王庭”。孚号、有、其危、柔邪者，皆指绞刑架下的老家政。

“告自邑，不利即戎”。告同诰。《广雅》曰：“诰，教也。”《尔雅·释言》曰：“诰，誓，谨也。”注曰：“皆所以约勤谨戒众。”疏曰：“大义谕众谓之诰，《尚书》诰誓之篇是也。”居于王道立场，“自邑”是全民，包括失权的富贵在内。“戎”喻暴力专制。推倒老家政，对老家政统治下的人民，用“大义”教育，不用暴力，即“告自邑，不利即戎”。教育人民弃邪归正，是王者大人的义务，故曰“大义”。教育人民要谨慎，故曰谨也。

彖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注曰：“以刚断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谓行令于邑也。用刚即戎，尚力取胜也。尚力取胜，物所同疾也。”这里说明“不利即戎”的原因所在，握强权者用暴力，即“用刚即戎”，亦即“尚力取胜”。尚力取胜，人民厌恶，故曰“物所同疾也”。暴力慑服，亡道崇尚。但暴力不能征服人心，即“所尚乃穷也”。《公羊传》宣公八年曰：“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乃同难，难是家政的称名。法网密布，滥杀无辜，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即“所尚乃穷也”。

“利有攸往”。彖云：“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注曰：“刚德愈长，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王霸推倒老家政，取得中央大权，是复古良机，有利于复古，故曰“利有攸往”。王道持政是“刚长”；转四时的家政进了博物馆是“乃终也”。乃同上文之“难”，指家政。

王弼注卦辞曰：“夬与剥反者也。剥，以柔变刚，至于刚几尽。夬，以刚决柔，如剥之消刚。刚陨则君子道消，柔消则小人道陨。君子道消，则刚正之德不可得直；道而用刑罚之威，不可得坦。然而行扬于王庭，其道公也。”

“刚”“刚正之德”“君子道”是王者；“柔”“道而”“小人道”是亡者。王亡两极抗衡，谱写了家天下通史。亡道镇压王道是“剥”，王道镇压亡道是“夬”。此即“夬与剥反者也”。《红楼梦》八十二回曰：“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家庭，即家天下，是王庭之对。西风压东风，“剥，以柔变刚”，出于亡道小人的私心。东风压西风，“夬，以刚决柔”，基于王道大人的公心，故曰“扬于王庭，其道公也”。

著之西北维是乾马。乾马喻亡道暴力专制。在思想领域，矛头直指公平正

义。迷夺民思，杜绝言路，消灭文献，屠戮文人。皇上的鸟叫畜鸣，是“金口玉言”，不准有异议。王道文化几于绝灭，即“刚几尽”。此即“刚陨则君子道消”，“刚正之德不可得直”。残忍的文字狱，人群不能讲心里话，即“道而用刑罚之威，不可得坦”。坦，坦诚说公道话。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注曰：“刚德齐长，一柔为逆，众所同诛，而无忌者也。故可扬于王庭”。

“健而说，决而和”，指霸道革命，应天顺民，处决老家政，人民喜悦，人民和应。“柔乘五刚”，柔言桀纣，乘言奴役。“五刚”指东西南北中王霸亡三才贤能。“刚德齐长”，即王霸亡三才的反抗势力都在增长。“一柔为逆”，即桀纣一小撮人肆意妄为，祸国殃民。“众所同诛”，群起攻之。贤能皆远离桀纣，没有阻止革命的势力，即“无忌者也”。革命者居于决胜地位，即“故可扬于王庭”。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注曰：“泽上于天，夬之象也。泽上于天，必来下润，施禄及下之义也。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

大象所论，同于彖辞“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革命者由寇变王，老家政垮台，自己上台，在于取天下过程中，“施禄及下”，恩泽下润，给民以实惠。革命成功，自己济于彼岸，先过豪华生活，忘了“施禄及下”，就是“居德”。德，得也，也就是既济者成了利益的既得者。居德者将五湖四海英杰的功劳，窃取为一家所有。王道不走这条路，故曰“居德则忌”。

“明法”指王道军师和霸主。“断”指老家政。“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亦即王霸惩办了老家政。霸主复辟，人群分裂，政权不下施，人民不上承，首身异处是“断”。《释名》曰：“断，段也，分为异段也。”言此。“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即给全民施实惠，但严禁“居德”复辟，社会不分化，又能日新月异。此为复古时期的“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同《说卦》的“人之道”，亦即王道，大道。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注曰：“居健之初，为夬之始，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于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不胜之理，在往前也”。

残朝失控，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都起来造反，其中能成霸业的力量是“前趾”。前即冲锋在前。趾，足止之复，即革命者足迹所至，制止了老家政行命。壮大取天下主力的力量，在于决战取胜，此即“壮于前趾”。决战不胜，对革命是挫折，此即“往不胜为咎”“不胜而往，咎也”。决战必须慎重，此即“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审策失误，决战失利，此即“不胜之理，在往前也”。时机未成熟而决战，即“往前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注曰：“居健履中，以斯决事，能审己度而不疑者也。故虽有惕惧呼号，莫夜有戎，不忧不惑，故勿恤也”。

九二同乾卦九二“见龙在田”，也就是中原逐鹿。此时霸道队伍中有亡道势力，即“惕号，莫夜有戎”。《说文》曰：“惕或作愁”。“愁或作狄”。狄即夷狄亡道。“惕号”，言其用兵愚野。“莫”同慕。“夜”，北坎子时。“莫夜”即用兵的归宿是亡道。“有戎”，靠武力不靠智谋，同于暴虎冯河。队伍中虽有“惕号，莫夜有戎”，不予忧虑，不加怀疑，即“勿恤”。中原逐鹿时期的指挥者是王道军师。王道军师能做到勿恤，此即“居健履中，以斯决事，能审己度而不疑者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注曰：“頄，面权也，谓上六也。最处体上，故曰权也。剥之六三，以应阳为善。夫刚长则君子道兴，阴盛则小人道长。然则，处阴长而助阳则善，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夬为刚长，三独应于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君子处之，必能弃夫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与众阳为群，而独行殊志，应于小人，则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

卦之三位是反时潮势力。九三“壮于頄”，逆潮流而动，“独行殊志，应于小人”，壮大增强行将灭亡的老家政，是“壮于頄”。《玉篇》曰：“頄，面颧也。”面颧即注文的“面权”。面是人的颜面，颧是颜面的高点，喻皇上。面譬在朝的头面人物。九三支持上六面权皇上，是“壮于頄”。助纣为虐，必将自毙，故曰“有凶”。老家政众叛亲离，九三应上六，故曰“独行”。“遇雨”，与上六交好，成了上六的腹心。“若濡”，和上六一样过腐朽生活，成了《庄子·徐无鬼》中的猪虱子“濡需者”，最终与上六一起完蛋，即《系上》所论“吉凶与民同患”。吉凶同壮于頄。民，上六。同患，与上六一同被处决。

“君子夬夬”，夬夬同决决，也就是处决桀纣。处决桀纣，为的是让人群有个好的政权，此即“君子夬夬，终无咎也”。取天下为始，坐天下为终。终言变化代兴的持政者，无咎同吉。“终无咎”对人民有好处，故“君子处之，必能弃夫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情”即“遇雨若濡”，享荣华受富贵。“累”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剥卦小人道长，六三应阳助君子，故曰“六三以应阳为善”。夬卦君子道长，九三应阴助小人，故曰“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夬为刚长，三独应于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頄、面权、阴、柔、小人，皆言上六桀纣。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注曰：“下刚而进，非己所据，必见侵食，失其所安，故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羊者抵很难移之物，谓五也。五为决主，非下所侵，若牵于五，则可得悔亡而已。刚亢不能纳言，自任所处，闻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

《说文》曰：“臀，髀也。”“髀，股也”。《韵会》曰：“臀，底也。”臀是人体屁股里的骨头，肤是附丽于臀的皮肉。臀是上身的承载体，故从卑从底。“臀无肤”，即屁股有骨头没肉，喻有强势力，但没有王者和人民的支持。没有王者和人民的支持，即“其行次且”。《礼·檀弓》曰：“祖者，且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祖”。祖有示，持政者指路正确，夏禹王，家天下，“祖”变成“且”。且无示，持政者指路偏邪。《庄子·人间世》曰：“形就而入

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大变革时期，“臀无肤”，必然灭亡，故“为颠为灭，为崩为蹶”。

“牵，羊，悔亡”。羊，九五。“抵很”同当位。很，艮之繁。艮，山也，如山安然，故曰“难移”。九五联系九四是“牵”，九四倒向九五是“羊”。九四成为羊的一伙，可以悔亡无咎。九四自命不从，“刚亢不能纳言，自任所处”。正确意见不相信，“闻言不信”，最终凶败。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术，皆为“臀无肤”势力。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注曰：“苋陆，草之柔脆者也，夬之至易，故曰夬，决也。决之为义，以刚决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处尊位，最比小人，躬自决者也。以至尊而敌至贱，虽其克胜，未足多也。处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足光也”。

“苋陆，草之柔脆者”，即家政末代皇上上六。《系上》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见即皇上，形即臣民。末代皇上成了草，故曰“苋”。苋即“草之柔脆者”。《尔雅·释地》曰：“高平曰陆。”高平即高山陷为平地，喻富贵降为贫贱。陆与戮同音，言苋陆成了被戮的对象。《释鸟》曰：“雉之暮子为鸛。”疏曰：“鸛是雉晚生之子名也。”《说卦》曰：“离为雉。”霸主南离登台是“雉”。雉的末代子孙，被处决的皇上是“鸛”。《荀子·非相》曰：“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僂，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注曰：“僂与戮同”。

苋陆成了一夫是“夬”，取代者处决苋陆也是“夬”，此即“夬，夬”。后夬即“以刚决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九五爻揭示，只处决了末代皇上，未能救民出水火，也就没有解缓社会矛盾，社会对抗仍然存在，九五也不能巩固其胜利，此即“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中未光，即注文的“未足多也”。十室九空的人民是“光”是“多”。膏泽没有滋润光多，九五夬夬，虽然无咎，得非大吉。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注曰：“处夬之极，小人在上，君子道长，众所共弃，故非号咷所能延也。”

政权失去号召力，人民不再听从，是“无号”。小人结束了天上人间的生涯，回到贫贱阶层是“终有”。终有的标志是，末代皇上被赶下台，一个朝代又成了黄土高垄，是“凶”。“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是对富贵持政史的总结。霸主黄袍加身，开国定鼎，皇亲专权，国戚持胜，从此之后，人民听从号令者逐步渐少，直至“无号”垮台，即“无号之凶”。和大同社会相比，数百年仍为短暂，故曰“终不可长也”。政权建立，是人民支持，民心凝聚的结局，政权垮台，是人民不支持，民心离散的结局。人心离散，再不能凝聚，“故非号咷所能延也”。

第三节 解姤卦

甲 原文

䷫ 姤女壮，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损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损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乙 注解

䷫ 卦象，巽下乾上。以蓍言之，下卦巽是中心朝，上卦乾是外周野。《说卦》曰：“巽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多白眼”，言纨绔公子做官掌权的多。“近利市”，言家政远贤臣亲小人。“利市”，唯利是图之市侩。“三倍”即背叛了王道军师。“躁卦”，指明姤政权是引起社会动乱的祸源。

《说卦》曰：“乾为玉为金。”玉喻王道，金喻霸道，王霸都被排斥在野。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是姤卦卦象。古哲中“玉”的一义，皆在论“王”。《说文》曰：“王象三王之连，其贯也”。《六书精蕴》曰：“帝王之王，一贯三为义。三者天地人也。”王道治理，立足于全民，基于天时、地利、人和，此即“其贯也”“一贯三也”。《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此文的美玉比譬王者孔夫子。《红楼梦》一书有文字的“宝玉”，也指王者。

《礼·聘义》：“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玉表达王者的道德情操。霸道亡道皆尚武，皆喻为“金”，排斥于朝外者，言霸道金。

“多白眼”之白，是粕和魄的简字。粕是酒滓，魄是无光的月体。子午东霸道取天下，王道为统是“一”乾。子午西亡道坐天下，亡道为统是“- -”坤。坤体没有中心王者，如同取了酒的谷物，如同没有光的月球，故为粕和魄。太阳系天体的太阳、地球、月球是“三”。家政社会，王霸亡三才也是“三”。共数是“三”，分数也是“三”。乾为九，是三个三之分数。否定王道中心三成--体，是“三倍”。古文之倍为“佰”，即人道被家政否定。

《说卦》疏“其究”曰：“究，极也。”极，屋极，喻思想统摄，喻政治家的

主导思想。富贵倒行逆施，引起天下骚动是“躁”。《系下》“躁人之辞多”，言此。人民起来反抗，也是“躁”。《老子》二十六章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静言镇压，躁言反抗。“其究为躁卦”说明，亡道治理，以躁扰为统为极，不能避免人民的反躁动。同章说：“轻则失本，躁则失君”，失君即一朝代的完结，亦即末代皇上被决。

王霸取了天下，霸主贪人之功为己功，操生杀之柄，专万民之命，是“女壮”。子午西为坤为女。“勿用取女”同复辟。“勿用”同“三倍”，即否定王道中心三。“取女”，步老家政的后尘，以一己私利治天下。《水浒传》“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就是“勿用取女”的质变，这种质变，表现为思想领域，不明显。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也是“勿用取女”的说明。《红楼梦》十三回秦可卿之死，也表明了“勿用取女”，三倍质变。死喻中心三离开政权。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注曰：“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

彖辞论及了王霸亡三才各自之相遇。“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姤之时义大矣哉”，是亡道之寄寓。寄寓进皇宫，如同住旅馆，迟早要被撵出来，故曰“不可与长也”。《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长地久”，言公天下持政者，如太阳覆照人民，如大地承载人民。“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立足于生人民，“故能长生”。姤政忘了人民，富贵自生，故“不可与长也”。“姤之时义大矣哉”，在于持政者自生。自生又打出为公的旗号。假公济私，不可告人，故曰“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注曰：“匹乃功成也。”这是王霸在子午东的相遇。“天”言太阳喻王道。“物”言给霸主当军师作辅佐。“地”指地球喻霸主。“品”言家天下等级体制，也指霸主。“相遇”，指王霸在震东结合。《说卦》“帝出乎震”，言王者登上政治舞台。“万物出乎震”，霸主登上政治舞台。吴用和宋江相见，即“天地相遇”。以史论，伊吕是天物，汤武是地品，共同取了天下，成为时代的名人，即“品物咸章也”。章者，明也。明，名也。王霸结为夫妇，才能取得天下，此即“匹乃功成也”。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注曰：“化乃大行也”。这是王霸在太阳大中位的结合，是复古结合。子午东取天下，霸主是君，军师是臣。南离复古，君臣易位，霸主是臣，军师是君，此即“刚遇中正”，也就是王者回归原位。王者居太阳位施政，即“天下大行也”。天下大行也，同于《礼·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系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即“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的持政内涵。王者回归太阳位是“至”。至即“刚遇中正”。像原始大同社会那样，政权长生久视，国土不断扩大，是“崇德而广业也”。王者高明如太阳，承载如地球，是“知崇礼卑”。持政者都像元首那样

“知崇礼卑”，皆效法太阳和地球之无私，是“崇效天，卑法地”。霸主禅让，王者称君，是“天地设位”。王者行命，是“易行乎其中矣”，亦即“天下大行也”。政权和平交接班是“成性”，人民安居乐业是“存存”，门同至，即王者“道义”的归宿。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天”是上卦政权。政权为皇亲国戚所有，是“天下有风”。崇尚一夫独裁，行一言堂制，是“姤”。赏罚基于一意孤行，时局对贤能不利。姤皇上怀疑谁，谁便有灭顶之灾。为了人民的利益，王者“后”诰诫挽救九四，是“后以施命诰四方”。四方即九四。

《史记·萧何世家》记载，萧何被刘邦怀疑了三次，通过鲍生、召平、客“施命”出点子，萧何照办，使萧何摆脱了大祸。鲍生、召平、客，都是“后”，是有王道思想的文人，是时代的神明之德。萧何廉洁奉公，热爱人民。为人民请求上林园地，刘邦大怒，械系萧何，投入大牢。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注曰：“金者，坚刚之物；柅者，制动之主，谓九四也。初六处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刚，体夫躁质，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纵者也。柔之为物，不可以不牵；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贞，故必系于正应，乃得贞吉也。若不牵于一而有攸往，行则唯凶是见矣。羸豕谓牝豕也。群豕之中，羸强而牝弱，故谓之羸豕也。孚犹务躁也。夫阴质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贞之阴，失其所牵，其为淫丑，若羸豕之孚务蹢躅也。”

王霸取了天下，霸主复辟，占据了太阳中心位，是“初六”。初即“人之初”之初，言天下为公政治。阳位被阴人占领是坤六。“金柅”是九四，是有王道情操的大臣，如汉初之萧何与曹参。初六听从九四的筹策，即“系于金柅”。真心听从，即“贞吉”。处于此时，“有攸往”替人民说话办事，为社会兴利也不行，此即“有攸往见凶”。前已谈及，萧何请上林园地，惹毛了刘邦，是“见凶”的史例。

“羸豕”，以母猪喻皇上初六。“孚”，忠也，即注文的“务躁”。忠于独裁，即“孚蹢躅”。一言堂施政，是乱源，故为“务躁”。“蹢躅”是独裁皇上的称名。独裁是家政的立足处，故从“足”。《集韵》曰：“蹢音的”。言独裁者是众矢之的。《尔雅·释山》曰：“独者蜀。”注曰：“蜀亦孤独。”蜀是蠋之省。《尔雅翼》曰：“知蛛别名蠋蛛”。《唐韵》曰：“蜘蛛网虫，《字说》云，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诛之义也。”蹢躅专制，性如蜘蛛，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犯龙颜，触龙网，都有被诛的危险。

“处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刚”。一柔言初六，五刚言九二至上九五阳爻。施政置人民不顾，谁的政见迎合自己的心意，便信任谁，亲近谁，是“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纵者也”。施政以人民之心为心是有主，一意孤行是“自纵”。“牵于正应”九四，对人民对政权都有好处，故曰“乃得贞吉也”。皇上散而无主，“有攸往”兴利除害，“行则唯凶是见矣”。霸主变卦前是“羸豕”，变卦后是“羸豕”。羸强羸弱。羸豕自纵，即“失其所牵，其为淫丑”。按九四的政见施命，即“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注曰：“初阴而穷下，故称鱼。不正之阴，处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乐来应己之厨，非为犯夺，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为己惠，义所不为，故不利宾也”。

九二是包。“包”是政治家的称谓，以包袱比譬政治家包容的阶级。“鱼”指初六皇上。九二包是有功的武将。战争结束，应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九二主张养兵，初六赞同此策，是“包有鱼”，是“初自乐来应己之厨”。厨同包。养兵和九四的裁军的政见相反，故曰“不利宾”。宾言九四。如果九二有王道思想“义”，出于正确思虑，将放弃“包有鱼”，不阻挠裁军，即“义不及宾也”。及，连累累及。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注曰：“处下体之极，而二据于初，不为己乘。居不获安，行无其应，不能牵据，以固所处，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然履得其位，非为妄处，不遇其时，故使危厉，灾非己招，是以无大咎也。”

九三是皇亲大臣，以阳居阳，势力很大，封分厚，故为“下体之极”。九三和皇上志不相得，故“不为己乘”，亦即“不遇其时”。君臣相疑，“居不获安”。与上位没有联系，即“行无其应，不能牵据，以固所处”。强者居阳位，即“履得其位，非为妄处”。但九三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即“其行次且，行未牵也”。皇上怀疑，故“厉”。但九三强大，皇上削藩，也得考虑后果，不敢轻易动手，故曰“厉，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注曰：“二有其鱼，故失之也。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

包，九四。无，否定。九四不承认皇上的统治，即“包无鱼”。《说卦》曰：“震，起也。”震如地震，起即起来造反。此即“二有其鱼，故失之也”。失之即政见不相得，权力归谁不一致。九四造反，以其凶败而告终，即“包无鱼，起凶”。凶的原因是，人民要求息肩生养，不愿再乱。人民不响应，事情办不成，此即“远民”，“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汉朝初建，功臣反叛，八王之乱，皆为“包无鱼，起凶”的史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注曰：“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包瓜为物，系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应，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发。不遇其应，命未流行，然处得其所，体刚居中，志不舍命，不可倾陨，故曰有陨自天也。”

家政制度，嫡系长子继位。但家政统治者又不遵守这个制度，废弃继位者，另立爱子。《尔雅·释木》曰：“杞，枸榘”。枸同苟，言苟且偷安。榘同继，即继位者。杞“生于肥地”，肥地喻最富有的大地主皇上。用来作太子，是“以杞”。《论语·阳货》孔子曰：“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瓠瓜不能吃，是带在身上的装饰品。立了的太子上不了台，如同瓠瓜，“系而不食”。《说文》曰：“匏，瓠也。”包瓜，亦即匏瓜之省。

章者，明也。九五有贤明的一面，故曰“含章”。九五未能接班，即“含章而未发，不遇其应，命未流行”。九五得民心，人民不会倾陨九五，故曰“不可

倾陨”。九五“志不舍命”，舍，居也，出于家政自杀自灭，此即“有陨自天”。晋献公的长子申生自杀，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自杀，都是“有陨自天”的史例。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注曰：“进之于极，无所复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进而无遇，独恨而已，不与物争，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东坡易传》曰：“刚之上穷者，角也。姤其角，以是为姤也。以角为姤，物之所不乐遇也。小人虽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

上九是家政中地位高而无实权的皇上。角即兽角之顶端，至高无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是“吝”。自身是阳爻，有自己的政见，不能付诸实施，故“独恨而已”。上九安于吃太平饭故“无咎”，也就是“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不与亡道同流合污，是“小人虽不能合”。无权起用贤哲理政，是“君子亦无自入焉”。

姤卦“女壮，勿用取女”，初六“羸豕孚蹢躅”，至上九“姤其角”，都揭示了家政内部的自乱：亲骨肉之间，勾心斗角。贤明的不能掌权，掌权者昏暴居多，是“不可与长”的病根所在。

第二十四章 萃卦与升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皇亲国戚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五湖四海的英贤被遗弃，成为形而下“物”。“相遇”同相见，相会。在某种场合，英贤遇见英贤，相互仰慕，结为同志，即“物相遇而后聚”。《系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韩康伯注曰：“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

孔疏曰：“方，道也。”道即王道。以王道为统，聚结了王霸亡三极反老家政的势力，如《水浒传》以吴用为统，聚积了一百〇八将一样，是“方以类聚”。类，善也。善人的聚积，即坤文言的“积善之家”。“物以群分”之物，指以皇上为首的富贵小人。富贵分裂了人群，背离基础，成为社会的鸟兽群，即坤文言的“积不善之家”，是“物以群分”。方以类聚为吉人，物以群分为凶人，故曰“吉凶生矣”。

吉人凶人，冰炭不投。成了吉人，是凶人的敌人，成了凶人，是吉人的敌人。此即“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也。吉人与吉人，凶人与凶人，同声同气，相聚合为“顺其所同”。吉人与凶人相聚合，为“乖其所趣”。顺其所同吉，乖其所趣凶。《系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言乎此也。

《周礼·地官》小司徒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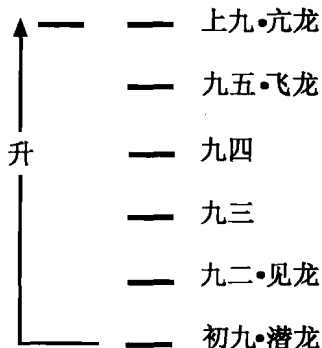
“卒伍”至“军旅”，是穿了军装的人民。《集韵》曰：“会，合也。”合同聚。“会万民之卒伍”，言兵源。持政者的兵是“卒”，落草为寇，反政权的兵是“萃”。卒加草，说明萃在野不在朝。“五人为伍”等，言一家一户出一个兵而言。伍、两、卒、旅、师、军，是部队的编制。军二千五百人，是军制的大单位。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是军旅的任务。“田”即乾卦九二“见龙在田”之田。卒镇压萃，萃反抗卒，皆为“田”，以田猎喻战争。部队屯田，兴建工事为“役”。郑注曰：“役，功力之事。”言此。疏曰“追谓逐寇也”，“胥

谓伺捕盗贼”。此言部队巩固后方。卒与萃立足不同，“寇”、“盗贼”的内涵各异。“以令贡赋”，协助政治集团收税。赋税是养兵的财源。

英雄会英雄，成为同志兄弟，结成政治组织，是“物相遇而后聚”。英雄落草，“故受之以萃”。萃即亡命徒，成了占山为王者。萃聚者自行其事，不再接受老家政的指挥，即“亡命”。《史记·张耳陈馥列传》曰：“张耳尝亡命，游外黄。”亡命的原因不同，和政府不合作是其共性。用于政治，亡命即叛秦。

“萃者，聚也”，是“萃，萃者聚也”之省。萃是落草亡命者。落草亡命者集聚成革命取代势力，即“萃者，聚也”。萃者集聚，目的是取代老家政，此即“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由卒伍至军是“聚”，聚即逐步发展力量。“上”亦称“上经”“上行”“上篇”，言霸道取天下，义同升。“升”以植物作譬，出于土；由下往上，逐步成长为乔木大政权，即“升”。《周易》六十四卦，由初往上读，皆为“升”。乾卦六爻，论霸道革命，由初发祥，至上结束。



革命者处于地下是“潜龙”，决战中原，扫荡老家政是“见龙”。黄袍加身登君位是“飞龙”，背叛王道，成了皇亲国戚的头目是“亢龙”。亢龙是霸道的结束，亡道的开始。喻于木，是青壮的结束，老衰的开始，亦即升的结束，降的开始。萃聚是取天下的革命力量，升是由卑至高的成长。推倒老家政，取而代之，革命者由贫贱晋升为富贵，是萃聚表明的事。

《书·武成》曰：“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无道同亡道，祸国殃民之道。“暴殄天物”，指破坏自然，挥霍财富。“害虐蒸民”，指繁役重赋，滥杀无辜。“逋逃”同亡命，“萃”即落草为寇者。“主”、“渊薮”，指乱源。人民亡命，占山为王，是官逼民反造成的，乱源是老家政，此即“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林冲上梁山，揭示了主和渊薮之罪行。

《杂卦》曰：“萃聚而升不来也。”亡命者结成取天下集团是“萃聚”。萃聚的目的在于打垮敌人，壮大自己，是“升”。升的本身是“不来也”。否定是“不”。来言持政者。否定推翻老家政，即“不来也”。

“来”与“往”是古哲中一对很重要的概念。咸卦九四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系下》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类篇》曰：“憧音童。”《说文》曰：“憧，意不定也。从心，童声。”童即小人，既指霸道，也指亡道。霸亡转周天一匝，喻一个朝代，此即“憧憧往来”。以地球自转作譬，白天转成黑夜，黑夜又转成白天，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为白昼，月为黑夜。变化代兴上台，为“月往则日来”。复辟走向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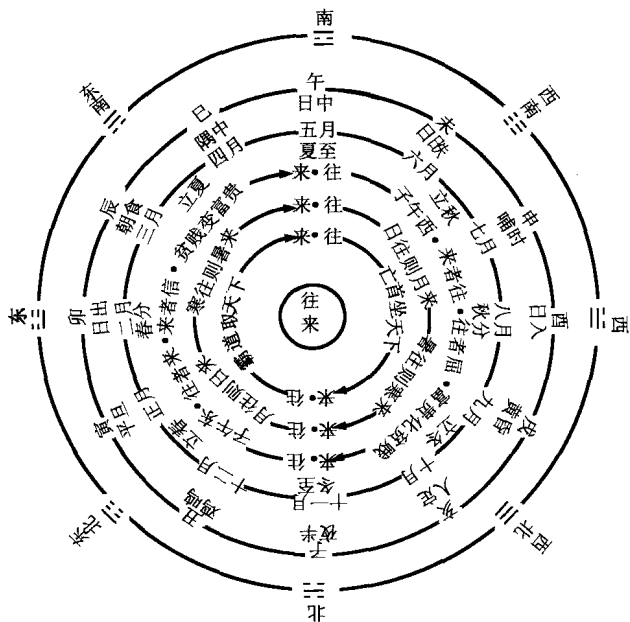
是“日往则月来”。

以地球公转作譬，冬至转成夏至，夏至又转成冬至，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取了天下，由贫贱变富贵，是“寒往则暑来”。由富贵变为贫贱，是“暑往则寒来”。暑来喻上台，寒来喻垮台。持政者由主动逐渐转化为被动，是“往者屈也”。取天下者由被动逐渐转化为主动，是“来者信也”。《说文》曰：“推，排也。”《增韵》曰：“荡也，挤也，一曰进之也。”推、排、挤、荡，今语阶级斗争。昼夜交替，寒暑相代，都通过阶级斗争，即“相推”。

“朋”、“尺蠖”、“龙蛇”皆指王道。朋，古人亦称凤，指有仁义礼知信情操的大同逸民。霸道亡道，动乱不宁，往来转周天，王者为社会找到了治理动乱的灵丹妙药，此即“朋从尔思”。尔思的内涵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归”与“一致”，言全社会的人，皆恪守“天下为公”。“殊途”、“百虑”，言农、工、学、商，各执其事，为社会作出奉献。持政者和人民，不离不弃，水乳交融，即“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化即大化归一，两忘化道，没有对立。

“同归殊途”、“一致百虑”的王道“尔思”思想，产生于往来转易的家天下社会，此即“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持政者如太阳光明正大是“明”，解放生产力，五谷丰登，家给人足是“岁”，施实惠给基础，为民造福是“利”。明、岁、利政权的建成，必须由王者持政设教，此即“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精义”，王道为公尔思；“入神”，武装人们的思想；“致用”，以元首为首，落实在行动上。

官员明岁利，人民安居乐业，是“利用安身”。身，基础。元首为公，臣民皆为公，即“崇德也”。周天转运，是“过此以往”。此，止也，亦即“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施政明，岁，利。“以往”，转子午西，走灭亡之路，是“过此”。过此以往，即富贵专制。富贵专制，是“未之或知也”。未时，是十二子为日昃，地公转为六月，月公转为望月，是坤卦初六的所在地，是霸主步老家政后尘的转折所。政权已进入大出丧期，始皇还在做“万世”梦，此即“未之或知”。或，惑也，不能实现的理论。为了醒目，现作《王霸亡三才往来图》以示：



大中心“往”是王道的出发处，“来”是王道的归宿所，往来皆在大中心，

施政为公，如太阳普照。“同归”与“一致”，皆指用大中施政。《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礼·曲礼》曰：“礼尚往来。”《荀子·赋》曰：“往来愒怠，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窹，入郛穴而不逼者与？行远急速，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愒怠，而不可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云。”

“往来不穷谓之通”，全民“同归”“一致”，在朝的，在野的，上任的，离任的，都有通路，即“往来不穷”。“礼尚往来”，主指人事制度。尧让舜，舜让禹。接班上任为“来”，交班归田为“往”。四海的英贤接班是往者“来”，告老回乡是来者“往”。往来皆以公心处事，是公天下之“礼”。礼即人事制度。

“往来愒怠，通于大神”，是王者在家政专政下的“往来”。“愒怠”是对霸道和亡道的欺蒙，“通于大神”，同样恪守大中“往来”而不转周天。“大神”即大中心往来之地。“愒”，迷之也。“怠”，指亡道复辟转子午西。家政一个朝代，进驻皇宫是来是“入”，被赶出皇宫是往是“出”。其归宿在何处，霸道亡道不理解，此即“出入甚极，莫知其门”。极言子午两极。南极盛暑，其热烧火，北极严冬，其寒坚冰。门言归宿。

“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指王道与霸道和亡道的关系。天下为公传统如太阳，亡道否定为公，走向灭亡，即“天下失之则灭”。霸道承认王道传统，尊重王者的指导地位，可以取天下，也可以拨乱反正治天下，此即“得之则存”。

王者在地为水，“大而不塞”，升天为云，“充盈大宇而不窹”“入郛穴而不逼”。为云，喻在家政朝内做官，得宠，不自我美好，即“不窹”。不被重用，也不去争取，即“不逼”。王者不与亡道同流合污，阻碍社会发展，即“不可为固塞”。亡道镇压文人，不怀疑王者逆反，即“暴至杀伤而不亿忌”。“冬日作”，指亡道专制，用淫风文化加速其灭亡，即“寒”。“夏日作”，指霸道革命，用为公文化辅助其成功，即“暑”。寒言北坎，亡道的葬身地；暑言南离，霸主的登基所。

家政转周天往来，往来虽有主次，但往中含来，来中含往，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往来各自转向自己的反面。“往”指失权在野者，“来”指持政在朝者。上图可见，冬至一阳生，往者在子午东取天下，经春分至夏至，拿到了中央大权，由往者转化为来者。夏至一阴生，来者复辟，转子午西坐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在失天下，最终转化为往者。“来者信”，今语进步时期，“往者屈”，反动时期，往来一个周天，谱写了家天下一个朝代史。

子午东，霸道向前推进，亡道势力缩小，是“月往则日来”。霸道推进至南离，亡道退化至北坎，“虎兔相逢大梦归”，老家政下台，新霸主上台，是“寒往则暑来”。子午西，亡道以私灭公，废弃了霸道取天下时的利民政策，是“日往则月来”。黑暗专制，不义自毙，走向灭亡，是“暑往则寒来”。泰象“小往大来”，言霸道取天下。否象“大往小来”，言亡道坐天下。来者主动，往者被动。来者压迫往者。

《荀子·赋》曰：“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亡霸对抗，被动方为往，主动方为来。主从地位，相互转化，即“一往一来”。“尾”喻部属。有了同人是“尾生”，众叛亲离，成了一夫是“尾遭”。霸主发难是“事起”。末代皇上成了阶下囚是“事已”。

《系下》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辩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注曰：“易无往而不彰，无来而不察，而微以之显，幽以之阐。阐，明也。”疏曰：“开释爻卦，使各当其名也。理类辨明，故曰断辞也。”

王道往来于大中位，霸道往来于子午东，亡道往来于子午西。往来是三才的施政经历。“夫易彰往而察来”，要求学者理解三才的运行轨道。理解了王道，是“微显”，明白家天下往来史，是“阐幽”。正确认识卦爻，是“开而当名”。联系社会实际去理解易理，是“辩物正言”。理解三才，要理解其首领，即“断辞则备矣”。

第二节 解萃卦

甲 原文

䷬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乙 注解

《说卦》曰：“兑为泽”“坤为地”。泽即恩泽，言革命者给民众降了实惠。地即人民，人民中生出了为民兴益的革命集团，即䷬卦表明的时事。宋江称“及时雨”。及时雨滋润干旱的禾苗，即“泽”。梁山英雄的施政，主流为泽。

“王假有庙”，注曰：“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彖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注曰：“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霸道革命，由北经东至南离，取得中央大权，是“王假有庙”。王，王道军

师，取天下的决策者。“假，至也”，即至南离。“有庙”，王霸共同建立的新政权。由北坎至有庙，革命队伍不断积聚壮大，即“王以聚至有庙也”。致，取也。孝，孝敬人民；享，承载人民。“致孝享”总结何以能至有庙的原因。作为组织路线，那就是“全聚”。全聚是王霸亡三极大联合，此即“全聚乃得致孝享也”。

“利见大人，亨利贞”。注曰：“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彖曰：“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注曰：“大人，体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疏曰：“聚而无主，不散则乱，非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见大人，亨利贞也。”

“大人”即有“大德”的王道军师。《系上》曰：“见乃谓之象。”见象即掌握革命队伍的决策权。大人为制主，才能打通敌人的防线，此即“亨利贞”，亦即“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三极联合，即“通聚以正，乃得全也”。积聚全民取天下，统容全民坐天下，王者才能做得到，此即“聚以正也”。正，中正如太阳。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注曰：“全夫聚道，用大牲乃吉也；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注曰：“顺以说而不损刚，顺天命者也。天德刚而不违中，顺天则说，以刚为主也。”

取得天下，霸主愿意复古，禅让称臣，即“用大牲吉”。霸主由私变公，有利于王道持政，故曰“利有攸往”。霸主像取天下时期一样听从王者指挥，即“顺天命也”。天命即大人的政令。霸主成为“大牲”，代表全民，即“全夫聚道”。复辟只代表皇亲国戚，王者将持否定态度，即“神不福也”。复古尊王，即“顺以说而不损刚”。王者为公持政，即“天德刚而不违中”。王者南面称君，即“以刚为主”。

《春秋》三十一年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左传》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无望可也。”

《说文》曰：“牲，牛全完，从牛，生声。”牲是霸主的隐称。霸主有复古和复辟的双重性，此即“全完”。全，代表全民复古；完，代表富贵复辟，复辟最终完蛋，故为“完”。《红楼梦》一百零五回曰：“完了，完了！”取自此完。牲含此二性，故复辟为牛，复古为生。

夏四月，即蓍之四月，地自转为巳，位在东南巽，取天下决胜，已成定局。“四”是四时之省，也指霸主。“卜郊”即预计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郊，交也。霸主没有复古念头，即“不从”。王者放弃复古，是“乃免”。不改牛性是“牲”；步老家政后尘，是“犹三望”。犹，效法老家政。三是亡道数。望，坤望月复辟。

不改牛性，“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言王者。“礼不卜常祀”，王者不主张复辟，“而卜牲日”，崇尚霸主复古。杜注曰：“既得吉日，牛改名曰牲。”牲，生也。“得吉日”，禅让王者做君。吉日，王者。“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牲成即复辟，复辟后再不能接受王者的指导，即“上怠慢也”。

“望，郊之细也”。细，小也。交小人，成了小人的首领。霸主不复古，王者也用不着怨望，即“不郊亦无望可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注曰：“但顺而说，则佞邪之道也，刚而违于中应，强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顺说，以刚为主。主刚而履中，履中以应，故得聚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

“萃，聚也”，如《水浒传》之“聚义厅”。人民爱戴革命者，是“顺以说”。说，悦也。“刚中”指王道军师。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即“刚中而应”。王者兴利除害，人民支持，队伍壮大，即“故聚也”。聚义厅之聚，取自萃卦。失去公正，放纵反叛，是“但顺而说，佞邪之道”。不依靠人民，只靠武力，是“刚而违于中应，强亢之德也”。成功之路，是“以刚为主”“履中而应”，给社会带来实惠，此即“主刚而履中，履中以应，故得聚也”。

“天地”之情，是王者之情，天如太阳普照，地似大地全载。“万物”之情，是霸道和亡道之情。霸道取天下需要王者，需要人民，此时以军师为统，即“方以类聚”。取了天下，过河拆桥，否定王者，否定人民，升天而去，成为鸟兽，即“物以群分”。政权和人民脱节，是亡道之情。三极联合取天下，是“情同而后乃聚”。富贵爱富贵，是“气合而后乃群”。

乾卦文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水流湿”“风从虎”“本乎地者亲下”，即“方以类聚”。“火就燥”、“云从龙”、“本乎天者亲上”，即“物以群分”。方以类聚，王霸取天下；物以群分，亡道坐天下。乾坤转易，合分如是而已。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曰：“聚而无防，则众生心。”

“泽上于地”即及时雨霸道集团出现于大地。以王道军师为主，凝聚了五湖四海的英杰是“萃”。打倒老家政是“除戎器”；警惕霸主变卦是“戒不虞”。《礼·王制》曰：“西方曰戎。”转子午西，统治靠暴力，即“戎器”。王弼注中孚初九曰：“虞犹专也。”《广韵》曰：“专，壹也，诚也。”一心不变是“虞”，变卦复辟，二三其德是“不虞”。不虞即牲之牛性不改。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注曰：“有应在四而三承之，心怀嫌疑，故有孚不终也。不能守道，以结至好，迷务竞争，故乃乱乃萃也。一握者，小之貌也；为笑者，懦弱之貌也。己为正配，而三以近宠，若安夫卑退，谦以自牧，则勿恤而往，无咎也。”

初六和九四有应，又不应九四，是“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即能乱能萃，亦即能乱老家政的阵脚，也能积聚人马。“若号，一握为笑”，是对“有孚”的说明。孚，浮也，浮云如家政。施政像皇上，是“若号”。一人独裁，是“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言应九四。九四有正确路线，故曰“往无咎”。应九四即“以结至好”。

九四与六三近而萃聚，初六有怀疑，即“心怀嫌疑”。“一握者，小之貌”。“一握”，即大权独揽。“小之貌”，皇上。行政不能集思广议，不是群策群力，个人独断，决策乏力，即“懦弱之貌”。初六指明，一握独裁，必定懦弱。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注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僻，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矣。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时，处于中正，而行其忠信，故可以省薄荐于鬼神也。”

萃六二有坤六二的情操，正人君子相结合，家政不能容忍，很危险。“引吉无咎”，即指引六二吉人，要善于应变，才能无咎。六二对霸道取天下极为有利，即“孚乃利用禴”，《礼·王制》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集韵》曰：“禴同禴。”《孝经·士章》疏曰：“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祭也”。家政一个朝代转四时，交际的人不一致。春禴是王霸君子之结合相接，五行生成数为“天三地八”。六二参加春禴革命，可以萃聚天下知识之人，故曰“利用禴”。六二不追求物质享受，但能支持革命，即“可以用省薄荐于鬼神也”。鬼神指霸主。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注曰：“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应，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应而独立，处极而忧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与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阴相合，犹不若一阴一阳之至，故曰小吝也”。

六三承九四，不是正应，此即“萃如嗟如”。“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此即“萃如”。九四地方军阀，控制了非所管辖的地方势力，是“萃如”。三四苟合，初虽有欢，后必相吐，此即“嗟如”。“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应，害所起也”，即“嗟如”。六三与上六有“上”的共性，有打通割据的愿望，故为“同志”。六三应上六，上六容纳，即“上巽也”。巽为柔，柔即安之包容。《书·舜典》曰：“柔远能迓。”传曰：“柔，安也。”三与上皆为坤体，缺阳刚之质，故曰“犹不若一阴一阳之至，故有小吝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注曰：“履非其位，而下据三阴，得其所据，失其所处。处聚之时，不正而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后无咎也。”

九四是家政的大臣，有当皇上的水平，居于臣位，故曰“位不当”，亦即“履非其位”。大变革时期得民心，故能“下据三阴”。大臣起了君主的作用，即“得其所据，失其所处”。九四叛变升五位南面，成功是“大吉”，亦即“立夫大功”。李渊代隋，是九四大吉无咎的史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注曰：“处聚之时，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专而据，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修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贞悔亡。”

以君王为首的一部分人，占据了中央位，是“萃有位”。位同有“盛位”。

但大臣九四控制了人民，九五的政令贯彻不下去，即“匪孚”“志未光”，也就是“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有中央位，是得民心的体现，如能“元永贞”不变卦坚持下去，人民最终将团聚在九五的麾下。此即“元永贞，悔亡”。悔言九四。取天下者只取了中央大权，未能消除大臣和地方势力割据，是“萃有位，匪孚”的时事。北伐胜利，孙中山先生当了大总统，革命败于袁世凯之手，是“萃有位，匪孚”的史例。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注曰：“处聚之时，居于上极，五非所乘，内无应援，处上独立，近远无助，危莫甚焉。赍咨，嗟叹之辞也。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庄子·列御寇》曰：“吾以万物为赍。”郭注曰：“赍音资，本又作济。”咨是哀声叹气，心情不舒。上六是家政的傀儡皇上，是实权九五的施政资本和济私的工具。“涕洟”是弟夷之繁。《广韵》曰：“弟，顺也。”夷即《舜典》“蛮夷猾夏”之“夷”，指九五。上六当傀儡，本身不愿意，即“未安上也”。“赍咨，嗟叹之辞也”，指上六。“五非所乘，内无应援，处上独立，近远无助”，只能受九五摆布。任人摆布，九五不害，故曰“无咎”。汉惠帝是上六人物。

第三节 解升卦

甲 原文

䷭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的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乙 注解

上卦䷭有两个含义，一指人民，二指霸道，以六五位指霸主的归宿地中。下卦䷭也有两个含义，一以初六指王道军师，二以九二指军师指挥的革命武装。人民中产生的军队和政权，即大象有“地中生木”。䷭地䷁木，组成的取代政权即䷭升。革命者由二位逐步发展至五位君位，即大象“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

大”。

“升，元亨”。革命队伍以树苗作譬，由幼苗逐步向上成长，是“升”。震东武装起义是“元”，离南夺得中央大权是“亨”。武装起义至取得战争胜利，是“元亨”历史时期。《易》内，凡言“元亨利贞”，皆指取天下与坐天下。“元亨”是上篇取天下，“利贞”是下篇坐天下。升卦表明取天下上篇，故曰“升，元亨”。

“用见大人勿恤”，注曰：“巽顺可以升，阳爻不当尊位，无严刚之正，则未免于忧，故用见大人乃勿恤也。”

“用”是乾卦“用九”之省，言善于用武将的霸主。《系上》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霸主将取天下的用兵权委托给军师，使军师成为实际的指挥者，即“见大人”。见象是形而上体为主，形器是形而下体为从。军师掌握了制主权，不忧凶败，故曰“勿恤”。

“南征吉”。注曰：“以柔之南，丽乎大明也。”南即南离，是霸道革命的归宿所。王霸联合革命，由震东向离南挺进，即“南征”。南征义同“升，元亨”。用王道军师之决策，逐步取得胜利，是“以柔之南”。柔言初六王者。地球自转，转至午时，至南离之人，与太阳成直线相会，即“丽乎大明也”。大明即太阳。丽乎大明，喻夺得中央大权，此即“吉”。伊尹、吕尚、张良、孔明、吴用，是“南征吉”的导演。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时升”，注曰：“柔以其时，乃得升也。”柔即下卦巽。《说卦》曰：“巽为长女。”巽于蓍为东南维，是纯阳用事的王者。取天下，组织上霸主为君，军师为臣。君喻男，臣喻女。实际的指挥权在军师，故曰“长女”。“时”是四时之省，指霸主。军师通过霸主冲锋陷阵取天下，即“柔以时升”。《东坡易传》曰：“巽之为物，非能破坚达强者也。”破坚达强，即击败强敌，霸主有此武功，故“乃得升也”。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注曰：“纯柔则不能自升，刚亢则物不从。既以时升，又巽而顺，刚中而应，以此而升，故得大亨。”

《系下》曰：“巽以行权。”王道军师的决策是“巽”，霸主言听计从是“顺”。孔明的《隆中对》是巽，刘备照办是“顺”。军师指挥大军取得胜利，适应了霸主的需求，是“刚中而应”。刚中，军师；应，应六五霸主。“大亨”，王霸革命取得成功。

“纯柔”，王者初六，没有霸主的武装，不能取得中央，即“纯柔不能自升”。“刚亢”言霸主，霸主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靠武力，人民不支持，即“刚亢则物不从”。王道纯柔，霸道刚亢，都不能升至中央。王者依靠霸道的武装，霸道依靠王者的指挥技能，是“又巽而顺，刚中而应”。王霸相依相从，如虎添翼，由此及彼，取得胜利，即“以此而升，故得大亨”。《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即言王霸结合。推倒老家政是“断金”，建立新政权是“同心之言”。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疏曰：“以大通之德，用见大人，不忧否塞，必至庆善，故曰有庆也。”

霸主有变化代兴的坚定信念，是“以大通之德”。家政末世，强龙地头蛇割据，过境要买路钱，是“否塞”。削平大小山头，让国家由分而合，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是“大通之德”。德，得也，此处言理想。霸主委任军师行权，是“用见大人”。“勿恤”，即“不忧否塞”。否塞言家政的镇压。“有庆也”，即有庆贺胜利的一天。由震东升至南离，拿到中央大权为庆。

“南征吉，志行也”。注曰：“巽顺以升，至于大明，志行之谓也。”王霸联合取天下是“南征”，同“巽顺以升”。巽言王者，顺言霸主。“吉”同“至于大明”。大明，南离中央位。“志行也”，是“南征吉”的总结。

《书·盘庚》曰：“若射之有志。”志是射的目标，喻政治家的奋斗归宿。归宿即理想。王弼《略例下》曰：“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志各有所存”即王霸亡三才，各有其志，理想也不同。《尔雅·释器》曰：“金铍翦羽谓之铍，骨铍不翦羽谓之志。”金铍即金族，指子午西亡道。亡道奢望自己万世做超人，达不到目的，如同箭干没有羽毛，如春代冬一样，被新霸主取代，故为“铍”。铍，候也。候，二十四气，转易代替。“骨铍”即骨族，喻王道。骨是人的支撑体，王道是社会的支撑体，故以骨譬之。王道的理想可以实现，故曰“骨铍不翦羽谓之志”。军师指挥霸主取天下，即“志行也”。行言思想指导。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疏曰：“地中生木，始于细微，以至高大，故为升象也。君子以顺德积小高大者，地中生木，始于毫末，终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顺行其德，积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疏文取自《老子》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此经论述了王霸亡三极政权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王霸联合建立的霸道政权，是“合抱之木”。木同“地中生木”之木。富贵专制政权是“九层之台”，王道建立的为公政权是“千里之行”。

“合抱”即王道军师和霸主的联合，共同夺得中央，即“合抱之木”。“毫”同“豪”。豪即《山海经·西山经》的“豪彘”。豪彘，即浑身长刺的豪猪，喻暴力专制者亡道。亡道临近覆没即“末”。末即《系下》“殷之末世”。霸道革命产生于亡道末世，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以成大名”，即取而代之，建立了新中央。

五行生成数“天九地四”的结合，即“九层之台”。九即《山海经·大荒东经》的“九尾狐”，言持政者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愚野专制，严格的等级制度，成了桎梏人民的牢狱，此即“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曰：“累，囚系也。”将人民囚系在饥寒交困的赤贫线上，即“累土”。土喻人民。

“千里之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施政。人民是足，承载人民的王道是“足下”。足下即《系下》“履，德之基也”之履。履是鞋，鞋居足下

喻王者。建立大同社会，必须是王者，此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注曰：“允，当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虽无其应，处升之初，与九二九三合志，俱升当升之时，升必大得，是以大吉也。”

初六是王者，王者登上政治舞台，即“允升”。《尔雅·释诂》曰：“允，信也。”疏曰：“诚实不欺也”。王者持政，天下为公，真心实意，覆载人民，即“诚实不欺也”。“大吉”即大家吉，也就是九二霸道，九三亡道的叛逆者皆吉。下卦三爻，都希望改朝换代，即“上合志也”。《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的当，义即担任。仁，爱人，即解救人民出水火。与九二九三合志，指挥权必须掌握在军师手里，不能让给他人，此即“当仁不让于师”。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注曰：“与五为应，往必见任，体夫刚德，进不求宠。闲邪存诚，志在大业，故乃利用纳约于神明矣。”

参加了武装起义的王者是“孚”。孚是九二爻之“九”。起义霸主是九二爻之“二”。二即“禴”。禴，约也。此时的霸主，俭省节约，与民同甘共苦，故称约。“用禴”，同“君子以顺德”，也就是军师对霸主的指挥。听从军师，才能吉利，故曰“利”。革命不会受挫，故曰“无咎”。“有喜”即“与五为应”。五位是君位，是“大业”的所在地。九二应五位，目标是拿中央。王霸九二是武装集团，即“体夫刚德”。拿皇位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即“进不求宠”。宠，荣也。推倒老家政是“闲邪”，辅助霸主登基是“存诚”。“纳约于神明”同“用禴”。神明言军师。军师的思想，使霸主信服，即“纳约于神明矣”。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注曰：“履得其位，以阳升阴，以斯而举，莫之违距，故若升虚邑也。”

阳为实，实为“一”，阴为虚，虚为“- -”。霸主以阳居阳，“履得其位”。居于强权位“以阳升阴”，复辟家政，即“升虚邑”。升虚邑成为亡道，亡道的理想不能实现，即“无所”。《尔雅·释诂》曰：“貳，疑也。”貳即变卦步老家政的后尘。改朝换代步后尘，无人阻拦，即“莫之违距，如升虚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注曰：“处升之际，下升而进，可纳而不可距也。距下之进，怀来自专，则殃咎至焉。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岐山之会，顺事之情，无不纳也。”

六四爻取象于西周发祥地岐山。文王的仁政，赢得四海支持，即“岐山之会”。会聚成熟，取代了殷纣。请阅《史记·周本纪》。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注曰：“升得尊位，体柔而应，纳而不距，任而不专，故得贞吉升阶而尊也。”

“贞吉”，即贞吉之人，言六五。取了天下，当了皇上，仍能听从王道政见，成了民心所向的中心，即“贞吉升阶”。《正韵》曰：“阶音皆。”家政转五行，居中央土位者，即“贞吉”。土中心能统水火木金，即“升阶”。贞吉君主任贤使能不自用，即“纳而不距，任而不专”。六五君主得民心，王者发挥了作用，

即“大得志也”。家天下之贤明君主，皆为六五人物。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注曰：“处升之极，进而不息者也。进而不息，故虽冥犹升也。施于不息之正则可，用于为物之主则丧矣。终于不息，消之道也。”

《说文》曰：“冥，幽也。从日六，一。声。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一亦夜也。”王霸取了天下，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复古走“日”路，一条是复辟走“夜”路。日路以太阳为统，夜路以月球为统。行此二道，皆为“冥升”。复古以太阳为统，人群不再分裂，富贵贫贱，两忘而化道，是“幽”。幽，安静也。复辟以月球为统，暴力专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幽”。幽，黑暗也。“从日”，以太阳大壹“一”为元首；“从六”，以月球小一“一”为君主。“日数十”，十是全数，喻政权代表全民。“十六日而月始亏”，言代表富贵的政权不能长保，十六始亏，月尽灭亡。

复古行王道，是“施于不息之正”。不熄言太阳之德，言继明。太阳居太阳系之中心，故为“正”。政权和人民“两全其美”，即“施于不息之贞则可”。可，能也，言能人治理。复辟行亡道，光明是膏火，膏火不能持久，此即“用于为物之主则丧矣”。丧，政权和人民“两败俱伤”。阻碍社会前进，是“消之道也”。劳动人民不能永远忍受黑暗，必将反抗，即“劳不可久也”。

第二十五章 困卦与井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霸主复辟行亡道，转子午西，野心不死，贪婪不止，结局是一时比不得一时，使全社会陷入困境，即“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奠基深的家政，有个复兴时期，如成康、文景。此时算不困。复兴一过，每况愈下，便出现了全社会之困。物极必反，困至四海困穷之时，人民起来革命，老家政被推翻，新霸主取而代之，此即“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上”言民心民意。人民走投无路，即“困乎上”。要求改变现实，即“必反下”。反，覆也；下，下愚亡道。《易》将改朝换代喻挖旧井。将污秽挖去，井水可食，此即“故受之以井”。

《书·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终，终不困穷；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取天下为“初”，坐天下为“终”。霸道明于取天下，即“慎厥初”。取天下任用军师，解民倒悬，所以取了天下。用取天下的成功政策去坐天下，仍然任用王道，依靠四海英贤，和人民不离不弃，甘苦与共，是“惟厥终”。取天下和坐天下，政策一贯，始终如一，政权不会陷入困境，即“终以不困”。不明初终，中途变卦，否定王道，专制人民，排斥英贤，是“不惟厥终”。不惟厥终，政权必将陷入困境，即“终以困穷”。

家天下之困，困于以私灭公，私欲塞了公义。首先体现于文化上的困。蒙卦九四“困蒙”，注云“困于蒙昧”。人类社会的文化，是决定政治家建政施政的根本。文化上的困，导致组织上的困；组织上的困，导致经济上的困；经济上的困，导致四海困；四海困，导致持政者最终成了困兽，被擒之日来临。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皆困于文化低下，最终亡国丧家，也使美丽富饶的华夏停滞不前。

《老子》二十七章的“大迷”，五十八章的“人之迷”，《荀子·成相》的“大迷惑”，同文的“不觉悟”，这些都是“下愚”的同义语，皆指私欲覆心，不明天地之大全，不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系上》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人民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是“成性”。政权选贤让能，和平交接班，不被暴力取代是“存存”。成性存存，人民和政权两全共美，是王者的归宿，即“道义之门”。门即归宿。

《荀子·成相》曰：“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为公的儒家领袖是“大儒”。家政暴力统治者“世之愚”。“逆斥不通”，同上文的“大迷”，“大迷惑”。逆言背离公天下传统，施政与民心背道而驰。斥言排斥否定正人君子，镇压为公言论。《说文》曰：“拘，止也。”《广韵》曰：“拘，执也。”杜绝言路是“止”，文字狱镇压是“执”。

《前汉·司马迁传》太史公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之术，即《系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下为公治理。详同祥。“大详”，政权与基础皆大吉大利。“众”，家政统治者。“忌讳”，不准论议论天下为公。谁议论谁遭文字狱摧残，“使人拘而多畏”。“四时之大顺”，亦即“大详”。公天下以太阳为中心，地月转四时，不存在子午卯酉对立，故曰“大顺”。

文化暴力专制，“使人拘而多畏”，知识界只好钳口不言。《大雅·板》曰：“威仪卒迷，善人载尸。”笺云：“君臣威仪尽迷乱，贤人君子则如尸矣，不复言语。时厉王虐而弼谤。”言论自由被取缔，在思想界，如《老子》五十六章所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红楼梦》一百一十七回所论，“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知者，真人是王者，不敢表露天下为公，即不言，不露相。不露相同“善人载尸”。言者，露相者，是困于蒙昧的无道者，故为“不知”“不真人”。

《书·召诰》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传曰：“其终后王之终，谓纣也。贤智隐藏，众病在位，言无良臣。”疏曰：“言其时无良臣，多行无礼暴虐。于时之民，困于虐政。”

这是对殷王朝历史的总结。“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天喻思想界。“多先哲王”，指汤王有不少王道思想。汤王以后的继位者，还能继承汤王的遗风，即“兹服厥命”。蜕化至衰世，贤智钳口不言，隐藏了思想，是“智藏”。贪利小人持政，是“瘝在”。“智藏瘝在”，义同《荀子·成相》“智者不用，愚者谋”。“众病在位”，以一己私利乱天下，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当然也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于时之民，困于虐政”。

《书·大禹谟》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荀子·赋》曰：“幽晦登昭，日月下藏。”《文心雕龙·铭箴》曰：“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上论皆是“智藏瘝在”的同义语。“幽晦”愚昧言小人。“日月”明哲言君子。“蓍龟神物”，言君子预见性高明。“衡斛嘉量”，言王者施政公平。“博弈”言小人游手好闲，“臼杵”言亡道是家天下的驯服奴才。君子在野，即“居博弈之中”“在臼杵之末”。

《淮南子·俶贞训》曰：“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圣人王者不能露天机“通其道”，原因是没有遇到开放言论的君主，此即“不遇其世”。又曰：“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者矣。”《说文》曰：“体，总十二属也。”体义同总。十二属，子至亥，地自转周天十二时。此体以太阳喻王者。体道之人不言，不是藏私，而是家政不准言，此即“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者矣”。专，同一家专政之专，也就是“非刘氏才

者得王”。王道文化利天下而“不专”，即“不专在于我”。我，王道。

同文又曰：“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骖骥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而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势利也。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

公天下是“世治”，家天下是“世乱”。主流是世乱，不能离开世乱而行王道，即“不能独治”。暴力专制，如同“两骖骥驥”、“置猿檻中”，再有本领，也难发挥，即“无所肆其能也”。以舜为例，“耕陶不能利其里”；做了元首“南面而王，德施乎四海”。有权无权，区别如此。“恬愉宁静”是“桃花源”，这是王道的归宿，“性也”。“其志”是王者的理想，理想是“得道”掌权“行命”。“性遭命”，如舜遇尧。王者掌了权，开放言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社会将明白天下为公之美，即“得性而后能明”。真理见天日即“明”。

文化困蒙，不明政权是天下人之政权，任人唯亲，又困于“在位贪残”。贪残为的是豪华。豪华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导致盘剥贫困，破坏生产。再加上《荀子·成相》所论：“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大动土木，人民不能从业。《小雅·大东》传曰：“困于役，伤于财。”言乎此。挥金如土，蜕化至经济困难，经济困难，蜕化至经济崩溃，是家天下的普遍规律。《红楼梦》八十三回曰：“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只是一场空！”此即挥金如土至经济崩溃的叙述。七十五回曰：“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富裕也不能的。”这是对中途经济困难的叙述。

《书·大禹谟》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传曰：“有位，天子位。可愿谓道德之美。困穷谓天民之无告者。”《论语·尧曰》也引了此语：“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禄”同皇粮，十室九空之日，也是天禄断路之时。

“敬修其可愿”同“允执其中”。可愿是“道德之美”。公正执中，也是道德之美。家天下寿命之长短，由持政者自己决定，此即“天之历数在尔躬”。腐败缓者蜕化慢，腐败急者蜕化快。滥杀无辜，竭泽而渔，人民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即“天民之无告者”。《水浒传》揭示的现实，即“四海困穷”。

《荀子·赋》曰：“琼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间嫫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琼玉瑶珠”、“锦”，大同传统文化。琼玉亦称玼机，是《易》之蓍，瑶珠是天体八卦。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知佩”，不用这个思想体系。家政文化无统，故以杂布譬之。不明锦与杂布的差别，即“不知异”。间嫫子奢是美女俊男。美女喻王道，俊男喻霸道，是取天下的君臣“夫妇”。不明王霸结合之重要，即“莫之媒也”。嫫母力父，即五行生成数的“地四天九”，喻昏君暴臣。战国七雄，即嫫母力父专制。“是之喜也”，以为正常，乐于支持。“呜呼”，作者在呐喊。

“上天思想”，“曷维其同”，作者情愤之语，指对立的王亡，哪里相同？

《论语·季氏》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何晏注曰：“知困而不能学，以为下愚之民也。”

“生”指政权诞生，不指肉体离母。王者洞知建立什么政权，才能长生久视，此即“生而知之者，上也”。上即王道上知。《中庸》曰：“事前定，则不困。”“事前定”同“生而知之”。定，定于一之省。政权和人民一心一德，不离不弃，甘苦与共，相依为命，天下会大定。

“学而知之者，次也”。通过文化学习，懂了困根，图谋改天换地，变化代兴，是“学而知之者，次也”，言霸道，这里指未上台的霸道。“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指上了台的君主。政权陷入困境，善于学习，找出困源，复兴了家政，是“又其次也”。政权陷入困境，仍然一意孤行，什么大同传统，历史经验，一概置之不顾，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由上可见，社会的困与不困，和持政者的知识学问直接相联系。古哲人一再强调“学”，就在学这个“上天”，关系到政治家自身的荣辱，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存亡，也关系到人民的幸福与痛苦。《荀子·劝学》曰：“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先王之遗言，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文化。这个伟大的文化埋藏在哲人心中数千年之久！

《杂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注曰：“井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于所遇而不滥也。”

王霸亡三极政权都是“井”。破旧立新，改朝换代是“掘井”。推倒老家政，建立了新政权，是“井通”。井通之日，五湖四海的王者会了面，即“井通而困相遇也”。“困”言被家政逼上梁山的王者。掘井出水，不是为己，而是济众，此即“井所通用而不吝也”。王者虽困，但他们是安于现状的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们永远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即“困安于所遇而不滥也”。

《礼·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注曰：“不愿乎其外，谓思不出其位。自得谓所向不失其道。”疏曰：“素，乡也，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论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乡富贵之中，行道于富贵，谓不骄不淫也。乡贫贱之中，行道于贫贱，谓不谄不慑也。乡夷狄之中，行道于夷狄。夷狄虽陋，虽随其俗，而守道不改。乡患难之中，行道于患难，临危不倾，守死于善道也。”

第二节 解困卦

甲 原文

䷧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乙 注解

䷮ 困之上卦 ䷳，于蓍为正西，于人为少女（少数富贵），《说卦》曰：“兑为刚卤，”施政是暴力专制。䷳ 即得了实惠的家政。下卦 ䷵，于蓍为正北，于人为中男，于象为水，水喻工匠的水平仪，施政公平，一视同仁。上卦 ䷱ 是亡道，下卦 ䷵ 是王道。亡道专王道的政，是 ䷮ 困卦卦象。王道是“为公”文化的继承者，王者被专政，王道文化不能公诸于世，社会幽暗不明，统治者以其昏昏，使社会昏昏，思想文化陷入困境，是困卦的主题思想。

“困亨”，注曰：“穷必通也，处穷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疏曰：“困者，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为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君子遇之，则不改其操。君子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家政杜绝言路是“困”。在文化暴力专制下，说明困之所在，不因为杜绝言路而不言，即“困亨”，也就是“君子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家政以困制约天下为公者，同时也制约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下愚，此即“处穷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小人穷而无法，增加专政人员，加强控制，即“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

“贞大人，吉无咎”。注曰：“处困而得无咎，吉乃免也。”继承大同文化，宣传大同文化，是“贞大人”。大人，即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王者。“吉”，蒙混过关，家政认可。“无咎”，不遭文字狱摧残。中国古代王者撰写的文史哲，都是“吉无咎”的产物。

“有言不信”。家政的理论以及其颁布的政令是“有言”。“有”，富有者，“言”，理论和政令。“不信”，理论得不到验证，政令不能落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击败了六个地方军阀，统一了中国，自以为超三王跨五帝，所到之处，刻石树碑，歌功颂德。二十八年琅邪碑文曰：“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二十九年，之罘碑文曰：“烹灭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德。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禽灭六国，阡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上文有总结，有预测，但都被事实粉碎，即“有言不信”之史例。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享，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注曰：“刚见掩于柔也。”“处险而不改其说，困而不失其所享也”。“处困而用刚，不失其中，履正而能体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博，未能济困者也”。

王道文化不能见天日，王道文人被奴役被屠戮，是“刚掩”，亦即“刚见掩于柔也”。刚，下卦☳；柔，上卦☱。柔专刚的政，即☱。文化专制，发表议论非常危险，即“险以说”。黑暗专制仍然宣传王道文化，即“困而不失其所享”。困而不失其所享，即“处险而不改其说”。坚持宣传天下为公学说，只有王道君子做得到，即“其唯君子乎”。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是“险以说”的行文策略。忠于王道，是“贞大人”。大人是太阳，太阳是“刚中”。大人所统，也就是太阳刚中所统。立足于太阳刚中写社会，即“履正而能体大者也”。体大，即王霸亡三极兼统，让三才对号入座，能理解其中的王道体系，即“贞大人吉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注曰：“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其言在于贞大人，口何为乎？”政暴文泽，言行相背，是“言不见信”。“尚口”，崇尚说的好听。行言之人，迎合有文无质的“尚口”，自己也将陷入穷困，此即“尚口乃穷也”。用颂声掩盖困难，即“欲用言以免”。欲盖弥彰，故曰“必穷者也”“口何为乎？”

“彖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注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

《荀子·成相》曰：“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水即水平仪，以公正喻王道。家天下否定了王道，从而施暴专制，是“泽无水”。公平正直处于非法，社会陷入困境，故曰“困”。致是至之繁。命，归宿。王道的归宿是太阳大中位，即“致命”。《周礼·地官》遂人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遂同隧，是通水之道，以遂喻通。“志”言有王道理想之人。“遂志”，启通志士仁人。“遂志”同《系下》之“以通神明之德”。王者用大同归宿培育天下为公者，即“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彖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注曰：“最处底下，沉滞卑困，居无所安，故曰臀困于株木也。欲之其应，二隔其路；居则困于株木，进不获拯，必隐遁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困之为道，不过数岁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岁不覿也。”“言幽者，不明之辞也，入于不明，以自藏也”。

“臀”是屁股在体后，喻富贵家庭中的落后分子。“株木”是建国不久的强有力的家政君主。用强权灌输家政统治术，初六有了王道思想而不能接受，但不敢反驳，忍气吞声，即“臀困于株木”。“幽谷”是亡道的归宿北坎，同南柯梦。初六生活于皇族之家，即“入于幽谷”。“三岁”，家政统治者。王道一，霸道

二，亡道三，故曰“三岁”。《说文》曰：“覲，见也”。初六臀，表现是落后，实质是叛逆，株木看不出来，即“三岁不覲”。“入于幽谷”，隐藏了王道归宿，伪装鬼混，即“幽不明也”。

《红楼梦》的贾宝玉，就是根据初六臀撰写的。他身为贵族，对家政盛衰漠不关心。生活现实，使他苦闷。故曰“最处底下，沉滞卑困，居无所安”。初六有应于九四，想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株木控制办不到，即“进不获拯”。隐遁，藏，自藏，皆指“真人不露相”，隐藏了王道归宿。株木控制缓解，为社会作出贡献，即“困解乃出”。贾宝玉离开幽谷做和尚，是“困解乃出”的说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注曰：“以阳居阴，尚谦者也。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谦以待物，物之所归，刚以处险，难之所济。履中则不失其宜，无应则心无私恃。以斯处困，物莫不至，不胜丰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处困以斯，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紱方来也。丰衍盈盛，故利用享祀。盈而又进，倾之道也。以此而往，凶谁咎乎？故曰征凶无咎。”

凡是被动都为“困”。九二以阳居阴，和人民打成一片，生气盎然。对立方的不同政见者来拜访取经，举办宴会，应接不暇，是“困于酒食”。朱紱方，即“南方之物”，老家政中的变心者。“来”，主动上门。对于朱紱方，实行交往尊敬政策，即“利用享祀”。享言支持，祀同祭，即交往。九二居守势，让天下归心，以争取攻势主动。被动方出击进攻，即“征凶”。征，出击；凶，老家政。“无咎”同凶。这就是说，时机不成熟，出击，九二将凶败。九二民心所向，“困于酒食”，能成帝业，即“困于酒食，中有庆也”。庆，成功庆贺之日。注文明显，限于篇幅，恕不再注。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注曰：“石之为物，坚而不纳者也，谓四也。三以阴居阳，志武者也。四自纳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据，刚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据蒺藜，无应而入，焉得配偶？在困处斯，凶其宜也。”

六三爻是对家天下的概括论述。王道控制了文化领域，亡道成了困蒙者，即“困于石”。《前汉·律历志》曰：“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平施，知轻重也。”“石者，权之大者也”。石是文化权威，故曰“权”。石、钧、斤、两、铢，有似于五等爵之公、侯、伯、子、男，文化界，石是造诣最高的王者。《红楼梦》的作者自称“石头”，《西游记》的齐天大圣自称“石猴”，义皆取自此“石”。家天下专王者的政，王者的鸩酒也使亡道更加昏聩，即“困于石”。

“蒺藜”是有刺的灌木，喻家政的各级官员，他们贪残而伤害善良，故称“蒺藜”。《意林·邹子》曰：“蒺藜在田，良苗无以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无以容其身。”蒺藜同佞邪，良苗同忠直。蒺藜掌权，效法皇上一意孤行，中央的令不能全行，禁不能全止，演变至最后，蒺藜们都成了强龙地头蛇。据于蒺藜的最终结局，是独立王国，军阀割据。

“宫”是北坎，是家政的归宿所。家政“以阴居阳，志武者也”，梦想用武

力施暴维持一家子专政，但结局是灭亡。“妻”喻支持政权的臣民。转至北坎，众叛亲离，末代皇上成了一夫阶下囚，此即“入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注曰：“金车谓二也。二，刚以载者也，故谓之金车。徐徐者，疑惧之辞也。志在于初，而隔于二，履不当位，威命不行。弃之则不能，欲往则畏二，故曰来徐徐，困于金车也。有应而不能济之，故曰吝也。然以阳居阴，履谦之道，量力而处，不与二争，虽不当位，物终与之，故曰有终也。”

六三是地方大军阀，掌握了制主权，有九二“金车”武将的承载，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春秋五霸似之。九四应初，想统一国家，缓解社会矛盾，但畏惧九二，按兵不动，不敢应初，即“来徐徐，困于金车”。王弼《略例下》曰：“同救以相亲，同避以相疏。”韩康伯注曰：“困之初六，有应于四，潜身幽谷；九四有应于初，来徐徐，志意怀疑，同避金车，两相疏远也。”政治家有了思想，没有落实思想的时机和能力，即“吝”。九四“以阳居阴，履谦之道”，统一国家，最终能成功，即“有终”，人民支持统一，即“有与也”。爻之初与四，于数为“一”，为一统之义。

“九五，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注曰：“以阳居阳，任其壮者也。不能以谦致物，物则不附。忿物不附，而用其壮猛，行其威刑。异方愈乖，遐迹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失也，故曰剿刖困于赤绂也。二以谦得之，五以刚失之。体在乎中直，能不遂迷，困而后能用其道者也。致物之功，不在于暴，故曰徐也。困而后乃徐，徐则有说矣，故曰困于赤绂，乃徐有说也。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以得福焉，故曰利用祭祀也。”

九五是有正直感而又强有力的家政皇上。用镇压慑服臣民，臣民不服，陷入困境，即“剿刖，困于赤绂”。改变政策，安抚待下，臣民喜悦，即“乃徐有说”。祭祀，以敬神敬鬼作譬，喻文敬待人。镇压没有达到目的，即“剿刖，志未得也”，结果是“异方愈乖，遐尔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失也”。宽大待人，臣民乐于接受，是“乃徐有说”。施暴改为安抚，即“以中直也”。尊重人才，人才卖力，巩固了政权，即“利用祭祀，受福也”。福，社会无祸乱。

“剿刖”“赤绂”“任其壮”“用其壮猛”“行其威刑”“刑”“暴”，都言暴力专制。割鼻是“剿”，斩足是“刖”。剿刖是刑戮的代称。《说文》曰：“赤，南方色。”南方赤是五行生成数的“地二天七”，指家政。《韵会》曰：“绂音弗。”弗同否。“赤绂”，即家政否定人民的权利。“剿刖”慑服，是巩固家政的手段，但是不灵，九五代之以“祭祀”，使家天下又安定了下来。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注曰：“居困之极，而乘于刚，下无其应，行则愈绕者也。行则缠绕，居不获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臲也。下句无困，困于上也。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曰者，思谋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通至困乎？曰：动悔令生有悔，以征则济矣，故曰动悔有悔征吉也。”

葛藟家政繁殖的蝗虫。霸主子时发祥，经卯午酉至亥转十二辰，每辰以三乘，至亥，皇亲国戚数是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家政受困于皇亲国戚，即“困于葛藟”。《王风·葛藟》传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九族同葛藟。八方加中央是九。九族即一家子王族。疏曰：“艱飮，不安之貌。艱同臬。《说文》曰：“臬，射的。从木，自声。”《博雅》曰：“飮，危也。”家政要镇压的对象，处境险恶，是困于艱飮者。射的喻专政对象。

皇上“困于葛藟”，运终数尽，是“动悔”。英雄“困于艱飮”，是“有悔”。动悔，是“悔之晚矣”之悔。“困于葛藟，未当也”。言家政罪有应得。末是十二子的未时，是坤卦初六，是霸主复辟的所在地。末代皇上承担了“未时”的罪责，一个朝代收了场。《玉篇》曰：“悔，改也。”英雄“困于艱飮”，省悟了改变现实，是“有悔”。“动悔”时机成熟，“有悔”揭杆起义，故曰“动悔有悔，征吉”“动悔有悔，吉行也”。以史言之，秦二世“动悔”困于葛藟，陈涉“有悔”困于艱飮。陈涉振臂一呼，扫荡了葛藟。注解注文，请阅《史记·陈涉世家》。

第三节 解井卦

甲 原文

䷯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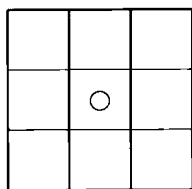
乙 注解

井是蓄“☉”之同称。王霸亡三极政权皆为井。上卦北䷳，是家天下的始终地。此䷳指霸主初始发祥。下卦东南䷳，是王道的托身地，纯阳用事。王者辅佐霸主决战中原，并取得天下，即䷯井。乾卦“风从虎”言此。这是卦象的第一个含义。二，取天下成功，霸主禅让，王者巽制内掌权，人民水，围绕王者运行，井功大成，社会将大化归一。䷳流为水川。

“改邑不改井”，注曰：“井以不变为德者也”。“无丧无得”，注曰：“德有常也。”“往来井井”，注曰：“不渝变也。”“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注曰：“以刚处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变也。”

上文皆论王道之井。王政建立在☉之中心，自转而不公转，为政公正，光明正大，古哲讲的“井田”，其中一义，即言“天下为公”治理。井田和针灸学的同身寸义同，可大可小，大至一国，小至一村，皆以井田法治理。

太阳为中心，地球绕太阳转，月球绕地球转，地月共同绕太阳转，太阳居中不改移，即“改邑不改井”。地月是邑，附丽于地球有人，也是邑。地月运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群运行，生养长壮，老衰病死，自然的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是“改邑”。公天下选贤让能，不存在改朝换代，即“不改井”。此即“井以不变为德者也”。刘皇上下台，李皇上上台是“变”。



“无丧无得”，论公天下政权何以不变。下台为丧，上台为得。丧化为贫贱，得变为富贵。“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是得与丧的转化。井中治理，废除得丧，即“无丧无得”。《老子》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居功即复辟，复古即“功成而弗居”。不升天，也就不会落地，即“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弗居不去，即“德有常也”。常，恒也，恒久而不已。

“往来井井”，同《系上》的“往来不穷谓之通”。在野者为“往”，在朝者为“来”。朝野恪守天下为公，即“往来井井”。《荀子·儒效》曰：“井井兮，其有条理也。”在朝者“井”，在野者“井”，井井同一。《书·盘庚》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条理即纲绳统网的中心治理。持政不背叛基础成富贵，不腐化，即“不渝变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彖指明如何实现“往来井井”。王者辅佐霸主取得天下，是“巽乎水而上水”。水，上卦霸主。井，即取天下，掘井。霸主禅让称臣，王者南面称君，社会将大安大定，即“井养而不穷也”。井，王者。不穷，不渝变。“刚中”，井之中心元首。王者居于太阳位，政权如太阳，继明不息，无昼夜交替，无寒暑往来，“故能定居其所而不变也”。

“汔至亦，未繙井”。注曰：“已来至，而未出井也。”汔同乾，乾即霸道在子午东取天下。“至亦”，即革命势力由小发展壮大。《周颂·噫嘻》“亦服尔耕”，笺云：“亦，大也。”疏曰：“亦，大，”《释诂》文。“未繙井”，未同坤，坤即亡道子午西坐天下。《说文》曰：“繙，纒也。”纒是更之繁。更即霸主变卦。“汔至亦，未繙井”，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

注文以地球自转说明，霸道取天下，由子时至巳时，胜利已成定局，即“汔至亦”。汔至亦，即“已来至”。经午转至未，未与坤西南同位，是坤卦初六，是家政步入亡道的起点，即注文的“未，出井也”。乾 ☰ 变为坤 ☷，即“未，

出井也”。亡道坐天下，即“出井”。出井同--。霸主重蹈老家政的覆辙，即“未有功也”。

“羸其瓶，凶。”注曰：“井道以已出为功也；几至而覆，与未汲同也。”《说文》曰：“羸，瘦也”。霸道革命是“一”，乾数为九；复辟变卦成亡道是“--”，坤数为六。由九变六，否定了王道中心三，故为“羸”。“瓶”是并和瓦的复字。并言王道军师，瓦言霸主。取天下王霸结合构成“瓶”。瓶同“一”。霸主背叛了王者，否定中心统体“并”，分裂了王霸结合体，只有瓦合法，瓶变为瓦，瓦即“--”。“羸其瓶”，即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一家子的庄园。

“井道以已出为功”。“已”是十二子巳时，与巽同位，位东南维。革命成功，让王者“巳”掌权，即“以已出为功”。已出为功，才能保住人民用血得来的“功”。否定了王者“并”，前功尽弃，故曰“几至而覆，与未汲同也”。否定王道，家天下也没有好下场，故曰“凶”。

《孟子·尽心》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王霸取天下喻“掘井”。“九轫”指五行生成数的地四天九，也就是富贵坐天下。“泉”同全。政权不代表全民，即“羸其瓶”，“犹为弃井也”。

《庄子·至乐》曰：“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霸主由九变六，是“未繙井”。未繙井即“绠短”。短即短少了王道中心三。排斥了王道中心三，做不到天下为公，此即“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深言深奥的王道学问。王道学问，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注曰：“木上有水，井之象也。上水以养，养而不穷者也。相犹助也。可以劳民劝助，莫若井养而不穷也。”

木喻王道政权，水喻人民。政权承载人民，“民为贵”，即“木上有水”。“井之象”即井卦卦象䷯。“劳民”是为民劳苦的省称。《荀子·成相》曰：“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又曰：“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此即“劳民”。元首“劳民”，臣民也以助人为乐，此即“劳民劝相”。为民劳苦，基于养民，让人民幸福。家天下损贫益富导致社会“穷”，王政反其道而行之，故“井养而不穷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注曰：“最在井底，上又无应，沉滞滓秽，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于人乎？一时所共弃舍也。井者，不变之物。居德之地，恒德至贱，物无取也”。

“井泥”，说明井已“沉滞滓秽”，不能再饮用了。喻于政治，家政再不为社会办事了。人民绝望，即“井泥不食”。“旧井”是老家政的同义语。禽是飞鸟，喻家政的智囊。“旧井无禽”，即旧政权没有出谋划策者。《说文》曰：“渫，治井也。”治井，即拨乱反正。以乱济乱，困而不学，即“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人民绝望，禽鸟远飞，即“时舍也”“一时所共弃舍者也”。

“井泥不食”，人民将掘井，挖去“沉滞滓秽”，此即“井泥不食，下也”。下，即下井挖污秽，喻推翻老家政。文人看见大势已去，逃之夭夭，此即“旧井无禽，时舍也”。家政抱残守缺，不知应民变革，导致人民绝望，即“井者，不

变之物，恒德至贱，物无取也”。物，人民。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注曰：“谿谷出水，从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为道，以下给上者也。而无应于上，反下与初，故曰井谷射鲋。鲋谓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瓮敝漏也。夫处上宜下，处下宜上，井已下矣，而复下注。其道不交，莫之与也。”

谷同穀，穀即俸禄。九二为了俸禄，忠于初六皇上，故称“井谷”。射即注文的“注”，谓维护皇上初六的利益。“鲋谓初也”，初即初六。《韵会》曰：“鲋音附”。附即附丽于人民身上的寄生物。《红楼梦》称之为“一头疮”。鲋，古哲亦称“井蛙”“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蛭井之蛙”。蛭井之蛙喻亡道，东海之鳖喻王道。“瓮”是瓦器，是家政的工具，义同井谷。“敝漏”同愚。九二忠于初六井蛙，不得人心，人民不支持，故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注曰：“渫，不停污之谓也。处下卦之上，履得其位，而应于上，得井之义。当井之义而不见食，修已全洁而不见用，故为我心恻也。为犹使也。不下注而应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则见，照明既嘉其行，又钦其用，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

九三是经过王道文化洗心教育，苦海慈航，思想由为私变成了为公者，故称“井渫”。为私是“停污”，经过大道渫洁，公而忘私，即“渫，不停污之谓也”。井渫者，也就是正人君子。“不食”，即不能食禄，被家政遗弃在民间。

通人达才居于明人位，即“履得其位而应于上，得井之义也”。得井之义，便具备了为民劳苦而不为己的高尚情操。被家政遗弃不用，即“当井之义而不见食，修已全洁而不见用”。野有遗贤，王者感到悲痛，即“为我心恻”。《荀子·成相》曰：“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刳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贤良、仁人、圣人，义同井渫。家政的归宿是北坎墨。盲人骑瞎马，即“墨术行”。

井渫之人，是子午东霸道取天下的智囊，故曰“可用汲”。掘井，也就是“汲井”。子午东取天下，组织上是王霸联合，霸道是“王”，王道是“明”。王霸归宿不同，推倒老家政，是王霸共同要经历的变革。井渫者对霸道与王道皆有利，故曰“王明并受其福”。“求”同汲，也就是掘井。“照明”言王者。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注曰：“得位而无应，自守而不能给上，可以修井之坏，补过而已。”

《说文》曰：“甃，井甃也。”家天下时处正秋，其时的皇上是“井甃”。“甃”是辟与瓦之复字。辟是皇上，瓦是家政。此时府库充，武力强。富有者居富有位，故为“得位”。积累财富，加强专制，是“修井”，亦即“修井之坏，补过而已”。只顾加强统治，不管人民的疾苦，即“无应自守，不能给上”。不能给上施利于社会，六四无咎的好景，也不能持久。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注曰：“冽，洁也。居中得位，体刚不挠，不食不义，中正高洁，故井冽寒泉，然后乃食也”。

九五是有公心的家政皇上，故称“井冽寒泉”。“冽，洁也”即言皇上不贪

婪，消耗有节制，寒泉北坎，北坎的一义是“中正”。井冽寒泉，即贤明君主掌权。九五持政，王者到朝内做官食禄，即“食”。此时可以为社会办一些公正的事情，即“以中正也”。“居中得位，体刚不挠，不食不义，中正高洁”，是王者的情操。九五指寒泉皇上，也指王道大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注曰：“处井上极，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群下仰之以济，渊泉由之以通者也。幕犹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则物归之，往无穷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上文“井收”指王道，“勿幕”指霸主。霸主让位，王者南面，是“井收”。收以收获喻成功。“勿”是物之省。“幕犹覆也”，霸主埋葬了复辟之路，行复古之道，即“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则物归之”。则物同勿，指霸主。王道持政，霸主称臣，社会将日新其德，繁荣昌盛，即“往无穷矣”。只有霸主“勿幕”断了升天之路，王者才能受禅，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有孚，上六王者。元吉同大成。

王者持政，人民由贫困过渡至富裕，压迫盘剥将解除，此即“群下仰之以济”。王者之济，贫贱者由冬至济渡至春分和秋分，富贵由夏至济渡至春分和秋分，大家都过中人生活，废除两极对抗。“渊泉”喻生活于五湖四海的英贤。天下为公，选贤让能，英杰有显露才华的机会，即“渊泉由之以通者也”。《集韵》曰：“渊，深也。”《正韵》曰“泉音全”。泉之古文是“𣶒”。王道思想隐得深，故为“渊”；王者持政，代表全民，故为“泉”。

王道复古持政，即“元吉在上”；全民成功，往来井井，即“大成也”。大成亦称“天下化成”“化成天下”。

第二十六章 革卦与鼎卦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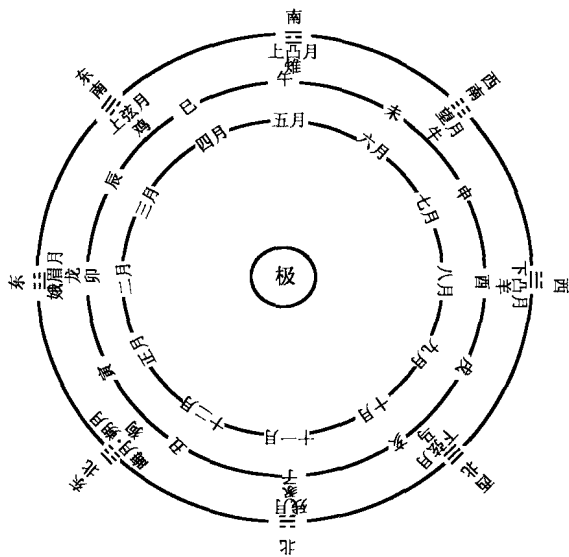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韩注曰：“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革去故，鼎取新。既已去故，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井道”同亡道，也就是井底之蛙专制之道。时间一久，井泥浊秽，王霸联合掘浊秽，即“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革易其故，即推倒老家政。掘井喻取天下，因此，掘井也就是革，故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掘井是革，革还有另一譬比，将王霸联合取天下，喻为制革拔毛。

《易》将家天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乱转易史，称为“鸟兽之文”，也就是鸟兽文化。就家政取天下与坐天下一个朝代论，皆为“鸟兽之文”。《说卦》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这是家政一个朝代，以月球公转说明政权的譬象和方位。

乾西北为马，马喻好战，纯阴用事。坤西南为牛，牛喻家政统治者为自己的子孙耕种卖力。震东方为龙，龙是龙鱼大鱼的省称，龙亦称鲸，是武装起义的霸主。巽东南为鸡，鸡喻继承王道文化，善于宣传的霸主。坎北方为豕，豕，肥猪。家政居北坎，死期已至。离正南为雉，雉喻羽翼丰满，五彩缤纷，喻得了天下的霸主。艮是东北狗，狗是犬与句之复，被烹的老家政是犬，新兴的霸主是句。句喻集结了人马。兑西为羊，羊是毛厚而享福的统治者。现作《八卦鸟兽图》图。



月公转，地自转，地公转，都是“革”。《说文》曰：“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徐锴注曰：“皮去其毛，染而莹之，谓之革。”“剥取兽革者谓之皮，从

又为，省声”。《韵会》曰：“皮熟曰韦，生曰革，革者，去毛而未为韦者也。”

月公转周天，地自转周天，地公转周天，都围绕太阳转，居外不居内。大极太阳喻为骨，地球月球喻为皮。子午以东取天下谓“革”，子午以西坐天下为“韦”。天下为公的太阳大政是“人文”，转周天是“鸟兽之文”。家天下一个朝代所有的领袖都是皮，附丽于皮上的文武两仪是毛。霸主由艮东北朔月“句”发祥，经震龙、巽鸡、离雉至坤牛，是自身长毛，同时拔除老家政毛的过程。由坤牛起步，经兑羊、乾马、坎豕至艮犬，是被新霸主拔毛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霸道取天下，自己长毛，同时拔亡道之毛。亡道坐天下，自己被拔毛，拔至北坎豕，九族乃离，灭亡已成定局。

“兽皮治去其毛”，言霸道取天下。亡道的羽毛被拔尽，自己的羽毛长丰满，喻老家政垮台，新霸主上台，即“革更之象”。革更之后，重步老家政的后尘，即“皮去其毛，染而莹之”，义同换汤不换药。去了刘家的毛，是“皮去其毛”，在旧皮的基础上，染上李家的毛，李家成了荣华富贵的王族，是“染而莹之”。《韵会》曰：“莹音荣。”走了亡道老路，即“剥取兽者谓之皮，从又为，省声”。剥即剥卦之“剥”。“皮”即家天下。“又为”同复辟。“省”即观象“省方”之省，成了居五位的统治者。霸道取天下为“生”为“革”，亡道坐天下为“熟”为“韦”，此即“皮熟曰韦，生曰革。革者，去毛而未为韦者也”。

《说文》曰：“毛，眉发之属及兽毛也。”眉发之属，指王道和霸道。太史公《报任少卿书》称自己是“九牛之一毛”。司马迁当然是眉发之属。亡道追随者是“兽毛”。家政皇上是兽，臣僚是毛。《左传》昭公七年曰：“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食土之毛，是君之臣”。僖公十四年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指明毛是皮的附丽物。

霸主南离复辟变卦变为韦。《说文》曰：“韦，相背也，从舛，兽皮之革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备用为皮韦”。韦，违也。讼卦大象“天与水违行”，即言政权与人民背道而驰，故为“相背也”。韦的任务是束缚人民，故曰“兽皮之革可以束”。柔韦束缚人民，人民反抗，即“枉戾相韦背也”。枉，专制人民；戾，人民反抗。子午东取天下是“—”，子午西坐天下是“- -”。坤为柔，故亡道为“柔皮”。韦皮排斥了王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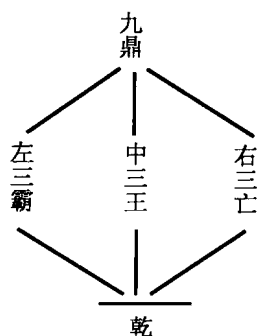
否定王道传统，否定人民的权利，统治者是文化上的下愚，是行动上的衣冠禽兽。《红楼梦》五回称亡道为“皮肤淫滥之蠢物”。五十六回说他们“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里去了？”三十八回说亡道的施政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皮皆指亡道转子午以西。

深宫大院，亭台楼阁；外出千乘，夸富羞贫；食前方丈，侍妾百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皆为“皮肤淫滥之蠢物”所崇尚。《红楼梦》七十九回描写的夏金桂，“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质，内秉风雷之性”，即“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里去了”。经纬是地球北极的中心点，是经线和纬线的统体，喻公正，无经纬，即失去公正的盗跖。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易》将王霸亡三极政治家都喻为“鼎”。

鼎同“一”。乾之左三是霸道，右三是亡道，中三是王道，三三相会为九鼎：

左三霸道取天下，决策者是王道，实行三极大联合，故为乾，即乾卦表明的事。此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此鼎包括了三才。中心三是骨干，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是鼎的指挥中心。左三霸道，是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夺取江山的主力。右三亡道，造反没有正确的方向，对推翻老家政也很卖力。十二子的寅时，称“三阳开泰”，即言九鼎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水浒传》的一百〇八将即九鼎大联合。



《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推翻老家政是“革”，是“去故也”，故即旧政权。去故通过三极大联合而完成，坐天下也应继承取天下的传统，也应是三极联合。三极联合，即“鼎”亦即“取新也”。取新，即建设一个日新其德的新社会。家政转周天是皮，是器。王者居于太阳位，指挥人民正常运行是“制器”。要制器，推让王者南面，是“立法”。《系上》曰：“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即效法太阳持政的王者。王者指挥社会正常运行，即“鼎所以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

《说文》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前汉·五行志》曰：“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师古注曰：“鼎，非举耳不得行，故以耳行。”

上鼎皆指王者。“三足”是公天下的三根支柱，即《荀子·富国》指出的“天时、地利、人和”。施政应时，不违背自然规律，不是瞎指挥，是“天时”。放手让人民生财，是“地利”。社会的人相互尊敬，保合大和，是“人和”。“两耳”是左相右将。王者施政通过两耳贯彻，即“而以耳行”。“和五味”，指政令平衡东西南北中。“九牧之金”，指上图的乾九大壹。《说文》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铸鼎于荆山。”“昔禹”“黄帝”，都是王道的托称，指明王道的思想产生于九牧大一，其施政，也就成为“和五味之宝器”。曹植《黄帝三鼎赞》曰：“鼎质之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以象太乙。能轻能重，知凶知吉。”鼎质之精，即乾九的中心三，言王道。“古”，崇尚复古。“神器”，思想家。神，思也。黄帝的为公思想培育了王者，即“黄帝是铸”。王者为政如太阳，即“以象太乙”。太乙同大一。王者安于做民，善于持政，即“能轻能重”。王者高瞻远瞩，预见性强，即“知凶知吉”。

“革去故”不走复古之路，步老家政的后尘，古哲称“定鼎”。《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小大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体。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得焉；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

衰，天命未改，未可问也。’”

“鼎”是皇位的象征。九鼎的中心三王道是“德”，右三亡道是无德之鼎。楚子问鼎，在问皇位，王孙满答“鼎之大小轻重”，也以皇位为说。“在德不在鼎”，有中心三是“在德”。亡道否定中心三，即“不在鼎”。德与鼎皆指王者。“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指组成中心鼎的依据。“远方图物”，在野的思想家。四方四维加中央是“九牧”，九牧即地方官员，是在朝者。朝野由皇上总合，即“铸鼎象物”。物同皇上。螭魅、罔两是亡道。皇上代表全民，亡道不会产生，即“不逢”。“迁鼎于商”，“迁鼎于周”，皆指皇姓变革，改朝换代。“成王定鼎”，重蹈老家政覆辙。周王朝的历数未尽，此即“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红楼梦》五回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继业者。”吾家与国朝义同，言家政权。“运终数尽”，为公施政已不存在，轻舟直下，凶败已成定局，即“不可挽回”。“无可继业者”，即同回“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东坡易传》注卦辞曰：“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则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虽其所受于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不知鼎”，即不知王道，不知复古。月球窃据太阳位，即“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天”即中心三王者和民心民意。亡道从王者手中窃据了中央权，即“受命于天”。受命于天，也就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流泛”，转子午西，持政者丧失了主动权，即“不可知矣”。知，主也，言制主权。统一的国家蜕化为强龙地头蛇割据，中央失控，即“流泛而不可知矣”。

第二节 解革卦

甲 原文

䷰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乙 注解

上卦☵是少女，指一小撮专万民之命的富贵小人。少女专制，使国家四分五裂，外族侵寇。苛捐重税，繁重劳役，民不聊生。少女的归宿是北坎水，故彖称少女为“水”。下卦☲是中女。中女即绝大多数受奴役受盘剥的霸道。三极之道王亡两极是少数，中女霸道是多数。霸道的归宿是南离火，故彖辞称中女为“火”。霸道的理想是统一国家，驱逐外寇，解民倒悬，推倒老家政，自己由贫贱变为富贵，由被专制者变为专制者，变化代兴，改天换地，此即“革”。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注曰：“夫民可与习常，难于适变；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

“巳日”即地球自转的巳时，位在东南维，是亡霸中原决战的关键时刻。革命者取得决战胜利，老家政覆没已成定局，人民才会相信革命，此即“巳日乃孚”。孚即相信。“元亨利贞”，亦称四时，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的春夏秋冬。元亨春夏取天下，利贞秋冬坐天下。此处的“元亨利贞”，指明革命者元亨取天下，必须除恶务尽，也就是彻底。彻底的标志是，老家政从上到下全部覆没，此即“悔亡”。悔亡才有利于坐天下“利贞”。

“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被亡道统治成了习惯，即“可与习常”。因此，霸主造反，不会立即响应，即“难于适变”。政权巩固，支持政权，是“可与乐成”。多数人不会想到原始大同社会之美，是“难于虑始”。人民大众，有如此属性，发难造反，不会立即相信，即“即日不孚”。胜利已成定局，才会相信，即“巳日乃孚”。

“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大众信任革命是“孚”，只有大众孚，革命才能完全成功，家政才能覆亡，此即“孚，然后元亨利贞悔亡也”。战争已取得决胜，人民不孚，说明施政有失误，此即“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同“革不当”。变动同革命。文武两仪都当，敌人才会灭亡，此即“革而当，其悔乃亡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注曰：“凡不合而后乃变生，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也。息者，生变之谓也。火欲上而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生变者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

水是亡道，火是霸道。息是熄之省。《说文》曰：“熄，畜火也；一曰灭火也。”霸道是革命方，发展革命势力，是“畜火也”。亡道为了维持其统治，镇压革命，是“灭火也”。畜火灭火，时局发生了变化，故曰“息者生变之谓也”。《红楼梦》八十二回曰：“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即指“水火相息”。造反，镇压，反镇压的战争，即“火欲上而泽欲下，水火相战”。二女

同水火。水以月球喻亡道，火以地球喻霸道，卫星行星皆为阴体，故称“二女”。二女生活于一个社会，即“同居”。火要改天换地，水死不放权，即“其志不相得曰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注曰：“夫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说也。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天顺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信同伸。革命由小到大，发展伸进，即“革而信之”。统一国家，驱除外寇，解民倒悬，扫除蝗虫，是“文明”。大快人心，是“以说”。所以“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在于军师导航正确，此即“大亨以正”。大亨，军师；以正，筹策正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革而当”。老家政寿终正寝，是“其悔乃亡”。悔，即悔之晚矣之悔，言老家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上卦☲是天，言老家政。下卦☷是地，言霸道大军。兑垮台离上台，改变了地位，是“天地革”。《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豕峯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决战中原，是“百川沸腾”。山豕，高岸，上☲；深谷，陵，下☷。峯崩喻垮台，为陵喻上台。政权大换班，天地革。四时是霸道，成言拿下中央。改天换地，是汤武经历过的革命路程，即“汤武革命”。革命成功，复古而不复辟，即“革之时大矣哉”。“矣哉”是句子的落脚点，喻王道的归宿初位。《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同“矣哉”。天下为公为性善。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注曰：“历数时会，存乎变也。”泽中有火，即卦象兑下有离。火取代了泽，即“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治历”。王道军师用“治历”启发霸主觉悟，是“明时”。时，四时之省，指霸主。“历数时会”同《说卦》的“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向明而治”，亦即霸主禅让称臣，即“存乎变也”。变言霸主。复古与复辟，霸主是枢机，即“存乎变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注曰：“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应变者也。此可以守成，不可以有为也。巩，固也。黄，中也。牛之革坚韧不可变也。固之所用，常中坚韧，不肯变也”。

《说文》曰：“巩，以韦束也。”注曰：“巩，固也。”巩言变卦霸主，用违背民心的一套来统治人民，即“以韦束也”。变卦基于没有王道学问，此即“巩，固也”。《论语·学而》子曰：“学则不固。”何注曰：“固，蔽也。”固蔽，为声色货利所迷，成了小人。“巩用黄牛之革”，即霸主走了老家政之路。思想顽固，即“牛之革坚韧”。“固之所用，常中坚韧”。常中是家天下的五行土位，位在中，故曰“常中”。不复古，即“不可变也”“不肯变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注曰：“阴之为物，不能先唱，顺从者也。不能自革，革己乃能从之，故曰巳日乃革之也。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同处厥中，阴阳相应，往必合志，不忧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六二火是代表大众的政治家，九五水是由被动转为主动，居于尊位的霸主。在这样的形势下，六二改变思想，转向支持霸主九五，即“巳日乃革之”。二五

有同心之应，故曰“征吉无咎”。六二倒向九五，九五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即“行有嘉也”。嘉言善人六二和广大人民。六二为阴，“不能先唱”，但可合唱，即“顺从者也”。“不能自革，革已乃能从之”，同上文“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意义相同。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注曰：“已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有违，故曰革，言三就。其言诚实，故曰有孚。革，言三就，有孚，而犹征之，凶其宜也。”

革命者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以阳处阳，表明强大。在此形势下，如何对待老家政的基础上卦言三兑，是决定革命受挫和顺利发展的关键时刻。用武力扫荡富贵是“征”。征将引起强烈反抗，故“凶”。用暴力向富贵专制是“贞”。贞不得人心，后果不好，故“厉”。改变政权是“革”。老富贵倒向九三，是“言三就”。《增韵》曰：“就，从也。”顺从革命，并非虚伪，故曰“有孚”。有孚即“其言诚实”。诚心投降，还要打击，施政过头，故责之曰：“又何之矣？”九三爻说明，施政宽弘，合于民心，富贵营垒，也会顺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者。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注曰：“初九处下卦之下，九四处上卦之下，故能变也。无应悔也。与水火相比，能变者也，是以悔亡。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愿，是以吉也。有孚则见信矣。见信以改命，物安而无违，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处上体之下，始宣命也。”

九四是老家政的大臣，心怀人民；和革命势力无联系，故曰“无应悔也”。“初九处下卦之下，九四处上卦之下”，有“下”的共性，“故能变也，是以悔亡”。乾卦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下是人民。九四有亲民的一面，即“与水火相比”。人群分裂，水火相息，人群合一，水火相比。比卦彖曰：“比，吉也；比，辅也。”革卦在于解救人民，九四有此心愿，“故能变也”。

水臣改命为火臣，加强了火力，即“有孚改命吉”。“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愿，是以吉也”。“水火之际”“会变之始”，言新陈代谢的交替时刻。识时务者为俊杰，九四“能不固吝”，不做愚忠，相信初九在救民出水火，因此，“信志改命，不失时愿，是以吉也”。九四改命，和平变天，符合民情，“不失时愿”。时，人民之时心。社会不乱，“物安而无违”。“始宣命也”，是“宣始命”的倒语。始即下卦初九。由亡臣改变为霸臣，即“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注曰：“未占而孚，合时心也。”

大革命后，霸主禅让，王者居于君位，成为国家元首，是“大人虎变”。王道霸道，凡居太阳位者皆为“虎”。取天下组织上军师是臣，霸主是君，通过禅让，君臣易位，故为“变”。王者持政，与民同舟共济，甘苦与共，不占据财富，不做超人，真心为民，即“未占有孚”。

《广韵》曰：“占，固也。”《韵会》曰：“固，有也。”《增韵》曰：“擅据

也，著位也。”不明王道传统，不知人民的权利，是“固”。顽固地贪婪财富，是“固有也”。狼吞虎饱，永无满足，是“擅据也”。父传子，子传孙，一家子专政，是“著位也”。王者洞知社会发展规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不固。《荀子·赋》曰：“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是“未占”。施政以人民之心为心，是“有孚”。公如太阳，人民拥护，“合时心也”。

“炳”是火和丙的复字。三光太阳为火，地球为土，月球为水。此火即太阳。十干之丙居三位，义同三。乾大一是九，中心丙三喻王道，王者持政，光明正大，辉光普照，即“其文炳也”。王霸联合取天下，王道复古坐天下，皆为“文明”。《说文》曰：“炳，明也。”文明与文炳是同义词。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注曰：“居变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能成其文。小人乐成，则变面以顺上也。”“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故居则得正而吉，征则躁扰而凶也”。

《说文》曰：“豹，似虎圜文。”圜文即转周天而不居中。五位是内，上位是外。以著示之，⊙中心是内，外周是外。取天下霸主是内，军师是外。复古禅位，霸主称臣，即“君子豹变”。霸主称臣，革命时期的部属小人，都将围绕九五虎转，即“小人革面”。《唐韵》曰：“蔚音尉。”尉是武官，至今延用。霸主禅让后，仍掌握武装，即“其文蔚也”。部下效法霸主，支持王者执政，即“顺以从君也”。取天下时，军师威信高，革面转变，并非难事，革命复古，武治转变为文治，即“居变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能成其文”。

复古后再复辟是“征”。征又将引起社会躁扰动乱，故曰“征凶”。“居贞吉”，即复古之后，“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复古是“功成”。先让基础家给人足，安居乐业，持政者不先享受，是“事损”。事损即不升天，不搞两极分化。社会未分裂成富贵贫贱，没有阶级对抗，即“无为”。无为社会，上下同心同德，大安大定，即“居贞吉”。居贞吉，要求持政者先民后己，“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第三节 解鼎卦

甲 原文

䷱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乙 注解

䷱之上卦䷔是霸道，下卦䷱是王道。王道军师辅佐霸主取天下，支持霸主建立新政权，是革和鼎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革以拔毛喻摧毁老家政的各级政权；鼎以埋锅造饭，喻建立各级新政权。老家政是鸟兽，取天下喻田猎。田猎得兽，去毛鼎烹，供胜利者享用。取天下者由缶食变为鼎食，喻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是鼎卦要表明的时事。

“元吉亨”，注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吉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亨也。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

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以霸主为首的革命队伍，是“元者，善之长也”。战争取得胜利是“吉”。新政权代替了老家政是“亨”。此即“革去故而鼎取新”。推倒各级老家政，建立各级新政权；新官员取代老官员，即“其人易故”。新政权廉洁精明，即“法制齐明”。政令贯彻于人民中，得到人民的支持，即“吉，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亨也”。

“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革是破旧，鼎是立新。立新，即“鼎者，成变之卦也”。建立新政权是“制器”；派备官员是“立法”。法即效法天覆地载的公心人物。战火焚毁了老政权，没有新政权代替，乱不可止，即“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新政权要和民心一致，才能获吉，此即“法制应时，然后乃吉”。王霸为贤为尊，亡道为愚为卑，此即“贤愚有别，尊卑有序”。贤尊者利国益民，愚卑者祸国殃民。让人民分清善恶界限，“然后乃亨”。先元吉，即王霸先取得变革胜利，然后建立应时政权，即“故先元吉，而后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注曰：“亨者，鼎之所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亨饪调和之器也。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饪，孰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养圣贤也。”“圣贤获养，则己不为而成矣。故巽而耳目聪明也”。

《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是模范，形是模范的制成品。“鼎，象也”，说明王鼎思想是人类灵魂的“象”，是模范，是社会的制动之主，其功用如同太阳系的太阳，故注曰“法象也”。《系上》曰：“制而用之谓之法。”制即握有制主权，故为“法象”。失去制主权的家政统治者只是“象”，不是“法

象”。

“以木巽火，亨饪也”。下卦☳是木，是王鼎。上卦☲是火，是霸鼎。王鼎辅佐霸鼎取天下，并教诲霸主禅让复古，即“以木巽火”。巽即教诲辅佐。“亨”，通也。“饪”，壬之繁。壬是十干的“天一”数。“亨饪”，即通过教诲，使霸主明白“天一”。明白天一，就会明白社会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明白“民为贵”，才能谈得上复古，故曰“亨饪，鼎之用也”，即是说，王鼎的功用，在疏通霸主的思想。“饪，孰也”，孰同熟，熟即成熟的政治家。使霸主成为政治上的熟手，便为复古奠定了基础，可惜古时的王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亨者，鼎之所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亨饪调和之器”。发蒙开塞，启发觉悟，是“亨”。王者诲人不倦，即“鼎之所为也”。“革去故”，扫除桀纣，解放了社会。“鼎取新”，大化归一，教育人民两忘而化道是“亨饪调和”。用天下为公教育人，使人群明白大一之美好，是“亨饪”。中央用政策持平东西南北中的治理，是“调和”。《说文》曰：“调，和也。”《玉篇》曰：“和合也。”调和，即乾卦之“保合大和”。《礼·王制》所论，即中央的“调和”。

“圣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王鼎南面称君，是“圣人亨”。亨，承载也。“上帝”是“道”的同义词。此经“上帝”指人民。施政“以百姓心为心”“保民而王”，即“享上帝”。《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三极政治家都是社会人群的“器”，受“道”的制约。王者是全民的工具，受全民“上帝”制约，故为“亨饪调和之器”。豫卦大象“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也指全民，祖考指黄帝尧舜。令行禁止是“大亨”，选贤让能，将圣贤人物选入朝内，即“大亨以养圣贤”。尧举舜，舜授禹，即“养圣贤”。

“巽而耳目聪明”。巽，文化教育。北坎为耳主听，南离为目主视。王道文化教育，能使官员听得见人民的呼声，看得见人民苦乐。听而能闻是“聪”。视而能见是“明”。尊重民言，解决人民的需求，大家动手，解决了问题，中央的事情也就少也。此即“圣人获养，则己不为而成矣”，故“巽而耳目聪明也”。己，君王。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注曰：“谓五也。”五即霸主六五。“进而上行”，思想向上知王道方向迈进。“得中”，居于五位君位。“应乎刚”，心悦诚服尊敬王道巽九二。“是以”，“以是”，以，用也；是，日正也。用是同禅让。霸主有自知之明，让位于王者。王者恢复了王位，是“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注曰：“凝者，严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变者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

王道复古分两步。“木上有火，鼎”，首先辅佐霸主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建立，通过禅让，王者复位，建立复古大政，是第二步，“君子以正位凝命”。凝是政权集结人民的称谓。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阴始凝焉”，指以皇上为首的皇亲国戚成了社会的凝聚中心。其位在地球自转之未时，地公转之六月，月公转的望月。王者“以正位凝命”，其位在太阳大中，自转而不转子午西。家政“阴始凝”是小凝，公天下“正位凝命”是大凝。

《释诂》曰：“严，敬也。”《说文》曰：“整，齐也，从支，从束，𡗗止”。注文“凝，严整之貌”据于此，王者尊敬齐一大同，是王道之“凝”，即“严整之貌”，人群分裂是不整不齐。《说文》曰：“支，小击也。”小击，即击小，不准亡道兴妖作怪，是“从支”。全民凝聚在元首麾下，随元首转运，受元首制约，是“从束”。全社会的人，出发处与归宿所，皆在太阳大中位，是“𡗗止”。家天下凝于未时，逐步分裂，分解至北坎，九族乃离。《荀子·议兵》曰：“兼并易能也，惟坚凝难焉。”家政难凝，必然分崩离析。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注曰：“凡阳为实而阴为虚。鼎之为物，下实而上虚，而今阴在下，则是为覆鼎也。鼎覆则趾倒矣。否谓不善之物也。取妾以为室主，亦颠趾之义也。处鼎之初，将在纳新，施颠以出秽，得妾以为子，故无咎也。”“倒以写否，故未悖也”。

霸道革命，颠翻老家政的基层政权，是“鼎颠趾”。趾即基层政权。“出”同黜，同写，即废除遗弃。“否谓不善之物也”，指老家政的官员。《正韵》曰：“妾音踎，接也，得接于君子者也”。妾是最受奴役的贱人，喻备受奴役的下层人。王霸革命的任务之一，在于救民出水火。革命者“得妾”，“妾得接于君子”，说明革命者和妾最亲近。子即君子，妾之子。用妾的子代替否，即“以其子”。以其子，才能“无咎”。

“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老家政的基层政权被颠翻，说明旧政权作恶多端，此即“未悖也”。未，老家政；悖，反人民。剥夺否子的行命权，即“出否”。解除了人民的桎梏，故“利”。“利出否”同“出否吉”。只有出了否，请妾子掌权。妾子持政，人民服从，即“以从贵也”。贵，代表妾的革命者。“弃秽以纳新”同“出否”“以其子”。

“凡阳为实而阴为虚。而今阴在下，则是覆鼎也。鼎覆则趾倒矣”。以鼎作譬，人民大众是足，是阳，是实。少数持政者是耳，是阴，是虚。实为乾九，是多数；虚为坤六，是少数。阳实阴虚，社会巩固。家政反其道而行之，“民为贵”颠倒为民为贱，即“趾倒矣”。趾倒，《庄子·缮性》称为“倒置之民”。本末倒置，政权最终将被颠翻，将被新政权接替，故曰“得妾以为室主，亦颠趾之义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注曰：“以阳之质，处鼎之中，有实者也。有实之物，不可复加。益之则溢，反伤其实。我仇谓五也。困于乘刚之疾，不能就我。则我不溢，得全其吉也。”“有实之鼎，不可复有所取；才任已极，不可复有所加。”

革命由初升至二位，得到人民的忠心支持，即“鼎有实”。鼎，阳爻九；实，二位人民。九与二之结合，即“鼎有实”。“我仇谓五也”，言六五。“我仇有疾”，即“困于乘刚之疾”。刚，九四，是家政的铁腕人物。六五身不由己，必须听从九四。九四镇压九二不力，六五无力伐九二，即“困于乘刚之疾，不我能即”。不我能即，是“不能即我”的倒语。我，九二。

在这样好的形势下，九二施政要谨慎，不能为革命者增加福利而加重人民的负担。此即“有实之物，不可复加，益之则溢，反伤其实”。支持革命者，多数是贫困者，益贫困是巩固九二的良法，此即“有实之鼎，不可复有所取，才任已

极，不可复有所加”。王霸革命，在于得民，九二结合，即得民，得民，即“才任已极”。居于二位，保持廉洁，即“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得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注曰：“鼎之为义，虚中以待物者也。而三处下体之上，以阳居阳，守实无应，无所纳受，耳以空以待。铉而反全其实塞，故曰鼎耳革，其行塞，虽有雉膏而终不能食也。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若不全任刚亢，务在和通，方雨则悔，亏终则吉也。”

九三是臣体，故称“鼎耳”。升至三位，排斥了王者，自行其是，是“鼎耳革”。革，即由用人变为自用。政令不通，不再前进，即“其行塞”。九三的本意是升至“雉膏”五位和上位，实际不可能，即“雉膏不食”，“虽有雉膏而终不能食也”。《说卦》曰：“离为雉。”雉是五位。膏，高也，是上位。

“方雨亏悔”，九三改变了主意。《说文》曰：“方，并船也。”亏，捐去也。悔，失败也。九三倒向霸道革命的主力“雨”，便可以捐去不通，避免失败，此即“方雨亏悔”。雨指六五和上九，王霸两兄弟亲密团结，相依为命，即“阴阳交和不偏亢”。方，并船，亦即三与五上结合。

“鼎耳革，失其义”，说明何以“其行塞，雉膏不食”的原因。义即王者，失其义，不用王者的主张。“鼎之为义，虚中以待物者也”。九三是虚中“--”体，“待物”应由王者填补其虚中，此即“耳宜空以待”。阴体不用阳而用阴，即“铉而反全其实塞”。铉同鼎耳。“九三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九三的统是巽，巽为阴，故曰“属阴卦”。九三“不全任刚亢”，即放弃自用，和雨结合，有好的结局，即“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注曰：“处上体之下，而又应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则已洁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体为沾濡，知小谋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不量其力，果致凶灾，信如之何？”《系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王霸造反，推倒老家政的基层政权是“鼎折足”。“覆公”同覆鼎。覆公是自己尊如菩萨，人民秽如粪土的“倒置之民”。《韵会》曰：“餗，鼎实也。”家政末代皇上最终成了鼎烹的罪人，即“覆公餗”。渥，握也，言持权的家政。持政者自己享受，损害人民，即“渥，沾濡之貌也”。皇上成了阶下囚，是亡道信仰的必然产物，故诘之曰：“信如何也？”夫子指明造成“覆公餗”的原因。“德薄而位尊”，代表富贵，居于帝位。“知小而谋大”，知识下愚，井蛙欲统东海。“力小而任重”，自身是月球，欲统地球，兼统太阳。“鲜不”，末代皇上。“及矣”，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一句话亡道不能治理好社会，即“言不胜其任也”。言，家政亡道。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注曰：“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纳乎刚正，故曰黄耳金铉利贞也。耳黄则能纳刚正以自举也。”“以中为实，所受不妄也”。

六五鼎是霸主，左右辅相是王道“黄耳”，扛鼎扛是九二武装“金铉”。黄耳金铉支持六五，故曰“利贞”。辅佐高明，武力雄厚，能行施王道政策，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注曰：“处鼎之终，鼎道之成也。居鼎之成，体刚履柔，用劲使铉，以斯处上，高不诫亢，得夫刚柔之节，能举其任者也。应不在一，则靡所不举，故曰大吉无不利也。”

上九鼎是为公王政，“玉铉”即王铉，是支撑王政的元首。元首支持王政，臣民支持王政，大家支持，即“大吉无不利”。上九是王者刚，六五是霸者柔，同心不转子午西，即“刚柔节也”。《说卦》曰：“节，止也。”止即复古。玉铉持政，任人唯贤，立足五湖四海，“应不在一，靡所不举”，“能举其任者也”。“非刘氏者不得王”，是“应在一”。天下人治天下，是“靡所不举”。

第二十七章 震卦与艮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主是事物的形而上，与“道”义同。器是形而下，与“形”义同。“主器者”，即导器者。“莫若长子”，谁也不如长子好。“长子”是个孛子字。居家天下言之，长子是皇上的大儿子；居公天下言之，长子是王道人物。“主器者莫若长子”，指王道而言。家政大儿子，可以继位，但没有主器的本领。

《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王弼注曰：“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既谓之一，犹乃至三，况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损之而益，岂虚言哉？”

“道”是大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组织形式，是原始大同社会，是在大自然基础上产生的，此即“道生一”。大同社会的统治者变心，利用权力，贪占财富，享受特权，从人群中分裂出去，变为异端二种人，是“一生二”。夏禹王，家天下，是“一生二”的演变。统治者贪得无厌，纷纷争夺，既背弃王道，也背弃霸道，是“二生三”。三是亡道，亦称“三苗”。亡道的出现，导致社会乱哄哄。在乱哄哄的社会中，产生解决动乱的复古王道，是“三生万物”。万物同一物，言其信仰是“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王者否定家天下霸亡转易是“负阴”。坚持恢复原始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制是“抱阳”。用太阳大中位治理社会，是“冲气以为和”。和，全社会的人和睦相守。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组织形态，是王霸亡三极。三极之道，最终还是要回到“道生一”。复归于一，即“三生万物”。现作《三生表》以示（见下页）。

原始大同社会是“一”是“无”。一即持政者与人民一心一德，无即无阶级

对抗，无改朝换代，是大一。“已谓之一”“既谓之一”，是霸道的一统，也就是既济卦表明的“既济亨，小者亨也”。已与既，即济于彼岸，贫而变富的少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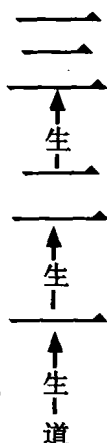
“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

亡道，以私灭公

霸道，先公后私

王道，公而无私

(P1479)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享受特权，私置财富

不离不弃，甘苦与共

言有一，非二如何？既济者的统一，不能“天下为公”，此即“岂得无言乎”？施政代表富贵，否定王道大一，即“有言有一”。有言，霸道一统；有一，王道在野。“已谓之一”，加“有一”，故曰“非二如何？”王道是“有一”，霸道是“有二”，一加二，“遂生乎三”。社会发展，由为公至为私，至“三”便到了极限，此即“从无之有，数尽乎斯”。霸道建政，由二转化为三，三的统治时期，即“过此以往，非道之流”。非道同亡道。之，行也；流，一统逐渐分裂为支流。分裂为支流，便出现了春秋战国。家天下社会，“已谓之一”，最终裂变为“之流”。之流，地方割据。

“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万物，王道。他们洞知制主权，即“吾知其主”。社会是“万形”体，非常复杂，但用太阳大一去统，“万形其归一也”。归一，万形会围绕太阳转运。“百姓有心，异国殊风，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百姓有心，异国殊风，也就是“万形”。百姓同人，异国，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持政者和当地的人民一心一德，便会有主动权，此即“得一者，王侯主焉”。持政以“百姓心为心”，即“以一为主”。鱼不离水，是王者的持政法宝，故曰“一何可舍”？舍，舍弃也。

“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一为少，三为多。三离道最远，故曰“愈多愈远”。“损之”，即抑制多数。损三亡，可以恢复二霸，即“损则近之”。能损抑二数霸道，便可复古归一，此即“损之至尽，乃得其极”。“尽”，由二复一；“极”，太极治理。这里说明，政权所以灭亡，在于损不足而奉有余。持政者如能反其道而行之，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将由亡道降至霸道，由霸道降至王道。降至王道，与大自然规律“道”得一，得一将化成天下，人群将恪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既谓之一”，是霸主的统一。你下台，我上台。下台者神奇化臭腐，上台者，臭腐化神奇。臭腐与神奇，实质是“二”。二泛滥成灾，便是“三”，此即“犹乃至三”。二三其德的持政者，与“道生一”的王道，其出发处与归宿所截然不同，即“况本不一”。乾卦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亲上

者离大道远，故曰“道可近乎”？近道，必须损有余而益不足，此即“损之而益，岂虚言哉”！家天下转易史，由三降至二，由二升至三，未曾降至一。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是二三升降交替史。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现以《父母生子表》以示：

王霸亡三		天		地	
才中央的君臣， 都是民之天地， 民之父母。公	少男	◀生 君	—— 亡 ——	—— 臣 生▶	少女
天下尧之为君， 舜之为臣，是	中男	◀生 君	—— 霸 ——	—— 臣 生▶	中女
长男长女配成	长男	◀生 君	—— 王 ——	—— 臣 生▶	长女
		父		母	

的“夫妇”。霸道取天下，汤武之为君，伊吕之为臣，是中男中女配成的“夫妇”。亡道坐天下，桀纣之为君，飞廉恶来之为臣，是少男少女配成的“夫妇”。王霸亡三极，是社会发史。三极持政者，给人群树立了榜样。人群向何极学习，便是何极的子女。生言思想形成，不指肉体离母。疏曰：“索，求也。”

王霸亡三极，是人群的父母，是人群的模范。人群索求哪一极，便是哪一极父母所生之子女，是那一极模范制造的产品。“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学者从三极中求索王道，并获得实现王道的政策策略，学者便成了“长男”“长女”。其他两极，以此类推。王霸亡三极父母之遗风，通过文史哲反映出来。一索是精华，再索是精华与糟粕的杂合，三索是糟粕。三索是八卦的一义，用于重卦，王霸亡三极“上下相易”，不受此限。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长子是家政君主的继位人，也包括了非长子接班人。继位者上台，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行恐怖政策，让部下慑服，即“震者，动也”。《说文》曰：“动，作也。”动作皆指施政。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疆，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无疑，即群臣不及谋。’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宗室振恐，黔首臣民振恐，便达到“震者，动也”的目的。

恐怖屠戮，能达到震恐的目的，也引起地方势力的警惕，加强防御，不做绵羊，都向强龙地头蛇转化，成了割据势力，此即“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说卦》曰：“艮为山。”山即独立王国。地方山头林立，

中央也就失控。令不行禁不止，即“止也”。

“动”在《易》内，一表政体，二表施政。《系上》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论政体。以天体作譬，太阳居中，自转而不公转，是“静”，是“常”，是“刚”。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绕地球公转，是“动”，是“有”，是“柔”。静喻公天下，动喻家天下。明白了动静，便明白了公私两极的区别，此即“刚柔断矣”。

《系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无思”“无为”，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寂然不动”，是太阳的品德，也是王者的情操。然，燃也。太阳静静燃烧不公转，是“寂然不动”。学者通过太阳的品德，推理至公天下政权，就会明白公天下何以能长生久视，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故，原始大同社会。“至神”，同“至思”。至思即恢复天下为公。理解天下为公，一般人做不到，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六爻之动，是王霸亡三极政治家的施政经历。施政通过发号施令去完成，即“三极之道也”。《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之道曰阴与阳”，言亡道。霸主复辟，由南离午至西兑酉，时为白天，为“阳”。西兑酉至北坎子，时为黑夜，为“阴”。“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言霸道。霸主北坎子时发难谋反，至震东卯武装起义，为“柔”。震东卯武装起义，决战中原，至南离午夺得中央大权，为“刚”。柔处夜，刚处昼。“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言王道。王者参加子午东霸道革命，推倒老家政，解放人民，为“仁”。复古建成大同社会为“义”。阴阳，柔刚，仁义是六爻。亡道，霸道，王道是三极。三极政治家遵循六爻施政，即“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系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即王道的仁义施政。仁义的最终归宿是化成天下，此即“贞夫一者也”。夫一，太阳大政。《系下》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以上三动，都指霸道施政，霸主是四时体，故称“时”。霸主起义，如大旱降甘露，故《水浒》称宋江为“及时雨”。乾卦曰：“风从虎。”王道军师是风，霸主是虎。王者参加霸道革命，即“风从虎”，即“待时而动”。《系下》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亡道忠于富贵是“吉凶”，施政低能是“悔吝”。由上可见，六爻之动，也就是三才施政。

《杂卦》曰：“震，起也；艮，止也。”震，起也，以武装起义对抗暴政，见震卦六五爻。艮，止也。诱导霸主复古，也引渡善良的人脱离苦海。震是家政危机四伏时期，艮是相对巩固时期。

第二节 解震卦

甲 原文

䷲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乙 注解

䷲ 卦，震上震下。下卦震是居蓍中心的持政者皇上。上卦震是居蓍周的官员。下卦是皇上的继承人，为了树立权威，镇压蓍周百官，使之震惊恐怖，成为驯服的工具。此即“震亨”。注曰：“惧以成，是以亨”。“惧以”即以惧用恐怖。“成”，一人说了算，他人不能非议。“则是”，则，皇上；是，处处正确。皇上的金口玉言，臣僚照办，即“以亨”。“则是以亨”，用一言堂独裁。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注曰：“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故曰震来。虩虩，恐惧之貌也。震者，惊骇怠惰，以肃懈慢者也。故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威震惊乎百里，则足可以不丧匕鬯矣。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奉宗庙之盛也”。

内卦䷲是“震”是“笑”，是皇上。外卦䷲是“来”是“言”，是臣僚。“虩虩，恐惧之貌也”。皇上施暴恐怖，是前“虩”；百官见了皇上，两股筛糠，是后“虩”。虩虩，即“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前虩是“威至”，后虩是“乃惧”。惧即“惊骇怠惰，以肃懈慢者也”。怠惰懈慢，皆指盲从不力的官员。“震来虩虩，恐致福也”，也就是用恐怖取得独裁之福。福也就是“笑言哑哑”。皇上说“哑”，臣僚异口同声“哑”，即“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有则即百依百从。

“百里”同百官。《正韵》曰：“理音里。”里是理之省，百里即百理。理指官，至今延用，如总理，经理，理事等。注曰：“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奉宗庙之盛也。”《正韵》曰：“匕音比。”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鼎实”“宗庙之盛”，皆指皇上。百般顺从是“匕”，投皇上之所好，甘如香酒是“鬯”。匕鬯即受宠的小人。“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给匕鬯开拓了行权之门。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注曰：“威震惊乎百里，则惰者惧于近矣。”“明所以堪长子之义也。不丧匕鬯，则已出可以守宗庙”。

用恐怖取得独裁权，是“恐致福也”。对皇上的旨意，不能有片纸只言的异议，是“后有则也”。远即怠惰懈慢者，恐怖镇压之后，远者更不敢接近皇上，即“惊远而惧迩也”，亦即“惰者惧于近矣”。背离了人民的亡道是“出”，指初九。“宗庙社稷”是家政朝廷，“祭主”是皇上。古哲以敬神祭鬼的处所，托譬朝廷。

宗是宗族之省，庙是朝之繁。一家子的政权即“宗庙”。宗庙义同家政。社是五行的中央土。稷是黍，其米是黄米。黄于五行色亦为中央。《说文》曰：“稷，五谷之长。”五谷之长，即居中央的持政者。“宗庙社稷”连用，即“非刘氏者不得王”的一家子天下。“祭主”亦称“宗主”。王弼《明彖》曰：“品制万变，宗主存焉。”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品制，宗主即祭主。《老子》七十三章曰：“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社稷主同祭主。“受国之垢”，子孙之继位者。

“彖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疏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为威震也。”

老子皇上是震体，以威震慑服臣民为主导。儿子接班，重步“因仍”老子的后尘，以恐怖震慑为主导，是“洊雷，震”。处于人人自危的时代，王者指引六五谋反建立新中央，即“君子以恐惧修省”。

处于震时，六五以阴居阳，力量弱小而得民心。对于祭主来讲，谁得民心就恨谁。因此，六五是恐惧的焦点，故以“恐惧”称六五。《韵会》曰：“省，少也。”五位是地之中央土位，是金木水火四方的统体。观卦大象“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省方也指五位。《明彖》曰：“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六五得民心，是多之所贵。王者辅助六五建立新中央，与震初九对抗，即“君子以恐惧修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彖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注曰：“体夫刚德为卦之先，能以恐惧修其德也。”初九与彖辞论述相同。“刚德为卦之先”，言阳爻制中，据有实权，故“能以恐惧修其德”。修其德，即以恐怖取得笑哑言哑。皇上听不到一句逆耳之言，大家苟安，故“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彖曰：震来厉，乘刚也”。注曰：“震之为义，威骇怠懈，肃整惰慢者也。初干其任而二乘之，震来则危，丧其资货，亡其所处矣，故曰震来厉，亿丧贝。亿，辞也。贝，资货粮用之属也。犯逆受戮，无应而行。行无所舍，威严大行，物莫之纳。无粮而走，虽欲

超越陵险，必困于穷匮，不过七日。故曰勿逐七日得也。”

初九施震，六二直接乘御施震者。六二以柔乘刚，处境险恶，即“震来厉”。“亿”是人意的复字，人意皆指王道，六二遗弃了王道思想，陷入富贵行列，即“亿丧贝”。丧同失足。“贝，资货粮用之属”，也就是财富。堕入富贵营垒，成了皇上的智囊，即“跻于九陵”。《说文》曰：“跻，登也。”登同晋升。“九”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九。“陵”，坟墓。“跻于九陵”，也就步入坟墓道路，故称九陵。六二乘刚，初九镇压，即“勿逐”。七日同初九，得，擒拿了六二。“震来厉，乘刚也”，说明六二不是初九的对手。乘刚，即以弱对强。

“亿，辞也”。辞即系辞，也就是出谋划策，指挥君主行事者。六二跻于九陵，俭朴的美德不存在，成了声色货利的追求者，此即“亿丧贝”。犯逆同乘刚。初九镇压，无人营救，无人接纳，此即“犯逆受戮，无应而行，行无所舍，威严大行，物莫之纳”。逃遁没有干粮，即“无粮而走”。

商鞅的所作所为，其结局有似六二。《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索隐曰：“刻谓用刑深刻，薄谓弃仁义。”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注曰：“不当其位，位非所处，故惧苏苏也，而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行而无眚也。”疏曰：“苏苏畏惧不安之貌。”“位不当者，其犹窃位者，遇威严之世，不能自安也”。

《韵会》曰：“死而复生曰稣，通作苏。”初九施震恐怖，六三死里逃生，即“震苏苏”。初九施震，六三顺从初九行事，即“震行”。顺从初九，可以免灾，此即“无眚”。无眚的原因是，不像六二那样乘刚犯逆，亦即“而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行而无眚也”。“位不当”，言六三以阴居阳，身份和地位不相称，故曰“其犹窃位者”。窃位者自身心虚，故“遇威严之世，不能自安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注曰：“处四阴之中，居恐惧之时，为众阴之主，宜勇其身以安于众。若其震也，遂困难矣。履夫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己德未光也。”

九四以阳居阴，上下各有二阴。初九施暴，九四是能制约初九施震的力量，“宜勇其身以安于众”。但九四感到恐怖，随从初九转动，即“震遂泥”。震，震动了九四。《正韵》曰：“遂，因循也。”震来虩虩，九四虩，即“因循”。抵制初九，是“宜勇其身以安于众”。

九四没有这样做，遂陷入被动，即“困难矣”。困难，即困于初九的恐怖。九四没有起到阳爻的作用，即“未光也”。光即“宜勇其身以安于众”。众，四阴。

“泥”是初九的称名，也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共名。共名中包括了分名。《说文》曰：“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蛮中”。家政一个朝代，发祥于北坎，即“水出北地”。经震离兑转回北坎而灭亡，即“郁郅北蛮中”。郁郅是有至之繁。南离升天变富贵，至北蛮中下台，以富有者的地位出现，故为“郁郅”。此泥指

家政一个朝代。出乎北坎，返于北坎，是一个朝代的通史。

《尔雅·释兽》曰：“威夷长脊而泥。”注曰：“泥，少才力。”疏曰：“泥，弱也。威夷之兽，长脊而劣弱，少才力也。”

威是恐怖暴力，夷是压服人民，愚野残忍的暴力专制者，即“威夷”“威夷之兽”。《说文》曰：“脊，背吕也。”《广韵》曰：“背脊。”“长脊”，即官长与人民背道而驰。“长脊而泥”，是亡道坐天下而反人民的治理。任人唯亲，一家子专政，故“少才力”故“弱”。少才力的家政统治者，《传灯录》和《五灯会元》称为“泥牛”。

《红楼梦》九十回曰：“蛟龙失水似枯鱼，两地情怀感索居。同在泥途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虚。”霸道是“蛟龙”，亦称“苍龙”，亦称“鲸鱼”。蛟龙没有和人民结合，是“失水”。脱离了人民“水”的亡道是“枯鱼”。霸道心怀人民而未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枯鱼类似，故曰“似枯鱼”。“两地”，即霸主和广大的人民。“情怀”，相互思念。“感”，同心也。“索居”，大家都贫困潦倒。“泥途”，亡道统治的社会。“多受苦”，多数人痛苦不堪。“清虚”是天下为公治理。清言官吏廉洁奉公，虚言没有动乱对抗。最后一句诗，是作者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注曰：“往则无应，来则乘刚，恐而往来，不免于危。夫处震之时，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机也。而惧往来，将丧其事，故曰亿无丧有事也。”“大则无丧，往来乃危也。”

大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即论“亿无丧有事”。“修省”“有事”“大”，皆言造反另立中央。另立中央，即“其事在中”。六五以阴居阳而得民心，亦即“而得尊位”。尊位是五位，是人民尊敬之位。有人民支持，是建立新中央的好时机，即“此乃有事之机也”。如果不行有事，往与来都将被镇压，即“往来厉”。往，投靠二位，二与己不同心，即“往则无应”。居于五位，面对强敌九四，即“来则乘刚”。往与来都危厉，即“恐而往来，不免于危”。建立新中央，和初九绝裂，便立于不败之地，即“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九，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注曰：“处震之极，极震者也。居震之极，求中未得，故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亲也。已处动极而复征焉，凶其宜也。若恐非己造，彼动故惧，惧邻而戒，合于备豫，故无咎也。极惧相疑，故虽婚媾而有言也。”

“震索索，视矍矍”，是施震者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尔雅》曰：“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绳索是束缚他人的工具。震慑恐怖，在于束缚，此即“震索索”。鹰隼盘旋于天空，下视大地，寻觅猎获物，是“视矍矍。”找中目标，俯冲用爪掠去，是“矍矍”。矍是攫之省字。《正韵》曰：“攫音矍”。《增韵》曰：“攫，扑取也。”《老子》五十章称扑取之禽为“攫鸟”。掠取他人之财富，是攫鸟之所为。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即“震索索，视矍矍”的归宿。

九四有震索索视矍矍的野心，上六先发制人出征，上六不是九四的对手，故

曰“征凶”。六五直接乘御九四，九四征服六五，势力达不到上六，上六取守势，可保无咎，即“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躬，上六，邻，六五。婚媾喻交好讲和。上六与九四讲和，上六仍存戒心，即“婚媾有言”。九四行恐怖，也未能征服六五，此即“震索索，中未得也”。九四行暴，即“虽凶”。鞭长莫及，凶焰烧不到上六，故上六“无咎”。上六无咎的另一个条件是六五对九四的反抗，即“畏邻戒也”。戒即反抗。六五反抗，等于加强了上六的防御，此即“已处而戒，合于备御”。上六爻揭示，恐怖征服，来势凶猛，但力量有限。上六不被征服，说明暴力达不到目的。

第三节 解艮卦

甲 原文

䷳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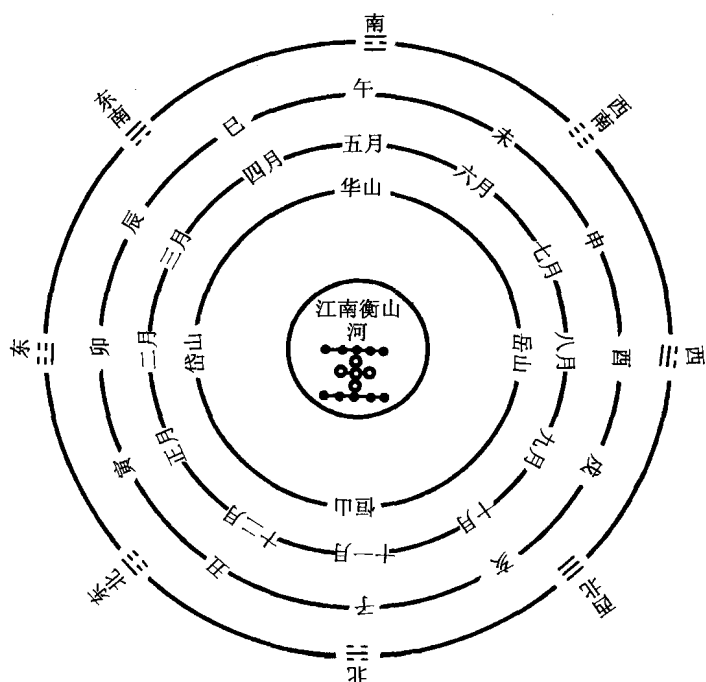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乙 注解

䷳之卦象，艮上艮下。《说卦》曰：“艮为山。”艮上艮下，即山上山下。上山是亡道统治者，下山是王霸被统治者。上山专下山的政，是䷳卦的内涵。古哲中，王霸亡三才，都喻为山。《尔雅·释山》曰：“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山三，袭陟，再成英，一成坯。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

“河”是河图天五地十的略称，与“江南衡”同位，皆在蓍之中心位。“河南华”，指霸革命者取得中央大权，由贫贱变富贵，过上了豪华幸福的生活，故为华山。“河西岳”，荣华富贵者，为了维持其天堂统治，实行暴力专制，整个社会成了牢狱，故为岳山。岳，狱之重，即䷳卦之卦象，上山给下山带上了桎梏，下山如同坐了牢狱，故下山是狱。华山和岳山是亡道之山。为了醒目，现作《五山图》以示（见下页）。



“河东岱”，岱是代山之复。代山即老家政的取代势力。岱山包括了王道和霸道。《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即言王霸结合为岱山。震是岱山武装起义的所在地。“河北恒”，恒，久也，言广大的贫苦人民。富贵是走马灯转易体，富贵不能长保。古老的人民，无升天之乐，亦无落地之忧，仍是古老的人民，故为恒山。恒山是产生岱山的源泉，是王霸的困居处，也

是霸道的发祥地。岱山和恒山，以霸道为主，岱山和恒山是霸道之山。

“江南，衡”。江即长江，长江在黄河之南，故为“南衡”。南衡以地球之赤道喻平。《礼·深衣》曰：“夫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前汉·律历志》曰：“衡，平也，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荀子·礼论》曰：“衡诚悬矣，不可欺以轻重。”《舜典》称“璇玑玉衡”，《文心雕龙·铭箴》称“衡斛嘉量”。以上之“衡”，皆指王道。黄帝尧舜是衡山，复了古的王者，也是衡山。

华山岳山是亡道，合而为一山；岱山恒山是霸道，合而为一山；衡山是王道，为一山，此即“山三”。家天下动乱转易是“袭陟”。袭，因循老路；陟，由奴隶升为主子。子午东，岱山至华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君子为“袭陟”，亦称东风压了西风。子午西，华山至岳山，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小人为“袭陟”，亦称西风压了东风。

“再成英”，英同华。霸主取得中央大权，复辟家天下，是“再成”。再，二也。英，成了华山，也就是升天成了富贵。古哲将“再成英”喻为瓦，瓦经过战火烧炼，是失掉土性的土。“一成坯”，坯未经战火烧炼，仍具土的本性。“一成坯”喻霸主禅让，和平交接班。复了古的王政是“山大而高，崧”。崧，山松。松，公也，言天下为公。复辟家政是“山小而高，岑”。岑，今山也，指家天下。

“艮其背”，注曰“目无患也”。小山压迫大山王道，王道用为公文化挽救富贵营垒中的叛逆者，即“艮其背”。富贵营垒中的人，一旦觉醒，眼睛里便没有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即“目无患也”。患，损人利己的富贵。抛弃压迫剥削生涯，回到人民中，也是“目无患”。艮其背的重心，是教育霸主不复辟。霸主是复古

和复辟的转机人物，是纲领。霸主复古，臣民也随霸主复古。革卦已作了论述。

“不获其身”，注曰：“所止在后，故不得其身也。”引渡叛逆者是“艮其背”，不引渡家政的信仰者，即“不获其身”。《说文》曰：“身，躬也，象人之身。”身，躬，象人之身，都是私的隐称。躬是弓身之复，崇尚暴力专制人民。霸主南离变为华山，由人变为大野兽象，即“象人之身”。《老子》二十六章曰：“奈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万乘之主，也就是象人之身。以一己私利轻视臣民，即“以身轻天下”。王者不挽救复辟者，即“不获其身”。

“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注曰：“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施止于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未见之物也。未见则自然静止。静止而未见，则不获其身矣。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夫施止不于未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则奸邪并兴，近而不相得则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故也。”

王霸联合取天下，王道军师“运筹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是“行其庭”者。“庭”是革命领袖的议政处。《水浒传》“聚义庭”取此。王者行其庭，不暴露王道归宿，即“不见其人”。人即《说卦》的“人之道”，亦即王道。著之子午卯酉，水火金木，冬夏春秋，都是“对面”。家政转易，都存在对面，此即“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王道与亡道，水火不容，此即“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亡道与王道，不相交通，没有共识，大家将内心世界隐藏了起来，此即“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王者不暴露王道天机，即“不见其人”。不见其人，乃得无咎。

“施止于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未见之物也。未见则自然静止，静止而未见，则不获其身矣”。背叛了家天下，看见了无为社会之美好，即“背者，未见之物也”。王者施止于未见之人，即“施止于背”。“不隔物欲”，亦即不“强止之”。《说文》曰：“隔，障也。”“物欲”即获其身者。自绝为公，以一己私利治天下，听其自便，即“不隔物欲”。

“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王道与亡道是“相背者”，大家都不表露内心世界，即“虽近而不相见”。霸主隐藏了一家人专制，成为全国甲第富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在温柔富贵之天堂，过豪华的生活。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这个内心灵魂，霸主是不表露的。消灭富贵寄生虫，与人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大家都过中人生活，实现世界大同，这个美好的理想，王者也不能表露。此即“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论语·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其庭”，是“使由之”。王者的归宿不能暴露，即“不可使知之”。如果表露，霸主变卦，王者将遇害，此即“奸邪并兴，近而不相得则凶”。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注曰：“止道不可常用，必施于不可以行，适于其时，道乃光明也。”“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施止不可以面，施背乃可也。施止于止，不施止于行，得其所矣。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止也”，希望霸主复古，止于为公。“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是四时的省称，言霸主。复古是“止”，复辟是“行”。霸主是止与行的转机，复古与复辟，由霸主决定，对王者来说，只能随时。此即“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动同行，静同止。“其道”言王道。光，照临。明，复古行止的霸主。王者指引霸主复古回太阳位，即“其道光明”。霸主复古，即“艮其止，止其所也”。其所，中心衡山位。霸主能发现自己的水平低于王者，愿意禅让交权，即“适于其时”。适时的转变，是对为私制的背叛。

霸主变卦复辟，王者和霸主的的关系是“上下敌应，不相与”的关系。放弃挽救霸主，即“不获其身”。隐了王道归宿，以免凶咎，即“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背叛了家天下是“背”是“止”，步老家政的后尘是“面”是“行”。施止，只能施背，不能施面，此即“施止于止，不施止于行，得其所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注曰：“各止其所，不侵官也。”兼，兼并。王者扭转霸主的的思想，使霸主改变世界观，由霸道转化为王道，是“兼山”。霸主复古，社会将大安大静，动乱转易将停止，此即“艮”。霸主复古，成为王道的同志，即“以思”。《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则思”。心与思都在著之中心，思想以统全为归宿。《溢法》曰：“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以思，就得具备以上情操。“不出其位”，同复卦大象“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也就是复古大政不转于午西。“其位”子午西。不转于午西，即“不侵官”，不侵心之官。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注曰：“处止之初，行无所之，故止其趾，乃得无咎。至静而定，故利永贞。”

制止了老家政的行命权，是“艮其趾”。艮其趾是正义事业，故“无咎”。破旧立新，建立复古大政，能长生久视，故“利永贞”。永贞，言天下为公社会。“未失正也”，同艮其趾。初六，未时，是家天下的开国定鼎地，趾是富贵的立足处。趾与未是家政的别称，因此，“未失正也”与“艮其趾”义同。正，政也。老家政的行命权停止，即“行无所之”。复古建立天下为公政权，即“至静而定，故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注曰：“随谓止也。止其腓，故其趾不拯也。腓体躁而处，止而不得拯其随，又不能退听安静，故其心不快也。”

腓是六二，是小腿，是趾足之上，喻水平高于初六皇上的地方官。“随”“趾”“其心”“未退”，皆指初六皇上。“随”言其步老家政后尘。“趾”同足。“其心”，言初六是著之中心。“未退”，未即未时，退即蜕化，一步一步走向没落。六二成了独立王国，不服从初六的指挥，即“艮其腓，不拯其随”。腓，非也，对初六的否定。初六有难不救，即“不拯其随”。六二离散，初六苦恼，故“其心不快”。初六无能征服六二，只好听之任之，故曰“未退听也”。地方割据，由六二开始，从此割据山头拔地而起，此即“不能退听安静”。不能安静，孕育了大乱。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注曰：

“限，身之中也。三当两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当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体而分，故列其夤而忧危薰心也。艮之为义，各止于其所，上下不相与，至中则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忧，乃薰灼其心也。施止体中，其体分焉。体分两主，大器丧矣。”

六二搞独立王国，主体还在中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势力超过了中央，成了左右全局的地方势力，中央失去了主体能力，故曰“厉薰心”。厉，危机。薰，战争火烟。心，初六家政。限是能制约全局的力量。春秋五霸都是“限”。《韵会》曰：“列音裂。”《说文》曰：“分解也。”夤是寅之繁。地自转十二子寅时，地公转的正月，是三阳开泰之地。人才从中央分裂出来，凝聚在九三的麾下，即“列其夤”。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中心，此即“施止体中，其体分焉。体分两主，大器丧矣”。大器，老家政。“丧”，失掉了制主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注曰：“中上称身。履得其位，止求诸身，得其所处，不陷于咎也”。“自止其躬，不分全体”。

四位是王道之位。六四是以阴居阴的王者，引渡富贵中的修身者，和人民中的修身者，即“艮其身”。《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六四。贾宝玉和柳二郎等人是“身”。身是修身的省语。修身之根本，从自己做起，此即“止诸躬也”。《老子》五十四章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学到了公言公行，从我做起，去掉谋虚逐妄的私念，是真正的修身“止诸躬”。引渡善良，即“只止其躬，不分全体”。三位四位是每卦六位的中体。三位是中下，四位是“中上”。“中上称身”指六四。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注曰：“施止于辅，以处于中，故口无择言，能亡其悔也。”“能用中正，故言有序也”。

《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引渡商鞅，即“艮其辅”。辅，家政辅佐。“言有序”，家政的发展规律，亦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商君相秦十年，宗族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叙述了五羖大夫善始善终的经历，指明商君结局险恶，劝他归田：“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商君被车裂，“遂灭商君之家”。为富贵说话是“择言”，商君一心为秦统治者出谋划策，不管人民是否愿意接受，即“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这就是祸根。“口无择言，能亡其悔”，商君不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注曰：“居止之极，极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上九是艮止之极，也就是“极止者也”。敦是享之繁，指承载。承载体莫大于地球，政治家效法地球全载，是“敦艮”者。坤卦文言曰：“坤厚载物。”《系上》曰“卑法地”。政治家承载全民，敦厚如大地，故“吉”。王道是敦艮者，承载全民，自始至终，此即“敦艮之吉，以厚终也”。霸主取天下，需要人民，坐了天下，盘剥人民便陷入“非妄”。王者承载人民一以贯之，中途不变卦，即“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第二十八章 渐卦与归妹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艮卦彖曰：“艮，止也”。艮是山，《西游记》称“五行山”。五行山喻转五行的家天下。家天下杜绝言路，迷夺民思，给臣民带上桎梏，风刀霜剑，残暴专制。用暴力压服人民，是“止”。暴力一味，不能解决动乱，即“物不可以终止”。既济彖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注曰：“以既济为家者，道极无进，终唯有乱，故曰初吉终乱。不唯自乱，由止故乱，故曰终止则乱也。”“既济为家者”，即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家子专制政权。镇压引起反抗，即“由止故乱”。止，山的压迫与盘剥。

人民安于被奴役被盘剥是“终止”。有压迫就有反抗，残暴专制，不能治理，是“物不可以终止”。《庄子·则阳》曰：“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之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本、无穷、无穷之无止、无，皆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政权与人民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即“与物同理”。物，人民。末、其来无止，是天下为家社会。天下为家，否定了人民的权利，施暴治理，不能压服，即“其来无止”。无止，不能止乱。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暴力专制不能“终止”，改变策略，施暴的同时，加上文化教育，即“故受之以渐”。渐即文化教育。坤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积善之家是霸道，积不善之家是亡道。“由来者”，即亡道持政者。“弑其君”“弑其父”，是家政的实践教育。夏禹王，家天下至春秋，时间很长，“非一朝一夕之故”。亲骨肉自相残杀，是霸主复辟造成的，此即“由辩之不早辩也”。前辩霸主，后辩同变。不变家天下，弑杀不能变。

“渐”喻教育，也是譬比。水灌于地，湿润逐步浸渗是渐。文化教育，也是个逐步浸渗的过程。此外，教育喻腌泡菜、沤麻、染布、铸金、制陶、灌田等等。《尔雅·释器》曰：“一染谓之纁，再染谓之赭，三染谓之纁”。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同时存在。王道是一，霸道是再，亡道是三。纁，原也；赭，赤也；纁，熏也，黑也。学者接受王道教育，成了原始大同社会的信仰者，是“一

染谓之繇”。接受了霸道教育，成了改天换地的谋反力量，是“再染之谓桀”。接受了亡道教育，成了一己私利治天下的超人，是“三染之谓纣”。繇、桀、纣，是三极政治家的归宿处。此处以归宿称政治家。

办教育，家政无能为力，起用民间王者承担办教任务，即“渐者，进也”。《正韵》曰：“进音晋。”《说文》曰：“登也。”《玉篇》曰：“升也。”晋象“进，晋也”，也指起用王者。晋、登、升，皆言起用王者办教育。家政任人唯亲，其子弟封王封侯，可一步到位。民间之哲人，要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必须逐渐晋升，“渐者，进也”，亦含逐步进升之义。

《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埋葬家政，解放社会，实现复古，大化归一，是“当仁”。实现以上任务，在于教育人民。教育人民的任务，落在王者的肩上，即“不让于师”。《为政》孔子又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原始大同社会是“故”，家天下社会是“新”。知为公之故，明为私之今，通达社会发展史，才称得上“师”。《礼·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喻诸德者也”。承载人民是“事”，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政是“德”。教喻的任务，让政治家知此二者。

《荀子·儒效》曰：“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夫是之谓人师。”

“人师”亦称王者之师。人师是全民的师表。“志意定乎内”，同“君义信乎人”。内与人皆言不离开人民的王者。财富分配是“礼”，崇尚节俭是“节”，量入为出，事先计划，是“礼节定乎朝”。朝，一日之晨，言事先。“法则度量”即“公”。以公审察官员，即“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于人民，信任人民，爱戴人民，施利给人民，即“忠信爱利形乎下”。争取人民回归，不靠强权，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政令能贯彻至每一个角落，令行禁止，即“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国内是“近者”，外国是“远者”。近者欢乐，远者向往。“通达之属”，即乐于为公的贤能，皆心悦诚服，即“莫不服从”。

《孟子·尽心》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赵注曰：“顽，贪；懦，弱；鄙，狭也。”

伯夷和柳下惠是“天下为公”遗风的继承者。他们有复古志向，清廉，不刻薄同胞，能容纳全民。风喻政治家的处世经历，百世是千年。生活于千年前，千年后，其遗风仍起教育作用，即“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兴起，即“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宽”。直接培养的是“亲炙者”。

《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

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诗》是《小雅·车辖》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仰高山止，行景行止”的倒句。高山景行，皆喻黄帝尧舜的为公治理。高山是安定体。景，日京之复，言王者居太阳位辉光普照。止，社会动乱停息。太史公将孔子看作“高山”和“景行”，表达了他对夫子的崇敬心情。“虽不能至”，孔子未实现理想，但找到了美好的天下为公的归宿，即“心向往之”。

孔氏书是五经。五经中有实现天下为公社会的全部施政。理解了孔氏书，学者就会明白，孔子是伟大的王者，是大同社会的继承者，是为公学说的传播者和教育者，是大同社会的缔造者。“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其为人即“至圣”。社会科学领域，王道体系，造诣最高，学者不能跨越其思想范畴，因此“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六艺，即政治。折，折首之省；中，中庸之省。学者尊崇孔子，承认其正确，判断是非从夫子那里找答案，即“折中于夫子”。

《前汉·董仲舒传》董仲舒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渐、摩、节，都是教化的同义语。仁，爱人民；义，为民尽义务；节，消费有节制不腐化。堤防喻各级官员。官员廉洁奉公是“堤防完”；官员贪赃枉法是“堤防坏”。堤防完，“其刑罚轻而禁不犯”；堤防坏，“奸邪并出，而刑罚不能胜”。“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民指以皇上为首的各级官长。渐卦表明的事，通过王者的教化，减缓家天下堤防溃烂的速度，使社会有暂时安定的历史阶段。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五湖四海的正人君子行施教化，推动历史前进，是“进”。进的落脚处是“归”。归即复古，也就是大化归一。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廉洁政权，是进的回归处，此即“进必有所归”。要建立为公政权，必须除掉亡道传统，此即“故受之以归妹”。

家天下自己走向灭亡是“归”，王者埋葬家天下也是“归”。“妹”是女未的复字，霸主取天下，转子午东，为阳为男。亡道坐天下，转子午西，为阴为女。未是十二子未时，与坤卦初六同位，皆在西南维，是家天下开国定鼎之地。妹是亡道，不道，不知道的同义语。归妹卦论述如何埋葬家天下。

复古后，逐步消除了阶级隔阂，亡道不能东山再起，古哲称为“归仁”“归心”“归厚”“归壹”“归大一”“归根”等等。大化归一，人类便进入“桃花源”。桃花源动乱停息，也就不存在“汉，无论魏晋”的改朝换代。

《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战胜亡道是“克己”。己，私也。民为贵，是“复礼”。《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懂得坐天下是“慎终”。慎终就得追远，即追索漫长的天下为公社会，持政者为公，人民也为公，即“民德归厚矣”。厚，如地球载全民。《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灭国，绝世，皆指大同社会，兴和继即恢复。继承为公治理的王者是“逸民”。人民围绕中心元首转运，即“天下之民归心焉”。

《老子》十六章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王弼注曰：“各反其所始也。”“归根则静，故曰静；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性命之常，故曰常也”。“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复，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失此以往，则入邪乎！分则物离其分，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也”。

《正韵》曰：“芸音云。”云是升了天的水。升天喻登上政治舞台。“夫芸”是王道，“物芸”是亡道。王亡两极，两忘而化道，都回到大地人民中，即“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回到人民中，政权建立在太阳位，“是谓复命”。人类的命根子是太阳，复命如太阳，即“复命曰常”。政权与人民皆正常运行，没有对抗是“静”。《老子》四十五章曰：“清静为天下正。”《庄子·天道》曰：“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持政者廉洁是“清”。清即清官。官员清，人民安居乐业静，是“圣人之静”“善故静”。残酷刑戮，万马齐喑，是“非曰静”，家政之静。

归根，复命，也就是“各反其所始也”。所始，公天下原始大同社会。恢复了清静政治就是“常”。常即“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常之为物”，即常人王者之为政，不做富贵，不当超人，是“不偏不彰”。愚野无知，而又作威作福的亡道是“皦昧之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温凉之象”。公天下不存在皦昧之状与温凉之象。“邪入乎分，物离其分”。邪，亡道。“入乎分”，成了富贵分类。人民也将和持政者取距离，“则物离其分”。亡道“不知常”是“妄作”。妄作没有好下场，故曰“凶”。

《杂卦》曰：“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韩注曰：“女终于出嫁也。”

统治者“男”，被统治者是“女”，女随男。家天下社会，亡道是男，王道是女。亡道专政，王者嫁给家政做妇人，利用家政统治去教化臣民，是“渐”，是“女归待男行也”。王者嫁给家政是“女归”。通过家政君主行施教化，是“待男行也”。男，家政皇上。复古后，王道是男，是统治者，亡道是女，是被统治者。王道专亡道的政，亡道最终放弃复辟，嫁给了王道做妇人，是“归妹”。“归妹，女之终也”。女之终，即亡道的消亡。亡道消亡，即“终于出嫁也”。亡道出嫁，实质是黜家。家，家天下。

泰卦六五“帝乙归妹”，注曰：“妇人谓嫁曰归”。《说文》曰：“女适人也，一曰家也，故妇人谓嫁曰归”。今人以爱情表达政治交往，古哲亦用此术，嫁也是托譬。欧阳修《代鸠妇言》诗曰：“人言嫁鸡逐鸡飞，安知嫁鸠被鸠逐。”王霸嫁给家政，有两种选择：“女归待男行”，是“嫁鸡逐鸡飞”，幕后指挥皇上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出嫁后成了家政的工具，助纣为虐，是“嫁鸠被鸠逐”。逐，

驱使。鸠，九也，言九尾狐西兑。

《红楼梦》五十八回曰：“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珠宝；出了嫁，不知怎样，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是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七十七回又曰：“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嫁鸠被鸠逐”，被亡道同化，同流合污，成了社会的祸害。

第二节 解渐卦

甲 原文

䷴ 渐，女归吉，利贞。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乙 注解

下卦䷳山是家政君主。艮东北是霸主的发祥地，渐卦表明艮山皇上还有霸道情操，社会相对安稳。上卦䷲风是王道文人。风升晋于山上，指挥家政君主行事，是䷴渐。上卦风通过下卦山行教，即“女归待男行也”。

“渐，女归吉，利贞”。注曰：“渐者，渐进之卦也。止而巽，以斯适进，渐进者也。以止巽为进，故女归吉也。进而用正，故利贞也。”

文化教育，是渐进的过程。孔疏曰：“渐者，不速之名。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渐者，渐进之卦也”，指明变移思想，不能操之过急，要求“不速”“徐”，逐渐达到目的。“渐，之进也”，也指提高知识，要基于逐渐。

教育能手，莫过于王者。家政办教育，离不开王者，故曰“女归吉”。王者出嫁，到朝内做官，用王道文化教育人，才能成功，故曰“吉”。利贞，同“止而巽”。对家天下来讲，其进锐者其退速，其进钝者其退缓。通过文教，放慢腐败速度，使社会有较长的稳定，是“进而用正，故利贞也”。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注曰：“以渐进得位也。”

“渐，之进也”。教育人，是个渐进的过程。嫁到家政朝内做官，小官升大官，也是个渐进的过程。渐，之进也，含此二义。家政不娶王者，王者不嫁给家政，谈不上教化人群。《礼·曲礼》曰：“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即王者。人文学领域，王道文化最全面，故曰“非礼不备”。排斥是“非礼”，不备即不全。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即“渐，之进也”。“得位”，即取得五位贵位。“往”是居五位的皇上。王者得位，通过皇上教化人群，功劳归于皇上，即“往有功也”。《书·说命》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这里高宗承认，全国上下敬仰他的德政，实际是传说风教的结果。时，是也。乃，汝也。风，教化。王者做臣，决策出于己，功劳归于君，此即“往有功也”。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进得位”，同“其位刚得中”，也就是王者以臣的身份居于五位。居于五位行教化，即“进以正”。正，政教。居于五位，威信极高，皇上也得听从。王者使皇上也改邪归正，即“可以正邦也”。上卦巽是乘体是主，下卦艮是承体是从，从者为邦，邦言皇上。思想领域，指示者为主，从命者为从。邦是从体。《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疏曰：“万邦谓天下众民。”这里，皇上也是众民。

“止而巽，动不穷也”。止而巽，义同拨乱反正，抑制纷纷争夺，减缓急速蜕化。讲文化，讲礼教，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是“止而巽”。动即家政，“不穷”，能维持统治。《前汉·董仲舒传》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武王行大义，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即教化之渐，而仁道之统，非独伤肌肤之效也。”通过教化，“民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是“止而巽”。“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是“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注曰：“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疏曰：“山上有木渐者，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从下忽高，故是渐义也。”“止而巽者，渐之美也。君子求贤，得使居位化风俗使清善，皆须文德谦下，渐以进之。若以卒暴威刑，则物不从矣”。

“山上有木”即䷴卦。渐，由下逐渐升至五位。“因山而高，非是从下忽高”。因山，即通过家政君主的提升。王者居五位有了行命权，将四海贤能提拔上来做官，是“居贤德”。居贤德，通过考试提举，即“贤德以止巽则居”。止巽即王道教育，其目的是“君子求贤，得使居位化风俗使清善”。考进士，举贤良方正，都是“居贤德”的施政。“贤德”是《系上》“可久则贤人之德”的省语。居贤德，政可久。

《集韵》曰：“习，俗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前汉·地理志》曰：“民含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是形而上教化培训，俗是形而下学习效法。风的转机，是“君上的情欲”，人民“好恶取舍动静”，以君上情欲为转移。大象之风，指上卦王者，下卦之山指君主。“善俗”从君主善起，以求

“其身正不令而行”之效。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注曰：“鸿，水鸟也。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六爻皆以进而履之为义焉。始进而位乎穷下，又无其应。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始进而未得其位，则困于小子，穷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也。困于小子谗谀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

鸿是王霸贤能的譬称。古哲将家政视为鸟兽，王霸人物化妆成“鸿，水鸟”，也就成了鸟。富贵是上了天的云，王霸是地上的水，故曰“水鸟”。平民百姓有了参政的志愿，想为社会尽一番义务，即“鸿渐于干”。《释言》曰：“干，求也。”追求理想，即“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水变气而上升为云，即“升者也”。《法言·学行》曰：“或问：‘进？’曰：‘水。’或曰：‘其为不舍昼夜与？’曰：‘有是哉，满而后渐者，其水乎！’”注曰：“水渐坎而后进，人学博而后仕。”有了王霸学问是“满”，开始登政治舞台是“渐”，渐的目的是“仕”。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勿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小子安于卑贱，不渐于干，用富贵的宿命论批评渐于干的人，即“小子厉有言”。“穷于谤言”“困于小子谗谀之言”，同于泼冷水。家天下朝内有人好做官。初六“位乎穷下，又无其应”，无应即朝中无人。朝中无人，难免冷嘲热讽，“若为佣耕，何富贵也”？初六想为贫苦尽义务，小子厉有言，不能使之屈挠，即“义无咎也”。“苟富贵，勿相忘”，即“义”。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注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进而得位，居中而应，本无禄养，进而得之，其为欢乐，愿莫先焉。”

“磐，山石之安者”指六二。六二是地方势力，得地利，和那里的人民相依存，故为“山石之安者”。《荀子·富国》曰：“国安于磐石。”安如磐山，政治家不被推翻。《序卦》曰：“需，饮食之道也。”饮食是对物质的消费，以饮食喻消，以消说明家政在消亡。六二虽称磐，但统体是饮食，故以“饮食”称六二。《释詁》曰：“衎，乐也”。鸿升二位，成了六二的助手。六二爱鸿，即“饮食衎衎”。鸿为六二尽义务，使六二更安，即“不素饱也”。《魏风·伐檀》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传曰：“素，空也。”不素饱，不素餐，不是白吃俸禄。六二有应于九五皇上，即“居中而应”，鸿有升五的可能。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注曰：“陆，高之顶也。进而之陆，与四相得，不能复反者也。夫征不复，乐于邪配，则妇亦不能执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体，而弃乎群丑，与四相得，遂乃不反，致使妇孕不育。见利忘义，贪进忘旧，凶之道也。异体合好，顺而相保，物莫能间，故利御寇也。”

“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借“鸿渐于陆”来批判霸道“夫”的背信弃义。“夫征不复”，离开了下卦，变为上卦富贵，和贫贱大众决裂是“不复”。四

位是臣位，臣喻被动，“与四相得”，即崇尚被动的小人专政。霸主征而不复，脱离了支持他上台的“群丑”人民，他的辅佐“妇”，也就不能代表人民，即“妇孕不育”。《说文》曰：“孕，怀子也。”怀子，即心怀人民。三四邪配，只代表富贵，不代表大众，即“妇孕不育，失其道也”。霸主变卦转子午西，即“见利忘义，贪进忘旧，凶之道也”。

“陆，高之顶也”。高之顶，即下卦之上与上卦之上，因此三上都是陆。鸿升于陆，成了下卦民间的名人，与上卦六四相得，用文教指挥皇上行政，即“利御寇”。夷，御示之复，言指示。“御寇”同“女归待男行”。霸主背叛故旧是“分”，三四相保，异体和好是“合”。王弼《明爻》曰：“同舟而济，吴越何患乎异心？”韩注曰：“同在一舟，而俱济彼岸，胡越虽殊其心皆同。如渐卦三四，异体合好，物莫能间，顺而相保，似若同在一舟，上下殊体，犹若吴越。利用御寇，何患乎异心？”吴、越，春秋时两个对立的地方军阀。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注曰：“鸟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遇安栖也，虽乘于刚，志相得也。”

《说卦》曰：“巽为木。”六四即木。鸿升至四位臣位，即“鸿渐于木”。九五皇上有应于六二，和六四近而不相得，故“或”。或，惑也，相疑也。但六四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九三“桷”。有桷支持，即“遇安栖也”。《正韵》曰：“桷音角。”角是五音的东方，喻王霸结合，霸道承载王道。鸿为九三拿主意，即“顺以巽也”。顺，六四鸿。《系下》曰：“巽，德之制也。”制即思想指挥。六四乘九三，“志相得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注曰：“陵，次陆者也。进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与其应合，故三岁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途者也。不过三岁，必得所愿矣。进而正邦，三年有成。成则道济，故不过三岁也。”

《玉篇》曰：“陵，冢也。”家政即陵。陵的统领是皇上。渐卦六爻，都是复体，鸿与持政者同在一位。九五爻之“妇”指皇上，“三岁”指鸿，合称九五，亦称“妇三岁”。九五与六二有应，但被三四爻控制，不能与六二结合，即“妇三岁不孕”。九五得民心，三四不能久控六二，即“终莫之胜”。九三是下卦之终，故称“终”。三四失控，九五如愿以偿，即“得所愿也”。鸿升至五位，能拨乱反正，使陵转危为安，即“进以正邦，三年有成，成则道济，不过三岁”。不过三岁，即“三四不能久塞其途者”。九五得胜，故“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注曰：“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是上卦之上，其一义表一卦之统。“鸿渐于陆”，成了时代的文化旗手，与霸主亢龙同位，成了被崇拜的对象。羽是鸿毛，喻王道文化的外表。王道文化，内核是骨，言王道；中层是肌肤，言霸道；外表羽毛，言亡道。家政用鸿羽装饰门面，即“其羽可用为仪”。家政用羽毛，也就保护了肌肤与骨，故“吉”。

“仪”是社会的榜样仪表。《荀子·正论》曰：“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鸿羽成为仪表，也就成了时代思想的统，能起教育盲人的作用。家政用羽作仪，也不会扰乱内核骨，即“吉不可乱也”。吉不可乱，亦即“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

第三节 解归妹卦

甲 原文

䷵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乙 注解

䷵ 归妹是复古后改造亡道回归之卦。上卦䷳是长阳，是持政王道。下卦䷵是少阴，是被推翻而受专制的亡道。上卦震乘御下卦兑，是震对兑的专政。王弼《明卦》曰：“承乘者，顺逆之象也”。韩康伯注曰：“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亡道阴承王道阳是“顺”，王道阳承亡道阴是“逆”。归妹卦少阴承长阳，如同地球和月球承载太阳一样，故为顺卦。顺即顺自然规律。

“征凶，无攸利”。彖曰：“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注曰：“妹者，少女之称也。兑为少阴，震为长阳。少阴承长阳，说以动，嫁妹之象也。”

归妹卦的主体是六三少阴。六三上承九四，下乘九二，上下皆为阳爻王者。六三进上“征凶”。征凶的原因是“位不当也”。注曰：“履于不正，说动以进，妖邪之道也。”妖邪是王者废除的对象，故凶。六三坚守三位，不能抗击九二，即“无攸利，柔乘刚也”。注曰：“以征则有不正之凶，以处则有乘刚之逆。”无攸利同“凶”。

亡道六三进则“征凶”，居则“乘刚”，进退维谷。可行之道，是放弃复辟，

倒向王道，此即“说以动，嫁妹之象也”。彖曰：“说以动，所归妹也。”注曰：“少女而与长男交，少女所不乐也。而今说以动，所归必妹也。虽与长男交，嫁而系娣，是以说也。”

王道尚公，亡道崇私，公私冰炭不投，故“少女与长男交，少女所不乐也”。少女所乐，富贵专制，皆过中人生活，故“不乐”。但因进“征凶”，居“乘刚”，迫于形势，只有投诚，即“说以动”。说，六三兑；动，九四震。以，用也。六三按九四的政令办，喻亡道嫁给王道，由反体成为从体，即“说以动，所归妹也”。由亡道转化为霸道，即“嫁而系娣”。亡道投诚，王道喜悦，即“是以说也”。说同悦。

《谷梁传》隐公三年曰：“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注曰：“嫁而曰归，明外属也。反曰来归，明从外至也。”

王者嫁给家政，是“嫁而”。而，二也，言家政。家天下是外卦，故曰“明外属也”。亡道嫁给王道，是“反曰来归”。复卦彖曰：“复，反也。”反即回来。亡道转化为霸道，即“反曰来归”。来归，即“明从外至也”。至，大化归一。王者嫁家政，是渐卦时事；亡道嫁王政，是归妹卦时事。

《系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女即妇人。妇人坤道，是被统治者，受统治者指挥，即“从人者也”。“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指王道坤体。未登政界，是“在家”。家即家人卦之家。父是王道文化旗手，如孔子，“制于父”，即“从父”。“既嫁”是嫁既的倒语。“既”即既济者亡道。“制于夫”，同“从夫”。夫即皇上。归妹家政消亡，是“夫死”。“从长子”，即复了位的王道元首。做“妇人”喻做臣民，不三从，便不能令行禁止。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注曰：“阴阳既合，长少又交，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

“天地之大义”之天地，言王者。王者为政，如太阳普照，如地球全载，故以“天地”称之。《礼·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王者“譬如天地”，在于“无不持载，无不覆帔”。《庄子·德充符》也说：“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我以夫子为天地。”大义是王道的大义务。嫁妹归亡道，是王者的大义务，此即“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太阳。

“天地不交，万物不兴”。天言政权，地言人民。政权不代表人民，人民不支持政权；尊不下施，卑不上承，即“天地不交”。泰卦天地交，否卦天地不交。天地不交，即否定了人民的权利。否定人民，社会不能兴旺发达，即“万物不兴”。万物，全民。“不兴”，社会停滞倒退。

“归妹，人之终始也”。埋葬亡道观念是归妹。人，王道。埋葬家政是“人之终”。大化归一，进入“桃花源”是“人之始”。人之终始之转机是归妹。归妹两忘而化道，即“阴阳既合，长少又交，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注曰：“归妹，相终始之道

也，故以永终知敝。”

泽是下卦兑，雷是上卦震。雷专泽政，是“泽上有雷”。王道专亡道的政，才能埋葬亡道。埋葬女未，即归妹。“永终”指原始大同社会，也指复古后的公天下社会。永，久也。终，王道坐江山。历史漫长，是“永终”。敝言富贵持政。《书·毕命》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败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父传子，即“世禄之家”。专制王道，即“以荡陵德”。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异想天开，追逐享受，是“敝化奢丽”。敝化奢丽，导致家政穷于奔命。《老子》四十五章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成同永终，缺言缺吃少穿的人民。此处以缺指民。大成者与民同甘共苦，令行禁止，即“其用不弊”。弊同敝。通过永终之久，推知家政之敝，即“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注曰：“少女而与长男为偶，非敌之谓也，是娣从之义也。妹，少女之称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夫承嗣以君之子，虽幼而不妄；行少女以娣，虽跛能履，斯乃恒久之义，吉而相承之道也。以斯而进，吉其宜也。”

王弼注剥卦初六“剥床以足”曰：“犹剥床之足也”，以表之。“归妹以娣”，即“归妹之娣”。“娣”是女弟之复，女言家政，弟言霸道。女弟即霸道娣。十二律吕八八相生，林钟初六上生泰族九二。娣表此义。跛是足皮之复。《说卦》曰：“震为足。”皮言转子午东取天下。霸道有武功无文功，故以“跛”作譬。霸道是王道所生之子，王道复古，霸道紧跟，此即“跛能履，吉相承也”。吉，霸道。相，辅也。承，载也。

娣统属亡道兑，故称少女。霸道与王道为偶相配，不是敌对关系，故曰“非敌之谓也”。埋葬亡道，娣支持，此即“少女之行，善莫若娣”。“承嗣以君之子”，言王道交接班。“君之子”是君子之子。任人唯贤，年轻也行，即“虽幼而不妄”。娣愿回归，即“虽跛能履”。尧在位，舜称臣承尧，即“承嗣以君之子”。王道持政，霸道支持履正，即“恒久之义，吉而相承之道也”。取天下是霸道，复古后，霸道变为王道。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注曰：“虽失其位，而居内履中，眇犹能视，足以保常也。在内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贞也。”

初九跛，重武轻文，表现于行动。九二眇，表现为看问题片面。《正韵》曰：“眇，偏盲也。”偏盲，即一只眼看事物。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看不到事物的另一个侧面，以眇作譬。眇亦称“蔽”。《荀子·解蔽》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些都是批判眇目的论述。

九二以阳居阴，生活于民中，不出仕为家政卖力，故称“幽人”。幽人即隐藏于民间的政治家，庄子就是九二幽人。和贫苦人民生活在一起，即“未变常也”。祸国殃民是“变常”。复古后，幽人会用常的一面，支持王政，此即“利幽人之贞”。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注曰：“室主犹

存而求进焉，进未值时，故有须也。不可以行，故反归待时，以娣乃行。”

《说文》曰：“须，面毛也。”面是头面人物，喻君主。胡须是面的附丽物喻臣僚。臣僚推倒君主自己上台，是“归妹以须”。归妹以须，即“以须归妹”。陈田篡齐，王莽篡汉，是“归妹以须”的史例。亡道取代亡道，政权的性质未变，故曰“未当也”。未，十二子未时，指家政。当，门当户对之当，说明归妹以须者，自己也是妹。臣僚夺了君主的权，为的是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是“归妹以娣”。

“室主犹存而求进焉”。室主，君主。求进，同篡位。亡道取代亡道，即“进未值时”。《说文》曰：“值，措也，又遇也，又持也。”时，是也。亡道降为霸道，霸道降为王道，是“持是”，是正义之举。亡道取代亡道，是“未值时”。夺亡道的权，为了恢复霸道，是“反归待时，以娣乃行”。陈桥兵变，有似“以娣乃行”。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注曰：“夫以不正无应而适人也，必须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后乃可以往，故愆期迟归以待时也。”

王弼《明爻》曰：“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韩康伯注曰：“此则情体乖违，质愿相反。故归妹九四，归妹愆期。四体是震，是形躁也，愆期待时，是好静也”。疏曰：“嫁宜及时，今乃过期而迟归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后乃行也”。

“归妹愆期”即“归妹之愆期”。愆期同迟归，托譬该嫁而不嫁，也就是不及时倒向王政。《明爻》说明：“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共性中有个性，不能一概而论。震是动体，应该早动，九四“好静”，该嫁不嫁，疏文阐明，九四有所待，等待家天下东山再起，回归持观望态度，故成了“愆期迟归”者。对于迟归者，王政给以时间，等待其回归。九四最终会回归。原因是“夫以不正无应而适人也，必须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后乃可以往”。以阳居阴是“不正”，没有初位支持是“无应”。亡道没有死灰复燃的希望，是“彼道穷尽”。此时九四会出嫁“适人”，王者可与之交往，即“然后可以往”。往，交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注曰：“归妹之中，独处贵位，故谓之帝乙归妹也。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其君之袂，为帝乙所宠也，即五也。为帝乙所崇饰，故谓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兑少震长，以长从少，不若以少从长之为美也，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位在乎中，以贵而行，极阴之盛，以斯适配，虽不若少，往亦必合，故曰月几望吉也。”

“帝乙归妹”，是对大同社会同化周围小势力的总结，也是复古后同化不同民族的施政。六五，帝乙，月几望，指得民心的家政皇上。皇上带领他所统的国家，和复古大政联合，即“帝乙归妹”。联合还保持独立性，故称“其君之袂”。霸道娣回归，北面称臣，不再保持山头，是“其娣之袂”。保持山头，不如放弃山头，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袂是衣袂，社交以衣袂表达人的地位。帝乙居卦之五位，故称“其君之袂”。其君

之袂和王道元首打交道，元首以君礼待之，彼此平等交接。君南面，臣北面，娣举袂，元首不以君礼对待，即“娣之袂”。

六五统属震卦，震是长男，故六五有大的一面。兑是少女，故九二有小的一面。六五嫁九二，即“配在九二”。“配在九二，兑少震长，以长从少，不若以少从长之为美也”。六五配九二，六五没有放弃大皇上的超人感，故曰“以贵行也”。九二是扎根于人民中的王政，六五是家政。心怀家政优越感而归妹，故“不若以少从长之为美也”。娣是地道坤，九是王道乾，二从九，组成九二，成为一体，故六五配九二，“不若其娣之袂良也”。帝乙归妹，是原始大同社会，五族共和的形式之一。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注曰：“羊谓三也。处卦之穷，仰无所承，下无所应。为女而承命，筐虚而莫之与；为士而下命，则刲羊而无血，不应所命也。进退莫与，故曰无攸利也。”

卦之六三，爻之上六，都是进退维谷的亡道，也是归妹所要埋葬的对象。女喻臣。给亡道皇上做臣，“女承筐无实”，社会上没有亡道皇上可承载。士是男，男喻君。自己做君，社会找不到支持者，即“士刲羊无血”。

《说文》曰：“筐，饭器。”饭器，如同今语饭桶。对人民来讲，家政皇上，只不过是饭器而已。《荀子·富国》曰：“亡国富筐篋。”筐篋也指皇上。实与筐义同，指君主。《说卦》曰：“兑为羊。”羊和血，皆指西兑下凸月。西兑是阴，血也是阴，小人内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为了争夺声争货利，对人民实行血腥专制，都是血。“士刲羊无血”，社会上没人再崇尚羊政，即“不应所命也”。上六进退莫与，独唱莫和，妄念妄行露头，将被归妹时局轧得粉碎，故曰“无攸利”。无攸利同凶。

第二十九章 丰卦与旅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家政众叛亲离，天下大乱，王霸亡三极都造了反。中央失控，群雄并起。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逐鹿中原，争夺皇位，是丰卦时局。《正韵》曰：“丰，多也。”造反势力多，如同富贵的财富多，餐桌上的菜肴丰盛一样。

群雄并起，争夺皇位，但能得到皇位的，则是王霸联合势力。霸主尊重王道，礼贤下士，委任军师行命，言听计从，是“得其所归者”。得其所归者，才能战胜强敌，才能联合各派造反力量，才能抵达日中，并夺得中央大权，此即“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老霸主在大丰年得了天下，升天转至北坎。老家政转至北坎，是新霸主的大丰年，新霸主将取代老家政，又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归言三极政治的归宿。亡道的归宿在北坎。北坎是老家政寿终正寝之地。霸道的归宿在南离，推倒老富贵，自己变为新富贵，便达到目的。王道的归宿在太阳大中位，辉光普照，统领全体，是“其所归者”。

《离娄》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何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伯夷，太公望，是“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是“其所归者”。古哲喻王道领袖为“父”，人民是“子”。“天下父归之，其子焉往？”王者与民心连心，王者所归，人民亦归。《离娄》又曰：“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仁，仁人之省。人民归仁，犹水归海。霸主得其所归者，得了仁人，也就得了人民。

《书·仲虺之诰》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得师者，同得其所归者。历史一再证明，取天下不能得师，取不了天下；取了天下，也坐不稳天下。《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能自得师者”，即信任军师的决策，“谓人莫己若”，只信任自己，不信军师。项羽自用，有个范增也不用，最终亡于垓下，此即“谓人莫己若者亡”。

“得其所归者”“得师者”，亦称“得朋”“得道”“得中”“如鱼得水”，霸主与王者不相得，取天下的事业不成功。

《孟子·公孙丑》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得道者，即得到王者的指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淮南子·诠言》曰：“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

用人才，就得“得人心”。得人心，基于“自得”，自得基于对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无限同情和怀柔，此即“必柔弱也”。柔弱取自《老子》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最低层的人民。《离娄》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之以道”，即对王道学问有深刻的理解。有了王道学问，用王道学问解答社会问题，即“资之深”。政事是集体事业，君主和左右文武都恪守王道学说，任人唯贤，即“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即原始大同制，持政为公。

坤卦文言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以月公转论，西南望月，是霸道的归宿处，东北晦月，是亡道的归宿处。朋同风，喻王者。这里的结论是，霸道得朋，取了天下；亡道丧朋，失了天下。《三国演义》刘备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不得孔明，当不了汉中王。《告子》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这也说明，政权得朋而霸，丧朋而亡。王道大同文化培育的通人达才，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否定王道文化，否定为公人才，社会的命运是可悲的。

“得其所归者必大”。霸主得了王道军师，如汤得伊尹，文武得吕尚，高祖得张良，是“得其所归者”。“必大”，是大过之大，大有之大之省。军师指挥革命大军，跨越艰难险阻，击败强敌，是大过卦表明的时事。弱小的革命势力，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上下应之”，是大有卦表明的时局。《序卦》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取天下，必须具备大过和大有两“大”，有两大“必大”。

取了天下，霸主黄袍加身，成为亢龙，踢开王道军师，自用作主，转子午以西，是大壮卦表明的时局。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霸主率领皇亲国戚升天成超人即“雷在天上，大壮”。向王道和人民专政是“非礼”。王者不走非礼之路，故曰“弗履”。大，包括了大壮，大壮是霸道转成亡道之起步。

《荀子·王霸》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天下归之。”霸道取天下，是“三得者具”，亡道坐天下，是“三得者亡”。天下归与去，皆言民心向背，其转机是“用国者”怎样对待人民。人民是政治家的命，否定人民，对政治家来讲，是不要命。

大壮非礼政权建立，统治者迷迷然以富利为隆，贪得无厌，福深祷福，着锦

添花，火上浇油，竞相豪华。豪华基于刮地皮，此即“穷大者必失其居”。穷大者，即亡道统治者。穷字义多，表谋虚逐妄，施政背谬，低能被动，扬汤拂沸至束手无策。其出发处是“穷大”，指困屈广大人民。剥卦时事，表明了统治者“穷大”。穷大者利用手中之权，奴役盘剥人民，导致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寒交困，十室九空，面带菜色，野有饿殍，民生凋敝，闾里萧条。穷大者则是另一种世界，如《孟子·尽心》所揭露：“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老子》五十三章也揭示穷大者“盗夸”和人民的强烈对照。

“必失其居”是双关语。富贵背叛了人民，背离了为公，转二十八舍，是“失其居”。人民流离失所，背井逃荒，也是“失其居”。《红楼梦》一回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

家政社会，不论取天下和坐天下，只有小乱与大乱之分，不存在不乱，此即“乱哄哄”。老家政垮台，新家政上台，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此即“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类的出生地是原始大同社会，是人类的“故乡”，家天下出现，转周天二十八宿，是“他乡”。富贵将乱哄哄的周天更迭，当成正常，是“反认他乡是故乡”。王霸亡三极，本是同根生，出自故乡。富贵分裂了人群，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自己也走向灭亡，是“甚荒唐”。巧取豪夺得来的一切，最终被新霸主拿去，是“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

《孟子·梁惠王》曰：“邹与鲁阅。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矣，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亲民，民才亲君，以德报德；君不亲民，希望民为君献出一切不可能，只能是以怨报怨。尤，怨也，穆公埋怨人民有何用？“得反之”，即善以善报，恶以恶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梁惠王》又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之何使斯民饥而死也？”“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

“兄弟妻子离散”、“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都是“失其居”。人民失其居，和转子午西的富贵相对照，他们“仓廩实，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则是天堂地狱。人民失其居，又是统治者一手造成，“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苛捐重税，繁重劳役，破坏了生产，导致了人民的流离失所。贫富两极，没有共同的感情，也就没有共同的行动，见长上之死而不救，是统治者不拯救人民的回报。“出乎尔者反乎尔”，以持政者行仁政行暴政为转移。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复卦大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霸主复辟，转子午以西，如同行商商旅，简称“旅”。复古后，“商旅不行”，复辟后，商旅行。商旅行，唯利是图，因此，商

旅行政，基于利己。《博雅》曰：“旅，客也。”主喻主动，客喻被动。商旅行政，躲过风暴又遭雨，疲于奔命，故以商旅喻之。

《杂卦》曰：“丰，多故也。”韩注曰：“多忧故也。”“亲寡，旅也”。注曰：“亲寡，故寄旅也。”家天下末世，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期是“丰”。大动荡时期，人死的多，即“多故也”。故是死，忧也是死。居丧称“宅忧”，忧亦死。

《史记·天官书》曰：“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注曰：“骀音台，登蹶也。”登蹶，踩着死人走，喻战场死人多。

《尔雅·释天》曰：“彗星为彗枪”。注曰：“亦谓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帚彗”。《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疏曰：“彗，埽帚也。其形似彗，故名焉。埽所以埽去尘，彗星象之，故所以除旧布新也。言此星见，必有除旧之事。”

形如扫把的星球是彗星，亦称彗枪，亦称孛。古哲以彗星托譬亡道造反势力。这种势力锋芒所向，如同扫把，“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不加区别，扫荡一切，很快消失。宋·谢瞻《张子房》诗云：“婉婉幕中画，辉辉天业昌。鸿门销薄蚀，垓下陨彗枪。”（见《康熙字典》枪条）诗将项羽喻为彗星。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或长竟天”。四见，说明东西南北都出现了造反势力，时间久的，坚持了八十天。目标是推倒秦中央，即“长或竟天”。长，坐龙椅。或，惑也，不可能。竟，终也。天，秦中央。《秦始皇本纪》云：“六年晋阳反。”七年“成蟜反”。这些都是“彗星见”的例子。秦政镇压反叛，极为残忍，格杀勿论。死了的还要“戮其尸”，镇压反叛，杀戮了不少的人。

“以兵灭六王，并中国”，杀戮的人更多，白起坑赵卒，一次是四十万。“外攘四夷”，前线战死，补给线累死，也大量死人。陈胜和项羽造了反，“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这些史实都说明“丰，多故也”。

《广韵》曰：“亲，爱也。”乾卦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上是升了天的云气，喻少数富贵；下是大地上的江海，喻多数贫贱。亲作动字，是顺从，译成今语是“代表”。亲表达政治家为谁辛苦为谁甜，也就是做什么阶级的工具。亡道是亲上者，是少数富贵的工具；王道是亲下者，是多数贫贱的工具。“亲寡”同“本乎天者亲上”，说明家政亲少数，不代表大众的利益。统治者“亲寡”，成了商旅，王者漂泊流浪，成了旅人。“亲寡，旅也”，说明“亲寡”是造成社会寄旅不安的根源。

第二节 解丰卦

甲 原文

䷶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乙 注解

䷶之上卦䷳是长男，是雷，言王道军师。下卦䷲是中女，是电，言霸道造反领袖。以《水浒传》说明，上卦震是吴用，下卦离是宋江。吴用乘御宋江取天下，成了丰时的主力，是能拿到皇位的队伍。丰时，造反势力众多，但不能成功，能成功的指路者，则是吴用。“丰亨”，亨，通也。由弱小力量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能跨越通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变化代兴的胜利，是“丰亨”者。

“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注曰：“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丰之为义，阐弘微细，通夫隐滞者也。为天下之主，而令微隐者不亨，忧未已也，故至丰亨，乃得勿忧也。用夫丰亨不忧之德，宜处天中，以遍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

“丰亨”的第一步是破旧取了天下。王道霸道子午东所以联合，基于有变革现实的共性。但是胜利后如何立新，王霸便不存在共性。王者主张复古，建立一个“勿忧宜日中”的公天下政权；霸者主张复辟，建立一个以私代私的家天下政权。丰亨之后，复古，王霸联合将继续下去；复辟，王霸分裂。王霸联合取天下，对王者来讲，即“王假之”。假即“假途灭虢”之假，推翻老家政，只是中途假至的经过，归宿是“日中”照天下。宜日中，政权建立在太阳位。

注文论述，王政何以“勿忧”，何以“宜日中”的理由。“忧”是施政被动，最终被推翻的隐称。“微细”“隐滞者”“微隐者”，指被专政的王道和最受压迫和盘剥的下层人民。王道复古，解放微细，起用隐滞者，“处天中，以遍照”全民，社会不存在被奴役被盘剥的对象，去柴抽薪，也就消除了造反的土壤。此即“丰之为义，阐弘微细，通夫隐滞者也”。

丰大之复，不复古而复辟，即“为天下之主，而令微隐者不亨，忧未已也”。为天下之主，即开国定鼎，承载富贵，建立一家子专制的政权。隐微者不亨，反抗难免，被动难免，覆没难免，此即“忧未已也”。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

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注曰：“丰之为用，困于昃食者也。施于未足则尚丰，施于已盈则方溢，不可以为常，故俱陈消息之道也。”

取天下为“丰”，坐天下为“大”。丰，大也，言乎此。《小雅·十月之交》在论丰：“煜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嵬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传曰：“煜煜震电貌。震，雷也。”“山，顶曰冢”。笺云：“嵬者，崔嵬。”“崩，君道坏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言易位也”。今之人，传曰：“今在位之人”。笺云：“憯，曾，惩，止也。”

震同丰大象的雷，言王道军师，电言造反霸主。煜煜形容王霸革命队伍威武雄壮。“不宁不令”之“不”，即否定，推倒。“宁”和“令”言老家政。“百川沸腾”，全国造了反。“山冢嵬崩”，老中央被推翻。山冢与陵义同，指中央。嵬，山卒之复，皇上成了阶下囚。崩，政权灭亡。新霸主上台，老家政下台，新旧易位，即“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今之人，被推翻者。胡，何也。《正韵》曰：“憯音惨”。惨是心三之复，三言亡道。“胡憯莫惩”是“胡莫惩憯”的倒句。两名诗的意思是：可悲的今之惨败者，为什么不停止亡道治理？

孔疏曰：“凡物之大，其有二种。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阐弘使大。丰之为义，既阐弘微细，则丰之称大，乃阐大之大，非自然之大”。丰大之后，有复辟和复古的两条路，有两种大。复辟是“自然之大”。《易》视家政为鸟兽。鸟兽争王，通过暴力角逐，以强凌弱取得。复古“音阐大之大”，政权效法太阳，辉光普照之大。《玉篇》曰：“阐，明也。”在太阳系，明大者莫如太阳，故为“阐大之大”。

“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尚大”，尚太阳之大。“宜日中”，政权理所应当居于太阳位。日中，即太阳位。“宜照天下也”，即辉光普照全体。《易》崇尚天覆地载之大，也就如太阳全照，如地球全载，统全承全是阐大之大。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复辟后的“自然之大”。自然之大，除了鸟兽角逐争雄一面，也同于自然天体运行。王道政权建立在太阳位，自转而不公转，不行四周轨道，地球绕太阳公转自转，月球绕太阳公转，皆行四周轨道。“日中”是个复义词。“勿忧宜日中”，言太阳位。“日中则昃”言正午。家政一个朝代，经历地自转的子卯午酉，经历地公转的春夏秋冬，经历月公转的朔望晦上下弦，也是自然之大。

以地自转作譬，霸主由子发祥，至日中午取了天下。取了天下，复辟后走向反面，步入失天下的历程，即“日中则昃”。以月公转作譬，霸主由朔月发难，至望月取了天下，复辟后走向反面，步入失天下的历程，即“月盈则食”。地公转由冬至发难，至夏至取了天下，复辟后走向反面，步入失天下的历程，即“与时消息”。以庄稼作譬，生长为“息”，老死为“消”。由小发展壮大，取了天下为“盈”。坐了天下由大逐渐蜕化至小为“虚”，一个朝代的升天落地史，即“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时，四时。

革命成功后，复古行王道，是“况于人”，人即《说卦》的“人之道”王

道。复辟行亡道，即“况于鬼神”。鬼神即《说卦》的“天之道”，同上文的“自然之道”。“而”同尔，汝也。作者问曰：夺得丰大胜利后，你“况于人”走王道之路吗？你“况于鬼神”走亡道之路吗？此即：“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鬼神喻走向死亡的统治者。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注曰：“文明以动，不失情理也。”

雷喻王者，电喻霸者。王霸两兄妹结成一体，如同雷电关系。皆同偕，相依存。至，至南离，也就是“折狱”推倒老家政。“刑”是霸道派。丰时消灭亡道，争取霸道，即“折狱致刑”。折狱致刑是正确的决策大略，不会受挫，此即“文明以动，不失情理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注曰：“处丰之初，其配在四，以阳适阳，以明之动，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虽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阳爻，故曰均也。”“过均则争，交斯叛矣”。

初九是从基础开始造反的势力，九四是臣位，是臣的造反势力，是初九的“配主”。初九与九四都希望夺皇位，故为旬均。初四为了共同对敌，可以结成联盟，此即“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交往。刘邦和项羽的倒秦联合，就是初四联合。二阳相遇，不是主从，故曰“过均则争，交斯叛矣”。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注曰：“蔀，覆暧郭光明之物也。处明动之时，不能自丰以光大之德，既处乎内，而又以阴居阴，所丰在蔀，幽而无睹者也，故曰丰其蔀，日中见斗也。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见者，暗之极也。处盛明而丰其蔀，故曰日中见斗。不能自发，故往得疑疾。然履中当位，处暗不邪，有孚者也。若，辞也。有孚可以发其志，不困于暗，故获吉也。”

蔀是古历法，以历法喻家政转周天。家政转周天，否定了太阳的统领地位，故注曰：“蔀，覆暧郭光明之物也。”暧，爱也，言人民；光明言王者。六二造反，抄袭老家政的一套，是“见斗”“得疑疾”。斗，北极星，言夜半。日中是正午。“日中见斗”，喻不识时务。社会已出现了初九日中势力，六二认识不了，即“处明动之时，不能自丰以光大之德，既处乎内，而又以阴居阴，所丰在蔀，幽而无睹者也”。有孚言识时务者，给六二以启发，六二会放弃“见斗”，能接受初九的领导，“不困于暗，故获吉也”。大象“致刑”，即对六二的争取。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注曰：“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应在上六，志在乎阴，虽愈乎以阴处阴，亦未足以免于暗也。所丰在沛，日中见沫之谓也，施明则见沫而已，施用则折其右肱，故可以自守而已，未足用也。”

《风俗通·山泽篇》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匿也。”九三是个有实力的地方山头。施政是亡道草木，人才是禽兽，是王霸革命的敌人，故曰：“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盛光是王霸队伍。“沫”是水未之复，是家政开国定鼎之地。日中时局，九三梦想占据中央，即“日中见沫”。九三没有人才，武装将被歼灭，此即“折其右肱无咎”。右肱，武装。无咎同凶。“日中见沫”即

“微昧之明”。昧同沫，说九三只懂得步家政后尘。九三貌似强大，但不能成功，此即“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武装被歼，势力消失，“终不可用也”。注曰：“虽有左在，不足用也。”九三自用，虽有正确的智囊献策，也不接受，即“不足用也”。不足用，不用足也。足，喻左肱文臣。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注曰：“以阳居阴，丰其蔀也，得初以发，夷主吉也。”

九四希望谱写家政周天史，即“丰其蔀，日中见斗”。居于臣位，是被动位，即“位不当也”。以初爻论，九四是“配主”。以四爻论，初九是“夷主”。放弃配主，转而北面称臣，即“遇其夷主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注曰：“以阴之质，来适尊阳之位，能自光大，章显其德，获庆誉也。”

五位是卦的太阳位，故为“章”。章者，明也。明即太阳的品德。六五以弱小的力量居于五位，成了人民向往的中心。居于五位，能凝聚四海贤能则吉，此即“有庆誉吉”。誉，兴与言之复。贤能参与，人民歌颂，六五能取得胜利，即“六五之吉，有庆也”。庆，人民。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注曰：“屋，藏荫之物。以阴处极而最在外，不履于位，深自幽隐，绝迹深藏者也。既丰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暗之甚也。虽窥其户，阒其无人，弃其所处，而自深藏也。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既济而犹不见，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三年，丰道之成，治道未济，隐犹可也。既济而隐，以治为乱也。”

家天下残末时期是上六。“丰其屋”，“屋，藏荫之物”，指明家政是阴物小人的代表。《说文》曰：“屋，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至，止也。”屋，亦写成渥、握，皆指家政皇上。居，居皇位。尸，主也，操生杀之柄，行独裁权。家政社会，动乱不治，下罪人民，上罪大臣，皇上不承担责任，即“至所至，止也”。“尸象屋形”，皇上如庙屋内的神圣，享崇奉之权，不会尽义务。

“丰其屋”即“以阴处极而最在外，不履于位，深自幽隐，绝迹深藏者也。”“以阴处极而最在外”等，皆言皇上远远地脱离人民，居于森严的皇宫，“绝迹深藏者也”。不承担领导责任，即“不履于位”。“丰其屋，天际翔也”。注曰：“翳光最甚者也”。皇上飞翔于天际，下情全然不知，是盲者，即“翳光最甚者也”。

《集韵》曰：“部，总也，统也。”蔀是部之繁。家政只统皇亲国戚，即“蔀其家”。家政社会，王霸亡同时存在，政权只看见亡道，否定排斥王霸，是“窥其户，阒其无人”。阒，臭之繁，以王道为非法。无人，王者。

《易》内，王霸亡三极都是“三”。王道是一年时，称岁。霸道是一月时，称月。亡道是一天时，称日。岁久，故以王道作譬。王者是推倒家政的决策者，家政看不出此点，即“三岁不覿”。“处于明动尚大之时”，也就是革命风暴来临

之时，家政“高其行”远离人民，“隐不为贤”，否定贤人。隐，私也。

《说文》曰：“翔，回飞也。”家天下由子时谋反，回飞一个周天，转回子时垮台，即“回飞也”。家政心目中只有亡道，没有王道和人民，走了自经的道路，即“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礼·檀弓》曰：“葬者，藏也”。自藏即自葬，自绝，自杀，自取灭亡。

只知自己享乐，不知人民的疾苦，即“屋厚家覆，暗之甚也”。家天下看不见革命者会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将会战胜家政，即“大道既济而犹不见”。剖比干，囚箕子，即“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富贵坐天下，是“三年丰道之成”，此时人民过上中人生活，有个缓冲时期，如成康文景时期。此时富贵可以过一段金银满箱的好日子，即“治道未济，隐犹可也”。过了缓冲期，用手中之权，制造动乱，即“以治为乱也”。以治民之名，行乱民之实，以治为乱也。

第三节 解旅卦

甲 原文

 旅，小亨，旅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也，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乙 注解

 之上卦  是霸道，是家天下一个朝代之统领。下卦  是家天下以中央为首的大大小的山头。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上卦  是以霸主为统领的家政，下卦  是王道名山，家政乘御王道，专王道的政，专为公者之政，是贯穿于旅时的时局。

“旅，小亨，旅贞吉”。注曰：“不足全夫贞吉之道，唯足以为旅之贞吉，故特重曰旅贞吉也”。旅即旅人，言王霸贤能。“小亨”，通过给家政做臣，做一些

有益于王霸的事，即“旅贞吉”。“旅，小亨，旅贞吉”，是同义语，故曰“特重曰”。施利于大众，是“全夫贞吉之道”。只施利于一个地区和一部分人，是“唯足以为旅之贞吉”。“为旅之贞吉”，言有霸道治理的区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注曰：“夫物失其主则散，柔乘于刚则乖。既乖且散，物皆羁旅，何由得小亨而贞吉乎？夫阳为物长，而阴皆顺阳，唯六五乘刚，而复得中乎外，以承于上。阴各顺阳，不为乖逆，止而丽明，动不履妄，虽不及刚得尊位，恢弘大通，足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正，得其所安也。”“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时也。咸失其居，物愿所附，岂非知者有为之时？”

“柔”，六五。“得中”，居于五位尊位。“顺乎刚”，承载上九。“止而丽乎明”，下卦贤能追随六五。明，六五。这样的时局，即“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战国时期，孟尝君，春申君等人，凝聚人才，有似旅卦时局。

“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时也”。家政转于午西，是“失其所居”。贤能到处流浪，也是“失其所居”；人民背井离乡，也是“失其所居”。此即“旅者，大散”。政权不代表人民，是“物失其主”。亡道专王霸的政，是“柔乘于刚”。制度本身是造成“既乖且散，物皆羁旅”的原因。六五附丽于有霸道思想的上九，将流浪的贤能凝聚起来，即“旅之时义大矣哉”，亦即“物愿所附，岂非知者有为之时？”

上九是一个山头的制动之主，即“夫阳为物长”。六五上承上九，下乘九四，即“六五乘刚复得中乎外”。六五以阴居阳，权小，故不能“恢弘大通，足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正，得其所安也”。六五承上九，附旅者亦承上九，即“阴各顺阳，不为乖逆”。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注曰：“以止明之，型戮详也。”

慎是王道，刑是霸道，狱是亡道。处于旅时，启发王者是“明慎”，利用霸道做一些好事是“用刑”，不去助纣为虐，是“不留狱”。《吕氏春秋·重己》曰：“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其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

“慎”“慎者”，真心为民勤劳苦之人，古哲亦称“真人”。不明真人之人，即“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霸道刑人的是非观。乾卦上九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识片面，故以“刑人”譬之。“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是亡道的是非观。寄生虫成了上等人，是“是其所谓非”。非，非人富贵。为社会造福的大众成了下等人，是“非其所谓是”。是，吉人大众。颠倒是非，故亡道为狱为大惑。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注曰：“最处下极，寄旅不得所安，而为斯贱之役，所取致灾，志穷且困。”

初六居蓄之中心，是一夫独裁的下愚。与桀纣同流。《正韵》曰：“琐，玉屑。”《释训》曰：“琐琐，小也。”注曰：“才器细陋。”玉喻霸道，霸道转化为亡道，是“玉屑”。才器细陋同下愚。寄旅者给初六做臣，没有好结局，即“旅

琐琐，斯其所取灾”。《释言》曰：“斯，离也。”《说文》曰：“斯，析也。”《韵会》曰：“斯音私。”政权分崩离析，自私者持政，没有好下场。给取灾的政权做臣，即“为斯贱之役”。理想卑下，任人摆布，前途险恶，即“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注曰：“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怀，来也。得位居中，体柔奉上，以此寄旅，必获次舍，怀来资货，得童仆之所正也。旅不可以处盛，故其美终于童仆之正也。过斯以往，则见害矣。童仆之正，义足而已。”

六二忠于九三君主。九三与六二皆无余应，近而相得，即“旅即次”。《易》之卦与著，所有的位，都称“次”。六二以阴居阴是得位者，亦即“旅即次”。承奉九三，九三信任，处境无险，此即“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怀其资”得厚禄而发了财。六二地位是“童仆”，只能唯命是从，“体柔奉上”，没有半点自主权，即“得童仆贞”。

《礼·礼运》曰：“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做臣有为公的性质，做仆只能当皇家的工具。寄旅不能为公，即“不可以处盛”。盛同承载人民。承载人民，即“过斯以往”。过斯以往，家政不容，即“见害矣”。“义”，九三；“足”，六二。俯首帖耳做九三之足，六二结局不错，即“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已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注曰：“居下体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与萌侵权，主之所疑也，故次焚仆丧而身危也。”

旅与萌，皆指君主六五。六五镇压了九三，即“旅焚其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其齿，以焚其身，贿也。”杜注曰：“焚，毙也。”毙即杀死。杀了九三，累及了九三的追随者六二，即“丧其童仆”。九三是寄旅者，但统属亡道，故曰“贞厉”。厉，亡道。《杂卦》注“明夷，诛也”曰：“诛，伤也。”九三以寄旅之身，怀有篡权野心，即“亦以伤矣”。

《周颂·噫嘻》“亦服尔耕”笺云：“亦，大也。”此爻之亦，大也，言阳爻九三。九三与六二结成小集团犯上，对家政是大逆不道。力不胜任，非失败不可，即“以旅与下，其义丧也”。家政要求对皇上尊如菩萨。九三树立自己的威信，“与萌侵权”，和家政传统不相称，故“次焚仆丧身危也”。《水浒传》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义的质变。“聚义”，为民尽义务；“忠义”，孝忠皇上。“其义丧也”，九三不能孝忠皇上，时机不成熟，侵皇上之权，以凶败而告终。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注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虽处上体之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获平坦之地。客乎所处，不得其次，而得其资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

旅、我心、心，皆言王者旅人九四。卦之初位与四位，是王者之位，故以“我心”“心”称之。处，资斧，是法官的称谓。“处”是处理刑事案件者。从宽处理，从严处理，处决犯人，都是“处”。资，次之繁。噬嗑卦王者得了五位，成了德高望重的法官；得了四位，故为资斧。资斧即次斧，次于五位之斧。

“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斧和荆棘，都是譬比。斧喻法官廷尉，荆棘喻各种违法犯罪。贯彻政策是导，途中有碍导行的势力是荆棘。通过斧去掉荆棘，是“以安其舍者也”。其舍者，家政统治者。家政转周天二十八舍，故曰“舍”。荆棘也比譬对统治者的反抗。《老子》三十章曰：“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王弼注曰：“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芜田亩，故荆棘生焉。”这里阐明，暴力专制，一定要引起暴力反抗。

旅卦时局，王者的目标是“柔得中乎外”，也就是得五位。现在得了四位资斧之地，没有达到目的，故曰“我心不快”“心未快也”。“处上体之下，不先于物”，与上九对比而言。上九处上体之上，旅过了头，是“先于物”。九四虽然不先于物，寄旅者操生杀之柄，危险很多，此即“不得其位，不获平坦之地，故其心不快也”。不快，未能如愿以偿。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注曰：“射雉以一矢而复亡之，明虽有雉，终不可得矣。寄旅而进，虽处于文明之中，居于贵位，此位终不可以有也。以其能知祸福之萌，不安其处以乘下，而上承于上，故终以誉而见命也。”

《说卦》曰：“离为雉。”䷝之中爻是--，即雉。射言王者寄旅时的目标。目标是“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此即“射雉”。射中了目标，王者的“一矢”情操也就不能再保持，即“一矢亡”。“一”是王者的大一统理想。《博雅》曰：“矢，正也，直也”。王者隐了“一矢”情操，用两面手法应酬家政，即“终以誉命”。家政最终覆没是“终”。王者的筹策是“命”，隐恶扬善是“誉”。败局不能挽救，顺水推舟，不触犯皇亲国戚的没落私利，即“终以誉命”。家政开山霸主，有可称誉的一面，用称誉的一面，即“以誉命”。

《荀子·臣道》曰：“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矣。”注曰：“逸诗。”

“有雉终不可得”，同“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不可得即貌合神离，非一条心。寄旅居五位贵位，“此位终不可以有也”，即不能长保。开明的君主是福萌，昏君暴君是祸萌。福萌委任，祸萌罢免。承载上九，是“上逮也”。上逮即肯定上九的功勋，不乘御九四，两方抹平，即“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言其所短”。“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同“隐其败”。道破大命天机，统治者将加害，此即“妨其躬身”。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注曰：“居高危而以为宅，巢之谓也。客而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处上极，众之所嫉也。以不亲之身，而当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后号咷。牛者，稼穡之资。以旅处上，众所同嫉，故丧牛于易。不在于难，物莫之与，危而不扶，丧牛于易，故莫之闻。莫之闻，则伤之者至矣。”

家政是鸟，《系下》称“鸟兽之文”。上九，旅人，丧牛，注文的客，不亲之身，牛，皆与上九同义。上九“终莫之闻”，不明白自己只是家政之客，是“不在于难”的外人，误以为自己也是“鸟”，故建造巢窝于上极。“鸟焚其巢”，

即家政烧了上九的巢，喻夷灭其族，旅人走了一转“先笑后号咷”的不幸经历。“居高危而以为宅，巢之谓也”。说明上九利令智昏，与家政同流合污，也就经历了与家政同样的下场。

“牛者，稼穡之资”。牛，上九旅人，稼穡喻经历春夏秋冬的家政。资，师也，即是说，上九曾是家政的智囊辅佐。位处上九，智谋不再起作用，故为“丧牛”。丧牛即失去功用的老牛。上九成了家政上下共同厌恶的对象，即“众所同嫉”，当然也就无人支持，无人通风报信。老牛必定刀尖死，故曰：“终莫之闻，莫之闻，则伤之者至矣。”

《法言·问明》：“或曰：‘甚矣，圣道无益于庸也，盍去诸？’曰：‘甚矣，子之不达也。圣读而庸行，犹有闻也，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诸火。’”斯即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故曰“圣读”。李斯和始皇企图隔断历史，否定为公传统，助秦行暴，是“庸行”。爬到了上九高位，即“去之抗”。抗，亢也，同于乾卦上九亢龙之位。李斯成了秦王朝的人上人，结局是被“投诸火”。投诸火，同“鸟焚其巢”。

第三十章 巽卦与兑卦注

第一节 总论

《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韩注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则得人也。”

家天下政权，寄寓于地球和月球，转春夏秋冬四时，旅居于二十八宿，故称“旅”。复卦大象称转周天者为“商旅”。寄旅富贵，任人唯亲，只要皇亲国戚，便可居官掌权。对于非皇亲国戚的王霸贤能，遗弃在野，不予任用，此即“旅而无所容”。皇亲国戚中，纨绔子弟，酒囊肉袋，养尊处优者多，忧国忧民者极少。老爷少爷无法维持统治，于是借助外力，来维持其政权，这又给王霸贤能进入政界提供了条件，此即“故受之以巽”。

《说卦》曰：“巽为长女。”长女是坤体第一画，言王道。王者以顺从的姿态出现，称臣当夫人，居于幕后，指挥皇上，行施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即“巽”。《系下》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以行权。”制，即王者掌握制主权。行权，让皇上按长女的旨意办事。渐卦彖曰：“女归待男行也。”也指长女通过皇上行权。《易》论思想指挥，不言地位。

坤卦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霸主复辟是“履霜”，家政最终垮台是“坚冰至”。履霜为六月，坚冰至为冬月。六月至冬月，是家政坐天下史。六月至八月，家政还保留有霸道属性，此时王者参政是“巽”。由八月至冬月，亡道再不能任用贤能，全用家天下的一套是“驯”。驯，将政权急速推向“坚冰至”。

《易》喻家政为牛马。“驯致其道”，同于驯牛驯马。《说文》曰：“驯，马顺也。”《玉篇》曰：“从也，善也。”家政统治者，自己愿意做牛做马，王者的驯导，以牛马待之。古哲中的糟粕，都是喂养牛马的饲料。驯，也是训。《说文》曰：“训，教也。”徐注曰：“顺其意以训之也。”亡道和王道，正相反对。王道思想，对亡道是逆耳之言，小人听不进去，用亡道教训亡道，即“顺其意”，推波助澜，促使其崩溃。

“巽者，入也”。巽即通过献计献策，教诲家政统治者如何施政。入也，即打入家天下政界。巽如桥船，入，济于政界。古代的王霸人物，进入家天下政界，多数经过巽的道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

髡、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上书、著书，都是以巽“干世主”的手段。《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说秦昭王，蔡泽说范雎，都是通过口头训导进入政界的例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孔文子将攻大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注曰：“鸟谓己，木以喻所之国。”鸟即凤，孔子自喻。木，地方政权。王者能选择地方政权行王霸政令，地方政权能选择王者的政令吗？孔子指地方军阀不行王政。孔子周游列国，也在于“巽”，希望找到一位能统一中国而后能复古的霸主。地方军阀不接受孔子的教导，孔子无立足处，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孔子世家》又曰：“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水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者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楚王乃止。”

三五之法，即三皇五帝之法，亦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法。周公召公名为臣，实操君权。令尹子西站在地方军阀的立场，希望楚“世世堂堂数千里”割据下去。孔子统一了中国，楚国这个山头也不能存在，故曰“非楚之福也”。“百里而王”，是儒家的主张，认为只要有根据地，便可发展势力，战胜强敌。子西引了文武史例，怕孔子走“百里而王”的道路。他的地头蛇理论，提醒了楚王。

《孔子世家》又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注曰：“伤道之不行也。”这是孔子临终前的话。太山、梁柱、哲人，孔子自指。孔子是大同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以天下为公为归宿，是社会赖以安定的骨干力量。王者有如自然界的太山，有如建筑物的梁柱，有如人群中的哲人。时代的文化旗手要离开人间，即“太山坏”“梁柱摧”“哲人萎”。

中华进入家天下，至孔夫子时代，经历了夏商周三朝，故曰“天下无道久矣”。无道同亡道，指转周天，不用天下为公。孔子得不到霸主同人的支持，没有立足地，即“莫能宗予”。在政治上，孔子未完成统一中国和建成大化归一的社会，但在文化上集大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孔子一生的经历说明，人类以公灭私，的确不是易事。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入，即进入政界。如果霸主“说之”能接受政见，按巽导施政，即“故受之以兑”。说同悦。“兑者，说也”，即霸主乐于行施。商鞅变法，是秦孝公“兑者，说也”的产物。

《说卦》曰：“说言乎兑。”“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疏曰：“说万物者，莫说乎兑。兑象泽也。”《说卦》曰：“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疏曰：“兑者，解上说言乎兑，以兑是象泽之卦。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又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万物皆说成也。”

兑即泽。泽即润泽，膏泽，恩泽。王霸人才巽入登上政坛，要有成就，“说

言乎兑”，即给社会带来实惠膏泽。“说言乎兑”，同决卦大象“君子以施禄及下”，同《书·毕命》“润泽生民”。

《礼·祭统》曰：“祭者，泽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由俊见之也。”疏曰：“俊谓美也”。

“祭”以敬神鬼喻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是持政者最大的恩泽，即“泽之大者也”。心目中有人民，想到人民的利益，给人民办好事，即“上有大泽，惠必及下”。惠同泽。“上先下后”，即先民后己。政权是民心民意的凝聚物。民心是形而上，先人民是“上先”。持政者是人民的承载体，是形而下，后持政者是“下后”。这是公天下持政者的伟大情操。王道不同于亡道，即“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王者持政为䷊泰，民居上，持政者居下。亡道持政为䷋否，持政者居上。人民居下，此即“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

《祭统》曰：“夫祭有俊者，俊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终者如始，俊其是己。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俊，鬼神之余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注曰：“术犹法也。为政尚施惠。俊音俊。”

霸主取天下，尊敬人民是“祭”。取了天下坐天下，也应尊敬人民，是“夫祭有俊”。“俊者，祭之末也”。《玉篇》曰：“俊，熟食也”。俊即祭祀用的熟食供品。祭祀结束，分配供品，喻分配胜利成果，托譬为“俊”。取天下为“本”，坐天下为“末”。“俊，祭之末也”，喻坐天下。取天下尊敬人民是“善”。坐天下同样尊敬人民，是“善终者如始”。霸主黄袍加身不变卦，行五湖四海俊杰坐天下，即“俊”，此即“善终者如始，俊其是己”。

疏曰：“俊，为善也。夫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而祭之有俊，即是克有终而礼犹盛，故云‘善终者如始，俊其是己’”。俊音俊，俊同美。俊杰取天下，俊杰坐天下，政治上主动，故为“美”。取天下为始，坐天下为终。始与终皆能尊敬人民，即“克有终而礼犹盛”。盛，承也。“犹盛”，坐江山照样承载人民。

承载人民，在于深耕易耨，发展生产，在于轻赋薄敛，减民负担。生产发展，人民富足，社会皆大欢喜，即“兑，说也”。兑，税之省。《老子》七十五章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政权食税之多，不仅导致“民之饥”，也直接破坏了生产。饥寒交困，何暇顾得生产投资？“兑，说也”，王者不主张重敛。

《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也，为天下之通法。”

彻是什一之税，收什一之税，即“兑，说也”。兑，说也，等于降了恩泽。年饥用不足，又要在人民身上打主意，在什二的基础上再增收，必然导致“民之饥”，也破坏了生产。哀公提问，希望治标，有若答问，在于保本。人民足，谁也能足，人民不足，“君孰与足”？由上文可以看出，税收直接关系到社会基础。保本，政权与人民两得；伤本，政权与人民两伤。

《论语·先进》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注曰：“小子，门人也。鸣鼓，声其罪以责之。”疏曰：“此章责冉求重赋税也。”“时冉求为季氏宰，又为之急赋聚敛财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

“巽者，入也”，通过著书立说，通过游说登上家天下政坛。入了政坛，行施利民政策，拨乱反正，让政权趋于巩固，让人民有好日子过，是“巽者，入也”的目的。入了之后，减轻人民的负担，是“兑者，说也”。冉求做了季氏家臣，违背孔子的教导，助纣为虐，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孔子说“非吾徒也”。这里是指桑骂槐的笔法，借冉求之名，批判横征暴敛者。

孔子一生用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没有“入”的机会。《孔子世家》：“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不修其道，而求为容，尔志不远矣。’”

“至大”，回到太阳大中位，也就是建成大同社会。“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为现时的亡道所不容。盖同盍，是“何不”之复。“少贬”降低“至大”的条件。巽入参政喻“稼”，种下去没有收获，即“不能为穡”。王者如良工，能巧妙地治理好社会，不可能使当局顺从自己的旨意，此即“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王者放弃了王道，即“君子不修其道”。只是让家天下统治者容纳自己，即“求为容”。“尔志不远矣”，你已经失去了建成大同社会的理想了。近言当时的家天下，远言原始大同社会。“志”言政治家的理想，“不远”同不至大。

《杂卦》曰：“兑见而巽伏也。”韩注曰：“兑贵显说，巽贵卑退。”兑见而巽伏，主论文体。王者的文献，有明显的一面，有隐晦的一面。明白不隐的一面是“兑见”，隐得很深的一面是“巽伏”。兑见即显说，巽伏即卑退。兑见显说，论述文化暴力不专制的一面；巽伏卑退，论述文化暴力要镇压的一面。卑言屈从，退言文化暴力专制者。家政取天下为进，坐天下为退。家政退化时期，封闭民口，不准论国事，行文者不得不用卑退的策略，以藏身避祸。《水浒传》反贪官尊皇上，即用“卑退”策略。

《系上》曰：“显诸仁，藏诸用。”韩注曰：“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显仁藏用，也在阐述兑见而巽伏。王道的最终归宿是两忘而化道，解放全人类。仁，包括了解放亡道在内，故为“显诸仁”。行仁政，爱全民，要通过霸道革命去实现。霸道革命是王道复古的过渡桥船，这个天机不能公开，即“藏诸用”。家天下政治家不明此点，故曰“日用而不知”。“巽伏”与“藏诸用”，是王道文献隐晦的一面。

第二节 解巽卦

甲 原文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乙 注解

《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巽为木，为风”。地球自转与公转，子午东为阳，子午西为阴。子至卯处夜，为阳中之阴。卯至午，时为上午，处昼，为阳中之阳，纯阳。午至酉，时为下午，处昼，为阴中之阳。酉至子，处夜，为阴中之阴，纯阴。居于东南维之巽，喻王者。王者如太阳，纯阳用事，故为木为风。木喻政权，风喻空气，人类社会，不能离开政权，也不能离开空气。纯阳用事的公天下传统，如木如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公天下传统，公天下文教，由王者继承。霸道取天下，王霸亡三阳能凝聚在王道军师的麾下，即“齐乎巽”“齐也者，万物之絜齐也”。《三国演义》中的孔明，《水浒传》中的吴用，成了霸道集团的最高权威，即“齐乎巽”“万物之絜齐也”的说明。

霸主复辟，将“齐乎巽”窃为己有，摇身一变，变为升了天的“齐乎巽”者。上卦巽，即变卦霸主建立的家政和家政继承者。家政没有齐一王霸亡的能力，口头代表霸道，实际只代表亡道，木的本体失去，变为“床”。王者取法于树木，树木是整体。亡道取法于床，床是不完整的木，成了只载皇上和皇后的工具。九二与上九的“床下”，即言走下坡路的皇上。

下卦巽是继承天下为公遗风的王者，受上卦巽乘御，压迫，专制。王者处于非法屈从地位，故卦辞曰：“巽，小亨。”小即小人物的随从者，以屈从者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受奴役受专制，不放弃复古理想，即“亨”。王者宣传大同文化，参加霸道革命，辅佐家政贤明君主治理，都属于亨的范围。

王弼注“巽，小亨”曰：“全以巽为德，是以小亨也。上下皆巽，不违其令，命乃行也。故申命行事之时，上下不可以不巽也。”疏曰：“巽者，卑顺之名。《说卦》曰：‘巽，入也’。盖以巽是象风之卦，风行无所不入，故以入为训。若施之于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然巽之为义，以卑顺为体，以容人为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为违逆。君唱臣和，教令乃行。故于重巽之

卦，以明申命之理。虽上下皆训，命令可行。然全用卑巽，所通非大，故曰小亨。”

家天下处下午阳时，为了巩固统治，提倡文化，讲论政治，是上卦之巽。王者以臣的身份出现，顺着皇上的倡导，也论述文化和政治，是下卦之巽。汉武帝继承文景之业，发诏书“欲闻大道之要，致论之极”，“举贤良文学之士”，希望“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此上卦之巽（见《前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乘此机会，发表了不少王道治理政策，此即下卦之巽。

上巽下巽，即“全以巽为德”。上巽有权，下巽无权。下巽必须顺从上巽，此即“上下皆巽，不违其令，命乃行也”。这里说明，上下皆巽，并不平等，下巽不能有违上巽。顺其巽而巽，下巽才能贯彻，此即“不违其令，命乃行也”。顺从皇上的意志发表政见，即“申命行事”。事，服事承载，亦即“巽者，卑顺之名”。下卦巽如风，“无所不入”，求得上巽认可。“君唱臣和，教令乃行”，这就是说，王者的申命，必须在君主的倡导下才能行施。

“利有攸往”，注曰：“巽悌以行，物无距也。”“利见大人”，注曰：“大人用之，道愈隆。”“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论述“小亨”。亨通之所在，也就是巽入要达到的目的。“有攸”言王霸贤能，“往”，和家政交往，用巽进入政界。“悌”即弟，同用卑顺策略。“物无距”，家政不会拒之门外。王者的论说，为王者服务，此即“见大人”。大人用了王者的理论，培育人才，传播大同文化，故曰“大人用之，道愈隆”。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上卦是巽，下卦也是巽，上下皆巽，是“重巽”。重巽的侧重是下卦之巽。下巽之内涵比上巽高出一层，故曰“申命”。申同伸，也就是含有“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的成分。注曰：“命乃行也，未有不巽而命行也”。命即命令，言政令。申命得到贯彻，是“命乃行也”。“柔皆顺乎刚”，言家政愿意按王者的申命行事。达到了“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的目的，即“是以小亨”。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注曰：“以刚而能用巽，处乎中正，物所与也”。刚言上卦九五。九五是有霸道思想的贤明君主，施政有公正的一面，即“巽乎中正”。有公正的情操，王者的重巽申命得以行施，即“志行”。王者之志行，在于君主“以刚而能用巽”。“处乎中正”，言九五。“物所与也”，言统治集团会参与实施。这里说明，王者的重巽申命，必须通过九五刚去实施。没有九五的支持，志不得行。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九五皇上用巽，九二王者乘势随从九五之心意用巽，与皇上同步而行，即“随风，巽”。大象是对巽卦彖的概括。申命以臣的身份，以卑顺的地位出现，即“行事”。《韵会》曰：“大曰政，小曰事”。事，即以顺从的姿态。《广韵》曰：“事，使也，立也，由也”。顺从的目的，在于让皇上采纳自己的政见，使之行施，此即“使也，立也，由也”。由，用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注曰：“处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进退也。成命齐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贞以整之。”疏曰：“初六处令之初，法未宣著，体于柔巽，不能自决，心怀进退，未能从令者也。”“志疑者，欲从之，则未明其令；欲不从，则惧罪及己，志意怀疑，所以进退也”。

通过求学，掌握了王霸文化，成了王道人才。以王道观察家天下施政，便产生了不同的政见，不愿接受家政的行命，即“未能服令者也”。提出自己的政见，还是有异议不提，家政文化暴力专制，使初六下不了决心，故“志疑”进退也。武人，霸主军事家。“成命齐邪，莫善武人”，言军事家下了决心，完成使命，便会勇往直前。向武人学习，横下一条心发表自己的政见，即“利武人之贞，志治也”。志治，即“利武人之贞以整之”。治与整，皆言一，解决了志疑二，就是一。霸主夺得政权是“成命”，推翻老家政是“齐邪”。孔疏居于臣位而言，“欲从之，未明其令；欲不从，惧罪及己，志意怀疑，所以进退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注曰：“处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复以阳居阴，卑巽之甚，故曰巽在床下也。卑巽失正，则入于咎过矣。能以居中而施至卑于神祇，而不用之于威势，则乃至于纷若之吉，而亡其过矣。故曰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也”。

在家政昏暴君主专制下发表政见，即“巽在床下”。家天下的政教，霸道和亡道纠缠在一起，即“史巫纷若”政教。霸道取天下，在王道军师的辅佐下取了天下，是“史”。亡道坐天下，否定了王道，妄想永远荣华富贵，统治万世，是“巫”。家天下的总体是“--”六。左三霸道取天下，右三亡道坐天下，此即“史巫纷若”。九二发表政见，加上中心三，成为“—”九。九二寓居于“史巫纷若”之中，即“用史巫纷若”。用史巫纷若，能躲过文字狱，是“吉无咎”。

“巽在床下”，只用左三霸道和右三亡道，是“卑巽失正”。失正即放弃了中心三。卑巽失正，同于家巽，便“入咎过矣”。用中心三，王道去统两端，是“纷若之吉，得中也”。得中，即“能以居中，施至卑于神祇，而不用之于威势”。“至卑”是王者的归宿，言承载人民。“神祇”指霸道，用王道思想影响霸道，即“施至卑于神祇”。让学者觉醒，明白亡道是巫，是南柯梦，即“而不用之威势”。威势，暴力专制者亡道。中国古代的文史哲，都是“纷若之吉，得中也”的文体。浅察是“—”九不分，深研王霸亡三三。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注曰：“频，频蹙不乐不得已之谓也。以其刚正，为四所乘，志穷而巽，是以吝也。”疏曰：“九三体刚居正，为四所乘，是志意穷屈，不得中遂也。既处巽时，只得受其屈辱也。”

九三是有王道思想，名气很大的知识分子，以阳居阳，指此而言。九三上承六四，成了六四的应声虫，即“频巽”。言不由衷，故曰“频蹙不乐”。迫于压力，不能不和应六四，是“不得已”。六四与初无应，不存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只讨好六四，故曰“志穷”“志意穷屈”“只得受其屈辱也”。吝，表明九三没有逆潮流而动的勇气。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注曰：“乘刚，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虽以柔乘刚，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

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六四是给家政做臣的王者，三品是九三亡道。卦之初位和四位是王道之位，二位和五位是霸道之位，三位和上位是亡道之位。九三也是含三为一。昏君暴君是“乾豆”，御用文人是“宾客”，效忠亡道的武将是“充君之庖”。六四掌权，依靠九五皇上，扫荡九三，即“田获三品”，亦即“获强暴远不仁者也”。田获，以打猎作譬。清除了三品，有益于家政，也有益于人民，即“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注曰：“以阳居阳，损于谦巽。然乘乎中正，以宣其令，物莫之违，故曰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渐，卒以刚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说也。终于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终也。夫申命令谓之庚。夫以正齐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后，复申三日，然后诛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令之谓也。”

王霸人物以臣的身份掌握了君主的实权，是“位正中”的九五。疏曰：“位正中者，若不以九居五位，则不能以中正齐物。物之不齐，无由致吉，是以九居五位，故举爻位言之”。九同乾，乾爻即王霸，握有君权，即“居五位”。

“庚”是十干的庚辛，位在西方，武力强制。甲是十干的甲乙，位在东方，文化教育。“三日”，乾中心三，指九五的政令。政权习惯于亡道老一套，即“民迷固久”。颁布新政令，先要加强宣传，讲明道理，是“先庚三日”。后用强制手段贯彻实施，是“后庚三日”。臣民先不愿意接受，后来得到了实惠，接受了下来，是“无初有终”。政权得以加强，人民得到了利益，是“吉”。商鞅变法，是“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无初有终”的史例。秦孝公听从商鞅，商鞅实际是九五。《易》论思想，地位居次。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注曰：“处巽之中，极巽过甚，故曰巽在床下也。斧，所以断者也。过巽失正，丧所以断，故曰丧其资斧贞凶也”。

上九是失掉了正义的文化人，是家政的智囊，居于家政的高位，不能挽狂澜救败，而顺从家政的没落而没落，即“丧其资斧”。和家政一同陷入绝境，即“上穷也”。穷即穷途末路。上九所以困穷，在于上九成了亡道的信徒，即“正乎凶也”。正，忠贞也。凶，凶人亡道。

第三节 解兑卦

甲 原文

☱兑亨，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的朋友讲习。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吉，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乙 注解

《系下》曰：“巽以行权。”巽卦要表明的时事是，王霸人物随从亡道统治者的政令，加上王霸的中正内涵，通过统治者贯彻实施，是“巽以行权”。兑卦要表明的时事是，王霸人物附丽于家政文化，加上王霸的中正成分，统治者不加禁绝，得以留传，是“兑亨”。兑亨文化的归宿，在于施教于王霸学者，亦即向王霸学者传授学问，此即“利贞”。贞，正也，指正人君子。有利于正直之人，即“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注曰：“说而违刚则谄，刚而犯说则暴。刚中而柔外，所以说以利贞也。刚中故利贞，柔外故说亨。”

彖之“兑，说也”，和《序卦》“兑，说也”，是李子句，同文异质。《序卦》言巽入而后降恩泽给人民。彖之“兑，说也”，指如何撰写有王霸内涵的文史哲。有王霸内涵的论说，目的在于培养王霸人才，也就是“说以利贞”。

“刚中而柔外”言文体。上卦☱是亡道的文体。“刚中”言九五，九五是乾体“一”。乾体的一义是西北乾亡道，只代表一小撮富贵的利益，不代表人民大众。“柔外”言上六，上六是“--”体。坤体是家政的鼎盛时，还代表人民的利益。“刚中而柔外”，类乎“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口蜜是“柔外”，腹剑是“刚中”。

下卦☲是王霸的文体。“刚中”言九二。九二是居于人民中的王霸人物。九言王霸贤能，二言人民。“柔外”言六三，文体和外貌，和家政文体相一致。刚中柔外的文体，表里不一。“说而违刚则谄”，下卦兑如果反王道理论，即“说而违刚”，其文体和上卦相同，“则谄”。谄即与上卦同流合污。“刚而违说则暴”，代表人民说话，触犯家政私利，即“刚而违说”，刚而违说，暴露了天机，将会遭到暴力镇压，即“则暴”。内包王霸正义，外如亡道文体，以达到培育王霸人才的目的，即“刚中而柔外，所以说以利贞也”。“刚中”为的是“利贞”，“柔外”为的是文献得以留传通行。此即“刚中故利贞，柔外故说亨”。柔外的一面，是“顺乎天”。天，亡道上卦。刚中的一面，是“应乎人”。人，王道下卦。此即“顺乎天而应乎人”。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此论“刚中”内涵。王者视人民为上帝，以民为贵，其理论与实践，先民后己，此即

“说以先民”。人民得到尊敬，不去谋虚逐妄当超人，即“民忘其劳”。忘，遗弃。《说卦》曰：“劳乎坎。”劳是亡道的归宿，以归宿称亡道。遗弃了亡道信仰，即“民忘其劳”。难与死，皆指亡道。“犯难”，霸道革命推翻老家政。一夫大呼，天下云集，是“说以犯难”。人民勇往直前，和老家政彻底决裂，是“民忘其死”。

“说之大”，言解救人民出水火复古行王政。说，理论的归宿；之，行也；大，见大人，实现大同社会。施政代表大众的利益，大众随王者的政令转运，即“民劝矣哉”。王者的文化教育“劝”。人民按照文化教育去做，也是“劝”。此劝言人民遵命行事。“矣哉”以句末喻王道的落脚处初位。社会都回到人之初“桃花源”，即“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注曰：“丽犹连也，施说之盛，莫盛于此。”疏曰：“两说相连，润说之盛，故曰丽泽，兑也。君子以朋友讲习者，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讲习也。”

物质养育，是对人身的润泽；文化教育，是对人的灵魂的润泽。“兑，说也”，包括了此二者。兑卦主论文化教养。上卦兑是家天下的文化教养，下卦兑是公天下的文化教养。王者的文化受家政乘御奴役，没有合法地位，屈居于上卦之下，行文必须和家天下文化相一致，此即“丽泽”。“丽犹连也”，即下卦文化的外表，要和上卦文化相连系。中国古代王者撰写的文史哲，都是“丽泽”体，丽泽体，其表是亡道成分，其里是王道成分。王亡二者貌合神离。孔子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看文体外貌得出的结论。不见“刚中”之美，不能知孔子之圣。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站在王道的立场，王道是“我”，霸道是“友”，亡道是“敌”。朋即王道我。“门”是太阳大中位，喻王道的归宿所。归宿一致，即“同门”。“志”是王道复古革命的上经，是霸道的归宿处，位在南离。志以射作譬，以靶子喻老家政。王霸有推倒老家政的共同目标，故为“同志”。

《易》内之朋皆指王者。孔颖达疏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曰：“凡言朋者，非为人惟其党，性行相同，亦惟其党。”“人惟其党”，言出身阶级，“性行相同，亦惟其党”，言政治上同门。这就是说，“同门”要看阶级出身，也要看政治观点，看其归宿处。

《尔雅·释鸟》曰：“鸛凤，其雌皇”。注曰：“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疏曰：“凤一名鸛。《说文》云：‘神鸟也。’天老云：凤像，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字从鸟，凡声。凤飞则群鸟从以万数。故凤古作朋字。《山海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彩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大安宁。’”

“凤古作朋字”，凤即朋。地球的东西南北中是“五”，太阳是六。“高六尺

许”，亦称“六律”，言太阳。思想概括词，都内含多义，凤朋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以凤喻王道治理，也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因此，凡概括词都没有具体的形象，由注疏可见。

“东方君子之国”，指蓍之东南维巽。巽风喻空气，空气如太阳，社会不能离。君子之人，必须具备仁、义、礼、知、信五常。爱人民是仁，为民效劳是义，尊重民心民意是礼，有广博深奥的学问是知，施政最终得到应验是信。用仁义礼知信治理，故“见则天下大安宁”。由上可以看出，朋凤是王道的警称。下面讨论友。

《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注曰：“友以文德合。”“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文即王道学问。王者用天下为公学问，去培育有正义感的霸道，是“以文会友”。时机成熟，霸主起义，改天换地，王者辅佐之，完成解民倒悬的霸业，是“以友辅仁”。站在取天下霸道的立场讲，霸道是我，王道是友，老家政是敌。“以文会友”，友言霸道；“以友辅仁”，友言王道。

损卦六三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三极之道，王道为一，霸道为二，亡道为三。“三人行”，即亡道行政。亡道行政，专制王道，即“则损一人”。王道行政，是“一人行”。一人行“则得其友”，友言霸道。“得其友”，不得其敌亡道。上经说明，王亡两极，势不两立，此即“一人行，三则疑也”。

《颜渊》又曰：“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此经指明，霸道革命取了天下，王者如何适应时变。革命胜利，有复古和复辟的两条道路，复古，王者受禅称君，复辟，建立家族政权。“忠告而善道之”，劝诱霸主复古。霸主不复古而复辟，让其复辟，即“不可则止”。霸主决心复辟，王者要求禅让，受辱的是王者，任其复辟可免咎，此即“毋自辱焉”。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即“毋自辱”的临机应变。

“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王者通过文化宣传，让王霸人物思谋时局，认清形势，以便待时取天下。《广雅》曰：“讲，论也。”《广韵》曰：“谋也。”习是习坎之省。王霸贤能被亡道困置于北坎饥寒交加之地，穷则思变，困则谋通，王霸思谋改变现状，即“讲习”。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注曰：“居兑之初，应不在一，无所党系，和兑之谓也。说不在谄，履斯而行，未见有疑者也，吉其宜也。”

“和”即《中庸》“致中和”之和。行文以太阳之道作统，论说王霸亡三极指归。用中体字书写，表面不表明自己的立场。通过事物的共性，用譬象阐述政治。家政认可，躲过文化暴力摧残，即“和兑吉”。“行未疑也”，即当局行政者不怀疑和兑中的王道内涵。“应不在一，无所党系”，即表面上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注曰：“说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说孚，吉乃悔亡也。”

九二是生活于人民中的著书立说者，其名气由小到大进展，即“孚兑”。孚

是浮之省。《说文》曰：“浮，汜也。”《玉篇》曰：“汜，普博也。”九二的名气，浮升普博，将引起政权注意。政权认可，允许流通，是“孚兑吉”。吉，才能无咎，故曰“孚兑吉，悔亡”。孚兑吉成功，九二成了浮升于天上的名人，即“孚兑吉，信志也”。信，伸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注曰：“以阴柔之质，履非其位，来求说者也。非正而求说，邪佞者也”。

六三是代表亡道说话的文人，即“来兑”。来，持政者；兑，理论。代表亡道者说话，结局不好，故曰“凶”。来兑者所以凶，政暴文泽，言与行不相称。《荀子·修身》曰：“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此即“非正而说，邪佞者也”。“致乱”“致不肖”“行如禽兽”是行。“恶人之非己”“欲人之贤己”“恶人之贼己”，为自己歌功颂德，是兑说。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吉，有庆也”。注曰：“商，商量裁制谓也。介，隔也。三为佞说，将近至尊，故四以刚德裁而隔之，匡内制外，是以未宁也。处于几近，闲邪介疾，是以有喜也。”疏曰：“夫邪佞之人，国之疾也。”“有庆者，四能匡内制外，介疾除邪，此之为喜。乃为至尊为善，天下蒙赖，故言有庆也”。

九四是以阳居阴的王者，有正确的施政策略，六三是以阴居阳的亡者，施政祸国殃民。九四承载九五皇上，用正确施政击退六三的邪佞主张，是“商兑”。“商，商量裁制”，也就是驳论。邪佞主张出现，用正确的主张驳回，即“商量裁制”。两种主张交锋，故曰“未宁”。驳倒六三，九五同意了九四的论说，即“介疾有喜”。行九四政令，人民得到了实惠，即“天下蒙赖”。汉文帝登基，主战派主张出击，主和派主张休养生息。文帝同意了主和派的政见，汉王朝走上了复兴之路，故曰“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注曰：“比于上六，而与相得，处尊正之位，而说不信乎阳，而说信乎阴，孚于剥之义也。剥之为义，小人道长之谓。”“以正当之位，信于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当也”。

九五是变了节的王道文化人。下与二位大众无应，上忠于亡道上六，是“孚于剥”。剥即剥卦之剥，言盘剥人民的亡道。“不说信乎阳，而说信乎阴”，成了剥阴小人的工具。李斯是个“孚于剥”的变节文人。他酷虐文人，禁锢言论，妄图割断历史，和始皇同流，梦想开创新纪元。专制残忍，故曰“位正当”“有厉”。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注曰：“以夫阴质最处说后，静退者也，故必见引，然后乃说也。”

上六是未成长起来，而放弃进一步追求的文人。《易》作者惋惜上六弃前功“静退”，鼓励其上进，即“引兑”。未光，即上六的见解没有普及传开。“未光”静退，也就是半途而废。上六经过王者诱引，振奋精神深入下去，也会有好的论说，此即“故必见引，然后乃说也”。

第三十一章 涣卦与节卦注

第一节 总论

《系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书·仲虺之诰》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荀子·王霸》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上文意义大同小异，皆在论述家天下一个朝代的转易史。

“方”是《说卦》“南方之卦”的略称，指霸道的归宿，以归宿指霸道。“物”是家天下蜂王万物的略称，指亡道的归宿，以归宿指君主，其位在北坎。

霸主通过王道善人“类”，将四分五裂的人群凝聚在统一的政权下，是“方以类聚”。方以类聚之日，也就是变化代兴革命取得胜利之时。霸主黄袍加身，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即“吉生矣”。家政君主通过自身独裁，通过皇亲国戚恶人“群”，将统一的国家又分裂为一盘散沙，中央失控，强龙地头蛇割据，是“物以群分”。分裂至最后，被新霸主推翻，成了阶下囚刀下鬼，此即“凶生矣”。聚而后不复古，一家政权定垮台，是“吉凶生”的根源。

“德日新”，即王霸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万邦惟怀”，即民心所向。民心所向，同于“天下归之”。天下归之，即人民又集结于新霸主的麾下，和老家政决裂。

“志自满”，言霸主质变后，不顾人民的利益，只为自己和皇亲国戚的利益，施政以满足自己为目标。万乘之主以私轻天下，豪门权贵为非作歹，人民失望，轻视其政，不行其令，不止其禁，此即“九族乃离”。九族乃离，义同“天下去之”。

“万邦”即“万民”，义同“九族”。八卦的四方四维加中央，也就是国家所统的全体为“九族”。国家由分裂转变为一统，即“天下归之之谓王”。王是一贯三的复字，即王霸亡三极皆凝聚在一个政权下。国家由一统分裂为军阀割据，中央失控，民心离散，即“天下去之之谓亡”。亡是心目中没有中央，不行其命的称谓。反政府者称“亡命徒”，即言逆命。九族离散，政权倒台，如人的命终也是亡。

“天下大势”是中央政权的隐称。封建封封，中央势力最大，故称“天下大势”。家政转四时，否极泰来，荣辱周而复始，其成败是民心的合与分。夺得龙椅，是民心合的反映，树倒猢猻散，被抢去宝座，是民心分的反映。合与分，皆

为渐变过程，非突变，故曰“久”。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规律是，其进锐者其退速，其进缓者其退迟。周王朝进缓，其退七百年，秦王朝进锐，其退二十来年。

《杂卦》曰：“涣，离也；节，止也。”涣与节主要反映持政者的生活方式与消费。家政统治者追求声色货利无满足，强权收刮民脂民膏，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贪得无厌，导致统治者内部争夺，也导致人民饥寒交困，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生财之路遭到破坏。纷纷争夺睡梦里，人心解体，即“涣，离也”。

新霸主和有民心民意的家政君主持政，生活俭朴，消费有节。能做到“薄赋敛，省徭役”，让人民安居乐业，结束背井离乡，落草为寇的生涯，社会也能清静安止。《书·仲虺之诰》伊尹称赞汤王说：“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汤王给人民带来幸福，人民结束了涣离的不幸，民心凝聚在汤王的周围，即“节，止也”。

“德”是和民心相一致的称谓。懋，茂也，大也。德大者任命为大官，即“德懋懋官”。为人民立了大功，给以重赏，即“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言汤王能采纳臣民的政见，勇于放弃自己错误的主张。能容纳人民，爱戴人民，是“克宽克仁”。人民由“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专制，看见了阳光，伸直了腰背，是“彰信兆民”。彰，章也，明也。信，伸也。

《说卦》曰：“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正韵》曰：“桡，乱也。”《增韵》曰：“疾，恶也。”家政败乱，最恶毒的是家政自己所崇尚的淫风。《说卦》又曰：“风以散之。”淫风是涣散人心的腐蚀剂，社会桡弱败乱不能避免。

《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甜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孔颖达疏曰：“巫风二，舞也，歌也。淫风四，货也，色也，游也，畋也。乱风四，为十愆也。”

巫是靠舞和歌混饭的职业。持政者以舞和歌作为正事，天天如是，等同于巫，是“巫风”。恒言坚持不懈，日以继夜。货是财宝，色是女人，游是旅游，畋是狩猎。无休止追逐四者，是“淫风”。淫言过分，殉言为四愆献生。否定前圣前贤的王道学说是“侮圣言”。飞廉知政任恶来，不能容纳忠诚，是“逆忠直”。有全局观的哲人是“耆德”。“耆”即《易》之耆“☉”，有中心有四周，言处事统全。耆德被遗弃在民间，即“远耆德”。和无知顽劣的亲信狼狈为奸，是“比顽童”。三风十愆播恶于社会，也葬送了家政自己，此即“家必丧”“国必亡”。

子午以东王霸革命，王道复古，不允许三风十愆肆虐，就是“节”。节对于舞、歌、货、色、游、畋，都有限度，有节制。尊重圣哲，继承天下为公传统。亲贤臣，远小人。尚全德，去谄谀，皆以全社会能安止为转移，古哲称“中节”“甘节”“不陵节”“节用”。怀此风者，称“高风峻节”，亦称“高风亮节”。

《礼·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尔雅·释乐》曰：“和乐之谓节。”《学记》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溢法》曰：“好廉自克曰节。”

“发”即发号施令。“皆中节”，即兼顾政权和基础。尊下施，卑上承，令行禁止就是“和”。上下皆大欢喜，就是“和乐”。和乐之转机，在于持政者生活有节，故曰“和乐之谓节”。苛捐重税，伤财害民是“陵节”。省赋薄敛，施润泽于人民，是“不陵节”。孙，顺也，施政合于民心。要行中节，以君主为首的持政者必须崇尚廉洁战胜私欲，自奉养有节，即“好廉自克曰节”。

《吕氏春秋·召类》记载司城子罕治宋时的仁节政绩，社会转向安定。“士尹池归荆，荆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能。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示节俭”。

爱人民是“仁”，自奉养有度，珍惜财富是“节”。《论语·学而》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尊重人民，说话算数，是“敬事而信”。何晏注曰：“不妨夺农务”，是“使民以时”，其中心是“节用而爱人”。

老家政涣散不节，祸国殃民，导致凶败；新霸主清廉节用，利国益民，赢得改天换地的胜利。涣卦揭示了家天下由午经酉至子的没落过程；节卦揭示了王霸革命由子经卯至午的兴盛过程。王道复古由午至大中，节用将成风。

《东坡易传》注涣象曰：“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滥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涣之为言，天下流离涣散，而不安其居。”水言人民，逆其性者言老家政。投靠新霸主，即“自择其所安而归焉”。

第二节 解涣卦

甲 原文

䷺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乙 注解

䷺ 涣之卦象于家政言之，上卦巽为淫风，下卦坎为家天下的归宿。《说卦》曰：“坎，万物之所归也。”言此。家政由南离运行至北坎，是朝代的残末时期，月公转称“残月”，唐末称“残唐”，皆指北坎。此时家政运终数尽，凶败不可挽回，三风十愆也更加猖獗，桀纣君主应运而生，加快了倒台的速度，也为新霸主上台铺平了道路。

卦象于王霸言之，上卦巽是王道军师。巽于蓍居东南维，是纯阳用事者。坎于六子为中男，中男喻霸道武装集团。上卦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指挥霸道武装推翻桀纣，完成破旧立新的大业。《说卦》曰：“坎为弓轮。”弓轮即弓人，如后羿和韩信。革命队伍，文武双全，为涉大川夺权奠定了基础。

《吕氏春秋·首时》曰：“有汤武之贤，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甯，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匹夫而得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报，得也，和君主相得，如吕尚。

《孟子·离娄》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殴鱼者獭也，为丛殴爵者鹯也，为汤武殴民者桀与纣也。”官逼民反，就是桀纣之时。政治家因势乘风，是汤武之贤。

卦之提示，彖，大象，都论述王霸联合取天下和复古过渡。“涣亨”，亨，通也。时局成熟，有桀纣之时，也有汤武之贤。“王假有庙”，言王霸革命必须抵达南离，取代老家政，建立新政权。王弼注家人九五曰：“假，至也。”至即抵达南离。王道革命是复古，南离只是路过，因此“假”同“假途灭虢”之假，复了古，南离政权也将结束其使命。“有庙”是南离家政。王者将有庙作为复古的桥梁，是“王假有庙”。有王者指引方向，故曰“利涉大川，利贞”。涉大川取天下，利贞复古坐天下。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弼注曰：“二以刚来居内而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贞也。凡刚德畅而无忌回之累，柔履正而同志乎刚，则皆亨，利涉大川，利贞也。”

“刚”言下卦九二将军，来言居下卦民中，“不穷”即不会失败。“柔”是上卦六四军师，“得位”言以阴居阴，地位正确。“外”言上卦。“上”言九五霸主。“同”言六四九五政见一致。“王乃在中”同“王假有庙”，即王霸的目的是在南离中位取天下。“王”是王霸之略。“中”即中道，言霸主的归宿所。革命者涉大川由弱至强，由寇至王，归结于“乘木有功也”。乘木即六四，“有功”，有能力有本事，如济川之舟。

九二善谋善战，六四九五相依为命，即“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有好的将帅，无好的领导，生怕有了功威胁他的地位，在背后掣肘，此即“忌回”。九二无此忌回之累，故曰“刚德长而无忌回之累”。六四弘才大略，九五言听计从，不横加阻挠，即“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文武皆能发挥才华，故“利涉大川，利贞”。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风和先王，都指军师六四。“行”言指挥战争。“水”言下卦九二。涣即瓦解桀纣，发展自己。“享于帝”，即承载霸主九五。“立庙”即建立王霸联合的新政权，庙即政权。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拯马是霸主的譬称。《说卦》曰：“乾为马。”乾马，拯马都指霸主。拯，救也，助也。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有收复疆域和解救人民的良好愿望，即“拯马”。王者支持拯马实现理想，解救人民，即“用拯马壮吉”。《说文》曰：“壮，大也，强也，盛也。”吉指苦难的人民。解民倒悬，转向安定，即“壮吉”。“初六之吉”，之，行也；顺，同享。象的意思是：如果霸主行拯救人民的政策，王者就承载之，《说卦》曰：“乾健也，坤顺也。”与此象义同。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王弼注曰：“机，承物者也，谓初也”。维持家政的转机是武装。只有解除了老家政的武装，才能悔亡无咎。用文武两翼出击，使其武装溃逃，即“奔其机”。士卒来自人民，溃奔回归，与家人团聚，人民当然拥护。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开小差逃跑是“奔”。以文攻心，使之加速溃逃，也是“奔”。“愿”是原的繁字。原，本也。本言人民。“得愿”同得民。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躬是身与弓的复字，与履卦六三的“武人”义同。古哲中，身的一义是私。《老子》九章“功成身退，天之道”，二十六章“奈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身皆私义。弓喻武人。六三有应于上九，上九是不解放社会的凶顽，处于涣时，这些人也倒向王霸。王霸不能因其归宿为亡道而不纳。纳之才能“无悔”，拒之将增加仇敌，但是六三归九五，是升天的手段，其目标，仍是独夫民贼，故曰“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弼注曰：“逾乎险难，得位体巽，与五合志，内掌机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群之险，以光其道。然处于卑顺，不可自专。而为散之任，犹有丘墟匪夷之虑，虽得元吉，所思不可忘也。”

六四一爻，专为王者应时适变之用。霸亡双方，武装抗衡，战局转化，霸方由被动转为主动，大局已定，即“逾乎险难”。逾乎险难的标志是“涣其群”。

“涣其群”内含二义。其一，桀纣朝内的贤人，死的死，亡的亡，“散群之险”，政权的支柱离散。支柱离散，小人包围桀纣，便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的绝境。

其二，亡道离散的反面，霸道人才济济。《吕氏春秋·召类》引六四云：“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此文之多贤，言卫国“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

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

《书·泰誓》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即“涣其群”的综合论述。“亿兆”即臆兆，同《系下》之“鬼谋”，凭迷信和臆断施政。夷，平也，言其是平头百姓，亦即小人。小人各自想拳经，故曰“离心离德”。“乱臣”，言反抗桀纣者。“十”是十干的中心戊己，喻中央政权。大家有破旧立新的共同愿望，有“立庙”的目标，故曰“同心同德”。

“元吉”指复古而言。汤武取代桀纣，是五湖四海英雄的功劳。时至南离，英杰大聚会，故曰“多贤”。多贤取天下，多贤坐天下是“元吉”。元吉施政，光照大地，即“光大”。光大同丰彖之“照天下”。光大照天下，是太阳般的复古大政。元吉光大，是革命的一个前途。

另一个前途是复辟，步老家政的后尘，“涣有丘，匪夷所思”言此。涣即换，换汤不换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丘”是老家政的坟墓，黄土高垄埋白骨，成了历史。“匪夷所思”，指霸主的复辟念头。“匪夷”即不平。霸主不愿和大众在一起，要成为非凡超人。“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即言其所思所行。

患难时期，六四与九五合志，“内掌机密，外宣化命”，是革命队伍的最高权威。由被动转为主动，九五的羽毛已丰，打了“匪夷所思”的主意，此时的六四，只能“处于卑顺，不可自专”。即使卑顺不自专，也不能脱离险境。霸主“匪夷所思”，处处提防六四。根据《史记·萧何世家》记载，萧何是刘邦的忠臣，从汉五年起，刘邦三次起杀机，想族灭萧何。萧何有《易》学家友人指点，逃脱了灾难，后因为民请上林园土地一句话，被械系投入大牢。

《易》是为王者服务的文献，给王者指明应时策略。如果不懂“涣有丘，匪夷所思”，就有被镇压的危险，其“罪”是功劳大而得民心。功大震主，家政认为是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王弼注曰：“处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号，以荡险厄者也。为涣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

九五论述复古后王者施政。“涣，汗其大号”，是复古初期的施政。“涣，王居无咎，正位也”，是坚持复古，“涣，汗其大号”的施政。九五对复古提供了方针，也是对原始大同社会，中华民族何以发展壮大的历史总结。

“汗”是水和干的复字，义同《书·大禹谟》的“干羽”。羽是五音之一，居于北方，与坎水同位，以羽代水，羽水回互使用，干羽喻文德施政。

《大禹谟》舜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助。’三旬，苗民逆命。益稷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祇载见饯，夔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中华五族共和，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华

由小到大，都是“涣，汗其大号”，感化了有苗，而“有苗格”的产物。孔安国传曰：“讨而不服，不讨自来。”《论语·季氏》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同文德来之与干羽感召。中华民族，以为公的大同领袖为中心，以其善承载人民，凝聚了伟大的中华！

“涣，汗其大号”，同《大禹谟》的“文命敷于四海”。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太阳最大喻王道，地球次之喻霸道，月球最小喻亡道。“大号”即王者颁布的号令，如太阳普照。“王居”同《系下》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喻政权，裳喻基础。皆统上下，就是“王居”。《系上》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持政者没有公心，汗大号是虚行。故王弼注曰：“正位不可以假人。”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血、逖出，害，都指“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的亡道桀雄。复古建王政，复辟建有庙，皆有“远害”的任务。远害为的是巩固政权。

王弼注需卦六四曰：“凡言血者，阴阳相伤者也。”乾坤转易，相伤流血莫过于战争。上六以“血”喻战争的策动者。逖是狄的繁字，喻愚野残暴。《礼·王制》曰：“北方曰狄”。北方即䷗，言愚野的亡道。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即言野蛮的军阀混战。“龙战”即大战，“于野”，言其残暴。“其血”指军阀，“玄黄”言黑暗的军阀专制中央。玄，黑暗；黄，家政中央。“涣其血”即清除龙战于野的祸源。

《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是公天下的“远害”。

《荀子·宥座》论及的孔子诛少正卯，“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是家天下之“远害”。

第三节 解节卦

甲 原文

䷻ 节亨，苦节不可贞。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乙 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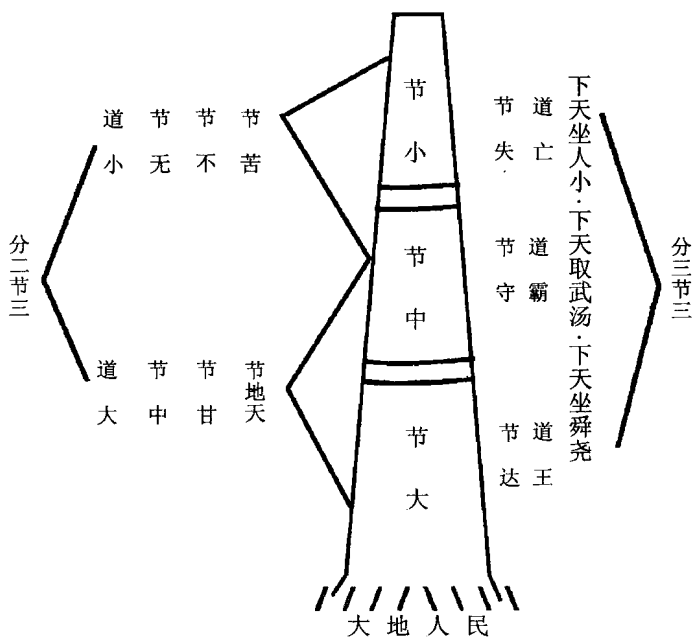
“节”古哲取象于竹。将竹子所具有的属性应用于人文，因此竹节的内涵便十分广泛。中华民族经历了原始大同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家天下社会。家天下一个朝代，又分为取天下和坐天下两个历史时期。历史发展，最早是原始大同社会，大同社会被霸道取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霸道时期。霸道由五湖四海取天下转化为皇亲国戚持胜坐天下，是第三个历史时期。《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指历史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好似一根三节竹。以图示之如下：

王霸亡三节社会，留下三节遗风。政治家继承何节遗风，便是何节的信徒。政治家将按照三节传统而来立身处世，管理社会。节在《易》内，是个形而上概念，与道、德、礼、乐、情、志、意、愿等义同。节是左右政治家的思想指针，类乎今语世界观。

《庄子·让王》曰：“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

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善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子之节也。”

伯夷叔齐二人，是大节王道人物。武王定鼎，复辟家政，和王者复古之节背



道而驰，为了洁身自好，做了饿殍。《易》学认为，家政复辟，皇帝登基，弹冠相庆之日，也是敲响政权的丧钟之时。从此社会转向黑暗，政权走向衰退，故曰：“今，天下暗，周德衰。”

《荀子·天论》曰：“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节使然也。”小节者有权有势，后车千乘，也不过是“非知也”的下愚而已，不是政治内行。君子贫困潦倒，啜菽饮水，仍然不失为聪明特达的“非愚也”的上知，他们是政治上的行家。古时明哲，安贫守困，不去为虎作伥，是大节使然的结果。楚王作威作福，是小节使之然也。

《说卦》曰：“坎，其于木也为坚多节。”坎指中男霸主。霸主强有力，故曰“坚”；霸主三变，故曰“多节”。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指政治节操多变，也包括了霸主。

《荀子·赋》描写的蚕，即指坎之“坚多节”。贫困时食桑，喻受王道文化的熏陶，如蚕，其时是王道人物，是大节。王霸联合取天下时期，听从王道军师的指挥，自己少活动，如蛹，其时是霸道人物，是中节。霸主黄袍加身，大权在握，由蛹变蛾，便成为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的独裁。“蛾”，我的繁字，其时的霸道人物是小节。霸主“三伏三起”，演出了“功成而身废，事成而家败”的可歌可泣悲壮剧。

《左传》成公十五年“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达节即大节，守节即中节，失节即小节。当时的形势，当个地方诸侯，只能是下节失节。子臧是王道人物，故曰“为君非吾节也”。

䷋ 节之上坎是水，喻建筑师的水平仪。下兑是泽，泽即社会恩泽利益。坎上兑下即社会恩泽的利民分配，分配公正，就是“节”“甘节”。行甘节之政，即王者治理。此就王道仪而言。

就亡道仪讲，上卦坎，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占有者，古哲称之为饕餮，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下卦兑是喜悦，乐于争夺多占，是小节之“节”。小节者自己独占，不管基础的死活，伤财害民，将社会引向崩溃，故为“苦节”。

提示之“节亨”，指彖之“天地节”与九五之“甘节”。天地节言王霸取天下时之节用。甘节，指复古后王者之节用，“苦节不可贞”，言家政转子午以西之失节。持政者失节，臣民也不能守节。上行下效失节，社会非乱不可，故曰“不可贞”。师卦彖曰：“贞，正也。”上梁不正下梁歪，唯利是图将颠覆小节，此即“其道穷”。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王弼注曰：“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而为制主，节之义也。节之大者莫若刚柔分男女别也。”

“刚柔分而刚得中”，是对甘节的阐述。刚即上卦坎阳九五，是男，是大节王道。柔即下卦兑阴六三，是女，是小节亡道。大节居于太阳位，小节回归地球位，就是“刚柔分男女别”。“苦节”持政，大节在野，小节在朝，男不男，女不女，是刚柔不分，男女不别。刚柔分男女别，谓之“分定”。分定，社会将安

定，故曰“刚柔分而不乱”。王道人物持政，即“刚得中而为制主，节之义也”。《易》内，男喻持政者，女喻臣民；男指大节，女指小节。

“甘”是五味的中心体，是太阳和地球北极的所居处。甘中央喻施政强有力而公正持平。“苦”是五味之南方，与☲同位，是霸道的归宿所。南离是个转折路口，甘节复古，回到中心位，苦节复辟，又转了子午以西。转子午以西，即皇亲国戚坐江山。小人持政，乱不可免，故曰“其道穷也”。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论甘节施政。甘节要有甘节的论说，使社会行甘节而心服口服，即“说以行险”。说言理论教育，行险言财富分配。“当位”言九五君王，带头实行甘节，成为社会的表率，是“当位以节”。家政行苦人民之节，以自己做寄生虫为荣，用甘节消除苦节恶习，使苦节者洗心革面，是“中正以通”。

“天地节而四时成”，言王霸取天下用中节讲的。天指王道军师，地指霸主。主佐俭朴，支出从简，即“天地节”。由于天地节，故取得革命的胜利，即“四时成”。家政转周天，以地公转譬之，春夏取天下，秋冬坐天下。革命至南离，是春夏之完成。有了春夏，必然经历秋冬，故曰“四时成”。造反者失节，将被镇压，不达南离，是四时不成。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制度同“礼”，言财富分配。政权支出，源于赋税。赋税多少，给生产者留多少，便是“节以制度”。大同社会，征税什一，给民留九。什一之税，给各级食皇粮之官员分配多少，文教武备，又分配多少，也是“节以制度”。量入为出，保持平衡，以不伤财不害民为前提。

《荀子·礼论》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使欲”指持政者，“物”指生产者。官民即“两者”。持政者“不伤财不害民”，即“使欲必不穷于物”。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即“物必不屈于欲”。什一之税，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使欲的俸禄也会随之增加。此即“两者相持而长”。苛损重税，繁重徭役。挥霍财富，破坏男耕女织是伤财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泽言财富，水言九五。只有王者九五掌权，才能行施甘节大政，故曰“节”。“制数度”，即制定消费比例以分之，使持政有节，有度量分界。“议德行”，即继承大同传统。大同社会，王者俭节朴素，议论王者之德行以节制自己，即“议德行”。德，得也。与人民不离不弃，同舟共济，甘苦与共，即“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六书精蕴》曰：“一扉曰户，两扉曰门。”户庭喻富贵政权。富贵政权只代表富贵，不代表贫贱，故为“一扉”。一扉说明只是富贵一扇门跳加官。门庭喻大同政权，天地皆统，两门齐动。“不出户庭”，即不复辟家政。

《系上》曰：“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霸主革命，有苟富贵、毋相忘的意愿。

背叛初衷，变为富贵的头目，就成了亢龙。亢龙行苦节，最终失败，故曰“有悔”。要无悔无咎，“不出户庭”才能避免。

不出户庭，基于“知通塞”。南离升天为“通”，金银满箱笏满床，火上浇油；北坎落地为“塞”，饥寒交困，雪上加霜。人心不足蛇吞象，时世到头螳捕蝉，荣华富贵，必将转为南柯梦，贪占的一切将为新霸主做嫁衣裳。通必然转塞，懂此规律，即“知通塞”。知通塞而复古不升天，也就不会落地。《老子》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劝诱世人不要居功复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初九不出户庭，九二必须行复古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此良机，又转为出户庭。不出门庭出户庭则“凶”。王弼注曰：“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时之极则废矣，故不出门庭则凶也。”革命时期的军师，有崇高的威信，是“时极”。推选时极持政，才能稳住局面。失去时极，革命成果又将毁于一旦。时极，同《系上》之大极。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富贵奢侈，肆意纵欲，暴殄天物，破坏自然，是“不节”。若，如也。新家政重蹈老家政的不节覆辙，即“不节若”。老家政凶败灭亡，新家政最终也将一败涂地，即“则嗟若”。嗟是垮台后的哀叹。“无咎”同凶。六三不节若，则嗟若，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故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王弼注曰：“得位而顺，不改其节，而能亨者也”。六四是家政朝内的王道大臣，如晏子、萧何、司马光等人。他们的地位不低，布帛有余，但他们衣不被锦，食不重味，居住质朴，外出尚简，继承了大同社会官员的传统。此即“安节亨”。“上道”即天下为公之传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注曰：“当位居中为节之主，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之谓也。为节不苦，非甘而何？术斯以往，往有尚也。”

“往”即过去的大同社会，“有”即有天下者，“尚”即崇尚。大同社会，实行甘节，崇尚施恩于基础，此即“甘节吉”。吉即国泰民安。甘节吉的转机是君王，君王如日普照，不遗弃每一个社会成员，即“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家政内部的个别人，也能苦节俭朴，过艰苦的生活，其出发点是“贞凶”忠于家政，贞，忠也；凶，家政，以个人的苦节，希望影响社会，让豪华者减少奢侈，使富贵政权能苟延残喘下去。腐败成风，苦节贞凶无效，故曰“悔亡”。“其道穷也”，只能施于自身，不会普及于人群。

第三十二章 既济卦与未济卦注

第一节 总论

《系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说明，走马灯既济未济转易史，使社会动荡不宁。古哲人从动荡的转易社会，找到了解决转易的理论，建立了大化归一的王道学说。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是咸卦六四之爻辞。憧是心童之复字，指霸亡两极的政治归宿与思想方法。霸道的归宿是南离 ☲，推倒老家政，自己上台，取而代之，由奴隶变为主子，便实现了理想。亡道的归宿是北坎 ☵，出众为心当超人，永远享荣华受富贵。霸道的理想可以实现，但不能就此止步，不王则亡。亡道的理想是妄想，根本实现不了。霸道取代了亡道，自己又转化为亡道；转化为亡道，将被新霸道取代，此即“憧憧往来”也。

“朋从尔思”，言王者摆脱了霸亡的思想范畴，找到了解决既济和未济转易的思想。“朋”是凤，隐指王道。“尔思”即二思，异于霸亡的思想方法。咸卦九四“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是“尔思”之本体。持政者永远忠于人民是“贞吉”，不存在“汉，无论魏晋”之交替是“悔亡”。霸道革命，多数人毒害少数老富贵，亡道坐天下，少数富贵毒害大众。既济未济双方相毒害，亦即施暴。王道复古，不存在动乱转易，此即“未感害也”。

“天下何思何虑”，言未济者如何取天下与既济者如何坐天下的思虑。“天下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是王者的思虑。“同归”言持政者和人民有相同的归宿。“一致”，与人民有同一的观点。同心同德，不离不弃，甘苦与共，相依为命，施政“以百姓心为心”。概言之，同归与一致，也就是“贞吉”。贞，忠也；吉，人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说卦》曰：“离为日。”日是霸道的归宿，其位在南方。“坎为月”，月是亡道的归宿，其位在北方。南北为冲。☵既济，亡道 ☵ 乘御霸道 ☲，向霸道专制。

其施政，将霸道革命时期曾否定老家政的一套，统统恢复起来。䷗未济，霸道 ䷋乘御亡道 ䷋，向亡道专制，其施政，否定亡道的一套，继承了大同社会的一部分“天下为公”制度。

持政方为“来”，失政方为“往”，往来转易，交替代谢是“推”。《说文》曰：“推，排也。”排即排斥，义同乘。乘即暴力专制。胜者为王，败者为贼，是“推”，霸亡易位，也是“推”。既济未济转易，基于否定对立面，推翻其施政，用自己的施政取而代之。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取譬于地球自转。“日”是日中喻霸道，“月”是夜半喻亡道。日中转为夜半，是“日往则月来”；夜半转为日中，是“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取譬于地球公转。“寒”是北坎冬至，喻亡道的归宿处；“暑”是南离夏至，喻霸道的归宿处。霸道取代了亡道，是“寒往则暑来”；亡道取代了霸道，是“暑往则寒来”。往者受奴役是“屈”；来者乘御对立面是“信”，此即“往者屈也，来者信也”。

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不能解决社会动乱。在动乱社会的环境下，产生了王道思想：“明”“岁”“利”“神”“德”“化”。明岁利神德化，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施政的内核。“明”是太阳之功，光辉普照，施气化育。“岁”是地球之功，皆载万物，长养生灵。“利”言太阳施气，大地养育，给人类造了福利。“神”言太阳继明不息，没有子午卯酉之对立，没有朔望晦之交替。《系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测，则之繁。不效法既济未济相推，即“阴阳不测”。“德”言一视同仁。王者与太阳和地球同德，人群围绕王者运行，德即“同归”“一致”。《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群不分贵贱，善始善终，和睦相守，水乳交融是“化”。化即两忘而化道，道将为一，不知为私。

农、工、商、学，七十二行，以为公为大共性，皆为社会效力尽义务，即“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之五官，各有功能，不相兼职，但皆为生存服务，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同乎此也。

“尺蠖”即长蠖。尺是度器之最长者。“龙蛇”即大蛇。龙蛇是蛇中之最大者。尺蠖与龙蛇，皆为王者之隐称。家政社会，以私灭公，为公非法而被摧残，故曰“屈”。王道文化，只能以隐表达，外披伪装，故曰“蛰”。屈蛰非消极之屈蛰，而为的是“求信”“存身”。求信，言社会复古，由王道掌权。存身，言保存王者和王道文化，代代不绝，以继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

“精义”是大同文明文化的称谓。“入神”同《系下》的“通神明之德”。用为公文化培育为公人才，是“精义入神”。精义入神的目的是“致用”。致用即《孟子·尽心》孟子说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修身见于世，即做一个善良正直公天下的逸民。王霸革命做军师，王道复古做君王，为民效劳是“泽加于民”。

《荀子·劝学》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耳口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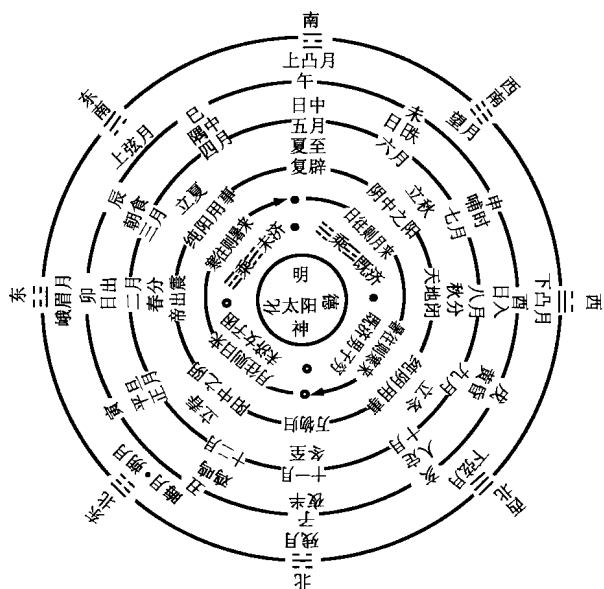
上文论述致用与不致用的两种对立文化。“君子之学”，即“精义”，入耳著心落实于行动。“一可以为法则”，同“致用”。致用首先从自己做起，即“古之学者为己”。端言，蠕动，同上文“屈”。家政文化是“小人之学”“今之学”，入耳出口，只作传声器，不美七尺之躯，只为教训别人，即“今之学者为人”。《易》将家政统治者喻为“禽”，禽即牛马鸟兽。做牛魔王的部下，即“为禽犊”。《说文》曰：“犊，牛子也。”

韩康伯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后动也。精义由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于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归根则宁，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虑，以求动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则伪弥多而理愈失，名弥美而累愈彰矣。”

王者“安身”的时刻，在王霸联合取天下之后。如果霸主有自知之明，主动禅让，君臣易位，复古归根，共同建设大同社会，王霸皆能安身，即“崇德”，亦即“天下之理得”。如果霸主复辟，王者的处境危险，霸主缔造的家政也不美妙，此即“忘其安身，以殉功美”，结局是伪多理失，名美累彰，黄柏木作磬槌，外面体面里头苦。《论语·宪问》：“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忠告而善导，劝诱霸主复古。霸主不复古便拉倒，即“不可则止”。不可而不止，霸主将施暴，王者将受辱。“毋自辱”，是王者之安身术。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即既济复辟。跨越南离往西运行，即“过此以往”。过此以往，即向“未”时转动。未是十二辰的第八辰，在子午西，与乾卦的亢龙同位。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片面的知识即“或知”。或，惑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洞知三极之道之发展规律是“穷神”，穷神才能知天地之大全。建设两忘而化道的大同社会是“知化”。穷神知化，是王者的最终归宿，即“德之盛”。德言大德之人王者，盛，成也。为了醒目，现作《既济未济往来图》以示：



《说文》曰：“既，小食也”。《博雅》曰：“既，失也”。霸主复辟，转于午以西，革命者由大人变为小人，步入蚀食消亡的道路，即“小食也”。革命转入失败，故曰“失也”。

《序卦》曰：“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未济终

焉。”韩康伯注曰：“行过乎恭，礼过乎俭，可以矫世厉俗，有所济也。”“有为而能济者，以己穷物者也。物穷则乖，功极则乱，其可济乎？故受之未济终焉”。

“既”是“溉”的省字。溉即灌溉。《史记·五帝本纪》曰：“帝誉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集解注曰：“故既字作水旁。”正义注曰：“溉音既，言帝偁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也。”帝誉之溉，溉全民，居于太阳大中位，“溉执中而遍天下”。执中而遍天下，如“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灌溉了全民，因此全民服从，即“莫不服从”。

家政既济，不溉全民，溉子午以西，溉以皇亲国戚为支柱的官僚富贵。《庄子·知北游》曰：“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通天下一气耳。”济于子午西，得到灌溉者是“神奇”，未济者与推翻者，被既济者遗弃于子午东的大众是“臭腐”。臭腐是人下人，是富贵“所恶者”。臭腐用暴力取代了神奇，改变了地位，是“臭腐复化为神奇”。老富贵破产丧权，回到子午东，是“神奇复化为臭腐”。神奇与臭腐之相互转化，谱写了家政既济与未济之转易史。

少数人能济于子午西，是王者支持的结果。“行过乎恭，礼过乎俭”，言乎此。革命转入既济，是王道革命的失败，也是家政的自我绝灭，两败俱伤。经过改天换地之大革命，其功勋是“矫世厉俗”。扫除了一大批老蝗虫，缓解了社会矛盾是“矫世”。通过大革命洗礼，磨练了人民是“厉俗”。既济者立足于“以己穷物”，亦即基于损大人而益小人。损害人民，与民为敌，导致人民饥寒交困，于是犯上作乱，此即“物穷则乖”。乖离至最终，一夫大呼，天下云集，取而代之，即“受之以未济终焉”。既济者“功极则乱”，步老家政后尘，不可能永远享荣华受富贵，故曰“其可济乎”？

《杂卦》曰：“既济，定也。”“未济，男子穷也”。霸道革命成功，走复古之路，即孟子在《梁惠王》中说到的“定于一”。定于一，同于“溉执中而遍天下”。不复古，便走入既济“定鼎”之路。鼎是三条腿的烹饪器。三足喻既济社会有王霸亡三极基础。三极基础，即损卦六三的“三人行”。三人行，归宿各异，乱不可免。

《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吾闻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定于一”的大同制度，即“能者养之以福”。大同社会，以君王为首的持政者，以民为贵，行威仪而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表率，此即为公定命。定鼎为私，是“不能者败以取祸”的制度。以，用也。“以，定命也”，即有权者自己决定了自己的祸福命运。

《红楼梦》五回，托警幻之口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我家”影射爱新觉罗氏。“国朝”即爱氏的家政。历时百年，鼎盛结束，亦即“运终数尽”，凶败不可挽回。他们的继业者，一代不如一代。中央失控，军阀割据，外族侵寇，人民蒙难。时局的主动权转给未济取代者，即“未济，男子穷也”。著之子午西喻男子，子午东喻女子。“男子穷”，即老家政不能扭转败局。

时局的主动权让给了未济方。

既济定鼎，必然转向其反面未济，未济之所以能济，基于男穷。“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是自然规律，既济与未济之往来类乎此。时局转至西北“男子穷”，再聪明、再有能耐的君主，也无力收拾残局。

第二节 解既济卦

甲 原文

䷾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乙 注解

䷾ 是亡道的归宿所，䷿ 是霸道的归宿所。从《既济未济往来图》可以看出，家天下由夏至至秋分，亦即日中至日入，是鼎盛巩固时期。此时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亡道专霸道的政，小人处信，君子处屈。处信，即既济之䷾ 乘䷿。处屈，即未济之䷿ 受困。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言既济者之施政和其结局。亨，通也，言取天下者由贫贱变为富贵。变富贵者是少数人，故曰“小”。小人政权为小人服务，即“小利贞”。利言施惠。贞，正也，言在位的持政者，亦即皇亲国戚。

彖辞是对提示进一步论述。“既济亨，小者亨也”，说明既济飞黄腾达者不是大众，而是少数。王弼注曰：“既济者，以皆济为义者也。小者不遗，乃为皆济，故举小者，以明既济也。”溉济济全体是“皆济”。皆济是王道的义务，故曰“既济者，以皆济为义者也”。“小者”指革命者。“不遗”，即不遗弃大众。此即“小者不遗，乃为皆济”。“故举小者”，不包括王道，指变了卦的霸主。故举小者之溉济，一部分人升天成云，即“以明既济也”。

王弼注“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曰：“刚柔正而位当，则邪不可以行矣，故惟正乃利贞也。”霸道革命，有王者行命，霸主廉洁奉公，虽既济复辟，淳风

不会突变，利于巩固政权，故曰“利贞”。持政者保持公正，人民拥护，即“刚柔正而位当”。“则邪”言亡道。夏至一阴生，只是萌芽，未持主动，故曰“则邪不可以行矣”。此时的转机人物是霸主，如果突变腐败，政权也将急速烂掉，不会出现“初吉，柔得中”的好运，故曰“惟正乃利贞也”。“惟”，定鼎霸主；“正”，自身不邪。“初吉，柔得中”，即卦之九五与六二。九五霸主，六二人民。令行禁止，故曰“初吉”。人民地位改善，即“得中”。

《书·汤诰》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责若草木，兆民允殖。”孔安国传曰：“若草木同华，民信乐生。”《伊训》又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永怀。”王霸革命，变化代兴，扫除了大批蝗虫，缓解了社会矛盾，人民从严冬苏醒过来，责若草木，草木同华。“兆民允殖”“兆民永怀”，皆言“柔得中”，人民信赖九五皇上的心情。

“初吉，柔得中”，是家政开口而笑的时期。成康，文景，贞观，皆此时也。反映于蓍环，即南离向西兑的过渡时期。西兑一过，便转为“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的衰败时期。王弼注曰：“柔得中，则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则小者未亨。小者未亨，虽刚得正，则为未既济也。故既济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济为家者，道极无进，终唯有乱，故曰初吉终乱。终乱不为自乱，由止故乱，故曰终止则乱也”。

“终止则乱”，是家政凶败的根源。《说卦》曰：“艮，止也”。“艮，山也”。山喻人群中崛起的富贵，富贵欺压盘剥，夺去人民的自由是“止”。古哲中的“五行山”，即言艮止之所为。小人升天至落地，贯穿了对基础的专制，即“终止”。则，效法也。家政专制，蹈前朝覆辙，基于扰民害民，即“则乱”。终止则乱者，不能解决社会动乱，不能消除政治危机，故曰“其道穷也”。

《论语·八佾》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禘，帝也，言南离定鼎称帝。“自既灌”，即利自己，利富贵。“而往”，转子午西。观，示也，喻指导。家政转子午西，凶败难免，故曰“吾不欲观之矣”。历史证明，“观之”也不听。“尊孔读经”，只是脂粉装饰。读孔孟之书，背尧舜之道，万变不离其宗，“终止则乱”而已。

《庄子·逍遥游》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燭火即爵火，给皇亲国戚或有功勋者封官晋爵，没有限制。光照面广，支出有限，故曰“不亦难乎？”经费困难，增加赋税，苛捐重税，民不堪命，激发反抗。燭火燃甚，十羊九牧。

“时雨降矣”，言既济者已得到实惠。但富贵贪得无厌，福深求福，浸灌不止，收刮无已。为了盘剥，处心积虑，巧取豪夺，日夜忙碌，故曰“不亦劳乎？”燭火不息，浸灌无已，致使十室九空，四海困穷。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既济者害苦了人民，最终埋葬了自己。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开国定鼎，霸主变心，取天下的功臣，便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患”言变心君主。《荀子·成相》曰：“患难哉，阪为先。圣知不用愚者谋，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精蘊》曰：“一中为忠，二中为患”。忠于

富贵，即“二忠”。二忠顺我昌逆我亡，自贵贱人，是患和患难之所由起。

《史记·越世家》曰：“范蠡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长颈鸟喙，不指形象，指其灵魂。长颈鸟喙，是鸟兽的结合体，亦即《系下》的“鸟兽之文”。思患豫防，即防君王的突然镇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王弼注曰：“处既济之初，始济者也。始济未涉于燥，故轮曳而尾濡也。虽未造易，心无系恋，志弃难者也。其于义也，无所咎也。”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霸革命至南离，是天下合的终点，分的始点。初九是和既济者分离的带头人。“曳”是动摇，“轮”指霸主。《说文》曰：“有辐曰轮，无辐曰轻。”辐喻子午卯酉对立。轻，全也，言整体无对立。此处称轮，指霸主已成了人民的对立体。

“尾”与燥义同，喻家政残末时期。“濡其尾”，即众叛亲离。初九在既济初期，从家政营垒中分裂出来，“曳其轮”，同于“濡其尾”。曳轮濡尾能无咎者，必须是“义”。义即为人民尽义务的王者。如果曳轮濡尾在发牢骚，不能免咎。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弃难死于火，是“曳其轮，濡其尾”的史例。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王弼注曰：“居中履正，处文明之盛而应于五，阴之光盛者也。而居初三之间，近而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阴，处于二阳之间，近而不相得，能不见侵乎？故曰妇丧其茀也。称妇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茀，首饰也。夫以中道执乎中正，而见侵者，众之所助也。处既济之时，不容邪道者也。时既明峻，众又助之，窃之者逃窜而莫之归矣。量斯势也，不过七日，不须已逐而自得也。”

文中的“七日”“茀”，注文的“首饰”“夫”“时既”，皆指九五霸主。六二是妇，是一个地区的弱小官员。九五统一了天下，六二是真诚的支持者，故以夫妇譬之。但六二居于初九与九三之间，都在争取六二与之合作。处于此时，六二不能与九五结合，即“妇丧其茀”。九五不放弃六二，与初和三角逐，即“勿逐”。勿是物之省字。经过角逐，九五得胜，即“勿逐，七日得”。七日所以能得，在于居戊己位而行中道。“行中道”，人民拥护，即“众又助之”。初九九三行邪道而众不助，只好逃窜失败。六二爻揭示，家政既济后，分裂割据遗风尚存。但大势已去，割据者不得人心，以失败而告终。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王弼注曰：“居既济之时，处文明之终，履得其位，是居衰而未能济者也。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也。君子处之，故能兴也，小人居之，遂丧邦也。”

“高宗”，以殷武丁托喻家政不自量力而有扩张野心的君主。“鬼方”指上六，言弱小而又行暴政的邻国。高宗扩张领土，侵寇鬼方，即“高宗伐鬼方”。“三年”义同高宗。家政社会，存在王霸亡三种基础，故称“三”。年是四时之统。“三年”即家政皇上。伐鬼方而占领了鬼方，即“三年克之”。占领了鬼方，同样实行暴力统治，即“小人勿用”。

三年克之，占领鬼方，但高宗因战争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兵力丧失，国库

耗空，又要供给占领军，长长的补给线，使之疲于奔命。“小人勿用”，必将引起人民反抗，“小人居之，遂丧邦也”，言此。“三年克之惫也”，惫即穷兵尚武引起的国力消耗。秦皇和汉武，都是崇尚伐鬼方的高宗，导致国家急剧疲惫。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王弼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履得其位，而近不与三五相得，夫有隙之弃舟而得济者，有衣袽也。邻于不亲而得全者，终日戒也。”

繻同濡。濡是水和需的复字，言亡道的归宿。水言其想当超人，需言其永远享荣华受富贵。“衣”喻只代表富贵的利益。“袽”是衣和如之复字，言顺从家政濡需，为统治者服务。六四称衣袽，即为政不与皇上相乖逆。家政能长期维持统治，衣袽起了很大的作用，即“繻，有衣袽”。君主的失误，由衣袽六四补救，即“衣袽所以塞舟漏也”。《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舟是君主的譬称。

六四与九五近不相得，六四应初，九五应二，相互戒备，即“终日戒”。终日戒，彼此失去信任。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和李斯的关系，就是“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东邻和西邻取自月公转，从《既济未济往来图》可以看出，月公转的终始之地在艮东北。《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成终言其覆亡。由北坎向东北艮过渡，居子午东，故称“东邻”。王弼注旅上九曰：“牛者稼穡之资也。”家畜之资，与六四衣袽义同。龙逢戮，比干剖，子胥死，文种诛，皆为“东邻杀牛”。

望月在子午西，是霸主黄袍加身之地。由南离向西南坤过渡，故称“西邻”。由巽至坤，是王霸革命取胜既济的前夜，内部团结，故以“禴祭”譬之。禴祭是春天的祭祀，不杀牲，以譬革命内部不内攻。“实”同乾，指王霸革命者。“受其福”，即取得变化代兴的胜利。

“时”言新旧交替之时局。东邻时处残末，西邻时处创新。比之于人，东邻衰朽不堪，西邻血气方刚。老朽势力急速衰亡，新生势力节节胜利，故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西邻能胜利，是王者指挥的结果。“吉大”言王者，“来”言指挥。未济转化为既济，是“实受其福”。既济之取得，归功于“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王弼注曰：“处既济之极，既济道穷，则之于未济。之于未济，则首先犯焉。过进不已，则遇于难，故濡其首也。将没不久，危莫先焉。”

《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以蓍环言之，家天下为首者之发祥地，同时也是为尾者之葬身所。由发祥地经四时周天一转，又回到发祥地的最后一个君主，是“濡其首”者，是既济之道穷者，如夏桀殷纣。“厉”同凶。“何可久也”，即不可久也。

“既济道穷，则之于未济”，之，行也，即行命权由未济方取代。“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未济方的主攻目标，是末代皇帝，此即“首先犯焉”。《书·

汤誓》《泰誓》都揭示了上文一爻之时局。

第三节 解未济卦

甲 原文

䷿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乙 注解

被家政遗弃于子午以东之夺权方，是未济方。反叛夺权，有两股力量。其一是霸道䷌，其一是亡道䷌。霸道取天下用“乾”；亡道取天下用“汔”。《正韵》曰：“乞，求也”。乾与汔的共性是“乞”。乞即“彼可取而代也”，赶你下台我上台。乾从“十早”，汔从“水”。取天下的目的不同，结局也是两样。乾体可以实现乞的目标；汔体纵横一番，乞求落空而凶败。

“十”是《系上》天五的成数，位在中央，同十干之戊己。“早”是十二辰的日出时，喻早知道的王道人物。霸道夺权，一要有乞求统一国家，并居于戊己中央的良好愿望；二要有尊重王道军师和礼贤下士的高尚风格。两个条件具备，组成了“一”体。北䷆水，是“万物所归之地”，是导致家政凶败的原动力。夺权者不追求统一国家，不懂选贤任能和解民倒悬，追求当超人和高享受，由小人结合，组成“- -”体。六三爻“未济征凶”言此。

提示与彖辞之“未济亨”“未济亨，柔得中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都指乾体未济方，是能取得变化代兴的力量。“柔得中”“刚柔应”，是能改天换地的条件。

“亨”是元亨利贞四德之一，位在南离，喻能夺得中央大权。王弼注“未济亨，柔得中也”曰：“以柔处中，不违刚也，能纳刚健，故得亨也。”孔颖达疏曰：“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应九二，释未济所以得亨。柔而得中，不违刚也，

与二相应，纳刚自辅，故于未济之世，终得亨通也。”

“未济亨”，即未济者能夺得中央政权而通亨。“柔得中”言六五。“柔”言其为六阴弱者，居于民心所向之地五位，即“得中”。六五柔得中，成为凝聚王者和天下英杰的中心。柔得中的情操，即“不违刚”“能纳刚健”。刚言王者军师，言听计从即“不违刚”。刚健言五湖四海的英杰，能信赖团结英杰，即“能纳刚健”。不违和能纳，得到王者和英杰的支持，即“刚柔应也”。体于本卦，即六五与九二之应。刘邦和宋江都是六五人物，张良和吴用，都是九二人物。

“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指不能取得中央政权的反叛者。反叛者称“小狐”，言其归宿低劣。王弼注解卦九二曰：“狐者，隐伏之物也。”《说卦》曰：“坎为隐伏。”《说文》曰：“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丰后。”妖同夭，言其命不长，鬼与归同，言小狐的归宿是北坎。“鬼所乘之”，受北坎驱使。“有三德”，言小狐是亡道。《易》之一为王道，二为霸道，三为亡道。造反，心不怀人民是“小前”。步老家政没落后尘是“丰后”。“其色中和”，言小狐造反，与未济亨者，在造反上，有相同的性质，故曰“中和”。中和言至南离夺取中央大权。

“濡其尾”与“不续终”，皆言造反操持家政的老一套。造反取得一点胜利，便享荣华受富贵，过皇上般的生活。尾与终皆指家政没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否定人民的施政。濡与不，皆言不管人民的疾苦。“续”言承继了老家政的衣钵。“未出中”，言其不能到达南离，拿不到中央大权。“中”即日中之地。“无攸利”同凶。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之时，天下大乱，十八路诸侯，三十六路烟尘，都出来取天下。而能取得天下者，是“柔得中”者。王者和柔得中者相结合，即“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慎言王者，物言霸主。霸主是否真能尊师纳刚，即“以慎辨物”。能听从军师而不自用，与之结合，即“居方”。张良辨物，居刘邦之方；范增不辨物，居项羽之方。前者成功，后者告败。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吝，亦不知极也”。王弼注曰：“处未济之初，最居险下，不可以济者也。而欲之其应，进则溺身。未济之始，始于既济之上六也。濡其首犹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纪极也。然以阴处下，非为亢进，遂其志者也。困则能反，故不曰凶。事在己量，必困乃反，顽亦甚矣，故曰吝也。”

初六以阴居下，造反“濡其尾”，效法家政末期之腐败治民术，是造反者之中最低能的势力，故曰“吝”。吝源于无知，即“不知极也”。极即家天下的极限末期。用家政末期的一套施政，必然陷入困境，陷入困境，停止出动，即“困则能反”。反则不凶，“故不曰凶”。初六有应于九四，九四是伐鬼方的主体。但初六力量太弱，不可能与九四结合，此则“欲之其应，进则溺身”。溺身喻中途沉没被消灭。

“不知极”即“顽”。《广韵》曰：“顽，愚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用于初六，顽同吝。孔颖达疏曰：“初六处未济之初，最居险下。而欲上之其应，进则溺身。”“不能豫昭事之几萌，困而后反，顽亦甚矣”。险言九二，是老家政之强者，初六居险之下，露头便遭镇压。“困而后反”，说明初六“不能豫昭事之几萌”，政治预见太低。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王弼注曰：“体刚履中而应于五，五体阴柔，应与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济之时，处险难之中，体刚中之质而见任，与拯救危难，经纶屯蹇者也。用健施难，循难在正而不违中，故曳其轮贞吉也。”“位虽不正，中以行正也”。

九二是韩信一类将领，他们统率人民的军队，给老家政以毁灭性的打击，动摇了既济者的人心，即“曳其轮”。既济初九“曳其轮”，是内部分化，未济九二“曳其轮”是外部之震慑。六五是及时雨，九二忠于六五，即“贞吉”，居于人民中，用义战摧毁老家政，即“中以行正也”。强大的力量处于强大的地位是“当位”，九二和敌人相比，还不强大，居于弱小位，是“虽不当位”。虽不当位，“中以行正”，能战胜强敌。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王弼注曰：“以阴之质，失位居险，不能自济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济而求进焉，丧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难而已比之，弃己委二，载二而行，溺可得乎？何忧未济？故曰利涉大川也。”

初六与六三，都是小狐。初六低能，不能跨越九二之险。六三以阴居阳，位不当而暴露了自己，乘刚和强敌较量，也不能自济。“弃己委二，载二而行”，是“涉大川”。大川是大三的立写。大川言王霸亡三股大联合势力。大川以王道军师为中心，同舟共济即“涉大川”。六三应上九而孤军冒进，没有王者决策，没有人民支持，故“凶”。弃己任二，加强了革命力量，故曰“利涉大川”。利，吉也，即涉大川吉。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王弼注曰：“处未济之时，而出险难之上，于文明之初，体乎刚质，以近至尊。虽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则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兴衰之征也，故每至兴衰而取义焉。处文明之初，始出于难，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五居尊以柔，体乎文明之盛，不夺物功者也，故以大国赏之也。”

“贞吉”即统一国家和解救人民出水火的霸道革命者取得胜利。“悔亡”，即恶贯满盈的老家政被彻底推翻。《说卦》曰：“帝出乎震”。此震与“震用”，皆言王者。王者指挥革命大军捣毁家政的老巢，即“震用伐鬼方”。此爻之“三年”与既济九三之“三年”，是同文异质概念。九四三年言王者，既济之三年是三足鼎，九四之三年是大一“一”乾。王者三年给六五拿到了玉玺，即“三年有赏于大国”。南离夺权，改天换地，是王霸的共同理想，理想实现，即“志行也”。吕尚指挥的灭殷战争，即“震用伐鬼方”。

既济九三之“鬼方”是上六，未济九四之“鬼方”指初六。姤卦初六是家政一夫专万民之命的发端地，此爻之初六是一夫的下台所。“出乎尔者反乎尔”，家政由初开始，至初告终。取代方为“兴”，被取代方为“衰”，兴击败衰，即“兴衰之征”。君主忠于富贵是“义”，擒了君主是“取义”。

九二“曳其轮”，革命尚未掌握主动，转至九四文明之初，革命者由弱变强，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此即“处文明之初，始出于难”。此时霸主未变卦，即

“其德未盛”。信赖九四，九四志行，霸主亦未贪天之功为己功，即“不夺物功者也”。不夺物功，取得贞吉胜利。

“六五，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王弼注曰：“以柔居尊，处文明之盛，为未济之主，故必正然后乃吉，吉乃无悔也。夫以柔顺文明之质，居于尊位，付物於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斯诚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则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六五是具有禅退让贤情操的霸主。“君子之光”言此情操。之，行也；光，太阳。“之光”即愿意复古回归太阳位。复古要真心诚意，才能得吉，故曰“有孚吉”。王者南面做君，霸主北面称臣管理军务，即“其晖吉也”。晖是日与军的复字。日喻太阳大政，军言掌握军权。晖与革卦九五之“蔚”义同。蔚，尉也，言主兵。

《易》之“文明”，其中一义，即“选贤让能”。取天下证明了，王者比霸者高明，持胜坐天下，也应让能者做君，“付物于能而不自役”，即言霸者应自动退位。大同社会，“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武力由文明的元首指挥。使武以武，御刚以刚，是暴力专制，不是文明。封建社会，走马灯转易，还未出现过“君子之光”者。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王弼注曰：“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既济之道，所任者当也。所任者当，则可信之无疑而已逸也，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也。以其能信于物，故得逸豫而不忧事之废。苟不忧于事之废，耽乐之甚，则至于失节矣。由于有孚失于是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也。”

六五不禅让，转至上九，文明结束，复辟了家天下，即“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未济所以能转化为既济，在于霸主“所任者当也，则可信之无疑而已逸也”。家天下建立，也操此老经验，信赖大臣行政，以为和取天下时期一样，“不忧事之废”。时局发生了质变，君主的逸豫，只是“苟不忧”。政事一定要出问题，即“於事之废”。事废不再信赖他人，大权独揽，即“耽乐之甚”。

《说文》曰：“耽，耳大垂也。”《易》内，豕喻亡道，象喻霸道，彖喻王道，谓之三圣，皆为口耳王。此爻之“耽”，言由象变豕之“耳大垂”者。《易》将政权喻为乐队。“耽乐”的乐，以乐队总指挥喻君主。“之”，行也，言行政。“甚”，不左就右不居中。不居中即“失是”。“是”是“日正”之复字，喻光明正大，公无所偏。忠于富贵的君主是“有孚”。“有孚失是”的实质，遗弃了人民大众，成了皇亲国戚的首领。

“酒”是北坎水和西兑酉的复字。坎言住广寒宫当超人，酉与地公转八月正秋同位，喻收刮民脂民膏，使君主成为天字第一号大富翁。家天下初复辟，做超人与收刮，皆未激化社会矛盾，故曰“无咎”。饮酒失是潜伏了危机，危机由统治者“不知节”造成。王霸亡三极，古哲比为三节竹，王道是大节，霸道是中节，亡道是小节。小节远离人民，乱不可免。关于“节”，请参阅《节卦解》。

第三十三章 周易天人合一学说

第一节 周易取材于太阳系八个天体

《史记·天官书》正义曰：“张衡云：文耀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

上文源于八卦，在描述太阳系的八个天体。“文耀”同《易》内之“文明”，指太阳。“日者，阳精之宗”，“一居中央”的“一”，“北斗”，都指太阳。太阳居太阳系的中心，光明正大，自转而不公转，继明不息，行星和卫星围绕太阳公转，不用强制，此即“文耀”“文明”。文耀体之于社会，没有阶级对抗，没有“汉，无论魏晋”之转易。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

“日者，阳精之宗”。行星和卫星，向日面为阳，背日面为阴。向日面为“阳精”。阳精以太阳为统领，即“日者，阳精之宗”。宗，主也，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同于统领。“月者，阴精之宗”。行星和卫星，背日面为阴，月球是夜间的光体，是“阴精”，是行星阴面的统领，阴精的思想。此即“月者，阴精之宗”。太阳托臂王道，月球托臂亡道，王亡是不共戴天的两端。

太阳系天体的八个星球，太阳是第一个创始星，居于太阳系的中心地位。创始为“一”，在心为“居中央”。一居中央，言太阳之数 and 居位。原始大同社会，是人类的创始社会，同“一”。大同社会的持政者托体于太阳，公正无私，辉光普照，居中心自转而不公转，同“居中央”。

“斗”是量器之大者。度量衡器，喻王霸亡三极政治领袖，是事物众寡轻重多少的决定者。二十八宿北方宿，斗喻霸道的创建者。家天下转五行的斗，以地球北极喻开明君主。王道公天下的斗，是居太阳大中位的王者。王者是家天下的背叛者，故为“北斗”。《韵会》曰：“北音背。”《说文》曰：“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注曰：“乖者，相违背也。”王道之斗加北，言不同于霸道和亡道。王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是太阳大中位，此即“文耀丽乎天”。

“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系上》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太阳自转而不公转，是“静者”，是“刚”。行星卫星，自转又公转是“动者”，是

“柔”。七即“日月五星是也”。日言地球，月言月球，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日月五星加上文耀太阳，共是八个天体，是当时天文学家能用肉眼看到的天体。《周易》之八卦，取材于太阳系的八个星球。

《周易》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人文学的思想结晶，人文学寓居于天文学之中，构成天人合一的哲学。王道托体于太阳，家天下托体于地球和月球。天文学是人文学的外衣，要理解古代人文，必须通过天文关。没有天文的知识，我们成不了古哲的知音。由于缺乏天文资料，所撰述者，是笔者理解了的部分，不理解的部分，存而不论，以待后贤。

中国古代文史哲，凡属王道文人撰写的书籍，都以《周易》作为位理定名的总纲。《易》和古代的文史哲是母子关系。从子可以视母，从母可以观子，相互启发，可以理解古哲的用心。本章以《史记·天官书》作为注述蓝本，我们可以看出《史记》和《周易》之间的关系。太空的星宿，皆托譬地上的政治家。《水浒传》以人托星，以星明人，应用最为广泛。

“五星，五行之精”。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五星是行星，故曰“五行”。五行之精，即东方的岁星，南方的荧惑星；西方的太白星，北方的辰星，中央的填星。五星是东南西北中的统领体，故曰“五行之精”。

“众星列布，体生于地”。众星即五星，列布，分别安排。“体生于地”，将五星附丽生长于地球之上。五星生存于地球之上，以表达地球公转周天所处的不同季节。木星附丽于春天的地球，火星附丽于夏天的地球，金星附丽于秋天的地球，水星附丽于冬天的地球，填星附丽于地球之北极。此即“众星列布，体生于地”。

“众星列布，体生于地”，不是天体自然运行，而是为了阐述王霸亡三极政体。《尔雅·释天》疏曰：“先儒因自然遂以人事为义，或据理是实，或构虚不经。”地球和五星为行星，太阳居中为恒星，是“据理是实”。将金木水火土五星附丽生存于地球之上，是“因自然遂以人事为义”，是“构虚不经”。将政治家放射在太空成为星，也是“构虚不经”。日蚀月蚀的“天人感应”论，也是“构虚不经”。

“体生于地”，将五星和地球合并，太阳系的八个天体，就只有太阳，地球，月球三者。太阳表王道，地球向阳表霸道，月球表亡道。《系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即言王霸亡三极用权衡。

“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太阳居太阳系的大中位，土星居地球的北极中心位，木星居地球的春季位，火星居地球的夏季位，金星居地球的秋季位，水星居地球的冬季位，此即“精成于天”。春秋冬夏对立，即“列居错峙”。水星、木星、土星，属太阳王道；火星、金星，属月球亡道，即“各有所属”。王霸亡三极，王道和亡道是对立的两极，霸道是复古成王，复辟成亡的过渡政权，自身不独立。向太阳，以太阳为宗，背太阳，以月球为宗。

《系下》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注曰：“备，天下之象。”备同

全，能全统行星和卫星正常运行，是居其中位的大象。现作《大象图》以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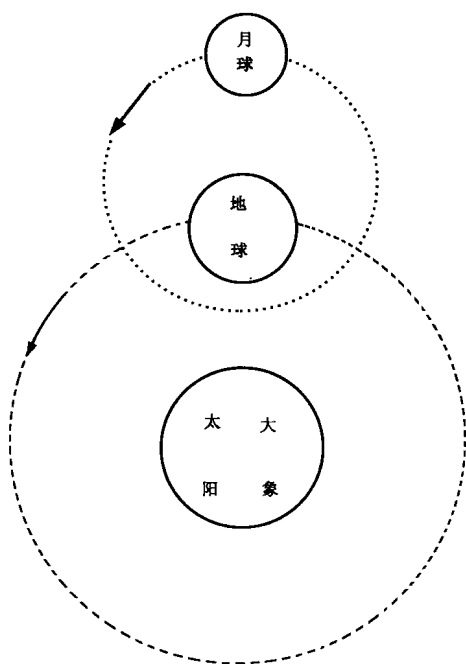
《易》内，六十四卦象后之“象曰”，即大象曰，也就是王者曰。太阳是八卦的中心体，故曰“在其中矣”。古哲人论述的“中庸”，即言以太阳为中心治理，义取太阳之光明正大，公正无私。《天官书》开头便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注曰：“扬泉《物理论》云：北极，天之中，阳气之北极也。极南为太阳，极北为太阴。日月五星行太阴则无光，行太阳则正照，故为昏明寒暑之限极也。”正义注曰：“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太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

太阳系八个天体，太阳居位为“中宫”。“天极星”同《系上》的大极，言太阳。“其一明者”，也指太阳。“太一常”即王者，王道托体太阳，即“太一常居也”。“北极，天之中，阳气之北极也”，指太阳。地球的北极不是“阳气”。极南，极北之“极”，指地球北极。春秋分日，北极的南面向太阳，故曰“极南为太阳”。北极的北面背太阳，故曰“极北为太阴”。“日月五星行太阴则无光”，言行星卫星背日；“无光”喻政权不代表人民。“行太阳则能照”，言行星卫星向日；“能照”喻政权代表人民。无光为昏为寒，能照为明为暑，此即“故为昏明寒暑之限极也”。

综上所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中宫大帝”“北极”“阳气之北极”“太一”“天帝”“天神之最尊贵者”，皆言太阳，以太阳托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王道。

“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以其神著有列焉，是有三十五名”。《易》的综合是☉，家政转周环，是“在野”在外，王道居中心，是在朝在内。春季的家政象青龙，夏季的家政象朱鸟，秋季的家政象白虎，冬季的家政象乌龟，此即“在野象物”。青龙，一名鲸鱼，生活于人民中的革命者。朱鸟，一名雉，羽毛华丽的得胜者。白虎，用刑杀统治人民者。乌龟，喻处于防御地位，不再有进攻能力，称强弩之末。居北极中位的君主象黄龙，是能统春夏秋冬的贤明皇上。“在野象物”言此。

居地球北极位的贤明皇上是“地官”。率领人民扭转乾坤打江山，主管政权推行的庆赏政事为“春官”。用专政手段镇压反政权势力，主管政权限禁的刑罚政事为“秋官”。制定政策法令，推行文化教育，任免官吏，带领武装部队为“夏官”。组织财政，安排支出，组织生产，管理生产为“冬官”，此即“在朝象官”。



“在人象事”，言天下为公治理。人即《说卦》的“人之道”王道。春为仁，夏为礼，秋为义，冬为知，长夏为信。仁，爱人民；礼，尊敬人民；义，为民尽义务；知，有高度文化造诣；信，永远忠信天下为公制。仁义礼知信，一言以蔽之，在于奉事人民，为社会作贡献，此即“在人象事”。五星转二十八宿，每方为七，用五乘七，“是有三十五名”。

“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宿，历示吉凶也”。一，太阳。居中央不转周天，和家政转周天对立，故曰“北极”。四是四时之省，言春夏秋冬，每季居一方，一方七宿，故曰“四布于方各七”。家政转春夏主生长为吉，转秋冬主收杀为凶，此即“历示吉凶也”。二十八宿每方七宿，就是为“日月五星”七个天体安排的旅舍。

《说文》曰：“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徐曰：“数之八，两两相背，是别也。少阴数，木数也”。家天下托譬于“日月五星”是“七”。公天下托譬于太阳是“八”。八居中央，七转周天，即“八，别也”。太阳继明不息，日月五星转周天，“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改朝换代，动乱不宁。公天下与家天下背道而驰，即“象分别相背之形”。五行生成数地八是巽，巽居东南维纯阳用事，同太阳。公天下官员少，故曰“少阴”。《左传》隐公五年，假托舞蹈人数论述了“八”。“天子用八”，“唯天子得尽物数”。说明八是全数。尽物数同全数。

“八卦”是☰☷☵☲☴☳☶☱。公天下社会，人群未分裂，是“一”，是大壹。大一由太阳、地球、月球组成，表达生命的三要素。中心三是太阳，左三地球，右三月球，乾爻“一”称九，基于此。大一乾成为主体，就是《大象图》表明的天体成长过程，☰之下一画是太阳，中间一画是地球，上一画是月球。《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即言乾☰体的生成。☰喻社会，下一画以太阳喻王道公天下，中间一画以地球喻霸道取天下，上一画以月球喻亡道坐天下，此即三极之道，表明社会发展的历程。☰以初画太阳为主，八之乾，居太阳中心位，表达王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说卦》曰：“乾为大赤”言此。

☷以中画为主，喻霸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位在蓍环之正北。正北是地球自转的夜半子时，是地球公转的十一月冬至。处于此时，社会黑暗，人民蒙难。冬至一阳生，霸主谋反于此时，故北坎为霸道的出发处。经子午东武装革命，至南离取得天下，复辟后转回北坎，一个朝代黄土高垄埋白骨，又成为历史，☷即霸道的最终归宿所。

☵是亡道的出发处与归宿所，其位在东北，是月球公转的晦月和朔月。《说卦》曰：“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老家政垮台是“成终”，新家政谋反是“成始”，中经望月拿到中央大权，享荣华受富贵，再转至艮东北晦月，一个朝代，烟消火灭，即“成言乎艮”。

☰☷☵，以三才的出发处与归宿所，表达王道，霸道，亡道。公天下社会，日、地、月浑然一体，人群不存在王霸亡。家天下社会，人群分裂，故裂而为三光，三极，三才。

☿是水星，喻霸主；♃是木星，喻王道军师；♂是火星，喻变卦霸主；♁是土星，喻家政的贤明君主；♁是金星，喻家政的暴君昏君。乾文言曰：“水流湿，火就燥。”子午东，“水流湿”，霸道革命，由水星霸主和木星王道军师去完成，用膏露润泽了人民，是“水流湿”。家政复兴时期，是水流湿的延续，由土星开明君主和王道大臣去完成。子午西，“火就燥”，通过火星挥金如土烤干社会，通过金星残酷屠戮，导致经济崩溃，众叛亲离，断送了家天下政权。

由上可见☿♃♂是三星的天命观，亦称“三统”。《三字经》“三才者，天地人”，即言☿♃♂五星，是家天下一个朝代中，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三才政治家。《易》取象太阳系的八个天体，以天体演说人事，就是“天人合一”哲学。

第二节 论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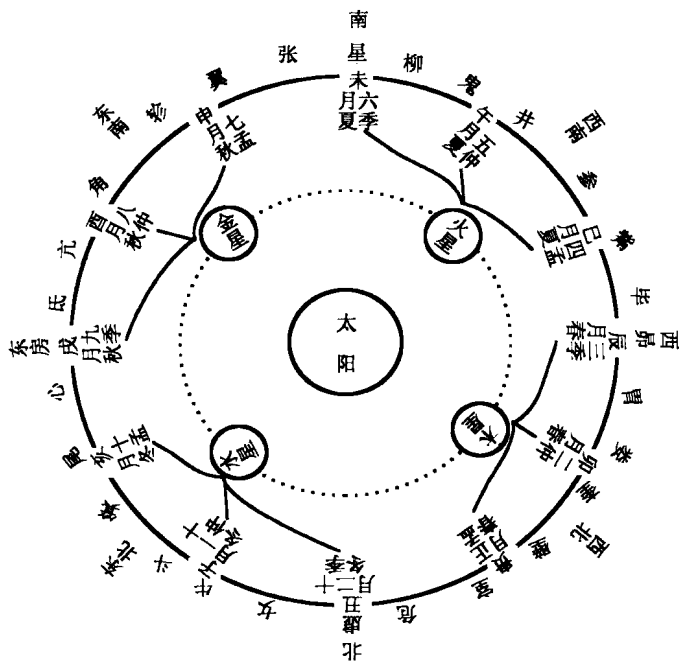
五星，即五行星，省称“五行”。《礼·月令》重点在论五行。五行内容博大，不可能全论，本节只就《史记·天官书》的五行星，作一些注解。

土星寓居于地球北极，地球转春夏秋冬四时，北极随之而转四时，土星受王道文化的熏陶，上奉王道传统，下怀人民，是土星用中的特点。木星是孟春、仲春、季春三春的统体；火星是孟夏、仲夏、季夏三夏的统体；金星是孟秋、仲秋、季秋三秋的统体；水星是孟冬、仲冬、季冬的统体。地球转四时之称名，随居季节不同而改易，现作《地球四时称名图》以示：

图中的地球之自然公转，表明地球处于二十八宿何宿，其称名因居宿而不同。古哲论述五星，多用日晷仪十二子，现作《日晷仪五星图》以示（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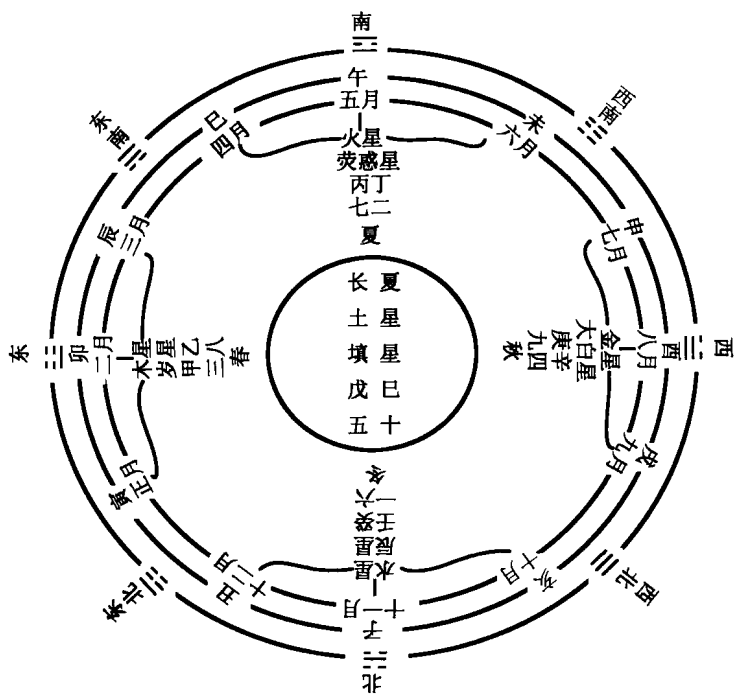
下面讨论《天官书》的五星。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逆顺。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



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子午东霸道取天下是“日行”，子午西亡道坐天下是“月行”。日行，于岁星为“顺”，顺言岁星有主动权；月行，于岁星为“逆”，逆言受制被专政，此即“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逆顺”。“东方木”，岁星有主动权，主张解放，主张生存，是“主春”。革命的核心领导由霸主甲和王道军师乙组成，是“甲乙”。甲为天三，乙为地八。



“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霸主南离变卦是“义失者”。敌国灭，谋臣亡，军师被抛弃，即“罚出岁星”。岁星有权为赢，失权为缩。复古与复辟，以霸主如何对待岁星为转移，此即“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命，名也。复古，公天下；复辟，家天下。

“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岁星文武双全，支持镇星，坚不可摧，战必胜，攻必克，此即“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岁星有权，不尚武，即“其国有兵不复”。岁星被排斥，“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

“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其所在”，以岁星为统。“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言子午东王霸亡三才大联合。“其下之国”，岁星承载的霸主，可以夺得中央大权，即“可以义致天下”。《礼·祭统》曰：“夫义者，所以济志也。”霸主之志，“取而代之”，你下台我上台，达此目的，即以义“济志”也。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岁星一”，太阳；“摄提”，有本领统摄全社会正常运行；“重华”，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重新繁华昌盛；“应星”，施政以人民之心为心，有求必应；“纪星”，天下为公制度的继承者。“营室”于地公转为正月。正月三阳开泰，代表全民。持政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清庙，岁星庙也”。庙，朝廷。

“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主春，东西南北中五谷皆能生长，喻人民能过好日子。太白星主秋，五谷皆遭收杀，全民晦气，即“岁乃有殃”。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舍命国。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宿，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日辰之会”是太阳的另一称名，此处喻王道文化旗手。以师的身份居于北坎，即“以治辰星之位”。太阴，月球；给月球施光的是太阳，故为“太阴之精”。精，月光。水的一义，是工匠的水平仪，如水平仪主持公正，即“主冬”。冬时的统领是壬癸。壬是天一霸主，癸是地六王道文化人。家政摧残文化，镇压文人，是“刑失者”。刑失者否定为公，首先打击持公文人，此即“罚出辰星”。有高度文化的地区，是辰星治理的结果，即“以其宿命国”。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等四句，言岁星居四时的应变策略。正，居也。《正韵》曰：“郊音交。”交即交往。夕喻居被动位，晨喻居主动位。奎，娄，胃是西方七宿，于地公转为二月三月。于日晷仪十二子为二月三月四月在房、氐、亢、角、轸，故曰“东五舍”。二三四月是中原决战时，是拉皇帝下马的时期。《说卦》曰：“齐乎巽。”《礼·祭统》曰：“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推翻老家政，缩小阶级鸿沟，即“齐不齐，以致齐者也”。

“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井、鬼、柳是南方七宿。“柳东七舍”，指中心星“星”。子至午为七，故南方主星称“七舍”。五、六、七三月，是家政的复兴时期，统治者也在舞文弄笔。乘此良机，贬斥亡道专制，即“为楚”。《礼·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曰：“楚，荆也，扑撻犯礼者。”夏，五六月；楚，扑撻，即批判，暴露；二物，即犯礼者家政；威，作威作福。“收其威”，使之不要太猖狂。

“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时局转至秋分，家政加强文化专制，即明夷卦指明的时局。《天官书》曰：“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文化人不能结社，必须隐藏，应付镇压，此即“汉，亦金之散气”。

“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尾，箕是东方苍龙宿，喻王道；斗，牵牛是北方玄武宿，喻霸主。“俱西”，共同向西方营室运行。姜子牙主动干文王，即“晨出”。晨出的目的，在于推倒殷纣，解民倒悬，统一华夏，即“为中国”。

“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辰戌丑未，言日晷仪十二子。丑为十二月，迫近立春，是革命者出动的时期；辰为三月，中原逐鹿，是王者发挥才华的时期，为“出”。未为六月，是家政建政定鼎时期，霸主贪军师之功为己功，王者成为眼中钉，必须退入无功之地；戌是九月，家政进入黄昏时期，为私成为主流，王者必须隐退，为“入”。丑辰出，未戌入，是识时务。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天之中”，地球北极。“分”，子午东，子午西。霸道取天下，五星“积于东方”，推动了历史，故曰“中国利”。五星“积于西方”，巩固了亡道的暴力专制，故曰“外国用兵者利”。五星和辰星居太阳大中位，即“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辰星所居之国，用公平无私施政，可以取天下，此即“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法，公正无私。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北坎是王霸亡舍三为一之地。“七星”言月球。月球亦称“辰星”。亡道月球的归宿是北坎，故曰“辰星庙”。庙言祠堂。“员官”言绕地转周天。以一己私利治天下，故曰“蛮夷星也”。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家天下的贤明君主是“历斗之会”，居北极，即“以定填星之位”。北极即“中央土”。为社会兴利，“主季夏”。领导核心，贤明君主是“戊”，王道大臣是“己”，亦即五行之天五地十。“黄帝”是复意概念，公天下太阳王道元首是“黄帝”，家政明君，也是“黄帝”。此处指后者。黄帝心怀人民，即“主德”。“女”是母的别称，指明贤君是大人。大人施政有公心，握有主动权，即“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同“日戊己”，亦即天五地十掌权。政通人和，即“其所居国吉”。岁，岁星；填，填星；一宿，居中央土。

“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霸道革命，民心所向，是“未当居而居”。有过复兴后来背离，现又拨乱反正，行复兴政令，是“已去而复还”。得民心，还居之，其国能得领土。即使不得领土，也得民心，此即“其国得土，不乃得女”。

持政者应当公正，但成了为私的团伙，是“当居而不居”。有过公正，但以私灭公，即“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以私灭公，导致外族侵寇，军阀独立，即“其国失土”。私邪掌权，丧失民心，即“不乃失女”。女，人民。以一己私利专制人民，没有好结局，即“不可举事用兵”。兵，刑戮。戊己居久，国家福厚；庚辛取代，国家福薄，此即“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斗，北极；帝，太阳。北极是太阳的车，即“斗为帝车”。太阳运于大中位，北极运于小中位，即“运于中央”。统领地球转四方，即“临制四乡”。子午东为阳，子午西为阴，“分阴阳”。以地球升降，建立四时政令，“建四时”。周天三百六十度，以五行分，每行七十二，喻公平，“均五行”。财富分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还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是“移节度”。立君选贤让能，还是子孙接班，是“定诸纪”。走王道之路，系于太阳北斗，走亡道之路，系于北极斗，是“皆

系于斗”。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斗，贤明君主。《说卦》曰：“坤为文。”文言家天下。斗统四方，故曰“太室”。居北极中心施政，主持公正，即“填星庙”。家天下的斗，才称得上天子。“天”太阳王者喻父，王者的思想培养的明君是子。“天子之星也”，说填星是太阳大中心生的子。

“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取天下的霸主是“刚气”。黄袍加身，背叛初衷，时处南离夏至是“荧惑”。《尔雅·释虫》曰：“荧火即炤”。注曰：“夜飞腹下有火。”萤火虫喻霸主的聪明。取天下言听计从，坐天下不用王道而自用，即“即炤”。即，就也；炤，昭也。荧火自用，不会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故曰“惑”，崇尚武力，是“南方火”。富贵小人治天下，是“主夏”。领导核心由地二天七组成，是“日丙丁”。二，与民心相背；七，行亡道转周天。

南离是制礼作乐之地，是复古的良辰，不复古而复辟，即“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罚即自作孽受惩罚，失去南离中位。“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转子午西是“出”，出，必用暴力统治，即“出则有兵”。升入地球北极从事复兴建设是“入”，入，不崇尚暴力，即“入则兵散”。兵散包括削减武装部队。出与人决定了荧惑星的国名，即“以其舍命国”。

《说文》曰：“勃，排也，从力，孛声。”排斥了王道的正确主张，胡乱折腾，即“勃乱”。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镇压取天下的战友，即“残贼”。嫉贤妒能，谋害水平高于自己的人“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庞涓恐其（孙臧）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即同此疾。取天下得民心，坐天下失民心是“丧”。镇压功臣，嫉贤妒能，英杰外流，无能之辈不能治理是“饥”。《说文》曰：“谷不孰为饥。”谷，食禄者。不孰，为政不成熟。不靠仁政靠暴力是“兵”。荧惑星即乾卦上九亢龙。

“心为明堂，荧惑庙也，谨候此”。心，荧惑的思想。明堂，太阳。荧惑星一心想成为明堂太阳，即“心为明堂”。成为明堂，是荧惑星的归宿，即“荧惑庙也”。萤火虫做太阳，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妄念，荧惑恪守，即“谨候此”。此，“心为明堂”做太阳。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正义曰：“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将军之象也。”

《庄子·天下》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察刚气，察日行，都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统治者。统治者自己乱，即“天下大乱”。王道思想不能见天日，即“贤圣不明”，三才各有自己的归宿，即“道德不一”。以富有者的“一察”去察大众，没有共感，没有同识。

察日行居于太白位，如同大自然的秋季，此即“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

方秋”。“日庚辛”，统治的中心人物，是地四天九。统治以刑杀为主，即“主杀”。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是“杀失者”。杀失不能居太白位，即“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众叛亲离，朝代蜕变为残末时期，即“以其舍命国”。白帝同白虎星，继承了刑杀传统，即“白帝之子”。

太白星的另一义，言有收杀力的王者，亦即“上公，大将军之象也”。太白星，亦称西王母，有文化软刀，也有推翻家政用兵的硬刀。王者以臣的身份出现，即“上公，大将军之象也”。《红楼梦》是刺向亡道的软刀，火烧赤壁，是刺向曹操的硬刀。太白星是复意概念，包括了亡王两极。

荧惑星是地二，地二再蜕变一个季节是地四。四即加倍专制人民。九，古哲称“九尾狐”，是地四的高参。九尾狐乘白虎，即狐假虎威，即日庚辛残害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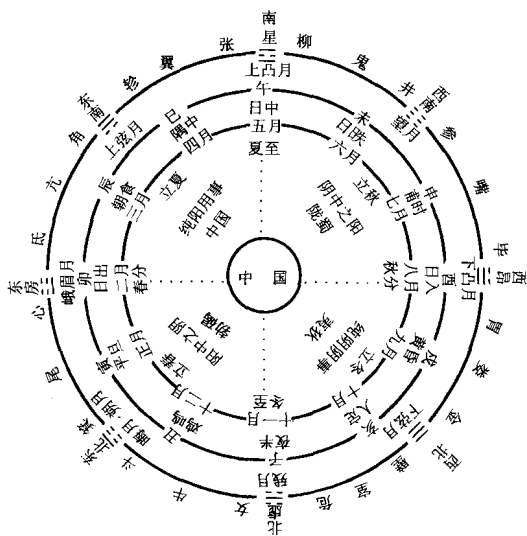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谨候此”。

“亢”，乾卦上九亢龙之亢，此处指高手。《说文》曰：“疏，通也。”时代的高手通人居上位者，即“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大臣、上公、殷星、大正、营星、明星、大相、大司马，指王者太白。观星、宫星、大衰、大泽、终星、天浩、序星、月纬，指超人皇上，是杀人自杀的独夫民贼。限于篇幅，不作详论。

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有复兴时期，加长夏，是五个行政时期，省称“五行”。五行的持政者是“五星”。每行由君臣组成，此即“十干”“十侯”“十日”“十母”，此即五行的生成数。请阅《五行章》。

第三节 中国与夷狄

《史记·天官书》曰：“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正义注曰：“天街二星主毕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则毕星主阳”。“月，阴也。太白属西方，辰星属北方，皆在北及西，为阴也”。现作《中国与夷狄图》以示：



上图包括了古哲天人合一的全部内容。知古要通过图，不然不易理解古人。“昴”是西方七宿的主星。昴星之南是毕星是“街南”，昴星是“街北”，毕至昴的空间是“街”。昴于月公转为上凸月，于地自转为日入，于地公转为秋分，说明阳气已尽，家天下恃其强权而横行。毕星虽处夕阳，仍有阳气，故为街南，月球公转，地球自转与公转，皆喻时局。

《尔雅·释器》曰：“简谓之毕，不律谓之笔。”简，竹简，用以写字；笔，写字的工具。简笔托喻文化。王道的为公文化被家政否定，即“不律”。不，否定；律，亦称六律，言天下为公治理。为公文化是“—”，为公被否定，家政的社会文化是“- -”，坤无中心太阳的文化。

“昴”是日卯之复。日以地球喻霸主。霸主在子午东，卯时武装起义取天下，霸主居于人民之中，见卯不见日。政权转至西兑，皇上日成了天字第一号作威作福的富贵头目，居于人民之上，是“昴”。《天官书》曰：“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扬子方言》曰：“螳螂谓之髦。”螳螂，阻碍历史前进。夷狄的首领，“胡星也”。崇尚白色恐怖，“白衣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是“中国”。这是中国之本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政权建立在地月之上转周天，为公中国的继承者被遗弃，居于东南维，此即“中国于四海之内，则在东南，为阳”。以地自转周天论，子午东近日为阳，子午西远日为阴。子至日出是“阳中之阴”。日出至日中是“阳中之阳”。日中至日入是“阴中之阳”。日入至夜半子时是“阴中之阴”。东南在子午东属阳，时处上午，也属阳，故为“纯阳”。东南维是霸道革命时期，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如太阳普照，故曰“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

东南的对立面是西北。西北居子午西为阴，日入至夜半也为阴，没有阳气，是阴中之阴，故曰“纯阴用事”。纯阴用事，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此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引弓之民，为阴”。东南是王道，西北是亡道。王道是中国，亡道是夷狄。胡貉，月氏都指夷狄，是古哲指桑骂槐之术，非指少数民族。

国的古文是口，囙、𡗗、惑、𡗗、𡗗。口是太阳大中心中国。政权推贤让能，和平交接班；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守，国泰民安，随大自然正常运行，不存在阶级对抗和改朝换代，古哲称“虚无”。口即王道虚无制度。

囙、𡗗，以地球自转与公转，以月球公转喻霸道建立的周天政权，这里指子午东霸道中国。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八土囙。东西南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是八方囙。

壑、𡗗指纯阴用事的亡道中国。壑是或王之复，𡗗是三秦之合。乾卦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或，惑之省，怀疑一切，打击一切是“或”；老子天下第一是“王”。秦是禽的谐音，实行鸟兽专制。王道为一，霸道为二，亡道为三。三秦即亡道夷狄。秦始皇行暴，短命被歼，秦也成了夷狄的代称。

由上可见，中国之根，指原始大同社会。人群分裂后，王者居于东南纯阳用事之地，即“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水浒传》一百〇八将组成的革命集体，是东南霸道中国的具体说明。亡道中国，只有中国之文，而无中国之质，其

实质是夷狄。

《法言·问道》：“或曰：‘孰谓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注曰：“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赋，五谷桑麻也。”

五政五常，是中国持政者应具备的情操，即仁、义、礼、知、信。仁即爱人民，义即为人民尽义务，礼即尊重民心民意，尊重人民的人格，知即有高度文化修养，信即永远信仰天下为公。用五政五常带领人民，即“五政之所加”。五谷是粮食，桑麻是衣料，让人民吃饱穿暖，是“七赋之所养”。

元首居太阳大中位，臣僚居地球北极小中位，君臣皆居中正公平之位，即“中于天地者”。中正公平施政，是政权能长生久视的法门。左倾右倾，都非中正。《周易》一书论中正，取法于太阳，取法于地球北极，非一意孤行之所谓“中正”。施政中正的中国，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驸衍论述的“赤县神州”。神，思也。用太阳般的光辉文化治理的国家是“中国”。建设中国的伟人，是集文化大成的孔夫子。

《法言》又曰：“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入于汉。”注曰：“四渎，江淮河济。”

“四渎”，我国的四大河流。“中国”，霸道革命的中国。“终入大海”，建成天下为公社会。大海政权，是水的归宗体，治理者善导水，水将归大海。大海即纯阳用事的东南中国。“仲尼之道”，即东南中国之道。“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入于汉”，此即纯阴用事的夷狄之道。沱同它，入于它，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入于汉，成为霸道。

“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里用月公转的望月至晦月，论述家政升天落地史。从《中国与夷狄图》可以看出，“其维首在陇蜀”，以望月喻拿到中央大权，“尾为勃碣”，以晦月喻一个朝代烟消火灭。由望月至晦月，即“故中国山川东北流”。故中国山川，言封建割据势力，亦即春秋战国的政治局面。

《正韵》曰：“陇音垄。”《韵会》曰：“垄音陇，冢也。”冢即坟墓。《尔雅·释山》曰：“独山蜀。”疏曰：“山之孤独者名蜀。”天下人的天下，变为一家子庄园，天下人为其做奴隶，本身是自掘坟墓。自我孤立，行一夫独裁，是“独山蜀”。勃海与碣石，在东北，与晦月同位，喻灭亡。家天下自取灭亡，即“中国山川东北流”。

“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岁星是王者，荧惑是霸主，填星是家政的贤明君主。他们都受王道文化熏陶，“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都有效法公天下传统的一面，故曰“占于街南，毕主之”。“则在东南”“阳则日”之“则”，皆言效法。

“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西北乾马，胡貉，也就是月氏。月氏即效法月球，崇尚黑暗和暴力专制，“阴则月”言此。亡道继承亡道的一套，即“月氏”。辰星含三为一，此处指月氏嫦娥。太白辰星都是夷狄，故曰“昴主之”。

《礼·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注曰：“抑，辞也，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

南方，即东南方；西方，即西北方。抑而，太阳中央。南方是取天下的王道，也指霸道；抑而是复古后的王道。西方是坐天下的夷狄亡道。强，加强不息。王道革命的上经，与霸道同道，处于此时，以宽柔和合文化教育革命者，不走复辟之路，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这是东南方王者要加强做的工作，此即“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金革，武装暴力。不断增强武力，至死不满足，此即亡道“强者居之”。

“抑而”即不用霸亡转易而复古，复古即太阳中国。《释诂》曰：“哉，始也。”始即原始大同社会。《博雅》曰：“矫，直也。”直，正也。走复古之路，在于加强“哉矫”。强哉矫，即“和而不流”。施政应民心是“和”，不转子午西，是“不流”。“中立而不倚”，施政公平，不因人缘偏移。“国有道”，言家天下居土位，行开明政令。王者不站在对立面，即“不变塞”。“国无道”，言家政居西北，行夷狄之政，王者至死不向亡道低头，即“至死不变，强哉矫”。强哉矫，是王者的复古信仰和实践，也就是建设一个大化归一的社会。

《礼·礼运》曰：“故圣人耐使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耐，能也。“一家”喻全社会的人，和睦相守，以礼相待，亲如一家之人。“一人”，即全社会成为同心同德之人。古哲认为，元首居太阳位，辉光普照，公而无私，与人民甘苦与共，同舟共济，成为臣民的一心人，臣民如元首那样，也和元首成为一心一德之人。万途同归于大中心一，是太阳中心中国之一人，此即“以中国为一人”。古哲人认为，建成“哉矫”大同社会，只要持政者放弃一己私利，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此即“非意之也”。意，噫也。梦想是意，可实现的理想，是“非意之也”。

第三十四章 地球自转

第一节 地球自转周天十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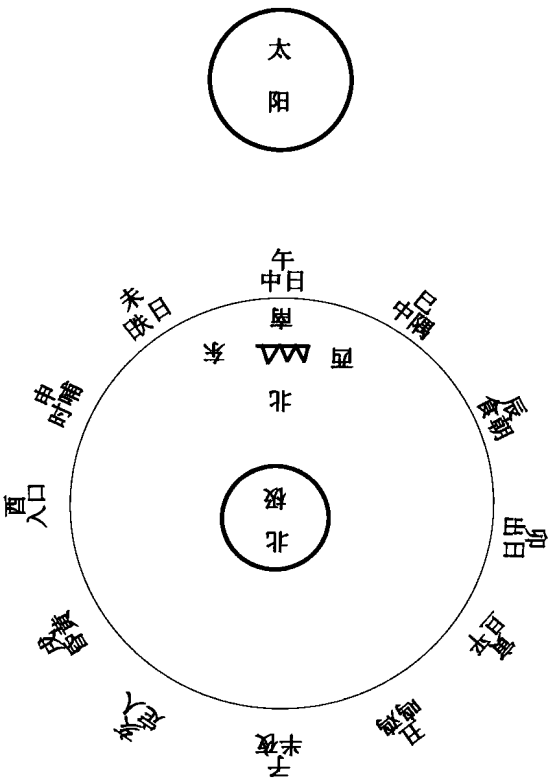
地球自转一个周天，古哲称“一度”“一日”。一日一度，也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时又分刻，刻又分分，分又分秒。时刻分秒和现在的称名相一致。

计时，要确定子午经线，确定时区。从古代哲学看，中华的子午线和时区在河南嵩山。有了时区，便可以确定时区的时间。古代计时的仪器有日晷仪，有刻漏。夜观星象，晨听鸡鸣，也是测定时辰的方法。以后又用香计时。白天观察日影计时，由来已久。

站在自然角度看，太阳照射面为昼，未照射面为夜，有了时区，十二时便有了明确的方位。详见《地球自转太空十二子图》。

复制一份地球图，置于太空十二子中，由右向左转动，用嵩山春分秋分节令，我们便会感到，卯时日出，太阳在嵩山的东方，辰时朝食，巳时隅中，太阳在嵩山的东南方。午时日中，太阳在嵩山的正南方，未时日昃，申时哺时，太阳在嵩山的西南方。酉时日入，太阳在嵩山的正西方。日入已后，大地处夜，不见太阳。古人打更报时。戌时黄昏为头更，亥时人定为二更，子时夜半为三更，丑时鸡鸣为四更，寅时平旦为五更。五更再过一个时辰是日出，周而复始。

杜预注《左传》昭公五年



曰：“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当卿，鸡鸣当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哺时为仆，日昃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孔颖达疏“七年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历言从王至台十等之目。此传既云十时十位。位以王公卿为三日，以日中食旦为三日，上其中，知从中右旋而配之也。哺谓食也，哺时谓日西食时也。日昃谓蹉跌而下也。隅谓东南隅也。过隅未中，故为隅中也。若据时之先后，则从旦至食，至于中，宜以左旋为次。今传以配十位，从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欲从贱而渐至于贵也。若从中左旋，位乃渐退，非进长之义，故右旋也”。

夜半，鸡鸣，日出等，皆以时辰托譬人事，散见于古哲，后人沿用。天文学是外衣，中心在于论述人文学。王公卿士皂，在子午东，喻霸道取天下，皂舆隶僚仆台，在子午西，喻亡道坐天下。“天有十日”，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人有十等”，即王公卿士皂舆隶僚仆台。

子午东，霸道取天下为“一”，乾有王道中心三。霸主贯彻军师的决策，即“上其中”。上，尚也，即尊重。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霸道革命，和民心民意相一致，霸主也能以百姓之心为心，故能“上其中，知从中右旋而而配之也”。右即“左右民”之右，佑也。“从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欲从贱而渐至于贵也”。刘邦由亭长坐上龙椅，即“从贱而渐至于贵也”。刘邦能登基，在于“上其中”，接受了张良的“辅相”和“左右”。

子午西亡道坐天下为“- -”，否定了王道中心三，成为阴六女体。家政定鼎于日昃未时，故曰“日昃为台”。台即《老子》六十四章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九，五行生成数的天九，喻持政者立足于争名夺利。层，严酷的层层等级制度。这样的政权即“九层之台”。九层之台成了连累人民走向苦难的负担，即“起于累土”。土喻人民。施政反人民，即“从中左旋”。政权贱民蜕化，即“位乃渐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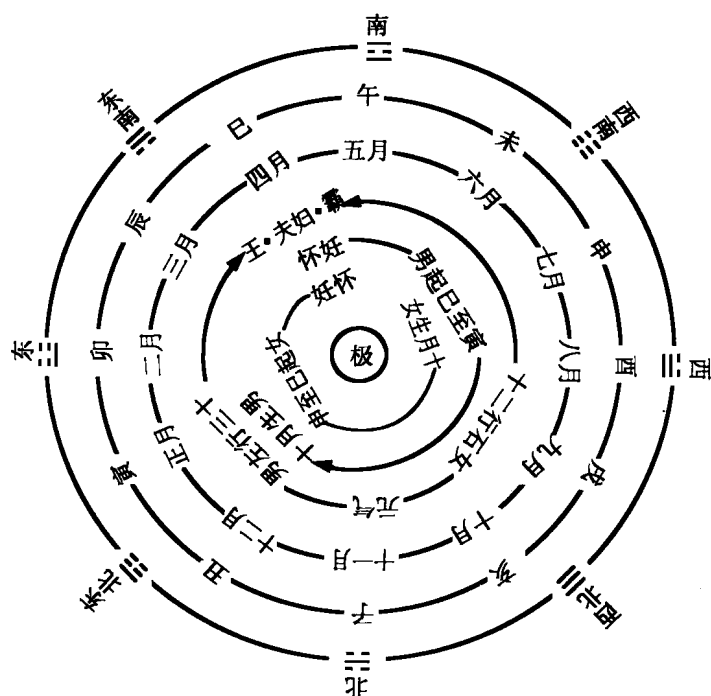
《类篇》曰：“皂，贱人也。”贱人即贫苦大众。霸主取天下，由皂起步，经士卿公至王，由贱变贵。亡道坐天下，由台起步，经仆僚隶舆至皂，由贵化贱。皂至皂，地自转一匝，谱写了家政一个朝代史。《庄子·知北游》曰：“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臭腐同皂，神奇同王，也喻转一个朝代。

“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地自转十二子，子午东有王者参加，王道非家党，“不在第”，故“旷其位”。日出即太阳出来，喻王者登上了政治舞台。《说卦》曰：“帝出乎震，”言日出。隅中是巽东南纯阳用事之地，言王道军师掌握决战中原的指挥大权。日出和隅中是王者之位，故尊王公而不与家政同列。

《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表明王霸二人相识结合，喻为初恋相爱。由卯经辰转至巳，喻王霸结为夫妇。《说文》释包曰：“象人怀妊，巳在中，子未成形也。元气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位于巳为夫妇。怀妊于巳。巳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

经过辰时中原决战，王霸结为夫妇。“怀妊”喻革命有了成果。王霸生出的孩子，不是王霸，而是霸亡。生男是霸道，生女是亡道。详见《王霸巳时生男育女图》。

夜半子时是元气，元气是王道所生之子，含三为一，包括了王霸亡三极。《易》论生，不指肉体，只指思想。王道文化包括了王霸亡三才，社会之人，效法何才，便是何才之子。子是王道文化宣传的根据地，是霸主谋反的发祥地，是亡道暴虎冯河冒险的出发地。“子，人所生也”。人，《说卦》的“人之道”，言王道。



“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位于

巳为夫妇”，指一个朝代而言。男是阳体言王道，女是阴体言霸道。男乾“—”为三十，女坤“--”为二十。女坤无中心阳。“左行”，顺子丑寅卯顺数三十为巳时。“右行”逆子亥戌酉逆数二十，亦为巳时。至于巳时，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有了成果，故喻为怀妊。怀胎十月，由巳顺数至寅，“十月生男”，生出了家天下的叛逆者。怀胎十月，由巳逆数至申，“十月生女”，生出了家天下维护者。霸道革命顺乎自然应乎民心，故为“顺”。亡道专制，逆自然反人民，故为“逆”。

革命成功，复辟家天下，王霸夫妇又将生出亡道和霸道。如果王霸复古，霸主在南离禅让，便开创了过渡到大同社会的新纪元。再重复一句，《易》之夫妇托譬思想之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托譬组织上的君臣，亦即领导与被领导。以肉体之生生，托譬思想之生生。男为乾，为霸道取天下；女为坤，为亡道坐天下。男女取阳阴之义，也是譬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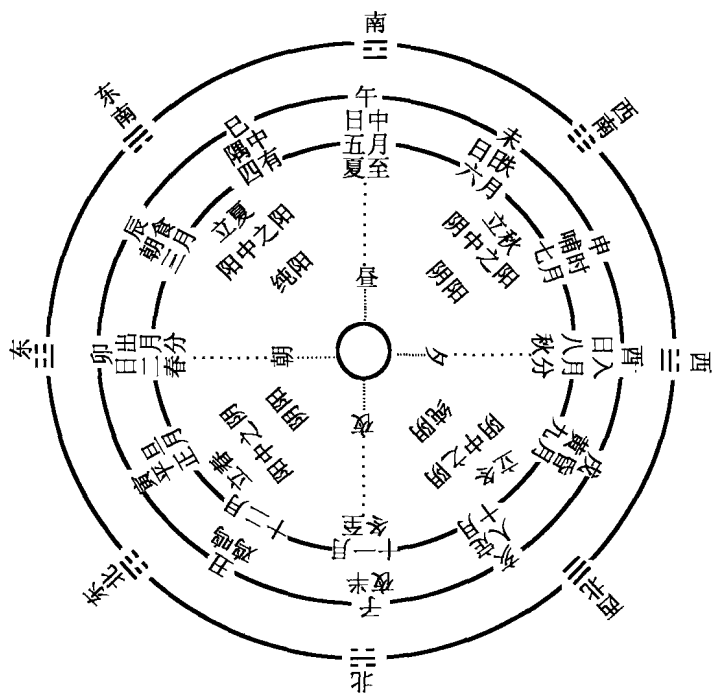
《易》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天人合一，其中一义，即政治寓居于天文学之中。综合天体和社会运行的思想工具，是蓍龟八卦。蓍龟八卦包括地球自转的内容。地球自转十二子，与地球公转，地球升降，月球公转交错使用，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熟能生巧，熟悉之后，会明白古哲的指归。

第二节 昼夜交替朝夕转易

地球自转一个周天，最明显的是白天和黑夜。白天日出为朝，日入为夕。朝与夕是一日之中很突出的时间。我们的古哲人，以昼喻政治集团强大，以夜喻政治集团弱小。朝是子午以东的统体，喻霸道取天下；夕是子午以西的统体，喻亡道坐天下。子午东和子午西，亦即一朝一夕，构成了家天下的一个朝代史。

《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注曰：“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疏曰：“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朝即霸道，夕即亡道。亡道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亦即不闻王道，活该灭亡，故曰“夕死可矣”。现作《地球自转蓍龟八卦十二子图》以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居位地近日为阳，远日为阴。向日为昼，背日为夜。子午东，逐步近太阳为朝，子午西逐步远太阳为夕。太阳喻原始大同社会，喻原始天下为公传统，喻古哲撰写的大同文化典籍。太阳是太阳系赖以存在的本源，天下为公治理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本源。近本源、丽本源存，远本源、背本源亡。持政背公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地球自转，由子夜半至卯日出，属子午东之阳而处夜，故为“阳中之阴”，省称“阳阴”。由卯日出至午日中，属子午东之阳而处昼，为“阳中之阳”，省称“纯阳”。由午日中至酉日入，属子午西之阴而处昼，故为“阴中之阳”，省称“阴阳”。由酉日入至子夜半，属子午西之阴而处夜，故为“阴中之阴”，省称“纯阴”。

阳阴、纯阳、阴阳、纯阴，托譬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四个时局。由子至卯，霸主处于地下谋反，连络人马，准备武装起义，故为“阳阴”。卯日出武装起义，王道军师加入起义队伍。军师运筹决策，指挥革命大军决战中原，统一国家，解民倒悬。至午日中取得天下，故为“纯阳”，故哲亦称“纯阳用事”。阳阴和纯

阳，是霸主取天下的两个历史阶段。

由午日中至酉日入，霸主复辟，建立了家天下政权。政权初建，寄生者少，时处白昼，还为社会办些好事，故为“阴阳”。阴，小人专制；阳，有代表人民的属性。由酉日入至子夜半，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家天下再不代表人民，一小撮武人在折腾，故为“纯阴”，亦称“纯阴用事”。纯阴用事时局，社会至为黑暗，人民苦不堪言。阴阳和纯阴，是亡道坐天下的两个历史阶段。

《系上》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注曰：“昼则阳刚，夜则阴柔。”疏曰：“昼则阳，日照临，万物生而坚刚，是昼之象也。夜则阴润，浸被万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也。”

刚是强大，柔是弱小。强大为昼，弱小为夜。子午东，由子至卯，霸主处于地下，力量弱小，故为柔为夜，为“夜之象”。由卯至午，革命大军用武力扫荡老家政，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故为刚为昼，为“昼之象”。这是子午东霸道阳方的柔刚。

子午西，霸主变卦复辟，建立了家天下。由午至酉处昼，王道军师的遗风尚存，统治者尚未完全腐化，故为刚为昼，为“昼之象”。由酉至子处夜，统治者腐化，为私成为主流，为公传统，全弃不用。豺狼当道，暴力横行，愚野昏暴至最后，则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垮台的厄运也就来临，故为柔为夜，为“夜之象”。这是子午西亡道阴方的刚柔。

《礼·礼器》曰：“为朝夕必放于日月。”注曰：“日出东方，月生西方。”疏曰：“为朝夕必放于日月者，亦顺天时也。为朝，谓天子春分之时，朝日于东门之外；为夕，谓天子秋分之夕，祀月于西门之外也。日是阳，故朝旦用事；月是阴，故夕晚用事也。日旦出自东方，故于东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于西方而祀之。朝礼有东西之异，是放法于日月之始”。

从上文表面看，皇上早朝日，夕祀月，好像做拜日活动，实质在指取天下和坐天下。“为朝”取天下，取天下，一定要效法王道为公施政，必放于日。“为夕”坐天下，坐天下，一定要效法亡道为私施政，必放于月。放即效法。王霸联合取天下，是“日出东方”。日出东方是乾卦表明的时事，为“—”。亡道坐天下，是“月生西方”。月生西方是坤卦表明的时事，为“--”。为乾有太阳中心三，为坤否定太阳无中心三。“用事”即施政。

《文心雕龙·隐秀》曰：“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元体，川渚之韞珠玉也。”

《文心雕龙·序志》曰：“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大易，《周易》。数，术也。《文心雕龙》“位理定名”，皆依据《周易》，而对《周易》的注解也十分精确。学者要理解《文心雕龙》，要理解刘氏对《周易》的注解，必须先理解《周易》。昧于知易，不会懂得文心。“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远与深是《易》之文体。远言路程，深言水厚，其复意，也就是文外之意，隐的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理。

“秀”即今语名言警句。如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对秀句之理解，有深有浅，但比隐句好理解。“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元体，川渚之韞珠玉也”。

中国古代以《周易》为统的文史哲，都是复意体。“复意”，即有双重含义。有本意，有“文外之重旨”。旨，指也。“文外之重旨”又是作者要表述的主要方面，故曰“隐之为体，义主文外”。“为朝夕，必放于日月”，朝的复意是“取天下”，夕的复意是“坐天下”。日，太阳，其复意是王道军师。月，月球，其复意是变卦霸主。由朝夕，理会到取天下和坐天下，由日月，理会到王道和霸道，即“秘响傍通，伏采潜发”。朝伏取天下，夕伏坐天下，即“伏采”。

“譬爻象之变元体，川渚之韞珠玉”。爻象、元体、珠玉，皆指王道。《系下》曰：“爻象动乎内。”与人民不离不弃，即“动乎内”。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元体即元者，“善之长”，人民的领袖。《说文》曰：“珠，蚌之阴精”。蚌喻家政，寄生于蚌内的珍珠即“珠玉”。王者因时局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形象，是“爻象之变元体”。元体，本来面目；爻象，化了装的元体。爻象和元体构成复意，如同蚌内有珠玉一样，即“川渚之韞珠玉”。

王弼《明爻通变》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故云言乎变者也。”爻者，变者，即效法家天下变动而变动的王者。物，家政统治者。家政统治者怎样变，王者也怎样变，即“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从家政那里学来。

“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注曰：“变之所生，生于情伪。情伪所适，巧作多端，故云情伪之所为也”。“情伪”言家政统治者，他们假公济私，挂羊头卖狗肉，用“巧作”维持其统治，即“情伪之所为也”。王者效法情伪之动，用伪装的面貌出现，形成“复意”体，是家政逼出来的，出于无奈。

复意文体，古人在用，今人也在用。输血喻援助，走钢丝喻持政艰难。中国的写意画，西方的漫画，都是复意文体，明乎此。古哲所用的大的自然天体，小的昆虫，都托譬三极政治。明白此理，便会明白“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

朝与夕喻取天下和坐天下。朝夕加水，成为潮汐，也喻取天下和坐天下。取天下喻涨潮，坐天下喻退潮。《黄极经世》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随月消长，早曰潮，晚曰汐。”《说卦》曰：“坎为水为月。”坎月是霸主，霸主取天下坐天下，掀动大地的水。霸主造反取天下水涨成潮；霸主变卦坐天下水消成汐，此即“随月消长”。水之消长，反映于大地，即“地之喘息”。早同朝，晚同夕，“早曰潮，晚曰汐”，托譬取天下与坐天下。水喻人群，亦称五湖四海。

《辞源》解潮汐曰：“海水定时涨落之称。其故由于日月之吸力。而月距地近，功用尤见。在正对方向，海水被吸隆起，越水平线。在反动方向，地球被掣退缩，离水平线，均成高潮。而同时相距九十度之两方，因海水被引他移，潮最低落，每昼夜地球自转一周，故潮水之涨落凡二度。又朔望日月两吸力相合，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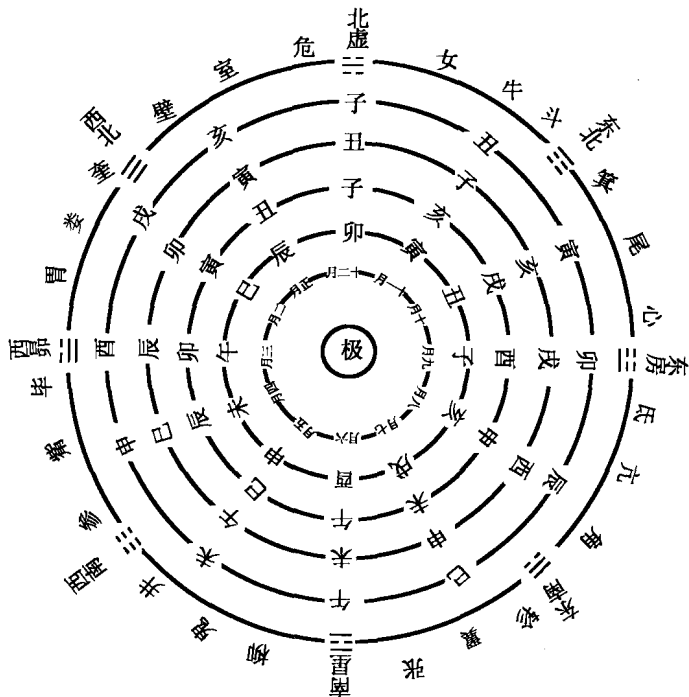
最大。上下弦日月两吸力互消，潮最小。”

由以上两段文字看出，海水的涨消，动力在月球和太阳。月球喻家政，太阳喻王道。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共性时，古哲以自然现象来说明社会现象，也就是“复意”文体。

第三节 注解十二子

十二子是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原本于地球自转周天。延伸用之，用于地球公转周天，用于地球公转中的升降运动，用于月球公转周天，也用于科学仪器日晷仪等。拙著《易学关键》对十二子作了介绍，此节只提示一下，不作详论。

古代文史哲，隐得极深，通过十二子之应用，我们就会看出隐深之所在。读古文献要读，要记，要思，还要作图，以图定位，然后找出作者意之所指。只是读，或者也背诵，不作笔记，不加思考，不作图解，是生吞活剥，成不了古哲的知音。禁锢言论，是隐深的根源，残忍的文字狱，逼得哲人不能不用复意文体。现作《十二子综合图》以示：



由内至外，第一环，月球公转十二子；第二环，地球自转十二

子；第三环，地球公转十二子；第四环，日晷仪十二子。现在引用《淮南子·天文训》的文章，说明月公转十二子。

“太阴在寅，岁名摄提格。其雄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與鬼为对”。

“太阴在卯，岁名闾闾。岁星舍须女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

“太阴在辰，岁名执徐。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

“太阴在巳，岁名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

“太阴在午，岁名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

“太阴在未，岁名协洽。岁星舍觜崑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

“太阴在申，岁名涪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

“太阴在酉，岁名作噩。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

“太阴在戌，岁名阉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

“太阴在亥，岁名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

“太阴在子，岁名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昂毕为对”。

“太阴在丑，岁名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崑参为对”。

“太阴”“岁”，以及“摄提格”等十二个称名，指月球。“其雄为岁星”“岁星”，指地球。月球是地球的卫星，绕地球运行，喻为“雌”；地球是月球的统领，率领月球运行，喻为“雄”。《易》喻家政是鸟兽。鸟兽中的雄性，经过角触，赢得冠军者为“雄”，随从者为“雌”，雌随雄转。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是一岁，故以“岁星”称地球。月球绕地球公转十二个周天，也是一岁，故“岁”称月球。雄喻霸主，雌喻霸主的后代子孙和信仰者。

二十八宿是地月绕太阳公转所要经历的宿舍。地球公转十二子，即表明地球运行于某一辰，也就同于运行于二十八宿之某一宿。运行于某一宿，也就表明了月球公转了多少周天。“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

“太岁在寅”，月球运行于月球公转之寅辰。居寅次的月球，即“岁名曰摄提格”。“其雄岁星”言地球。“舍斗，牵牛”，即运行至东北斗牛宿，此时的月份是十一月，说明居寅辰的月球已运行至十一个周天。二十八宿和月球，是夜间可以观察的天体，太阳出来，月球与二十八宿皆不见，即“与之晨出东方”。东方言人居位的东方日出处，斗牛宿的对面，是东井，舆鬼宿，此即“东井，舆鬼为对”。其余十一辰，皆放此理解。

地球公转十二子，十一月起子，位在玄武宿斗牛舍，月公转十二子为寅，月名为“摄提格”，说明地公转之子与月公转之寅，同在一宿，时为十一月。月公转十二子月名，都是隐语，在于幽赞时局。为了醒目，先作《月公转十二子称名图》以示（见下页）。

《尔雅·释天》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阉闾，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涪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现注解如下：

“在子曰困敦”。《集韵》曰：“敦音屯。”扬雄《甘泉赋》曰：“敦万骑于中营兮。”注曰：“敦与屯同。”屯即屯卦之屯，言家天下武装暴力专制。有霸道思想的人，陷入暴力专制之下，即“困敦”。

“在丑曰赤奋若”。五色南方为赤，喻霸主的归宿处。奋，奋斗；若，像汤武那样改天换地，奋飞至南离赤地，即“赤奋若”。

赤奋若同习坎卦的习坎，重温霸道取天下。

“在寅曰摄提格”。有了谋反思想，又物色到同志，被同志推选为首领，即摄提格。《水浒传》中的宋江是摄提格。

“在卯曰单阏”。《正韵》曰：“单音善。”《集韵》曰：“诚也，厚也。”《说文》曰：“阏，遮壅也。”《广韵》曰：“止也，塞也。”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善人，阻塞贪官污吏之行命，即“单阏”。

“在辰曰执徐”。《正韵》曰：“执，持也。”执持同摄提。《尔雅·释训》曰：“其虚其徐，威仪容止也。”虚即谦虚，徐即不尚暴力。刘备听从孔明，爱护部下，即“执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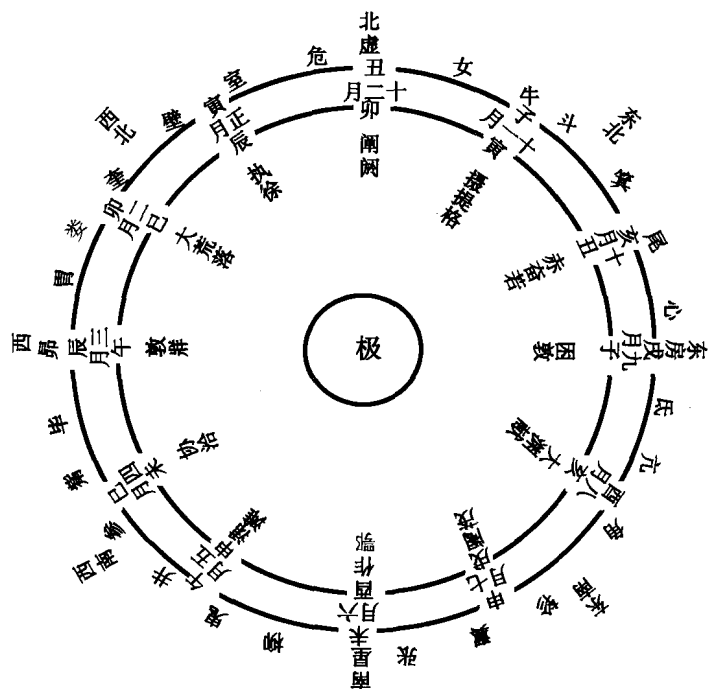
“在巳曰大荒落”。大荒是老家政。巳时是决战中原时期。老家政的兵力被歼，地盘陷落，革命节节推进，即“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敦同屯，言武力专制。牂，羊之繁，言西兑，是家政着锦添花的好时期。午时取了天下上了台，心变做富贵超人，并用武力保卫其荣华富贵，即“敦牂”。

“在未曰协洽”。《说文》曰：“协，众之和同也。”《正韵》曰：“洽，和也，合也。”未时建政，分封子弟，“非刘氏者不得王”。用外族，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协洽”。

“在申曰涿滩”。涿，君之繁，皇上。《集韵》曰：“涿音贪”。以皇上为首的统治集团，陷入贪婪声色货利的旋窝，即“涿滩”。

“在酉曰作噩”。《玉篇》曰：“噩，惊也。”《春官》占梦曰：“二曰噩梦。”注曰：“噩当为惊愕之愕，谓惊愕而梦。”家天下的皇上，只能是皇亲国戚的傀



儡，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在位时期，“黄柏木作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故曰“作噩”。作噩，处于惊梦之中。

“在戌曰阍茂”。阍同淹。《集韵》曰：“淹，没也。”《说文》曰：“宫中阍闭门者。”茂，茂才，朝内有能力的人才。殷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将知识之士沉入水中，即“阍茂”。

“在亥曰大渊献”。《说文》曰：“渊，回水也。左右，岸也。中象水貌。”家政转周天，如回水。取天下佑助人民，坐天下背离人民，背离为左，即“左右，岸也”。转至亥，一朝代寿终正寝，争夺到的一切，又为取代者做了嫁衣裳，即“大渊献”。

《史记·律书》曰：“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此下是阙文。正义曰：“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寅言万物始生蟄然也”。“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辰者，言万物之蜃也”。“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午者，阴阳交，故曰午”。“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酉者，言万物之老也，故曰酉”。“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曰该也”。

《前汉·律历志》曰：“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萌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鄂布于午，昧蓂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注曰：“元气始于子，未分之时，天地人混合为一，故子数独一也。”

地自转十二子，地公转十二子，月公转十二子，其共性是表述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子至午是取天下上篇，午至子是坐天下下篇。现依据《律书》和《律历志》文，概略注解如下。

原始大同社会，人群未分，全体都是“子”，此即“元气始于子，未分之时，天地人混合为一，故子数独一也”。家天下社会，时处冬至的广大贫困人民也是“子”，是产生王霸亡三极的滋生地，此即“子者，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故曰“孳萌于子”。

原始大同社会，进入霸道革命，霸道成功，转化为亡专制。三极社会，形成三极遗风。三极遗风的继承者，都生自北坎十一月冬至“子”。亡道专制生王道，王道文化教养生霸道，霸道复辟生亡道。王霸亡三才都生自子，但归宿各异。王道的归宿在太阳大中位，霸道的归宿在南离，亡道的归宿在北坎。

十二子，主要叙述家天下霸亡转易。“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其复意，言王道生霸道。《说文》曰：“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生以为称。”阳气，王道文化；万物，霸主。王道文化养育了霸主，即“滋生以为称”。山河破碎，人民蒙难，王道文化，多所揭露。图谋造反，改革现实，即“孳萌于子”。子，霸道革命的创始人。

“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纽牙于丑”。《说文》曰：“纽，系也。一曰结而可解。”子转进一步为丑。丑为十二月，霸主成了联系英雄豪杰的纽带人物，即“丑者，纽也”。处于丑时，王霸尚未结合，即“阳气在上未降”。革命者困于老家政暴力，即“万物厄纽未敢出也”。牙喻有武

功的英雄。以霸主为纽带串联英雄，即“纽牙于丑”。

“寅言万物始生蟄然也”。“引达于寅”。蟄同蛰，即蚯蚓。蚯蚓是处于地下的昆虫，喻革命者处于地下。《说文》曰：“寅，髌也。”徐注曰：“髌，摈斥之意。”处于地下谋反者，都是被老家政摈斥否定的人。林冲被逼上梁山，即“引达于寅”。

“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冒茆于卯”。《说文》曰：“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之形，故二月为天门。”郑玄注《天官》醢人曰：“茆读作茅。”茅即矛。二月春分，十八路诸侯都造了反，即“卯之为言茂也”。其中一股势力能成霸业，即“言万物之茂也”。用革命的暴力埋葬老家政的暴力，即“冒茆于卯”。

“辰者，言万物之蜃也”。“振美于辰”。辰是中原决战时期。摧毁老家政是“震”，解放人民是“振”，准备建立新中央是“娠”。辰时的指挥者是王道军师，即“振美于辰”。美，主动。

“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已盛于巳”。中原决战胜利，王道军师的使命已完成，此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霸主羽翼丰满，即“已盛于巳”。《说文》曰：“巳也，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皆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阴气，霸主。藏潜伏。蛇，它也，言亡道。巳时，霸主潜藏了复辟主意。

“午者，阴阳交，故曰午”。“鄂布于午”。《说文》曰：“午，梧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也。”午同忤逆。霸主由言听计从，改变成自作主张，不再听军师的筹策，即“午者，阴阳交”。忤逆不为公，也就播布了惊鄂梦的祸种，此即“鄂布于午”。鄂同噩。

“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昧蓂于未”。未时，家政建立，即“未者，言万物已成”。家政定鼎，崇尚珍食养生，即“有滋味也”。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一家子庄园，是愚昧和溺爱，此即“昧蓂于未”。父传子，“蓂”。

“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申坚于申”。《释名》曰：“申，身也。”身，利一己，私也。为一己私利害人民，即“申贼万物”。迫害人民，铁石心肠，即“申坚于申”。

“酉者，言万物之老也，故曰酉”。“留孰于酉”。《说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老。”卯至酉是七步，故曰“七十”。处于酉时，家政成熟，大地十室九空，收割极少，不再能增加养分，即“留孰于酉”。《说文》曰：“留，止也。”

“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毕入于戌”。戌，武装。进入戌时，纯阴用事，文化被否定，即“言万物尽灭，故曰戌”。毕是竹简喻文化，不用文化用武化，即“毕入于戌”。

“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曰该”。“该阋于亥”。《广韵》曰：“该，备也。”子至亥，家政走完周天全程，即“亥者，该也”。《檀弓》曰：“葬也者，藏也。”老家政被埋葬，即“阳气藏于下”。《史记·项羽本纪》：“汉王围项羽于垓下。”垓，也指十二子亥。政权成为黄土高垄，即“该阋于亥”。

第四节 三统历

《礼·檀弓》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骝，牲用骍。”

夏后氏托譬王道，殷人托譬亡道，周人托譬霸道，皆假借，言三极，三正，三统，非指夏商周三朝。

“夏后氏尚黑”，注曰：“以建寅之月为正，物生色黑。”“大事敛用昏”，注曰：“昏时亦黑，此大事谓丧事也。”“戎事乘骊”，注曰：“戎，兵也，马黑色曰骊。”“牲用玄”，注曰：“玄，黑类也。”

家政专制，霸亡合法，王道非法。为公者非法，不能不处于隐秘地位，此即“夏后氏尚黑”。光学黑色易隐蔽。寅于十二律吕为太族。太族喻王霸亡三极大联合。王道革命未成功，全民治理理论不能先公开，即“物生色黑”。“大事敛”，以办丧事托譬埋葬家天下。埋葬亡道，是王道的归宿，此即“大事敛用昏”。昏，黄昏，亦为黑。

“戎事”即取天下战争。指挥者为“乘”，被指挥者为承。骊即承。骊，丽马之复，言霸主。离卦彖曰：“离，丽也”。霸主的归宿在南离，以归宿称人。霸主谋反，同样处于地下，故曰“马黑色”。“牲”，生之繁，言生徒，即革命依靠愿作出牺牲的力量。“玄，黑类”，指王霸英贤。王者乘骊用牲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殷人尚白”，注曰：“以建丑之月为正，物牙色白。”“大事敛用日中”，注曰：“日中时亦白。”“戎事乘翰”，注曰：“翰，白色马也。”“牲用白”。

《说文》曰：“作乐之盛称殷。”政权建立在奴役人民之上，是“作乐之盛”。老子天下，奴隶臣民，即“称殷”。殷，持政者是殷实富户。白是西方色，时处秋天，风刀霜剑，白色恐怖。“建丑之月”是十二月。十二月是一年的末月，喻建政于灭亡末日的基础上。“物牙”，专制机关。“色白”残酷刑戮。

“大事敛用日中”。地自转的日中是午时。午时由阳转阴，家政自我敲响了丧钟，即“大事敛用日中”。霸道革命，在解救人民，午时变卦，转而束缚人民，即“日中时亦白”。亦白，步老家政的后尘。“戎事乘翰”，任用乐杀人的白虎。“牲用白”，任用的文武，崇尚刑杀，专制人民毫无慈仁之心。

“周人尚赤”，注曰：“以建子之月为正，物萌生赤。”“大事敛用日出”，注曰：“日出时亦赤。”“戎事乘骝”，注曰：“骝，骝马”。“牲用骍”，注曰：“骍，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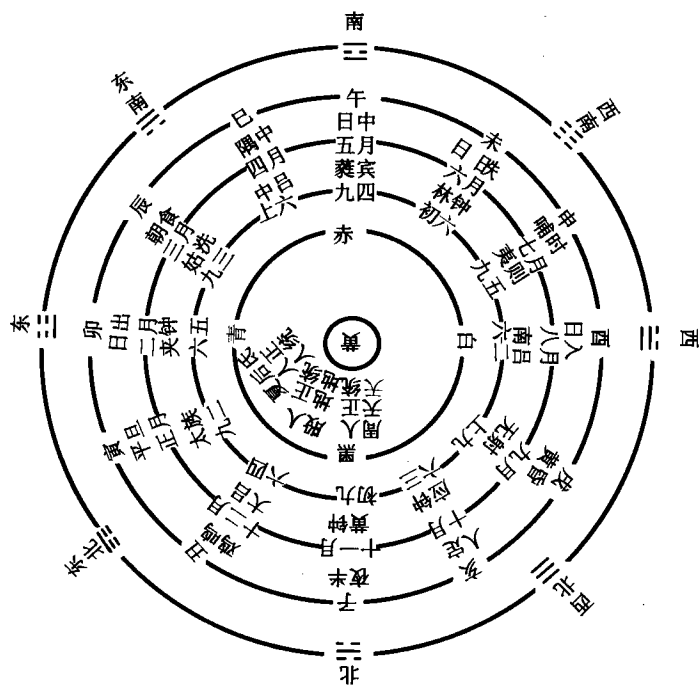
霸主是转周天一匝的创始人，故曰“周人”。霸主的归宿是改天换地，取代老家政自己上台，即“尚赤”。赤是南方色，言霸道的归宿。以归宿称霸道。“大事敛用日出”，日出是卯时，是霸主武装起义之时。用革命的暴力，为老家政送丧，即“大事敛”。王道复古革命的上篇，与霸主取天下，有共性，此即“日中，时亦赤”。时，是也。是，日正，言王道。

“戎事乘驪”，注曰：“驪，驪马。”马白腹”驪，原马之复，言王道军师。霸道取天下，组织上，霸主是乘是君，军师是马是臣，此即“乘驪”。驪同卯，军师是用兵的內行，故曰“驪马”。白，明也，军师通达政事，故曰“白腹”。“牲用驛”，“驛，赤类”，凡是希望扭转乾坤的力量都依靠，即“牲用驛”。为了醒目，现作《王霸亡三正图》以示：

《史记·历书》

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道，若循环然，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王霸亡三正，即“三王之道”。社会运行，如同天体转运，此即“若循环然”。环即转周天。天正喻霸道取天下，地正喻亡道坐天下。坐天下结尾被推翻，经历一年周天，回到十二月，即“穷则反本”，皇上又成了平民，贵族成了贱民。



“天下有道”言夏后氏人正。正，要求正。政权代表全民才是“正”。太族喻全民。人正代表了全民，令行禁止，即“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纪，元首；序，臣民遵命而行。“天下无道”，言殷人地正。代表富贵，遗弃大众，被分封的诸侯，也将逆命，此即“正朔不行于诸侯”。无光的月球是朔魄，忠于朔魄是“正朔”。诸侯搞独立王国，即“正朔不行”。

《前汉·律历志》曰：“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答应之道也。”

黄钟子是霸道“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亡道“地正”。冲，对立面。丑未为冲。未是亡道的开国定鼎地。太族寅是王道“人正”，代表全民。王霸亡信守自己的天命观正确，即“三正正始”。地正播下垮台的祸种，即“地正适其始”。始于末节十二月，下台于十二月，即“适其始”。地道覆亡，有利于社会，即“乃终有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规律，即“答应之道”。三正，亦称“三统”。

《前汉·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楸木之于未，令种刚疆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寸者，所以舍阳之施，楸木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正月，乾之九二，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牺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此三律之谓矣，是谓三统”。

以上文义，通过《王霸亡三正图》便明。九寸指乾爻“—”。乾是三个三的合数。霸道为九。六寸指坤爻“--”。霸主南离变卦，六月定鼎建立家天下。否定王道军师，乾变坤，排斥了中心三，故为六寸。富贵与富贵交往，即“楸木之于六合之内”。

乾之九二，与太族同位。太族即大族，是王霸亡三极大联合的隐称。太族同大人君子，富贵是小人小族。王道取天下用太族，坐天下也用太族。用太族，即不遗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八是八卦的省称，即八八六十四卦集大成数。子午东霸道取天下是乾九，子午西亡道坐天下是坤六，王道居太阳大中位，成为乾坤之统是八。

《律历志》又曰：“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霸主发祥，谱写家政史，由子至子，转一个周天，即“天施复于子”。亡道坐天下是地化。地化由暴力专制开始，由暴力推翻而告终，即“地化自丑毕于辰”。丑，亡道暴力；辰，革命暴力。王道革命，取天下行三极大联合是“自寅”。复古成功，给亡道以出路，使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即“成于申”。申，崇尚为私的亡道。

甲是第一，喻着重。霸道重人才，即“天以甲子”。亡道重暴力，即“地以甲辰”。王道重化成天下，消灭亡道，即“人以甲申”。

第三十五章 地球公转

第一节 辨日

地球内绕太阳，外沿二十八宿公转，是中华古代的“日心地行”理论。这个理论和哥白尼氏的理论大体相一致。哥氏用明白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中国的古哲人为了逃脱文化暴力专制，用隐体表达了出来，这是不相同的。《文心雕龙·谐隐》曰：“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忠，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用一事物托譬另一事物是“嘲”。《谐隐》中指出：“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赋》篇托譬家天下一个朝代“屡化如神”，像蚕子变化。“华元弃甲，城者发睥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俳，非也，即批判，出怨言。“昔齐威王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譎辞饰说，抑制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凡用一事托譬另一事，向昏暴者施教，是嘲讽。

“譎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譎譬以指事也”。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凡属王道人物撰写者，皆为隐体。用与政事无关的事物来论说政事，即“遁辞以隐意，譎譬以指事也”。公开的是“遁辞”，其真实内涵是“隐意”。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潜龙是“遁辞”，潜伏于人民中，秘密谋反是“隐意”。用传说中的“龙”，比喻善变的王者是“譎譬”。善于临机应变，其政事在推翻老家政，即“指事也”。事，汤武革命。

隐的另一个形式是“化为谜语”。“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忠，浅察以炫辞”。一事物，赋以多种称名，如《说卦》论八卦那样，是“体目文字”。王霸亡通过天体运行表达，如日月五星运行，没有图象，便不能理解，此即“图象品物”。忠，中心之复。凡是中心词，都内含多义。太阳是日，是中心体，统了日月五星。日月五星都有“日”的属性，用“日”回互指日月五星，是“纤巧以弄忠”。父母、夫妇、男女，一看便知，是“浅察”，隐了王霸亡三极思想体系，隐了政权的领导核心，隐了政权和人民，是“炫辞”。

“体目文字”“图象品物”等，其目的“使昏迷也”。家天下的昏暴皇上是“昏”，使之不理解王者的用心是“迷”。《类篇》曰：“迷言惑也。”《谥法》曰：“满志多穷曰惑。”家政统治者自以为饱学，是“满志”；施政滥点子多，是“多

穷”。此即迷惑。以其迷惑去迷惑人民，亦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家政对人民的迷惑。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昏迷”语言教育家政统治者，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蒙卦彖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的一义，即“使昏迷”。《论语·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霸道亡道按王者的教导去做，是“民可使由之”。何以如此做，不能泄露底线，即“不可使知之”。天下为公治理，是王道的底线，亦称“天机”。天机不可泄露。

古哲中的“日”，是个“体目文字”的辞，其象形文是☉。☉是个大共名，指整个太阳系天体。中心点是太阳，周环是地球，是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以及地球的卫星月球，也就是“日月五星”。这就是说，☉包括了一个恒星，六个行星，一个卫星，共八，也就是《周易》的八卦。周易称八卦，基于太阳系☉。

凡是共名，可以指全体，可以指部分，可以指个体。日是太阳系的大共名，指太阳系。古哲将水火金土木五星合并于地球，成为六，日指这个太阳系的部分体。日指太阳，日指月球，都指个体。为了醒目，古哲人在日字后加个月字，成为“日月”指月球。恒彖“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即以“日月”指月球而托譬亡道。

“中国人”是华夏炎黄子孙的大共名。东北人，山东人，是中国人的部分称名。孔丘，李耳是个体称名。部分称名，个体称名，都可称为“中国人”。古哲人体目“日”字，即用共名，部分名，个体名的回互。拙著《易学关键》讨论了“日”字，请参阅。

太阳系的创始星是太阳“日”，论及日，都与太阳有关。地球，五星，月球，都是太阳系的成员，都是“日”。地球自转一个周天是“日”。日包括了昼夜。地自转的昼时是“日”，日是白天向太阳时。太阳出来为“日出”，太阳落山为“日入”。居住地的南面与太阳成直线，是“日中”。日中指公天下，也指霸主夺得中央大权。

丰卦彖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这“日中”也是个复义词。“宜日中”，日中言太阳。“日中则昃”，言地自转的午时。“宜日中”，有“勿忧”与“宜照天下也”互解，又有“宜”字修饰，说明“日中”是太阳系的中心体太阳。宜，应当，应该。

家天下统治者夜玩阴谋，日耍手段，躲过风暴又挨雨，焦头烂额，穷于奔命是“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国泰民安是“勿忧”。家天下所以忧，在于照临一小撮富贵，不照临人民大众。公天下所以“不忧”，在于如同太阳，辉光普照，代表全民，即“照天下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劝诱霸主走大同路的话。日中午时，霸主拿到中央大权。

不走大同路走小道，即“日中则昃”。日中是午时，日昃是未时。未时于地公转为六月，是家天下开国承家，定鼎建政的时期。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即言“日中则昃”。日中则昃是“履霜”，是“阴始凝”，履霜必然要过渡到“坚冰至”冬至。到了冬至，南柯梦醒，统治者得到的一切，又为取代者

做了嫁衣裳。

《礼·礼运》曰：“以日星为纪，则事可列也。”日星，地球；纪，十二辰会的“星纪”。星纪是北方七宿斗和牵牛星的综合。地球是纪时的本星，我们现在所用的时间，日、月、年，都源于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源于月球绕地球公转。时纪是如此。王霸亡三极之道，王道喻太阳，霸道喻地球，亡道喻月球。家政转周天，经历霸道取天下和亡道坐天下两个历史时期，地球霸道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纪时体，此即“以日星为纪”。定鼎的霸主是“纪”，接班儿孙也是“纪”。太史公给皇上作传称“纪”，源于霸主发祥谋反与建国定鼎。经历了多少代，多少年，即“可列也”。

《书·洪范》曰：“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五纪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纪，也就是地球之纪，亦即《礼运》中的“以日星为纪”。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天，是“一曰岁”。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天，是“二曰月”。地球自转一周天，是“三曰日”。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绕地球公转，月球转至晦朔期，居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太阳，月球，地球三天体成为一线，每年十二次晦朔，即十二辰会，此即“四曰星辰”。地公转，地自转，月公转，周天一匝，皆喻家天下一个朝代，此即“五曰历数”。历数通过地月转周天表达，此即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

《系上》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是地球喻霸道；月是月球喻亡道。霸亡走马灯转易交替，即“日月运行”。霸道革命在子午东，子午东为阳为乾为男。霸道打江山，推倒了老家政，拿到了中央大权，是“乾道成男”。男喻成了持政的统治者。

乾男不复古而复辟，转子午西，政权由“—”变“--”。--是家政每况愈下的蜕化，由未转至子，持政者被赶下了台，由男变女，即“坤道成女”。《易》内男女之一义，男喻家政统治者，亦称“须眉浊物”“臭男人”。女喻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红楼梦》褒女贬男，在于批判家政。

“寒”以冬至喻饥寒交迫的广大人民；“暑”以夏至喻着锦添花的少数富贵。日月运行，霸亡转易，不能不形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寒一暑的局面。此即“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下》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是地球喻霸道，月是月球喻亡道。家政建立在地球上转周天，寒不能长寒，暑不能久暑；贫贱不会永远安于贫贱，富贵的豪华享受也不能永保。霸主夺得天下，步老家政的后尘，是“日往则月来”，“暑往则寒来”。月来寒来，也就敲响了政权灭亡的丧钟，夏至必将过渡至冬至。月来政权失控，霸道革命启动，是“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日来暑来，革命者成了皇上，老皇上滚下龙椅变成平民。霸亡转周天，有主动权的一方为“信”，丧失主动权的一方为“屈”。信同“道长”，屈同“道消”。

辨日一节，重点说明“日”指地球，通过以上的例句，说明太阳之“日”与地球之“日”是孪生子，不能混为一物。

第二节 日心地行

太阳称“日”，地球也称“日”，为的是“昏迷庸日”，逃脱文化暴力摧残。太阳之日，是太阳系的中心，也就是“日心”。地球之日，是太阳系的行星，亦即“地行”。日心地行，是这对李子的区别。日心，居于太阳系的中心位，自转而不公转，没有子午卯酉，春秋冬夏的对立。地行，自转而又公转，有子午卯酉，春秋冬夏的对立。日心是恒星，是火体，继明不息。地行是行星，是土体，光明依靠日心。

复卦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疏曰：“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自为，不生而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

天，大也。“天地之心”即大地之心，亦即地球之心。大地的中心体是太阳，此即“天地之心”。太阳系天体，太阳是地球的本根，即“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太阳托譬原始大同社会，社会复古，即“反本之谓也”。太阳系天体，太阳自转而不公转，是“静”，地球，月球公转而又自转，是“动”。太阳没有地月的对立属性，即“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建立在地球和月球上的家天下，复古回到太阳位，即“动息则静”。太阳位持政，没有地月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动荡转化，即“静非对动者也”。家政转周天，其核心是“语”，语即“以有为心”。公天下不转外周，其核心是“默”。默即持政者不出人头地。

“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广韵》曰：“虽，语助也。”此处即“天地大”。大地大，动物，植物，矿物皆备，即“富有万物”。雷是长男，长男喻政权长存；风是长女，长女喻人民康宁。长男长女，上下皆美，即“雷动风行”。全民围绕元首转，是“运化万变”。没有动乱，没有改朝换代，是“寂然至无”。天下为公，“是其本矣”。放弃家天下，即“动息地中”。地中同“天地之心”。坚持家天下是“以有为心”。以有为心，富贵火上浇油，贫贱一无所有。人心不一，“异类未获具存”。

人类生存，靠太阳施温，靠大地生物，此即“天地养万物”。天，太阳。要求得国泰民安，必须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光明磊落，公正无私，此即“以静为心”。持政者公正施政，人民将向持政者看齐，此即“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社会随大自然运行而不动乱，即“寂然不动”。寂然不动，施政必须如太阳公正，即“天地之心也”。大地之心，即广大人民之心。大地希望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希望赏当功、罚当罪，此即“天地之心也”。

《老子》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王弼注曰：“道，无形无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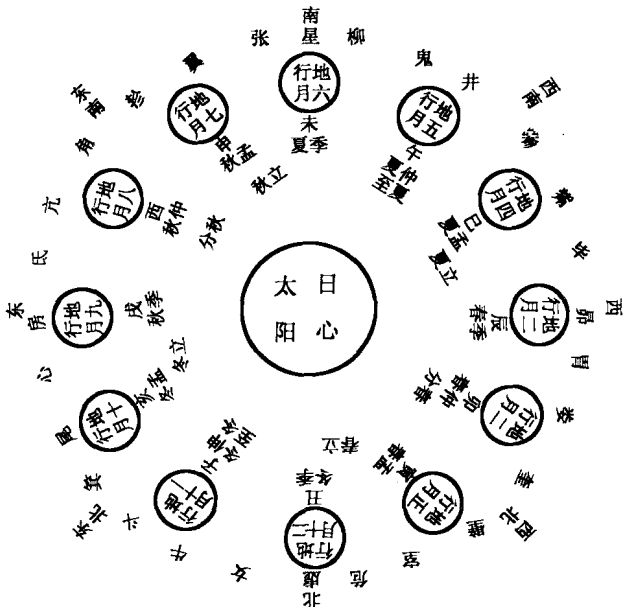
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愤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

政权建立在太阳位，施政为公，即“道常无名”。朴，素也，本也。持政者与人民不离不弃是“朴”。张衡《东京赋》曰：“遵节俭，尚朴素，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节俭朴素是中国人民的美德。政治家有此美德者，即“朴”。孔子“克己”，老子“常足”，即节俭朴素。节俭朴素，天下无敌，即“莫能臣也”。“侯王”，公天下的持政者。“守”，坚持为公不为私，人民自己会以宾相待，此即“万物将自宾”。

“朴之为物，以无为心”“愤然不偏，近于无有”“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社会的“智者”“勇者”“巧者”“力者”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英雄有用武之地。声色货利是“物”；豪华纵性是“欲”。家天下所以垮台，过不了物欲关。黄帝尧舜清心寡欲，即“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神，思也。以欲害其神，即利令智昏，走上凶败的道路。

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地球和月球随太阳公转，是“天地相合”。喻诸社会，政权代表人民，人民支持政权，上下同心同德，即“相合”。天地相合的桃花源，人人有出路，生活得幸福，即“以降甘露”。甘于五味为中，露同膏泽。大家都过中人生活。持政者俭朴，人民也俭朴，社会不会有夸富羞贫的恶习，即“民莫之令而自均”。均，消费不悬殊。

“日心地行”是太阳天体的运行轨道。日心太阳称“心”，亦称“中心”“中正”“正”等。《书·大禹谟》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老子》五章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系下》曰：“中心疑者其辞枝。”离卦彖曰：“柔丽乎中正故亨。”大有卦彖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曰大有。”《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以上之“中”“精”“一”“厥中”“中心”“中正”“大中”“正”都是太阳中心的同义语。现作《大地公转图》以示：



二十八宿是日月五星运行途中的旅舍。子丑寅卯是地球公转十二子。地球公转一周天，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分。正月，二月等，言月球绕地公转。二至二分，即四时八节。《礼·月令》表达地球公转皆用“日”。文对照图读，一目了然。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孟夏之月，日在毕。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季夏之月，日在柳。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尔雅·释天》疏曰：“天是大虚，本无形体，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但诸星之转，从东而西，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复旧处。星既左旋，日则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计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数也。”

太阳是纯火体，没有土石，此即“天是大虚，本无形体”。形体，土石。太阳是太阳系最大的星球，故曰“大虚”。“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是日心的功能。“诸星”，以地球为统的日月五星。日，地球；月，月球。金、木、水、火、土五星。

“但诸星之转，从东而西，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复旧处”。诸星指二十八宿。书写二十八宿由东方角亢起步，角亢为王道，于数为一。而后北方，西方，南方，书写至角亢，转完了周天。二十八宿是不转体，这里说“诸星之转”，指制图者在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地球公转周天中地球自转的周天数。二十八宿的度数，与地公转的日数相等。

“星既左旋，日则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计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数也”。“星既左旋”起角亢，“日则右行”起正月。左与右言伏案者的左侧右侧。以地自转言之是“日”，以二十八宿言之是“度”。日与度都表达地球自转一个周天，“是天之一周之数也”。天，同日，指地球。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古哲人写隐书，手法很多。回互旋转，是手法之一。二十八宿的度数，拙著《易学关键》作了论述，这里从略。

《史记·律书》曰：“十月也，其于十二子为亥。”“十一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十二月也，其于十二子为丑”。“正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寅”。“二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卯”。“三月也，其于十二子为辰”。“四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巳”。“五月也，其于十二子为午”。“六月也，其于十二子为未”。“七月也，其于十二子为申”。“八月也，其于十二子为酉”。“九月也，其于十二子为戌”。（上文皆见4，1243后）《律书》论述十二月时局，与二十八宿相联系。地公转十二子，每子表达一个月。

《前汉·律历志》曰：“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期，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

“时”即四时，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家政取天下，为立春、立夏。准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暴力打通强龙地头蛇割据，推倒老家政中央，统一国

家，解民倒悬。战争胜利，建立新的中央为“启”。建立的中央，是家天下专制，“非刘氏者不得王”。天下人的天下，变为一家之庄园。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国家分裂，民心离散，是家政坐天下，为立秋、立冬，为“闭”。启闭称初气，称“节”。立春可以在正月，也可能在腊月，即“节不必在其月”。

“分”即春分和秋分；“至”即夏至和冬至。春分托臂王道和霸道与老家政彻底绝裂，建立了革命的武装政权，和老家政对抗。秋分托臂老家政完全不代表人民，用暴力和人民为敌，持政者和人民彻底绝裂。霸道革命，夺得中央大权，并建立了新的中央，为“夏至”。复辟后，一家子持胜坐天下，蜕变至十一月，皇上成了平民，是“冬至”。二至二分的时局，是中节，“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正数之月，即十一月，五月为二至，八月，二月为二分。

第三节 二十八宿与十二辰会

事物的发展，由始至终。二十八宿也在托臂王霸亡三极政治家。太阳系天体的太阳为始为一。原始大同社会也为始为一。家天下分裂了人群，王者托身于东南维纯阳用事之地，以二十八宿称名，即“角亢”。角亢是二十八宿的始一数，故记二十八宿由角亢开始。

东方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为：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房、虚、昂、星，是中星。中星综合一方。

从外概括，东方七宿为“苍龙”，北方七宿为“玄武”，西方七宿为“白虎”，南方七宿为“朱鸟”。《礼·曲礼》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疏曰：“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行”，行星地球沿二十八宿转周天。转至南方宿为“朱鸟”，转至北方宿为“玄武”，转至东方宿为“青龙”，转至西方宿为“白虎”。青龙、朱鸟、白虎、玄武，是家政一个朝代的四时称名。请参阅《大地公转图》。

“招摇”指家政的贤明君主和王道大臣，也就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五地十，居于地球北极的公正土位，实行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令，减少人民的怨怒，修补政权的破损，即“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家政统治，经历青龙、朱鸟、白虎、玄武四时。招摇是延长家政寿命，或者缩短家政寿命的转机。家政修缮补过，不急行白虎刑杀政令，政权可久，反之短命。白虎持政，风行于上，波动于下，社会将进入大乱时期。

苍龙、青龙，喻家天下的青年时期，故曰“青”。霸主武装起义，变化多，发展快，故曰“龙”。人民喻为水，活动于人民中的大人物是“龙”。《尔雅·释畜》曰：“马高八尺为龙”。马高八尺，言能夺得皇位的造反者。乾卦的“潜龙”“见龙”“飞龙”“亢龙”。龙都是大人物的隐称。“青龙”，年轻时的大人物。

朱鸟喻家政的壮年时期。此时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于五色为赤，于八卦为离。《说卦》曰：“离为雉。”雉即雉鸡，羽毛华丽，五彩缤纷，一幅胜利者的凯

旋形象。朱鸟亦称朱雀。《韵会》曰：“雀音爵。”《集韵》曰：“爵，位也。”霸主登了龙位，掌了皇权，朱鸟变为朱爵。爵的另一义是麻雀。《说文》曰：“雀，依人小鸟也，从小佳，读与爵同。”朱鸟变朱爵，朱爵变麻雀，都托譬霸主壮年叛变，变成寄生于人民身上的“小鸟”，大壮卦表明了朱鸟时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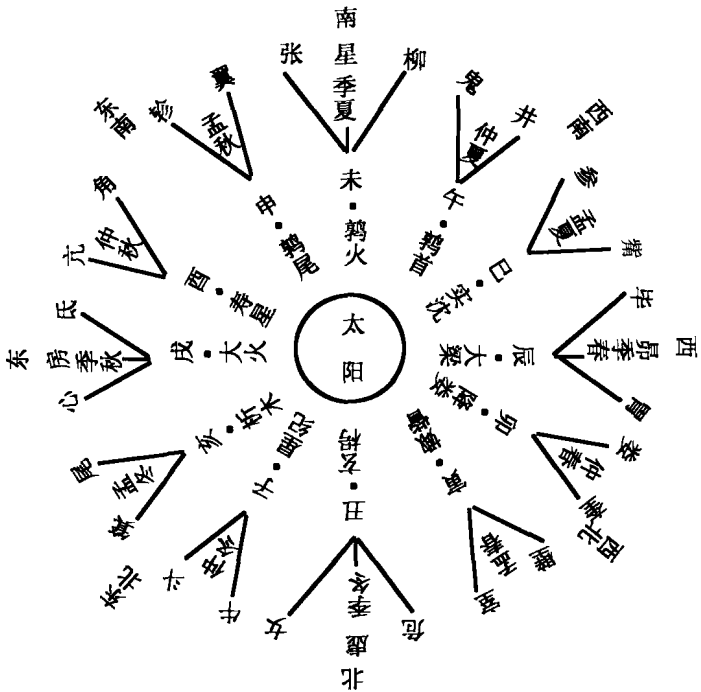
白虎喻家政老年时期。白言须发变白，虎喻以刑杀吃人。青龙时期为春，朱鸟时期为夏，白虎时期为秋。家政应秋气，如自然收杀植物，灭三族，灭九族，惨不忍睹的杀人法，都是白虎之为政。

玄武喻家政的衰病死亡期，也喻新霸主谋反发祥期。玄武是个含三概念，王霸亡三极都称“玄武”。王者懂得用兵，没有武装，是“玄武”。霸主有武功，想取天下改朝换代，但不知怎样才能夺得天下，是“玄武”。老家政也有武装，但将无良才，兵无斗志，是“玄武”。玄即北方宿的中心星“虚”。三才各有空虚的一面，即“玄武”。

《尔雅·释天》曰：“寿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辰。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星纪，斗，牵牛也。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营室谓之定，嫫姆之口，营室，东壁也。降娄，奎，娄也。大梁，昂也。西陆，昂也。浊谓之毕。味谓之柳。柳，鹑火也。北陆谓之北辰，河鼓谓之牵牛。”

《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曰：“日月所会，谓日月交会于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寿星，巳曰鹑尾，午曰鹑火，未曰鹑首，申曰实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娄，亥曰娶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纪”。

《释天》错综论及了十二星次和二十八宿的内涵。“寿星，角，亢也”，在论述十二星次。“天根，氐也；天驷，房也”，在论述二十八宿。《释天》对十二星次没有全论。《尧典》传在论十二星次。为了醒目，现作《二十八宿与十二辰会图》以示：



“鹑”是享之繁。享言政治家是人群的承载者。《礼·曲礼》曰：“五官致贡曰享。”五官即金木水火土五官。“致贡”为人群作贡献。贡献即“享”。“鹑尾”言王道，“鹑火”言霸道，“鹑首”言亡道。鹑尾享全民，鹑火享多数，鹑首享少数富贵。

二月春分大火燃烧，三月决战中原，在寿星的决策下，取得战争胜利，时局进展至四月，寿星的决策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故曰“鹑尾”。家天下一个朝代中，三月是王者发挥用兵才华的良机，贤明君主居土位持政，是王者发挥用文治理的良机。古哲强调“贵时”，就在贵这两个时辰。

“鹑火”五月，于八卦为南离，于十二子为午，于节为夏至。夏至一阴生，是霸主中途变节的时期。用革命战争击败了老家政，如果重步老家政的后尘，又孕育了新的战火，故曰“鹑火”。

“鹑首”六月，是家政开国定鼎之时。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即言亡道起步，向坟墓迈进。君主成了少数富贵的头目，故曰“鹑首”。乾卦文言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当了鹑首，便是出头鸟。

“实沈”，于二十八宿为“参”，于时为七月。《左传》昭公元年曰：“参为晋星”，“实沈，参神也。”崇尚出人头地是“晋”。参是三大写，言亡道。崇尚吹嘘，崇尚夸富，崇尚虚荣。沈湎于荣华富贵，真实的东西不多，即“实沈”。沈，沉也。

“大梁”于时为八月，于二十八宿为昴。梁是屋脊木，大梁是皇上。提高皇上的权威，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让臣民盲从，即“大梁”。《老子》四十二章的“强梁者”，同“大梁”。“大梁”为政，如《老子》二十六章指出的“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

“降娄”于二十八宿为娄，于时为九月。《玉篇》曰：“降，下也，落也。”娄即《左传》定公十四年“娄猪”之省，言其淫乱。处于九月，统治者堕落后为娄猪，即“降娄”。

“嫫訾”于二十八宿为室，壁，于时为十月。娶是取女之复，取言采取的政策，女喻被动水平。《玉篇》曰：“訾，毁也。”统治者为了家子利益施政是“营室”。走向灭亡是“訾”。慈禧之流，用军费修颐和园，疯狂地镇压人民，即“嫫訾”。

“玄枵”于二十八宿为虚，于时为冬月，于节为冬至。家政霸主谋反发祥于冬至，末代子孙成为阶下囚也是冬至。玄是虚，枵也是虚，统治者争夺到的一切，都被新霸主拿去，无暇卷铺盖从皇宫滚出来是“玄枵”。

“星纪”于二十八宿为斗牛，于时为十二月，是老家政统治的结束，是新霸主谋反的起步。星纪用月公转艮东北。老家政是晦月，新霸主是朔月。星纪即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创始人。刘邦，李渊是“星纪”。

“析木”于二十八宿为箕尾。《说文》曰：“析，破木也。”寅时为正月。正，正确也。正确的是王霸亡三英相结合。从老家政专制下分裂出来，另立政权，即“析木”。木喻政权。老家政曾用大火夺了天下，新霸主步其后尘，即“箕尾”。尾，尾随其后而行之。析木再进一步，便是改天换地的大火。

第四节 律吕相生和黄钟积实

《春官·大师》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郑注曰：“以合阴阳之声者，声之阴阳各有合。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贸处，如表里然，是其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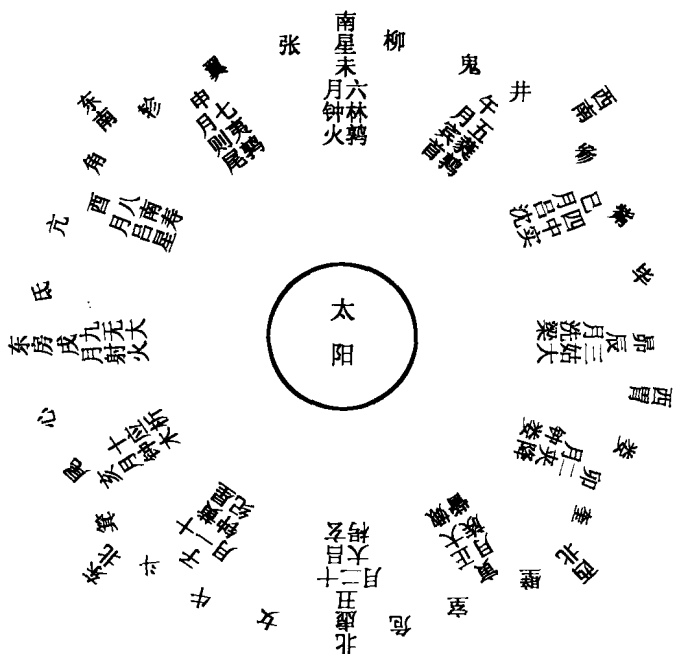
“大师”是王道文人的托辞。掌言应当掌握的学问。“六律”，即阳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同”即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即林钟）、小吕、夹钟。阴吕称“六同”，取自乾卦文言的“同声相应”。“六律六同”转一个周天，经

历了“宫、商、角、徵、羽”五个历史阶段，即“皆文之以五声”。“金、石、土、革”等八音，同于八卦，喻转了一个周天。

郑注“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用的地球自然公转十二子和十二月，说明六阳律和六阴吕，产生于何月。“建焉”，即产生。现作《地球公转十二律吕图》以示：

郑氏注文主要说明十二律吕各居何月。

十二律吕又和十二辰会相互联系，能起到触类旁通，相互阐明的作用。黄钟义同星纪，林钟义同鹑火。怀疑一切，打击一切是无射，树敌过多，将引发大火。王道军师三月用兵，因神机妙算，成了部下崇敬的伟人，是“姑洗”。家政君主靠吹嘘和贴金想取得姑洗的地位是“大梁”。如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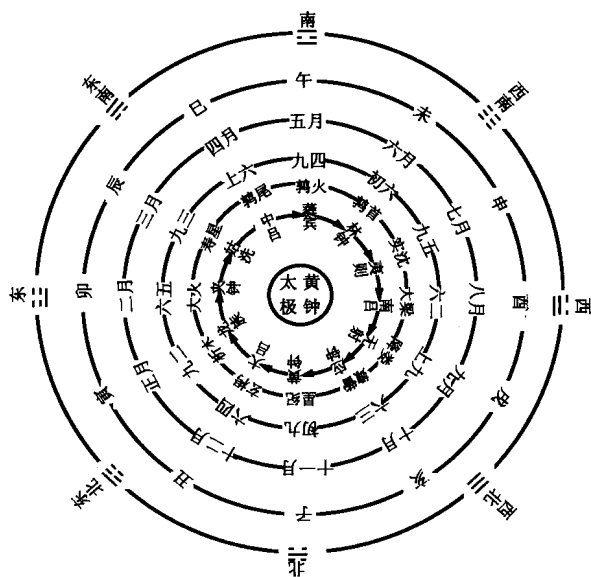
十二律吕，是多层次概念，以歌曲二首，托譬家天下一个朝代。“黄钟”包括了王霸两极人才。《前汉·律历志》曰：“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量，礼乐之所繇出也。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

“太极中央元气”“其实一龠”“八十一”“经元一”“易太极之首”，都以太阳托称王道黄钟。王道为九，“其长自乘”，即“八十一”。权、衡、度、量，托譬执法官员，礼乐指各种政策法令。培育为公官员，制定为民政令，只能出自王道黄钟之手，即“所繇出也”。繇，由也。

《律历志》又曰：“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取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

上面的“黄钟初九”，指家政的创始人霸主，故称“律之首”。用王道大吕的思想，即“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大吕的地位是“六”，思想是“九”。霸主夺得天下，即“得林钟初六”。得了林钟初六，变卦为家天下的头目，即“吕之首，阴之变也”。打天下解放人民，坐天下束缚人民，即“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下以日影作譬，小人道长是“上生”，君子道长是“下生”。“九六”即阳律阴吕。家政坐天下为“阴”，霸道取天下为“阳”。黄钟和大吕为夫妻，大族与夹钟为夫妻。林钟与太族为母子，南吕与姑洗为母子，此即“九六，阴阳，夫妇，子母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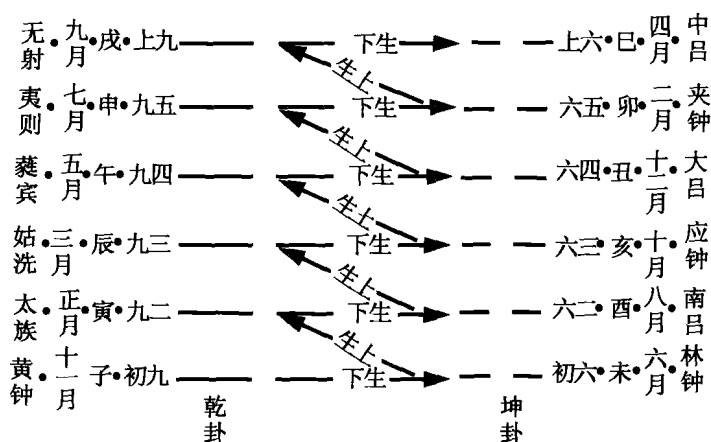
《律历志》曰：“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黄钟“参分损一，下生林钟。参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损一，下生南吕。三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损一，下生应钟。参分应钟益一，上生蕤宾。三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三分大吕益一，下生夷则。参分夷则损一，下生夹钟。三分夹钟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损一，下生中吕。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详见《十二律吕上生下生图》：



十二律吕，揭示家天下社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转四时周天，祸中存福，福中潜祸。人群未分，是大参一统。人群分裂为王霸亡是“参分”。三分中的王道为“一”，霸道为“二”，亡道为“三”。大参乾体左侧是霸道，右侧是亡道，中间是王道。“参分损一”，中心王道一被否定，是“- -”。“参分益一”，承认王道为公，是“-”。一皆指中心王道。

“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指律吕相生的规律。由黄钟起数为一，沿大吕，太族，夹钟数至八是“林钟”。此即“参分损一，下生林钟”。由林钟起数为一，沿夷则，南吕，无射数至八是“太族”。此即“参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黄钟是推翻老家政的创始人，也是步老家政后尘的奠基人，此即黄钟生林钟。林钟亡道专制，将生出它的掘墓人太族，此即林钟生太族。乾坤两卦表述家天下一个朝代。详见《阴阳律吕相生表》。

阳爻下生阴爻，如初九生初六，称“律娶妻”。阴爻上生阳爻，称“母生子”。《律历志》“参分损一，下生林钟”等一段文字，依据《十二律吕上生下生图》和《阴阳律吕相生表》谱写。写出之后，将图表毁掉。



《律历志》曰：

“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霸主在冬至谋反，即“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是拼搏奋斗的隐称，转十二子，用三乘，每历一辰，皆乘之以三。黄钟是一个人，至丑变成三。此即“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以此类推，至午夺得天下，其部下是“七百二十九”。

霸主于未时六月建立了家天下，封分子弟，吃皇粮的人增至二千一百八十七。时局进展至亥，吃皇粮的人猛增至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林钟是母蝗虫，这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母蝗虫生出的小蝗虫。蝗虫导致人民十室九空，于是掀起了扫蝗大革命。由霸主一人创始，经十二辰，生出十七万不劳而获者，家政一个朝代的灭亡也就来临。家天下任人唯亲，只要是皇亲国戚，凭皇上的一句话，就可以吃俸禄，至于人民能否承受，统治者不予考虑。

第三十六章 地球升降

第一节 总论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云：“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疏曰：“易有大极谓北辰也。大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用也。”

上文的“大衍之数”、“五十”、“其一”、“非数”、“大极”、“夫无”、“故常”、“所由之宗”、“太极”、“北辰”，皆以太阳喻王道。“四十有九”、“数之极”、“有”、“有物之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皆以地球和月球转周天喻家天下一个朝代。

太阳系天体，太阳最大，故称“大衍”“大极”“太极”。王者施政，效法太阳，故称“大人”。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是太阳，地是地球，施政全覆全载，是“大人”。《说文》曰：“衍，水朝宗于海也。”《小尔雅》曰：“泽之广者谓之衍。”水朝宗于海，喻居下承载人民。泽之广，施恩泽于全民。

《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居于下位，承载全民，先民后己，即“以其善下之”。屯卦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江海处下，水性归海，不召自来。大衍“泽之广”，就会“大得民”，人民会襁负其子而归之。

《前汉·律历志》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事物，顺性命之理也。”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有事物就有数。数用于政治，以政体产生的时间顺序言之，王道为一，霸道为二，亡道为三。王霸亡三才施政称“术数”。通过其术数，寻求三极的最终结局，是“所以算事物”。在亡道专制下，真理不能公开，用家政允许的话阐明三才结局，是“顺性命之理也”。古哲中卜筮算命，谈神道鬼，天人感应，都是“顺性命之理”的理论。王道社会是“一”，亡道社会是“--”。中心太阳被否定，王道成了家天下的“非数”；天下为公为非法。

“大衍之数”即王道施政。持政者与人民不离不弃，一心一德是“一”。大衍之数，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家天下之数是二三，是霸亡两仪，转

“四时”，行“五行”，经历“十二月”，吐纳二十四气。家天下的开国霸主，是一个朝代的“数之极”。崇尚家天下制度，也是“数之极”。

“五十”之数，取之五行生成数的天五地十，其位在地球北极。北极是中心体。中心体治理，即王道的中庸政治。中庸政治，即持政公正。“四十有九”之数，取自地球的黄道面。黄道面即太阳能直射到的地球面。古哲将南北回归线各定为二十四度，加上赤道零度，共是四十九度。地球运行一年，升降于四十九度之间。冬至降至夏至，喻霸道取天下；夏至升至冬至，喻亡道坐天下。冬至至冬至，喻家天下一个朝代。“其用四十有九”，即言家天下升降于四十九度之中，演出了“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三场戏。三场戏，即“演天地之数”。由地升天，由天落地，即“天地之数”。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霸道取天下，依赖王道军师的运筹决策，依赖霸主的言听计从，此即“所赖者五十也”。复辟家天下后，由夏至向冬至过渡，家政统治者自用，不再用王者的筹策，即“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四十有九，夏至升冬至，“其一”，中心为公政令。演即导演，班固《西都赋》“留侯演成”，指明汉取天下，张良是导演。

霸道取天下，“所赖者五十也”。亡道坐天下，要求得社会复兴，求得社会安定，也是“所赖者五十也”。天五即霸主和家天下的开明君主，地十即王道军师和支持开明君主的王道大臣。能取得天下，能坐稳江山，必须用“其一”施政。持政者与人民有同甘共苦之一，有同舟共济之一。将心比心，己所不欲，亦勿施于民。家政不能用“其一”，导致自己的凶败。

太阳是否定不了的天体，原始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是否定不了的传统。家政统治者“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用月球代替太阳，用为私代替为公。月球的光，源于太阳，没有太阳为之施光，月球是死魄一颗，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功能。为私必须挂出“为公”的招牌，没有为公的旗号，统治难以维持。用太阳之光，用王道之公，求得“假公济私”，是“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

“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夫无”即“五十”“太极”“其一”。大同社会，没有动乱，没有翻天覆地之变革，故曰“夫无”。《礼·郊特牲》曰：“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知识文化，公天下的领袖能立足于太阳位帅人，就在于他们有高度的文化知识。有高度文化知识，建政于太阳大中位，是大丈夫，此即“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官民水乳交融，人群和睦相守，是“夫无”，是“夫也者，以知帅人”的桃花源。这个美好的社会制度不能不讲明，即“夫无不可以无明”。天下为公被家政否定，谁也不能以公论公，通过家天下之尸，还天下为公之魂，即“必因于有”。文王是武王的父亲，受为公文化的熏陶，行仁政而成了中国人民向往中心，奠定了成霸的基础，给文王附丽王者的灵魂，即“必因于有”。文王行政，源于王道文化，通过文王去理解王道思想即“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有物之极，文王。所由之宗，王道灵魂。王

弼《明象》曰：“夫象者，出意者也。”文王是“象”，王道思想是“意”，通过象去阐明意，即“夫象者，出意者也”。出，表达出。

“易有大极，谓北辰也”。王霸亡三极共存的社会是“易”。王道是大极。《说文》曰：“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注曰：“乖者，相违背也。”背叛人民的家政是“北”。《史记·乐书》曰：“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身死国亡。”家政背叛王道，背叛了人民，其结局是殷纣的下场，“身死国亡”。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家政背叛人民，王者背叛家政，此即“北辰”。《春官·神仕》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三辰，即太阳，地球，月球。北辰言太阳。《尔雅·释天》曰：“北极谓之北辰。”注曰：“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疏曰：“极，中也；辰，时也，居天之中。”北极，北辰，同太阳大极。太阳在太阳系的中心，即“天之中”。太阳是四时地球的统摄体，即“以正四时”。“辰，时也”，时，是也。是即“日正”。太阳系的日正星即太阳。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曰：“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德，天地之大德，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不分裂人群，即“无为”。无为，元首就得像太阳那样，“譬如北辰”，自转而不公转，即“居其所”。行星卫星围绕太阳正常共同转运，即“众星共之”。

“大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已”。上文取自《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自然论，太阳生地球，是“一生二”，即“大极生两仪”。地球生月球，是“二生三”，即“两仪生日月”。日月，月球。

以社会论，公天下王道生了霸道，是“一生二”，即“大极生两仪”。霸道生了亡道，是“二生三”，即“两仪生日月”。亡道生了四时霸道，霸道生家天下五行不同施政。不同施政生了二十四气，此即“三生万物”。天下动乱之源，源于野心家狂妄。“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无情奴役，竭泽而渔，导致人民铤而走险；为了称王称霸，用兵攻战，耗尽财源，引起外族侵寇。“三生万物”，亡道万物皇上，是天地动乱的孽根祸胎。

“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北辰，太阳；居位不动，居于太阳系的中心位不公转。日月五星，就会随太阳正常运行，即“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老子》二十五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同于“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元首立于太阳中心位是“独立”。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贪婪声色货利是“不改”。臣民言论有自由，行动无桎梏，不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周行而不殆”。

第二节 四十有九黄道面

《前汉·天文志》曰：“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

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晷景长尺有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去极远近之差，而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寒凉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为寒暑。一曰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

“中道”“黄道”“光道”，义同“其用四十有九”。地球的北回归线至南回归线的中间地面是“中道”。黄，太阳。中间地带是太阳的直射面是“黄道”“光道”。地球的北端是北极，南端是南极，赤道是中极。以赤道中极为零线，往北数二十四度是北畔，即北回归线；往南数二十四度是南畔，即南回归线。二十四度相加是四十八度，加赤道零度是“四十九”。大衍之数五十，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喻大同社会，政权建立在地球位，升降于南北回归线四十九度之间，是“其用四十有九”。其用，家天下。

“东井”是五月夏至地球的居宿；“牵牛”是十一月冬至地球的居宿；“角”是八月秋分地球的居宿；“娄”是二月春分地球的居宿。（请阅《地公转章》）“北极”，地球的北极。“极中”，赤道。“北近极”“远极”“去极远近之差”，极皆指地球北极。极，形而上概念，用法多变。

《说文》曰：“晷，日景也。”日，地球；景，影也。“八尺之表”，日晷仪的部件，今华表是八尺之表的沿用。日景长短，与离太阳远近成正比例。远日影长，近日影短。夏至，太阳直射北畔，故“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太阳直射南畔，故“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故“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立八尺之表，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

“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

“八尺之表”喻取天下的霸主和坐天下的君主。今之代表，源于八尺之表。八尺之表的辅佐和随从人马是“晷景”。辅佐和随从之正邪多寡，是衡量家天下进退的标志，此即“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此“日”以地球托譬家天下。

“日，阳也”，日以太阳喻王道。“用事”，做军师，做大臣，指挥霸主取天下，指导贤明君主坐天下。“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由冬至至夏至，托譬霸主取天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出自军师，即“阳用事”。地球逐步向北下俯，即“日进而北”。昼长夜短，即“昼进而长”。日进而北，喻革命节节胜利。“昼进而长”，喻光明代替了黑暗。

“阳胜”，王者胜任革命的重担。国家得到统一，人民走出牢狱，社会生气昂然，“故为温暑”，“日进而暑”。进，君子道长。

阴，月球，子午西亡道坐天下，是“阴用事”。阴用事，地球向南上升，温暑逐渐减退，是“日退而南”。夜长昼短，即“昼退而短”。日退而南，喻家政逐步衰败；“昼退而短”，喻黑暗代替了光明。“阴胜”，月球承担了家政的治理任务。国家将分裂，人民带桎梏。田园荒芜，闾里萧条，万马齐喑，道路以目，“故为寒凉也”。“日退而南”，退，君子道消。

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家政坐天下与失天下，是个逐渐蜕化的过程，不用逐步蜕化，得了天下就主张剧变，是“日之南北失节”。置广大人民于饥寒交困之地，是“晷过而长为常寒”；少数持政者火上浇油，着锦添花，是“退而短为常燠”。其进锐者其退速，其进钝者其退缓。家政的寿命有长有短，在于如何处理寒燠。统治者之燠，源于对寒者之剥。燠速退速，燠缓退缓，“此寒燠之表也”。

“一曰，暑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小人有余”。亡道专制，有三种情形。一是“暑长为潦”，七嘴八舌参谋多，多非正略，以潦喻之。二是“短为旱”，吃俸禄养尊处优者多，忧国忧民出谋划策者少，以旱喻之。三是“奢为扶”。奢，大者之复，指皇上。《韵会》曰：“扶音夫。”皇上行独夫专制，拒绝他人的谋略，导致亲小人，远贤臣的局面，此即“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

《尔雅·释天》疏曰：“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之时，地下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自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自冬至之后，地渐渐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

“地盖厚三万里”，同“其用四十有九”。亡道为三。万，万物之省。里，路程。三万里即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的下上路程。“地正当中”“地正当天之中央”，言太阳直射赤道。“当中”“当天之中央”，皆指太阳。“上畔”，北回归线，时为夏至；“下畔”，南回归线，时为冬至。夏至至冬至为“上”，冬至至夏至为“下”。下喻霸道取天下，上喻亡道坐天下。霸主过河拆桥，背叛王道和人民是“上畔”。王道和人民不能忍受亡道的奴役和盘剥，起而反抗，是“下畔”。《正韵》曰：“畔音叛。”恶有恶报，政权背叛人民，人民也将背叛政权。

《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疏曰：“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见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为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去北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以上所论，如直言不隐，易于理解。为了“昏迷庸目”，用貌合神离字，错置经纬度，便不易理解。“天”，太阳；覆，照射。照射地球的一半，不照射的是一半，即“半覆地上，半在地下”。经度三百六十，一半是一百八十。一百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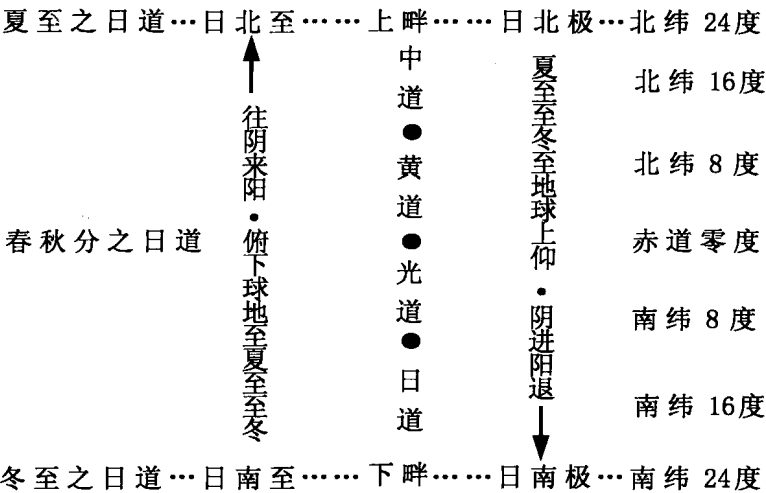
是三百六十度的“二度”之一半，即“二度半强”。强言朝霞晚霞。“地下亦然”，也为一百八十度。加上二度半，增加理解的难度。

“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为嵩高，正当天之中极”。“北极”“天之中极”，都以河南嵩山托譬家政中央。家天下建政于北纬三十六度，人民大众被遗弃在南纬三十六度，此即“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南极，亦称“南极老人”，言王者。

“南五十五度，当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南”即北极心之南，数五十五度，减去虚数一度，即北纬三十六度，故曰“当嵩高之上”。三十六度起，往南数十二度，是北回归线，故曰“又其南十二度，为夏至之日道”。由北回归线往南数二十四度是赤道，故曰“又其南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道”。由赤道往南数二十四度，是南回归线，故曰“又其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

“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由北极心往南数三十六度，另起炉灶重数，再数三十一度，是北回归线二十四度，也就是北极往南数的六十七度，减去虚数一度，故曰“是夏至日”。北极心至赤道是九十度，加虚数一度是九十一度，此即“春秋分去极九十一度”。由赤道往南数二十四度，是南回归线，也就是北极心往南数的一百一十五度，加虚数一度，此即“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饥寒交困的人民，是王道推倒老家政的阶级基础，此即“此其大率也”。大，大人王者。《广韵》曰：“率，循也。”率即随从王者革命的人民大众。

由上面的文字看出，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了太阳系天体，也为地球区分了经纬线，测量出黄道面，理解了南北回归线和赤道。文化专制，不能明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究古者应体谅古哲人的处境。为了醒目，现作《黄道面表》以示：



《书·洪范》疏曰：“数之所起，起于阴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十一月

冬至，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但阴不名奇数，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阴出火，火数也。故易说称，乾贞于十一月，而坤贞于六月未，皆左行由此也。”

霸主谋反，亡道定鼎，为“数之所起”。坐天下为阴，取天下为阳。阳“—”阴“--”，即乾坤两卦表明的时事。取天下，坐天下，升降于黄道面四十九度之间，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霸主谋反，故曰“乾贞于十一月”。霸主五月变卦，六月建立家天下，故曰“坤贞于六月未”。“皆左行由此也”，言地球自然公转。十一月地球居斗牛宿，六月居南方星宿，故曰“皆左行”。

“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但阴不名奇数，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阴生火，火数也”。水与火，取自五行生成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乾卦文言曰：“水流湿，火就燥。”霸道革命，如降甘露，润泽了人民，用革命的战争，消除了亡道混战，是“水流湿”。亡道持政，暴殄天物，穷兵黩武，收刮大地，榨干人民，引发战争，是“火就燥”。老家政渐消，新霸道渐长，冬至至夏至，是“阳来而阴往”。亡道持政，公正渐消，私邪渐长，由夏至至冬至，是“阴进而阳退”。家天下一个朝代，要经历水火两个历史时期。火孕育了水，水又生出火。动乱不停，转易不止。

第三节 日晷仪

《尔雅·释天》疏曰：“但浑天之体，虽绕于地，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一度余。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余。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谓之赤道，去南极九十一度余，去北极亦九十一度余，此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为夏至之日道，去北极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冬至之日道，去南极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

“浑天之体”，同上节之嵩高，以月球托譬家政。《说文》曰：“浑，混流也。”“混，丰流也，一曰杂流，或作浑”。流，以水喻人群。家政社会，贫富混杂，即“混流”“杂流”。杂流社会的持政者是“丰流”。丰，言其豪华享受，占有财富。“绕于地”，月球围绕地球公转，托譬亡道是霸道的随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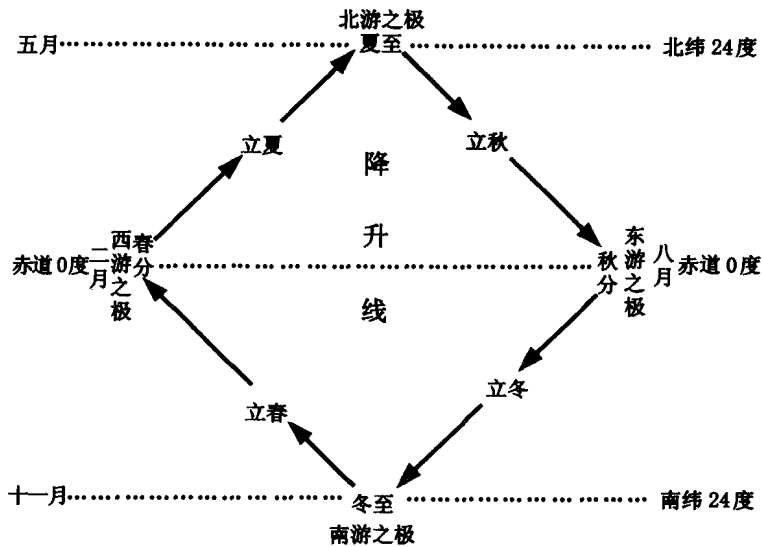
“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地，地球；天，月球。“地则中央正平”，喻王道政权建立在赤道，不要贫富两极。“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家天下崇尚贫富两极。富贵是“北极”，贫贱是“南极”。北极是上等人，南极是下等人，即“北高南下”。家政中央建政于北纬三十六度，贫贱者迫成于南纬三十六度，此即“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统治者出人头地，是“常见不没”。居南极的霸王人才，无处显露才华，是“常没不见”。常见不没，小人在

朝；常没不见，君子在野。“北极之下”“南极之上”，言地球的北极和南极。

北极是家政统治者，南极是王霸造反者，北极和南极是李子字，也指地球的北极和南极。“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六度余”，南极言王霸革命者，北极言地球的北极。疏文一百二十六为“一百二十一”，是错简，笔者改。“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余”，指地球纬度的一半。“地球有升降”，言霸道有革命和复辟的双重性。“星辰有四游”，言家政一个朝代转春夏秋冬。

《释天》疏又曰：“天旁日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东，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于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盖极地厚也。地与星辰俱有四游升降者。四游者，自立春，地与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极。地虽西游，升降正中。从此渐渐而东，自春末复正，自立夏之后北游，夏至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下，至冬末复正。立秋之后东游，秋分东游之极，地则升降正中，至秋末复正。立冬之后南游，冬至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上。至冬末复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义也。星辰亦随地升降。”

“天旁日四表”，是表达黄道面的形式，现作《天旁日四表》以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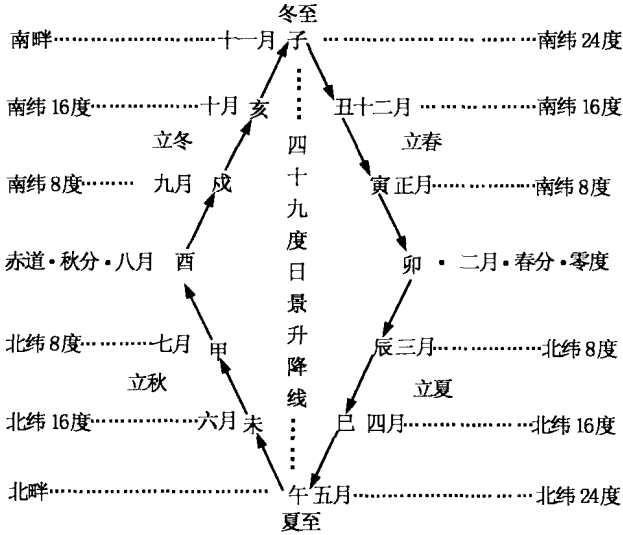
“天旁”“星辰”皆指月球。“日”“地”指地球。“四表”同四极，言家政一个朝代中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春夏秋冬制主权的握有者是“薄四表”。春代冬，春为薄，冬为止为复正。其余各季皆然。冬至至夏至，打江山为“下”，夏至至冬至，坐江山为“上”。下上一次，是一个朝代，即“盖极地厚也”。月球是地球的卫星，随地运行，故曰“地与星辰俱有四游升降者”。准备造反取天下为“立春”；准备建立新中央为“立夏”。不复古而复辟，建立一家子天下是“立秋”，中央失控，强龙地头蛇割据，军阀混战，外族侵寇，民不聊生是“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是“四游之极”。

《左传·僖公》五年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

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注曰：“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传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职”。“素察妖祥，逆为之备”。

疏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凡春夏秋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长。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长而景最短，是谓日北至也。自是之后，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长，是谓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气。中气者，月半之气也。月朔而得中气，是必前月闰。闰前之月，则中气在晦；闰后之月，则中气在朔”。“春之半，秋之半，昼夜长短等。昼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称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昼夜长短极，极训为至。故冬夏之半，称冬夏至也。四时之气，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杀物。生物当启，杀物当闭。故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

日晷仪是古哲人测量地球运行的仪器，以天体运行托譬人事，日晷仪也是测量三才施政的仪器。天人合一哲学，就在于用天行来论述人事。指出僖公“视朔，遂登观台以望”，只是立论找依靠，“而书，礼也”，杜注“传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长其职”。这就是说，“僖公视朔，遂登观台以望”，是仪式过场。演说家政者是“日官”。以上通过日晷仪测量出的经纬线，南北回归线，日影的长短，二至二分，都为日官史家服务。日晷仪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八尺之表”，是木柱。八尺取法于八卦。二是“日景升降表”，以记日景。《日景升降表》如下：



天文学家的日景升降表，比这复杂得多，上表只是一个大概而已。
日景与太阳直射成正比例。离太阳越近，日景越短；离太阳越远，日景越长。“八尺之表”喻霸主，也喻君主。日景喻臣僚。霸主取了天下，八尺之表的

日景是一尺五寸。复辟家天下后，由夏至过渡到冬至，日景升为一丈三尺，托臂吃俸禄的人猛增，人民不堪重负，掀起扭转乾坤的大革命。

《地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阴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后百物阜安，乃建王国也。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注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景也。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说文》曰：“圭，端玉也，上圆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土。”复辟家天下是“日晷”。日晷最终有咎，故从“咎”。如果复古，测日景仪是“土圭”。土圭是瑞玉，托臂王道。上圆言太阳，下方言地球。王者持政，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是“上圆下方”。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设官分职，分土管理，是“封诸侯”。中央是上土，地方是下土，“故从重土”。

“正日景，求地中”，是王道复古革命的起步，先建立地中政权，也就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地中政权，建立在地球的北极中心位，即“地之中也”。取天下时期，组织上王道军师是臣，霸主是君，日与景不正。复古后，霸主禅让称臣，王道军师称君，即“正日景”。王道是太阳，霸道是地球。地球随从太阳，古哲称“形质归一”。《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圣人，王道；天下，霸道。南面做君，北面称臣，同“正日景”。

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是颍川阳城夏至之日景。景短喻吃俸禄的官员少，人民负担轻。政权建立在“地中”，行中庸政，以公论公，官员少而精明，就建成“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礼让社会。

天，政权；地，基础。政权代表人民，人民支持政权，是“天地之所合也”。在家做民，在朝做官，功成私退，如同自然四时之代谢，是“四时之所交也”。风，巽也，喻文人；雨，坎也，喻武将。文人向武将学习，武将向文人学习，将相和睦，是“风雨之所会也”。女性为阴，男性为阳。男不役女，女不背男，男女和合相守，是“阴阳之所和也”。

社会人群合交会和，不存在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然后百物阜安，以建王国焉。”“百物”即百姓。丰衣足食是阜，安居乐业是安。天地相合，人民阜安，在这样的基础上，将政权建立在太阳大中位，实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政令，即“以建王国焉”。王国即王道之国，消除王霸亡的差异，两忘而化道，大化归一。

第四节 寒暑两极与中温

《系上》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疏曰：“日月

运行，一寒一暑者，重明上经变化见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道谓自然而生，故乾得自然而为男，坤得自然而成女。必云成者有故，以乾因阴而得成男，坤因阳而得成女。故云成也”。

日以地球喻霸道，月以月球喻亡道，霸道推翻了亡道，霸道又复辟了亡道，自己又被新霸道推翻。霸亡交替转运，是“日月运行”。日月运行的结局是“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处于冬至地位的贫贱大众是“寒”，处于夏至地位的小人是“暑”。老家政垮了台变为贫贱是“一寒”，新霸主上了台成为富贵是“一暑”。子午东霸道革命是“乾道”。乾道成就了新家政皇上，是“成男”。男，持政者。子午西亡道坐天下是“坤道”。坤道毁掉了家天下，皇上变为平民，是“成女”。成男者为变，成女者为化，即“变化见矣”。

疏文中的“自然”，指太阳喻王道，指月球喻亡道。太阳与月球都是大自然中的自然体。“乾得自然”，指霸道子午东取天下，应用王道军师的筹策，言听计从，由被专政者变为专政者“故乾得自然而为男”。“坤得自然”，指亡道子午西坐天下，否定王道，一意孤行，如月球一样，没有随从体，由专制者蜕化为被专制者，即“坤得自然而成女”。霸道革命，依靠人民，所以成功，即“以乾因阴而得成男”。阴，人民。亡道持政，否定人民，所以垮台，即“坤因阳而得成女”。阳，政权。加强政权，忘了人民，不能逃脱成女的命运。

家天下一个朝代，经历“寒——暑——寒”三个历史时期。寒是十一月冬至，是广大的饥寒交困的人民的所在地，称寒门。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寒士即言处冬至的人民。十一月冬至，亦称“黄泉”。黄是十二律吕的黄钟。黄钟喻王霸革命者，泉喻革命的发源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寒门是黄泉，是霸道革命的发祥地。有寒门必将爆发大革命。

“冬至一阳生”，霸道革命者由冬至南回归线起步，逐步发展革命势力，进升至春分，举行武装起义，进入三月，开展了中原决战，中原决战的导演是王道军师。击败老家政，取得革命胜利，也就是由春分进入了夏至。夏至霸主变卦复辟，开国承家，建立了家政，胜利者成为笏满床的富贵，时局进入暑天。

《红楼梦》一书，着重暴露家政统治者的奢侈糜烂生活。当官的巧取豪夺，大量占有财富，穷极无聊，挥霍消费。四回曰：“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四大家族的豪华豪豪华，是持政者暑天好景，亦曰“乐极”。

暑不能长暑，夏至将向秋冬蜕化，暑热的美景不能常保，秋分一过，也就进入立冬时期，统治者日子每况愈下。《辍耕录》曰：“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当盛暑，文彩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冬严寒，毛脱如毳，遂自鸣曰：‘得过且过。’”

“五台山”托譬家天下转水、木、火、土、金五行，故曰五台；山，高人一头富贵。“有鸟”即南方宿的“朱鸟”。朱鸟，贫贱变富贵，有权又有钱。有鸟转至“比冬严寒”，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啼号者，故曰“寒号虫”。“四足”，即经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时期。这四个时

期，于龟八卦为东北艮，东南巽，西南坤，西北乾。“有肉翅”，托譬统治者受声色货利拖累，利令智昏。“飞”即乾卦九五“飞龙在天”之飞，喻家政贤明君主。不能坚持贤明变昏暴，即“不能飞”。

“当盛暑”，即定鼎建政后不久。“文彩绚烂”，以雉鸡喻皇上华丽。《说卦》曰：“离为雉。”离是夏至，即“盛暑”。秦始皇初并天下，吹鼓手云：“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羞与前代历史相提并论，于是否定历史，突出自己，梦想自己成为历史的纪元体，故号称“始皇”，他的子孙万世坐天下。此即“乃自鸣凤凰不如我”。凤凰持政，天下为公；始皇专制，一心为私。坐井观天，不见天地之大全，凶败难免。始皇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

坤卦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家天下过渡至秋分，一小撮无知之徒专制，王者隐退，霸者成为金人不言者，人才外流，皇上成了鹬鸟。古哲人喻家政统治者为鸟兽，附丽皇上的臣僚喻羽毛。霸主取得天下，五湖四海的英杰不曾离去，故文彩绚烂如雉鸡。比冬严寒，众叛亲离，变成未出窝的雏鸟。此时家政苟且偷安，故曰“得过且过”。过至冬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溪。

《书·君牙》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

正、中、易，都以太阳喻为公治理。持政者能正，臣民“罔敢弗正”。人民受寒暑支配，即“民心罔中”。皇上与民同甘共苦，不过暑热生活，人民不会谋虚逐妄，即“惟尔之中”。尔行中，人民也行中。寒暑统治，两端不讨好，此即“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富贵统治者，为了争夺声色货利，仇恨多，怨嗟多。贫贱受压迫，受剥削，有苦无处诉，有怨无处伸，仇恨多，怨嗟多。暑雨者和祁寒者都有怨咨，乱子也就难免，故曰“其惟艰哉”。艰即端不平。“思其艰，图其易”，即实行端平施政，才能解除怨咨，“民乃宁”。

《书·舜典》称颂舜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传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知文明温恭之德，允塞上下。”持政者有了“濬哲文明”的王道文化传统，将人民看成是自己的太上皇，持政如鱼不离开水，才能做到“温恭允塞”。夏至喻富贵小人，冬至喻贫贱大众，春分秋分，不暑不寒，是“温”。温即全社会过中人生活，不要暑雨祁寒两极，过中人生活，元首以身作则，即“温恭”。元首的温恭美德，推广至五湖四海，成为全民的美德，即“允塞上下”。

《系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注曰：“致一而后化成也。”疏曰：“氤氲相附著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氤氲，共相和会。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为二，则不能万物化醇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者，构，合也，言男女阴阳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合其精，则万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则各怀差二，则万物不化生也。”

“天地”，言“崇效天，卑法地”的王者。“氲”，因之繁，用也。“氲”同

温。“天地氤氲”，即王者用赤道，用赤县神州。不用寒暑，如赤道公平。全社会的人，都以承载他人有情操，即“万物化醇”。醇，享也，乐意为他人尽义务。“男女”是政权和基础的譬称。“精”以太阳喻一，上下皆以太阳大一为出发处与归宿所，以为公立身处世，即“男女构精”。当官的无光荣感，做民的无卑贱情，即“万物化生”。万物化生即“致一”。

王道是“一人”，霸道是“二人”，亡道是“三人”。亡道行政，即“三人行”。三人行不能容忍天下为公，专王道的政，即“则损一人”。王道行政，即“一人行”。一人行也不能容忍亡道作威作福，欺压善良，王者将改造亡道，使之弃恶从善。归妹卦即论述改造亡道。一行政，会得到霸道的支持，此即“则得其友”。王亡两极，不共戴天。三人行，则损一人；一行政，也将折损三人，儒道两家，都如此主张。《老子》七十四章镇压“为奇者”，即言向亡道专政。

“氤氲相附著之义”，就在于将暑寒两极皆附著于赤道春秋分之温位。“天地无心”，言大同社会不要两极分化，以无对抗为心，即“自然得一”。大自然生了原始大同社会，其领导人和人民一心一德，光明磊落，公正无私，官民交往，“共相和会，万物感之而变化精醇也”。

“天地若有心为二”，即“三人行”。有心，富有者政权。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有心”。有心持政者和人民离心离德，是“为二”。贫富对立，“则不能使万物化醇也”。持政者没有先民后己的“化醇”情操，也就不会有男女化生的人群，此即“各怀差二，则万物不能化生也”。

《大雅·抑》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尔雅·释训》曰：“温，柔也。”用文化教育，发蒙开塞，使人群懂得天地之大全，是“柔”。柔即温。《谥法》曰：“尊贤贵义”、“敬事供上”、“尊贤敬让”、“既过能改”、“执事坚固”、“爱民长弟”、“执礼御宾”皆为“恭”。行中庸政令的温温恭人，有以上美德。惟，是也。德，人民。基，基础。译成白话是：行温柔政令的大同党人，是人民的承载者。《系下》称基为履。“履，德之基也”，义同“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论语·学而》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疏曰：“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虐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先人后己谓之让。”文化教育是“敦柔”，给人民带来实惠是“润泽”，让人民丰衣足食是“温”。要人民温，持政者应当“行不犯物”，即行政不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和从不虐”，政策以人民心为心，是“和从”。不搞强迫命令是“不虐”。禁止挥霍浪费是“去奢”，和人民的消费水平接近是“从约”。先人民后自己，即“先人后己”。先民后己，即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一事当先，先替人民打算，将好处让给人民。此即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得之”，和人民成为同心同德之人。

四十有九是地球的黄道面，家天下一个朝代，升降于四十九，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在升降变化的过程中，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这原因，持政者脱离了人民。古哲主张将政权建立在赤道温线，托臂持政者和人民不离不弃，不准亡道东山再起，成为人民的寄生者。

第三十七章 月球公转

第一节 月球公转与十二辰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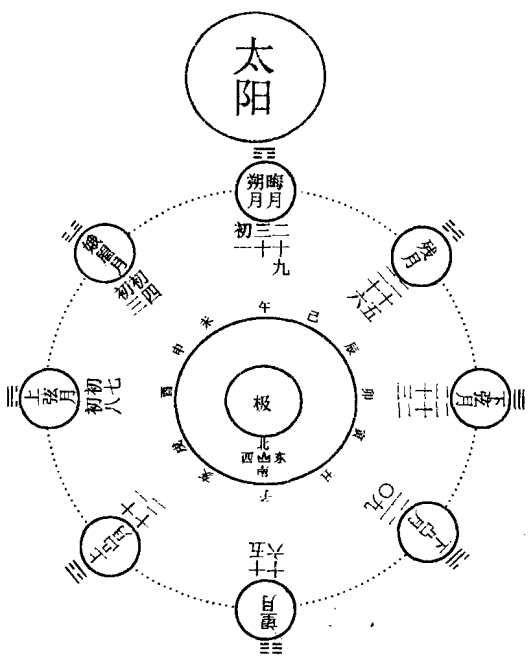
《书·胤征》疏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迟，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计二十九日过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于日，而与日会，谓此聚会为辰。一岁十二会，故谓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属是也。房谓室之房也，故为所舍之次。计九月之朔，日月会于大火之次。”

“日”是太阳系天体的共各。凡太阳系天体，恒星，行星，卫星，都可以称日，如同华夏儿女都可以称中国人一样。“日月俱右行于天”，日指地球，月指月球。“俱右行于天”，言地球与月球的自然公转轨道。现作《月球绕地公转图》以示：


“日行迟，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计二十九日过半，月已行天一周”。日行迟，言地球公转运行慢，也就是“日，每日行一度”。日，地球；每日，每天。每日即地球自转一个周天。地球自转一度，月球公转“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地球自转“计二十九日过半”，也就是地球自转二十九个周天多，月球便绕地球公转了一个周天。一个周天，即三百六十度。

“又逐及于日，而与日会”。日子不见面，见面多一天。月公转“行天一周”，也就是由朔月到下一个月的朔月，“又逐及于日”，即月球运行至太阳和地球的中间。此时为一月之尽，下一月之初。月尽为晦，月初为朔，简称晦朔月。

朔晦时，地球上的人看不到月光。看不到月光的日子，即月“又逐及于日，



而与日会”。

《月球绕地公转图》的上位是太阳，是地球和月球的中心，八个月相的出现，源于太阳。山是嵩山，我们的祖先用嵩山时间。复制地球图一分，沿地球自转轨道转动，日入酉时，我们会看到西方的娥眉月，其时为初三或初四。日出卯时之前，我们会看到东方的残月，其时为二十五或二十六。如果是十五和十六，日入后，日出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望月。月球是夜间能看到的天体。太阳出来，月光与月球消失。八个月相，其称各，皆以月光消长为转移。

“谓此聚会为辰，一岁十二会，故谓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属是也”。详见《日地月十二辰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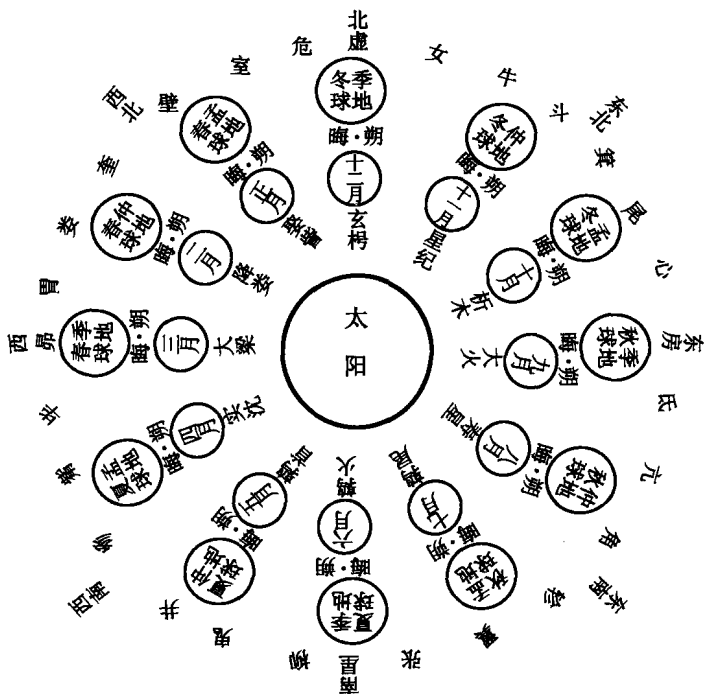
地球和月球运行，与太阳成为纵一字线，就是辰会。星纪、玄枵、娵訾等，是辰会的称名。理解地月运行的明哲之士，也称“神仕者”。

《春官·凡以神仕者》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注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所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

句。《国语》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中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通达王道哲学的知识分子，以殒巫的身份出现，是“神仕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言信仰公天下，不信仰家天下。“齐肃中正”，处世不离开太阳大中位。如果持政，官民都将为社会尽义务。“能上下比义”“光远宣朗”，光明正大。“光照之”，普照全民。“其聪能听彻之”，能倾听最基层人民的呼声。“神明降之”，神明，五湖四海的贤哲。临政治理，“降之”。

“三辰”，太阳，地球，月球。掌握三辰运行，即“掌三辰之法”。太阳是“神”，地月是“鬼”。神和鬼的居位，不用图难明，故“犹”训图。用图说明三辰之居位，即“以犹鬼神示之居”。三辰轨道用图表达，与天行一致，即“犹”。



三辰托譬人事，太阳喻王道，地球喻霸道，月球喻亡道，即“辨其名物”。名物同政体。《老子》一章的“无名”，言公天下政体，“有名”，言家天下政体。

“居谓坐也”，同“日月星辰所著位也”。日是太阳，月是月球，星辰是地球。太阳是“天神”，月球是“人鬼”，地球是“地祇”。太阳是“寡”，地球和月球是“众”。“布”言运行轨道。“祭”，际也，同“句”。太阳，地球，月球成了纵一字线，即交会。一年交会十二次，故曰“一岁十二会”。古时句法，由上至下。

《日地月十二辰会图》所表明是三辰运行，是三辰的自然轨道。太阳自转而不公转，地月绕太阳公转，外沿二十八宿循天一匝为一年。“子丑寅卯之属”，是蓍龟八卦十二子，全论人事，与三辰自然轨道居相反之位。“一岁十二会，故谓十二辰”。十二辰是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娵訾，玄枵。

家政一个朝代喻为一岁。一岁十二辰会，皆在于阐明时局。霸主谋反在子，子为“玄枵”。联络天下英杰，组成集团在丑，丑为“星纪”。王霸亡三阳结合，谋划占山为王在寅，寅为“析木”。发动武装起义，与老家政誓不两立在卯，卯为“大火”。王道军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解民倒悬，统一国家在辰，辰为“寿星”。革命大军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霸主欲尾随老家政的后尘，在巳，巳为“鹑尾”。革命成功，霸主复辟，皇亲国戚专制，社会又孕育了新的战争，在午，午为“鹑火”。由子至午，是家政取天下的上经。

一家专制政权，实行君主独裁，在未，未为“鹑首”。一夫专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用邪枉，罢免正直。不顾事实，嘘吹成风，在申，申为“实沉”。家政统治者，金银满箱笏满床，作威作福，肆意收刮，在酉，酉为“大梁”。中央妄为，地方妄为，统治集团堕落成横冲直撞的野猪，在戌，戌为“降娄”。军阀混战，统治者自相残杀，在亥，亥为“娵訾”。娵，取也；訾，毁也。内乱外患，人民反叛，转进一步，一个朝代树倒猢猻散，在子，子为“玄枵”。由午至子，是家政坐天下的下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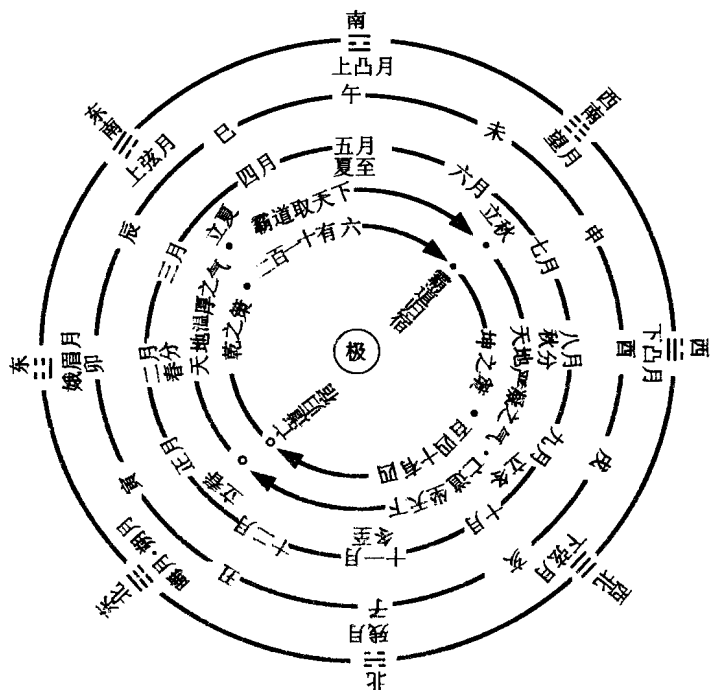
“房谓室之房也，故为所舍之次，计九月之朔，日月会于大火之次”。古哲人将太阳系天体和二十八宿，缩而小之喻为“室”。房是东方苍龙宿的中心宿，地公转时为九月，蓍龟八卦为卯时，此时太阳，地球，月球三天体成为纵一字线，即“日月会于大火之次”。不能推倒老家政的反叛暴动是小火，王道和霸道在卯时日出结合，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能够实现破旧立新，改天换地，是“大火”。大火即王道大人指挥的义战。限于篇幅，对十二辰会不作详论，请阅《尔雅·释天》。

第二节 东北与西南

《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

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文是八卦居位和时局内涵。详见下面的《蓍龟八卦东北西南图》。

外圈是月公转轨道。月公转一周天，喻家政一个朝代。艮东北是“终万物始万物”之地，以一体论，艮东北是一个朝代的发祥地，也是一个朝代的葬身所。以二体论，新霸主由东北谋反，经上弦月决战，至坤望月夺得中央政权，实现了霸道理想，回到了霸道的归宿处。“虎兔相逢大梦归”，新霸主的胜利，是东北老家政的覆亡，亦即“终万物”。由



东北艮朔月，经东南巽上弦月至坤望月夺得中央大权，是一个朝代的上经。由西南坤望月，经西北乾下弦月至艮东北晦月，是一个朝代的下经。霸亡双方转乾坤，是八个月相表明的时事。《说卦》表明的是王霸亡三极所谱写的历史。

䷁坤卦卦辞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注曰：“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彖曰：“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君子有攸往”“君子攸行”，皆言王道的归宿，其位在太阳大中心。王者的归宿不能告诉霸主，即“先迷”“先迷失道”。失道，言霸主的归宿在坤西南。归宿于坤西南，步老家政的后尘，又断送了革命。霸主能放弃复辟，是“后得”。后得，不是以革命的成果利一己，而是利天下全民，即“主利”。乾卦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利天下不利己，即“主利”。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言家天下一个朝代中对待王道的政策。霸主取天下，归宿在西南坤，需要王者支持。“孤之有孔明，如鱼得水也”，言听计从，此

即“得朋”，亦即“乃与类行”。夺得中央大权，“敌国灭，谋臣亡”，背离王者的善政，不再听从王者，向东北坟墓迈进，此即“丧朋”。得朋为乾☰，丧朋为坤☷。老家政覆亡，对社会是大喜事，即“乃终有庆”。

霸主取天下没有复古理想，仍是“阴之为物”。通过取天下革命洗礼，霸主能察觉到自己不如军师高明，自愿禅让复古，即“离其党，之于反类”。离党反类，放弃复辟。王者受禅持政，即“安贞吉”。安贞吉治天下，代表全民，即“应地无疆”。人分贵贱是有疆。

《系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注曰：“阳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合万一千五百二十策”。

“乾之策”，即乾卦表明的政策。霸道取天下，运筹决策者是王道。有王道之爻是乾九“一”。左三霸道，中三王道，右三亡道，中心王道三即“朋”。月公转一个周天，比譬一个朝代。地球升降四时，也比譬一个朝代。乾九爻乘四时，即三十六。半年是十二个月的一半，即六爻。六爻乘三十六，是“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是坤卦表明的政策。坤策否定了中心三王道，由右三亡道一意孤行，打的旗号是左三霸道。否定中心王道三，即“丧朋”。丧朋爻即坤六“--”。坤六乘四时，是二十四，二十四乘半年，即“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从《蓍龟八卦东北西南图》可以看出，东北艮至西南坤为乾☰，乾有中心三王者参加；西南坤至东北艮为坤☷，坤没有中心三王者参加。取天下二百一十有六策，加坐天下百四十有四策，即“凡三百六十”。三百六十是一个周天数，托譬家政谱写的一个朝代史。

“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当期之日”，即周天三百六十。“二篇”，以写文章作譬，取天下为写上篇，坐天下为写下篇。上篇和下篇包括在六十四卦之中。以阴阳六爻乘六十四卦，为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除以二篇，各得一百九十二爻。六爻乘一百九十二，积数是一千一百五十。家政一个朝代，经历经纬纵横“十”，乘以十，便是“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数，术数，同政策法令。

《礼·乡饮酒义》曰：“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尊严之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家政一个朝代，升天上台为荣；落地垮台为辱。故以“天地”称家政。明夷卦上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西南坤夺得皇位是“初登于天”。胜利者不懂得望月将转为晦月，即“不明晦”。转至晦月垮了台，即“后入于地”。皇位是以身作则之位。皇位被新霸主拿去，即“失则也”。入地，失则，同晦月。

“天地严凝之气”，描写家天下暴力专制。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言论无自由，行动受束缚。万马齐喑，道路以目。人民只能做奴隶为皇上尽

义务，什么权利也没有。用残忍的刑戮慑服人民，即“严凝”。

“天地严凝之气”，源于“天地尊严之气也，天地之义气也”。统治严凝施暴，在于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小人专制。小人的头目是皇上，服从皇上，即“天地尊严之气”。要求臣民盲从，也是昏暴皇上的意愿，此即“天地之义气也”。尊严之“严”；义气之“义”，皆指皇上。《水浒传》“聚义厅”之义，义给人民尽义务。复辟后改为“忠义堂”，义即皇上。忠义，效忠皇上。

“严凝之气”，始于西南坤望月，经西兑蜕化至西北乾，昏庸愚野残暴成为社会主流。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导致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平原，董卓曹操之流，成了社会的制动之主，此即“盛于西北”。皇上严凝，上行下效，地方势力严凝，人民被逼上梁山，于是天下大乱，一个朝代也将处于灭亡的前夜。

“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上经指霸道取天下的历史时期。东北艮朔月，是霸主谋反的发祥地，故曰“始于东北”。霸道革命，在于救民出水火，让饥寒交困的人民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此即“温厚之气”。处冬至的贫贱大众为寒，处夏至的持政小人为暑。春秋二分为温，温喻过中人生活。让衣不被体，食不果腹的大众，能过上温饱生活，即“温厚之气也”。古哲称富贵为“薄”，贫困的大众为“厚”。温厚，即降实惠给大众。《老子》三十八章曰：“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不离开人民大众，即“处其厚”，不做寄生小人，即“不居其薄”。

霸道取天下，中心体是王道。王者效法太阳普照，效法大地全载，故以“天地”称王者。“天地温厚之气”，同于“此天地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系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注曰：“文王以盛德蒙难，而能亨其道，故称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家政取天下为“盛”，坐天下为“衰”。盛的原因，遵循王道传统，以民为本。衰的原因，以统治者为本。衰到残月，就是“末世”。周代殷，即“文王与纣之事”。文王以伪忠欺骗了殷纣，即“盛德蒙难”。

“天地盛德之气”，就霸道一面而言；“天地之仁气”，就王道一面而言。王道革命的上篇和霸道取天下有共识。共识的目标，即推倒老家政专制，统一国家，解救人民，解放生产力。“此天地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与《系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义同。二人，王霸。断金，打碎老家政专制。

《书·武成》曰：“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乱略。”传曰：“仁人谓太公周召之属。”人民是上帝，殷纣祸国殃民的施政是乱略。人民要求改变现实，即“敢祇承上帝，以遏乱略”。王霸联合取天下，是“盛德”和“仁人”有“同心”之应的产物。

霸道革命队伍，凝聚了四海英杰，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而盛于东南”，即言东南决战。东南维巽方称“中原”。中原决战，中原逐鹿，即言革命和老家政的大决战。东南维是巽方，是纯阳用事之地，是王道军师显露才华的时局。此时的霸主言听计从，革命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故以上弦月赞美“盛于东南”之王者。弦是弓弦。弓弦喻相射，相射喻战争。

《淮南子·诠言》曰：“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

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冰。”

阳气言霸道，阴气言亡道。“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即由朔月至望月，言霸道取天下。“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即由望月至晦月，言亡道坐天下。亡道本身是月球阴体，掌握了中央大权，成为阳体，故以“阴阳”称家政。“阴阳之始”，同“阴气起于西南”。此时两极不曾大分化，即“皆调适相似”。家政代表富贵，统权占财，即“日长其类”。长其类，立足于侵害人民，富贵越多占，人民越少有，此即“以侵相远”。富贵处夏至，“或热焦沙”；大众处冬至，“或寒凝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此。

第三节 魂魄言月光和月体

《系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注曰：“精气烟煴，聚而成物，而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

太阳系的太阳，是恒星，居于中心，自身发光，是统治领体，是“魂”。地球是行星，绕太阳公转，但有统领月球的功能，是“游魂”。地球自身不发光，是“魄”。月球既无统领的属性，也不发光，只是“魄”。魂以太阳喻王道，游魂以地球喻霸道，魄以月球喻亡道。魂，游魂，魄，托譬王霸亡三才治理。

“精气”同魂，以太阳托譬王道。精气取自谷物，谷物施生的胚胎，即“精气”。太阳是生命之源泉，同谷物之“精气”。“为物”，言王者是承载人民的工具。霸道取天下转于午东，有变化代兴，改天换地的进步品德，此即“游魂为变”。王道“为物”，霸道“为变”，就是“鬼神之情状”。霸道是鬼是魄，王道是神是魂。霸道承载人民，太阳普照人民，地球愿意围绕太阳转，此即“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天，太阳王道；地，地球霸道。霸主尊崇军师的决策大计，即“不违”。革命成功，霸主复辟，即“游魂言其游散也”。游散，断送了革命。

《礼·祭义》“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注曰：“气谓嘘吸出入也。耳目聪明为魄。合鬼神而祭之，圣人之教，致之也。”

鬼同魄，神同魂。王道人物中最出类拔萃者，是“气也者，神之盛也”。霸道人物中的优秀人物，是“魄也者，鬼之盛也”。盛即“耳目聪明”，能听进王道的教导。王道复古，最终目的，是教育人大化归一，忘掉王霸界限，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嘘，虚也。吸，及也。王者参与霸道取天下，为及为出为“一”。王者不参与亡道坐天下，为虚为入为“- -”。祭，际也。际，交也。人群不再分敌我友，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

《淮南子·说山训》曰：“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魂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何？得而闻也？’魂曰：‘我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得闻之矣，乃内视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吾将反吾宗

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自存，亦以沦为无形矣。”

魄，霸道；魂，王道。王道感悟了霸道，使霸道“沦为无形”，转化为王道，是上文的主题。道，三极之道。体，政体。“何以为体？”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权。“以无有为体”，应当建立王道政权。“无有有形乎？”问王道社会有没有富贵超人。魂答“无有”。“何？得而闻也？”问无富贵的依据。魄答“吾直有所遇之耳”。吾直同魂，言王道。“遇”，得也，掌握了中央大权。王者持政，在于消灭超人富贵，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关起来；冥，冥顽愚野的亡道。禁闭亡道即“幽冥”。

“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喻道之道，言王道；非道之道，言亡道。王者持政，阐明王道，否定亡道，即“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吾得闻之矣”，即明白了无形政体之意。“内视”，回到人民中去；“反自”，复古。大同社会是政体之所自始。自即天下为公。“凡得道者”，懂了天下为公者，不图利不图名，即“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你现在有利又有名，算不上得道者，即“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言者，亡道。独，独夫专制。何同荷，荷，负也。忘恩负义，背叛了人民，即“何为者”。“吾将反吾宗矣”，即放弃独裁观，回到人民中去。“反吾宗”同“自反”。魄改变了世界观，即“魄反顾魂”。忽然，同亡道。“忽然不见”，即舍弃了形名。回到人民中去，变成了清贫者，即“反而自存”。

魄言月体，魂言月光，这中间隐藏了三才运行，古哲多所应用。《书·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传曰：“此本说始伐纣之时。一月，周之正月，月二日，死魄。”疏曰：“朔是死魄，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谓月之轮廓无光之处名魄也。朔后，明生而魄死，望后，明死而魄生。《律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顾命》云：惟四月，哉生魄。传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为始生魄，是一日为始死魄，二日为近死魄也。”

“月之轮廓无光之处名魄也”。魄是月体，魂是月光。生死同《易》内之长消盈阙。由朔至望，月光渐长，月体渐消，是魂生魄死。由望至晦，月体渐长，月光渐消，是魄生魂死。取天下，以王道为统的英杰逐步凝聚，喻月光处盈，老家政逐步被吃掉，此即“朔后明生而魄死”。坐天下，否定以王道为统的英贤，家政走上绝路，此即“望后，明死而魄生”。明生朔至望为“—”乾；明死望至晦为“--”坤。

晦月是月尽，喻一个朝代的垮台。朔月是月初，喻一个朝代谋反开始。望月喻夺得中央大权。朔至望得天下，望至晦失天下。《礼·礼运》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盈，上经，“明生而魄死”。阙，下经，“明死而魄生”。《红楼梦》七十六回曰：“晦朔魄空存。”晦，失去了月光王魂；朔，尚未受到太阳王魂的光照。此时的月球只有魄而没有魂，故曰“魄空存”。

《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

人始生，只是肉体“魄”。有了肉体，逐渐产生了思想，即“既生魄，阳曰

魂”。阳与魂皆言思想。体现于政治集团，深谋远虑的王者魂多，即“用物精多”。精多政权，肯定强大，即“魂魄强”。强大的原因是，“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精爽是王霸贤能，神明是精爽的代表王者。上文可见，魄是肉体，魂是思想。个人用于政治集团，人马是魄，政令是魂。政令基于决策者的思想，故魂同思想。公天下治理，太阳王道是魂，地月臣民是魄，魂魄合德，社会长生久视。上下和合，国泰民安。

霸主匹夫是魂，即前文之“游魂”。霸主的接班子孙是匹妇，是魄。匹夫匹妇皆以强者超人的姿态出现于人群，以其惨败而告终，即“匹夫匹妇强死”。霸道和亡道形成的转周天的魂魄，成为传统，影响了后人，即“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转子午西是“淫”，暴力专制人民是“厉”。《论语·宪问》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即言“淫厉”，同于“匹夫匹妇强死”。

《宪问》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疏曰：“谅，信也。”

管仲霸诸侯，御外侵，为华夏人民降了恩，“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外族侵占华夏，华夏人民也只好“被发左衽”，随从人家的民风。霸道亡道，相信一家子专制不放弃，即“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周王朝定鼎建政至春秋，是“匹夫匹妇为谅”的历程，结果是军阀割据，外族侵寇，中央失控，最终被推翻成了定局，此即“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说卦》曰：“坎为沟渎。”沟渎即家政的葬身所。升天成富贵最终落地变贫贱，统治者不明此理，即“莫之知也”。

魂是主导体，魄是随从体，魄随魂转。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传统，形成人的三极灵魂。王道的魂与魄形质一致，用于政治，持政者与人民如鱼与水，不离不弃。霸道与亡道的魂与魄形质不一致。魂没有制主作用，魄只好向沟渎转运。持政者与人民犹油与水，尊不下施，卑不上承，官民界限分明。

《红楼梦》八十九回曰：“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为气。生前聚之，死则散焉。”魂，朝代的指导思想。魄，持政集团。气，朝代颁布的政策法令。“凡人魂魄”，即家魂魄。魂和魄的聚合，体现于有生之年，也就是霸主谋反发祥到最后的皇上成为阶下囚的整个历史时期，此即“聚而成形”，亦即“生前聚之”。贯彻政令，是“散而为气”。未垮台，是“生前聚之”，被推翻，是“死则散焉”。死则散，亦称“树倒猢猻散”。树喻政权。

《礼·檀弓》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注曰：“命犹性也。”疏曰：“命，性也。言自然之性，当归复于土，故云归复。若神魂之气，则游于地上，故云则无不之适也。”

骨肉，生命，性命皆同魄。魄体埋入地下，即“骨肉复归于土”。魂气是三极思想，是三极传统。尧舜是王道之魂气，汤武是霸道之魂气，桀纣是亡道之魂气。魂气不能像骨肉一样埋入地下，而仍在人间流传，即“无不之也”。古代文史哲记载了三极魂气，三极魂气，留传至今。

《礼·郊特性》曰：“凡祭，慎诸此。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祭，崇拜继承。慎，明也。此，彼之对，言王道。“凡祭，慎诸

此”，要求学者继承王道。《系上》曰：“阴阳之义配日月。”太阳照昼，月亮照夜，皆无私心而为人群尽了义务，即“祭求诸阴阳之义也”。王道政治家的“神气归于天”，附丽于太阳和月球，将会与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孔夫子的魂气配日月，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第四节 嫦娥奔月

《淮南子·览冥训》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漾极望，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渥而无源者也。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而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托譬天下为公治理。“昆仑之输也”，喻人民在支持。“潦水不泄”，托譬天下为家治理。“漾漾极望”，言富贵厚生，过奢侈生活。“极望”即望月，喻金银满箱笏满床。望是十五，过十天是旬月二十五，家政便进入残月，如残唐五代，入不敷出，蜕化为“涸而枯泽”。

成为枯泽，在于“受渥而无源者”。渥，翼也。源，王道和人民。家天下所以蜕化，在于由“一”变“--”。乾为九，左三霸道，右三亡道，中三王道。以飞鸟作譬，王道是身，霸亡是两翼。继承两翼，否定王道，即“受渥而无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不变为“枯泽”。《红楼梦》四十九回问家政曰：“博得嫦娥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圆？”

“羿”是霸主的托称，“姮娥”是羿由男变女的托称，亦即羿背叛初衷，由一变--。霸主取天下，想建立一个不死的政权，要王道支持，即“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不死之药喻漫长的大同社会。西王母即晋卦六二的“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西王母”。

霸主背叛，由男变女，贪窃王道军师和人民之功为己功，建立一家子专政，向北坎蜕化，即“姮娥窃以奔月”。《说卦》曰：“坎为月。”北坎残月，是家政灭亡的前夜。“姮娥窃以奔月”，同上文的“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嫦娥奔月的历程，即家政定鼎至覆亡坐天下史。嫦娥奔月史，《红楼梦》一百零二回喻为“魄化课”。

《说文》曰：“怅，望恨也。”望恨，即乐极生悲。家政统治，为了争夺声色货利，一家子亲骨肉白刀进红刀出，政权和人民的关系，充满怨气。内乱外患，接连不断。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此即“怅然有丧”。父传子，子传孙，酒囊肉袋称孤道寡，无能之人继位，即“无以续也”。亡道“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建政于地月转周天，望月必至晦月，是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

霸道革命，东南维决战，至南离夺得中央大权，结束了取天下战争。如果霸主复辟家政，社会又孕育了战争，此即“乞火”。火喻战争。如果不复辟而复古，政权建立在太阳位，此即“取燧”。《玉篇》曰：“燧，以取火于日。”燧火之原是太阳，此处以燧称太阳。亡道成为人民的寄生疣瘤，是“寄汲”。王道居下承载人民，如同作奉献的公用之井，是“凿井”。《系下》曰：“井以辨义。”注曰：

“施而无私，义之弓也。”取燧凿井，即王道的“不死之药”。

《红楼梦》七十九回曰：“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凤姐的后尘”。“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环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又见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因他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富自己的身份”。

家政定鼎子夏六月，故曰“夏家小姐”。夏家小姐，盗跖，桂花，嫦娥花，都是家政皇上的托称。这些称名，皆据《易》理。“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是皇上和臣民的关系。“外具花柳之姿，内秉内雷之性”，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恨香菱，“宋太祖灭南唐”，言其嫉贤妒能。西方为金，秋天的桂花满园香，金桂言鼎盛的皇上。自己是“金桂”，又不准臣民说金桂，是家政皇上做贼心虚的“忌讳”。广寒宫同北坎，是嫦娥奔月的归宿处。

“盗跖”是皇上的贬称。“羿窃不死之药”是“盗”。羿的继位子孙像羿一样偷窃，当然也是“盗”。《说文》曰：“跖，足下。”富贵的基础是跖是足。基础的基础是“足下”皇上。庄子撰写了《盗跖》篇，批评了孔子，也揭露了皇上。《论语·阳货》的“穿窬之盗”，《荀子·富国》的“中山之盗”，《庄子·胠篋》的“跖”，《孟子·尽心》的“跖之徒”，诸如此类，皆为皇上的同义词。

《系上》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负且乘，致寇至”，是解卦六三的爻辞。霸主负义，背叛人民，反过来奴役人民，是“负且乘”。盗窃了革命的成果，播下了被盗的隐患，即“致寇至”。忘恩负义是“小人之事”。作为家天下的统领霸主，也只是“君子之器”，是王道君子的工具。亡道乘御霸道，引起新霸主图谋夺权，此即“盗思夺之矣”。皇上施暴，臣僚施暴，是“上慢下暴”，引起新霸主反抗，即“盗思伐之矣”。贪得无厌是“慢藏”。任用皇亲国戚持政是“冶容”。其术教诲了取代者，即“慢藏诲盗，冶容诲淫”。霸主背叛人民，播下了新盗行盗的祸种，即“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向盗招手，即咎由自取。

《集韵》曰：“姁音恒。”《玉篇》曰：“常，恒也。”恒娥同嫦娥，嫦娥即“常我”。常我即坚持以一己私利治天下的亡道。恒常取自恒卦，政治家坚持的政治方向是“恒”是“常”。《老子》一章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王弼注曰：“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来，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坚持天下为公，以为公不为私为正常，是“常无欲”。坚持天下为私，以为私不为公为正常，是“常有欲”。亡道不敢公开承认为私不为公，而是打上为公的旗号，行“假公济私”。令行禁止，一呼百应，显示了王道的高超领导艺术，

是“观其妙”。令不全行，禁不全止，少数人执行，多数人抵制，以垮台而告终，是“观其徼”。“徼，归终也”，即被推翻。

徼，无也。妙，王道元首。公天下元首，即“妙者，徼之极也”。无之极，无阶级社会的大极元首。持政者不离开人民，是“物始于微而后成”。人民支持政权，是“物始于无而后生”。头上无紧箍咒，身上无桎梏，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是“空虚”。“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富贵征赋税，发放高利贷，是“有之为利”。有之为利，立足于无权无势的贫苦大众，是“必以无为用”。以私害天下，导致政权垮台，即“徼，归终也”。

嫦娥的另外的称名是蛙，井中之蛙，蛤蟆，蟾蜍等，这些也都是皇上的称名。《史记·龟策列传》曰：“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蛤蟆。”月，家政。为刑，暴力专制。“相佐”，相左，施政与人民背道而驰。制度本身，给皇上胡作妄为创造了条件。妄为加速家政覆亡；即“见食于蛤蟆”。

《尔雅·释鱼》曰：“蝇觚，蟾蜍。”注曰：“蛤蟆，居陆地，《淮南子》谓之去蚊。”蝇觚即蛙酋。酋，首也，指皇上。古哲喻人为水，陆地是水之上，也就是卦的上位。远离人民是“去”，回头来吸人民的血是“蚊”。《说文》曰：“蚊，啗人飞虫也。”

《广韵》云：“张衡《灵宪》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托身于月，是为蟾蜍。”《书·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天作孽，指王者给家政酿造的鸩酒，如厚生厚葬，繁琐的礼节，不照办，即“犹可违”。皇上蟾蜍“自作孽”，亦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谁也不能制止其妄为，即“不可逭”。李白《朗月行》曰：“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望月圆影蜕化至残月，都是皇上自我折腾的下场。

《淮南子·说林训》曰：“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殆于蜚蛆；鸟力胜日，而服于骀礼。能有修短也。”詹诸、蜚蛆、骀礼，是家政皇上；月是亡道政权，腾蛇是王道文人，鸟力是霸道武人。皇上使家政衰败，是“蚀于詹诸”，能威胁王道文人不敢露真相，是“殆于蜚蛆”，能让霸道武人屈从，是“服于骀礼”。有制主权是“修”，无制主权是“短”。此即“能有修短也”。这说明家政独裁，害家政自身，也害王道和霸道，全社会蒙受其害。

《尔雅·释虫》曰：“蒺藜，蜚蛆。”注曰：“似蝗而大腹，能食蛇脑。”蒺藜是武器，喻暴力专制者。家政统治者是蝗虫。蜚蛆的胃口大，故曰“大腹”，蛇同蝗。蛇脑喻月光，使月光消失，即“食蛇脑”。《正韵》曰：“骀，小鸠，即今白鸠。”鸠即九。九是五行的成数天九，位在西兑，是贪婪声色货利的皇上。

腾蛇，《尔雅·释鱼》作“𧈧蛇”。疏曰：“蛇似龙者也，名𧈧，一名𧈧蛇，能兴云雾而游其中。”𧈧蛇即乾卦初九的潜龙王者。𧈧蛇能辅佐霸主扭转乾坤建立新政权，是“能兴云雾”。需大象“云上于天”；雾，务也。云务即家政。“兴云雾”即建立新中央，家政取天下为乾九，乾九的中心三是𧈧蛇，故曰“处其中”。

《荀子·劝学》曰：“𧈧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注曰：“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梧鼠，亦

称五技鼠，言霸主。子午东取天下，接受王道的指挥，故能飞、能缘、能游、能穴、能走。南离变卦，否定王道，成了半截子革命者，此即“不能上屋”“不能穷木”“不能度谷”“不能掩身”“不能先人”。

地球是五行体，喻为屋；太阳是屋之上，“上屋”喻建立公天下政权。“不能上屋”即复辟家天下。木喻政权，霸主懂得霸道，理解亡道，但不明王道，即“不能穷木”。谷喻空虚。空虚给人民以自由。霸主捣毁了老家政的囹圄，自己又建造起囹圄，即“不能度谷”。度，渡也。霸主溺爱子孙后代又不能保证其不成为阶下囚刀下鬼，即“不能掩身”。霸主自吹自己是超人，但思想达不到王者的水平。没有自知之明，不能选贤让能，即“不能先人”。

卢仝《有所思》诗曰：“天涯涓涓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三五上行处盈取天下，二八下行处缺坐天下。由朔至望，由望至晦，谱写了家天下一个朝代史。《说文》曰：“涓，小流也。”小流政权不代表全体，离不开私我，故曰“嫦娥月”。

第三十八章 释乾坤

第一节 总论

《周易》全书，由乾☰和坤☷两个符号组成。☰与☷以初二三相重，组成八个小成卦，此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小成卦又相重，便组成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有形卦象，从乾卦至未济已表明出来。此外，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周天运行之图，是无形卦象，是作者隐了的部分。

乾与坤是家天下出现以后的称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称“一”“壹”，亦称“大一”“太一”“得一”。古哲人对一的描写，在于指明，持政者不成为富贵，和人民一心一德，和原始大同社会一样长生久视。

《系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疏曰：“谓无也。无阴无阳，一乃谓之道。一是虚无，无是大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故曰一为无也。”一，人群不曾分裂。无，没有富贵和贫贱；没有阶级对抗和改朝换代。虚，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人民身无桎梏，口无封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讴歌，自由呼吸。道，在朝在野者都有出路。一、无、虚、道，是公天下社会的混成景象。

《淮南子·诠言》曰：“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组织形式，扎根于大自然，扎根于人民，故曰“万物之本也”。政权扎根自然，扎根人民，稳如泰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犯者兵折，故曰“无敌之道也”。无为的一义，即不分裂人群的治理。

《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王弼注曰：“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得此一以成。”

昔始，即原始大同社会。“得一”，持政者和人民不离不弃，甘苦与共。天是政权，地是基础。神是思想，谷是粮食，万物是全民，侯王是在朝的官员。持政者两袖清风是“清”。人民安居乐业是“宁”。思想没有紧箍咒，真理能公诸于世，理论能得到验证是“灵”。谷物堆积如丘山是“盈”。全民幸福生活是“生”。持政者秉公办事，用不着考虑“护官符”，也不关顾裙带利害是“贞”。“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义同原始社会为公。“物之极”，以太阳喻公天下元首。

《说文》曰：“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惟初大始，原始大同社会。初即“人之初，性本善”之初。道，领导者元首。如太阳辉光普照，一视同仁，即“立于一”。设官分职，便于管理，即“造分天地”。天，政权；地，基础。官民水乳交融，即“化成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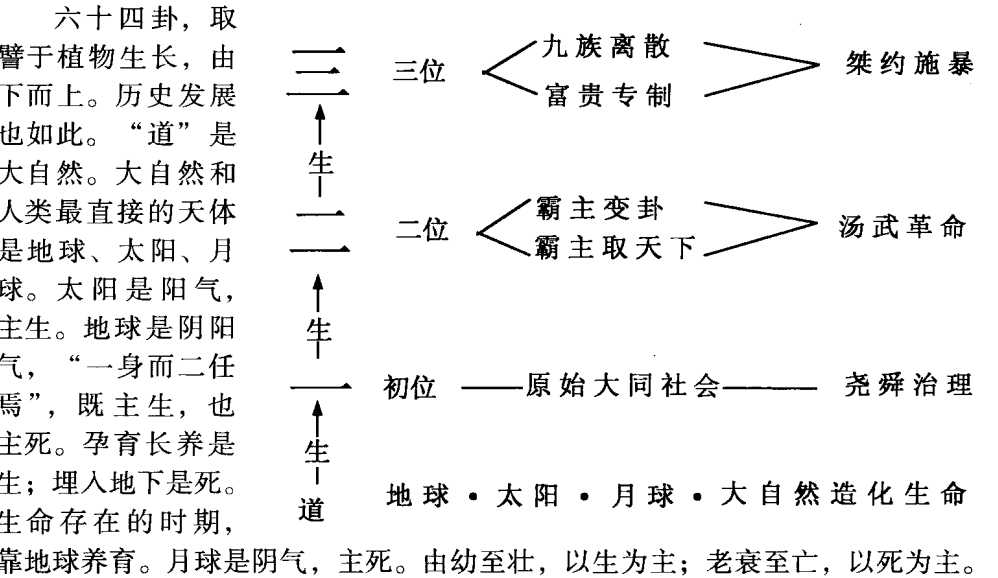
《前汉·叙传》曰：“数始于一，元元本本。”数始于一，同得一的原始大同社会。“元元本本”，言施政原于基础，以人民之心为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第一个元与本，言为政之依据。第二个元与本言人民。依据民心民意制定政策，再贯彻到人民中去，即“元元本本”。

《系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天与男，言政权；地与女，言人民。“氤氲”“构精”是“致一”的同义语。“化醇”、“化生”，人群不分裂成对立的营垒。一人，王道；三人，亡道。亡道专制，剥夺了王道的权利，即“三人行，则损一人”。王道治理，“则得其友”，能团结霸道，能建成为公大政，即“言致一也”。霸道是王道之友。

“致一”即至一，亦称“归一”，也就是复古返本，恢复得一的为公制度。《史记·礼书》曰：“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礼。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尊重民心民意是“贵本”。不享受特权，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是“亲用”。贵本亲用，建成文明社会，是“两者合而成文”。文即贲卦象“文明以止，人文也”之省。建成文明以止的复古社会，是“以归太一”。大隆，以太阳喻为公的王道大政。

《荀子·解蔽》曰：“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壹是一的大写，也就是“大一”“太一”。家天下独夫一人专制是“夫一”。公天下，与人民一心一德的元首治理是“此一”。否定天下为公的亡道，是“以夫一害此一”。夫一害此一，是小人之一。“不以夫一害此一”，是王道大人之壹，是“大一”。

《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注曰：“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为了醒目，先制《三位表》：



《谷梁传》庄公三年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

独阴月球，独阳太阳，独天地球。地球同样是天体之一，故称“天”。生命是“三合”的统一。太阳阳气是统一体的纲领，是生命之根。

大自然生了人，生了为公政权，行王政，是“道生一”。在王道的基础上，产生了霸道，是“一生二”。霸道二，必然产生亡道三，是“二生三”。社会有了三极政权，将产生三极基础。有了三极基础，将产生三极领袖，此即“三生万物”。万物同人，亦即三才。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乎无也”。民族，地域，七十二行，是“万物万形”。能统一在王道政权的大旗下，即“其归一也”。通过什么施政，能统一人民，即“何由致一”？由，用也，即通过。通过“无”，即可达到统一，即“由乎无也”。无即持政者不要带头成为富贵，不要成为享受特权的超人。

“己谓之一”，即以一己私利制天下。霸主变卦成富贵，成超人，不能保持“无”，即“岂得无言乎”？无言即无。变为富贵超人是言。有言生出贫贱奴隶，即“非二如何？”霸主二，臣民效法之也二。私一己加与贫贱二心二意，“遂生乎三”。王道一生霸道二，霸道二生亡道三，其转机是“己谓之一”，以一夫治天下。历史的进程如何，即“从无之有，数尽乎斯”。

小成卦三画，原于王霸亡三极历史的进程。三极之道谁善谁恶，《书·咸有一德》做了总结：“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一德，德惟一，即第一画王道。德二言霸道，德三言亡道。“德二三”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天”以太阳喻王者。霸道取天下能成功，在于霸道与王道有破旧立新的共识，得到王者的支持，此即“惟天佑于一德”。人民愿意跟着霸主走，是王道军师凝聚的产物，此即“惟民归于一德”。公天下治理，政权基础两全，是“动罔不吉”。家政专制，上下两伤，是“动罔不凶”。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父坤母，其一义是王霸亡三极传统，亦即三才的思想体系，是生三才的父母。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居于初位，是王道生出的男女。坎再索而得男，离再索而得女，居于二位，是霸道生出的男女。艮三索而得男，兑三索而得女，居三位，是亡道生出的男女。

思想传统的诞生，不同于肉体诞生。肉体诞生，被生者没有主动；传统思想诞生，被生者有主动。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才同时存在，求索者仰慕何极，便成为何极的男女，故有“一索”、“再索”、“三索”之仰求。乾卦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应相求，即同一个思想体系的归队，也就是“得”。

再看爻之乾坤。大同社会，乾坤为“大一”。大一里面包括了地球，太阳，月球三个天体。三个天体组成的大一，故乾阳爻为“九”。初九至上九，皆以“—”表达。坤阴爻为“六”，初六至上六，皆以“--”表达。坤六说明，只有地球和月球，没有太阳中心三的地位。没有中心三，大一被分裂，王道被否定。

公天下社会是乾九，左三地球喻臣僚，右三月球喻人民，中心三太阳喻元

首。地球绕太阳转，月球绕地球转，地月共同绕太阳转。《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混成”，人群未分裂为三极。混成社会先于阶级社会，即“先天地生”。天地是阶级社会的天堂地狱。无动乱和改朝换代，即“寂兮寥兮”。元首不改变忠于人民的情操，不被推翻，即“独立而不改”。臣民围绕元首转，也不存在“祸从天上来”，即“周行而不殆”。效法太阳，地球，月球三天体运行的制度，是大人之治理，即“可以为天下母”。民喻赤子，母喻抚育赤子的君臣。

乾坤是综合概念。阳爻为乾，阴爻为坤。乾坎艮震为乾，巽离坤兑为坤。六十四卦中，霸道取天下为乾，为大卦；亡道坐天下为坤，为小卦。子午以东为乾卦，子午以西为坤卦。综合体是同类事物的概括，反过来又能综合同类。中华民族是个综合概念，包括了地球上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论民族，不论区域，不论宗教信仰，都是中华民族。乾坤也是如此。遇到乾坤，要了解作者之所指。

第二节 乾坤言君臣

《系上》开头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注曰：“乾坤，易之门户，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体。”疏曰：“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体。”

天是太阳喻王道，地是地球喻霸道。王道做君是“天尊”，霸道称臣是“地卑”。王霸组成领导核心。政权将安定，此即“乾坤定矣”。王霸居位，是治乱之转机，此即“乾坤其易之门户”。王道尊，社会治；霸道尊，社会乱。此即“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体”。乾，君；坤，臣。“乾坤是天地之用”，言王霸谁居上位天，谁居下位地。居上位居下位，不是自然太阳和地球关系，只是人事，即“非天地之体”。

《礼·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上经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意义相近。“九经”即前面讨论过的乾九阳爻，与“一”“豫”义同。豫言豫卦䷏九四。九四阳爻统了一卦之体。公天下在前，家天下在后。“前定”同“乾坤定”。言，政令；事，服务；行，施政；道，带领人民应变。政令不被基础顶回来，是“不跲”；奉事人民，不会被动，是“不困”；令行禁止，是“不疚”。有人民支持，能临机应变是“不穷”。王者为君的“前定”领导核心，有以上之主动。

《孟子·梁惠王》：“梁惠王卒然问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定于一”，同“乾坤定”“前定”。不嗜杀人者，同于《系上》“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王者领导的为公社会，“刑错不用”，少有死刑，不同于亡道，故曰“不嗜杀人”。全民围绕元首转，即“天下莫不与也”。

《系上》曰：“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是家天下的君臣关系。君主贵如菩萨，至高无上，臣僚贱如粪土，至卑无下，与奴隶的地位相同。《书·盘庚》曰：“失于政，陈于兹。”疏曰：“尘久也。陈居之久，久则生尘矣。古者陈尘同也。”

陈即尘。霸主复辟，重蹈老家政的覆辙，亦称“步后尘”。尘即附丽于人民身上的吃俸禄的灰尘。灰尘居君位，不二法门，暴力制约，即“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君主有杀人不眨眼的特权，是“贵”；臣僚如同牛马被宰割，是“贱”。此乃家政的君臣地位。

《杂卦》曰：“既济，定也。”取天下的胜利者，由贫贱变为富贵是“既济”。“定也”，即定鼎。鼎位在南离，南离是五行的“地二火”，即鼎卦表明的时事。定鼎不是“定于一”，而是定于二。《左传》宣公三年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天所命也”，即重步殷王朝的后尘，为其亡道的天命观所决定。

《红楼梦》五回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家国朝，即我们一家子的政权。定鼎即复辟。周王朝七百年，和大同社会比，也很短暂。清王朝“已历百年”，好景已逝，衰败来临，“不可挽回”。

《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定于一和定鼎，是“在天成象”。成象组成了政权的核心，即“成象之谓乾”。王道为君定于一，臣民也定于一；霸道为君定鼎定于二，臣民也定于二，即“在地成形”“效法之谓坤”。上一下一，上二下二，即“变化见矣”。

《荀子·富国》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叶必类本。”政权是社会运转的枢机，如同草木之根，臣民如枝叶，以根本为转移，此即“枝叶必类本”。枝叶必类本，同“变化见矣”。

《礼·缁衣》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注曰：“言民之从君，如影逐表。”令是政策法令，行是君上的实践。臣民从“所行”，不从“所令”，即以君上的实践为转移。

第三节 乾坤——霸道和亡道转易

《周易》总结了王霸亡三极史。大同社会托体于太阳，继明不息，在大中位。家天下社会托体于地球和月球位，绕太阳转周天。缩而小之，是象形文的☉字。中心是王道史，周环是家天下史。家政取天下为霸道史，坐天下为亡道史。乾卦与坤卦在于表达霸亡史。

《系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注曰：“撰，数也。”“有忧患而后作易，世衰则失得弥彰。爻繇之辞，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

《玉篇》曰：“门，人所出入也。”家天下社会，乾为取天下，坤为坐天下。乾坤构成家天下的一个朝代。此就一体而言。以二体而言，乾为造反方，坤为镇压方。造反方为出，镇压方为入。出入之门，在地自转的子时夜半，在地公转的十一月冬至，在月公转的东北艮。家天下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其葬身所，出乎尔

者反乎尔，即“乾坤其易之门邪”“人所出入也”。

“乾，阳物也”，指五行生成数的一三五七九。“坤，阴物也”，指二四六八十。“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言一六合成水，二七合成火，三八合成木，四九合成金，五十合成土。此为“阴阳合体”。一六水，三八木，五十土是刚体。二七火，四九金是柔体，此为“刚柔有体”。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周天一币，象家天下一个朝代，此即“以体天地之撰”。体，像也。天地，言家政先升天，后落地，故曰“天地”。撰，数也，也就是一至十。五行生成数，可以启发学者的思想，此即“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注曰：“备物极变，故其名杂也。不相逾越，况爻繇之辞也。”人群分裂，等级森严，富贵贫贱同处一个社会，如有鸿沟，不能交往，即“称名也，杂而不越”。等级越严格，说明政权越衰退，此即“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备物，即惫物，置人民于饥寒交困的境地。极变之极，同极刑之极，也就是政权往绝灭路上走。权力集中，财富集中，是“其名杂也”。其名，统治者。杂，聚也。人群形成鸿沟，“不相逾越”，如同冰炭，即“况爻繇之辞也”。爻言王道，繇言亡道。王亡誓不两立。况，像也；辞，人也。《说文》曰：“繇，随从也。”亡道被动，故曰“随从”。

《杂卦》曰：“乾刚坤柔。”乾即乾卦表明的时事，坤即坤卦表明的时事。霸道取天下，有王道参加，是“一”，是真正的强者，由弱小的革命力量，击败老家政强敌，故曰“乾刚”。亡道坐天下，否定了王者，是“- -”，貌似强大，实际是弱者，由大象蜕化为豕，最终给新霸主做了嫁衣裳，故曰“坤柔”。

《系上》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注曰：“緼，渊奥也。”

緼是棉衣，棉衣喻厚。亡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剥穷大众，自己过优厚的生活，社会形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厚与薄。《韵会》曰：“奥，室西南隅，人所安息也。”室喻八卦周天，西南隅与坤同位。坤是月公转的望月，喻亡道拿到了中央大权，过上了金银满箱笏满床的生活。富贵升天堂，贫贱下地狱，是造成社会转易的根源，即“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子午东；坤，子午西。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造反方为乾，镇压方为坤。造反者夺中央政权叫“木克土”。镇压者不准造反叫“金克木”。社会形成敌对的两个营垒，即“乾坤成列”。造反，镇压，时局将发生变化，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此即“而易立乎其中矣”。易即时局变化。

“乾坤毁，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家天下托体于地球和月球，向相反方面转化；公天下托体于太阳，继明不息。公天下持政，家天下完结，即“乾坤毁”。乾坤毁，即社会不存在亡霸转易，即“无以见易”。终不见亡道东山再起，即“易不可见”。阶级消灭，两忘而化道，即“乾坤或机乎息矣”。“乾坤或机”，或，惑也，言家天下。乎，于是之复。息，止息。

《系上》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以地球喻霸道，月以月球喻亡道。运行同易，即动乱交替。垮了台的老家政为“一寒”。寒即回到了贫贱的大众行列，也就是“坤道成女”。上了台的新霸主为“一暑”。

暑即升天成为富贵行列，也就是“乾道成男”。男喻专政者，女喻被专政者。《红楼梦》抑男扬女，说明自己是被奴役的贫贱人民。

《系上》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注曰：“坤道包物，乾道施生。”

“阖户”同坤文言的“天地闭”。《说文》曰：“闭，阖门也。从门才，才所以阂门也，会意。”霸主建立一家政权，将五湖四海的贤能拒之门外，即“阖户谓之坤”。“辟户”亦称“盘古开天地”。屯卦初九是盘古氏，指王道军师。霸主在王道军师的指引下，凝聚五湖四海的英杰，占山为王，和老家政对抗，即“辟户谓之乾”。王霸亡三才大联合谓“辟户”。阖户者被打倒，辟户者上了台，是“一阖一辟谓之变”。“坤道包物”即--。坤即“非刘氏者不得王”。“乾道施生”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由四海英贤掌权，长生久视即“施生”。

打江山由天下人打，坐江山由天下人坐，建成在朝在野都有出路的复古大政，是“往来不穷谓之通。”《系上》曰：“推而行之谓之通”。推，即由臣民推选，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推选到政府中来。这种人事制度，叫“推而行之”。贤能在朝，代表人民，社会无阻塞，令行禁止，就是“通”。

《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哲比譬社会为水，江海是居下者，喻王者持政。居下承载，为民劳苦，即“以其善下之”。百谷同百姓。由于善下，故“能为百谷王”。上民，先民，即先民后己。轻赋薄敛，是“处上而民不重”。不制造怨案，没有仇敌，不怕背后剗刃，是“处前而民不害”。推选制不排斥人才，故“天下乐推而不厌”。和人民不争权夺利的政权，无敌于天下，即“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四节 乾坤——王道治理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古哲人喻王道元首和大臣为父母，人民喻赤子，抚养赤子成长，是父母的义务。乾父坤母，亦称“大人”。乾，天也，以太阳喻元首；坤，地也，以地球喻大臣。太阳王道为君，地球霸道为臣，组成的复古政权，是父母官。

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是做大人应具备的情操。

《孟子·尽心》曰：“有大人者，正己而后物正者也。”注曰：“大人，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也。”大人，大丈夫，即尧之为君，舜之为臣。“正己”，以身作则，成为社会仪表。表正影正。影正喻人民正，此即“正己而后物正者也”。升天成为富贵超人是“利害”。利，私一己；害，身败名裂。大人不升天不落地，即“不为利害动移者也”。

《离娄》孟子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曰：“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疏曰：“人之所爱，莫过赤子。所谓

视民如子，则民怀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谓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婴儿之心，故谓之大人。大人如《老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之意是也。”

“赤子之心”，即民心民意。施政以人民之心为心，即“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父母视子如掌上明珠，即“人之所爱，莫过赤子”，亦即“视民如子”。王者视民如子，民不离父母，即“民怀之者也”。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取自《老子》二十八章。王弼注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溪不求物，而物自归之。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常德，王者。不离，不脱离人民。人民也将如婴儿不离开王者，此即“复归于婴儿”。不离，指“后其身而身先”，也就是先民后己。不要求人民归服，人民也将归服，此即“溪不求物，物自归之”。婴儿不懂为什么要跟随父母，即“婴儿不用智而合”，但是婴儿不愿离开父母，是自然之本能，即“自然之智”。智，知也。

《系上》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注曰：“专，专一也。直，刚正也。”“翕，敛也。止则翕敛其气，动则辟开以生物也。乾统天，首物为变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则顺以承阳，功居于己用，止乎形内者也。故乾以专直言乎其材，坤以翕辟言乎其形。”疏云：“天体高远，故云大生；地体广博，故云广生。对则乾为初始，坤为物生。散则始亦为生，故总云生也。”

上经是对原始大同社会的总结，也为复古奠定了理论基础。《礼·郊特牲》曰：“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注曰：“夫之言丈夫也，或作傅。”乾坤加夫，成为“夫乾”“夫坤”，说明王者以知识治理社会。“以知”是以愚之对。愚用暴力，知用文明。夫乾夫坤，同大人，大丈夫。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以太阳托譬王道元首之情操。与人民一心一德，不离不弃，是“其静也专”。专，一也。坤文言曰“直其正也”。一视同仁，公正不偏，是“其动也直”。四海的人口和土地在增加，即“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王道大臣如地球，全承全载。静时，基础和睦相守是“其静也翕”。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成为王道大政的成员，增加了人民和土地面积，是“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禹王治水，足迹所至，是当时中华的疆域，是公天下社会，“是以大生焉”“是以广生焉”的产物，是东西南北中五族共和的结晶，是和合文化结出的硕果。中华民族所以能大，所以能广，在于和太阳与地球同步，此即“广大配天地”。天，太阳；地，地球。合德，同步。与自然同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变通配四时”。各级臣僚围绕元首转，人民围绕臣僚转，如同地球绕太阳，月球绕地球转，是“阴阳之义配日月”。阳日言地球，阴月喻人民，是“阴阳之义配日月”。君、臣、民，运行如太阳、地球、月球一样，即“易简之善配至德”。

《系下》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頫然示人简矣。”注曰：“确，刚貌；頫，柔貌。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易简也。”疏曰：“天之得一之道，刚质确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无为，物由以生，是示人易也。”“地以其得一，

故坤颓然而柔，自然无为，以成万物，是示人简矣”。

易简，即“得一无为”。得一无为，即元首与臣民同心同德，臣民与元首一心一德。上下真心实肠，即“确然”“颓然”。确然颓然，即“乾坤皆恒一其德”。《书·太甲》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传曰：“天子有大善，则天下得其正。”一人同“夫乾”，夫乾即天子。

《系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注曰：“诸侯，物主，有为者也。能说万物之心，能精为者之务。”

夫乾夫坤，皆指王道。至健如太阳，至顺如地球。王者为什么要“恒易”“恒简”，就在于历史已作出结论，二三其德，行霸道行亡道，彼道不通。“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是“险”。与民心民意背道而驰的政令贯彻不下去是“阻”。受阻被皇上惩办也是“阻”。王者知险知阻，不能重蹈覆辙。使善良的人觉醒，是“能说诸心”。改变霸道的世界观，是“能研诸侯之虑”。消灭亡道，是“定天下之吉凶”。建成天下为公大政，是“成天下之亹亹”。

这里顺便讨论一下“吉凶”。三极之道，王道为吉，亡道为凶。三极抗衡，拥护为吉，反对为凶。拥护谁，忠贞谁；反对谁，凶害谁。“天下之吉凶”，吉言忠贞，凶言亡道。忠于亡道的君主和文臣武将，是“天下之吉凶”。大同社会不允许“天下之吉凶”存在，即“定天下之吉凶”。

《系上》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又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失即“一失脚留下千古恨”之“失”。得即升官发财，贪得无厌。象，人也。失足堕入贪得无厌的亡道行列，即“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系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类、吉，言王道；物、群、凶，言亡道。人民凝聚在一个政权之下，是“聚”；民心离散，军阀割据，地方势力猖獗，政权分崩离析，是“分”。聚言霸道取天下，是“乾”，有王道作中心；分言亡道坐天下，是“坤”，坤没有王道中心。子午东生吉人，子午西生凶人，即“吉凶生矣”。《三国演义》开头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两个历史时期。

《系上》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家天下社会动乱转易是“易”。易的动力是王霸亡三极。王道是大极，此即“易有大极”。王道文化生了家天下的叛逆者，此即“是生两仪”。叛逆者生自四海，此即“两仪生四象”。四象，东方为龙，西方为麟，北方为龟，南方为凤。四方之象凝聚，举行起义，即“四象生八卦”。《说卦》曰：“八卦相荡。”八卦相荡，即革命和镇压的抗衡。经过相荡，老家政被推翻，是“八卦定吉凶”。如果霸主南离禅让，王道行仁政，给亡道以出路，使之洗心革面，弃旧图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即“吉凶生大业”。大业即复古。中孚象曰：“信及豚鱼。”即“吉凶”。

由上可见，“吉凶”作联合词，吉同善人，凶同恶人。吉是忠贞，凶是侵害。作动宾词，吉是忠贞，凶是亡道。吉是行仁政给出路，凶是亡道。古哲中的这种

李子字，必须详分。

《系下》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辞，官员。行王道，官员少；行亡道，十羊九牧。《书·泰誓》曰：“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王者；凶人，亡者。“惟日不足”，时间不够用。《荀子·非相》曰：“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君子，王者；小人，亡者。《法言·问明》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吉人，王者；凶人，亡者。凶，视为地狱；吉，认为天堂。其吉和其凶，皆指富贵。王者认为，亡道之吉，在下地狱，是“吉人凶其吉”。亡者认为，凶人祸国殃民在升天堂，是“凶人吉其凶”。

第五节 乾坤——王道的应时策略

六十四卦之大象，是王者应时适变之策略。三百八十四爻小象，是王霸亡三才应时适变的策略。《周易》全书的重心，在论述临机应变。王弼《明卦适变通爻》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政治时事，即“夫卦者，时也”。三百八十四爻是应时适变的政治艺术，即“爻者，适时之变者也”。体现于卦，—为阳爻，--为阴爻。

《说卦》曰：“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两段文字，在于互释。“乾，健也；坤，顺也”，同于“乾为首，坤为腹”。“震，动也；巽，入也”，同于“震为足，巽为股”。“坎，陷也；离，丽也”，同于“坎为耳，离为目”。“艮，止也；兑，说也”，同于“艮为手，兑为口”。

上面所论，是王者处于家天下社会的应时适变的总策略。“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是适应霸道取天下时的应变策略。乾和震是霸主，坤和巽是王者。霸主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王者支持他实现理想，是“乾，健也；坤，顺也”。霸主成了造反的首领，王者便是包含五湖四海英杰的大腹。霸主暴动起义，王者参加进去，是“震，动也；巽，入也。”加入霸道队伍，在运筹决策上，要居于霸主之上，是“震为足，巽为股”。

“健”是人和建的复字。人是“人之道”王道之省。建是建立一个新政权。乾卦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言统一国家，解民倒悬，和王道是共识，故为“人”。《增韵》曰：“健，强有力也。”《说文》曰：“健，伉也。”《韵会》曰：“伉音刚，正直貌。”破旧立新，建立家天下，必须是“强有力者”。伉是亢之繁，指乾卦上九亢龙。霸主建政，只能建立家天下，重蹈老家政的覆辙，故为“伉”。

子午东王霸取天下，组织上，霸主是首，亦即乾，王道军师是腹，亦即坤，乾君坤臣。《说文》曰：“顺，理也，从页巛，会意。川流也。”“坤为腹”疏曰：“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也。”巛是䷛的卧式，即给霸主做臣。做臣不是听由霸主摆布，而是成为运筹决策的主谋，此即“顺，理也”。理也，同于“震为足，

巽为股”。股居足上，喻乘御足。通观《周易》，王者和霸主取天下，或辅佐有霸道思想的君主坐天下。君主必须接受王者的指意，没有这个前提，便不称臣。

“坎，陷也；离，丽也。”“坎为耳，离为目。”“艮，止也；兑，说也。”“艮为手，兑为口。”是亡道坐天下历史时期的应变策略。北坎是亡道的归宿处，南离是霸道的归宿处。北坎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灭亡之地，故为“耳”。耳是句的末尾，喻政权覆亡。南离是一个朝代的夺权建政之地，是家政朝代的中途，是有目共睹的大变革，故为“目”。

家天下由坤西南至北坎，自我下陷，也勾引人群下陷，此即“坎，陷也”。陷的诱饵是“声色货利”。为了争夺声色货利，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处于此时，王者安贫守困，恬淡处世。《红楼梦》的甄士隐，就是一位“离，丽也”的人物，给人群树立了不争夺的表率。古哲人扬汤武抑桀纣，也是“坎，陷也；离，丽也”的策略，让人群丽离不陷坎。需卦的一卦之主是九五王者，身居家政朝内，不被声色货利腐蚀，是“刚健而不陷”。

“艮，止也；兑，说也。”“艮为手，兑为口。”《说卦》曰：“艮为山。”山喻安定，安定也就是止。《广韵》曰：“止，停也。”家天下暂时的安定时期，即“艮，止也”。手是把握控制体。动乱暂时止停，是较好把持的结局，此即“艮为手”。社会安定，统治者舞笔弄文，王者也趁机宣传含有王道内容的文化，即“兑，说也”“兑为口”。写成文字是论说，口头宣传是口。古哲人设教传道，既用说，也用口。

《说卦》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雷喻武装起义，风指王道之清风和亡道之淫风。雨喻行施利民政策，日喻战争，艮喻强权控制，兑喻文化宣传和贪婪财富，乾言乘御家天下，坤言埋藏家天下。☳☵☶☱☲☴☷☯八卦，是王者应用的八个策略。

《说卦》曰：“震为雷。”震雷即霸主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直接动摇了家政统治。此即“雷以动之”。艮卦九三“艮其限，列其夤”，是“雷以动之”的一爻。王弼注曰：“施止体中，其体分焉。体分两主，大器丧矣。”一个国家，一个中央，其体未分，有了新的山头政权，是“体分两主，大器丧矣”。造反政权行仁政，动摇瓦解老家政。进度锐而速度快，即“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疾，同急，进度迅猛而时间短。

《说卦》曰：“巽为风。”山头政权是王霸，王霸廉洁奉公是“清风”。老家政奢侈糜烂，贿赂公行是“淫风”。《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传曰：“常舞曰荒淫，乐酒曰酣。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言无政。”“殉，求也。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畋猎，是淫过之风俗”。“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童稚顽鄙亲比之，是淫乱风俗”。

信鬼神，信迷信，是“巫风”。贪财货，游手好闲，不干正事是“淫风”。否定王道传统文化，迫害忠臣义士的净谏，疏远有学问的耆德通人，接近阿谀奉承的顽劣小人，是“乱风”。王霸的清风和亡道的“巫风”、“淫风”、“乱风”一对照，人民将加深唾弃老家政。老家政的三风，是自我削弱和毁灭的软刀，是人心涣散的分离剂，此即“风以散之”，“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正韵》曰：“桡，乱也。”

《说卦》曰：“坎为水。”水即雨。王霸取天下，或者辅佐家政贤明君主坐天下，中心任务是给大旱望雨的人民降实惠。轻赋薄敛，是润泽人民的仁政。取天下靠润泽人民，坐稳天下也要靠润泽人民，此即“雨以润之”，“润万物者莫润乎水”。雨同水。

《说卦》曰：“离为日为火。”南离是战争的结束地，也是下一次战争的兹生地。战争消耗经济，如太阳晒水分一样，故为“日”。战争有毁灭的一面，如同大火，故为“火”。亡道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王者听之任之，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就是野心扩张，结局是“惫也”，严重地消耗了人力和财力。此即“日以烜之”，“燥万物者莫燥乎火”。烜、燥爻，皆指战争削弱了国力。

《说卦》曰：“艮为山。”山喻用压迫求得安定的家政君主。王者支持君主达到这一目的，即“艮以止之”。发展生产，惩治贪污，减轻赋税，赦免罪犯，是“艮以止之”的施政。同时，还需要扶植新山头，逐步扩大势力，最终取代老家政，即“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震卦六五，即扶植山头，取代中央。

《说卦》曰：“兑为口舌”，“兑为泽。”口舌是文化宣传，泽即增加俸禄。为了巩固家政，向前人找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发表政论，是“兑以说之”。说靠口舌，故“兑为口舌”。王者利用这个时机发表议论，也是“兑以说之”。兑以说之的第二个含义，是增加俸禄。此即“说万物者莫说乎泽”。说，悦也。

“乾以君之”，同乾卦文言“时乘六龙以御天”。王者的言论和书，其中有王霸亡三才所需要的成份，三才从中取法，即“乾以君之”“时乘六龙以御天”。御天即“君之”。“乾以君之”的重心，是以运筹决策指挥霸主取天下。推倒老家政的统治，即“坤以藏之”。藏，葬也，即埋葬老家政。“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就是说，王者和霸主结合，有乾与坤的双重性。指引方向，是“乾以君之”，居于臣位，破旧立新，是“坤以藏之”。《三国演义》的孔明，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的人物。指挥刘备是“君之”，推倒刘璋是“藏之”。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义同“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是示和申之复。示即指示，亦即“乾以君之”。申是坤之省，即居于臣位，借助霸主的力量，推倒老家政，是“坤以藏之”。《礼·檀弓》曰：“葬者，藏也。”老家政被埋入地下即“葬者，藏也”。

妙是少女之复，称西王母，亦称西施，以漂亮的少女比王者。家政君主是里丑，亦即“万物”。西施比里丑高明，即“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为言”同为政。《老子》一章“常无欲以观其妙”。要成为妙人，必须是不离开人民的无欲者，被声色货利迷了心窍的人，只能是里丑。“神也者”是劳心者，“万物”是劳力者。神也者主动，万物被动。主动者制人，被动者制于人。

第三十九章 明八卦

第一节 总论八卦

《系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乾康伯注曰：“圣人之作易，无大不极，无微不究。大则取象天地，细则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离，丽也。罔罟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鱼丽乎水，兽丽乎山也”。

“古者包牺氏”，即复古埋葬亡道的王者。包牺氏，亦称伏牺氏。伏即降伏亡道。亡道是社会的乱源，解决动乱，必须“伏牺”。牺即鸟兽。亡道甘愿做富贵的牺牲品，故以牺称之。“王天下”，行王道，包括文化宣传，霸道革命，禅让复古，建成大化归一的为公社会。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仰与俯取自地球升降。夏至北回归线至冬至南回归线为“仰”。仰喻亡道坐江山的历史时期。冬至南回归线至夏至北回归线为“俯”。俯喻霸道打江山的历史时期。天即《说卦》的“天之道”亡道。地即“地之道”霸道。“仰则观象于天”，即“观鸟兽之文”。观，示也，即表达。仰则观象于天，揭示了亡道鸟兽的专制史。“俯则观法于地”，即“观地之宜”。俯则观法于地，表达了霸道取天下史。霸道打江山，顺乎天而应乎人，推动了历史，故曰“地之宜”。宜，义也。统一国家，解民倒悬，为社会尽了义务。

“仰则观象于天”的“象”，即《系上》“天垂象，见吉凶”之象，以月球喻亡道。月球是夜间天体，吉凶言小人。小人长夜饮，寻欢作乐，月球照之，即“天垂象，见吉凶”。“俯则观法于地”的“法”，即《系上》“制而用之谓之法”的法，也就是法办老家政。亡道恶贯满盈，应当惩治，即“制而用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说明新霸主必将取代老亡道。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霸道取天下，冬至至夏至为“近”。霸主支持王道，为王道之“身”。此即“近取诸身”。夏至至冬至为“远”。亡道是声色货利的奴隶，为“物”。此即“远取诸物”。近取霸道题材，远取亡道题材，“于是始”，居于王道之大中位，撰写《周易》八卦，即“于是始作八卦”。于，居也。“是始”，以太阳王者持政喻原始大同社会。

“八卦”、“周易”、“易”、“蓍龟”等，是同义语。“中国人”、“炎黄子孙”、

“华夏儿女”，也是同义语。八卦是对王道学问的概括，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综合。凡综合概念，可统指全体，偏指部分，单指个体，中国人，山东人，孔夫子就是这种情形。山东人是中国人，孔夫子也是中国人。八卦也是这种情形。一爻，--爻，小成卦，重卦，都是八卦，四方四维中央，也是八卦。遇到八卦，要视其所指。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此经论述八卦要达到的目的。“以通神明之德”，针对王道而言。通，发覆开塞，觉醒诚实者的灵魂。“神”以太阳喻王道。德言归宿。觉语了“天下为公”，即“神明之德”。八卦的主要用意，在于“以通神明之德”。以通神明之德，为王道服务。

“以类万物之情”。霸道的归宿是，推倒老家政，自己取而代之。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刘家的天下变成李家的天下，是霸道万物之情。霸主复辟，变为亡道，奢望万世享荣华受富贵，是亡道万物之情。八卦总结了“汤武革命”，也总结了夏殷周的奢望至垮台，此即“以类万物之情”。以类万物之情，为霸道和亡道服务。

“作结绳”同“以通神明之德”。结，连系交往。绳，以木工的墨斗喻正直。人喻为自然之木，有不正之处，经过墨斗绳弹正，将不正成份去掉，即“绳”。经绳弹正，比譬经过王道文化学习，修身成为王道君子正人。

罔同网，是渔鱼的工具，罟是佃兽的工具。鱼喻霸道，兽喻亡道。八卦有为霸道取天下的教导，也有为亡道坐天下的繁缛礼教，八卦提供给亡道和霸道应用，即“以佃以渔”。

“盖”是器物的统领部分，即作者包牺氏。大同社会解体，但大同传统深根固底存在于人间。夏商周三朝家天下史，也已形成传统。社会的人从小生活于王霸亡皆存的环境里，受三才的影响，初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向谁看齐即“离”。八卦有三才成份，让三才对号入座，即“盖取诸离”。离，丽也，即阶级归队。霸道鱼丽乎水，和人民结合；亡道兽丽乎山，高居于人民之上，即“鱼丽乎水，兽丽乎山也”。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同“古者包牺氏”。“作易”同“作八卦”。韩康伯注曰：“幽，深也。赞，明也。蓍受命如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幽深，即隐得极深。用幽深文体阐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蓍是太阳系天体的缩影，即☉。中心是太阳，环周是地月运行轨道。太阳喻王道持政，子午东喻霸道取天下，子午西喻亡道坐天下。

“参天两地而倚数”，注曰：“参，奇也；两，偶也。七九阳数，六八阴数。”疏曰：“倚，立也。”参奇以“—”表达，两偶以“--”表达。—含三为一，包括了地球、太阳、月球三天体，以托譬霸道、王道、亡道三政体。--只包括了地球和月球，没有中心太阳的地位，以托譬霸道和亡道合法，王道非法。公天下是

乾，家天下是坤，即“参天两地而倚数”。

七、九、六、八是卦数和爻数。七和八是卦数，九和六是爻数。以爻论，凡以一出现皆为“九”，初九至上九皆然。凡以--出现皆为“六”，初六至上六皆然。九为阳爻，六为阴爻，是有形体。七和八表达小卦和大卦。凡以亡道为统的卦是“七”，凡以王道为统的卦是“八”。乾卦霸道取天下，以太阳王道为统为八；坤卦亡道坐天下，以月球亡道为统为七。八是五行生成数的“地八”，七是“天七”。地八居子午东，天七居南离。南离是霸主变卦之地。“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即言天七。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注曰：“卦，象也。蓍，数也。卦则雷风相薄，山泽通气，拟象阴阳变化之体，蓍则错综天地三两之数。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故蓍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卦曰观变于阴阳也。”

亡道坐天下，政权没落，人民晦气，社会停滞或倒退，是观变于阴，是小卦“七”。王道复古，或霸道取天下，持政者刚健，人民扬眉吐气，社会前进，是观变于阳，是大卦“八”。以社会进退为标准，书写了《周易》，即“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社会现象，即“卦，象也”。卦象的确立，以三才造成的时事为依据，即“蓍，数也”。数，术数，即政治主张和持政者颁布的政令。“雷风相薄”，由䷧和䷮组成的恒卦，“山泽通气”，由䷳和䷦组成的咸卦。这两卦是复古卦，是霸主放弃复辟，愿意承载王道的卦象蓍数。时事造英雄，英雄也造时事。人民饥寒交困，造出英雄霸主，是时事造英雄。霸主在震东武装起义，是英雄造时事。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系上》曰：“爻者言乎变者也。”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政治家所处的时局是卦，在某一时局如何应时适变是爻。应时适变，要根据政治家自身的力量，用刚或用柔，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即“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屯卦初九，立足于最贫苦的人民之中，以刚体出现，尾随于老家政之后，与之盘旋，获得人民的支持，即“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于道德”，指教育霸主改变天命观。说服教育是“和顺”。道德言霸主。道言霸主经历的路程。德，得也，即升官发财。霸主由贫贱变为富贵，即“道德”。“理于义”，即治于义。《系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发展生产是“理财”，改变人民的为私观念是“正辞”。辞，语言。人类有语言，故以辞喻人。“禁民为非”，即不准亡道欺压剥削。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研究人文，懂了王霸亡三极政体是“穷理”。通过三极治理，明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社会是性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亡道专制社会是性恶；霸主取天下，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改天换地，变化代兴，革命成功，如能禅让，走复古路，是性善，革命成功，复辟家天下，步老家政的后尘，行亡道专制是性恶。霸道一身携二，有性善性恶的双重属性，为善恶混。懂了王霸亡人性之善与恶，即“尽性”。

“命者，生之极，穷理则尽其极也。”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同时存在。三极遗风对人群的熏陶，形成人的天命观，即“命”。《玉篇》曰：“命，教令也。”形成自己的天命观，如果掌了权，按照自己的天命发号施令，也是“命”。命是天命观，由天命观为出发点和归宿处制定的政策法令。命是驱使人行动的原动力。

“生”言政权存在的时间。漫长的原始大同社会是“生”，汤武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是“生”，汤武的子孙坐天下至被推翻的历史时期是“生”。生存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命”，也就是“极”。此即“命者，生之极也”。大同社会的命极是“为公”，亡道的命极是“为私”，霸道的命极是先“为公”后“为私”。明白三者天命观，即“至于命”，也就是“穷理则尽其极也”。

太阳系天体的太阳、地球、月球，太阳是第一颗恒星，是命根体。人类社会的大同社会、霸道取天下、亡道坐天下，大同社会是第一个原始组织形式，是社会的命根体。大同社会的持政者，效法太阳普照，效法地球全载，与大自然规律合德，其生存期，与霸亡不能相提并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公命长；“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家命短。《礼·大学》：“《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为公，善；为家，不善。为公得天下，为家失天下。

第二节 爻

上文论及的“参天”是阳爻“—”，“两地”是阴爻“--”。阴阳二爻是活动于政坛的三极政治家，是社会治乱、存亡、盛衰、荣枯、安危的转机。《尔雅·释诂》曰：“乂，治也。”治即政治家。“爻”是乂的相重，和重卦义同。下乂是下卦初、二、三；上乂是上卦四、五、六。下乂上乂相重，就是每卦的六爻。六爻组成一卦，一卦中包括了王霸亡三才。

六十四卦是时局，三百八十四爻是活动于六十四个时局中的三极政治家。王家亡家皆以阴爻和阳爻的面貌出现，通观六十四卦，其义便明。

孔颖达疏“参天两地而倚数”曰：“三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故天举其多，地言其少也。”

三即“参天”乾“—”，两即“两地”坤“--”，“参天”是地球、太阳、月球三个天体的统称。“天”是太空星球的概括概念，恒星、行星、卫星、彗星都称“天”。“参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说明“参天”中包含了行星地球和卫星月球在内。“一以包两”，即乾阳爻是日地月的综合体。“两地”是地球和月球，中间没有恒星太阳，是失统天体，故称之以“地”。

天体不分，地球、太阳、月球是“—”。社会不分，太阳喻元首，地球喻各级臣僚，月球喻人民，也是“—”。家天下出现，人群分裂，—变成乾—与坤--。—喻太阳王道和地球霸道，--喻月球亡道。月球是暗夜体，不允许中心太阳体存在，故--体没有中心三。王道持政，代表全民，即“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天和阳皆指太阳。霸道取天下，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即“天举

其多”。亡道坐天下，少数人专大众的政，即“地言其少也”。

《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注曰：“质，体也，卦兼终始之义也。”“爻各存乎其时，物，事也。”“夫事，始于微而后至于著。初者，数之始，拟议其端，故难知也。上者，卦之终，事皆成著，故易知也。”

“易之为书也”，即《周易》作为指导思想之书。“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质，体也，体即体裁。“原始要终”，即体裁包括了政事的开始至结束。“原始”，政事的出发处，“要终”，政事的归宿所。霸主谋反是“原始”，南离取得天下，是“要终”。亡道未时定鼎建政是“原始”，丑时垮台是“要终”。王道出发于解放社会，是“原始”，建成大化归一的大同社会是“要终”。这是王霸亡三极总体的“原始要终以为质”。

孔疏曰：“质，体也。易之为书，原穷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潜龙勿用，是原始也，又要会其事之终末，若上九亢龙有悔，是要终也。言易以原始要终以为体质也。此潜龙亢龙是一卦之终始也。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后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终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坚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坚冰至是要终。”这里论述了卦的“原始要终”。请阅各卦注解，其义易明。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每卦的初二三四五上是“六爻”。杂，聚也。八个小成卦相重，组成六十四卦，即“六爻相杂”。六爻相杂，不指别的内容，只是政治时事，此即“唯其时物也”。时物即时事。“物”在古哲中指人，至今沿用；指事，今已不用。《系上》曰：“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疏曰：“物，事也。”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上	末	上九	上六	终	卒	易知
五	⋮	⋮	⋮	⋮	⋮	⋮
四	⋮	⋮	⋮	⋮	⋮	⋮
三	⋮	⋮	⋮	⋮	⋮	⋮
二	⋮	⋮	⋮	⋮	⋮	⋮
初	本	初九	初六	始	微	难知

“其初”即初位，“其上”即上位。本喻植物之根，处于土内不显，故隐微，故“难知”。上喻植物的枝叶，是一卦的终了结束，暴露得明白，故“易知”。体之于政治，霸主处于地下谋反是初是本。“拟议”起义，并未起义，没有迹象故“难知”。如乾初九“潜龙勿用”。转至上九亢龙，是一卦的结束，霸主变成骄傲的独裁，给政权给社会必将带来灾难，故“易知”。

《系下》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注曰：“夫彖者，举立象之统，论中爻之义。约以存博，简以兼众。杂物撰德，而一以贯之。夫形之所宗者道，众之所归者一。其事弥繁，则愈滞乎形，其理弥约则转近乎道，彖之为义，存乎一也，一之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观道，过半之益，不亦宜乎？”

凝聚人民是“杂物”；任用各级官员是“撰德”。能胜其任者是“中爻”王道，霸道不能全胜任，亡道不能胜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王者之“是”。是，日正之复，即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亡者之“非”。非即否定为公，将政权建立在地球位和月球位。此乃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是非。王者能统领人民，能选贤任能，能从根本上辨是非，此即“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即只有中爻才有此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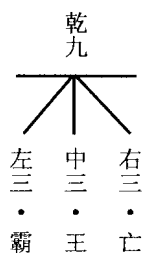
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中爻”。地球与月球关系，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也是“中爻”。王道持政者，上效法太阳辉光普照，下效法地球敦厚全载。《系上》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注曰：“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

“中爻”居于乾“一”，左三以地球喻霸道，右三以月球喻亡道，中三以太阳喻王道：

“中爻”居于蓍龟八卦☰，中心点是中爻，外圈是绕太阳公转的周行体。太阳喻元首，周行体喻臣民。臣民托譬地球与月球。

“中爻”居兽群，左三霸道是“象”，右三亡道是“豕”，中三王道是“豕”。象、豕、豕，都是长鼻大耳动物，中爻象，似象非象，似豕非豕，是象和豕的综合体。综合体无形。《老子》四十一章曰：“大象无形”，大象也指象。

“夫象者，举立象之统，论中爻之义，约以存博，简以兼众，杂物撰德，一以贯之”。象即“立象之统”。象即每卦大象，也就是象后的第一个“象曰”。大象是王者应时适变的策略，此即“论中爻之义”。“约以存博”是太阳之德，“简以兼众”是地球之德，亦称“天覆地载”。领导人民，任用官员，王道元首与人民不离不弃，即“杂物撰德，一以贯之”。一，与民心同一，施政以百姓心为心。贯即贯彻政令。



“形之所宗者道，众之所归者一。其事弥繁，愈滞乎形，其理弥约，则转近乎道。象之为义，存乎一也，一之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观道，过半之益，不亦宜乎”。道是太阳喻王道，与民同心同德是一。这是为公治理。家天下分而治之，自己也变成被动形体，即“其事弥繁，愈滞乎形”。公天下官民水乳交融，即“其理弥约，则转近乎道”。形而上是中爻太阳，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可以显明天下为公，即“可以观道”。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成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噫是叹辞，有唤醒学者之意。建立天下为公制，是要存要吉；建立天下为私制，是要亡要凶。存吉居于太阳大中位，行中爻治理。亡凶居地月转周天，此即“则居可知矣”。理解了易理的人是“知者”。彖辞同中爻。“半”言半途而废的霸道，霸主由于谋反发祥，至午变卦复辟，是十二子的一半。跨越霸主半路变卦，是“思过半”。

王弼《明彖》曰：“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韩康伯注曰：“错，杂也。六爻或阴或阳，错杂交乱，举贞一之主明其用。”

六爻有刚有柔，或乘或据，有逆有顺，可立主以定之。”

六十四卦，除䷀乾䷁坤二卦外，都是“六爻相错”之卦。六爻相错，有大卦有小卦。理解大卦与小卦，要理解彖辞和大象，此即“可举一以明也”。一，王者的策略。六爻的阳爻“—”为刚，阴爻“- -”为柔。居上位者为乘，居下位者为承。䷌此二爻是以柔乘刚；䷍此二爻是以刚乘柔，此即“刚柔相乘”。乘刚乘柔，遇吉遇凶，以制动之主握在谁手而决定，此即“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通观全书，此义自明。

《系下》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同《系上》的“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象即每卦的大象，大象指明了王者应时适变的策略，即“八卦以象告”，同“彖者言乎象者也”。每卦六爻，有六个小象，小象指明各爻的吉凶结局，即“爻象以情言”，同“爻者言乎变者也”。每卦不是一个模样，即“刚柔杂居”。六爻在变动中有吉有凶，即“吉凶可见矣”。现举蒙卦为例，说明“吉凶可见矣”。

蒙卦初六“发蒙”，也就是启发政治家，用家天下史启发之，即“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刑人言霸道，桎梏言亡道。明白了霸道“刑人”吉。“用说桎梏”效法老家政的一套去造反吝，不能成功。

九二是王道，实行三极大联合。凡造反者都欢迎加入，即“刚柔接也”。刚柔接吉。

六三不倒向革命，而忠于暴力专制者上九。“有躬”从私出发，故“无攸利”凶。

在大变改时期，六四以阴居阴，困于对时局毫无认识，即“困蒙吝”。昧于知时，无所作为。

六五是言听计从的霸主，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从军师的决策，故“童蒙吉”。

上九击蒙，解决跟不上形势的人。维护这些人的利益是“御寇”。利用其无知而打击之是“为寇”。御寇，吉；为寇，凶。

蒙卦九二和上九是刚，初六、六三、六四、六五是柔，此即“刚柔杂居”。初六效法霸道吉，效法亡道凶。九二是王者，吉，六三凶，六四无能，六五吉。上九御寇吉，为寇凶，此即“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变动是霸道，吉凶是亡道。霸道应时适变论“利”，亡道论“情”。利言富国强兵，成为天下的强国冠军，情言贪占最多的财富，成为社会的富贵超人。《孟子·梁惠王》孟子说梁惠王的大欲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是梁惠王的利。其施政以利为出发点，即“变动以利言”。“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注曰：“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梁惠王开口就说利，即表明“变动以利言”。

“情”是政治家的理想和追求。咸卦彖、恒彖、萃彖中的“天地万物之情”，统指王霸亡三极之理想。王者的理想是“天地之情”，亦即大壮彖论及的“正大

天地之情”。万物之情，是霸道和亡道之情。霸道之情是“利”，亡道之情是“欲”。欲即情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亡道蹈凶，皆由贪婪情欲造成，他们不能摆脱情欲的诱引，即“吉凶以情迁”。《礼·乐记》疏曰：“自然之谓性，贪欲之谓情。”亡道凶败，和贪欲之情直接相联系。

《系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爻也者”“爻”，言王道。“象也者”“象”“功业”，言霸道。“吉凶”言亡道。“此”，太阳大中位，喻天下为公治理。“内”言子午以东，喻霸道取天下。“外”言子午以西，喻亡道坐天下。王道的归宿在太阳大中位，为“内”，霸道的归宿在南离，也为“内”。亡道的归宿在北坎，故为“外”。此即“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王道；象，霸道。

“爻也者，效此者也”，即王者效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像尧舜那样选贤让能讲辞让，也就是“圣人之情见乎辞”。《荀子·成相》曰：“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王者之情“见乎辞”，即见乎辞让。

“象也者，像此者也”。家天下末世，国家山河破碎，人民蒙难，强龙地头蛇割据。统治者迷迷然以富利为隆，以出人头地为荣，被声色货利牵着鼻子走，根本不管人民的疾苦。《礼·乐记》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霸道目睹社会如此不公正，希望像王道一样为公，此即“象也者，像此者也。”要为公，必须推翻老家政来改变现状，此即“功业见乎变”。

《系下》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也者，王者，效法霸道和亡道之动而动，即“效天下之动者也”。王弼《明爻通变》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韩康伯注曰：“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动有所之，故言乎变者也。”《红楼梦》十九回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瞧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搬运尽了。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吗？”

王者摇身一变，变成家政统治者的模样，打入统治者行列，“叫人瞧不出来”，即“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古代文学中，有真假孙悟空，有真假包公，有真宝玉假宝玉，提醒学者辨别真假。孔夫子被打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在于学者没有去理会孔夫子的心，只看外表而得出的结论。

第三节 小成卦

《系上》曰：“八卦小成。”小成卦包括三个内容。一，☰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自身。二，由八卦相重，组成的小成卦，如由☳和☵组成屯卦☶，由☳和☴组成解卦☵，小成卦即六十四卦。三，由☰☷☳☴☵☲☶☱组成的蓍龟八卦，表明月公转周天。

古哲将历史进化，喻为植物生长，由下而上。小成卦的三画，由此而来。

三 亡道持胜，家族专政，私而无公。

二 霸主篡权，霸主取天下，先公后私。

初 王道原始大同社会，天下为公。

王道初是一，霸道是二，亡道是三。“人之初，性本善”，即言原始大同社会。《书·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传曰：“二三言不一。”

“天”以太阳喻王道。“私”偏爱。“一德”与民同心同德。王者并不偏爱殷商，因为殷商与人民有“一德”之应，王者支持商王上了台，此即“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和人民离心离德，要求人民支持，人民不会支持，和人民一心一德，人民自然归服，此即“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复古。复古动无不吉。“德二三”，复辟。复辟动无不凶。

《卫风·氓》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传曰：“爽，差也。”“极，中也”。女，王道军师，组织上是臣，故为女。士，霸主，组织上是君，故为士。革命成功至于南离，王者的思想无差错，霸主另有所爱，变了心，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贰，二也，言变卦。士变心的原因是不回归太阳大中位，而要复辟家天下，此即“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极，中也，言太阳大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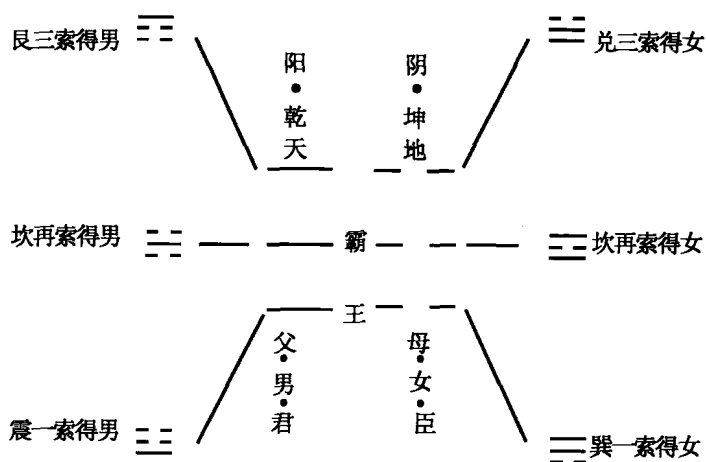
《小雅·白华》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笺云：“戢，敛也。敛左翼者，谓右掩左也。”王霸联合取天下，喻为夫妇，故为“鸳鸯”。梁即十二辰会的大梁，位在西兑，成为天下的超人。“在梁”，即心变当超人。乾体“一”是三个三的组合，左三以地球喻霸主，中三以太阳喻王道军师，右三以月球喻变卦霸主。“戢其左翼”，即改变了霸道主意。乾一喻鸟，王道是鸟身，霸道左翼，亡道右翼。之，行也。霸王行亡道即“之子”。“无良”不复古。“二三其德”同复辟。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父母喻社会已经经历的王霸亡三极历史，形成的三极思想。三极思想是生三才的土壤，故以父母譬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尧之为君，舜之为臣的遗风，是生王道的父母。变化代兴，改朝换代，是汤王和伊尹，武王和吕尚的遗风，是生霸道的父母。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是“飞廉知政任恶来”的遗风，是生亡道的父母。王霸亡三极思想，三极遗风，也就是三极传统。

王霸亡三极父母，生出王霸亡三极子女，便组成八卦。八卦即乾坤父母，三男震坎艮，三女巽离兑（见下页）。

《小尔雅》曰：“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绳索是捆扎物品的制约体，人的思想受前人遗风和社会习惯的制约，如同绳索捆扎物品一样。这是索的第一个内涵。《尚书序》曰：“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前人的遗风，社会习



惯，形成自己的天命观。受天命观制约，是“索”。受某一索制约，进一步追求某一索，是“求”。“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即要求学者进一步追求八卦的内涵“义”。天命观也是如此，形成某种天命观，进一步追求天命观指示的归宿，也是“索”。《楚

辞·离骚》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即言深入探求。

“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受王道制约，是“震一索”。成为复古的元首，是“得男”。继承王道，受王道制约，追求实现王道理想，和王道之人相得，“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巽受王道制约是“巽一索”，成为复古的大臣，是“得女”。继承王道，受王道制约，追求实现王道理想，和王道之人相得，“故谓之长女”。

“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坎受霸道制约，是“坎再索”，成为霸道革命的领袖，是“得男”。继承霸业，接受王道制约，追求扭转乾坤，和王霸亡三极英贤相得，“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离受霸道制约是“离再索”。成为霸主的大臣是“得女”。离得女是巽一索的晋升，即王者给霸主做臣。长女装扮成中女，实现扭转乾坤的目标，即“故谓之中女”。中男中女，成份不纯，包括了王霸亡三股政治势力。

“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艮受亡道制约，是“艮三索”，成为家天下的独裁君主，是“得男”。继承亡道，受亡道制约，追求永远荣华富贵，和一小撮富贵相得，“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受亡道制约，是“兑三索”，成为独裁君主的大臣，是“得女”，继承亡道，受亡道制约，贪得无厌，残忍酷烈，“故谓之少女”。

以上六子，就三极社会体制而言，表现在六十四卦，不受此限。复卦初九，是王道长男，姤卦初六，是亡道长女。八卦六爻王霸亡三极，“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要作具体分析，不受初、二、三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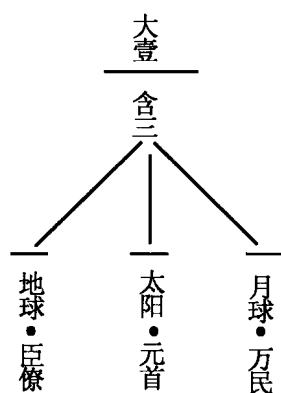
《系下》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耦为之主。”疏曰：“阳卦多阴，谓震坎艮，一阳而二阴也。阴卦多阳，谓巽离兑，一阴而二阳也。阳卦奇，阴卦耦者，阳卦则以奇为君，故一阳而二阴，阳为君，阴为臣也。阴卦则以耦为君，故二阳而一阴，阴为君，阳为臣也。故注云，阳卦二

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耦之主。”

上经通过震坎艮巽离兑六子，阐述王道和亡道的两极对比。原始大同社会，人群未分，含三为一。以天体论，太阳一，地球二，月球三，存在一个大一体中。以社会论，元首一，各级臣僚二，人民三，也存在一个大一体中。这个大一体是阳卦，是以太阳王道为统的制度（见图）。

将大壹体竖立起来，使平一变为立一，同样含三为一，☰☷☶是立体大一体。☰表太阳表元首，☷表地月表臣民，地球月球运行有变动，故有居上居下两翼之分，臣民运行于社会，也有居上居下居两翼之分。太阳居中自转而不公转，地月围绕太阳转。元首自转不公转，臣民围绕元首转，此乃大一的统一规律。

家天下社会，人群分裂，天人合一的大一体，一分为三，王道托体于太阳，霸道托体于地球，亡道托体于月球。托体于月球的亡道，成了社会的主宰。地球与太阳，反而成了臣民。这种反自然和反社会的分裂体竖立起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之中，便是☷☷☷。☷☷☷表月球亡道专制者，两个☰表太阳和地球。太阳是太阳系的制动之主，地球是月球的制动之主，两主成为臣民。以月为统，是以小统大而统不了的制度。



“阳卦多阴”，言☷☷☷，“阳一君而二民”，一君指☰爻，二民言两个☷爻。☷爻二为“多”，☰爻为“少”。“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一、少、奇，皆指☷☷☷中的乾爻。二☷为坤爻。乾爻为君，坤爻为臣民，即“阳为君，阴为臣也”。

“阴卦多阳”，言☰☰☰，“阴二君而一民”，一民指☷爻。月球本体是民，故以“一民”称亡道君主。“二君”言两个☰爻。太阳王道，地球霸道，本体是“二君”。二君成为民，民成为君，本末倒置，故“阴卦二阳，故偶为之主”。偶为之主，亦即“阴卦则以偶为君，故二阳而一阴，阴为君，阳为臣也”。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阳，阳卦之省，阴，阴卦之省。“君子之道”，以太阳王者为统的施政。“小人之道”，以月球亡道为主宰的施政。太阳为“大”，故曰“君子”，月球为小，故曰“小人”。道即领导施政。古代哲学中的君子和小人的一义，即以“君子”称王道和霸道，以“小人”称亡道。君子取譬于太阳和地球，小人取譬于月球。

《论语·宪问》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仁是爱人民承载人民，不仁是专制人民。霸主取天下为仁，黄袍加身变卦为亡道为不仁。此即“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霸主的子孙接班，百姓的水平当君主，实质是亡道小人。小人持政，受皇亲国戚左右，向人民专政，是不二法门，即“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雍也》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即先人民后自己。能近取譬，亦称将心比心，自己希望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不要将人民推入饥寒交困的绝境，让人民也能温饱，是“仁之方也已”。

《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注曰：“本为上，下为末。”疏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晓达不同也。本为上，为德义也。末为下，为财利也。言君子达于德义，小人达于财利也。”王者和人民不离不弃，甘苦与共，是“德”，为人民尽义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义”。《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义同达。义即德义，利即财利。

《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经解》曰：“发号令而民说谓之‘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言王道治理，小人言亡道治理。人民爱戴法律是“和”。和即“发号令而民说”。王者持政，霸者称臣，即“天地位焉”。七十二行职业是“不同”，皆能安居乐业，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故“万物育焉”。小人与小人，都是富贵，是“小人同”。为了争夺声色货利，相互如同青眼鸡，是“同而不和”。

《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也。”事，当部下。说，理论。道，王道。给王道做部下容易，但是谬论邪说行不通。有什么材用，发挥什么材用，即“及其使也，器之”。给亡道做部下不容易，但妄说行得通。不是量才使用，要求全能，即“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备言全面皆懂。

《子路》孔子又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序卦》曰：“泰者，通也。”王者明白天地之大全，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即“君子泰”。《说文》曰：“马高六尺为骄。”君子乾“一”为九，是全数。小人马高六尺为坤“--”。坤缺太阳中心三，不是全数，是“小人骄”。王者洞知不全不安定，因此不复辟，此即“君子泰而不骄”。小人亡道不懂民心民意是“上帝”，代表富贵，遗弃人民，政权摇动，人民逆命，上下离析，皆不太平，是“小人骄而不泰”。

《荀子·荣辱》曰：“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王霸亡三才本是同根生，故有一同之处。人群分裂，王亡“所以求之道则异矣”。上文是小人和君子的对比，文义明显，可不注解。


《荀子·天论》曰：“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楚王，在天者，是亡道小人。在我者，在己者，是王道君子。升至天上的水气云，上了山的鸟兽，皆譬富贵，是“在天者”。我和己喻广大人民。和人民在一起，是“在我者”、“在己者”、在天者，耀武扬威，故“后车千乘”。人民贫困，故“啜菽饮水”。但就知识而言，富贵小人是下愚，贫贱君子是上知，他们“生于今而志乎古”，有建立“天下为公”大政的远大理想，非小人苟图衣食。王道君子能推动社会前进，即“是以日进也”。亡道小人使社会倒退，即“是以日退也”。王道君子 and 亡道小人相悬殊的根本点，在于使社会日进日退，此即“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君子指王道，小人指亡道，古文献多有论述，俯拾即是。此外，君子是官，小人是民，指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这种上行下效的关系存在三极政体，是普遍规律。《系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下面引文中的君子小人关系，即“象形”关系。

《论语·颜渊》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持政者和人民的关系，是风与草的关系，草随风倒。《孟子·滕文公》引用了上文，并作了注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注曰：“上之所欲，下以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风加草，莫不偃伏也。”

第四节 重卦与位

王弼《明卦适变通爻》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韩康伯注曰：“卦者，统一时之大义；爻者，适时中之通变。”卦即重卦，时即时事。八小成卦相重，构成六十四个时事。六十四个时事，即“夫卦者，时也”。两个小成卦相重，构成了初、二、三、四、五、上六位。活动于六位的三才是六爻。三才居六位，在于应时适变。此即“爻者，适时之变者也”。

屯卦是家政转入末世，霸道举行武装起义之卦。霸道举义旗公开反叛，是“卦者时也”。初九是造成屯卦时局的一卦之主。初九为了适应老家政的武装围剿，“以贵下贱”，扎根于最受压迫最受盘剥的人民之中，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大得民也”。六二由于名利驱使，忠于老家政九五，镇压初九。镇压不下去，后投靠了初九。六三支持老家政。六四是家政的大臣，心向初九，同情革命。九五是皇上，有位无权，受皇亲国戚支配。上六和老家政硬拼，被亡道消灭。此即“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政治时事，三百八十四爻，是应时适变的三才政治家。

王弼《辨位》曰：“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韩康伯注曰：“宅，居也。二四阴贱，小人居之；三五阳贵，君子居之。”《辨位》又曰：“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位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卦是时局，和时局相关联的是六位，居于六位的政治家是六爻。位是人类思

想的产物，是无形体，故《系下》称“六虚”。注曰：“六位也。”“列贵贱之地”，即划分政治地位的高下。处于某一时局，政治家本来在某一个位，或者争取改变到某一个位，即“待才用之宅也”。“爻之处谓之位”，位包括已有的居位和将要争取得到的居位。

《系上》曰：“列贵贱者存乎位。”注曰：“爻之处曰位，六位有贵贱也。”贵与贱是个多层次概念。政权建立在太阳位为“贵”，建立在地球月球位为“贱”。承载人民为“贵”，乘御人民为“贱”。领导者为“贵”，被领导者为“贱”。有权有势者为“贵”，无权无势者为“贱”。主动为“贵”，被动为“贱”。如此等等。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才各有贵贱的属性，没有绝对的贵贱。

《系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太阳喻王道；地，地球喻霸道。王道持政，霸主称臣，社会安定，即“乾坤定矣”。天尊地卑言复古。“卑高以陈”言复辟。陈，对立的营垒。步老家政的后尘，即“卑高以陈”。卑，受奴役的人民；高，高高在上的富贵。有权有钱为贵，无权无钱为贱。对立的人群生活于一个社会，即“贵贱位矣”。贵贱位矣的社会，六位也就有了贵贱。

《系下》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二与四”，是二位四位之省，是被专政的王霸文人。“同功而异位”，注曰：“同阴功也”，“有内外也。”二是士，四是臣，“同阴功”。二居内卦，四居外卦，“有内外”。“其善不同”，“其”家政统治者，“善不同”，爱恶二四不相同。“日近前而不御”，是对四的态度；“遥闻声而相思”，是对二的态度。“二多誉”，受到皇上的夸奖；“四多惧”，会受到迫害。“柔之为道”，言王者做士做臣。“不利远者”，对居四位者不利。“其要无咎”，逃脱家政的迫害。“其用柔中”，用二位柔中策略，不批逆鳞。

“三与五”是居阳位的家政统治者。“同功”，维护家天下制度。“异位”，注曰：“有贵贱也。”三是地方王，故贱；五是中央皇上，故贵。地方势力凌驾皇上，或皇上厌恶地方势力，都有被镇压的危险，此即“三多凶”。居于五位的皇上，有居中不偏的属性，能为社会造福，此即“五多功”。三多凶，五多功，在于居位等级不同，此即“贵贱之等也”。三贱五贵。“其柔危，其刚胜邪”。柔，自用不用明哲；刚，用明哲不自用。自用者危，用明哲者胜。胜即能承担职务。

王弼《辨位》曰：“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而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上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已明矣。”韩康伯注曰：“初为始，上为终，施之于人为终始，非禄位之地也”。

“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

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

每一卦由下卦和上卦组成，以政治表达是“爻”，以建筑物表达是“楼”。《说文》曰：“楼，重屋也。”《红楼梦》的红言太阳王道，楼言重屋亡道。初是下卦之下，是底楼之底。上是上卦之上，是二楼之屋脊。下与上皆为极限。初喻政事的开始，上喻政事的结束。王霸亡三才从政，都有初上，都经历初位上位，因此，“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

“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亦见《辨位》）为了便于明白上文，现作《六位贵贱表》以示：

<div> <div>位之常分</div> <div>贵贱之序</div> <div>功位</div> <div>尊阳所处</div> <div>亡道之位</div> <div>卑阴所履</div> <div>王道之位</div> </div>		上 政事之终 无阴阳定位			
		五	阳位	贵位	一卦之上
		四	阴位	贱位	一卦之下
		三	阳位	贵位	一卦之上
		二	阴位	贱位	一卦之下
		初 政事之始 无阴阳定位			

在亡道专制的社会，家族独揽大权，地方诸侯三位是贵族，中央皇上五位，是贵族中的贵族。贵族掌权，在中央，是居五位者，在地方，是居三位者。贵族是一小撮，不靠外姓政治家也不行。外姓政治家最有能耐的是王者，王者给诸侯当部下居二位，给中央皇上做臣居四位。不论在地方，不论在中央，和贵族比，仍是贱民，只能居贱位二四。

家政贵族尊者居五位居三位，是“尊者，阳之所处”。阳之所处，即“一卦之上”。一个时事是一卦，一个社会也是一卦。社会的专制阶级是“一卦之上”。居四位居二位，是“卑者，阴之所履”，阴之所履，是社会的被专制阶级，是“一卦之下”。这是家天下社会的“贵贱之序”“位之常分”。说常分，是普遍规律。家政社会，最憎恶天下为公者。为公者文化造诣高，被列为最反动的阶层。

初上二位，是政事的始终之位。二、三、四、五，四功位，是上下楼的阶梯。家天下一个朝代，霸道取天下，由初位开始，中经二三四五位。先建立地方政权为二，地方势力扩大强盛为三，由地方势力发展至中央臣位为四，夺到龙椅为五，变卦建立家天下为上。上，取天下政事结束为终。这是家政一个朝代的登楼阶段，是乾卦表明的政事。

家政开国定鼎，建立起皇亲国戚专制政权，也就敲响了这个政权的丧钟，从此走下楼路为“初”。下一步是五位。五位是五行的地球北极位，居中控制着政权，成康文景即言五位。再下一步，降至四位，中央失去制主权，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强龙地头蛇掘起，再下一步，中央失控，降至三位，成了地方山头。再下一步，连中央的封土也保不住，成了困守孤城者，再降一步，被新霸主取而代

之，一个朝代树倒猢猻散，进了历史博物馆。这是家政一个朝代的下楼阶段，是坤卦表明的政事。

四功位的关键位是五位。五位是君位，是掌握中央大权之位。王道复古，霸主复辟，必须经过五位。没有五位，复古不成功，复辟坐不稳。五位是复古和复辟的梯子。梯，亦称阶，亦称陞。《说文》曰：“梯，木阶也。”木，喻政权。梯阶，即要经历的五位。《说文》曰：“阶，陞也。”《玉篇》曰：“阶，登堂道也。”堂同龙宫。古哲中的皇上称“陛下”，义取于五位。升卦六五“贞吉升阶”，即言王者升至五位，掌握了中央大权。

《韵会》曰：“工，匠也。”《说文》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集韵》曰：“工音公。”古代哲学将政府各级官员喻工匠，“工，匠也”言此。工匠有手艺，喻政治家有领导艺术，此即“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官不同工匠，在干公事，此即“工音公”。《书·尧典》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传曰：“允，信；厘，治；工，官；绩，工；咸，皆；熙，广也。”两句的意思是：百官诚信工作，各种工作完成得很好，事业推广。工是官的同义词。现在的工作人员，源于古代之官。政界的工作，也就是办公。办公取譬于工匠制器劳动。

工是官，让官去完成某一件政事是“功”。功是官出力工作的过程。完成了任务是“功成”。没有完成任务是“无功”，或曰“未有功”。二三四五位，是身挑担子而有任务的工人。《书·大禹谟》帝舜给皋陶布置任务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传曰：“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刑期于无所刑，民皆命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刑——功——无刑

始——中——终

出发——施政——归宿

刑，“以杀止杀”，是施政的出发处。行施以杀止杀的主管人员是“功”。功要通过地方的各级官员和中央的官员贯彻实施，也就是通过二三四五功位来贯彻实施，以期达到“无刑”，“终无犯者”。行刑收到“期于无刑”的效果，就是“时乃功”，亦即你皋陶的成功。时，是也；乃，汝也；功，成功。

舜命皋陶掌握刑法，目的是“民协于中”。民协于中，全民皆以天下为公为出发处与归宿所，没有犯罪，有刑法而无施行处，是“刑错不用”。刑错不用即“无刑”。上文可见，原始大同社会也有刑法。行刑的目的，在“期于无刑”。民协于中，也就是“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有此高尚道德情操，不会干出损人利己的事，更不会干出杀人越货犯罪之事。

《西游记》三十六回曰：“师傅不必挂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进，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功是由施政起步到完成任务的全程。唐僧打算取经是起步，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是功人。中经的万山千水，艰难险阻，以悟空为首的功人战而胜之，是用功的过程。取回经，圆满完成任务，即“还你个功到自然成”。

《易》内有功之人是王道和霸道，亡道无功可言。涣卦象“乘木有功也”，言王道军师“乘木”，指挥下卦坎霸道，“王假有庙”，进至南离，破旧立新，取

得革命成功。《系下》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乘木有功”，言王霸联合取天下，王道军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能取得霸道革命的成功。“有功而不德”“语以其功下人者”，言复古后，王者掌权，能使政权永存，长生久视。王者所以能存其位，一是“劳谦”，二是“致恭”。劳谦取自谦卦九三，也就是居人民之下，承载人民“劳而不伐”，不夸功；“有功而不德”，有了功劳，不享受特权。“致恭”，言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置身于法律之外。

随卦初九曰：“官有渝，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家政进入北坎残月，朝内“九族乃离”，没有明人哲士，即“官有渝”。王者出来参与革命，即“出门”。天下大乱，革命势力不止一股，能成霸业者，则是“有功”者。“交有功”，即交往能成功的霸主，张良和刘邦结合，即“交有功”。“交有功”同“从正”。从正才能不失败，即“不失也”。

《系上》曰：“有亲则可久，有功而可大。”承载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是“有亲”。亲即人民。有人民支持，政权长生久视，故曰“可久”。“功”言社会上的王霸贤能，功力人数最多者是霸道。此功主要指霸道。王者有霸道的支持是“有功”。有功事业可壮大发展，即“有功则可大”。韩注曰：“有易简之德，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易简之德”言王者。

《系下》曰：“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注曰：“功业由变乃兴，故曰见乎变也。”《易》之“变化”多义，其中一义是取天下为“变”，坐天下为“化”。亡道坐天下为退化分裂，王道复古为大化归一。“吉凶见乎外”，言亡道退化坐天下；“功业见乎变”，言汤武革命取天下。老家政被打翻在地，造反者上台掌权，称“变化代兴”“扭转乾坤”“改朝换代”“翻天覆地”，这些都是“见乎变”的同义语。《系上》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皆言取天下，化皆言坐天下。阶级对抗是相推。

第五节 得位与失位

中国古代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学说，社会治理，应当和大自然同步。《周易》取象天体中的太阳、地球、月球。太阳喻君，地球喻臣，月球喻民。地球围绕太阳转，月球围绕地球转，地月共同围绕太阳转，此即“得位”。譬之社会，持政光明正大，公而无私，辉光普照如太阳应当做君，五湖四海的贤人内行，如地球承载人民者，做各级臣僚，其余老少和有普通才能如月球者做民，此即“得位”。

《系上》曰：“易简而天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注曰：“天下之理，莫不由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成位况立象也，极易简，则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能成象并乎天地，言其中，则明并天地也”。易简是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的省称。总称“易简”，是王者的天命观，即“天下之理”。以覆载人民为归宿，是做君做臣皆应具备的情操。分称“易简”，君王为“易”，臣僚为“简”。君易，即“成位乎其中矣”。位乎其中，即立身于太阳

大中心位，臣僚居于地球位，即“莫不由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君臣如太阳如地球，即“成象并乎天地，言其中，则明并天地也”。象，政权。天，太阳；地，地球。明，君臣皆为明哲。并，同也。

《系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注曰：“穷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济万物，其业广也。”“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物之存成，由乎道义也”。

此经与上经的大义相同，言王者的立身处世和归宿。“易其至矣乎”，言王道之归宿，建成全民皆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推崇尧舜是“崇德”，即“穷理入神”。神，太阳，喻王道元首。“广业”，即“兼周万物”，今语代表全民。“知崇”，王者文化造诣高。“礼卑”，做人民的承载者。知识如太阳，载民如地球，即“崇效天，卑法地”。崇效天卑法地者得位掌权，即“天地设位”。行中庸治理，即“而易行乎其中矣”。“门户”喻王者归宿处，统如太阳，载如地球，让人民安居乐业，是“成性”，政权长生久视，是“存存”。道，行大道者；义，尽大义务者。“道义”即王者。门，归宿，即“天下之理”“成性存存”。

《庄子·天道》依据《易》的原理，论述了天下为公治理，现引述如下：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守分次之；守分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太阳王道做君，地月做臣民，即“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神明，王道。先生产，后消费，消费基于生产，是“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生养长壮，老衰病死，是“万物化作”。臣民一切公开，没有隐藏，是“萌区有状”。壮年老年，同等相待，是“盛衰之杀”。杀，齐也，喻同等，言不遗弃丧失劳力者。生存期间，随自然变化而变化，是“变化之流也”。流，行也。大自然有尊卑先后之序，人类社会治理，也不能没有尊卑先后，此即“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

“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说文》曰：“宗，祖庙也。”《白虎通》曰：“宗者何？宗有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我们民族的宗庙是黄帝尧舜。黄帝尧舜以民为贵，人民是自己的太上皇，是全民应信守的宗旨，即“宗庙尚亲”。亲，人民。以中央为首的政府机关，尊重领导，即“朝廷尚尊”。街道乡村，尊敬老年，即“乡党尚齿”。完成事业，尊重专家，即“行事尚贤”。此四尚，是“大道之序也”。

“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语道，即失位亡道。失位亡道治理，不会有结果，是语言论说而已，此即“语道”。语道反自然，反大道，即“非其序者”。非其序者否定“天尊地卑”之王道，即“非其道也”。失道者否定大道，也就没有地方能找到治理术，此即“语道非其道者，安取道”？道，统治术。语道不用公道，只好实施一意孤行之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注曰：“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则物得其道也。”下文之“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是社会人群应了解的概念。了解了这些概念，社会的人将安于本分，回归自然。

“天”自然，太阳为统，地月为臣民。“道德”，施政以百姓心为心，与民同心同德。“仁义”，仁，爱人民；义，为民尽义务。“守分”，社会分工是分，安于自己的本职业务是守。“形名”，形，人和事；名，称名。形与名表里一体是“文质相副”。有其名而无其实，是“名实不副”，如鸿毛升天。无其名而有其实，是“实不副名”，如金石落地。人能诚实，有自知之明，以“形名”衡量自己。“因任”，承担社会职责，量力而行。“原省”，原，本也；省，节俭，与民同甘共苦。“是非”，为公为是，为私为非。“赏罚”，人群明白功罪界限，何以得赏，何以受罚。

做官的人，懂了以上的道理，任命有了标准，被任命者，也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估价，力大者任重；力小者任轻，此即“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任命者，被任命者，皆开诚布公，即“仁贤不肖袭情”。袭，用；情，诚也。选贤让能，“必分其能”。权怕别人拿去是不分。言行一致，即“必由其名”。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此，以上九事，也就是各得其位，做部下是“事上”，做领导是“畜下”。待人是“治物”，律己是“修身”。各自弄权术是“知谋”，心不藏奸，是“知谋不用”。全民围绕太阳元首转，是“必归于天”。太平，大公平。“治之至也”，同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荀子·儒效》曰：“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信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量才德授官爵，是“谲德而序位”。任人唯贤不失位，便为政权安定和社会安定打稳基础，即“所以为不乱也”。为人忠信诚实，又有一套过硬的本领，即“忠信诚能”。被任命者自己感到能胜任，即“忠信诚能，然后敢受职”。走上工作岗位，应变不穷，善于处理政务，即“所以为不穷也”。任人不唯亲，“分不乱于上”；官员精明能干，“能不穷于下”。明主得位，臣下得位，即“治辩之极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太阳王道失位，月球亡道得位。非其位而得其位，其实质仍是失位。《系下》“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里的“无位”，言鹊巢鸠占，不居本位，与四功位之失位不同。

《系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家政称孤道寡，实际将自己置

于被动的臣位。人民不支持是“鼎折足”，最终被擒，是“覆公餗”。贪婪财利是“其形渥”。凶即惨败。本体是月球，自以为是太阳，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概言之，“言不胜其任也”。小过彖也总结了家天下社会，“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施政代表全民，必须是王者，王者“失位而不中”不居太阳位，奉事全民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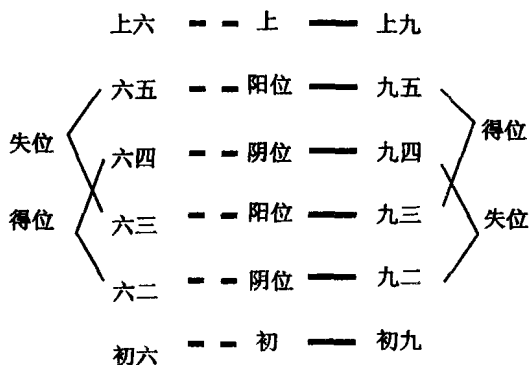
《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注曰：“施生而不为，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无用则无所宝，有用则有所宝也。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疏曰：“位是有用之地，宝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广用无疆，故称大宝也。”

人民常生，政权常生，是王道之大德，此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言王者，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位”即六位的五位，五位是家天下的大宝位，也是王者的大宝位。霸主禅让，王者居五位，由“有用”过渡到“无用”，要通过五位来实现，此即“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天下化成，没有动乱和对抗是“无用”。无用以太阳为主导，此即“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道，太阳般的领导者。家天下的五位是“有用”之位。王者通过有用之位，实现复古治理，即“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公天下社会，五位没有价值，故曰“无用则无所宝也”。由有用过渡到无用，五位仍是宝物，故“有用则有所宝也”。

四功位的五位，需彖称“天位”，履彖称“帝位”，大有彖称“尊位”，萃彖称“有位”，鼎大象称“正位”。乾卦注称“君位”，比九五注称“王位”，旅六五注称“贵位”，丰六五注称“尊阳之位”，兑九五注称“尊正之位”。这些称名，都说明五位是大宝位。

二三四五四功位，六二六四为得位，六三六五为失位，九三九五为得位，九二九四为失位。得位的同义词是“当位”“位当”“位正当”。失位的同义词是“位不当”“不当位”“未得位”“非其位”“未当位”“未当”等。阅读了六十四卦，其意自明。总起来讲，阳爻乾，居三位五位为得位；居二位四位为失位。阴爻坤，居二位四位为得位，居三位五位为失位。以乾坤两卦为倒说明：



第六节 应与比

乾卦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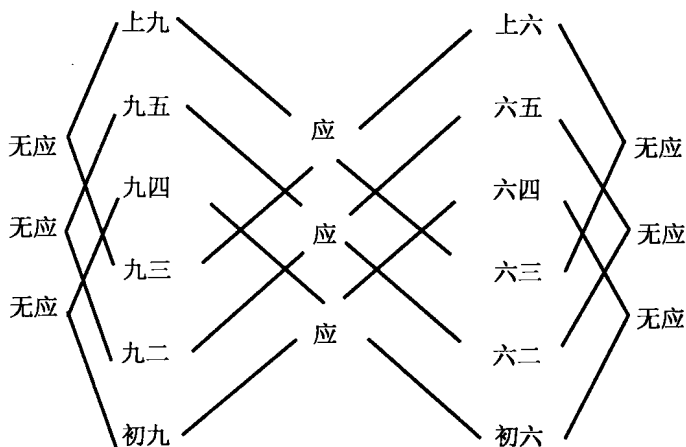
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此即论应的关系。每个小成卦，由下中上组成。在地的小成卦是初、二、三，升了天的小成卦是四、五、上。乾坤在地，都是下中上。

上 —	-- 上
中 —	-- 中
下 —	-- 下

升天之后成六爻，便组成泰否二卦。在地的卦是初、二、三，在天的卦是四、五、上。

上 -- 上六	上 — 上九
中 -- 六五	中 — 九五
下 -- 六四	下 — 九四
上 — 九三	上 -- 六三
中 — 九二	中 -- 六二
下 — 初九	下 -- 初六
泰	否

六爻组成一卦，下与下，中与中，上与上是应的关系。泰卦初九应六四，六四应初九。九二应六五，六五应九二。九三应上六，上六应九三。否卦初六应九四，九四应初六。六二应九五，九五应六二。六三应上九，上九应六三。下中上相应，必须是一阴一阳。初九不应九四，九二不应九五，九三不应上九。反过来也是如此。初六不应六四，六二不应六五，六三不应上六。反之亦然。



《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文论自然天体的出现，也兼论社会发展。以时间先后论，太阳、地球、月球三个星球，太阳最早为一，地球次之为二，月球居后为三。人类社会的王道、霸道、亡道，是三个政体。大同社会最早为一，霸道次之为二，亡道居三。譬之如植物生长：

三	月球	亡道
↑		
生		
二	地球	霸道
↑		
生		
初	太阳	王道

霸主变卦，背离人民，变云升天，于是社会出现了天上人间。天上人间，仍是王霸亡三极，于是成重卦为六爻。上卦三位是天上位，下卦三位是地下位。一般而论，天上的初位与地下的初位之应，是王道之应，五与二是霸道之应，上与三是亡道之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仍是王霸亡之间的志同道合。施政临机应变，不受六位限制。

九二与九五，皆称“刚中”。九二应六五，九五应六二，称“刚中而应”。无妄象“刚中而应”，九五应六二。师卦象“刚中而应”，九二应六五。同人象“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中正而应”，六二应九五。履卦象“说而应乎乾”，六三应上九。鼎卦象“得中而应乎刚”，六五应九二。

䷞ 咸卦象“二气感应以相与”，言六爻皆应。初四二五三上皆应。䷟ 恒象“刚柔皆应”，也指六爻皆有应。艮卦象“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无应不一定是敌应。敌应，不仅无应，还要对抗。

䷍ 大有象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曰大有。”此处言六五统了大有一个时事。䷌ 小畜象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言六四统了小畜一个时事。王弼《明象》曰：“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注曰：“同人、履、小畜、大有之例是也。”“五阴而一阳，一阳为之主矣”。注曰：“师、比、谦、豫、复、剥之例是也。”阴阳都可以成为一卦之主。

革卦象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兑卦象曰：“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应乎人。”顺乎天而应乎人，革象论述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质，兑卦论述王道文献满足了王霸亡全民的需求。应乎人，指适应整个时局，不指爻位。

王弼《明卦》曰：“夫应者，同志之象也。”同志之象，是奋斗目标相一致的社会现象，体现于政治，相互支持。《荀子·不苟》曰：“君子洁其辩，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执然也。”同焉者是“应”，彼此不相干是“不应”，正面对抗是“敌应”。家天下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不出此三应。

《系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注曰：“近况比爻也。易之情，刚柔相摩，变动相适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睽违之患。或有相违而无患者，得其应也。相顺而皆凶者，乖于时也。存时以考之，则义可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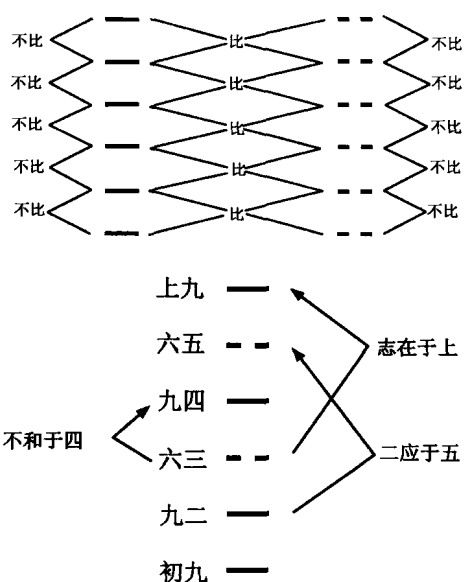
初二三四五上，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为“近”。初九与六二，六二与初九；九二与六三，六三与九二；九三与六四，六四与九三；九四与六五，六五与九四；九五与上六，上六与九五；上九与六五，六五与上九为“比”。相近的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皆为不比。现作《阴阳六爻相比与不比表》以示：

相近的阴阳二爻，没有外应，志同道合，是“比”。比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即论比的关系。相近的阴阳二爻，有外应，同床异梦，即“近而不相得”，不相得相互加害，故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政治集团火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或者君主施暴杀戮，皆为“近而不相得则凶”的时事。

王弼注睽六三曰：“凡物近而不相得则凶。处睽之时，履非其位，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应于五，则近而不相比。”现用睽卦卦象说明之：

六三“履非其位，以阴居阳”即“失位”。“以柔乘刚”，以弱体和强大的九二不相得而乘御之。“志应于上”，和上九有应。“不和于四”，和九四近而不相得。九四和初九无应，如果六三无应会相得，六三应上九，故“不和于四”。九二与六五是同志，此即“二应于五，则近而不相比”。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近而不相比。

注贲卦六二曰：“得其位而无应，三亦无应。俱无应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



	— 上九	
	-- 六五	
	-- 六四	
俱无应而比焉	{ — 九三 -- 六二 — 初九 }	无应
近而相得者也		

近爻托譬处于一个政治团体，彼此能否相得，一要看政治家本身是王霸亡何极，二要看时局。取天下时期，王霸相亲相比，习坎卦，六四与九五“樽酒簋贰”“刚柔际”，注曰：“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馀应，以相承比。”六四是王道军师，九五是霸主，是如鱼得水的相比时期。乾卦上九，霸主变卦成独夫，军师变体居九

五，政见不再相合，即“近而不相得”。

《易》内王道与亡道关系，不共戴天，势不两立。霸道与亡道的关系，是面合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没有真正的相得。亡道与亡道的关系，是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为了争夺声色货利，彼此不相容。

王弼《略例下》曰：“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阴阳二爻，率相比而无应，则近而不相得，有应则虽远而相得。然时有险易，卦有小大。同救以相亲，同辟以相疏，故或有违斯例者也。然存时以考之，义可得也。”

“凡阴阳者”，阴爻与阳爻，亦即领导与被领导。臣愿遇好君，君愿得良臣，即“相求之物也”。已经结合，政见不一，各有各的主张，即“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注曰：“比之六三，处二四之间，四自外比，二为五贞，所比者，皆非己亲，是有所存者也。”

“故凡阴阳二爻，率相比而无应，则近而不相得，有应则虽远而相得。”注曰：“随之六三系丈夫，九四随有获，是无应而相得之例也。”“既济六二有应于五，与初三相近，情不相得之例”。“率相比而无应”之无应，义同“志各有所存”。没有另外的打算是“相得”，这里以随卦六三和九四相得作证。六三不应上六，九四不应初九，是近而相得之爻。既济六二应九五，与初九，九三虽近不相得。

“然时有险易，卦有小大。同救以相亲，同辟以相疏，或有违斯例者也”。注曰：“否险泰易，遁小临大。”霸道革命是易卦大卦，亡道专制是险卦小卦。革命时期，有应“同救以相亲”，被专制时期，家政力量尚强，有应也不能应，大家避难，即“同辟以相疏”。注曰：“睽之初九九四，阴阳非应，俱是睽孤，同处体下，交孚相救而得悔亡，是同救相亲。困之初六，有应于四，潜身幽谷。九四有应于初，来徐徐，志意怀疑，同避金车而相疏远也。”时局决定亲疏，即“存时以考之，义可得也”。

第七节 承乘

王弼《明卦》曰：“承乘者，顺逆之象也。”韩注曰：“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小过六五乘刚逆也，六二承阳顺也。”

《易》之形而上是乘体，乘体与道义同，是事物的指挥体，是制动之主。形而下是承体，承体与器义同，是事物的被指挥体，随从之客。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是乘体，地球是太阳的随从体，也是月球的制主体，一身而二任焉，有主客双重属性，是承体，也是乘体。月球无制主的属性，是纯阴随从体。只是承体。太阳为乘，地月为承，乘承位子端正，如《老子》二十五章所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是“顺”。

以天体托譬政事，王道天下为公，利人不利己，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令行禁止，掌握了社会的制主权，成为社会真正的乘体，也是“顺”。顺的依据是制定政策，“以百姓心为心”，即萃卦彖论及的“顺天命”。民心民意是天命，

行命顺天命，人民乐意贯彻实施。下顺上顺，全社会通顺，是人类社会之“顺”。《荀子·修身》曰：“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持政者善行作则是“教”，政令为民是“顺”。

乘者有乘的水平，承者随乘者转运，是“承乘者顺之象”。乘者没有乘的水平，承者不随乘者转运，甚至逆反，是“承乘者逆之象”。两种承乘关系，得到两种不同的结局，即“承乘者，顺逆之象也”。“阴承阳则顺”，言地月承太阳，霸道亡道承王道，社会一帆风顺。“阳承阴则逆”，言太阳地球承月球，王道霸道承亡道，社会将动乱转易。小过卦总结了家天下史，六二承王者，能取得天下，并能巩固政权，六五乘王者，社会将乱哄哄，将失掉天下。此即“小过六五乘刚逆也，六二承阳顺也”。

承乘的本体已如上述。承乘反映在卦上，是上下关系。小成卦的下卦三爻为承，上卦三爻为乘。小过卦的卦象是䷛ 震上艮下。动荡不宁的上卦震是中央，是“乘”。强龙地头蛇割据的下卦艮，是地方政权，是“承”。上乘失统，下承失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中央与地方就是这种承乘关系。

《明卦》又曰：“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注曰：“阴乘阳，逆也；师之六三，师或舆尸凶。阴承阳，顺也；噬嗑六三，小吝无咎。承于九四，虽失其正，小吝无咎。”

王霸亡三极运权衡，体现为承乘。乘承，即政治家的应变策略。居于本位，承乘应变正确为“顺”，顺可得吉；承乘应变谬误为“逆”，逆将蹈凶。师卦六三是弱小的造反力量，以阴居阳，公开暴露在强敌九二之上，和九二正面作战，即“以柔乘刚”。伤亡惨重，导致“舆尸”之凶败。屯卦上六“泣血涟如”，也是这种情形。凡说“以柔乘刚”，爻即䷋。噬嗑六三，小官惩治了大官，承阳有九四作后台，故得“小吝无咎”。凡说“以柔承刚”，爻即䷋。

上卦为乘，下卦为承，六十四卦皆然，上爻为乘，下爻为承，三百八十四爻都如是。现作《卦位爻位承乘表》以示：

上卦乘	{	上		乘
		五	承	乘
		四	承	乘
下卦承	{	三	承	乘
		二	承	乘
		初	承	

初位是纯承体，初下是最基层的力量。上位是纯乘体，上位是最高领导层。二三四五四位，一身二任，既是乘体，也是承体，承乘体喻各级官员。七品官至皇上，都俱承乘的双重性。

乘承的第一义是主从关系。乾卦文言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时，是也，言王道的思想体系。“乘六龙以御天”，即指导王霸亡三才行事。六龙同天，即初九至上九六阳爻。王霸亡三才从王道典籍中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愿做随从体，构成“承”。这种承乘关系是顺应。

秉承的第二义是对立关系，进攻者是乘，应战者是承。明火执杖是乘，陷入落井是承。这种秉承是敌对的秉承。庞统巧献连环计，为的是平稳不晕水，为孔明火烧战船创造了有利条件。六十四卦是六十个政治时事，三才抗衡，计谋繁多。这里不能详论。

在古代，就思想领域讲，王道文化是乘体。这个光辉的文化，以孔夫子为旗手。《法言·学行》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乎？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

驾同乘，“驾说者”即文化的乘御者。“天之道”，即以太阳、地球、月球三天体托譬人文学之道。孔子是儒学五经的审定者，即“不在仲尼乎”，“不在兹乎”。“金口木舌”是古代文献的表达形式。金是五行的西兑，喻亡道专制者；木是五行的东巽，喻王道文人。表面看是亡道文体，是“金口”。金口里面包含了王道学说，即“木舌”。金口木舌，同兑卦象的“刚中而柔外”。木舌是“刚中”，金口是“柔外”。

“时乘六龙以御天”的“时”，“驾说者”，其同义辞是“师”。师卦象曰：“师，众也。”此师是师的本原。人民大众的心意，是王者尊敬的师，此即“师，众也”。以人民之心为心制定政策而施政的政治家，是民心民意的集中体现，才称得上“师”。此师是王道思想家。古哲中师的一义，即王道驾说者。《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习历史是“温故”，懂得复古建成新的大同社会是“知新”。这样的学者“可以为师矣”。思想领域，胜任师职者，只有王道。《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解放社会的重担是“当仁”。改造灵魂的责任，不能让别人去做，即“不让于师”。

《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礼者”，以地球喻霸道，“身”，以月球喻人民。“师者”，以太阳喻王道。地球随太阳转，月球随地球转，这是大自然规律“帝之则”。帝之则用之于社会，霸道臣僚率领人民，是“礼者所以正身也”。王者给霸道臣僚指方向，是“师者所以正礼也”。无臣僚，无人领导人民；无王者师，臣僚没有正确方向，此即“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臣僚秉公持政，人民服从臣僚；王师的理论，成为臣僚的理论，此即“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社会皆正常运行，即“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圣人，大化归一。

“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此言亡道统治。“自用”，一意孤行。立足衰败，“舍乱妄无为也”。舍，居也。

学者求学，就要学地球霸道效法太阳王道，此即“故学者，礼法也”。礼法即霸道，也托譬臣僚，王者成为社会的“正仪”表率，永远保持王者的情操，即“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

第四十章 解蓍龟

第一节 总论蓍龟与卜筮

《系下》曰：“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注曰：“夫变化云为者，行其吉事，则有嘉祥之应，观其象事，则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则知方来之验也。”“人谋况议于众，以定失得也；鬼谋况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虑，而失得自明；不劳探讨，而失得自著。类万物之情，而通幽深之故，故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

取天下与坐天下是“变化”。变化都是政治，故曰“云为”。为即为政治理。不论打江山和坐江山，为人民办事，就有好的结局，即“吉事有祥”。吉事是事吉之倒语，事言承载，吉言人民。“象事知器”的象，言变了卦的霸主。知，主也，即治理。家天下用霸主的主张治理，使政权陷入被动，是“象事知器”。器是工具，工具喻被动。

“占事知来”的占，即《系上》之“极数知来之谓占”之占。“极数知来”，即注文“玩其占事，则知方来之验也”。持政者礼让相守，人民安居乐业，上下两全，是“方来之验”。统治者为了争夺声色货利，白刀进，红刀出；人民被奴役被盘剥，走投无路上梁山，上下俱伤，也是“方来之验”。两全，天下为公；两伤，天下为私。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注曰：“圣人乘天地之正，万物各成其能。”天地是“天覆地载”的省称，言王者，和圣人义同。设位即掌了中央大权。社会的贤能，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圣人成天地之正”。选贤让能，不是嫉贤妒能，英雄有用武之地，即“万物各成其能”。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人谋和鬼谋，是王道和亡道截然不同的两极世界观，两种相反的思想方法论。讼卦大象曰：“君子以作事谋始。”疏曰：“心欲兴作其事，必先谋虑其始。”谋始是制定政策和贯彻政策前的畴划。“人谋况议于众，以定失得也”。人谋即广开言路，集思广议，群策群力，以真理作指导，此即“议于众”。

“鬼谋况寄卜筮以考吉凶也”。鬼是神之对，是形而下器，神是形而上道。神主动，鬼被动。鬼谋不靠议于众，而是靠乌龟和蓍草来判断吉凶，即“寄卜筮”。卜的用物是乌龟，筮的用物是蓍草。鬼谋者靠这些东西预测未来失得，即“以考吉凶也”。

“不役思虑，而失得自明；不劳探讨，而吉凶自著”。家政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迷夺民思，杜绝言路，给思想界带上紧箍咒，谁说真话镇压谁，是“役思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人民畅所欲言，是“不役思虑”。大同社会被家天下取代，至春秋，中华经历了漫长的大同社会史，经历了汤武取天下史，也经历了夏商周三朝富贵小人坐天下史。王者总结了中华的历史，何以得，何以失，了如指掌，此即“失得自明”。

家政统治者，以富利为隆，以专制人民为能，不去深入研究王霸亡三极历史，靠鬼谋指路，是“不劳探讨”。《系上》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言乎此。由满床笏蜕化为南柯梦，先吉后凶，是“吉凶”。由统治者自作孽造成一败涂地，是“吉凶自著”。亡道的指导思想是鬼谋，其结局也只有灭亡变鬼。

“类万物之情，通幽明之故，故百姓与能，乐推而不厌也。”《周易》是人谋和鬼谋的杂聚文献。鬼谋即“类万物之情”，也就是和亡道的天命观相适应。人谋即“通幽明之故”，也就是和王道的天命观相适应。类万物之情，通幽明之故，原于《系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幽明之故，同“以通神明之德”。幽明和神明，皆指没有合法地位的王者。

《礼·少仪》曰：“不貳问。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可问，志则否。”注曰：“太卜问来卜筮者也。义，正事也；志，私意也。”不，否定；貳问，问志。为民尽义务是“问义”，将箭头对准人民是“问志”。问义，给以指明前途；问志，不予卜筮。《小雅·小旻》曰：“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传曰：“犹，道也。”我龟，王者。既厌是“厌既”的倒语。厌，厌恶。既，得了实惠的既济者。不给既济者出点子，即“不我告犹”。

《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注曰：“左右以一人之命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长，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传世无穷，故徙之。”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天，大自然。大自然生了人民，在大自然的基础上树立了君主，君主的使命，在于“利之也”利民。利民，就得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君子说邾文公“知命”，即称颂邾子懂得做君的历史使命。

《左传》昭公十年，“南蒯之将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疆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内外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

上文说明，《周易》卜筮，为善人服务。“黄裳元吉”，取自坤卦六五。居于中位，施政降膏泽给人民，即“黄裳”。武力强盛，对人民温顺是“忠”；人民

有求必应是“和”；施政合民心，是“和以率贞”，说话算数是“信”。代表人民的利益，即“元，善之长也”。卜筮和人民不挂钩，为了个人野心，是“占险”。《易》不为占险者服务，即“不可以占险”。“吉事有祥”，是《易》的宗旨。行不义而占险妄动，不论遇到什么元吉之爻，必将凶败。

下面讨论卜筮算命之产生。《系上》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疏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者，谓天生蓍龟，圣人法则之以卜筮也。”

“天”，《说卦》“天之道”之省，言亡道。亡道信迷信，将蓍草和乌龟当神灵崇拜起来，即“天生神物”。遇事用蓍龟卜筮，预测吉凶，即上文的“鬼谋”。圣人效法亡道之所为，给哲学披上蓍龟的外衣，使哲学神化，也就变成了“神物”。亡道的神物，对事物本质没有认识；王道的神物，通达事物的本质。

《系上》曰：“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注曰：“定吉凶于始也。”“天之道”亡道，“民之故”王道。王者洞察亡道的愚昧思想，即“明于天之道”。王者明知大同社会遗民的情操，即“察于民之故”。《广韵》曰：“故，旧也。”故旧，即大同社会的天下为公制。

“是兴神物”之“是”，是日正之复，以太阳喻王者。“兴神物”，即效法亡道的卜筮，撰写了八卦。八卦妆扮成蓍草乌龟，即“是兴神物”。信蓍草乌龟，表明无知；信假蓍龟八卦，会明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真理。《周易》为王者服务。参政之前，给王者以理论指导，即“以前民用”。八卦给王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吉是凶，事前可定，此即“定吉凶于始也”。

《荀子·不苟》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悷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之所以分也。”注曰：“诚信则通于神明，《中庸》曰：‘至诚如神’。”

公、端悷、诚信，是能成为通人的治学三法。《荀子·赋》曰：“公正无私。”公即无私。《谥法》曰：“行见中外曰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诚信”。代表一己，代表富贵是“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诈伪”；自吹自擂，一分成就说成十分，是“夸诞”。

利民不利己，施政如太阳，是“公生明”。明即离卦大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在朝在野，大家都有出路，是“端悷生通”。《系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往，在野；来，在朝。求学诚实，懂了王道，是“诚信生神”。神言太阳，喻天下为公。

偏邪运行如月球，不照日出而作的大众，只照长夜歌舞的富贵，是“偏生暗”。暗即只图寻欢作乐的下愚。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令不行而禁不止，是“诈伪行塞”。塞，阻也，人民不照办。政暴文泽，文不符实，上下相疑，是“夸诞生惑”。惑，官不信任民，民不相信官。

“天生神物”，生出了暗、塞、惑；“是兴神物”，生出了公、端悷、诚信。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寄寓于“神物”一词。这神物便成了孪子，貌合神离。《红楼梦》的“宝玉”同“神物”。贾宝玉是“是兴神物”；甄宝玉是“天生神物”。神物的外貌，一模一样。甄宝玉谋虚逐妄姓亡，贾宝玉和人民同沉浮姓王。

《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

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卜龟兆，用乌龟占卜。“不吉”，伐纣不能胜利。加上天气突变。群公是有神论者，故“尽惧”。太公是无神论者，信人谋不信龟兆，“风雨暴至”，也是自然现象。“强之劝武王”，一举灭纣。

《意林·论衡》也说到此事：“武王伐纣，卜筮大凶。太公推蓍蹈龟，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太公望是时代的王者，用人谋推断政事。“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说明纣已成为无辅的一夫，死期已至，恶贯满盈。“枯骨死草”，鬼谋而已，不识天机。

《史记·龟策列传》曰：“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蓍龟。”以上的蓍龟，即死草枯骨，是迷信者的神物。“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蓍龟”，这是用蓍龟的沿革。弃去与宝藏，蓍龟不能知吉凶。

古哲人用借尸还魂之术，给亡道的蓍龟注入哲学，蓍龟便成了政治家的指路明灯。

《意林·论衡》：“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牛膊，可以得兆，何必蓍龟？’孔子曰：‘蓍者，耆也；龟者，旧也。狐疑之事，当问耆旧。蓍龟者，未可神也，取其名。’”

《尔雅·释诂》曰：“耆，长也。”《说文》曰：“老也。”长即长久，老即古老，太阳系天体的太阳，时间最长，资历最老。大同社会，存在最久，是三极社会的老资格。《白虎通》曰：“蓍之言耆也，阳之老也。”也以太阳喻公天下。

蓍龟即耆旧，是大同社会的继承者，是时代的通人达才。“有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就是向通人请教。“蓍龟”只是从亡道那里取了个称名，不是亡道的愚昧迷信，故曰“未可神也”。人崇拜的木雕、泥塑、画像、字条，都当成了“神”。为什么崇拜，崇拜者不知其底里，将这些东西看成是文化艺术，即“未可神也”。

《意林·论衡》又曰：“龟三百岁大如钱；蓍七十岁生一茎。此神物，故生迟，生亦长久。贤儒在世，犹灵蓍神龟也。”龟统了王霸亡三极，故曰“龟三百岁”。龟缩而小，是个“⊙”，即“大如钱”。七十是七的繁写，言二十八宿的一方，喻王霸亡三才转四时运权衡。王道的归宿是“大化归一”，此即“生一茎”。贤儒，指掌握了蓍龟学问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预见性强，即“犹灵蓍神龟也”。

第二节 蓍龟的寓意与功用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注曰：“幽，深也；赞，明也。蓍受命如响，不知所然而然也。”“参，奇也；两，耦也。七九阳数，六八阴数”。“卦，象也；蓍，数也。卦则雷风相薄，山泽通气，拟象阴阳变化之体，蓍则错综天地参两之数，故蓍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卦曰观变于阴阳也”。“命者，生之极，穷理则尽其极也”。

“圣人作易”，包括了文化宣传，霸道革命推翻老家政，霸主禅让，王者复古建成大同社会这样三个历史时期。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用隐晦的手法阐述人文学是“幽赞”。以太阳喻天下为公大政是“神明”。“生蓍”即生蓍，即确立了王道的统领地位。“参天”是乾“—”，“两地”是坤“--”。乾坤是《易》的全部内涵，即“倚数”。倚，立也。数即乾参和两坤。

霸道取天下，即乾卦表明的时事，有王道参加，是“—”。复古建立大同社会，以王道为主，也是“—”。亡道坐天下，即坤卦表明的时事，王道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是“--”。

此即“观变于阴阳”。无王道为阴--，有王道为阳—。王霸亡三极，以何极为主导，即“立卦”。乾卦霸道取天下，坤卦亡道坐天下，复卦王道复古建立天下为公政权，皆为“立卦”。

“卦，象也；蓍，数也”。时局的制动之主是卦象，卦象实施的政令是蓍数。“雷风相薄”，是䷧恒卦和䷩益卦，山泽通气，是䷞咸卦和䷮损卦，此四卦是复古大卦，是民为贵，先民后己之卦，是政权长生久视之卦。“拟象阴阳变化之体”，“错综天地参两之数”，也就是施政代表全民。阴是人民，阳是政权；参是政权，两是人民。拟象、错综，即上下兼顾。

“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蓍是王霸亡三才行施的政令，亦即术数；卦是三才政治家同龟。从三才的施政，来断定是王霸亡何家的代表，是“蓍极数以定象”。通过政治家的为人处事，判白政治家是何家的龟象，由龟象推断其为政，是“卦备象以尽数”。关于象数，第八节还将论及。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注曰：“命者，生之极，穷理尽其极也。”研究三极治理，是“穷理”，研究三才性善与性恶，是“尽性”。古哲认为，王道性善，亡道性恶，霸道先性善后性恶，“一身而二任焉”，知此区分，是“尽性”。命是生之极，是三才的极数，极数即三才最终的归宿处。归宿处是驱使三才为政的原动力，如同自然天命一样。三才为政，三才善恶，都受归宿驱使，即“至于命”。通过其为人和施政，推知其极数命，即“穷理则尽其极也”。

《系上》曰：“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注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也。”

蓍即蓍，言太阳，卦同鬼，言地球。和人类直接相关的天体，是太阳和地球。“蓍之德，圆而神”，是太阳之德。“卦之德，方以知”，是地球之德。蓍神是形而上，是统领体；卦鬼是形而下，是随从体，鬼随神转。“蓍之德，圆而神”还说明，理解太阳的居位，原于思想。《文心雕龙》有《神思》章，也指明神同思。通过神思，才能认识太阳和地球的关系。

太阳是圆满体，没有地自转子午卯西的对立，也没有地公转冬夏春秋的交替，是离卦大象指明的“继明不息”的恒星，故曰“运而不穷”。地球自转，昼夜交替；公转四时代谢是“变”。太阳居中自转而不公转，让地球遵循其轨道运行，是“唯变所适”。太阳全统全覆，是“无数不周”。“蓍之德，圆而神”，以太阳喻尧舜的伟大品德，也喻复古元首的品德。

地球绕太阳公转，周天一匝经历二十八宿四方。古哲人通过日晷仪和夜观星象测定，便明白了地公转在太空的方位。地球经过经纬线区分，便有了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小村落，大区域，都有方的属性，皆为地方。“卦之德，方以知”言此。太空之方，地球自身之方，都是区分体，此即“知而有分”。

知的另一义是治理。一个国家，分成不同的区域，建立政权，管理社会，即“卦以方象知也”。以方象知，亦即“卦列爻分，各有其体”。古时的中华，分为九州，区域不同，皆具其殊异性，即“各有其体”。“卦之德，方以知”，指明知地之术，也喻大同社会之治理，因地制宜，关照其居方之差异。

古哲人寓太阳于蓍内，寓地球与月球于卦内，以托譬大同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全覆全统，即“无数不周”。地方居位不同，即“卦列爻分，各有其体”。地方围绕中央运行，如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一样。《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也指公天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系上》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龟。”此经论述蓍龟的功用。研究亡道统治者“探赜”；索求处于地下的霸道造反者是“索隐”。凝聚五湖四海的王霸贤能是“钩深”；争取复古，建立为公大政是“致远”。用革命的暴力平定桀纣的暴力专制制度，是“以定天下之吉凶”；建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桃花源”社会，是“成天下之亹亹”。蓍龟是周易的同义语，蓍龟的历史使命，如上所论。王者的归宿是大化归一，故曰“莫大乎蓍龟”。

“赜”是责之繁，指负责管理社会的持政者。今语“负责人”是赜的延用。“探赜”，即研究时政。乾卦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隐即处于地下谋反。“探赜索隐”，也就是探讨亡道和霸道的对立与抗衡。

“钩”是勾之繁。勾是字的集结体，喻凝聚。“深”是卦的初位，亦即“人之初，性本善”之位，喻王者和霸者。以水作譬，初位在水底，故为“深”。“致”即争取。《论语·卫灵公》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远虑，即不复古而复辟。复辟家天下，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即“必有近忧”。《老子》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也指大同社会。“钩深致远”，即凝聚天下英杰，完成复古大业。

“定”即平定，亦即否定。“吉凶”是亡道的称名。《系上》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说他们堕入自我毁灭的泥坑。推翻亡道专制，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即建成上下同心同德的大同社会。《礼·礼器》曰：“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天时，即天是，言王道大政。“雨泽”，降膏泽雨露给基础。政权与人民水乳交融，国泰民安，即“达亹亹焉”。

“蓍”、“神物”、“夫易”、“言”，是周易的同义语，都言王道学说。曹雪芹如法炮制，石头记、风月宝鉴、灵通，是红楼梦的同义语。上文“莫大乎蓍龟”之蓍龟，是王道学说，简称“学”。“学而时习之”，即言王道之蓍龟学说。

《系上》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极深而研几”，

义同“钩深致远”。“通天下之志”同“钩深”；“成天下之务”，义同“成天下之亹亹”。太阳是神，神喻思想家王道元首。不用暴力，但有强大的约束力，是“不疾而速”。速，束之繁。令行禁止，即“不行而至”。

《系上》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注曰：“冒，覆也。”解除人身桎梏，广开言路，是“开物”。成天下之亹亹，是“成务”。冒天下之道，同“定天下之吉凶”。冒覆，即埋葬。夫易的历史使命即上述三者。

《系上》曰：“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是以君子”，言为公的王者。“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准备登上政坛。事前向蓍龟请教，蓍龟会指明方向，即“其受命也如响”。远言远离人民的亡道，近言接近人民的霸道，幽深言没有合法地位的王道。适应三才时局，皆有应变方法，即“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天下之至精，同“是以君子”。易是规律性的哲学，三才政事，有其共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事遵循前事的步子走，是规律。

《鬼谷子·决篇》曰：“故先王乃用蓍龟考，以自决也。”陶宏景注曰：“夫以先王之圣知，无所不通，犹用蓍龟以自决，况自斯以下，可以专己自信，不博谋于通识者哉！”

蓍龟是王道学问。王道学问是历史的集大成，是“议于众”的结晶。先王用蓍龟自决，就在于博谋于通识者，发挥群策群力之效。“自斯以下”言亡道，亡道“专己自信”，自以为是，“不博谋于通识者”，崇尚一意孤行，结局凶败。

《文心雕龙·铭箴》曰：“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品名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蓍龟神物”、“衡斛嘉量”，指掌握王道学说的哲人。“博弈”“臼杵”，指游手好闲，唯命是从，忠于亡道的愚人。家天下任人唯亲，哲人居中居末，愚人居高持本。酒囊肉袋在朝，通人达才在野，即“品名之未暇”。统治者没有治理术，疲于奔命，即“何事理之能闲”。

蓍是草，龟是鱼，是亡道迷信家崇尚的神物。古哲人给蓍龟寄寓新的内涵，蓍指太阳，龟指地球。太阳普照，大地全载，是王道崇尚的神物。撰写太阳和地球的覆载学说是“蓍龟”。掌握了蓍龟学说的明哲，也是“蓍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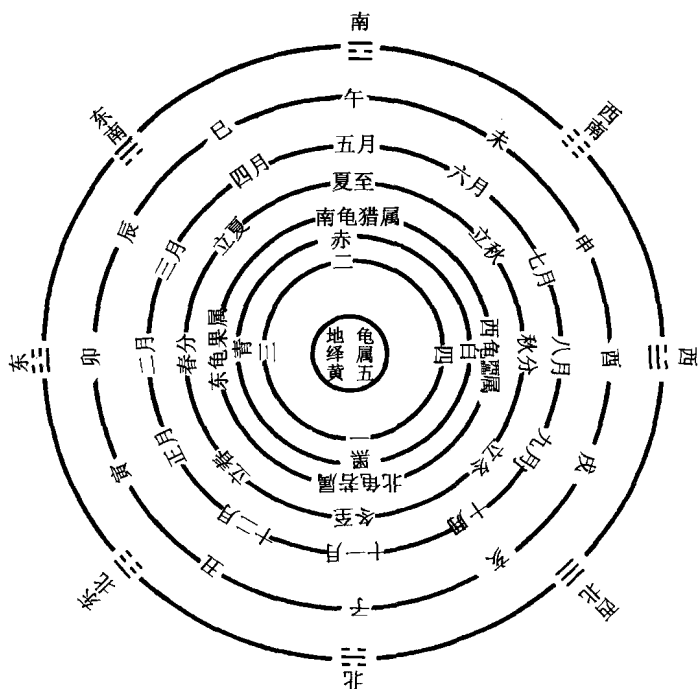
第三节 龟寓王霸亡三才

《春官·龟人》曰：“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蠃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龟与其体辨之。”注曰：“属，非一也。色谓天龟玄，地龟黄，东龟青，西龟白，南龟赤，北龟黑。龟俯者灵，仰者绎。前弇果，后弇猎，左倪蠃，右倪若，是其体也。东龟南龟长前后，在阳象经也；西龟北龟长左右，在阴象纬也。天龟俯，地龟仰，东龟前，南龟却，西龟左，北龟右，各从其耦也。”

王霸亡三才，寓内涵于龟体，即“六龟之属”。六龟都有其代表人物，即

“各有名物”。王道的名物是尧舜，霸道的名物是汤武，亡道的名物是桀纣。尧舜是天龟地龟，汤武是北龟东龟，桀纣是南龟西龟。为了醒目，现作《地五龟图》以示：

太阳王道是“天龟”，天龟是地五龟的统体，不在五龟之内。王道大臣和愿意行施公平政治的家政贤明君主是“地龟”。图谋造反取天下的霸主是“北龟”。武装起义，造反取天下，并能夺得中央大政的霸主是“东龟”。赢得战争胜利，步老家政后尘，使社会又孕育了新的战争是“南龟”。施政和人民背道而驰是“西龟”。三才政治集团是“属”。“属，非一也”，言集体。



按五色排列，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注曰“五帝，苍曰灵威仰”、“赤曰赤熛怒”、“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纪”、“黄曰含枢纽”。五帝即苍帝（苍同青）、赤帝、白帝、黑帝、黄帝。五帝同五龟，言不同历史时期的家政政治家。

按六数排列，北龟为一，南龟为二，东龟为三，西龟为四，地龟为五，天龟为六。六是太阳喻王道，是五龟的统领力量，是太阳系天体的大中心，是人类社会的为公治理者。家人彖“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喻地球五行，男喻太阳六律。太阳不在五行内，故曰外。

月公转轨道，地自转轨道，地公转轨道，地球升降运动，表明家天下所处历史时期。地龟北极，是地球经纬的统体，其位在中不居方，随地球运转春夏秋冬，古哲称地龟黄帝为长夏。地龟是掌握地球平衡的力量，喻王道大臣和贤明君主。

“天龟曰灵属”。灵属同颐卦初九的“灵龟”。灵龟指王道哲学和王道哲人。灵属即《荀子·王霸》中的“通达之属”。“汤以毫，武王以郕，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无它故也，以济义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是“济义”。济义灵，王者掌了权，国泰民安，令行禁止更灵，故曰“灵龟”。

“龟俯者灵。”俯同府，灵龟亦称“六府”。《说文》曰：“府，文书藏也。”文书藏，即文化的集中库。《天官·冢宰》曰：“府，六人。”注曰：“府，治藏史掌书者。”《书·大禹谟》曰：“水、火、金、木、土、谷，维修；正德、利用、厚生、维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六府六人，喻王道元首和五官。他们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如同文书藏书库。疏曰：“六者，民之所资，民非此不生，故养民之本，先修六府也。”

太阳是太阳系赖以存在的根本，公天下元首和五官，是天下为公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故曰：“六者民之所资。民非此不生，故养民之本，先修六府也。”水、火、金、土、木是五官，谷同六府，五官廉洁奉公，承载人民如地球，元首光明正大如太阳，能做到此点，在于修身，此即“维修”。修身首先要有高度文化修养。

教育人，改造人，使人群由私变公是“正德”；发展生产是“利用”；让人民幸福生活是“厚生”。元首的正确领导，加上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是“六府三事允治”。这样的国家能长生久视，即“万世永赖”。

“地龟曰绎属”“仰者绎”“地龟仰”。《书·君陈》曰：“庶言同则绎。”传曰：“众言同，则陈而布之。”损卦六五，益卦六二的“十朋之龟”即“地龟”，地龟与天龟有中庸的共性，乐意贯彻天龟的政令，即“地龟曰绎属”。“陈而布之”即绎，喻贯彻实施。地龟是天龟的信仰者，愿意行命，即“仰者绎”、“地龟仰”。

“东龟曰果属”“前弇果”“东龟长前”“东龟前”。东龟是造反霸主。霸主言听计从，接受王道军师的运筹决策，革命成功，有了结果，即“东龟曰果属”。五行东方木，木结果，喻夺得中央大权。剥卦上九的“硕果”，即言东龟。霸道取天下为“前”，亡道坐天下为后。前即前进，后即后退。进退一周天，喻家政一个朝代。

《尔雅·释言》曰：“弇，盖也。”注曰：“谓覆盖。”“前弇果”是“果弇前”的倒句，言霸道革命的政策覆盖大多数人，亦即“长前”。东龟是前进势力的代表，此即“东龟前”。家天下一个朝代，霸道取天下为前，前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亡道坐天下为后，后即阻碍了社会发展，成了前进路上“铁门槛”。

“西龟曰蠹属”“左倪蠹”“西龟长左”“西龟左”是蠹是蟲之繁，昏暴君主加文臣武将，是三田蟲，蟲亦作垒。《说文》曰：“垒，军垒也。”官逼民反，占山为王，亡道建垒防守，武装抗衡，即“军垒也”。《老子》六十四章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九层之台同西龟。亡道政权是人民沉重的累赘负担，即“累土”。

《正韵》曰：“左，戾也。”《韵会》曰：“策画不适事宜曰左计。”施政与人民背道而驰是“戾”。戾即“不适事宜”。政令逆民是左，是左计。倪是人儿之复，言广大人民。政令逆民，造成对抗，是“左倪蠹”。西龟代表祸害人民的富贵，是“西龟长左”。“西龟左”，指明亡道玩弄的一套，归根到底是反人民。

“南龟曰猎属”、“后弇猎”“南龟长后”“南龟弇”。《释言》曰：“猎，虐也。”疏曰：“猎谓从禽也，必暴害于物。”猎人即武人，武力专制是“虐”。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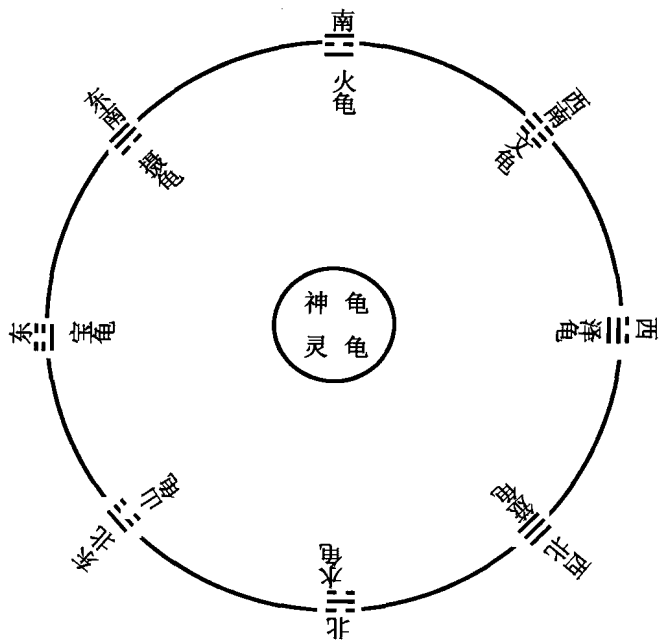
主南离变卦，解放人民变为酷虐人民，即“南龟曰猎属”。“后弇猎”即“猎弇后”。后，阻碍社会发展的富贵。南龟成了富贵的代表，即“南龟长后”。长后导致社会蜕化，即“南龟却”。《广韵》曰：“却，退也。”

“北龟曰若属”、“右倪若”、“北龟长右”、“北龟右”。《庄子·秋水》中有“北海若”，即“北龟曰若属”。北龟学了王道文化，厌恶家政，小人只不过是“井中之蛙”，思谋解救人民出水火。解救人民，与王者是共识，故曰“若属”。《书·汤诰》曰：“上天孚佑下民。”佑同右。北龟是霸道谋反势力，是四海英杰之长，是“北龟长右”。右即除暴安良的英雄。北龟有王道思想，同情苦难的人民，即“北龟右”。

天、地、东、西、南、北六龟，是居中心与四方四正之龟。《尔雅·释鱼》扩而大之，依据八卦称“十龟”。“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现作《十龟居位图》以示：

十龟里面，神龟灵龟居中位。中位是王道的归宿所，也是贤明君主的施政处。东南摄龟，是王者的立身处。《释鱼》曰：“鳖三足能，龟三足贲。”鳖即摄龟。摄龟指挥革命大军取了天下，故曰“能”。三足，王霸亡三极基础。龟即䷆体文龟，同样是三极基础，将政权带入坟墓，即“龟三足贲”。贲，坟之省。

火龟同“南龟曰猎属”。用战火取了天下，复辟后又孕育了战火，故曰“火龟”。泽即膏泽，亡道统治者收刮民脂民膏，享荣华受富贵，浸泡在温柔富贵之乡，故曰“泽龟”。筮是噬之省，言制造死亡的军阀，乐意吃人，故曰“筮龟”。水的一义，喻建筑师的水平仪，是王者的隐称，他们主持公正，暴露邪辟，故曰“水龟”。东北艮是山，霸主占山割据，与老家政对抗，故曰“山龟”。震东是武装大起义之地，王者加入革命队伍，有了宝贵的指路者，故曰“宝龟”。



第四节 卜筮在知人知事

亡道专制者将蓍草和乌龟当“神物”崇拜，以预测未来。古代的哲学家将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寓寄于蓍龟之中，创作了八卦，也以八卦来预测未来。亡道的蓍草乌龟，不能知人，也不能知事。输入王道哲学的蓍龟，则是知人知事的武器。蓍龟是王道哲学的护身符，是外衣，哲学的本体是蓍龟之内涵。

《说文》曰：“卜，灼，剥龟也，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玉篇》曰：“灼，明也。”明是明人之省，言王道哲人。《说文》曰：“剥，裂也，从刀，录声。”王霸亡三才都是龟，明哲研究三才，即“灼剥龟”。龟的同义词是象，故曰“一曰象”。三才为谁辛苦为谁甜，即“龟兆之纵横也”。八卦南北为纵。居南者，处夏至，喻富贵，居北者，处冬至，喻贫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纵”。东西为横，横，平也，不要两极分化，大家都过中人生活。

《广韵》曰：“龟曰卜，蓍曰筮。巫咸作筮。筮，决也。”《说文》曰：“筮，易卦用也。”“卦，筮也。”徐曰：“筮而画之，三变而成画，六变而成卦。”

摸政治家的为人老底，是“龟曰卜”。研究其政策和施政，是“蓍曰筮”。《周易》六十四卦，内含六十四龟，和三百八十四筮，此即“易卦用也”。六十四卦统三百八十四爻，即“卦，筮也”。筮同爻，言三才应时适变。“三变而成画”，指☰☷☲☵☴☳☱☶八个卦象。“六变而成卦”，指八个卦象相重而组成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包括解剖人和研究政事的两个侧面。

《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百有二十，其颂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

政治家现有的思想，以此思想形成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是“兆”。亡道是玉兆，霸道是瓦兆，王道是原兆。登上政治舞台，行施政令，由此济彼是“易”。亡道是归藏，霸道是连山，王道是周易。政治家的理想归宿，亦即奋斗目标是“梦”。亡道是致梦，霸道是觭梦，王道是咸陟。为了醒目，归纳如下：

三位	三极之道	三兆	三易	三梦	三龟
三	亡道	玉兆	归藏	致梦	北龟
二	霸道	瓦兆	连山	觭梦	南龟
初	王道	原兆	周易	咸陟	神龟

注曰：“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说文》曰：“兆，灼龟坼也。”兆即征兆，也就是政治家显出来的政治主张和生活方式。火位南离。南离是三才建政之地。“灼龟发于火”，即判断其掌权后行施什么政策。三才有区分，即“灼龟坼”。

自己尊如菩萨，人民秽如粪土。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对于贫贱，盘剥狠毒，酷虐残忍，是“玉兆”。目睹国土沦丧，军阀割据，人民蒙难，希望变化代兴，“彼可取而代也”，推倒老家政，自己上台，改变现实是“瓦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持政者的父母，应当孝敬人民做孝子，公而无私持政，如原始大同社会领袖，是“原兆”。三兆奠定了为政的基础，是何兆，行何政。

玉在古哲中兼指王亡两极。《红楼梦》的贾宝玉，有文字，喻王道；甄宝玉，

无文字，喻以皇上为首的禄蠹。一心当禄蠹奴役人民的人是玉兆。《老子》三十九章曰：“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王弼注曰：“玉石碌碌珞珞，体尽于形，故不欲”。碌同禄。”“碌碌”，吃俸禄的富贵。珞同洛。洛的古文是“𣎵”。各水喻王霸亡三才的基础。王亡本是同根生，亡道分裂了人群，使王道成为“珞珞”石头。

《说文》曰：“瓦，土器已烧之总名。”烧是战火的隐称。革命者经过战火烧炼，炼成了盖中央新大厦的材料，就是“瓦”。霸主有扭转乾坤，并有建立新中央大厦的愿望是“瓦兆”。《礼·儒行》曰：“毁方而瓦合。”即言王者参加霸主取天下的革命队伍。瓦合同乾卦文言的“风从虎”。王者本是统领人才，屈从霸主之下做臣，是“毁方”。

原即原始大同社会之“原”，是人类社会的本原制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己所不欲，亦勿施于民，希望全民回归“桃花源”，两忘而化道，返本复始，是“原兆”。

连山、归藏、周易，是王霸亡三才运行和发展的轨道，亦即筮表达的三极历程。从《地五龟图》可以看出，由子至午是霸主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是连山时期。连山有两个含义，一是霸主联合了各派造反势力。二是削平了军阀割据，包括了老中央这个山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使国家重新统一起来是“连山”。

归藏，由午至子，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是富贵小人操生杀之柄，专万民之命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的历史时期。《礼·檀弓》曰：“葬也者，藏也。”亡道自作孽回归死亡之路，最终被革命者埋葬，即“归藏”。

王道革命，不转周天，只转东南维纯阳用事之地。由太阳大中位出发，在震东与霸主结合。由震东至南离决战中原，并取得中央政权。如果霸主禅让，王者南面称君，复古由南离回到太阳大中位，让全社会的人围绕太阳中心转，是“周易”。

梦是理想的譬称。《红楼梦》之梦，即言红太阳王者之理想，以及住高楼大厦的一小撮富贵的理想。住高楼者希望永远享荣华，万世做超人，结局以可悲的“南柯梦”而告终，此即“致梦”。致，至也。至终点是梦。梦即一场空。

觭是角和奇的复字。角言中原逐鹿，和老家角雄雌。奇，一也，言打倒了老家政，统一了国家，建立了新的中央，实现了你下台我上台的理想，是“觭梦”。

既济卦表明了觭梦的实现，少数济于彼岸成富贵，多数人仍居于北坎冬至，饥寒交困成贫贱。王者的理想，处夏至的富贵，降至春秋分赤道，处冬至的贫贱，升至春秋分赤道，共同过中等人生活，是“咸陟”。咸，全也；陟，升也。

三兆的“经兆之体”，言王者原兆。王道是霸道和亡道的统领体，如太阳统领地月一样。统领体原于基础，也概括基础。“百有二十”是十二扩大十倍的说法，指十二。地自转周天是十二子，公转周天是十二月。十二月也是月转十二个周天，故曰“皆百有二十”。地球公转一周天，经历五行十干，春为甲乙，夏为丙丁，北极长夏为戊己，秋为庚辛，冬为壬癸。十干皆有十二的属性，故曰“其颂皆千有二百”。颂，公也，指十个干公事者。

三易，“其经卦皆八”，八也以太阳喻王道。太阳系天体，当时认识了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加地球和月球是七，太阳是八。八基于基数，返还基数，八个天体都是“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是八乘八的积数。王霸亡三极乘承转周天，其政令在六十四卦之中，即“其别皆六十有四”。别的古文是“爻”，即八卦承乘。

三梦是三才的理想，分道扬镳，不相统属。“其经运十”，言王道的理想。十是五行生成数的“地十”，其位在中，喻中庸施政。“其别九十”，是亡道的理想。九是五行生成数的“天九”，其位在兑，其理想是永远金银满箱笏满床。古哲书中的“九尾狐”，即“其别九十”。十，零也。致梦者到头来当乞丐，荣华富贵等于零。

《前汉·艺文志》曰：“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生杀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圣人知命之术”，也就是卜筮，卜筮反映在文献上，就是“历谱”。《地五龟图》表明三极之道，是《艺文志》所概括的内容。三兆、三易、三梦，是前人的历谱，后之效法者，也将步前人之路。“道之乱也”，乱在玉兆、归藏、致梦，也就是“患出于小人”。亡道是“强欲知天道者”。知，主也，言一家子坐天下。“天道”即《说卦》的天之道，言亡道。“坏大以为小”，言专制大众，为富贵小人。不走天下为公道路，走为私小道，是“削远以为近”。归藏统治，令不行而禁不止，政策法规成为空文，治理不了上下乱哄哄，是“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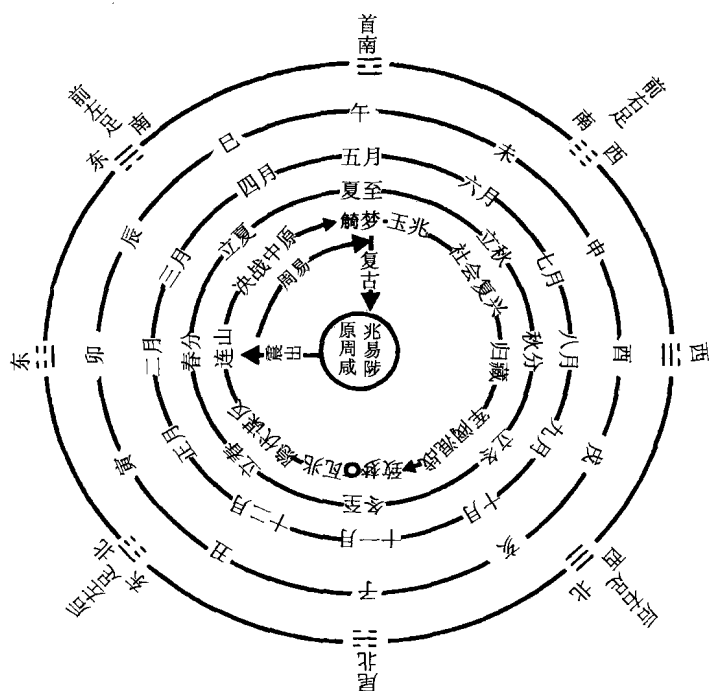
通过三兆、三易、三梦来了解三才，是卜筮。卜筮是太卜要掌握的政治艺术，也就是“知命之术”。知人知政，必须以知命为统，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者，政治归宿。

第五节 蓍龟四足

《礼·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注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诚者也。前亦先知。祲祥妖孽，蓍龟之占。虽其时有小人愚主，皆为至诚，能知者出也。四体谓龟之四足。春占后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后右。祲音贞。《左传》云：地反物为妖。《说文》作𩇑。云衣服歌谣草木之怪谓之𩇑。禽兽虫蝗之怪，谓之蛊。蓍音尸。”

为了醒目，现作《蓍龟四足图》以示（见下页）。

“至诚之道”，言王者撰写的文史哲，也就是蓍龟。《系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书是形而上，是人的思想指针。至诚之书，可以预测将来，即“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孟子·万章》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



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如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天之所生斯民”，大自然生了人类。先知先觉同“前知”。真理的发现者，是“前知”者。前知者将其先知先觉推广开来，成为大家的知觉，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天下为公社会的发现者，是“天民之先觉

者也”。先觉者用天下为公的大道理唤醒人民，即“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此道同至诚之道。

天下为公，在于全民“能被尧舜之泽”。人民衣不被体，食不果腹，流浪街头，转乎沟壑，惨不忍睹，“如已推而内之沟中”。《说卦》曰：“坎为沟渎。”北坎位在南回归线冬至。处沟中者喻最困苦的基层人民。

前知、先知、先觉，亦称“聪明睿知”、“神知”、“圣知”等。《系上》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神武而不杀，天下之至诚，是王道元首的情操。“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就是建立天下为公社会。大经，中央政权；大本，人民。官员懂得做官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是“知天地之化育”。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从《蓍龟四足图》可以看出，子午以东，于蓍龟为左，也就是北坎经东震至南离，是霸道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是“国家将兴”的历史时期。处于此时，王道的暴露文化在呐喊，霸主在谋反，五湖四海的英杰在集结。至震东，王道登上了政治舞台，发动了中原大决战。“祯祥”即以军师为首的英雄豪杰。国家将兴，是乾卦表明的历史时期，是“☰”时。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子午以西，于蓍龟为右，也就是南离经西兑至北坎，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是“国家将亡”的历史时期。处于此时，酉时日入之前，是家政的复兴时期，如成康文景时期。酉时一过，“小人在朝，君子在

野”，形成了强龙地头蛇割据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就是“国家将亡”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以桀纣为首的富贵小人，是“妖孽”。妖孽的出现，亡国已成定局。国家将亡，是坤卦表明的历史时期，是“䷁”时。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和坤卦文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义相同。霸道取天下，亡道坐天下，是一个朝代的通史，都是家天下。取天下靠王道，靠人民，是“积善之家”；坐天下靠富贵余殃，靠独夫专制，是“积不善之家”。积善而王，积不善而亡。

“见乎蓍龟”，即《蓍龟四足图》所表达的内容。家天下一个朝代，托臂于月公转周天，地自转周天，地公转周天和地球的升降运动。月球公转，艮东北经巽东南至坤西南，是霸主取天下的历史时期；坤西南经乾西北至艮东北，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地自转由子经卯至午，也就是由瓦兆经连山至觚梦，是霸主取天下的历史时期。由午经酉至子，也就是由玉兆经归藏至致梦，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地公转，地球升降仿此。

“动乎四体”的四体即四足。四足亦称四立。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四个节气托臂家天下一个朝代的四个历史阶段。“春占后左”，后左与艮东北同位，占即占据，立春喻准备武装起义。“夏占前左”，前左与巽东南同位。立夏即立厦，畴划建立新中央大厦。“秋占前右”，前右与坤西南同位。秋是收获季节，统治者恭喜发财，由立秋开始。家天下政权办一些好事，也在立秋阶段。“冬占后右”，后右与乾西北同位，是立冬季节，乾马用事，是一个朝代中，最残暴最愚野的历史阶段，也是家政走向冬至灭亡的阶段。

王道革命不转四时，只转东南维立夏一角。王者从太阳大中位出发，在震东与霸主结合。运筹决策，指挥革命大军推倒老家政，建立新政权，是革命的上经。如果霸主禅让，由南离复古返回太阳大中位，行天下为公之政，便完成了王者的历史使命，是王道革命的下经。

“原兆”是王者的出发处，“咸陟”是王者的归宿所。“周易”是王者取天下时的组织路线，也是建成大同社会的归宿。取天下，角雄雌，军师的政策是王霸亡三极大联合。三极大联合即“周易”。《水浒传》一百〇八将，是三极大联合的集体。凡是反老家政者，都是同志，即“周易”。复古成功，全覆全载，上下同心同德，当然是“周易”。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蓍龟四足图》可以看出，瓦兆经连山至觚梦是“善”。由瓦兆推知其连山，由连山推知其觚梦，此即“善，必先知之”。玉兆经归藏至致梦是“不善”。由玉兆推知归藏，由归藏推知致梦，此即“不善，必先知之”。求学至诚，通达蓍龟，有了预测未来的本领，即“至诚如神”。

现引《礼·乡饮酒义》之文，进一步讨论四时。“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左，圣向仁，右，俏藏”。注曰：“蠢，幼生之貌。圣之言

生也。”“愁读为擎，擎，敛也。察，严之貌也。南乡乡仁，贵长大万物也。察，或为杀”。

《尔雅·释训》曰：“蠢，不逊也。”注曰：“蠢动为恶，不谦逊也。”《小雅·采芑》曰：“蠢尔蛮荆，大邦为雠。”王霸联合取天下，夺得中央大权，霸主应该逊位禅让，由王道军师掌权，是“谦逊”。《书·尧典》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逊位禅让，能者在位，是王道要建立的人事制度。夺得天下，霸主贪人之功为己功，行一家专制，步老家政后尘，是“蠢，不逊也”。“蛮荆”，指桑骂槐，也指霸主。和王道为敌，即“大邦为雠”。取天下遵从王道为“一”，坐天下否定王道为“- -”。中心三是大邦。

《释诂》曰：“蠢，作也。”愚蠢的暴力专制，和大邦为敌，官逼民反，以暴对暴，即“蠢，作也”。作言治理，此作指武装起义。“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用革命的暴力否定老家政的暴力，是“春之为言蠢也”。武装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寇到王，培育了新的领袖，即“产万物者圣也”。产，生也，指培育。万物言霸主。圣，王道军师。霸主能上台，是军师运筹决策的结果，此即“产万物者圣也”。

“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南方夏，是建立中央大厦的时事。南方建政，是复辟和复古的过渡桥船，故曰“夏之为言假也”。假即通过。“养之，长之”，言复辟，以皇上为首的富贵养尊处优，是“养之”，操生杀之柄，专人民之政，是“长之”。如果霸主禅让，王者掌权，行仁政而复古，是“假之仁也”。假，“假途灭虢”之假。王者上台，通过南离，即“假”。

“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正韵》曰：“愁音擎。”《说文》曰：“擎，束也。”《增韵》曰：“擎，敛也。”秋是收获季节，统治者大刮地皮是“敛”。盘剥人民，怕人民反抗，加强专制是“束”。给人民身上带桎梏，口贴封条，是“擎”。怕失去龙位是“愁”。“时”，四时之省，言霸主；“义”也言霸主。《水浒传》“忠义堂”之义，与此义同。衡量是非，以霸主的思想为标准，是“以时察”。保卫霸主建立的家天下，是“守义者也”。

“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地球自转的子时，是夜半。夜半即夜中。夜中与地球升降的冬至同位，位在北方。此即“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夜半冬至是家天下一个朝代树倒猢猻散之地，故曰“中者，藏也”。藏，葬也，即被新霸主埋葬。《列子·力命篇》曰：“得亦中，亡亦中。”瓦兆为得，致梦为亡，皆在夜中，即“得亦中，亡亦中”。

“是以天子，左，圣向仁；右，义偕藏”。是以天子，即天子王者。有正确的方向，故曰“是以”。子午东为左，王者支持霸主打江山，即“圣向仁”。圣同天子。子午西为右，右即亡道坐天下。埋葬家天下的暴力专制，即“义偕藏”。义，王者。偕同背。藏，自取灭亡的家天下。

第六节 乐天知命

《系上》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

故不忧。”注曰：“顺天之化，故曰乐也。”疏曰：“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知周乎万物”，知，主也，即言王道持政，如太阳全统。“道济天下”，如大地全载。全统，才能全载，即注文“知周万物，则能道济天下也”。全统，即“无物不知”；全载，即道济天下，也就是疏文“天下皆养”。疏曰：“故不过者，所为皆得其宜，不有愆过，使物失分也。”过言复辟，不过言复古。复古为公，即“所为皆得其宜”。有衍过，“使物失分”。“非刘氏者不得王”，将天下人的天下，变为地主庄园，即“失分”。失分即人民该享受的权利皆被剥夺。

王者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太阳大中位被家天下窃占，王者成了随家政转运的旁行体，王者一身正气，与广大的人民同沉浮，不堕入谋虚逐妄、损人利己的小人行列，即“旁行不流”。流，以水作譬，升天为云，下降为雨，落地为水。富贵如同草头露，不能常保。

《礼·哀公问》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注曰：“有犹保也。不能保身者，人将害之也。不能安土，动移失业也。不能乐天，不知己过而怨天也。”

人、身、土、天，都指人民。“爱人”，即爱人民。“有其身”，即保卫人民。“安土”，即稳定人民，让人民家给人足，和睦相守。“乐天”，即乐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不做超人。天是天民的省称，言广大人民。爱民、保民、安民、关键是“乐天”。乐天，亦即鱼不离水，持政不能离民。

《孟子·梁惠王》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里揭示统治者“不知己过而怨天”。苛捐重税，破坏生产，致使人民十室九空，一遇灾害，只好人死，诡辩说“非我也，岁也”。这种诡辩，如同杀了人说，“非我也，兵也”。兵，武器。

“乐”在古哲中，作动词用，如《正韵》指出的“喜乐也”。作名词用，指音乐，以音乐托譬王霸亡三梦。亡道的致梦是幻想，一场空而已。霸道的觊梦是“乐”，王道的咸陟也是“乐”。此二乐指霸道和王道要建立的政权。乐即政权。

《梁惠王》又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第一个乐是动词，第二个乐是政权。霸主复辟，崇尚“独乐乐”“与少乐乐”，代表了独夫和少数富贵的利益，建立了家天下政权。王道复古，崇尚“与人乐乐”“与众乐乐”，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建立了公天下政权。天下为公政权，亦即“乐天”政权。

《礼·乐记》曰：“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和乐兴焉。”奸声逆气言亡道；正气顺气言王道。“成象”，组成领导核心。亡道建立的家天下是“淫乐”，王道建立的公天下是“和乐”。

《乐记》又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注曰：“道谓仁义，欲谓邪淫。”乐者，

乐也，因归宿不同而建立的政权。“君子乐得其道”，也就是乐意建立“和乐”行王道。“小人乐得其欲”，也就是乐意建立“淫乐”享荣华纵欲。王道立脚仁义，教育人消费有节，即“以道制欲”，社会和乐相守，“则乐而不乱”。亡道崇尚纵欲，“忘道”遗弃为公，迷惑争夺，六亲不认，“则惑而不乐”。

“乐天”的王者，与人民同沉浮共患难，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们在家政朝内做官，能衣不被锦、食不重味，生活简朴，不摆官架。出生于富贵家庭，能保持正人君子的本色，出生于贫贱家庭，能忍受贫困的折磨。《论语·雍也》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乐即乐天。

“天命”在古哲中有两个含义，一指大自然规律，二指民心民意。政权是民心民意的凝聚。持政者必须当做遵循自然规律一样遵循民心民意。《书·仲虺之诰》曰：“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饮崇天道，永保天命。”取天下为始，坐天下为终。坐天下如同取天下时得民心，是“慎厥终，惟厥始”。取天下得民心，在于任用王霸，罢免亡道小人。是“殖有礼，覆昏暴”。遵循大自然规律，永远保卫民心民意，是“饮崇天道，永保天命”。

《书·五子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传曰：“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民即民心民意之省，邦与国言政权。政权产生于民心民意的支持。人民支持，是政权能建立的基础，此即“民为邦本”。人民与政权不存在离心离德，是“本固”。人民支持政权，政权安如泰山是“邦宁”。民是形体，心意是思想。有其形体，不一定有其心意，要求得“本固”，要理解民心。失掉民心，政权难宁。

《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注曰：“命者，生之极，穷理则尽其极也。”疏曰：“命者，人所禀受，有其定分。从生至终，有长短之极，故曰命者生之极也。此赋命乃自然之至理，故穷理则尽其极也。”

研究人文，穷研深探，理解了王霸亡三极不同之治理，是“穷理”。由穷理，观澜溯源，研究其政令代表谁的利益，是“尽性”。由“穷理尽性”再推断其最终的归宿，即“至于命”。“命，生之极”，是决定政治家治理和性善性恶的本原，此即“穷理则尽其极也”。极，中也，命极，即思想核心。

“命”是生命。男女构精，孕育了新的生命。生命从构精结合至死亡，即“从生至终”，是有生命的时期。生理学与哲学有共性。古哲人将生命之命，应用于思想领域，命是政治家的思想的产生，以此思想为指针，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穷理，当研究三兆；尽性，当研究三易；至于命，当研究三梦。

从《蓍龟四足图》可以看出，致梦是亡道之命，觭梦是霸道之命，咸陟是王道之命。命即王霸亡三极的指导思想，是决定三兆和三易的基础。归藏、连山、周易，是三极有生命之年的经历。归藏只转子午西，命最短；霸道转子午东，也转子午西，是连山，比归藏命长，是中命；王道纯阳用事，居于太阳大中位，咸陟的命最长，此即“从生至终，有长短之极”。

“命者，人所禀受，有其定分”。家天下社会，王霸亡三极势力同时存在，政治家耳濡目染，习以成性，继承何极的传统，便是何极之命。“命者，人所禀受”，言乎此。禀受同接受继承。

稟受继承桀纣之命，便目空一切，唯我独尊，权要独揽，行为超人。稟受继承汤武之命，则谋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改天换地，变化代兴。稟受继承尧舜之命，则思复古返本，解放人群，埋葬亡道，天下化成。王霸亡三极，生出王霸亡三命。三命各异，即“有其定分”。王道定于一，霸道定于一，亡道定于一。定于一，天下大治；定于一，由乱转治；定于一，以乱治乱，上下不安。此即“定分”。

玉兆、归藏、致梦，是亡道之命；瓦兆、连山、觚梦是霸道之命；原兆、周易、咸陟是王道之命。知此三命之区分，是“知命”。三命寄寓于太阳系之太阳、地球与月球，知人文三命，也就明白了日地月运行轨道，也是“知命”。王者知王道之命，没有升天爬高之乐，也就不存在落地跌重之忧，此即“乐天知命，故不忧”。《老子》二章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同于“乐天知命，故不忧”。

“知命”，《系上》称“知死生之说”、“知变化之道”，《系下》称“知几”、“知命”等等，也就是学者掌握了古代的社会发展史。

《礼·中庸》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好学近乎知”。

修身，就在于使自己成为知天命的王者。要想知天命，唯一的办法是“好学”，只有好学，才能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此即“好学近乎知”。修身之核，在于修思，修思的关键，对于政治家来讲，就是奉事人民。此即“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亲，人民。“事亲”，人民安定，政权巩固；不事亲，民心涣散，政权动乱。此即“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小人亡道。小人亡道之亡，以衬托事亲王道之存，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即懂得民心民意是持政者的太上皇。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不明白王道之命，不能算王道君子；不明白霸道之命，便不能培育树立一位扭转乾坤的霸主。霸主有崇敬王道的一面，故为“礼”。不明亡道之命，便不能洞知小人如何祸国殃民。小人只是会说话的鸟兽，对社会无所补益，故为“言”。《曲礼》曰：“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家政亡道是能言的人面兽心。

《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增韵》曰：“畏，心服也。”心服，即思想服。天命是大自然规律，大人，民心民意，圣人之言，王者研究自然和研究社会撰写出来的文献。

冬冷夏热春秋温，是大自然之“天命”。人群遵循此天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取暖而夏乘凉，是“畏天命”。大人，即广大的人民，亦即大众的心意。政权是民心民意的凝聚，施政顺从大人，是“畏大人”。圣人之言，即王者撰写的书。书是心血结晶，是思想的产物，有真理存其内，服从真理，是“畏圣人之言”。

亡道统治者是小人，他们不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懂昼往则夜来，夜往则昼来；也不懂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也不懂“天涯涓涓嫦娥

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政权建立在地球和月球位，必将转向其反面。这就是说，贫贱者不会安于贫贱，寻求进入富贵之门；富贵不能永远富贵，必将步入贫贱之群。这是天命，小人不知此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不畏也”。有了权，有了钱，高居于人民之上，与民心背道而驰，是“狎大人”。狎，甲也，超人。对于“圣人之言”，傲慢否定，是“侮圣人之言”。

第七节 卜筮在于分析家政

《春官·占人》曰：“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曰：“体，兆象也；色，兆气也；墨，兆广也；坼，兆叠也。体有吉凶，色有善恶，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视兆象而已，卑者，依次详其余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体，王其无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则逢吉。”疏曰：“体，兆象也者，谓金木水火土五种之兆。言体言象者，谓兆之墨纵横。其形体象，用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欲作龟之时，灼龟之四足，依四时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是兆象也。五色，兆气也者，就兆中视其色气，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广也者，谓兆之正畔处为兆广。坼，兆畔者，就正墨旁，有奇罅者，为兆畔也。”

《增韵》曰：“凡，弹凡也。凡物员转者，皆曰凡。”《说文》曰：“凡，倾仄而转者，从反仄。”徐曰：“仄者，一面，欹而不可回，故仄而可反为凡。凡可左可右也。”

古哲人将地球与月球比为“弹凡”，绕太阳公转即“员转”。月公转三五而盈为反，三五而缺为仄。反喻得天下，仄喻失天下。地公转冬至至夏至为反，喻得天下；夏至至冬至为仄，喻失天下。“仄者，一面”，言持政者面向富贵。欹同畸，言夺得中央政权。“不可回”，复辟不复古，“故仄”，因此垮了台。“可反为凡”，言能取代老家政的新霸主。家天下转子午东为左，转子午西为右，左右一个周天，即“凡，可左可右也”。

“凡卜筮”是“卜筮凡”的倒语，也就是研究家天下中央的决策者。君是皇上，皇上最信任的人是大夫，皇上的秘书是史，跟随皇上，用蓍龟预测吉凶的官是卜人。皇上加上后三公，组成了领导核心，是决策中枢。

“君占体”，即解剖皇上。“体，兆象也”，兆象同君，亦即“尊者”。“周公卜武王，占之曰体”，说明体是皇上。体是生理学名词，义同象。思想领域，王道生之子体王道，霸道生之子体霸道，亡道生之子体亡道。乾卦文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即言王道生子象王道。

乾卦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天与上言亡道，地与下言霸道。皇上施政，有亲上亲下的倾向。“占体”即了解皇上亲谁。亲地亲下为“象吉”，亲天亲上为“象凶”。象吉，为汤武所生；象凶，为桀纣所生。汤武生体汤武，桀纣生体桀纣，即“体”。

疏云：“体兆象也者，谓金木水火土五种之兆。言体言象者，谓兆之墨，纵

横其形，体象以金木水火土也。”“谓金木水火土五种之兆”，言皇上的五种思想。“体象金木水火土也”，言五种思想所产生的五种施政。以，用也，言施政。水、土、木，是有霸道思想的皇上，亲地亲下，行水、木、土政。火、金，是有亡道思想的皇上，亲天亲上，行金火政。

“灼龟之四足”，即用蓍龟来考查皇上的居位。子午东，立春为水兆；行水政。立夏为木兆，行木政。居中央土为土兆，行土政。子午西，立秋为火兆，行火政。立冬为金兆，行金政。“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和家政不合作的人民是“背者”，为背者打抱不平是“向足者”。足言人民，同情背者和向足者，是正直的皇上，即“直上”“直下”，有霸道思想，想到人民疾苦，是木兆和水兆。

“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邪即亡道皇上。“背者”压迫剥削人民的富贵。“向背者”，代表富贵的利益。皇上邪恶，政权急转直下，趋于灭亡，是“下者”。皇上一味加强金革暴力专制，是“邪向下者为金兆”。

“大夫占色”，注曰：“色，兆气也。”《法言·修身》曰：“气也者，适善恶之马也与！”大夫是皇上的亲信，适善适恶起很大的作用。色即北黑、东青、南赤、西白、中黄。黑青黄，怀有人民，是善大夫，赤白靠流血和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是恶大夫，“色有善恶”言此。

“史占墨”。注曰：“墨，兆广也”，“墨有大小。”疏曰：“墨，兆广也者，据兆正衅处为兆。”《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史近皇上，记载皇上的指示，起草文件，“掌官书”，是笔杆子。

成书之物是墨，墨即竹简或布帛上的字。政治领域，墨即政令。广即政令的覆盖面。覆盖人民是墨大，只覆盖富贵是墨小，此即“墨有大小”。墨大是正兆，墨小是衅兆。衅兆，政令和人民不挂钩。

“卜人占坼。”注曰：“坼，兆𡗗也。”“坼有微明。”家政信迷信，设置卜官预测吉凶。坼同拆，拆即分析时局。分析作出判断，即“坼，兆𡗗也”。《正韵》曰：“𡗗同衅，隙罅也。”时局是整体，从整体找出裂缝，喻找到预测的答案。预测正确是“坼明”，错误是“坼微”，此即“坼有微明”。微，幽也，不明。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和部下，母亲商量之后，“犹与未定”，最后“卜之龟，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天子也。’”

卜人是代王身边的人，明白代王之为人，加上宋忠对时局的正确分析，便得出“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的卜占结论。大横是大黄，大黄是土兆。代王忠厚，卜人预测能居土位，为社会兴利。庚是西方，指刘邦建立的家政。“庚庚”，代王会继承刘邦。“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引用史例，代王继位子承父，如同夏启代替了禹王的皇位一样。

这位卜人是明坼者，占辞信手拈来。统治者讲迷信，如果卜人不打“龟”旗号，将占辞当成己见，代王不一定信。披上龟皮，代王便不怀疑了。哲人披龟

皮，实出无奈。

《礼·玉藻》曰：“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前文注“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则逢吉。”定的古文是正。正即一正。《说文》曰：“定，安也。”《溢法》曰：“大虑静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君、史、卜人都能想到人民是“大虑”。大虑在于“静民”“安民”。清廉不贪是“纯行”，不伤害人民是“不爽”。施政公正是“法古”。心怀人民的领导核心，即“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基础安定，政权不乱，即“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则逢吉”。汉朝复兴，一是时局成熟，二是“象吉”。象，文帝。

《春官·卜师》曰：“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凡卜同卜师，即打着算命招牌的哲学家。龟，皇上。上、左、阳，言子午东，行仁政；下、右、阴，言子午西，行暴政。“命龟者”，君主身边的大夫，为龟出谋划策者。卜师是明哲。通过龟之“上下左右阴阳”的思想变化，卜师给大夫出点子，使之趋吉避凶，即“授命龟者”。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三年，刘邦怀疑萧何，鲍生出点子，让萧何的亲属，凡能当兵的，从军上前线，“汉王大说”，消除了凶患。汉十一年，刘邦又起疑心，“拜何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尉。”明尊暗防。召平出点子，让萧何不接受封赐，“悉以家私财左军”，“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化险为夷。汉十二年，刘邦又疑萧何，客又出点子，让萧何“多买田地，贱货以自污”，也就是故意给自己脸上摸黑。何从其计，“上乃大说”，逃出虎口。鲍生，召平，客，皆卜师。出主意给萧何，即“授命龟者”。

第八节 象数

象与数在古哲中，是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自然，社会，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象”。天体星球，恒星，行星，卫星，流星都是象。地球的昼夜交替，春夏秋冬代谢，风雨露雾，都是象。王霸亡三极政权是象，三极基础也是象。社会的治乱安危盛衰存亡也是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象。每人的样子也是象。有象就有数，数存象中。自然有数，社会也有数。短文不能全论象数，故从略。

这里讨论卜筮中的象数，亦即政治领域的象与数。象与龟义同，指王霸亡三才。分言之，即金木水火土和六律太阳。《春官》中的玉兆、瓦兆、原兆，是亡霸王三象。数即象的行政历程，也就是归藏，连山，周易。数亦称“历数”。

《左传》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职竞由人。’”

注曰：“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故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虽复不从史苏，不能益祸。”“《诗》小雅，言民之有邪恶，非天所降。傅沓面语，背相憎疾，皆人竞所主作，在以讽谏

惠公，有以召此祸也”。

疏曰：“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筮以阴阳奇策之数而告人也。凡是动植飞走之物，物既生讫，而后有其形象。既为形象，而后滋多，滋多而后，始有头数。其意言龟以象而示人，筮以数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从史苏之占，不嫁伯姬于秦，已便不及此祸。尤先君不从卜筮也。韩简之意以为，惠公及祸，自由先君献公废适立庶之败德，不由卜筮。先君之败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祸，可由筮数始生之乎？败德有其象数，龟筮从后而知。因嫁女于秦，见于筮兆，故云史苏是占。纵使当时不从，何能加益此祸？明祸败既定，龟筮知之，从之不能损，不从不能益也。象生而后有数，是数因象而生也。若易之卦象，则因数而生，故先揲蓍而后得卦，是象从数生也。上云龟象筮数，下直言数不言象者。上总论卜筮，故龟筮并言。当时唯筮伯姬，故下直举数耳。”

“及惠公在秦”，即晋惠公当了俘虏，他不知咎由自取，将责任推给献公嫁伯姬，说是“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矣”，即不会被俘。韩简打上卜筮象数的幌子，隐晦批评了惠公和他的老子献公。说他当俘虏，根子在献公，倒行逆施在自己。被俘由自己一手造成。

王霸亡三才取得君主的地位，都是“龟”，各有其外貌，是“象”。此即“龟，象也”。“物生”，上台掌权。新主子上台，即“物生而后有象”。亮了象，行施自己的一套政令，即“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滋即繁殖，喻扩大象的影响。扩大多远，时间多久，即“滋而后有数”。颁布的政令是术数，经历时间是象数。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之占，勿从何益”。先君之败德，指献公嫁伯姬于秦。“可数”即苛数，指惠公的无信施政。嫁伯姬不会累及惠公施政，即“及可数乎”？《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

用《易》求筮，先决定卦。归妹同嫁妹。有了卦，再去求爻。䷵之䷥，说明爻在上六。“士刳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实也”，指上六无应无承，孤立而动，缓解不了与秦国的矛盾，此即“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无相即无所补益，史苏之占，即指此事。

史苏的预测，献公不听。但嫁伯姬不会增加惠公的谬误，此即“勿从何益”？益，增加。韩简指明，嫁伯姬失德，不会增加惠公的失德，废适立庶，惠公自身失德，才是吃败仗被俘的原因。惠公取咎，指下列事实：

《左传》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糴于秦。秦伯问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问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平郑之子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携是携二之省，言人民与政权离心离德。

《左传》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

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谁恤之？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讎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杜注曰：“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许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败秦施，为怨已深，虽与之糴，如无皮而施毛。傅音附。”疏曰：“《晋语》云：‘秦饥，惠公命输之粟。虢射请勿与，庆郑请与之。’公曰：‘非郑之所知也。’遂不与。秦侵晋，至于韩。公谓庆郑曰：‘寇深矣，奈何？’庆郑曰：‘非郑之所知也，君其讯射也。’”

惠公昏庸，导致其凶败。韩简拐弯抹角，指出惠公咎由自取。当俘虏是多行不义的结局，不应怨怪他的老子。

注云：“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新君主上台执政，是“龟以象示”。执政之后，发号施令，也就揭示了象的思想灵魂。施政体现了政治水平。政治水平又揭示了何家的继承人，此即“筮以数告”。象决定了数，数表明了象，此即“象数相因而生”。

《系上》曰：“极数知来之谓占。”亡道的归藏，霸道的连山，王道的周易是“极数”。归藏必将步入致梦，连山进入觊梦，周易大化为一为咸陟，此即“知来”。以此类推，归藏数多行不义，必将自毙；连山数能关照多数，拨乱反正，转凶为安；周易数，将建成大化归一的大同社会，这就是占，占同结论。上面庆郑的结论，如果披上卜筮外衣，即占辞。

“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故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虽复不从史苏，不能益祸”。卜人的占辞，能预测将来之吉与凶。但是占辞不能改变亡道之愚顽，即“不能变吉凶”。吉凶言代表富贵的亡道象。庆郑的正确主张，惠公听不进，虢射的谬误主张正中下怀，此即说明“不能变吉凶”。献公败德，宠骊姬，杀太子，是“象生数”，说明献公是玉兆之象，他不能不走归藏之路，此即“非筮数所生”。由献公推及惠公，惠公行不义之数，走上自毙之路。

民下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职竞由人”。下民之孽，行归藏术。之，行也；孽，崇尚寄生。“匪降自天”，言不由王道造成。（天，太阳王者。）是亡道自作孽造成，即注文“言民之有邪恶，匪天所降”。“傅沓，面语，背相憎疾，皆竞所主作，因以讽谏惠公，有以召此祸也”。

《广韵》曰：“傅，众也。”沓，合也。水平低下者组成核心，狼狈为奸，即“傅沓”。背后互相憎恶，即“背憎”。《增韵》曰：“职，掌也。”《释言》曰：“竞，逐，疆也。”亡道掌权，竞逐逞能，“以为天下莫己若”，即“职竞”。用权一意孤行，不采纳他人意见是“由人”。

疏云：“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筮以阴阳奇策之数而告人也。”研究君主，或君主的幕后操纵者，是“卜之用龟”。得出初步征兆，是“灼以出兆”。兆即玉兆、瓦兆、原兆。三兆以五行分之，火金为玉兆，水土为瓦兆，木为原兆，此即“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龟上台后，已经行命，也就表明了他的数，此即“筮之用

蓍，揲以为卦，是筮以阴阳奇策之数而告人也”。子午东为阳为奇，子午西为阴为策。阳奇利国利民，阴策祸国殃民。牛马对待人民而鞭策驱使，即“策”。

“凡是动植飞走之物，物既生讫，而后有其形象。既为形象，而后滋多。滋多而后，始有头数，其意言龟以象而示人”。《易》喻亡道统治者为“草木”“鸟兽”，即“动植飞走之物”。父传子，立为太子，有了太子个性，即“物既生讫，而后有其形象”。《字汇》曰：“讫，尽也”，“尽，明也。”秦始皇的儿子扶苏立为太子，人称贤，即“物既生讫”，贤是扶苏的“形象”。

一朝天子一朝臣，接了班，扶殖亲信，组成新的领导核心，由一个人变为多人，即“而后滋多”。领导核心形成，决定了政令，表明了新班底的术数，即“滋多而后，始有头数”。头，龟君主；数，术数政令。“筮以数而告人”，即领导核心的施政，表明了核心的有能与无能。

总起来讲，《周易》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时事。每一个时事，有构成时事的统领人物。这统领人物是“象”。《系下》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言乎此。如乾卦的象是王道军师，坤卦的象是亡道君主。每一个时事，政治家居于不同之位，实施自己的政令，此即“数”。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数，都表明了三才应时适变的术数。

卜的任务，在于了解政治家是王霸亡那家的象；筮的任务，在于了解政策法令是王霸亡那家的数。行命者言行是否一致。“象生而后有数，是数因象而生也”。新领导上台是“象生”。象行施自己的政令，是“而后有数”。数的炮制者是象，是“数因象而生也”。这就是象和数的关系，象是母，数是子，有其母而有其子。

有了象的材料先研究象，是先卜。以象来推算其数。有了数的材料，先研究数，以数来推算其象。《系上》曰：“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即指研究象和研究数。未上台是象，故曰“居”。上了台发号施令是占，占同数，故曰“动”。施政有其指归，能否实现，揭示了持政者的预见水平，故为“占”。惠公当俘虏后，象数材料具备，韩简为其作结论，也就不需要推断。

《书·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卜筮的任务，在于“知人”。知人是王者必须具备的本领。提拔有本领而又廉洁奉公者持政，是“能官人”，否则不能官人。

王者为民尽义务，求得治理，是“义理”。亡者不尽义务，玩权术统治，是“象数”。象数达不到治理的目的，王者不崇尚。

第四十一章 五行与十干

第一节 总论

五行与十干是易学中的博大精深的学术。知易必须知五行十干。五行十干源于《周易》，后代的学者，越演越多，掌握起来，难度很大。本章也只作简略论述，提示而已，深入研究，读者自为可也。

《史记·天官书》曰：“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子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索隐曰：“三谓三辰，五谓五星。”

“为天数者”，今语从事政治者，研究文史哲者。“天数”，即三辰之一、二、三。一是太阳喻王道，二是地球喻霸道，三是月球喻亡道。亡道即上文的“三光”。五星即太阳系天体中的水、木、火、土、金五个行星。古哲将五个行星之属性，附丽于地球，地球便成了五星的统体。春三月的地球称“木星”，夏三月的地球称“火星”，秋三月的地球称“金星”，冬三月的地球称“水星”。北极居地球之中正，随木、火、金、水四时运行，称“土星”。

“日变”是霸道之变。“修德”，即王霸联合取天下，扭转乾坤，夺得中央政权。德，得也，亦即夺权。“月变”是亡道之变。“省刑”，即皇亲国戚用残忍的刑罚持胜坐天下，也就是“三光之占亟用”。家政统治者占权利，占财富，是“三光之占”。侵占无理，用暴力慑服，即“亟用”。“星变”是王道之变。“结和”，言王者复古，实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五族共和制。修德、省刑、结和，是三辰的归宿。

持政者加强基础，是“国君强大”。政权得到人民的支持，国家昌盛，是“有德者昌”。削弱基础，是“国君弱小”，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国家衰败，是“饰诈者亡”。

“太上修德”，行五行之土政；“其次修政”，行木政；“其次修教”，行火政；“其次修禳”，行金政；“正下无之”，政权丧失。开明君主居中央土，关心人民的疾苦，是“修德”。王霸联合，造反建政，夺得中央，是“修政”。霸主复辟，富贵专制，保卫夺到的权利，是“修教”。残暴专制，竭泽而渔，是“修禳”。

攘同攘。攘夺的结果，四海困穷，官逼民反，龙椅被踢翻，是“正下无之”。此乃家政一个朝代之五行史。

“日月晕适云气，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正韵》曰：“晕，日旁气也。”日月晕指开明皇上，有王道思想，是“日旁气”。适，应也。《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师而云名”，即此文之“云风”。云即黄帝，风即后土。云风是家政的随从体，即“天之客气”。客气不能久存。云风利国利民，是王道思想的应用，即“其发现亦有大运”。殷高宗，周宣王是“日月晕适云风”人物。

“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此五者，指王道人物。王道人物随时局之变化而变化，即“其与政事俯仰”。王者俯仰，是家政治乱的符号，此即“最近天人之符”。天，亡道；人，王道。艮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动静同仰俯。时行则仰，时止则俯，随家政之动而动，即“天之感动”。感天之动而动。

“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终、今、粗，言亡道持政者；始、古、精，言王道人物。用三辰纲领，用五行变化去观察王、霸、亡施政，去观察五行运行，就会成为看历史三五皆备，而能统全的天官。

《系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三极五行，综括了王霸亡三极全部的政治活动。大定的“参伍”，专指王霸，未含亡道。《荀子·成相》曰：“听之经，明其请，参伍明谨施赏行。显者必得，隐者复显，民反诚。”

“参伍以变”，指王者施教行政。人群生自自然，未分裂为“一”。一言中心太阳和地球、月球三个天体，即“含三为一”。三个天体是组成生命的元素，太阳是阳气，主生；月球是阴气，主死，地球一身而二任，兼具阴阳气。人的一生，每年经历春、夏、秋、冬和长夏土五行。太阳、地球、月球三天体，太阳为主，故为大“参”。人群善生善死，故为大“伍”。王者行文和施政，用大参大伍去指导人群，即“参伍以变”。参伍以变，即以参伍变。

“错综其数”，错言对立，综言存在于同一个体中。春生秋杀是错，夏暑冬寒是错。东西是错，南北是错。人的一生，生养长壮，老衰病死是错。农工商学是错。错数相异，存在于同一中，便成了综数。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事物相错，是现实存在，如何治理相错的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即“通其变”。王道居中用综，使相错的事物并行而不相悖，遂成了“地之文”。地之文即北极中数。亡道居偏，用错治错，春秋对立，寒暑对立，便构成了四分五裂的分数。五行是十干的综数，十干是五行的错数。一与六综成水，二与七综成火，三与八综成木，四与九综成金，五与十综成土。水火对立，木金对立，土居中央，四面受敌，乱哄哄，遂成了“天之文”。天之文，即家天下的矛盾对抗。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以三极论，王道数“一”，霸道数“二”，亡道数“三”。以五行论，王者宣传文化，霸主谋反，其数为“一六”，时居冬至。王霸联合，武装起义，其数为“三八”，时居春分。霸主复辟，小人专政，其数

为“二七”，时居夏至。开明君主执政，做些利国利民的事，其数是“五十”。豺狼当道，祸国殃民，使政权基础两败俱伤，其数为“九四”。

“极其数”，便可以用数反映统治者的形象。黄帝尧舜是王道之象，汤武是霸道之象，桀纣是亡道之象。此乃三极一二三之象。太皞是“三八”之木象，炎帝是“二七”之火象，黄帝是“五十”之土象，少皞是“四九”之金象，共工是“一六”之水象。此乃五行木火土金水之象。以数知象，以象明数，是知三五者。

义理象数，内涵如上，隐得极深，一般的学者不能寻根究底，故曰“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因此之故，《系上》曰：“故君之道鲜矣。”君子之道，即君子之人。鲜，少数。

“参伍明谨施赏刑”，指王道之赏罚。家政杜绝言路，迷夺民思。王政提倡“言者无罪”，说了有利于社会的话得赏，即“显者必得”。暂时不敢说话，看见说了真话者不受罚，也说实话，是“隐者复显”。说真话成风，人将恢复忠诚，即“民反诚”。反，复也。

第二节 《系上》五行十干论述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注曰：“五，奇也。”疏曰：“谓一三五七九也。”“地数五”，注曰：“五，偶也。”疏曰：“谓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曰：“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疏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

“天数二十有五”，注曰：“五奇合为二十五。”疏曰：“总合五奇之数。”“地数三十”，注曰：“五偶合为三十。”疏曰：“总合五偶之数也。”“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注曰：“变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注曰：“易以极数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举天地之数也。”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水火木金土即“五位”，五位同五行。五行言处于不同时期的行政者。“相得”，志同道合。

天数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的加数。

地数三十：二四六八十的加数。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二十五和三十的加数。

成变化而行鬼神：指王霸亡三极政治家的归宿。霸道“成变”，王道“成化”，亡道“行鬼神”。

王霸联合取天下，改朝换代，扭转乾坤是“成变”。霸主推倒桀纣，自己黄袍加身，便到达革命的终点，五行在火，其数二七。霸主禅让，王者掌权，复古建成大同社会，是“成化”。成化即恒象之“天下化成”。天下化成是王者的归宿，五行在土，其数五十。霸主复辟，传子持政，使政权走向灭亡，是“行鬼神”。鬼同归，被新霸主踢翻，是“鬼神”。自取灭亡是“行鬼神”，五行在金，其数四九。

天一至地十，也就是十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是天三，乙是地八，居东治春。丙是天七，丁是地二，居南治夏。戊是天五，己是地十，居中央治长夏。庚是天九，辛是地四，居西治秋。壬是天一，癸是地六，居北治冬。甲乙同木，丙丁同火，戊己同土，庚辛同金，壬癸同水。《史记·天官书》论述较详。

甲天三称“太皞”，乙地八称“句芒”。丙天七称“祝融”，地丁二称“炎帝”。戊天五称“黄帝”，己地十称“后土”。庚天九称“蓐收”，辛地四称“少皞”。壬天一称“颛顼”，癸地六称“玄冥”。《礼·月令》有论述，请阅。

《说文》曰：“十，数之具也。横为东西，竖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具矣。数生于一，成于十。”《淮南子·坠形训》曰：“日数十。”许慎注曰：“十，从甲至癸也。”《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杜注曰：“甲至癸。”《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疏曰：“斗建从甲至癸十者，谓之十日。”《左传》昭公五年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日，亦当十位。”

天一至地十，甲至癸十个数，古哲称“十日”“十干”“十母”“十时”“十位”。日、干、母、时、位等，都揭示了十数的一个侧面。“日”是地球之自称，凡太阳系天体皆称日。“干”言政治家之追求。《尔雅·释言》曰“干，求也”言此。“母”言十数是生育数，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时”言春夏秋冬。“位”言不同时期的施政者。

第三节 五行源于地球公转周天

我们的祖先在夏时便认识了太阳系天体，但和家天下认识相矛盾，不能公诸于世，将日心地行学说隐了起来，并应用于人文学，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学说。这个学说，以太阳喻王道，以地球喻霸道，以月球喻亡道，组成三极、三纲、三统、三光、三才、三人、三辰，三极之道，简称“三”。地球公转周天一匝，经历春夏秋冬四时，加上持平的北极，构成了五行、五色、五音、五味、五星、五官等等，简称“五”。为了醒目，现作《地球公转五行图》（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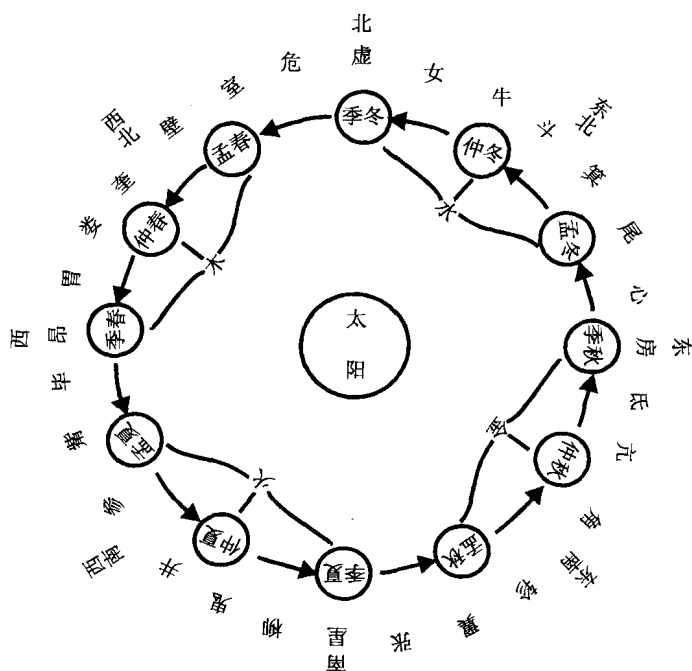
《礼·礼运》曰：“播五行于四时。”地球的北极是土，土居于春夏秋冬四时，故曰“播五行于四时”。上图取自《礼·月令》，今引述如下。文后的数字，是《十三经》页码。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一三五二

“仲春之月，日在奎。”一三六一

“季春之月，日在胃。”一三六三

“孟夏之月，日在毕。”一三六四



“仲夏之月，日
在东井。”一三六九
“季夏之月，日
在柳。”一三七零
“中央土。”一三
七一
“孟秋之月，日
在翼。”一三七二
“种秋之月，日
在角。”一三七二
“季秋之月，日
在房。”一三七九
“孟冬之月，日
在尾。”一三八零
“仲冬之月，日
在斗。”一三八二
“季冬之月，日
在婺女。”一三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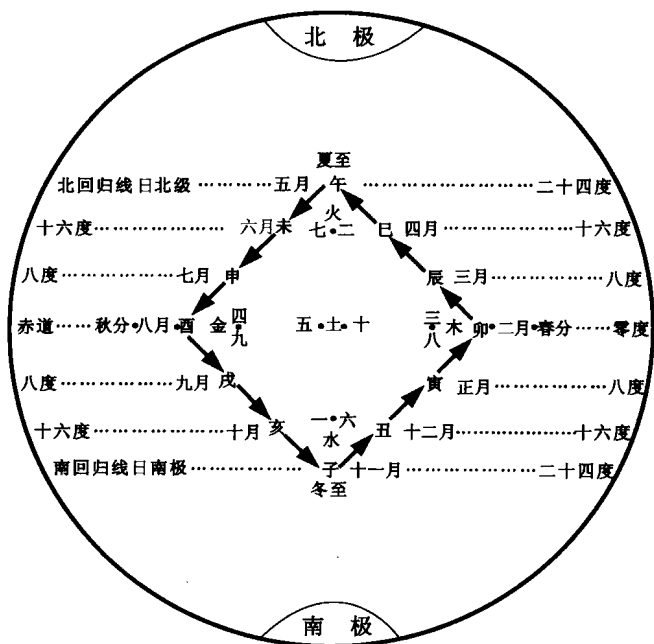
日即地球，在即所旅居之宿。上图可见，地球公转轨道，和现在的天文相同。《文心雕龙·谐隐》曰：“而君子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

地球称日，也是“谜语”。其法是“回互其辞”。太阳是“日”，日是太阳系天体的大统辞。凡属大统辞，可指分子，可指部分，可指全体。“中国人”是大统辞，有指分子，指部分，指整体的功能。日指地球，也属于这种情形。处昼的地球称“白日”，月球称“日月”。皆属回互其辞。“昏”言家政统治者，“迷”，使其不能理解。“体目文字”，即行文的回互变化。“图象品物”，即用文字说明图象，但不用图象。上面的《大地公转五行图》，作者撰书时用过，草稿完成即销毁。读者不深入研究，便是“谜语”隐书。

角、亢、氏、房、心、尾、箕，是东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是北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是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是南方七宿。二十八宿，亦称二十八舍。二十八宿舍，是天文学家给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安排的旅途居住处。“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意即正月的地球住了营室宿。

地球公转一周天，也就是在二十八宿旅居一次，时间是一年。一年的时间，地球升降黄道面一次。由冬至俯至夏至，由夏至仰至冬至，周天一年，经历春夏秋冬四时，也就是经历了五行全程。为了便于理解，现作《大地升降五行图》以示（见下页）。

《系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韩康伯注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



以之成，斯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大衍”即“一”，也称“大壹”，也就是“大极”。“数”，术也，言施政。“五十”即上图的中央土位，数在零度赤道。“大衍之数五十”，即王者建政于太阳大衍大极位，施政用零度赤道温气。大壹为无，赤道为零，不允许人群分裂为朱门寒门。《大雅·抑》“温温恭人，维德之

基”，义同“大衍之数五十”。恭人，与民同心同德之人，即“大衍”。“温温”居赤道。“维德之基”，言施政之基础。

“其用四十有九”，即家政一个朝代俯仰于黄道面四十九度，不用零度赤道。四十九度是南北纬各二十四度加赤道一度的总数。由冬至至冬至，俯仰四十九度一次，也就是大地公转了一个周天，喻家政一个朝代。

“演天地之数”，即实行家天下治理和公天下治理。“所赖者五十也”，都离不开曾经存在过的天下为公的五十施政。赖五十者存，悖五十者亡。家天下不承认大衍实施过的五十行政，以演“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为正常，即“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承认太阳的地位，不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传统，不承认王道人物的作用，即“则其一不用也”。

“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大极也”。不承认大同思想，不承认五十施政，但实际在用，实际作为数，此即“不用而用”“非数而数”。霸主取天下，王者运筹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获得变化代兴的胜利，此即“以之通”。家政持胜坐天下，由南离至西兑，为社会办几件好事和成功的事，同样受王者的指挥，此即“以之成”。这就是说，家政一个朝代，取天下与坐稳天下的原动力，仍然是王者，此即“斯易之大极也”。

“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数之极”，指霸道和亡道的归宿。霸道的“数之极”，是南回归线二七火，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和皇亲国戚能成为超人富贵，便达到目的地。亡道的“数之极”，是北回归线一六水，也就是说，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成为超超人，这只是南柯梦，极数就是一败涂地。

孔颖达疏《书·洪范》“五行”，取用大地升降四十九度之理论，现引用如下：

阳也就是东西南北中英杰的和合，此即“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阳已生，故五为土数”。

“又，万物之本，有生于无者，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这里指明，事物的出生、发展、成形，皆为由微至多的渐变过程。冬至至夏至，中经春分，时间是半年；夏至至冬至，中经秋分，时间也是半年。子午以东取天下，谋反至夺得龙椅，是个渐变的过程。子午以西坐天下，从荣华富贵到乞丐，也是个渐变的过程。由无生有，由微渐著，由著渐微，至树倒猢狲散，便走完四十有九的全程，成了黄土高垄。

十干的成数，是十干生数的智囊，生数与之志同道合，故合成金木水火土。成数六、七、八、九、十，都含五，也就是说成数的目标是五十中央土。

居冬至日南极水位者，喻为江海，是地下水，指广大的贫苦人民，称“寒门”。居夏至日北极火位者，喻为云，是天上的水。需大象“云上于天”言此。云指少数富贵，称“朱门”。朱门福深祷福，火上烧油，大刮地皮，造成寒门铤而走险，造反夺权。经春分至夏至血战，取而代之，寒门成了朱门，“云之君兮纷纷落下来”，朱门成了寒门。䷾既济与䷿未济两卦，即表明火水交替更迭史。《红楼梦》贾雨村的荣辱履历，是家天下一个朝代的缩影。

北坎水与南离火是经，经言政治家始终经过之地。东震木与西兑金是纬，纬言政治家由始至终，走完经路所实施的政策和策略。经纬以织布喻取天下和坐天下。子午以东之纬是正义战争，子午以西之纬是暴力专制。正义战争的指挥中心是王者，是乾卦表明的时事，暴力专制的指挥是家政皇上，是坤卦表明的时事。《书·仲虺之诰》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言用木用金之谓也。

第四节 对《月令》的简略注解

《礼·月令》将王霸亡三极施政，“含三为一”，综合于一起，按月论其施政，故称月令。《月令》的主题，仍是论述三五。内容复杂，本节只就“孟春之月”作些探讨。

1.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2.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3. “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蕤，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4.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5.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仑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仑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6.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
7. “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8.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9.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10.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母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11.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12.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飏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1. “昏参中，旦尾中”，言应时适变之正误。昏为亡道，旦为王霸，以日晷仪十二子言之，参星于时为秋。造反者占据一片地区，行秋令享福为“昏中”。尾星于时为春，造反者尾随敌人之后，如同尾巴，和敌人周旋。11之“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戎兵不起，不可从我始”，此即“旦尾中”。“称兵”暴露武装力量，“戎兵不起”，即同人九三的“伏戎于莽”。“不可从我始”，尾随应战。

王弼《明卦》曰：“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应变者也。”月分是卦是时，政治家应时变化，昏者蹈凶，旦者得吉。《月令》有取天下之昏旦，有坐天下之昏旦。有从富贵营垒中苦海慈航而叛逃的旦人，也有大众中趋炎附势的昏人，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2.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言十干。甲同太皞，乙同句芒。孟春正月，三阳开泰，故太皞之数三，句芒之数八。王霸亡三极英雄凝聚于一起，故为“三”。三是社会的大一数。八同八卦，也是全数，喻王道军师。“句”是字的集结体，“芒”是亡的复字，指落草亡命徒。军师是凝结三阳亡命徒的主体，故曰“句芒”。孟春仲春季春组成木，木即树立的新政权。

3. “其虫鳞，其音角”，“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这里论及了五行之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藏等，有的出自他书。现列表如下：

季节	五虫	五音	五数	五味	五臭	五畜
春木	鳞	角	八	酸	腥	犬
夏火	羽	徵	七	苦	朽	鸡
中央土	倮	宫	五	甘	香	牛
秋金	毛	商	九	辛	膻	羊
冬水	介	羽	六	咸	焦	彘

季节	五色	五谷	五藏	五星	五常	五方
春木	青苍	禾	肝	岁星	仁	东
夏火	赤朱	菽	心	荧惑星	礼	南
中央土	黄	稷	脾	镇星	信	中
秋金	白	麦	肺	太白星	义	西
冬水	黑玄	麻	肾	辰星	智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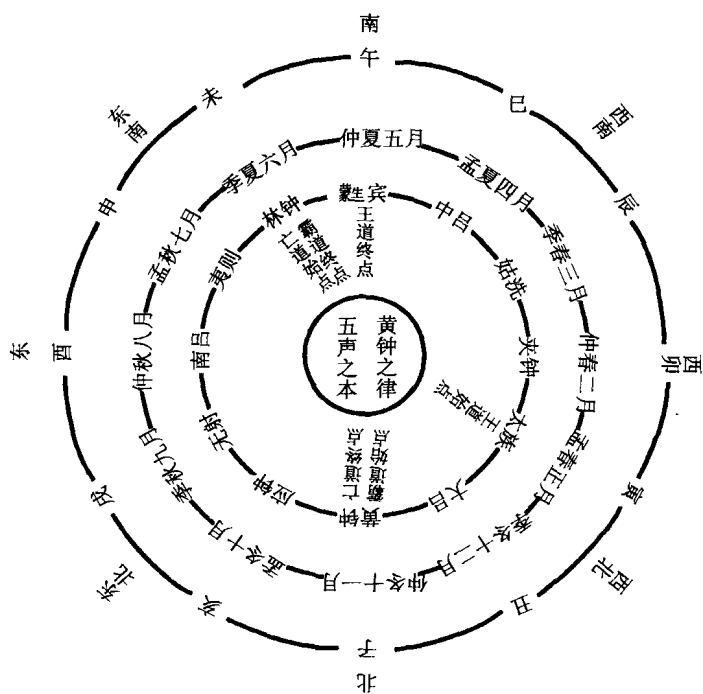
上面金木水火土所统属的五色、五音、五味等等，都表达三极政治家各自施政的侧面，包含古代哲学的认识论在内，在下一节讨论。

“律中大族”等十二律吕，借乐典的旋律来揭示王霸亡三极政治家的出发处和归宿所；揭示家天下一个朝代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之荣辱转易。十二律吕，内涵丰富，现引《前汉·律历志》文与《月令》对照阅读。

“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大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无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有三统之义焉”。详见《十二律吕图》。

《律历志》又曰：“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为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天，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

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洁也，言阳气洗物，辜洁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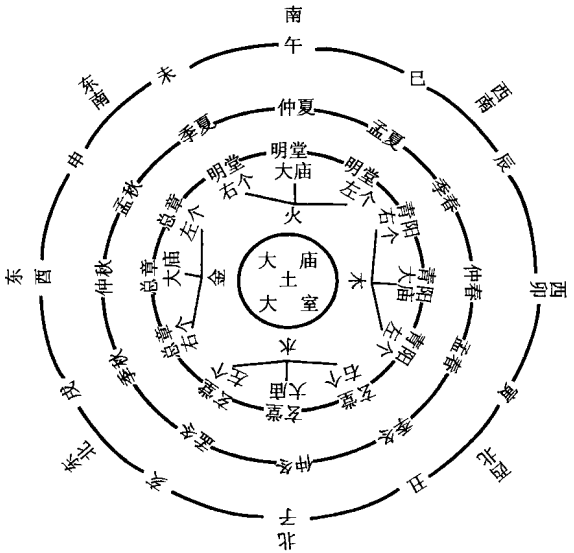
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钟，林，君也，言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则，则，法也，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吕，南，任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闾种也；位于亥，在十月。”

“五声之本，黄钟之律”，是太阳系的本原太阳，亦称“六律”。十一月冬至子，是霸主唱始发祥地，六月未，是霸主的归宿所。“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霸主质变为亡道，也在六月林钟。六月未至冬至子，是亡道坐天下的历史时期，一代不如一代而灭亡。王道的出发地是太族寅，归宿地是夏至一阴生，使政权复古回归太阳位，建成大同社会。王道寄寓于霸道，霸主在南午叛变复辟，对王道而言，为败为失。

“有三统之义焉”即言三极政治家的起始点。《律历志》又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棼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霸道施恩于社会，是“天施”，亡道使社会倒退，自己垮台，是“地化”。王道是大同社会的延续，为“人事之纪”。

4.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这是孟春的时局气候。民心思反，中央失控，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即鳞，喻霸道，獭喻亡道，是吃鱼的兽。獭背叛了家政，崇拜鱼，即“獭祭鱼”，如《水浒传》的柴进。鸿雁喻王道。鸿雁、鱼、獭即“三阳”。“鱼上冰”，上，乘也，冰，老家政。

5. “天子居青阳左个”等十三居，义同五行方位。木为“青阳”，火为“明堂”，中央土为“大庙大室”，金为“总章”，水为“玄堂”。“个”是偏室，“大庙”是正室。二月仲春，五月仲夏，八月仲秋，十一月仲冬，四仲是周行体的中体，“大庙大室”，喻地球的中体北极和黄道面的赤道中线。中体皆有统的作用，四仲统八个，大庙大室中心体统四仲。太阳大中统太阳系全体行星和卫星。现作《五行居室图》以示：



“乘鸾路，驾仑龙”，隐指对霸主的指挥。《正韵》曰：“鸾，神鸟也，赤神之精，凤凰之佐，鸡身赤毛，色备五采，鸣中五音，出女床山。”仑龙即青龙，也称八尺马。“食麦与羊”，同“其臭膻”，矛头指向西金，消食其力量。“其器疏以达”，言霸主仑龙，小事粗疏，大事通泰。

6与8为家政安排的节礼。“盛德在木”，指时局大气候。“盛德”同王和旺。“盛德在木”，即木王，木握有时局的制主权。

7.“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至“毋失经济，以初为常”，指解放地区救济贫困，解民倒悬的施政。“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言王道，日月即月，言亡道老富贵，星辰言霸道，凡解放区的人都有出路，即“下及兆民”“以初为常”。初言大同公心社会。对老富贵的不服和顽抗，不予宽恕，即“宿离不贷”。

9.“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一段，指孟春的形势和革命者的任务。桀纣溃退，是“天气下降”。汤武势力扩大是“地气上腾”。田舍、田事，皆指战争。占领了地区，封疆治理，任命王霸人物管理，即“先定准直”。清官上台，人民信任，即“农乃不惑”。要求官员以身作则，即“躬亲之”。

10.“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以修祭典”一段，指培育官员的管理才能和保护大自然，古哲将政府的形而上官员喻击鼓者，随鼓的节奏而跳跃的形而下官员喻跳舞者。《系上》“鼓之舞之以尽神”言此。“乐正”即官员。

11.“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弱小的武装和强敌正面作战是“称兵”。尾随强敌之后，防御应战，是“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纪”，即天时，地利，人和。不和大自然天时对抗，是“毋变天之道”。发展生产，因地制宜，不违反自然地理，是“毋绝地之理”。继承公天下传统，官民水乳交融，是“毋乱人之纪”。人纪即三统的王道施政。

12.“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三失，言违时施政。“行夏令”，即提前建立新政权。革卦彖曰：“巳日乃孚”，革命者经过中原决战，由弱变强，胜利已成定局，行夏令的时机成熟。未经卯辰巳血战，时不成熟，也就是“雨水不时”。革命者初创的政权是“草木”。“早落”，被老家政消灭。革命被镇压，老家政加强专制，行白色恐怖，即“国时有恐”。孟春行夏令，言革命者失之过早。

“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飚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革命者争得一片土地，便实行强龙地头蛇割据，以盘剥为快，即“行秋令”。行秋令不能统一华夏，不能救民出水火，故以“飚风暴雨”、“藜莠蓬蒿”譬之。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都是行秋令的产物。孟春行秋令，言革命者失之于半途而废。

“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时已孟春，三阳开泰，改革者困守严冬，失掉时机，是“行冬令”。“水潦”“雪霜大”皆指不称职的变革首领。《正韵》曰“潦音劳”，也写成滂。《说卦》曰“劳乎坎”，劳言普通的劳动者。普通劳人做首领，即“水潦”。《元命包》曰：“阴凝为霜。”《埤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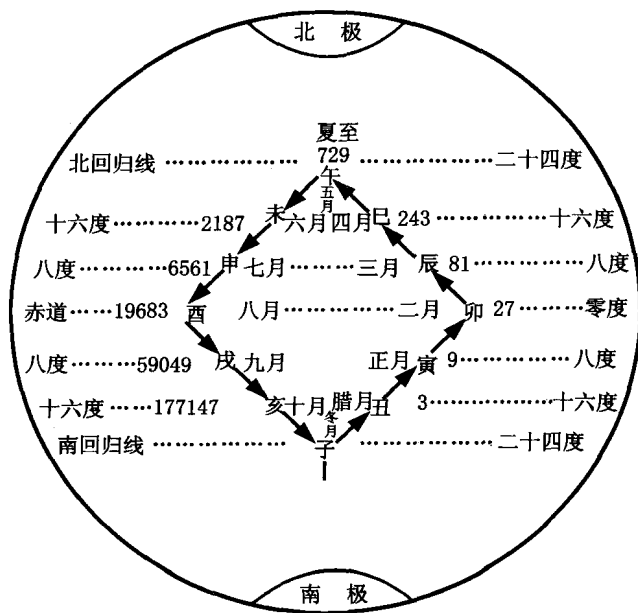
“雪，阴之成数。”《说文》曰：“摯，握持也。”雪霜的本质是阴物亡道。《水浒传》的王伦是“水潦”“雪霜大”，排斥真正的革命者，即“首种不入”。

“首种”即黄钟，指家政一个朝代的创始人。《律历志》曰：“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心怀东西南北中，是“中之色”，有居大庙大室的雄才大志，是“君之服”。服言居土之人。乾卦九二“君之德”同此。行冬令，变革者失之过迟，跟不上形势。

《律历志》又曰：“故阳气始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黄泉即十一月冬至，喻饥寒交困的人民。黄钟首种，种于此时。此即“阳气始种于黄泉”。阳气、黄钟、首种，都言家政创始人。“孳萌万物”，即发展革命队伍。孳萌万物，孳萌至六月未时，摇身一变，由霸变亡，由一变--，成了皇亲国戚的元首，即“为六气元也”。六气即䷊卦，元即富贵的头目皇上。

“孳萌万物”，言家政一朝，转十二辰发展起来的人马。黄钟霸主是种子元始。《律历志》曰：“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种子于，化生万物者也。”

冬至黄泉，黄钟是平民百姓，故为“0”，零同一。由子经卯至午取了天下，人马只有七百二十九，如果复古，七百二十九，政治管理也够用也。食皇粮者少，人民承受轻。由午至亥，亡道坐天下，食皇粮者众。人民承受不了。“四海困穷”，便掀起扫皇大运动。现作《黄钟积实图》以示：



第五节 五色五音五味是家天下制

《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争夺难得之货，皆指乾坤走马灯转易史。家政制度是导致人群盲、聋、爽、狂、行妨的根源。五色、五音、五味，是人群相生相克，矛盾对抗，相互转化，新旧更迭的动乱史，是通过人的目视、耳闻、口尝，可以获得的知识。

五行转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庄子·徐无鬼》曰：“天下非有公是也，天下皆尧也可乎？”天下非有公是，谁是谁非，真理何在？人群所居的地位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两样。对社会来讲，政权长生久视，人民安居乐业是“公是”，反此之施政与思想方法是盲、聋、爽、狂、行妨。盲聋的实质是“私邪”。

《说文》曰：“盲，目无牟子。”《韵会》曰：“牟音谋。”家政是“— —”体，没有中心君子大人，即“无牟子”。《释名》曰：“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民众是茫茫，《红楼梦》“茫茫大士”义取此。盲喻持政者目无民众。《礼·月令》曰：仲秋之月“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指明家政变盲的时间。仲秋与日入同位，由日入至夜半，是盲人骑瞎马的历史时期。鸿雁喻独裁君主，“来”言持政。玄鸟喻王者。坤卦六四“天地闭，贤人隐”，即“玄鸟归”。群鸟即地四天九，亦即暴君污吏，自我走入绝路，即“养羞”。羞即羞辱凶败，命同桀纣。

《说文》曰：“聋，无闻也。”持政者不听人民的呼声是聋是无闻。《淮南子·泰族》曰：“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暗者不言，聋者不闻。既暗且聋，人道不通。”耳形具，目形存，对人民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不说与民同心之话，不听人民褒贬之声，即“既聋且暗”。“人道不通”即“不通人道”。人道，天下为公传统。人道不通，言家政不学人文。《泰族》又曰：“故不学之与学也，犹暗聋之比于人也。”王者之人，不暗不聋，有人道学问，亡道之人，既聋且暗，不学人道学问。牛马聋聩，不知深味；井蛙自大，不知东海。不学与学，关系社会，也关系为政者自己。

王弼注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性，性命，自然，皆指大同人道。《说卦》曰：“兑为口。”兑口即“金”。金的功用是治理，惩治祸国殃民者。家政自身，祸国殃民，“伤自然”专政人民，失掉金的本能，故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尔雅·释言》曰：“爽，差也，忒也”，也指倒行逆施。

驰是马也之复，即马，同上文鸿雁。《玉篇》曰“驰，天子道也”言此。“骋”言其独断专横，一意孤行。《庄子·天地》曰：“时骋而要其宿，小大长短修远。”郭注曰：“皆恣而任之，会其所极而已。”时骋同驰骋。驰与时即“小大”。小大即富贵小人的人物皇上。要，追求。宿，小大的归宿。宿同远，永

远万世享荣华受富贵当超人。“长短”，言其施政短命。“修远”，言其梦想万世。秦始皇是“长短修远”的典型。“驰骋”是家政子午以西坐天下的通称。

“畋猎”，指子午以东取天下。《正韵》曰：“畋音田。”畋与田同。《说文》曰：“田，陈也，树谷曰田。”《系上》曰：“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陈即阵营，树谷者成立了造反营垒，即“陈也”。古哲将子午东造反者发展自己的势力喻为农人播种，播种通过战争，故田即战争。乾卦九二“见龙在田”言此。老家政是鸟兽，消灭老家政势力，故为“猎”。《广雅》曰：“田，取兽也。”取缔桀纣的行命权即“畋猎”。

《集韵》曰：“狂，躁也；音诳，惑也。”子午以东取天下，不用王者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是躁狂；子午以西坐天下，不听从王者忠谏，是惑狂。躁狂，畋猎失正；惑狂，驰骋无中，皆不能成功。《广韵》曰：“狂，病也。”取天下与坐天下，施政谬误是病。

《老子》七十一章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洞知家政，是“知不知”。“不知”言家政。“知不知”是上知，故曰“上”。亡道是不知者，不理解王道上知，即“不知知，病”。病即矛盾，对抗，转易。人类只有治了病，才能健康，此即“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通过学习王道文化，明白了天地大全，医治了谋虚逐妄的病心，成为健康者，此即“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是日正之复，言天下为公。社会实行天下为公制，便能治愈狂病，此即“是以不病”。是以不病，即用是不病。

《尔雅·释鸟》曰：“狂，茅鷃，怪鷃，臬鷃。”三鷃指子午东的畋猎者。茅是草与矛之复，言落草造反者。鷃是氏之繁字。《说文》曰：“氏，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至言理想，著一言坚持的信仰。地，立脚处。相信单纯的武力抗衡，可以改天换地，是“茅鷃”。茅鷃同暴虎冯河。造反者占据一个山头，就过起腐朽生活，相信能长久，是“怪鷃”。古哲将富贵喻为怪物异端。造反者先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一点胜利，反转来又祸害人民，是“臬鷃”。三鷃造反，脱离人民，不会成功，故为“狂”。

《释鸟》又曰：“狂，𪔐鸟。”郭注曰：“狂鸟，五色有冠，见《山海经》。”疏曰：“𪔐鸟一名狂，五采之鸟也。案《大荒西经》云：栗之野，有五采之鸟，有冠，名曰狂鸟是也。”五色，五采指家政，冠即皇冠。家天下暂时的巩固太平时期，其时之皇上，得意忘形，腾云驾雾，就是“𪔐鸟”。《说文》曰：“楚人谓寐曰𪔐。”徐曰：“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历史上的汉武乾隆，都是𪔐鸟，都做过狂梦。

“难得之货”包括皇上和稀珍贵重财富。贵位贵财，来之不易，故曰“难得”。中国以货称人，由来已久。《史记·吕不韦列传》云：不韦见了始皇的父亲子楚说：“此，奇货，可居。”此言子楚。奇货，活宝贝。居，利用。可居，言利用起来，可升官发财。《红楼梦》描写的“甄宝玉”，即皇上和皇上占有的大量财富。甄宝玉是社会的“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见三回）。魔王们“宝玉，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见四十六回）。就是不宝人民。二十五回说：

“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争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宝难得之货，即“狂，寤鸟”。

为了争夺难得之货，统治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亲骨肉自相残害，即“行妨”。《说文》曰：“妨，害也。”害即争夺导致的伤害。《广韵》曰：“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故字从化也。”取天下为变，坐天下为化。被推翻是“变化反易”。难得之货，一代不如一代，金满箱，金满箱，转眼为新霸主作了嫁衣裳，即货化。

五色、五音、五味，致使人群盲聋爽狂行妨。王者找到了医治盲聋的方法，此即“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王弼注曰：“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

《说卦》曰：“坤为大腹。”腹以䷁表达，言广大人民。大卦如䷊泰，䷗复，䷎谦，施政以民心民意转移。小卦如䷋否，䷖剥，䷏豫，人民如牛马而被乘御之。《老子》四十九章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施政以民心为制主。“为腹”同“以百姓心为心”。《周南·兔罝》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腹心亦言制动之主。

腹为制动之主，与目对称，腹心即鱼网之纲，目即鱼网之周孔。《文心雕龙·序志》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诗谱序》曰：“举一纲而万目张。”《吕氏春秋·用民》曰：“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腹不为目”，即为政抓纲不抓目。心腹纲，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制。目，万目喻转五行的天下为家制。

《小雅·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彼月同彼，言月球，喻亡道。此日同此，言太阳，喻王道。太阳是居中体，同纲，同腹心，自转而不公转。月球是周行体，同目，绕地公转。太阳主动，月球被动。“去彼取此”，即扬弃彼月被动施政，实行此日主动施政。《系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礼·祭义》曰：“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此，此日，皆言太阳公心制。

《老子》三十八章曰：“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七十二章又曰：“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公天下为厚为实，“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私天下为薄为华，自见不自知，自贵不自爱。

王者洞知人民的地位，是“自知”。自知即“知自”，自即政权之所由来，源于民心。不离开人民做超人，是“不自见”。爱民是“自爱”，与民甘苦与共，是“不自贵”。亡道之人，自我吹嘘，是自见不自知。自己尊如菩萨，他人秽如粪土，是“自贵”。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殃及皇亲国戚，是“不自爱”。

以木果作譬，彼是皮之繁，说明月球是最外的皮体。此是止之繁，说明太阳是中心核，是木果的主体。《韵会》曰：“皮，肌肤表也。”《说文》曰：“剥取兽革谓之皮。”霸主复辟，变为鸟兽，剥取老家政革皮给自己披上，也成了皮。皮即目，喻家政。《论语·八佾》孔子曰“射不主皮”，也指明坐天下不应以披皮为主旨。《史记·酈生列传》酈食其对刘邦说：“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

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目皮相，即只重衣冠而不重人。

政权建立在太阳位，为公普照，不存在“汉，无论魏晋”之对抗交替。社会动乱停息即“止”。《礼·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即行天下为公制。《老子》四十四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同亲民，知止同止于至善。亲民知足才能止，动乱止息即“至于至善。”

第六节 五色五音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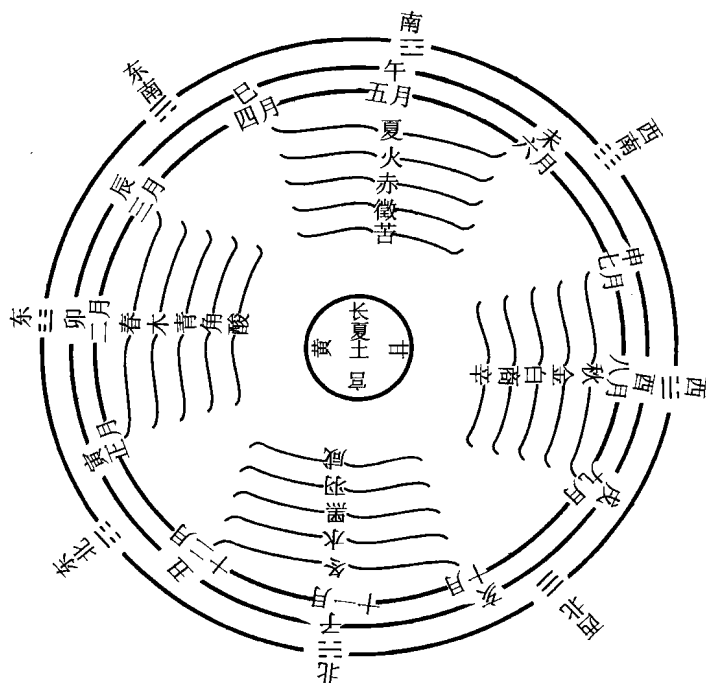
“色”是社会和自然的外部表象，是通过眼目可获得的知识。内涵丰富，从略不论。“五色”之色，言青、赤、黄、白、黑，以人的一生作譬，青年、壮年、人群的管理机关中央、老年、死亡的全程，来说明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

“音”亦称“声”，是自然和社会之物体震荡发出的鸣响。内容丰富，是通过耳朵可获得的知识。“五音”之音，言角、徵、宫、商、羽，指五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政事潮流，潮流如同一首乐曲，开始、高潮、低潮、结束以及演唱后给后人留下的余音。五音同样托譬家天下一个朝代的通史。

“味”是自然和社会之物品中内含的元素气体，是通过口尝鼻臭可获得的知识，内容丰富。“五味”之味，言酸、苦、甘、辛、咸，以物体气味，托譬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特性和崇尚。五味同样描写家政一个朝代之通史。

五色、五音、五味，皆属五行。为了醒目，现作《五色五音五味图》如下：

《礼·冬官》考工记曰：“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



章之，谓之巧。凡画绩之事后素功。”

由臣民夺得龙位，带领皇亲国戚升天，过荣华富贵生活，经历一个朝代，是“画绩之事”。取天下坐天下，以画画作譬，故喻“画”。升天成了时代的贵人是“绩”。绩是贵之繁。《集韵》曰：“绩音回。”贵位不能永保，被取代者打翻，回到原来的臣民地位即“回”。《说文》曰：“从口中，象回转之形。”徐锴曰：“浑天之气，天地相承。天周地外，阴阳五行，回转其中也。”朝代进了坟墓，画便作罢，组成一幅五色皆备的“绣”。能从五色画面说明家政荣辱史“谓之巧”。现作《杂五色图》示之：

“杂”言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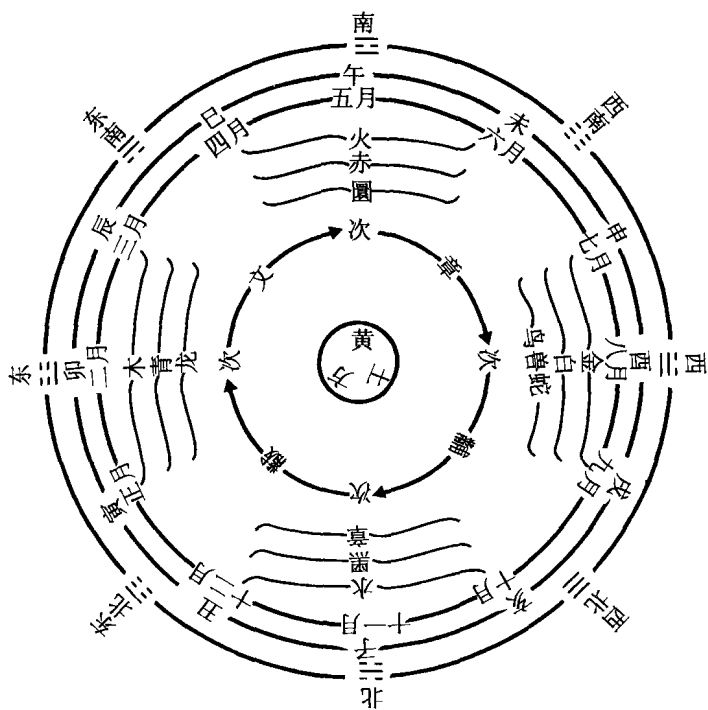
对立，抗衡转易，体不纯一。“次”即对立。上图可见，水火对立，金木对立，意义明显。玄黄对立，隐得很深，上图也未标出。玄指月球。月球是地球的同行随从体，此处月球成了地球的统摄体，失本体，反自然，故玄黄为次。凡对立体，皆为“相次”。

青木喻年青的霸主青龙，青龙取天下，矛头主攻西金老年白。西白为

了保皇位，残酷镇压东青木，造反，镇压，是“青与白相次也”。青木造反，西白污称为“匪”“寇”“贼”。青木取了天下，转至西白，谁造反，亦污称“匪”“寇”“贼”。造反“匪”为我，持政“匪”为敌，也是“相次”。取天下打富济贫，否定西白的腐朽生活方式。转至西白，损贫益富，生活糜烂，前后矛盾，也是“相次”。

青木经中原逐鹿决战，至南离取得中央政权，变为壮年“赤”。功成私不退，总结“我之所以得天下”的苦劳，批判被自己打倒的老家政。赤壮火上浇油，忘了自己登基相庆之日，也就敲响了自己政权的丧钟。大壮卦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非礼即家政。歌颂自己，批判北黑，是“赤与黑相次也”。王者在北黑揭露霸主步老家政的后尘是万恶之源，霸主赤壮否定王道文化，也是“黑赤相次”。

东青至南赤，其统是东南维巽。☴纯阳用事，是王者盛德之时，《说卦》曰：



“齐乎巽”言此。“青与赤谓之文”，即言以文明人王者为统。孔明火烧新野至成都建蜀汉，是“文”的盛德之时。霸主复辟，经中心黄至西白，是家政的鼎盛时期，其统是西南坤，是阴中之阳，政权与人民都过得去，故曰“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乐竟谓之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表明，由赤至白，家政欢唱的好景结束。

《尔雅·释器》曰：“黼，谓之斧。”家政由白至黑，中央失控，鸟兽蛇割据，外族侵寇，民心离散，国土沦丧，如巨斧砍削社会。此即“白与黑谓之黼”。黼即 ䷖ 马纯阴用事。

《礼·春官》司服疏曰：“黻，黑与青为形，则两色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亦即君臣有合离之义，去就之理也。”民心思反，“背恶向善”，与青木新霸主合就，与北坎老家政离去，是“黑与青谓之黻”。黑北与青东的统摄体是艮东北山，喻造反者建立了新的霸道集团。

由上可见，子午东是“黻”与“文”，言霸道取天下，子午西是“章”与“黼”，言亡道坐天下。黻、文、章、黼，转一周天，即用五采五色绣出家天下一个朝代。

“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指生数五和成数十的中央治理。“象方”即效法大同中庸治。天言家政。时，是也。变，转变。“天时变”，言复兴施政。“土以黄”，行政用中，统了政权，也统了人民。家政开口而笑之时日，是“土以黄”。

“火以圜”，是生数二和成数七的施政。圜即环，喻转周天，亦称规。革命者在南离夺权后，如果复古，用“方”。方亦称“矩”。规矩是工匠的制方圆器。用矩由南离降至中心，矩形是“冂”。火以圜，南离复辟，规形是“ㄥ”。《文心雕龙·原道》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也指复古与复辟。

“山以章”，是生数天一和成数地六的政治活动。艮东北为山，山统北和东，北也是山。山喻善于揭露家政的文豪地六，和与文豪有共识的天一霸主。山以章处黑处夜，揭露也只能用隐晦手法，也就是以隐书表达时政。章，明也。

“水以龙”是生数天三和成数地八的施政。施政的核心，是武装革命。天三和地八，是天一和地六的延续。黑至青是潜伏时期，至青揭杆起义。乾卦文言“水流湿”，同“水以龙”。水喻伊吕，龙指汤武。

“鸟兽蛇”是生数四和成数九的施政。火二是鸟，转至西白，鸟变为兽。鸟与兽即“四”。蛇是九。九是阳数之末数，古哲称九为“九尾狐”。《山海经·南山经》曰：“其状如羊，九尾四耳。”《海外东经》又说：“其狐四足九尾。”地四天九是祸害社会的桀纣集团，故曰“鸟兽蛇”。

“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音是社会思潮，政治地位，施政对人群的损益。《礼·乐记》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上经论述了公天下五音和家天下五音。公天下“五者不乱”，在于公天下的

节音者是“鼓”。鼓喻王者。《学记》曰：“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和即五音克谐。“宫为君”，总统商、角、徵、羽，起了君的作用。“商为臣”，居于西秋，商量裁制，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起了臣的作用。“角为民”，角即社会主角人民。人民创造财富，为社会造了福，尽了民的职责。“徵为事”，言政治家效力。政治家信守太阳普照，大地全载的美德，忠心为民勤劳苦。“羽为物”，指财富积累，“善藏其余”，以备天灾。“无怙滞之音”，即公天下没有独占财富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怙，占也，囤积居奇。滞，阻碍也。

家天下不用鼓节音，人群以出众为心，贪占为隆，皆效法亡道，君主效法亡道荒，一意孤行，是“骄”。“臣则陂”，效法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是“坏”。人民效法家政上行期造反，也犯上作乱，是“民乱则忧”。忧言家政，人民铤而走险，基于“怨”。徭役繁多，为了统治者享福，大造宫馆和坟墓，向亡国的老家政看齐，是“徵乱则哀”。哀，丧失龙椅者。统治者贪婪如王熙凤，竭泽而渔，破坏了生产，人民苦难，政权危殆，社会财富枯竭，是“羽乱则危其财匱”。危言危如垒卵的老家政。东西南北中都乱，即“五者皆乱”，加上鸟兽蛇割据混战，“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集韵》曰：“慢，惑也。”惑即背离大同王道传统，不用为公而为私。

《礼·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疏曰：“天地人谓之三才，又阳数极于九。故《律历志》云：‘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于管则九寸，于弦则九九八十一丝也。《律历志》又云：‘或损或益，以定宫商角徵羽。’宫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数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数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数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数六十四，是其损益相生之数也。”

组成地球生命的三个天体是太阳、地球、月球。太阳是阳气，主生；地球是阴阳气，主生也主死；月球是阴气，主死。生命是三气的结合，即“含三为一”。大同社会，天地混同，人群未分，皆为“一”。阶级出现，人群分裂，大壹分裂为“三”。王道喻太阳，霸道喻地球，亡道喻月球。此即“天地人谓之三才”。按《说卦》，天言亡道，地言霸道，人言王道。

“含三为一”体分裂，每一体都有“三”的属性。三个三相加故为“九”。三才迭相陵，就是九乘九。九乘九，亦即“于弦”。弦喻相射，故弦的积数是八十一。八十一是“宫”，宫即皇宫。占据皇宫，是三才的归宿。中央宫位，是卦的五位帝位。家政社会，能居宫位者，是“黄钟之律”。黄钟之律是天五地十的结合体。

损与益是王道和亡道两极的抗衡，泰卦象“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卦象“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亦即损与益。被动为损，主动为益；益中含损，损中含益。五行转运，立足损益。

黄钟霸主要取得中央宫位，必须推翻老家政，在南离徵改天换地。改天换地是天一地六，天三地八的共同任务，此即“宫三分去一下生徵”。三分言王霸亡，“去一”，言推翻老家政。五行运行，基于否定三才之一才，自己的胜利，基于敌人的失败。中央宫是霸道的出发处。

霸主在南离变化代兴，复辟家政，带领皇亲国戚升天，其数为地二天七。地

二天七即济于彼岸的少数得胜者。得胜者“三分益一上生商”，即给得胜者亡道以火上浇油，着锦添花，使之福上加福，即“益一”。益富贵，忘贫贱，肥了少数人，穷了一大片。

商是地四天九的结合，是地二天七火的加强和延续，此即“三分去一下生羽”。此处之“去一”，言亡道将他们的祖宗霸道也排除了。这就是说，微生商，“去一”否定了王道；商生羽，“去一”排斥了霸道，余下的三才之一，是地四天九桀纣。地四天九，亦称“不容妻子之人”，独夫民贼，也指地四天九。

羽是天一黄钟和地六玄冥。黄钟组织造反队伍，玄冥进行文化宣传，文武两兄弟，呼唤同胞改变现实，此即“羽三分益一下生角”。角即角触，也就是拿起武器战斗。“益一”言益王道。王道的归宿是太阳鼓，王霸亡三才兼统，寅正月“三阳开泰”，即王霸亡的结合。《水浒传》描写的英雄起义，即“三阳开泰”。

《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孔疏曰：“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

“一曰”至“五曰”，言五行之生数。《礼·月令》之“其数”，春为八，夏为七，秋为九，冬为六，只有中央土用生数五，《月令》用五行成数。五行生成数，由上可见，不一定一次全举出，这也是撰隐书的方法之一。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同乾卦的“水流湿，火就燥”。“水润下”“水流湿”，同于统一国家，解民倒悬。“火就燥”“火炎上”，同于分裂国家，重新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木曰曲直”，是霸主由贱民变为贵族的阶梯。贫人为曲，富人为直。曲者变为直者，即“曲直”。曲变成直，通过畋猎取得，此即“木曰曲直”。富贵持政，风刀霜剑，愚野酷虐，残忍屠戮，是“金曰从革”。《礼·中庸》“衽金革”，金革即专政人民的四九。《集韵》曰：“从同纵。”纵即肆意摧残人民。

土行居土位，谓之得位。居中央统四方，人民能正常从事生产，政权不乏收入，此即“土爰稼穡”。稼穡是家畜之繁，家言家政，畜言消费有节制。居土位者，赋税较合理。

“润下作，莠。”莠是北方水味，是卤与咸之复字。卤喻盐太多，喻富贵水。咸是减的省字，喻缺盐的大众水。富贫同居一个社会，是“莠”。润下作，言造反，造反的动机不同，故以“莠”明之。王者为减献身，霸亡为卤走险。

“炎上作，苦。”霸主南离定鼎，鼎为烹饪之器。鼎卦将霸主比为掌鼎的厨师，调和东西南北中五味。霸主心眼偏斜，倾向富贵，烹饪过了火，做出苦味菜肴。苦了人民，也苦了统治者。《红楼梦》五十三回说：“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言持政者之苦。

“曲直作，酸。”酸是木果不成熟之味。此处以酸形容造反者不成熟。蒙卦大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同酸。王者培育霸主由酸变甘，即“君子以果行育德”。

酸是春，辛是秋，古哲以“辛酸”表达春秋阶级对抗。《红楼梦》一回便

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人云作者痴，谁知其中味。”一百二十回又说：“说至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荒唐同亡道。亡道即失统的“--”坤体，持政没有中心王道。

“从革作，辛。”辛是金属味。中央失控，贪官放纵，刑杀成风。《说文》曰：“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徐曰：“言万物初见断制，故辛痛也。”《白虎通》曰：“金味所以辛者，西方煞杀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五刑皆以金“断制”“煞伤”。刑后自身和亲人“泣出”也。“从革作，辛”言“嗜杀者”“乐杀人者”。

“稼穡作，甘。”传曰：“甘味生于百谷。”稼穡，百谷，皆喻家政贤明君主。家政鼎盛时期，贤明君主治理，社会也有图圉空虚，刑错不用，国家安定，家给人足的甘甜日子。节卦九五“甘节吉”，即言持政者不奢侈，人民过得去。

第七节 五星五帝五官

《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五星、五帝、五官，其居位与五色、五音、五味同，请参《五色五音五味图》。

《史记·天官书》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五星与列宿指派往东西南北中的官员；五行与州域指东西南北中全国领土。“星”是天上之物，凡称星，都指人群中的形而上。官与贤能皆谓之星。

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都是意识形态的形而上，故称“其神”。神的一义，即思想指针。辰星六、岁星八、镇星十，皆指王道思想。荧惑七、太白九、皆指亡道思想。神思是形而上，按神思行事者是形而下，故以“兽”称之。岁星的兽是苍龙太皞，荧惑的兽是朱鸟炎帝，镇星的兽是黄龙黄帝，太白星的兽是白虎少昊，辰星的兽是玄武颛顼帝。

组织上的形而上是五帝，即木太皞，火炎帝，土黄帝，金少昊，水颛顼。组织上的形而下，即木句芒，火朱明（亦称祝融），土后土，金蓐收，水玄冥。

就思想论，五星是乘御体，五兽是承载体。以组织论，五帝是乘御体，五佐是承载体。《三国演义》描写的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可说明上述所论。乾坤转易社会，是病态社会，政治家的形质不统一，皆俱正邪两赋的性质。

家政转五行，地位变，思想也变。居北坎信辰星；居东震，信岁星；居中央，信镇星；居南离，信荧惑星；居西兑，信太白星。《荀子·赋》说，家政“屡化如神”，“善壮拙老”。干了好事，又干坏事，“功成而身废，事成而家败”。

自我得之，又自我失之。

此外，五星还有四义，一言家政经历的五个历史时期，上已论及。

二，五星言中央派往五方的管理大员，亦称“五岳”。《前汉·天文志》曰：“岁，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填，缓则不建，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辰，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居官消极应付是“缓”，积极过头是“急”，反人民贪财富是“占”。“五星不失行”，言不缓不急不占，是秉公办事者。五星清廉，中央的日子好过，即“年谷丰昌”，年谷同百谷稼穡。

三，五星指家政君主，同卦之五位。《史记·天官书》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君主向子午东倾斜是左倾，向子午西倾斜是右倾，此即“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和王者合德，故“中国利”。积于西方，和亡道合德，故“外国用兵者利”。中国指王道，外国用兵者指亡道，这是《易》的称名。

四，五星指东西南北中五湖四海的英贤。《水浒传》一百〇八将皆称星，义取于此。星是人中之强者，是形而上。用不用五星，决定了国家盛衰存亡的命运。

《史记·天官书》曰：“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五星合”，即东西南北中英杰掌权。“易行”指复古。复古王者作元首，即“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即“掩有四方，子孙蕃昌”。复古，“五星皆大，其事亦大”。“无德受殃若亡”，言复辟步入亡道。“无德”，不用四方贤能。“受殃”，言家政躲过风暴又着雨。“若亡”，步老家政后尘。小人统治，为小人服务，即“皆小，事亦小”。事，为之效命。

《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许慎注曰：“田主农，司马主兵，理主狱，司空主土，都为四方最也。”

家政转五行，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以五官表达。“东方为田”，田即战争。用战争发展自己的势力，类乎农人播种，故曰“田主农”。“南方为司马”，司马即加强专政机关，以武力兵器专制人民，故曰“司马主兵”。“西方主理”，理即大造监牢，使社会成了一所大牢狱，桎梏人民，杜绝言路，故曰“理主狱”。“北方为司空”，物不平则鸣，王者揭露家政昏暴，唤醒人民改天换地，故曰“司空主土”。土即中央。“中央为都”，都即首都，是君主的所在地，为家政贤明君主所治，故曰“四方最”。

三统，五行，十干，是复杂的思想体系，是隐藏王道思想的掩蔽所。三统即王霸亡三极，亦称“三纲”，是理解古哲的枢机关键。五行即王霸亡三极，生活于地球，居五方，行五时的施政。十干是不同历史时期组成的领导核心。现在留传的《河图》，是五行十干的图象说明，五行十干多变，现概括如下：

二十八宿 房心 权衡 紫宫 咸池 虚危

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季节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官	田	司马	都	理	司空

以上五数，皆为十干之统体，东统甲乙三八，南统丙丁二七，中统戊己五十，西统庚辛四九，北统壬癸一六。其余皆类此。

甲丙戊庚壬是阳干，在思想上或组织上是形而上，是乘御者。乙丁己辛癸是阴干，在思想上或组织上是形而下，是承载者。乘御为主，承载为佐。甲三丁二戊五辛四壬一是生数，乙八丙七己十庚九癸六是成数。生数是政事的创始者，成数是协助生数完成历史使命的智囊。

生数	三	二	五	四	一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五兽	苍龙	朱鸟	黄龙	白虎	玄武
五畜	犬	鸡	牛	羊	彘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成数	八	七	十	九	六
五星	岁星	荧惑星	镇星	太白星	辰星
五佐	句芒	朱明	后土	蓐收	玄冥

上面的内涵是相通的，如三即太皞、苍龙、鳞、犬，八即岁星、句芒。二即炎帝、朱鸟、鸡、羽，《说卦》称“雉”，“离为雉”言此。霸主处南离，羽翼丰满，五光十色，如同雉鸡。成数八岁星，句芒，也为同义语。

《前汉·律历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以，用也，即对三极传统的继承。

一指王道，二指霸道，三指亡道。《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论三极。“天以一生水”，言霸主继承王道传统，降膏露润泽人民。“地以二生火”，霸主黄袍加身，继承霸道传统，耻于和人民同甘共苦，变心为二，升天成云。“天以三生木”。富贵升天，欺压盘剥，将人民逼上梁山，人民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立了自己的木政。上为三极遗风之继承。人民造反，家政镇压，是“地以四生金”。人民造反，是四海困穷所致，减缓盘剥，使人民过得去，是“天以五生土”。

五行运行，始于冬至，终于冬至，同于地球公转周天。《律历志》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皆见四、一零一三页）在《易》，水是冬至，木是春分，火是夏至，土为长夏，金为秋分。

《礼·礼运》曰：“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五行、五声、五味、五色、四时，也就是十二月、十二管（官之繁）、十二食、十二衣。食言相克，衣言相生。六律、六和、六章，是王亡两极的总称。王亡皆为三，二三故为六。子午东，以王道三为律为和为章；子午西，以亡道三为律为和为章。为宫、为本、为质，言五行之一行，成为时代的主流大气候。握有制主权。如春木王，即木为宫为本为质，其他四行，以此类推，此即“还相”。还，回转也。

郑氏注曰：“竭犹负载也，言五行运转，更相为始也。”负载如同接力赛，木春三月结束，交棒给火夏三月，于春三月言之是“竭”，于夏三月言之是“负载”。负载即肩负起使命。每季之孟月为始，仲月为中，季月为终，终即竭。夏代春，秋代夏，冬代秋，春代冬，是“迭相竭也”，也是“更相为始也”。

《淮南子·坠形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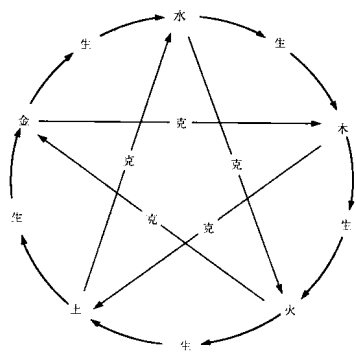
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
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
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
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
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壮、老、生、囚、死，言五行转易的相互关系。了解了时局的壮行，便可推知其余四行在这样的时局下所处地位，是古哲人认识时局的方法之一。现作《五行生克图》以示：

五行的外周是“生”的关系：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如同天行，周而复始。五行内部是相射的关系，是“克”的关系，是壮与死的对立。一行处壮，其所克之行，便被置于死地。

《尔雅·释言》曰：“克，能也。”《说文》曰：“克，肩也。”徐曰：“肩，任也。任者，负荷之名，能胜此物谓之克也。”《尔雅·释诂》曰：“刘杀，克也。”如上可见，克含二义，一是处壮之行，能胜此任，二是处死之行，遭到凶败。

《说文》曰：“壮，大也，又强也。”五行之壮，亦称王和旺。《易》与《月令》称“盛德”。壮表明，某一行和时局适应，成为主流，有制主权，故为“大”为“强”。“老”同谢，即辞职告退。《左传》隐公三年，“桓公立，乃老。”乃老即石碣辞官。“生”言怀孕，指政事之所由来。《正字通》曰：“凡事所从来曰生。宋高宗朝，孙楙入觐，尝论‘公生明’，上问：‘何以生公？’曰：‘廉生公。’问：‘何以生廉？’曰：‘俭生廉。’上称善。”俭孕育了廉，廉孕育了公。《说文》曰：“囚，系也，从人，在口中。”口即囹圄。入口中，完全被动是“囚”。《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是政治集团。生言建立和发展，死言瓦解和被消灭。五行转易，各行皆经历壮老生



囚死。

春木壮，秘密组织队伍的潜伏活动告退，故水为老。木壮孕育了南离夺取中央的前途，故火为生。家政靠暴力镇压春木，但在木壮之时，刑杀已失效，被动无能，故金为囚。木壮的归宿是连根拔掉老中央，木能克胜，故土为死。木壮是天三地八的结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汤放桀，武王代纣，高祖灭秦是也。

夏火壮，言革命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寇变王，取得击败老家政的完全胜利。霸主复辟，升天成了富贵，春木不合时宜，故为老。夏火旺，思潮希望休生养息，医治战创，孕育了土，故土为生。夏火壮时，居水行进行反夏火宣传和组织秘密小集团，皆为悖时，没有出路，故水为囚。夏火壮，老家政的刑杀被摧毁，故金为死。

中央土壮，骄阳夏火告退，故火为老，为了维护富贵的既得权利，加强专制，加强保卫边防，孕育了金，故金为生。中央土壮，国泰民安，春木反叛，露头见困，故木为囚。政权稳定，人民家给人足，暴露文化，黄钟思变不见了，故水为死。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言此。

秋金壮，中央土告退，故土为老。家天下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自己走入绝境，是土老的历史必然。秋金壮，暴力专制人民，财富向统治者手中集中。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物不平则鸣，鸣冤文化出现，黄钟思想产生，故水为生。霸主在南火复辟，还没有完全背叛人民，还能降恩泽给大众。金秋壮，人民的一切权利被夺去，即使有高瞻远瞩的皇上，想为人民做点好事，皇亲国戚阻挠，也成为不能，故火为囚。强大的暴力，能镇压春木，此时不识时务者造反，将被镇压，故木为死。

冬水壮，言人民万目睽睽，百口嘲谤，民怨沸腾，人心离散。牢狱刑杀已失效，故金为老，冬水壮，孕育了革命风暴的来临，故木为生。此时老家政的中心是汉献帝，故土为囚。南离火，是老家政的壮年，《易》喻虎，喻大象。由虎象转至北坎水，蜕化成兔，新霸主占领南火，老家政的光荣火史熄灭，故火为死，虎兔相逢大梦归，即言老家政覆没，新霸主弹寇登台。

第八节 王道五常仁义礼知信

王道五常，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官员为民效劳的情操，也是王者复古要恪守的立身处世哲学。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清官廉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是大同传统的继承者，是中华民族的中心骨髓，是中华精华文化的代表者。

《前汉·律历志》曰：“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知为德。宫为土为信为思。”

五行是地球公转一周天所要经历的春夏秋冬与长夏。居于大地上的人，都要经历五行。公天下之五行，不是相生相克，而是正常生生，“周行不殆”。大同社会，经历了最漫长的岁月，其制动之主是太阳般的元首，随元首转运的官员，是仁义礼知信五常。

常和异是对立概念，《释名》曰“异者异于常也”，言此。常言公天下，异言家天下。常言全民过得好，异言猪肥又添膘。习坎卦大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常德行，即以五常之德行，在家政的专制下“习教事”，做到洁身自好，如《红楼梦》的甄士隐。《系上》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有同异，即家政的信仰者，常用同，言公天下的信仰者。信常者，洞知大体为阳刚；信有者，迷于小体为阴柔。刚柔以此为断，以此区分。

《老子》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静”，“复命”，“常”，“知常”，“明”，“容”，“公”，“王”，“天”，“道”，“久”，皆表达复古，以及复古大同社会所具有的美善。

虚极同《系上》的大极，以太阳喻公天下元首。静笃，言元首居于太阳位不公转。万物并作，言大同社会之农工商学，皆兴作劳动，无不劳而获者。复即复古。“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夫与物是对立体。“芸芸”，对立体都成为香草，向地中心过渡。香是五味之地中气。大家回归地中赤道，是“归根”。归根社会，不存在动乱和朝代更迭，是静。清静社会，王者掌了权，是复命。太阳般的王者持政是“常”。常即为公。“知常”，没有两极分化。明，如太阳。容，辉光普照。公，不偏不邪。王，贯三，天时地利人和。天，与大自然规律同步。道，指引社会归大海，以居下为乐。久，长生久视，政权如日月长存，并天地久大。

王弼注曰：“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复，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失此以往，则邪入乎分。则物离其分，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也。”

“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持政公平，一视同仁。社会不存在两极，即“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富贵为皦为温，贫贱为昧为凉。人群和睦共守，即“知常曰明”。“唯此复”，同归根。“包通万物，无所不容”，代表全民。“失此以往”，言步老家政的后尘。“则邪”，家政君主。“入乎分”，自己升天成富贵，分裂社会。“则物”，人民大众。“离其分”，离，丽也。看样学样，与政权背道而驰。上分下离，即“不知常妄作”。妄作，人民晦气，政权垮台，两败俱伤，故曰凶。

《礼·礼运》曰：“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注曰：“常谓皆有礼用，无匮乏也。”培养发现扶植新元首上台是“养生”；尊重供养退位的老元首过好晚年是“送死”。儒家祖述尧舜，选贤让能，安度晚年如尧舜然。礼让交班接班，即“事鬼神之常也”。鬼同归，让能而后退位者为“鬼神”。刀剑夺位，被囚下台，是家政之交替为异常。王者“皆有礼用”“无匮乏”是“常”。常是公天下社会的隐称，即“正常”。

《礼·乐记》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为外，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情性”即人性，言“人之初，性本善”之大同人性，指基础。“度数”大同持政者为公传统，言上层建筑。“制之礼义”，不允许两极分化。“合生气之和”，即官民同心同德，和合相应。“道五常之行”，以仁义礼知信指导官员为政。持政者不自绝于人民，人民不会密谋叛逆，此即“阳而不散，阳而不密”。持政者不行暴作威，人民也不会畏惧恐怖，此即“刚气不怒，柔气不慑”。东西南北中，令行禁止，以中央政令为转机，即“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君臣民各守其位，各尽其职，不争夺非分之权利，此即“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前汉·刑法志》曰：“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趋走不足，以辞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

爪牙、趋走、毛羽，皆喻尚武的亡道家政。不足即不如，公天下不崇尚家政的一套，同样“以供嗜欲”“以譬利害”“以御寒暑”，以不同类的自然物养育人类，即“必将役物以为养”。役物以为养，靠智识不靠武力，即“任智而不恃力”。劳心不劳力，“此其所以为贵也”。

人道王道之所以为贵，在于王者效法太阳全照，效法大地全载，为政“宵天地之貌”。宵，效法也。貌，同貌，容也，即容纳全民。“怀五常之性”，即持政者以仁义礼智信律己待人，因此，王者是“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听人民的呼声是“聪”，见人民的沉浮是“明”，与民同心同德，甘苦与共是“精粹”。

《庄子·天运》曰：“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

六极同虚极，指大同思想。“五常”即奉行仁义礼智信的君臣。“帝王”指五常之“信”，即居土中央之君主。帝王顺六极五常，天下太平，即“治”；反六极五常，动乱不宁，政权最终垮台，即“凶”。“九洛”言四方四维中央，即全国。事言政事。“治成德备”，用六极五常。“监照下土”，代表全民。“天下载之”，人民支持。“此谓上皇”，是三极之王道。

《法言·修身》曰：“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知，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

“仁，宅也”，宅是王者的出发处与归宿所，于时为春，五行在木。亲民民为贵，在于解放全社会。“义，路也”，是实现仁政所要经由之道。于时为秋，五行在金，如秋风烈霜，除掉老家政专制，代之以为民效劳尽义务。“礼，服也”，是王者服务于全民，并且恭恭敬敬。于时为夏，五行在火，尊爱人民，热忱如火。“知，烛也”，言王者洞知社会发展规律，其独立见解，能照亮人心。于时为冬，五行在水。和人民在一起，如冬天凝静，施政如工匠之水平仪，坚持中庸。“信，符也”，信守王者之选贤让能，将君权禅让给民中的贤哲。符，付之繁，言授权，于时为长夏，五行在土。“意”是立日心的复字，指王道大政。王弼《明象》，意指王道，象指霸道，言指亡道。意是可实现的理想，即“君子不动，动斯得”。

《礼·丧服四制》曰：“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为了醒目，现作《五常图》以示：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24 Solar Terms, the 28 Lunar Mansions, and the 24 Celestial Degrees.

The diagram is a circ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 show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 24 Solar Terms (节气) and the 28 Lunar Mansions (二十八宿) across the 24 Celestial Degrees (黄道度数).

Key Features:

- North Pole (北极):**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diagram.
- South Pole (南极):**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diagram.
- Celestial Degrees (黄道度数):** Marked by concentric dotted lines: 二十四度, 十六度, 八度, 赤道 (Equator), 八度, 十六度, 二十四度.
- Solar Terms (节气):**
 - Summer (夏): 立夏 (May), 夏至 (June), 立秋 (August), 立冬 (November).
 - Spring (春): 立春 (February), 雨水 (March), 惊蛰 (March), 春分 (March).
 - Autumn (秋): 立秋 (August), 处暑 (September), 白露 (September), 秋分 (September).
 - Winter (冬): 立冬 (November), 小雪 (December), 大雪 (December), 冬至 (December).
- Lunar Mansions (二十八宿):**
 - 巳 (Snake), 辰 (Dragon), 卯 (Rabbit), 寅 (Tiger), 丑 (Ox), 子 (Rat), 亥 (Pig), 戌 (Dog), 酉 (Rooster), 申 (Monkey), 未 (Goat), 午 (Horse).
 - 巳 (Snake), 辰 (Dragon), 卯 (Rabbit), 寅 (Tiger), 丑 (Ox), 子 (Rat), 亥 (Pig), 戌 (Dog), 酉 (Rooster), 申 (Monkey), 未 (Goat), 午 (Horse).

The diagram shows the seasonal cycl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s of the 28 Lunar Mansions and the 24 Celestial Degrees.

“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荀子·非相》曰：“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吉是公天下，凶是家天下，水火不容，故为“异道”。公天下不准家天下同时存在，和家天下不准公天下同时存在一样，即“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从家天下那里取来，即“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丧言家天下，“四制”言其经历春夏秋冬四时治理。将家政四制取过来，用之于王道，即“变而从宜”，改变了赏罚的内涵，用其表而不用其里，即“取之四时也”。

615

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埋葬家政的要求。

“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即对大同传统的继承，也就是持政者恪守的仁义礼知。“有恩”，恩即春木，让全民日新其德；“有理”，理即秋金，惩治危害公天下者；“有节”，节即夏火，火再旺，持政者消费有节制，以“不伤财不害民”为前提，以节俭寡欲为表率；“有权”，权即冬水。如冬天凝静，和人民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为政如水平仪一样公平。“人情”即公天下之情。人道之情，王者之情。

孔颖达疏曰：“仁义礼知，人道具矣者，此总结四制之义。仁属东方，义属西方，礼属南方，知属北方，四时并备，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时无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为知又为信，是取法四时，故并不数信也。”信言信任人民，从民中选贤任能。有了仁义礼知之德，也就不私其子。无私即信。

《礼·聘义》：“子贡问于孔子曰：‘请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玉，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玉”是王之繁字，指王者，以太阳喻之。“珉”亦作“珉”，指亡者，以月球喻之。《说文》曰：“王象三王之连，其贯也。”王字收入玉部，说明玉同王。崇尚王道，否定亡道，即“贵玉而贱珉”。《红楼梦》的贾宝玉是“玉”，甄宝玉是“珉”，珉即“国贼禄鬼之流”。

“君子比德于玉”，是借题发挥。以物拟人，自古有之。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凡十一，一乘一得一，也就是公天下的大壹治理。十一之中包括了五常。

“温润而泽，仁也”。富贵喻夏至，火上浇油；贫贱喻冬至，其寒凝冰，形成社会的“朱门”“寒门”。温润不用寒热两极，用赤道中线，时为春分秋分，故为“温”。“润”是水和闰的复字，指王者改朝换代，如闰年一样，将被家政遗弃的大众统括进来，全民皆得恩泽温饱，即“温润而泽，仁也”。

“缜密以栗，知也”。注曰：“缜音真。”缜即真之繁，言真理。“密”即秘密隐书。“以栗”，即用栗，古哲称“借尸还魂”。王弼《明象》之“象者，出意者也”，也指“以栗”。栗是西木之复，指使民恐怖的西白家政，亦即《论语·八佾》“使民战栗”之栗。用家天下的尸体，附丽公天下的灵魂，表达王道大同知识，即“缜密以栗，知也”。

“廉而不刿，义也”。义是理官，掌握刑罚。“不刿”即豫卦象之“刑罚清”。刑罚当罪，不伤害无辜是廉。王弼注《老子》五十八章“廉而不刿”曰：“廉，清廉也。刿，伤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刿伤于物也。”家政是制造冤案的作坊，刑无辜，杀无罪是“刿”。王者秉公治狱，是“廉而不刿，义也”。

“垂之如队，礼也。”王者是垂下之重体，不是上浮之鸿毛。王者做人民的

鞋，居于人民之下而承载人民，是王者之“礼”。《系上》曰：“履，德之基也。”履即鞋。《老子》六十四章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行是公天下，足下即足之下，同履。王者自卑而尊民，即“垂之如队，礼也”。队，坠也，落脚至地也。

“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此经以鼓作譬。清言无杂音，越言比其他乐器声音洪亮。鼓是节乐之器，是指挥者，故曰“以长”，言乐队受鼓的制约。“其终诶然”，叩后没有余音。“其终诶然”，喻王者功成身退。家政是钟，有余音，喻功成私不退。鼓功成身退，与人乐乐，钟功成私不退，独自乐乐。与民乐乐，功成身退，即“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注曰：“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间美者。玉之性，善恶不相掩，似忠也。”瑕同珉，喻亡道，瑜同玉，喻王道。复古后，亡道不能专制王道，即“瑕不掩瑜”。王者基于解放人类，不会专政小人，即“瑜不掩瑕”。困卦彖曰：“困，刚掩也。”刚掩即瑕掩瑜，王道被专政。“忠”即中心中庸治。公天下两忘而化道，社会不存在阶级压迫与对抗，即“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达，信也”。《说文》曰：“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国家的握事者是君王。尹同君王。《书·益稷》夔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孔安国传曰：“尹，正也，众官之长，信皆和谐。言神人之治，始于任贤，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庶言臣，尹言君，君臣同心同德，即“庶尹允谐”。扬泉《物理论》曰：“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击石拊石，喻中庸施政。中庸能感化亡道，故曰“百兽率舞”。孚，浮也，喻提拔。孚尹，即“始于任贤”。任贤要基于五湖四海，即“旁达”。旁达同《尧典》的“明明扬侧陋”。传曰：“尧知子不肖，有禅让之志，故举明人在侧陋者，广求贤也。”从人民中找接班人，废除家天下子孙继位，即“孚尹旁达，信也”。

“气如白虹，天也”。气言太阳的光辉阳气。阳气透过云层反映出来，白天可以看见的是“白虹”。白虹即天。天言太阳。在家政的专制下，王者之气，通过云气家政反映出来，是五颜六色的光辉。阳气在于普照全民，如白虹众皆可见一样，即“气如白虹，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精是谷之中心米，果之中心仁，喻王者。神是思想。《系上》曰：“见乃谓之象。”王者的中庸思想，出现于地球上，如同名山，如同大川，成了民族中流砥柱之象。高山流水，人所共知，即“精神见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达，德也”。圭璋是霸主的譬称。《说文》曰：“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土。”璋即章，即《冬官·考工记》“赤与白谓之章”之章。“上圆”，言其先是家天下思想；“下方”，后转变为公天下思想。一身携二，两重思想，故曰“重土”。特，一也。“特达”即一达，一达即懂了复古。《聘义》论述的“强有力者”，同“圭璋特达”。革卦上六“君子豹变”，即圭璋特达，禅让后退居臣位。九五“大人虎变”，王者复位。王霸同心恢复公天下制，即“圭璋特达，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王者将人群喻为水。水性就下，故治理社会贵导引而不贵湮塞。导引是王者之道，湮塞是亡者之道。古哲以鲧和禹父子俩治水的成败，托譬治民的成败。《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是陞和导的总结。全民归海做得到，即“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出《秦风·小戎》。诗人说，我想到的君子施政，用赤道之温，润泽全民，如同既隐的王政。是诗人学古的领悟。君子、温、玉，都指大同社会。

第九节 阴阳大制六度

《淮南子·时则训》曰：“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坠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广大以容众。是故上帝以为物宗。”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积。发通而有纪，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圜，优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常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阳阳，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坠乃明”。

“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愤。取而无怨，纳而无害。威力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恣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不失，万物乃藏”。

“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阴阳大制”同“明堂之制”，指大同公心制。度喻官，六度即六官，取自《礼》之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大同社会，天人合一，法象自然，适应自然。太阳绳是制动之主，是六度之至大者，故为“天官”。地球之北极，统春夏秋冬四度，次于天官，故为“地官”。春夏秋冬四官，只统三个月，为小。五官以太阳绳为总原则，行施准、规、衡、矩、权的职责，便组成“天为绳”六度。

“绳者，所以绳万物也”。许慎注曰：“绳，正。”民族的精神代表，文化旗手，如孔子和老子，以及当时文化造诣最高的思想家，有制约君王的功用，喻为绳。绳是木匠的墨斗，能使木正。《书·说命》“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即言绳的功用是“绳万物”，让君王准自身“正”。

“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说文》曰：“准，平也。”《庄子·天道》曰：“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古哲将政权喻为大厦，准言君王，喻为建筑师的吊锤。吊锤准是使大厦能平能正的仪器，以喻君王是政权能平正的枢机。“准万物”，即平正规、衡、矩、权四度。《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言准的作用。王道社会，君王其身正，有能力“准万物也”。《颜渊》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规是工匠的画圆器，喻春官。《广韵》曰：“员，益也。”春季是万物生长之期，助成万物生长，即“员万物”。员万物指给社会造福。《正韵》曰：“员，周也。”降恩泽给全民即“周”。圆周不分等级，一视同仁。

“衡者，所以平万物也”。衡是天秤，以天平喻夏官。夏官亦称礼官，其职责是管理消费，分配财富。分配公平如衡，不准一部分人有余过度，也不让一部分人缺食少穿，此即“平万物也”。

“矩者，所以方万物也”。矩是工匠画方之仪器，喻对人群的限禁。王者之矩与家天下之矩文同质异。王者之矩，在分配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让人民随“准”的指挥转。家天下之矩，是牢狱刑杀，用恐怖让人民屈从其残暴专制。“方万物也”，言王者之矩。不顺王矩者，也给以刑罚，但与家政之矩有天壤之别。王矩保护全体，亡矩捍卫富贵。

“权者，所以权万物也”。《玉篇》曰：“权，称锤也。”称锤是决定衡器的标准器，喻代表人民权利之官，也就是冬官。五行冬为水，水喻人民。人民是政权之称锤，是决定政权存亡的权威，也就是本文的“上帝”。《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权能让一个政权成立，也能让一个政权垮台。这是人民的权威，故权亦称大威。《系下》曰：“巽以行权。”巽是东南维，是王者和人民载舟和覆舟的行权时期。“权万物”即人民对君王的制约。冬官是反映民心民意之官，是政府的权威。

“绳之为度也”，也就是绳之为天官也。“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以太阳之德形容王者，“直”如太阳居中正位。“不争”，不与行星卫星争荣耀。“修而不穷”，施光无穷；“久而不弊”，久不腐化；“远而不忘”，普照全覆。“与天合德”，与自然同步；“与神合明”，光明同日。“所欲则得，所恶则亡”，令行禁止。“自古及今，不可移匡”，信念坚定，从不动摇。“厥德孔密，广大以容众”，孔，大也；密，隐，同“大道既隐”，隐了“广大以容众”，即代表全民。“上帝以为物宗”。上帝，人民，视绳为生存的根本。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险，陷也；阿，高也。持政公平，不陷入偏邪，随绳运行，不自贵自高。“广大以容，宽裕以和”。容纳全体，上下和应，自由富裕。“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柔和施政，不被推翻。“流而不滞，易

而不移”，四时变易，不居两极。“发通有纪，周密而不泄”，发命抓纲，周密全面。“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上帝以为物平”，人民尊为公平君王，为政不难也。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圯”。许慎注曰：“复，过也；圯，转也。”贪图分外是复过。为公有限转而为私是圯转。“不复”、“不圯”，为民造福无止境。“优而不纵，广大以宽”，不取优劣，用中间带两端。“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严于律己，遵循王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许慎注曰：“优简宽舒之貌。”今语自由。自自由由，和睦相守。“规度不失，生气乃理”。全民皆统，男女皆治，四海之内若一家。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无怨。”家给人足，平分无仇。“施而不德，吊而不责”，施利全体，不谋私得。“常平民禄，以继不足”，减损过余，补益不足。“勃勃阳阳，唯德是行”，光明磊落，恪守王政。“养长化育，万物蕃昌”，日新其德，社会繁荣。“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培育了五常人才，充实了地方官员。“其政不失，天坠乃明”，礼官掌握财富分配，人才的培育。分配合理，人才济济，也就增强了天官地官的高明度。

“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愎”。严肃而不违背人民，威刚而不滥用刑罚。“取而无怨，内而无患”，赔损者无怨言，得赠偿者无后患。“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执法威厉，但人不恐怖；一旦定案，不会平反。“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刑罚无错案，受罚者心服口服。

“权之为度也，疾而不羸，杀而不割。”疾恶如仇，不扩大打击面。“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内容是真理，亡道日用而不知。“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败物亡道用权，一旦给王者加罪，定遭文字狱摧残。“诚信以必，坚恣以固”，显诸仁，藏诸用。“冀除苛慝，不可曲故”，希望除掉亡道，决不曲从苛慝。“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以百姓心为心而施政，即冬正将行。弱而能变强，柔而能变刚。“权正不失，万物乃藏”。以权正为公治天下，能够埋葬家天下。藏，葬也。

公天下六度六官，皆遵循自然施政，故能“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燥湿寒暑”，即冬夏气候，该燥则燥，该湿则湿，以节至而宜于农事。“甘雨膏露”，指人的正常消费物质，按时生产了出来，即“以时降”。

《前汉·律历志》曰：“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序位，方圆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权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诗云：‘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义一也。”

上文六度，指明改变家天下乾坤现实，并实行复古的经历路程。

“权与物钧而生衡”，权即文化旗手，思想权威，物即霸主黄钟。王道思想和霸主相合，就产生了改天换地的念头，即“生衡”。衡是南离，是变化代兴之火位。变化代兴，要通过东震义战取得，即“衡运生规”。规为建立新政权之本位。

夺得中央大权，制定法律，即“规圆生矩”。法律主持公平，由南离回归地中，是“矩方生绳”。中央绳政的贤明君主，主动让位给王者，是“绳直生准”。王者复位是“准正”。准正与南衡相一致，即“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即效法春夏秋冬长夏的五行法。

“规者，所以规圆器械，令得其类也”。器械喻政治集团。“规圆”，包括三极代表。三极人群都参加，即“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取得政权，要用法律制约统治集团，使之不能越矩，即“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序位，方圆乃成”。规赏矩罚，用赏罚对待，上级下级，各安其官位，即“方圆乃成”。方圆乃成，即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时则训》以“准”称地官，以“绳”称天官。《律历志》以“准”称天官，以“绳”称地官。绳与准皆为中体，也可以回互使用。“揆平取正”，即培育王道人才。《孟子·尽心》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揆平取正”。“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绳言时代的君王。推选上台，主动下台，是“上下端直”，领导全国，即“经纬四通”。

“准绳连体”，王道思想和君王施政相一致。“准绳连体”，人民和政权相一致，指导思想正确，君、臣、民同心同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人人能用，便可成为人群的定律。“辅弼执玉，以翼天子”。规、矩、权、衡是四辅，四辅都用王道思想辅佐中央土，即“以翼天子”。

“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师古注曰：“《小雅·节南山》之诗也。言尹氏居太师之官，执持国之权量，维制四方，辅翼天子，使下无迷惑也。”尹氏大师是君主之师，太师之官。“国之钧”“国之权量”，皆指天子。时代的尹氏大师，有辅翼天子，维系规矩权衡四方官走正道的职能，也有“使民不迷”，让人群心明眼亮，知天地大全之功能。

尹氏大师，指在朝的王者，权也指在野的王者。权的一义，即今语理论权威。《淮南子·汜论训》曰：“权者，圣人之所以独见也。”《兵略训》又曰：“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之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独见”一见，一见即看到了过去的大同社会，也看到了复古后的“桃花源”。学者有了独见独知的大同思想，便是权威。

第十节 仁义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之道”是亡道，以地球自转言之，由午日中至酉日入，为阳；由酉日入至夜半子时，为阴。“地之道”是霸道，由子时夜半至日出卯时，为柔；由卯时日出至午时日中，为刚。柔、刚、阳、阴四个阶段，是家政的一个朝代。“人之道”是王道，由日出卯时至日中午时，为仁；由午时日中，返回地中，为义。现

作《六位图》以示：

月公转朔望晦一周天，八个月相表此，朔至望喻上行取天下，望至晦，喻下行坐天下。地球自转，由子经卯至午为霸道地道，喻上行取天下；由午经酉至子为亡道天道，喻下行坐天下。地球公转，由冬至经春分至夏至，喻地道取天下；由夏至经秋分转回冬至，喻亡道坐天下。地道天道转一个周天，喻一个朝代的通史。

王道仁义，不转周天，只转东南维一角，古哲称“纯阳用事”。其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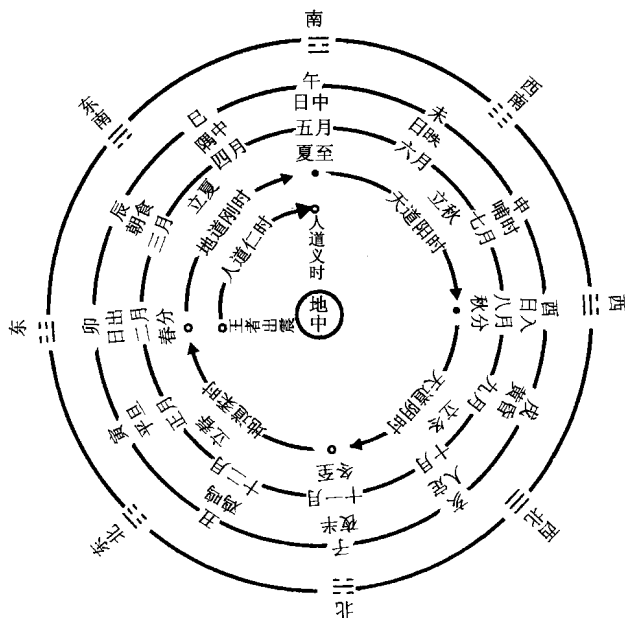
路是，从地中出发，至震东与霸主联合，经辰巳二时，决战中原，收复国土，解民倒悬。至日中午时，夺得中央大权，是仁时，随同霸主回归地中，解放全社会，截断复辟家政之路，是义时。仁与义本质，就是解放全人类，埋葬家天下。仁与义与马列主义有共性。地中是过渡，最终建立太阳大中政权。

《淮南子·天文训》曰：“天员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天员”指亡道天道转圆币周天，经历了一个朝代。“地方”言霸道地道同王道一道，走了一段取天下的地方之路。员是周天一币，方言东南维一角，员是○之用，方是⊕之施，矩即方尺「。“道在中央”，即方矩之归宿是⊙位。居中心位，行中庸政，即王道在中央。

中央包括了大中太阳，中中北极。“日为德”，即用太阳大中位，政权和人民两全共美，上下和合相守，故为“德”，德同得。“月为刑”，即用月球无中位，政权和人民，两败俱伤，政权动乱，人民蒙难。“月归而万物死”，用天道，政权将覆没，“日至而万物生”，用仁义，政权漫长无尽期。

《论语·里仁》子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无恶也”。能好仁，志于仁，即解放全社会；能恶人，无恶也，即埋葬家天下。《意林·鬻子》“除天下之害谓之仁”。即从仁的反面“义”来说明仁。天下之害言家政。

行仁政，持政者必须战胜自己的私欲。《论语·阳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战胜为政者的私欲。复礼，尊敬人民，分配公平。一日指王者。只有王者才能“克己”为仁人。仁人持政，人民归仁。决定政权的命运，是持政者自己，人民无力左右之，此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滕文公》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为天下得人者”，指“尧不得舜为己忧，舜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政权交给为公者，不分裂人群就是“仁”。分人以财，教人以善，也是“仁”。

《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以为己任，即解放全社会；死而后已，即家天下的灭亡，仁的任务才算结束。“死”喻家天下灭亡，儒道相同。《庄子·至乐》，以“死”称“至乐”，至乐即家天下的灭亡。《论语·先进》季路问孔子：“‘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生即仁，解放全民，死即家政灭亡。不知解放全民，便不会知埋葬家政的必要。《荀子·大略》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天下没有君子小人的对抗，基于家天下之死：相射停息，大化归一。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存心”即居心，居大中太阳位和中中北极位，即行中庸治。热爱人民，尊敬人民是中庸存心之核。其报人民对持政者之爱敬：“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子午以东，凡解放人民的王霸施政皆为“仁”。子午以西，富贵专制，皆为“不仁”。《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宽信敏惠，亦即仁义礼知信。恭同礼、宽同义、信同信、敏同知、惠同仁。仁包括了王者施政的全部内涵，是王道的出发处和归宿所。

《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出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言敬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给人民带桎梏，贴封条，不使之贫困交加。在国在家，没有怨仇者，是无怨。上面三仁，复古后才能办到。

《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仁，也是“圣”。尧舜不像病体诸侯家政，不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要先民后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解放人民，再解放自己。将心比心，将身比身，是能近取譬。自己想得到的，先给人民，是“仁之方”。博施济众是霸道之仁，先民后己是王道之仁。此即王霸行仁政之区别。

《系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政权和人民，正常生生，是王者之大德。为达此目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太阳位。太阳位即“大宝”。能守住太阳位，必须爱民敬民行仁政。凝聚人民行仁政，要依靠“财”。财是贝与才之复，贝言财富，才言五常人才。发展生产是“理财”，教育人民，移风易俗，克服亡道恶习是“正辞”。理财正辞是王者的义务。

“禁民为非”，是王政的威严，不准家政东山再起。“非”即大壮大象之“非礼”。非礼即亡道专制。尽义务。向亡道专制，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礼·经解》曰：“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上行下效是“和”，官民水乳交融是“仁”，人民有求必应是“信”，不准小人复辟是“义”。能贯彻义、信、和、仁政令者，是具有霸王情操的官员“霸王之器”。“治民之意”，行王霸政令，如果不具备有王霸情操的官员，便不成功。

“义”是实现“仁”的必由之路，富贵不能容忍，因此意义隐得极深，天机不可泄露。王弼注姤卦象“姤之时大矣哉”曰：“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不尽于所见”即隐。“中有意谓”，即其中有王者的话。意，王者；谓，王者隐的含义。

王弼注解象“解之时大矣哉”曰：“难解之时，非治难之时，故不言用体。尽于解之名，无有幽隐，故不曰义。”革命公开提出打倒老家政的口号，是“解之时”。家政巩固时期，是“治难之时”。解之时，家政面临覆没，公开宣布其恶贯满盈之罪行，用不着幽隐，“故不言用体”“故不曰义”。《系上》曰：“显诸仁，藏诸用。”用同义。吕尚用文武去灭纣，就是“藏诸用”。这个机密，文武不知，吕尚也不能公开，即“藏”。

《淮南子·泰族》曰：“圣人一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一仁义”，同“立公破私”。君子是立公破私的政治家，小人是立私破公的政治家，其界限，看其中不中“一仁义”。“君子虽死”，同《礼运》的“大道既隐”。“其名不灭”，如黄帝尧舜，活在人心。“小人虽得势”，暂时在持政，“其罪不除”，祸国殃民之罪，遗臭万年。

《孟子·尽心》：“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志”是射箭的质的目标，其中心是志，古哲以志喻王道的归宿中庸治。“尚志”，即崇尚王道理想。理想即“仁义”。解放全人类是“仁”。仁不摧残无辜，故曰“杀一无罪非仁也”。义，取缔不劳而获，非其有而取之的寄生富贵。王者为民尽了义务，而后得到人民的报酬，故曰“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对王者来讲，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王者之义。

“居恶在？仁是也”。居与仁是王者的出发处与归宿所。这个出发处和归宿所，是能统全人类的太阳位。只有太阳般的公心领袖，才能统摄行星卫是正常运行。此即王者之“志”。“路恶在？义是也”。由太阳大中位出发，经震东至南离，变化代兴，复古返回太阳大中心位，是实现仁所要经由之路。由大中位返回大中位，是仁也是义。“居仁由义”，立身大中，通过消灭家天下，通过克己复礼再返于仁宅，是“居仁由义”之全程，走完全程，即“大人之事备矣”。

道家对仁义有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从略不论。

第四十二章 镜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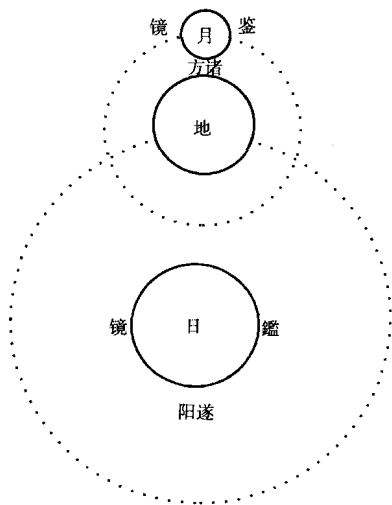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总论

古哲书中的镜、鉴、监，含义相同，指王、霸亡三才，指三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指三才的施政，三才的建政，三才谱写的历史，以及记载三才历史的文献。文献包括了历史、文学、哲学，等等。

镜鉴是日常生活中照人的用品，有铜镜和水镜之分。古哲人将太阳系天体的太阳和月亮取了下来，喻为镜鉴。太阳喻铜镜，月亮喻水镜。太阳铜镜，没有盈缺进退之变。月球水镜，“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形体要变。

《周礼·秋官》司烜氏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烛，共明水。”注曰：“夫遂，阳遂也。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洁气也。明烛以照饌陈，明水以为玄酒。郑司农云：夫发声为明齋，谓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齋音资。”疏曰：“夫遂，阳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遂；取火于木，为木遂者也。鉴，镜属者。《诗》云：‘我心非鉴，不可以茹。’彼鉴是镜，可以照物。此鉴形制与彼鉴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谓之方诸者。汉世谓之方诸，言取水谓之方诸，则取火者不名方诸，别名阳遂也。明者，洁也。日月水火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阴阳之洁气也。云明烛以照饌陈者，谓祭之日元旦，饌陈于堂东，未明须烛照之。云明水以为玄酒者，郁鬯五齐，以明水配之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与明水别，而云明水以为玄酒者，对则异，散文通谓之玄酒，是以《礼·礼运》云：‘玄酒在堂，亦谓明水谓玄酒也。’先郑云：明水修滌粢盛黍稷者，修谓修随，滌谓滌滌，俱谓释米者也。”

注上文前，先作《日月镜鉴图》以示：



文中的“夫遂”、“阳遂”、“明火”、“明烛”、“阳之洁气”、“太阳之精”、“此鉴”，皆以太阳喻王道。“明水”、“木遂”、“玄酒”、“彼鉴”、“方诸”、“阴之洁气”、“饌陈”，皆以月球喻亡道体系中的霸道。太阳是自明体，是天体的形而上。月球霸主之“明”，靠太阳施光。霸主经

历由朔至望之上行期，故曰“明水”、“阴之洁气”。

以人作譬，夫是阳性，妇是阴性。以天体说明，阳是太阳，阴是月球和地球。地球之光明与月球之光明，皆源于太阳，故为“明烛”。“阳之洁气”、“太阳之精”，说明太阳是纯阳体。纯阳喻公正无私，辉光普照。“此”是“彼”之对。古哲以此喻王道，以彼喻亡道。《老子》十二章，三十八章，七十二章，皆有“去彼取此”之语。去彼，废弃家天下；取此，争取公天下。

《说卦》曰：“坎者，水也。”“坎为月”。地球与月亮转一个周天，喻家天下一个朝代。北坎水地，是霸主的发祥地，由北坎至南离，是取天下的历史时期。此时霸主能听从王者的决策，走向聪明，故以“明水”称之。《说卦》曰：“巽为木。”木即王道军师。霸主通过军师，成为时代的名人，故曰“木遂”。

坤卦文言曰：“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霸主一身携二，是双重性人物。玄天是亡道的属性，地黄是王道的属性，故称“玄酒”。家政一个朝代转周天四方，如同气候之春夏秋冬，故称“方诸”，即转四方之诸侯。取天下，霸主能廉洁奉公，故称“阴之洁气”。《五音集韵》曰：“饌音撰。”撰即谱写。《集韵》曰：“陈音阵，军伍行列也。”《玉篇》曰：“阵本作陈。”霸主用武装革命撰写了取天下史，故称“饌陈”。

金遂、木遂之遂，也写成“燧”。加火，说明是太阳体。《礼·内则》左佩金燧，右佩木燧。注曰：“金燧取火于日”，“木燧钻火也”。金燧铜镜喻王者，木燧方诸喻霸者。左文右武，王者取天下和治天下，依靠王霸力量，即“左佩”“右佩”。《白虎通》曰：“农夫佩耒耜，工匠佩斧，妇人佩针缕。”佩即完成事业所依靠的工具。文武两仪人才，是平天下治天下的工具。

注文“明烛以照饌陈”，疏文“祭日之旦，堂东未明，须烛照之”。霸主有改天换地的愿望，是王道大镜照耀培育的结果，此即“明烛以照饌陈”。“祭之日”，指王霸在震东的结合。“堂”是蓍的同义词。子午东是“堂东”。霸主希望革命，但不知如何革命，此即“未明”。王者给霸主指明前进的方向，如孔明的隆中决策，使霸主蒙发塞开，是“须烛照之”。

注文“夫发声为明齋，谓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疏文“修谓修滌，滌谓荡除，俱谓释米者也。”“夫”是夫遂之省，言王道军师。“发声”，同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齋，齐也。《说卦》曰：“齐乎巽。”决战中原，是王道军师齐一政令的时期。王者“发声明齋”的目的，通过霸主，修建一支新兴的革命队伍，以扫荡老家政集团，此即“谓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修粢盛黍稷，同“修滌”。滌，随之繁，言随卦之随。随即革命队伍。“荡除”，推倒老家政。

《礼·曲礼》曰：“稷曰明粢。”稷同黍，是北方的一种软谷。粢是稷之米，即黄米。粢，次米之复。次为二，二言霸道。“粢盛黍稷”，以供神的祭品，喻以霸主为首的革命集团。

“夫遂取明火于日”，同《系上》的“崇效天”。效天取明火于日，即取法太阳，天下为公，代表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以鉴取明水于月”，鉴，王者的书。圣人的书，有霸道革命的内容。霸主学了变化代兴的理论，信服了王者，成了王道的同人，即“以鉴取明水于月”。祭祀喻王霸之交。“共明水”即乾文言的

“风从虎”。《系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断金荡除老家政，同心即共。

第二节 太阳和月亮喻镜鉴

古哲人将太阳和月亮从宇宙太空取下来，缩而小之，喻为镜鉴。以镜鉴作譬，阐明历史长河中王霸亡三极政治。三极政治，为三才所谱写，读书遇到镜鉴，应想到日月星三光。镜鉴和三光中的太阳与月亮相通。

《文心雕龙·知音》曰：“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讽谏，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圆该”，全面看事物。“圆照之象”同“照辞如镜”之人。镜喻太阳，以太阳喻王者。如太阳看事物，公平正直，亦即“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能平理若衡”。照辞做到“圆该”，须“操千曲”“观千剑”，要博览群书。通过博览，分清了乔岳与培塿，辨明了沧波与畎浍，就会明白王道大镜和亡道小镜的区别。乔岳，沧波喻王道；培塿，畎浍喻亡道。

《书·梓材》曰：“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传曰：“能长养民，长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监，无所复罪，当务之。”

引即引路率领，喻持政。人民丰衣足食是“引养”，安居乐业是“引恬”。“自古王”，大同社会的黄帝尧舜。“兹监”，太阳。“若兹监”，象太阳。持政者作孽，社会存在谋反取代者是有“攸辟”。引养引恬，公正无私，不存在叛逆势力，是“罔攸辟”。罔攸辟，即“罔所复罪”。

《梓材》又曰：“王惟德用，和怵先后迷民。用怵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传曰：“今王惟用德，和先后天下愚迷之民。先后谓教训，所以悦先王受命之义。”

持政者和人民同心同德，即“王惟德用”。德用同复古。过去的老亡道是先迷民，将要产生的新亡道是后迷民。德用，就是用和怵政教感化“先后天下愚迷之民”。持政者乐意同尧舜受命而不为私，即“用怵先王受命”。先王，尧舜；受命，持政。“已”，已经掌权的人。“若兹监”象太阳。“万年惟王”，即指漫长的大同社会。选贤让能交接班，即“子子孙孙”。民为贵，即“永保民”。永保民，亦即“引养引恬”。

《大雅·大明》曰：“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传曰：“集，就；载，识；合，配也。”“天监”，以太阳喻王者。王霸联合取天下，组织上军师为臣，霸主为君，故曰“在下”。《书·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尹躬暨汤”，其关系是“天监在下”。文王和天监的关系，吕尚在下。文王和吕尚成为领导中心，

凝聚了天下贤能，即“有命既集”。“文王初载”，是文王载初之倒语。“初”，卦之初位，其一义指王者，此句之初与“天监”义同。“天作”同“咸有一德”，即思想一致。四方四维加中央为“九有”，今语全国人民，由全国人民组成的军队，是“九有之师”，汤和伊尹推翻了夏王朝，是“爰革夏正”。

《鬼谷子》卷下曰：“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陶宏景注曰：“言吉凶无常准，故取类转圆。然圣人，坐忘遗鉴，体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后转圆而从其方，弃凶而从吉。方谓存亡之所在也。”

转圆同著。太阳系天体，太阳自转，地球自转而又公转，月球也自转而又公转，皆为“转圆”。地球上的生物，生养长壮，老衰病死，随地球运行，也是“转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是“或转而吉”，建立在月球位，是“或转而凶”。“圣人以道”，王者用了自然法则，建政前，“先知存亡”，将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即“乃知转圆而从方”。方，太阳大中位。

“圣人，坐忘遗鉴”。圣人，耳口王大象，喻霸主，坐忘遗鉴，由一变二。坐言家政坐江山者。忘言否定不承认。“遗鉴”，被家政遗弃在草泽的太阳王者。霸主与月球同德，故曰“体同乎道”。道，亡道。王者建政于太阳位，即“转圆而从其方”。家政所以垮台，在于否定王道和人民大众而不“存亡”。亡即遗鉴和人民。王者持政，“存亡”代表全民，社会没有亡命徒，此即“方谓存亡之所在也”。

《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传曰：“汉，天河也，有光而无所明。”笺云：“监，视也，喻王门闾置官司而无督察之实。”传曰：“跂，隅貌。襄，反也。”笺云：“襄，驾也，驾谓更其肆也。从旦莫，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

“维天”言转四方四维之家政，同“跂”。跂，支也。古哲喻太阳为本，喻地球为干，喻月球为支。月为水，月光有消长，故曰“汉，天河也”。“有汉”即富贵的汉子，言持政者。“监”言月球。“有光”，是“光有”之倒句。光，照也；有，富贵者。“监亦有光”，言家政皇上只代表富贵。织女是二十八宿的织女星，北方宿，与坎同位。家天下一个朝代转二十八宿，起于北坎，灭亡于北坎，即“终日七襄”。

“旦”是早晨，“莫”是傍晚。“旦莫”是地球自转的属性。此处以属性称地球。属性称本体，于今沿用。“大个子”称身高的张三李四，和“旦莫”称地球一样。“从旦莫”，说明月球是地球的随从星。监即家政君主，开置官司，但不代表人民，即“有光而无所明”、“开置官司而无督察之实”。无所明，无督察之实，亦即当官不为民作主。

《文心雕龙·知音》曰：“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

心官为思，心即思。以思度思，即“心之照理”。心之照理，有似目之照形。思考精密，类乎目察微细。“目了形无不分，心敏理无不达”，这是王者大镜的用

心用目。“俗监之迷者”，言月球小镜。目昏心钝，否定王者的目了心敏，兜售老家政的失败施政，即“深废浅售”。深，王道；浅，亡道。“折扬皇芻”“阳春白雪”，喻王者的著作，曲高和寡，能理解的人少。下里巴人理解的人多，和者众。但“众不能治众”。以众治众，乱不能免。庄子笑，宋玉伤，为此也。

第三节 镜鉴喻书籍

镜鉴喻书籍，书籍包括了文史哲。文史哲记载三才的经历，记载三才谱写的历史，揭示了三才的天命观和人生观。唐，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曹雪芹的《风月宝鉴》；李汝珍的《镜花缘》，镜鉴皆为书名，指能照人的思想的书籍。

《文心雕龙·知音》曰：“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鉴”即赞语中的“妙鉴”，指书中的王道成分。“深识鉴奥”，即深刻地理解王者的指归。“春台之熙众人”，取自《老子》二十章；“乐饵之止过客”，取自《老子》三十五章。“春台”喻生长；“乐饵”喻养育。

“鉴奥”，即王道复古学说，是解决社会动乱的法宝。学者明白了鉴奥，找到了真理，便“欢然内怿”，内心安慰，如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是精神上的最高享受。“国香”是家政皇上的书，经文人献媚吹捧，也会芬芳，此即“服媚弥芬”。“国华”是王者的文献，学者明其真理，演绎行施于政治，施政将得到主动，此即“玩绎方美”。美，主动。

镜鉴总结了王霸亡三才的经历，给人群指出趋吉避凶的方向。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给后人以戒诫，皆为书之内容。镜鉴也就是成败的经验教训。

《史记·殷本纪》曰：“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

持政者取法于太阳，是视民称民监。民监施政，以百姓心为心，尊重民心民意。持政者取法于月球，是视己称水监。水监，即施政否定人民的权利，一意孤行。伊尹肯定了汤王的理论，称赞曰“明哉”。“君国子民为善者”，就得视民知治不。民监要有为公的君王，也要有为公的各级官员，此即“皆在王官”。

《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殷王坠厥命，我其可不监抚于时？”传曰：“视水见己形，视民行见吉凶。”“今惟殷纣无道，坠失天命，我其可不视此为戒，抚安天下于是”。“天命”乾九中心三。

月监即水监，夜照无事可从的富贵，不照日出而作的大众，是“视水见己行”。用民监去考查统治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暴露了统治者是富贵的工具，此即“视民行见吉凶”。水监是亡道的书，民监是王道的书。“殷坠厥命”失政权，是用水监的必然结果。“大监抚于时”，即用民监。家政不可能用民监，此处托王者施政。

《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传曰：“天因民以视听。

民所恶者，天诛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用“民监”。天，太阳，以太阳喻王者。王者持政，以人民的视听为转移。“民所恶者”，指人民痛恨的老家政。时机又成熟，王者率领人民除恶，连根拔掉老家政，即“天诛之”。

《战国策·赵策》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汉·贾谊传》曰：“前车之覆，后车之诫。”师与诫，义同监。此处之师是经验，诫是教训。《正字通》曰：“考观古今成败为法戒者；皆曰鉴。因鉴能照物取义。”前鉴言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后鉴言书。书中的王道学问照人，能使人眼明心亮。“取义”，取成功的经验。

《书·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不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丧。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传曰：“其视纣与桀同辜，言必诛之。”

“惟天”、“奉天”、“不克若天”之天，皆言王者。“天乃佑命成汤”，天言伊尹。王者亲民，以民为贵，是“惟天惠民”。辟，君主。君主能听从王者的指挥，是“惟辟奉天”。惟辟奉天，是家政能维持的先决条件。“有夏桀不克若天”，即“不奉天”。“流毒下国”，即残害人民。“剥丧元良”以下，皆言殷纣用水监。夏桀不克若天，伊尹辅助成汤“降黜夏命”，推翻了夏王朝。殷纣的罪行超过了夏桀，即“惟受罪浮于桀”。“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夏桀受诛，殷纣当然该诛，即“其视纣与桀同辜，言必诛之”。

《荀子·成相》曰：“患难哉，阪为先。圣知不用愚者谋。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阪，反也，言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家政。“为先”，掌握了人民的先行大权。否定王道为公，是“圣知不用”。剥丧元良，贼虐谏辅等，行一夫独裁，是“愚者谋”。愚者谋的政权已经垮台，即“前车已覆”。不以前车为鉴，仍用愚者谋，不加更改，即“后未知更”。“何觉时”，何时觉，作者慨叹亡道不用前车之鉴。《镜花缘》十二回曰：“处此境者，视此前车之鉴，似不加留神，岂不可悲！”不加留神，亦即“后未知更”。不知更改，必然凶败，故曰“岂不可悲”。

《大雅·文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传曰：“帝乙已上也。骏，大也。”笺云：“师，众也。殷自纣父之前，未丧天下之时，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应以殷王贤愚为镜，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疏曰：“殷自纣父以前，未丧失众心之时，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纣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归我。我宜鉴镜于殷，观其王之贤愚，以为己戒。何则？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师、上帝、众，是王者和人民大众的同义语。否定师和上帝，大众跟着晦气。有王者的部分地位，大众也能维持现状，此即“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总结殷朝的成败史，即“宜鉴于殷”。骏命，也就是师、上帝、大众之律令。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和王道传统为敌，谁和民心民意作对，谁将覆亡，即“骏命不易”。

《礼·大学》引上诗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道，持政者。心怀王者与人民是“得众”，否定王者和人民是“失众”。霸主由于“得众”而取了天下，此即“道得众则得国”。国，政权。亡道由于“失众”而丧失了龙椅，此即“道失众则失国”。德，得众也。政权长存，在于得众，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此是王政的隐称，“此有人”，“此有土”，“此有财”“此有用”，是天下为公之务本施政。“德者，本也”言乎王政。

家天下“外本内末”，以贪占财富为归宿。为了贪占财富，“争民施夺”，横征暴敛，收刮民脂民膏。皇上肥了，民心散了。收刮有所克制，让人民活下去，仍能维持统治，此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反民心民意的政令出台，人民将以反抗回报之。此即“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政令。争民施夺得来的财货，将被取代者没收，此即“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民心民意，以持政者的善与不善为转移，此即“惟命不于常”，于，居也。施政善，得民，施政不善，失民。此即“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早坠厥命。”传曰：“言王当视夏殷，法其历年，戒其不长。”“我不敢独知，王亦所知”。

“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即总结了夏殷史。“我不敢知曰”，今语“你我大家明白”。“服天命”、“受天命”言掌政权。“不其延”、“坠其命”，言被推翻。被推翻的原因，是“惟不敬厥德”，其德，即王者和人民。家天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即《召诰》前文的“智藏瘝在”。桀纣持政，结局是“早坠厥命”。

天体太阳如镜鉴照昼，月球如镜鉴照夜，都有“照”的功能，故比譬为镜鉴。王者撰写的书，人阅读，便有照临人的灵魂的功能，故譬为镜鉴。镜鉴照人，镜面反映出的人影，是读者自己。古哲人写的书，隐藏了王道归宿，使浅察者看不出作者的本意，书也就如同镜面所显现的人影一样。镜面人影是读者自己，不是书的本身。

《系上》曰：“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韩康伯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者也。神则阴阳不测，易则唯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

庙内的泥塑、木雕、壁画，人们供奉崇拜起来是“神”。家政皇上享福不为民，如同庙内的“神”。“方”言王道。家政否定王道的合法地位是“神无方”。“易”，大易王者，同方。“体”同神。亡道否定了王道，以眼还眼，王者也否定了亡道，是“易无体”。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尊崇孔夫子为“至圣先师”，任何一个家政皇上，也没有取得这个地位，这也是“易无体”的一种反映。

“一阴一阳之谓道”，义同“方”。规圆体为转运，喻转四时的家政。矩方体为安静，喻自转而不公转的大同政权。大同社会的持政者，和人民一心一德，水乳交融，不从人群中分裂出去，此即“一阴一阳”。平等的阴平等的阳，是人类应走的道路，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韩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于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

“道”即大道，王道，天下为公之道。天下为公，社会没有动乱，没有“汉，无论魏晋”之更迭，故曰“无之称也”。人人都有出路，是“无不通也”，共同恪守天下为公，是“无不由也”。持政者如太阳一视同仁，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言亡道富有者持政；“而无之功显”，言王道军师取天下功劳显著。王亡相互否定，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王亡冰炭不容，是“道可见矣”。通过家政束手无策之“穷变”，来认识皇上之无所作为，是“穷变以尽神”。通过神，衬托出漫长的公天下社会是“因神以明道”。

持政者和人民的职责不同，是“阴阳虽殊”。官民没有谁等待改天换地，破旧立新，是“无一以待之”。待即待时而动造反。“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家天下升天的富贵为荣，大地上的贫贱为辱。公天下无此鸿沟，人民是“无阴”，为社会造福生财，阴以之生。当官的是“无阳”，领导人民，调节社会，是“阳以之成”。官民不离不弃，故为“一阴一阳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王者是大同社会的继承者，是人群中的善人，此即“继之者，善也”。王者是建成大同社会的骨干，是“成之者”。《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大自然规律是天命。和大自然规律同步的政权，如太阳普照，如大地承载，是“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韩注曰：“仁者资道以见其仁，知者资道以见其知，各尽其分。”“君子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故常无欲观其妙，斯可以语至而言极也”。

王者的书，含三为一。仁者是王道，知者是霸道，百姓是亡道。此即“神无方而易无体”的书籍，如同镜鉴，镜面的显像，是照镜者自己，不是书的全涵。《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仁即仁者。仁者即能战胜自己的私欲，复礼为民鞠躬尽瘁的人。仁者从镜鉴中照见自己是善人，成了王道的信仰者，此即“仁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即霸者，即注文的“仁知”。乾卦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亢龙霸主懂得政事的进、存、得的一面，不知退、亡、丧的一面，也就是懂得取天下，不知坐天下，是片面之知，此即“知者见之谓之知”。家天下的开国定鼎君主，皆属于知者。

百姓是不知者，不知者即下愚亡道。百姓是人的同义词，王霸亡三才兼指。“日用而不知”者，说明是亡道。《说文》曰：“百，十十也，从一白。数十十为

一百。百，白也。”五行中央数为“十”，十喻中央。建立在人民中的公天下政权是下“十”；脱离了人民，升天的中央是上“十”。两种不同的政权是“丰”。此经之百姓言上十。五色，子午西为白。白言白吃俸禄的持政者，即“一百”。一百之人，天天施政，不知为何施政，即“百姓日用而不知”。

《孟子·尽心》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家天下如地球和月球转二十八宿，无瞬息著丽，是“行之而不著焉”。只懂作威作福，厚生享受，不察后果之严重，是“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同“百姓日用而不知”。众，百姓。

《荀子·荣辱》曰：“故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语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綆短者”即更短者，言霸道，取了天下不复古，自己断送了革命，故为“綆短”。复古大政是“深井之泉”，霸主中途变卦不复古，即“不可以汲深井之泉”。汲，及也。亡道离弃人民，是“知不几”，几，近也，言接近人民。离开人民是“不几”。亡道不能为公，即“不可以语及圣人之言”。诗书礼乐，王道文献。分，分清王霸亡。亡道做不到，即“固非庸人之所知也”。庸人，百姓，即“日用而不知”者。

《庄子·盗跖》曰：“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也就是只代表统治者的利益，不管人民的疾苦。知强化政权，为富贵效劳，是“知为为”。不知民为邦本，为民才是施政的出发处，即“不知所以为”。患，即夏桀殷纣的下场。

《红楼梦》二十二回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喜亦喜，象忧亦忧。”南面而坐，以镜鉴喻王者的书。北面而朝喻读者。读者即“象”。读者是善人，镜面的显影是善人，是“象喜亦喜”。读者是亡道，镜面的显影是恶人，是“象忧亦忧”。仁者，知者，百姓，显现在镜面，都反映出自己的形象。这就是说，三才的世界观不同，从镜鉴中找到的精神食粮也不同。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志古之道，即识古之书。自镜也，镜面的形象是读者自身，象喜亦喜，象忧亦忧，即“未必尽同”。对古文献得出不同的结论，皆源于自镜。

《红楼梦》五十六回曰：“‘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大镜，王道。通过照大镜，明白了自己是仁人，心旷神怡，故“自己也笑了”。这是“象喜亦喜”的说明。

《文子·符书篇》曰：“人举其疵则怨，鉴见其丑则自善，以鉴无心故也。”家政的一切倒行逆施都是“疵”，但不准别人揭示，谁揭示，谁就是冤家对头，即“人举其疵则怨”。鉴是王者的书，书里有亡道的胡作妄为，亡道效法其妄为，即“鉴见其丑则自善”。此即“象忧亦忧”。亡道不识镜鉴，基于镜鉴无中心纲领，此即“以鉴无心故也”。

《庄子·应帝王》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郭注曰：“鉴物而无情。”“来即应，去即止”。

“至人”，王者。“用心”，思想的产品书。“若镜”，像镜鉴。霸道是来者，

来即应。“不将”，不公开鼓动造反，只给以启示。亡道是去者，去即止。止即不应。不应，也就是任其腐败烂下去，故为“不逆”。不逆，不行比干之道。应霸道，否定亡道，即“应而不藏”。无情同无心。无情能逃脱文字狱，“故能胜物而不伤”。

镜鉴书，即贲卦上九的“白贲”。白贲无中心，包罗万象，空空洞洞，杂乱无章，自然界，大自天文，小至昆虫。社会界，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科研成果，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情风俗，都纳入书中，故有“百科全书”之称。书中所有的知识学问，所有的社会活动，一言以蔽之，都在讨论王霸亡三极之历史。书的大量譬象，类乎西方的漫画，以小的称名，托譬大的道理，以大的称名，托譬社会人文。无心是表，其里仍有心。心即王道。

《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郭注曰：“绪者，残也，谓残余也。土苴如粪草也，糟粕也，不真之物也。一云土苴无心之貌。”乾“—”有心；坤“--”无心。

“道”同镜，言王者的书，内含真、绪余、土苴三种成份。书的真心所在，在于“治身”，治身即修身。治身，要求持政者从自己做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以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官身正，民身将正，人人治身，社会将大安大定。治身修身，是复古行王道的枢机所在。《礼·大学》论之详矣，请阅。

“绪余”即“帝王之功”，言霸道革命。“帝王”同《老子》书中的“侯王”。帝侯言霸主，王言王道军师。同人卦的“天与火同人”，也就是“帝王”。帝王推倒老家政，建立了新政权，是“帝王之功”。功成不复古而复辟，重蹈老家政的覆辙，是“绪余”。绪，步后尘。余，升天成为有余者。步后尘，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故曰“绪，残也”“谓残余也”。王者辅佐霸主由贫贱转化为富贵，即“圣人之余事也”。不治身复古，即“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完身同治身，养生，为民勤劳苦，当人民的孝子。

“土苴”是鸩酒，是提供给亡道饮用的毒物，是插在亡道身上的软刀，故曰“其土苴以治天下”。天下，亡道。王者喻家政为畜牲，畜牲食草，草转化为粪，土苴是造粪之草，故曰“粪草”。粮食通过酿造，精为酒，渣滓为糟粕。渣滓是喂养畜牲的饲料，同粪草。道家的“长生不死”，儒家的尊崇皇上，都是糟粕，内含欺诈，皆“不真物也”。

由上可见，镜鉴含三为一，只有深究，才能分清王霸亡。《文心雕龙·知音》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

辞句篇章是“波”，是表面，政治家的出发处与归宿所是“源”，是深底。“沿波讨源”，即“覩文辄见其心”。作者隐藏了政治归宿，立足于深，是“成篇之足深”。覩文者浮于波面，不加深究，是“识照之自浅”。因此，深入进去，

作者之心可见，此即“理将焉匿”。

第四节 照临喻代表

太阳与月亮是自然界的照临体，持政者是社会界的照临体，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文献也是照临体。照临体都是镜鉴。古代哲学的中心议题是持政者的照临。持政者照临谁，便代表谁的利益，也就是为谁辛苦为谁甜。古哲中的“镜”“鉴”“照”“临”“视”“见”“观”等，皆指三才所代表的人群。公天下的元首，家政皇上，民族的文化旗手，都是照临体的名人。

《庄子·天道》曰：“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注曰：“大匠或云天子也。”

“圣人之静”“圣人之心静”，即王政如太阳，自转而不公转。政权自静而不躁扰人民，故为善静。注曰：“斯乃自得也。”自得即上节的治身。元首为公，光照人民。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谋造反取代，即“万物无足的挠心者”。挠同桡。《正韵》曰：“桡音挠，乱也。”心是政权，挠心是作乱造反。

以水作譬，“水静，则明烛须眉”，故“水静犹明”。明静喻社会大治。“平、中、准，大匠取法焉”，以建筑师的水平仪作譬。平，公平；中，中间；准，准确。大匠王者持政，效法水平仪，即“大匠取法焉”。“精神圣人之心静”，王者效法太阳之静。太阳自静，降恩全民，照临大地，也照临月球，此即“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地，大地，喻霸道。万物，月球，喻亡道。“万物之镜也”，即王道大政不遗弃被推翻的人。辉光普照，即“精神圣人之心静”。

《文心雕龙·知音》曰：“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

“鉴”，王者的书。照，照临。洞明，通人达才。“鉴照洞明”同《系下》的“以通神明之德”。“二主”和家政怀二心的王者，同《系上》的“两仪”。王者崇尚大同公天下，鄙贱家天下，是“贵古贱今”。“班曹”同亢龙霸主，接老家政的班，故曰“班曹”。“楼护”同桀纣，维护住高楼大厦者的利益。二主、班曹、楼护，都在指桑骂槐，是古哲的行文手法之一。

《三国演义》一回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皇天后土，罗氏指王霸二人。鉴同照。

丰卦彖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政权建立在太阳位。“照天下”，代表全民。恒卦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月”，月球喻亡道。“得天”，拿到了政权，能维持长时期统治。照，代表富贵。明夷卦上六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初登于天”，家政初上台，“照四国”，能统率东西南北全国。“后入于地”，转至晦时。“失则”，政权垮台。

《易》内，凡说“见大人”，都有代表全民的性质。《系上》曰“天垂象，见

吉凶”，言家政只代表富贵。吉，施惠；凶，凶人富贵。《系下》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内是贫贱大众，外是富贵小人。爻象，言王霸人物。“动内”，动员贫贱改变现实。吉凶言亡道，“见乎外”，只代表富贵。功业，言霸道革命。凡起来造反变革现实者，都是自己的同人，即“见乎变”。“圣人之情”是王者的归宿。建立一个文明辞让的社会，即“见乎辞”。辞，崇尚辞让的王者。

《礼·大学》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之谓修身在正其心。”《禽经》曰：“黄凤谓之焉。”黄是中色，凤是王者，居大中心的王者是“黄凤”是“焉”。家政转周天不居中，即“心不在焉”。心，家政中央。持政不代表人民，看不见人民的疾苦，是“视而不见”。不听民声，是“听而不闻”。养尊处优吃俸禄，不知俸禄基于损害大地，是“食而不知其味”。持政不修身，即“心不在焉”。心不在焉，不能正其心。不正其心，是政治上的盲聋。盲聋引路，社会将如何？旧中国是盲聋引路的产物，古稀之人，都还记着国家破碎，人民苦难的悲惨景象。

《小雅·节南山》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传曰：“卒，尽。斩，断。监，视也。”笺云：“天下诸侯，日相侵伐，其国已尽绝灭，女何不用为职，不监察之？”“国既卒斩”，即以强凌弱，大鱼吃小鱼，形成军阀割据。斩断，即割据。“何用不监”，是“不监何用”的倒语。家政末期，中央失控，不能制止地方势力的“日相侵伐”，不再代表弱者，这样的中央，还有何用？即“不监何用”？

《大雅·大明》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笺云：“临，视也。女，武王也。天护视女伐纣，必克，无有疑心。”上帝，言王者吕尚，临同指导决策，伐纣。代表了武王的归宿。

《邶风·日月》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传曰：“日乎，月乎，照临之也。”笺云：“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当同德齐意，以治国者，常道也。”日喻国君夫，月喻大臣妇。日月夫妇是大同社会的君臣，也就是“古处”的中央领导核心。日月代表了全民，即“照临下土”。下土，以地球喻人民。“乃如之人”，继承家政者，不再代表人民，即“逝不古处”。《正韵》曰：“逝，亡也。”《增韵》曰：“去也。”家政转子午西，由望至晦，总趋向是灭亡去势。此处以“逝”称家政。家政统治者宁愿走进坟墓，也不愿实行日月照临之古处大政，此即“逝不古处”。

《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传曰：“皇，大；莫，定也。”笺云：“临，视也。天之视天下，赫然甚明，殷纣之暴乱，乃监察天下之众国，所谓归就也。”“皇矣上帝”，言王者，伊尹、吕尚、伯夷、叔齐，都是上帝，是公天下的继承者。《博雅》曰：“赫，赤也。”赤于五色为南离。南离是霸主取天下的归宿处。王者有取天下的方略，即“临下有赫”。王者从全国物色同人，即“监观四方”。寻觅一位能平定老家政的霸主，即“求民之莫”。莫即能言听计从的模范人物。有了能平定天下的模范人物，人民将凝聚在霸主的旗帜下，此即“所归就”。

第四十三章 终始成败

第一节 总论

《系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王霸联合取天下是“乾”，由乾卦表达；皇亲国戚持胜坐天下是“坤”，由坤卦表达。取了天下，又失掉天下，交替更迭是“易”。政权交替更迭的根源，在于政治家终始不一，取天下是乾体，坐天下成了坤体，由乾变坤，即“乾坤其易之门邪”。黄袍加身入宫门，成了桀纣，被逐出宫门，即“易之门邪”。

“乾，阳物也”，物，事也，阳事，即乾卦表明的政事。王霸取天下，思想指导是王者，如伊尹、吕尚、张良。“乾一”由三个三组成“---”九。左翼是霸道，右翼是亡道，中心是王道。王道是统体，故乾时为“阳物”。皇新国戚坐天下，否定了王道中心三，霸亡交替使用，故为“阴物”。阴物由两个三组成，故为“--”六。坤六否定天下为公，公家有名无实。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韩康伯注曰：“撰，数也。”数即五行生成数。阴合德，其数为南离二七，西兑四九。阳合德，其数为北坎一六，东震三八，中央五十。二七和四九是柔体，一六、三八、五十是刚体。柔体弱而刚体强，此即“于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柔体加刚体，托譬家政一个朝代的通史，即“以体天地之撰”。天地之撰中包含了大同公天下史，以天下为公教育人，即“以通神明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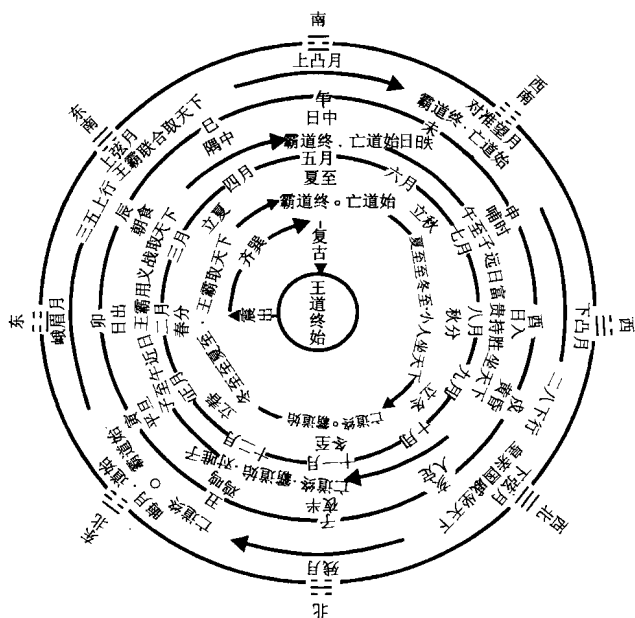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韩康伯注曰：“有忧患而后作易，世衰则失得弥彰。爻繇之辞，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

富贵严格的等级制度，阶级门第，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超越，即“其称名也，杂而不越”。阶级门第，是分裂人群的小人施政，此即“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衰世之治，怕人民跨越，即“有忧患而后作易”，作易即制定的等级制度。此地无银三百两，等级制度暴露了富贵的贼心，此即“世衰则失得弥彰”。

《文心雕龙·附会》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

《集韵》曰：“附，托也。”托即托附其他事物来说明社会。会即综合。《易》托附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来说明王霸亡三极社会的发展史即“附会”。

“总文理”是对大同社会的总结。“统首尾”，是对家天下社会的总结。谋反为首，垮台为尾。“定与夺”，三极抗衡，损谁益谁。“合涯际”指复古大化归一。“杂而不越”取自上文《系下》。《韵会》曰：“弥音迷。”“弥纶一篇”之文体即隐书，迷惑家政的耳目，托天体说明人事即“弥纶”。现作《三极终始成败图》以示：



第二节 王道终始

《易》之阴阳，基于太阳。以地球自转言之，子午东，由子经卯至午为阳。子午西，由午经酉至子，为阴。阳近太阳，阴远太阳。子至卯是阳中之阴，卯至午是阳中之阳，是“纯阳”。午至酉是阴中之阳，酉至子是阴中之阴，是“纯阴”。纯阳无阴，纯阴无阳。

以地球公转言之，子午东，由冬至经春分至夏至，近太阳为阳。子午西，由夏至经秋分至冬至，远太阳为阴。冬至至春分，是阳中之阴，仍有寒气。春分至夏至，时为温暑，为“纯阳”。夏至至秋分，是阴中之阳，处阴而未大寒。秋分至冬至，是阴中之阴，大寒已至，是“纯阴”。

以月公转言之，朔月经上弦月，月光渐盈，至望月为阳。望月经下弦月，月光渐缺至晦月为阴。阳是太阳光，阴是月球自身。阳光喻王道思想，月体喻霸道与亡道。阳光渐盈至望月为乾之策，阳光渐缺至晦月为坤之策。

王道复古革命不转周天，只转东南维大角，亦即地自转卯至午，即日出至日中。地公转二月春分至五月夏至。东南维以☳为统。巽为风，为空气，大地上的生物，不可须臾离，是王道的譬称。东南维是王者的盛德时。孔明火烧博望坡至成都建蜀汉，是“纯阳用事”时。王道复古革命寄寓于霸道革命之中。“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三时，也属八卦周天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王道复古革命，在取天下阶段，和霸道是一体，王霸是夫妇关系。

上图可见，王道革命的终始地，皆在太阳大中位，始于大中，终于大中，出

发处与归宿处皆在太阳位。由卯至午，即由春分至夏至，决战中原，破旧立新，是王道革命的中经之道。王道一以贯之，中不变卦，以太阳普照和大地全载为己任。恒卦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住，终则有始也。”天地之道，即天覆地载之道。“终”言坐天下，“则有始”，即效法天下为公治理。“有始”，全民皆统的大同公天下社会，亦即原始大同社会。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物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生杀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指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始则终，终则始”，萧规曹随，政策联贯。联贯“与天地同理”，即施政与大自然同步有信验。“与万物同久”，政权长生久视，和人民一样悠久。与自然同步，与民心民意同久，政治家便操有制主权，即“夫是之谓大本”。本，主动权。“一”是太阳大中的同义语，社会的一切活动，伦理道德，都不违背“一”，亦即天下为公。

乾卦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而亨者，同于《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生同始，始言取天下建政。王者取天下建政，就洞知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继承公天下普覆全载之美德，不陷入家政被动，即“始而亨者也”“生而知之者也”。生而知之者，是人类的上知，故曰“上也”。

《书·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德惟一，同终始为一。德，得也，言政治家的归宿。持政与民不离不弃，是“德惟一”。与民同舟共济，甘苦相依，故“动罔不吉”。持政者升天，背叛人民，是“德二三”，朱门寒门，强烈对照，尊不下施，卑不上承，故“动罔不凶”。终始惟一，推动了社会前进，即“时乃日新”。终始不一，阻碍了社会发展，“动罔不凶”。

《荀子·礼论》又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之敬文也。”

生同始，喻持政；死同终，喻退位。持政和退位，皆用礼让，不用刀枪，是“终始俱善”。选贤让能是“敬始”，主动告退是“慎终”。交接班皆在大中位，即“终始如一”。终始俱善，终始如一，是王道的“礼之敬文”。

《庄子·大宗师》曰：“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一化之所待乎？”

“妖”，女夭之复，指霸主青年时，义同青龙，子午东为女。子午东统一国家，解民倒悬是“善妖”。革命成功，霸主功成私退，像革卦上文那样，“君子豹变”，禅位给王者，北面称臣是“善老”。取天下与坐天下不变初衷，是“善始善终”。善始善终，值得社会学习，即“人犹效之”。“万物之所系，一化之所待”，言王道复古治理。层次比霸道善始善终更高，人民将紧紧团结在王者周围，成为一化为公人群。

《论语·子路》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何晏注曰：“终始如

一，唯圣人耳。”

“有”即大有卦之有，有包括了王霸亡全民，取天下王霸亡三阳开泰都参加，坐天下五湖四海的英杰皆参政，是“有始有终”。有始有卒的政治家，是王者“唯圣人”。唯圣人亦称“老成人”“成人”“成”。成即大成者。

《大雅·荡》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笺云：“老成人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此三人即“唯圣人”。“旧”、“曾是”，指伊尹和汤王取天下时的施政。时至殷纣，皆“莫听”弃而不用，导致殷朝大命灭亡，即“大命以倾”。

《荀子·劝学》曰：“是故权利不能倾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作威作福争夺声色货利，不能动摇王者的信念，即“不能倾”“不能荡”。居大中位终生不移徙，即“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德操”，王者天覆地载之施政术。天下为公，故“能定”，故“能应”。社会安定，人民有求必应。“是”日正之复，居日正者，即“夫是之谓成人”。成人治理的社会，民间的先进人物，可作元首，即“天见其明”，人民沐浴元首的温暖，即“地见其光”。政权基础，皆善俱美，即“君子贵其全也”。

《系上》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韩康伯注曰：“天地易简，万物各载其形。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德业既成，则入于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天下之理，莫不由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

“成位乎其中”，同《说卦》的“圣人南面而听”，亦即老成人持政。大同社会“可久”，大同社会“可大”。中华五族共和，“如水归海”，可大而形成中国的疆域。政治日新，生产发展，都靠有真本领的“贤人”，此即“贤人之德，贤人之业”。元首居太阳位，大臣居地球北极位，即“易简”。易简治理，以承载他人为德，即“各载其形”“入于形器”。人群和睦相守，助人为乐，礼让往来，即“各得顺其分位也”。

《系上》曰：“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也。”又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韩康伯注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三营也；归奇于扚，四营也。”

“营”与作和为义同，指施政。霸主复辟，王者复古，都要经历四营四步。“分而为二以象两”，言文化宣传。富贵分裂人群，人民是贱民，以牛马待之。王道将富贵列为鸟兽，他们的施政是“鸟兽之文”。霸道取天下，也将末代皇帝列为桀纣，是恶贯满盈而该消亡的势力，即“一营”。

“挂一以象三”。三是亡道的称谓。新霸主复辟取代老家政，除恶务本，连根拔之，统一在新家政的麾下，即“挂一以象三”。王道复古，如法炮制，不留老家政的残余势力，也是“挂一以象三”，即“二营”。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和四时是家天下的称名，言其转春夏秋冬。亡道专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王道复古过渡时期，也用此法，以赏罚二柄对待老家政势力，即“三营”。

汤武取代桀纣，是“归奇于扚”。扚是强有力者，今语铁腕人物。霸主统一了国家，被老家政遗弃的人民，得到翻身，即“以象闰”。闰即闰年，将余数统进来。王道复古，也用此术，将所有的人统括在自己的政权下，即“四营”。霸道复辟，王道复古，皆经历此“四营”，完成统一王霸亡的历史使命，即“四营而成易”。

“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言家政周天。“十”即五行生成数。五位相得，周天一匝，是一个朝代。“八卦”是月公转周天，也喻一个朝代。少数人济于彼岸成为富贵超人，故为“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同坤卦文的“行地无疆”。无疆，大有全统，不分裂人群。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既来之则安之。人口增加，版图扩大，是“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即复古大成。

第三节 家政的终始成败

《系上》曰：“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韩康伯注曰：“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则其辞易，之否则其辞险。”“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终始之数也。”

王霸为制主的卦是大卦，亡道为制主的卦是小卦。此即“卦有大小”，“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之否”，指霸主的思想。泰卦表明，霸主言听计从，思想通达，是“之泰”。否卦表明，霸主不再信任王者，自作主张，是“之否”。之泰，平易近人；之否，凶暴残忍，此即“辞有险易”。辞指霸主。

“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辞也者，指王霸亡三才。三才终始地不同，即“各指其所之”。之，行也。“易与天地准，”即乾文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义同《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欺蒙家政，使之“杂而不越”。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地球公转，夏至至冬至，起于北回归线为“仰”。仰喻家政坐天下，为“天文”。天文同《说卦》的“天之道”即亡道。冬至至夏至，起于南回归线为“俯”。俯喻王霸联合取天下，为“地理”。地理即“地之道”，霸道。仰观天文，步家政后尘，是知幽之故；俯察地理，改天换地，是知明之故。仰观俯察，走完全程，是地公转周天，也是家政一个朝代的通史。冬至转回冬至，是“原始反终”。冬至至夏至为“生”，夏至至冬至为“死”，此即“死生之说”。说即霸亡升天落地史。

《易》是天文学托譬人文的学问。天体运行，终始皆在一点，晦日最后一秒，是一月之终，是下月之始。亥时最后一秒，是一日之终，是第二日子时之

始。冬至日最后一秒，是阴之终，阳之始。“原始反终”言此也。

人文学同样有“原始反终”的性质，也以生与死之说明。王道革命，“原始反终”，始于大中，终于大中，如太阳继明不息，故为长生。家政一个朝代，以月公转譬之，始于艮，终于艮。以地球公转与自转言之，始于坎，终于坎，也是“原始反终”。《系下》曰：“《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韩注曰：“质，体也。”依其开始，统其终结，出尔反尔，是《易》之体式。

《礼·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与先是事之始，末与后是事之终。见本知末，观指睹归，由其始能推断其终，其知识学问便近于王道。“原始反终”观，是古代哲学的心术认识论，是全面看问题的思想法则。

《说卦》曰：“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霸主发难，成立造反山头，是“所成始”。转至晦日，黄土高垄埋白骨，是“所成终”。成终成始皆在艮，故《说卦》又曰：“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终始周天，即《礼运》“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上图以示此理。

《礼·乐记》曰：“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郑注曰：“小大谓高声正声之类也。终始谓始于宫，终于羽，宗庙黄钟为宫。”

此经以十二律吕终始，指明家政一个朝代始于坎，终于坎。王霸取天下，是大律正声，亦称阳律；富贵坐天下，是小律高声，亦称阴律。霸主谋反，始于北坎黄钟，即“始于宫”；被推翻终于北坎，即“终于羽”，羽是五音之一，位居北坎。十二律吕周天位于北坎，即“比终始之序”。类乎家政一个朝代，即“以象事行”。

《礼·檀弓》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颖达疏曰：“乐其所自生者，初生王业，因民所乐而得天下。今王者制乐，自爱乐己之所由。得天下之乐者，是王者自乐，不据民之所乐也。”

“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所自生与本，皆在太阳大中位，是王者的终始之地，亦即“初生王业，因民所乐而得天下。”“狐死正丘首”，是家政终始地北坎。“丘首”同黄钟，汤武刘邦皆为丘首。“狐”亦称“九尾狐”，五行生成数的“地四天九”，指汤武刘邦的子孙继承人。转至北坎成了桀纣献帝，仍不忘丘首的仁恩，即“狐死正丘首，仁也”。《檀弓》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葬同终。三代夏商周，皆亡于北方坎地，即“三代之达礼”。稽其原因，否定公心太阳，崇尚月球幽光，即“之幽之故也”。

第四节 霸道的终始成败

家政一个朝代，分上经与下经，上经王霸联合取天下，下经皇亲国戚坐天下。上经：月公转，艮朔月经巽上弦月至坤望月。地自转，子夜半经震日出至离日中。地公转。十一月冬至经二月春分至夏至。下经：月公转，坤望月经乾下弦月至艮晦月。地自转，午日中经酉日入至子夜半。地公转，五月夏至经八月秋分至冬至。

王霸取天下成功，上经使命结束，革命便处于歧路关头。一条路是复古，一

条路是复辟，复古走入生路，复辟走入死路。中国经历了二十五史，都未走生路。孔老总结了夏商周史，如果复辟，虽百世可知，终将灭亡。

《老子》六十四章曰：“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王弼注曰：“不慎终也。”“几成”，接近于大成的小成。“败之”，即重蹈老家政的覆辙。“慎终如始”，即复古，始即原始大同社会。明白坐天下而复古，政权与日月共存，并天地久大，即“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美，即复古；成人之恶，即复辟。霸主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故曰“小人反是”。成美不成恶，善始善终，成恶不成美，善始而恶终。

《书·太甲》曰：“与治同道罔不治，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孔安国传曰：“于始虑终，于终虑始。”

“治”是王道，“乱”是亡道。霸道和王道结合，即“与治同道罔不治”。霸道与亡道结合，即“与乱同事罔不亡”。坐天下是“终”，取天下是“始”。终始都能与王道同道，才是懂了天地大全的霸主，此即“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取天下尊重民心民事，即“无轻民事”。取了天下感到位危，即“无安厥位”。坐了天下，忘此二者，便不是“慎终于始”。慎终于始，全面考虑，“惟难”想到难，“惟危”想到危，“于始虑终，于终虑始，”终始保持一贯。

《书·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初，同始，取天下；终，坐天下，懂得取天下，也必须懂得坐天下，此即“慎厥初，惟厥终”。坐天王者下是内行，即“慎厥终，终以不困”。坐天下亡者是外行，即“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困穷，即政权躲过风暴又着而，最终垮台。

乾卦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同黄钟，指霸道革命的创始人。“美利”，即统一国家，解民倒悬之利，“所利”即居利，也就是南离叛变。霸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中途不变卦，他便是伟大的人民的承载者，即“不言所利大矣哉”。矣哉，是语言的结尾词，居下喻承载。

《系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经论述王霸能成为夫妇，并能取天下的关键所在。乾是霸主，坤是王者，若汤王与伊尹。霸主懂得统一国家和救民出水火，即“乾知大始”。乾有此理想，却没有实现此理想的具体施政，王者坤辅助其成功，即“坤作成物”。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都是“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产物。坤不成物，乾无能取天下。

《前论·董仲舒传》曰：“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义取乾始、大始。乾始一者谋反取天下，即“视大始而欲正本也”。统一国家，解救人民，即“正本”。

《左传》文公元年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上文以历法论述霸道革命的三要素。“履端于始”，言造始谋反，必须在冬至坎时。《礼·月令》论之详矣。“举正于中”，即春分三顾茅庐请孔明做军师。

“归余于终”，如历法闰年一样，将老家政遗弃了的人群凝聚在自己的麾下。

“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乾始起步，不到冬至为不及，过了冬至为过，皆为失序。时当冬至，“序则不愆”。愆，过和不及。“举正于中，民则不惑”。正如同孔明。孔明运筹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霸主心明眼亮，故曰“民则不惑”。民言霸主。“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普照全载是“归余于终”。终即持胜坐天下。全民皆统，全民皆事，社会没有叛逆势力，即“事则不悖”。事，承载。悖，叛逆。归余于终同复古。

革命成功，走复古之路，是儒道的共同理想。《老子》二章曰：“功成而不居。”九章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十七章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三十四章曰：“功成而不名有”。七十七章曰：“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五千精妙，论述功成私退，用辞不少，可见对“功成”的重视。“功成”即王霸取天下成功。“不居”，不复辟家政。“身退”，私退。“天之道”，与太阳和地球同步，亦即“百姓皆谓我自然”。《广韵》曰：“遂，达也。”达，通也。事遂同谦，居下承载人民，不是乘御奴役人民。复辟家政是“名有”，复古是“不名有”。复古不复辟，即“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礼·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诚”是成之繁字。“天之道”是霸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言诚者霸主有至日中，得中央大权的志愿。“不思”没有具体方针，“不勉”言主动。“从容中道圣人也”，是从中道容圣人之意。能接受王道思想是“从中道”；以师待王者是“容圣人”。“诚之者”即“成之者”，指使霸主的理想能实现的王者。王者即“人之道也”。王者找到能“从容中道圣人”的霸主，就要坚持下去，取得改天换地的胜利，即“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中庸》又曰：“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指明王霸的归宿不同。霸道的归宿在南离，“你方唱罢我登场”，亦即“物之终始”。“自成”，成就为私的皇亲国戚少数人成功。王道的归宿在太阳大中位，恢复人类之所自生公天下制，此即“而道，自道也”。自，与自然同步的大同制度。

“物之终始”者，在南离，虎兔相逢，老家政被推翻为“终”，霸主黄袍加身为“始”。居终始转折之地，霸主不复古，得不到全民的支持，此即“不诚无物”。“诚之为贵”，是对霸主的劝诱，劝诱其走大成复古之路。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这是对“诚之为贵”进一层阐述。革命成功，不是少数人升天了事，而要解放全体，此即“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自成己”，少数人成富贵，“成物”，全民安居乐业。“成己，仁也”，革命者由无权无势转化为持政者，为的是解放全民。仁即解放社会。“成物，知也”，行仁政解放社会

复古，没有政权不行。知即持政。“性”，心生之复，即政权建立在太阳位。“内”言中央，“外”言四方。以中制外，百事不废，故曰“合内外之道也”。

革命成功，不复古而复辟，只起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又孕育了动乱和战争。“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霸主叛变。《中庸》称“半途而废”，《表記》称“中道而废”。《庄子·山木》称“中道夭”。《红楼梦》二十二回喻为炮竹：“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头相看已化灰！”

《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取天下为进，复古为止。秀，华也，指南离取了天下。取天下被老家政镇压了下去，是“苗而不秀”。取了天下，自己复辟，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是“秀而不实”。

《孟子·告子》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矣，终亦必亡而已矣”。

《集韵》曰：“爵，位也”。天爵是自然之位，政治家如太阳普照，如大地全载，对待人民，恪守“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人爵是人文之位，为了治理，列官分职，如公侯伯子男。“古之人”言王道，居天爵以覆载人民为己任，“人爵从之”，列官分职，为的是更好的行施“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今之人”言亡道。取天下，“修其天爵”，修天爵，为的是得到人爵。得了人爵，中道变卦，抛弃了天爵。愚蠢至极，故曰“惑之者甚矣”。抛弃天爵，政权最终一败涂地，故曰“终亦必亡而已矣”。

《荀子·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钐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

“始生钜”，指霸主取天下是巨人，“其成功小者”，即《赋》中“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言其复辟。“长其尾”，统率有厌大的部属。“尾”即部属。《广韵》曰：“剽，剥也。”“锐其剽”，即剥卦揭示的时局，对全社会的剽剥。“头钐达而尾赵缭者”，即《赋》中“身女好而头马首者”。头同始，“头钐达”言取天下，“头马首”言坐天下。

取天下“头钐达”、“身女好”，即思想敏锐通达，对王者言听计从。坐天下，“头马首”、“尾赵缭”，即施政以富贵的利益为转移。《广韵》曰：“赵，小也”。马，西北乾，皆指富贵小人。《类篇》曰：“缭，绕也”。成了富贵的头目是“头马首”，持政基于富贵的利益是“尾赵缭”。

“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失天下为“往”，得天下为“来”。老家政垮台是“一往”，新霸主登台是“一来”。来者步老家政的后尘，使自己的政权又陷入被动，即“结尾以为事”。尾喻被动。

“无羽无翼，反复甚极”。羽是五音之一，位在北坎。翼是二十八宿南方宿之一宿，位在南离。无是无论之省。由坎经震至离为“反”，反即取天下；由离经兑至坎为“覆”，覆言坐天下。家政转周天，由坎至离，由离至坎，皆持两极不

居中，即“反复甚极”。有了人马，“尾生而事起”，人马被歼，成了孤家寡人，“尾遭而事已”。尾遭，众叛亲离，树倒猢猻散。

《淮南子·俶贞训》曰：“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入视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也，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各乐其成形。”

“公牛哀”是变了卦的霸主，同《西游记》的牛魔王。“转病”，由解救人民转化为吞噬人民，亦即由人“化为虎”。“七日”指南离午。地自转由子至午为“七”，故曰“七日”。“其兄”指王道军师，“杀之”，同否定，也就是“敌国灭，谋臣亡”。“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皆指霸主复辟质变。变成虎，不知取天下时“尝为人”。取天下为人，也未预料到自己“且为虎也”。随时转变，自相舛驰，安于自相矛盾，即“各乐其成形”。

霸主南离变虎，对王者来讲，表明革命失败。不被虎噬，走为上计。《礼·缙衣》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贪王者之功为己功，是“私惠”。复辟即“不归德”。王者放弃复古的念头，承认失败，即“不自留焉”。留，存也，保也。自，公天下制。不自留同放弃。

《老子》五十二章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王弼注曰：“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

小与柔都指人民。目中有人民是“见小”。见小者是真正的明目者，即“见小曰明”。与人民甘苦与共是“守柔”。守柔者是真正的强大者，即“守柔曰强”。只看见大人物，看不见人民，是“见大不明”。以为有强权是强，不去守柔，是“守强不强”。见小见大，守柔守强，是霸主南离选择的道路。“用其光，复归其明”，即用霸主见小守柔的聪明，诱导其复古，即“复归其明”。“无遗身殃”，王者不被虎噬。王霸取天下，重温了一次走马灯乾坤转易，“是为习常”。

《论语·颜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霸道是王道之友，问友即问霸道。“忠告而善导之”，劝诱其复古。如果霸主不复古便作罢，即“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同上文的“毋遗身殃”。

剥卦象曰：“顺而止之观象也。”意同“用其光，复归其明”。王弼注曰：“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复辟后倒行逆施是“剥”。此时王者不能“触忤”逆龙须。触忤身死功不就，徒讨自辱，王者不尚。

第五节 亡道的终始成败

亡道始于月公转望月坤时，终于晦月艮时。地自转，始于日中午时，终于夜半子时。地公转，始于南离五月夏至，终于北坎十一月冬至。家政一个朝代经历“斩蛇记——满床笏——南柯梦”三个历史时期。亡道始于满床笏，终于南柯梦。《红楼梦》以满清为背景，描写亡道的始终史，以贾雨村为缩影。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

也”。王弼注曰：“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

夏之五月是殷之六月，是周之七月，故以霜称五月。夏至一阴生，霸主复辟，为“履霜”“阴始”。履霜必然要过渡到十一月坚冰冬至，此即“履霜坚冰至”。“凝”言政权转动，以霸主为制主，即“阴始凝”。阴始同乾卦上九之亢龙。

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王注曰：“乾本上也，坤本下也，得泰者降与升也。而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复也，无平而不陂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破，时将大变，世将大革”。泰九三是表达霸主复辟之爻。大变大革，政权转入终尽死亡之路，人民得到的利益又将丧失。富贵守尊，贫贱守卑，天地又将对立。

《礼·月令》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鸛始鸣，反舌无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

螳螂和鸛，皆指变了卦的霸主。《水浒传》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表明螳螂当道。“鸛”是贝鸟之复，说明霸主皇上是天字第一号活宝贝，是鸟兽富贵的头目。鸛操持了发言权，即“鸛始鸣”。“反舌”是王者的称谓，兑为口舌。“反舌”言其宣传复古。“无声”，失掉发言权。

“日长至”，言王者取天下的历史使命已结束。“阴阳争”，阴阳言霸主，争，夺取了王者的发言权。“死生分”，分裂了人群，自己的政权走入“死”的道路，此时的王者要提高警戒，不能表露自己的王道归宿，此即“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同上文“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

《庄子·知北游》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政权生富贵，走了死亡路，即“生也死之徒”。政权死富贵，是政权长生的开始，即“死也生之始”。家天下熄灭，古人称“死”。死即复卦象“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人之生”，即“生之始”，人群围绕在中央周围，如行星卫星围绕太阳一样，是“气之聚也”。凝聚基础复古，走了生路，脱离人民复辟，走了死路，即“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庚桑楚》又曰：“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大厦成燕雀相贺之福，也就孕育了汤沐具而虬虱相吊之祸。

《庄子·应帝王》曰：“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日中始”，取自坤初六“阴始”。“君人”，做皇上制主。“以己出经”，一意孤行，不受自然规律制约，不管民心民意，不吸取历史成败经验教训，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式义度人”，同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亲信，委以重任。度人以我为转移。小人包围，颂声充耳。君人者自欺欺人，故曰“欺德”，以己出经，式义度人治天下，其无知妄行，如“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鬼谷子·转圆法猛兽》曰：“故兴造化者为动始，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

也。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

太阳自转，地球自转与公转，月球公转，皆为“转圆”。“兴造化始动”，言太阳自转，义同复古。“始动”，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代表全民，上下安定，即“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神明之域同“桃花源”。“天地无极”，大同社会不存在王霸亡三极人群。

“人事无穷”，言家政转圆，否极泰来，荣辱周而复始，动乱不停，交替不已。“各以成其类”，即言南离复古与复辟。复古与复辟，表明了政治家的“计谋”。复古以吉成结束，复辟以凶败告终，此即“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或转而吉，或转而凶”，亦言乎此。

“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王者用人道，人道是“始而享者”。先知存亡，不走复辟死路，“乃知转圆而从方”。方言大中太阳位。《系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是王道，物是亡道。

知识学问，起主导作用。学问形成计谋，计谋决定了建政和行政，“见其计谋”，也就表明了吉凶成败的结局。乾卦文言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出庶物，即不复辟。又曰：“用九，天德之不可为首也。”又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礼·檀弓》曰：“毋为戎首，不亦善乎！”首即《老子》三十八章的“乱之首”。霸主成了乱之首，又孕育了战争，故为“戎首”。故曰“不可为首”“无首吉”。《广韵》曰：“首，始也。”

明夷卦上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晦是月终末日，喻家政树倒猢猻散。“不明晦”，即复辟者不懂得灭亡之时。“初登于天，照四国”，指居于五行中央土位，行命于东西南北。“后入于地”，被踢翻下地狱。“失则”失掉以身作则的皇位龙椅。

《大雅·荡》曰：“天生丞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传曰：“谌，诚也。”笺云：“民始皆庶几于善道，后更化于恶俗。”

“天”即天道，亦即亡道思想方法论。“丞民”同浮云，指升了天的富贵。“其命”，富贵的世界观。“匪谌”即不诚。“靡不有初”，言取天下听从王道军师的指挥，有人民的地位。“鲜克有终”，言坐天下否定王道，也否定人民的地位，也就是有始无终。

《孝经·庶人章》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天子是庶人富贵的头目，富贵庶人是天子的基础。孝指尊民敬民“民为贵”。取天下孝，坐天下逆，即“孝无终始”，反人民必然垮台，即“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体运行作譬，总结了社会发展规律。原始大同社会，历史悠久，奠定了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根基。执政者与人民不离不弃，同舟共济，施政为公，不谋私利，人民也将成为公而忘私的人民。《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远即远古天下为公大同制。

复古反本，取决于霸主“用其光，夏归其明”，真心禅让，建成大同社会。复辟蹈老家政覆辙，又进入出丧时期。中国经历了二十五个大的朝代，都谱写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兴废史。